世界古典文学名著

# 阿斯加尼奥




〔法〕大仲马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阿斯加尼奥

〔法〕大 仲 马 著
韩 沪 麟 译



阿 斯 加 尼 奥

〔法〕大仲马 著

韩 沪 麟 译

责任编辑：晓 眉 白 丁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03,000 印张：18 印数：1——39,200

统一书号：10109·1931 定价：2.35元

# 目　　录

## 上　　卷

# 下　卷

# 上　卷

## 一

## 街道和工场

纪元一五四〇年七月十日午后四点钟，在巴黎的大学区内的奥古斯丁大教堂入口处，靠近大门的圣水盆旁边，伫立着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男子，兴许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谦恭，在整个晚祷期间，他没有在原地移动半步。他的皮肤呈棕褐色，蓄着长发，长着一对大大的黑眼睛，穿戴朴素而高雅。他的全部武器，只有一把随身匕首，匕首柄上的雕刻精美细腻。他低着头，那神情仿佛是在虔诚地冥想着什么，嘴里念叨着的肯定是经文，反正是听不清楚，因为他说得太轻了，只有他和天主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然而，正当弥撒将做完时，他抬起了头，于是最靠近他身边的人能够听见他轻轻的说话声：

“这些法国修士唱得多难听啊！天主平时听的大概总是天使们的歌声，难道他们在他面前就不能唱得好听一些吗？啊，太好了！看，晚祷不是结束了吗，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求求您让我今天比上星期天更幸运些吧，至少让她抬起眼睛来看看我！”

说实在的，刚才那个祈求一点儿也不过份，因为被祈求的那个女人假如真抬起眼睛望一望向她发出祈求的那个男人，她将看到一张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美貌非凡的脸，即使她在阅读

当时风靡一时的，借助于语言大师克莱芒·马罗①的艳诗佳句，叙述普赛克②的爱情和那耳喀索斯③的死亡的美丽的神话故事的时候，也想象不出这么一个英俊少年来的。事实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刚才说过的，我们方才推上舞台的那个穿戴朴素、棕褐皮肤的年轻人真是英姿勃勃，高雅俊逸。除此之外，他微笑时，显得那么温柔，那么优美，他的目光虽说还不够坚定，但至少可以说，一个十八岁的男子的全部热情，在他的这双大眼睛中也表露无遗了。

这时，我们这位多情人（因为读者只需听见他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就该同意他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我说，我们这位多情人听见弥撒结束时移动椅子的声响，就向旁边闪开一点，看着人群轻轻地走过。这群人是由神色庄重的堂区总管，变得端庄稳重起来的家庭主妇，以及和蔼可亲的小姑娘组成的。但是，漂亮的年轻人不是为他们而来的，因为只有当他看见某位少女出现时，他的目光才闪烁起来，他才匆匆忙忙地向前走去。这位少女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由一位女傅④陪伴着；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陪媪，她似乎很懂得她主人家生活圈子里的人情世故。当然啦，她还很年轻，和颜悦色的，举止也很文雅。当这两个女人走近圣水盆时，我们这位年轻人掬起一些圣水，彬彬有礼地呈献给她们。

女傅嫣然一笑，行礼致谢。她从年轻人手中接过圣水；可

---

① 克莱芒·马罗（约1496—1544）：法国文艺复兴初期诗人。

② 普赛克：希腊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形象出现。与爱神厄洛斯相恋，后结为夫妇。

③ 那耳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拒绝仙女厄科（意译回声）求爱，受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忒惩罚，对水中自己倒影发生爱情，悒郁而死。

④ 女傅：又称陪媪，法国和西班牙等国旧时雇来监督少女、少妇的妇人，一般年龄较大，本书中这位女傅年纪尚轻。

是她又亲自用另一只手掬了些圣水递给了她的女伴，使年轻人大失所望。这位女傅的女伴虽说在几分钟之前是被他狂热地祈求的对象，却仍然是低垂着眼睛，这就证明了她心里完全明白，漂亮的年轻人就在眼前；因此，当她走远时，漂亮的年轻人气恼得直跺脚，嘴里喃喃地说：

“唉，这次她又没有看我。”

这句话又证明了我们这位漂亮的年轻人，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十八岁出头不了多少。

可是懊丧了一阵后，我们的陌生人赶紧走下教堂的台阶，他看见那位心不在焉的美人拉下了面纱，把自己的胳膊让女傅挽起后，已经向右拐去，他也就匆匆地跟着向右拐，再说，他认为这也就是他要走的路。少女沿着河堤，一直走到圣米歇尔桥，并踏上了这座桥。这当然又是我们的陌生人该走的路了。接着，她穿过巴里勒里街和桑热桥。不过，既然她走的路总是我们的陌生人该走的路，于是我们的陌生人就象她的影子那样，亦步亦趋地跟着她。

任何一个漂亮的姑娘的影子，总是一个多情的男子。

然而不幸！当这颗美丽的明星——我们的陌生人甘当她的卫星——抵达大夏德莱城堡[1]时，她突然不见了，因为女傅一敲皇家监狱的小门，它就立即应声而开，并且又马上关上了。

年轻人一时懵住了，但既然他是一个十分果断的小伙子，何况使他变得优柔寡断的漂亮姑娘也不见了，他很快就打定了主意。

一个戴着纹章的中士，扛着长矛，神色庄严地在大夏德莱

---

① 夏德莱城堡：巴黎皇家法庭所在地，并附设监狱。堡分大小两座，大夏德莱城堡在塞纳河右岸；小夏德莱城堡在塞纳河左岸。

城堡门前巡回着。我们这位年轻的陌生人也象这位真正的哨兵一样踱着步，当他走到不会被人发现，而自己又望得见城堡大门的地方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英勇的，为了爱情的放哨了。

如果读者在自己的生活中曾经放过哨的话，他大概也会发现,放哨时解闷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所以说，我们的年轻人大概早已有放哨的习惯了，因为他刚开始放哨就自言自语起来：

“她肯定不是住在这儿的,今天早上做完弥撒后，还有上两个星期天，——那两次，我傻乎乎地只敢用眼睛目送她——她并没有拐向右边的河堤，而是向左拐，拐向内斯勒门和“教士牧场”方向的。她来夏德莱城堡究竟是干什么,真是的！等着瞧吧。可能她来看望一个犯人，兴许是她的哥哥——可怜的少女啊！那么她内心一定很痛苦，因为她的心地一定和她的外貌一样美好。当然啦！我嘛，我很想接近她，坦率地问她是怎么回事，并为她效劳。假如果真是她哥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我师傅，问他该怎么办。象他那样能从“圣天使城堡”逃出来的人，也一定知道可以用什么方法逃出监狱。就这么办，我把她的哥哥救出来。帮了她哥哥这次忙以后，他就成了我的生死之交啦！他反过来会问我，我为他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他能为我做些什么呢？我就向他承认，我爱他的妹妹。他就会把我介绍给她，我就跪在她的膝下，这时，我们再瞧瞧看，看她是不是仍然不把眼睛抬起来。”

我们知道，一个单相思的人一旦朝这方面想下去，他就会想个没有完。所以，当我们的年轻人听到钟敲四点钟①，看见

① 本书一开始是四点，现在仍是四点，似不确切，但原文是这么写的。

岗哨换班时，着实吃了一惊。

新来的中士开始放哨，而年轻人还是继续干他的。

他的自说自话的办法卓有成效，因此没有理由不继续使用下去，他又转念作了另一番设想，其内容和第一种设想同样丰富：

"她多美啊！她的举止是多么优雅！她的行动是多么有分寸！她的面部线条是多么纯洁！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伟大的列奥纳多·达·芬奇① 和神圣的拉斐尔② 才有资格重现这个白皙、圣洁的姑娘；并且，他们必须拿出最大的聪明才智才能完成这件事。啊，我的天主啊！我怎么成了精镂匠、雕刻匠、上釉匠和金银匠，而不是画家呢？假如我是画家，首先，我就不一定非得看着她为她画像了。我将可以不停地看着她那双蓝澄澄的大眼睛，她那金黄色的美丽的头发，她那白皙如玉的脸色和她那娉婷多姿的身材。假如我是画家，我将会把她的形象放在我所有的油画里，就如桑赞奥③ 为福尔那里斯④，安德烈·德尔·萨托⑤ 为吕克雷斯⑥ 做的那样。何况，她与福尔那里斯之间存有多大的差距啊！也就是说，那两个女人连替她解鞋带都不配。首先是福尔那里斯……"

不言而喻，年轻人总是对他心目中的情人偏心的。还没等他比较完，钟声又响了。

第二次换岗。

"六点了。时间过得这么快，真是不可思议！"年轻人轻声说

---

①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家。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③ 桑赞奥：即拉斐尔。
④ 福尔那里斯：罗马美女，面包师的女儿。拉斐尔·桑赞奥曾为她作画。
⑤ 安德烈·德尔·萨托（1486—1531）：意大利画家。
⑥ 吕克雷斯：罗马名妇，因受污辱自尽。提香及萨托都曾为她作画。

道，“假如等她的时候，时光是这么流逝的，那么在她的身边的话，光阴还不知如何流过的呢！呵！在她身旁，时间就不复存在，这是天堂。假如我呆在她的身旁，我将会一直看着她，而分、时、日、月，以至整个一生都会这样过去的。这样的生活将会是多么幸福啊，我的天主！”

说完，年轻人还是心醉神迷地呆着，因为作为艺术家，他的心上人虽说不在跟前，却实实在在地在他心目之中。

第三次换岗了。

附近所有的堂区的钟敲了八点，暮色降临了。因为我们有一切根据去设想，三百年前，在七月份，黄昏总是在八点钟左右到来的，和我们今天绝不会有两样；然而有可能使人比较吃惊的，倒是在十六世纪情人们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牛劲儿。那时，一切都是坚强有力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在情场上或在艺术领域中以及战场上都一样，是不会半途而废的。

至少可以说，年轻的艺术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职业了——的耐心终于得到了补偿，因为当他看见夏德莱城堡的门开到第二十次时，他那望穿秋水的姑娘终于走出来了。走在她身边的，还是那个女傅，除此之外，有两个戴纹章的士兵在十步远的地方伴送着她。

这一行人顺着她俩三小时前走过的路，又往回走，也就是说，先过桑热桥，继尔是巴里勒里街，越过圣米歇尔桥后，走向河堤；不过，他们穿过了奥古斯丁大教堂以后，在离那儿三百米远的一个墙角上的一扇大门前停下来了。在这扇大门旁边，另有一扇小边门。女傅在这扇小门上敲了敲，守门人把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深深地行了一个礼，又从原路走回夏德莱城堡。这时，我们的艺术家又一次在一扇紧闭的门前愣住了。

他大概会在那儿一直呆到第二天，因为他的第四部畅想曲早就开始了；可是不巧，有一个醉醺醺的过路人用脑袋撞了他一下。

“咦！朋友，”过路人一本正经地问，“您是一个常人还是一个瞎子？假如您是一个瞎子，那就情有可原，我不怪您；假如您是一个常人，当心！快让我过去。”

“请原谅，”年轻人漫不经心地说，“我对巴黎这个闹市很陌生。并且……”

“哦！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法国人是好客的，那么应该是我来向您请求原谅了。您是外国人，很好。既然您告诉我了您是谁，那么我来告诉您我是谁也是天经地义的。我是大学生，我的名字叫……”

“对不起，”年轻的艺术家打断他的话说，“在知道您是谁之前，我很想知道我这是在哪儿了。”

“内斯勒门，我亲爱的朋友，这儿就是内斯勒宫。”大学生边说边用眼睛示意着大门，外国人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它。

“很好；那么要到我住着的圣马丁街去，”我们的多情人又问，他随意说了一句什么，希望能摆脱这个伙伴，“我应该往哪儿走？”

“您说的是圣马丁街！跟我来吧，我陪您去，我正巧要走这条路，到了圣米歇尔桥上，我再告诉您该往哪儿走。我这就告诉您，我是大学生，我从‘教士牧场’来，我的名字叫……”

“您知道内斯勒宫的主人是谁吗？”年轻的陌生人问。

“天哪！就如我知道我的大学一样清楚！内斯勒府邸，年轻人，是属于我们国王陛下的，眼下在巴黎大法官的手里，他叫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

“什么！巴黎大法官住在这儿！”外国人大声说。

“我根本就没有向您说过巴黎大法官住在这儿，我的孩子，”大学生又说，“巴黎大法官住在大夏德莱城堡。”

“啊！住在大夏德莱城堡！嗯，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大法官怎么会住在大夏德莱城堡，而国王又怎么会把内斯勒宫让给他的呢？”

“是这么一回事。您知道吗，从前，国王是把内斯勒宫给我们过去的大法官的，他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他享有特权，处理大学的诉讼案子最公正仁慈了，他在这个职位上真是最合适也没有了！不幸，正因为这位杰出的大法官对我们太公正，太公正了……两年前，他被解除了职务，借口说他在开庭时睡大觉，仿佛‘大法官’这个名词不是从‘打哈欠’①这个动词演变来的似的。他被解职后，就任命巴黎大法官照管大学。我的天哪，这真是一个天赐的保护者，好象我们自己就不会照顾自己似的！不过，该死的大法官——你在听我讲吗，我的孩子？——该死的大法官贪婪成性，他认为既然他接替了老法官的职务，他就该同时继承他的产业，于是他就在德·埃唐普夫人②的庇护下慢慢地吞食了大小内斯勒宫。”

“可是，照您刚才告诉我的，他可不住在这儿呀。”

“这个吝啬鬼根本不住在这儿，不过我想，这个老卡珊德拉③让他一个女儿，或是一个外甥女住在这里了。她是一个美

---

① 这是一句幽默话。法文中，“大法官”（bailli）这个名词和动词“打哈欠”（bâiller）的发音近似。

② 德·埃唐普夫人（1508—1580）：原名安娜·皮塞勒。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对弗朗索瓦一世有很大影响力。

③ 卡珊德拉（前354—前297）：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人，具有预言的天赋。她的名字已成为民间的口头语。在那些能言善道的人遇到的尽是不迷信他们的人时，人们就称呼前者为卡珊德拉。

貌的女孩子，名叫科隆帕或是科隆比纳什么的，我就说不准了．总之，他把她关在小内斯勒宫的一个角落里。”

“啊，说真的，”艺术家气急败坏地说，因为他只是第一次才听到他的心上人的名字，“他这样巧取豪夺也未免太过分了。什么！这么大一座宫殿只有一个姑娘和她的女傅住着！”

“哎唷，外国人，你真是从外国来的！要不，你怎么会不知道眼下这种时弊：我们这些穷书生是六个人挤在一个简陋的小房间里，而大老爷却把带花园、院子、网球场的巨大府邸荒废了，让它生长野荨麻！”

“哦！还有网球场？”

“美极啦，我的孩子，美极啦！”

“不过，归根到底，这座内斯勒宫是国王弗朗索瓦一世① 的产业，是吗？”

“大概是的吧；但是你要弗朗索瓦一世国王把他的产业拿来干什么呢？”

“他可以送给其他人嘛，既然大法官又不住在那儿。”

“那么好！你就托人去请求国王把这座房子赐给你吧。”

“为什么不可以？您呢，您喜欢网球场吗？”

“我迷上啦。”

“那么下星期日，我邀请您来和我打一局。”

“在哪儿？”

“在内斯勒宫。”

“一言为定！王宫里的大老爷。想起来了，你至少得知道我的名字吧；我叫……”

---

①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515—1547）。曾与查理五世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而失败。

但是，既然外国人已经知道了他想知道的，并且也许他对其他事不那么关心了，他的朋友向他讲的话，他压根儿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朋友一五一十地叙述说：他名叫雅克·奥伯里，是个文书，眼下，他从“教士牧场”来，他刚才在那儿和他的裁缝的老婆有一个约会；而这个女人大概是被她那不象话的丈夫给扣住了，没有来；他的西蒙娜既然没有践约，他只得用絮伦[①] 葡萄酒浇愁；他又是怎样下决心不再和这个不通人情的成衣匠来往了，因为他让他等苦了，并迫使他喝得醉醺醺的，而这是不符合他习惯的。

当这两个年轻人走到竖琴街时，雅克·奥伯里向我们的陌生人指了一条路，其实，这条路后者要比他熟悉多了！接着，他们约定下星期日中午在内斯勒门再见后，一个哼着小调走了，另一个还在想入非非。

而想入非非的这一位是有东西可想的，因为在这一天中他所得悉的情况比前三个星期他所了解的还要多。

他已经知道，他爱的人住在小内斯勒官，她是巴黎大法官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的女儿，她的名字叫科隆帕。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他这一天没有白过。

他边想着，边走进圣马丁街，停在一座外表宏伟的房子前面，房子的门楣上，刻着红衣主教费拉尔的纹章。他敲了三下。

“是谁？”等了几秒钟，有人从里面用一副甜美、稚嫩、清脆的嗓门问道。

“是我，卡特琳太太。”陌生人回答说。

“您是谁？”

---

① 絮伦：法国一市镇，在巴黎西面。

“阿斯加尼奥。”

“哦！总算回来了！”

门打开了，阿斯加尼奥走了进去。

一个十八到二十岁之间的漂亮姑娘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高高兴兴地把流浪汉迎了进去。她的头发略微带些棕色，个子略微小了些，性子略微活泼了些，不过从总体看，她的身材是非常匀称，魅人的。“开小差的回来了！他回来了！”她大声说道，接着便跑着，更确切地说，是在他面前跳着，通报他来了。她把提着的灯弄灭了，也没有关上临街的大门，阿斯加尼奥比她谨慎得多，小心地关上了门。

卡特琳太太手忙脚乱把灯弄灭了。年轻人也顾不上天黑，就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一个相当宽阔的院落，院子里的每块木板的边沿上长着青草，几座外表庄严的灰蒙蒙的巨大的建筑物耸立在那儿。再说，这儿本是某个红衣主教威严而潮湿的住所，虽说它的主人已经很久不住在这儿了。阿斯加尼奥敏捷地踏过石级上长满青苔的台阶，走进一间巨大的客厅，这是整幢房子唯一的一个亮着灯的房间，它象是个修士的用膳间，过去通常是黑洞洞的徒有四壁，显得很凄凉；但近两个月来，它却显得生气勃勃，金碧辉煌，充满欢声笑语的了。

事实果真是那样的：两个月来，在这间冰冷、巨大的牢房里，一群性格开朗，心情愉快的人在工作着，笑着，闹着；两个月来，十副台钳，两副铁砧，还有安放在最里面的一只临时凑合着用的锻炉，图纸、模型、插着钳子、锤子和锉刀的工具板使这间巨大的房间不再显得那么空荡荡的了；剑柄雕刻精致；剑刃闪闪发光。长剑架成几堆；一簇簇盔、甲，和用金丝镶嵌的盾，盾牌上有男女天神谈情说爱的图案的浮雕，仿佛人们在

盾上镌刻了这些图案就可以使人忘却它的用处似的，所有这些东西在灰白的墙上挂得密密麻麻的；阳光通过敞开着的窗户涌进来，空气也伴随着这群轻松愉快，朝气蓬勃的手艺人的歌声欢跃着。

某个红衣主教的餐室变成了一个金银匠的工场了。

然而，在这一五四〇年七月十日的晚上，神圣的礼拜天使这间一个世纪以来有气无力，而现在已经排愁遣闷的客厅又恢复了片刻的宁静。一张杯盘狼藉的餐桌，上面有一盏外形简朴雅致，仿佛是从庞贝① 废墟里盗窃来的灯。这盏灯，照着一顿吃剩的精美的晚餐，这就证实了，假如红衣主教寓所里的临时住客对休息只是时而兼顾的话，那么对禁食这一套，他们就决不再迁就了。当阿斯加尼奥走进去时，工场里已经有四个人了。

这四个人中一个是收拾餐桌的老女仆，一个是正在点灯的卡特琳，一个是正在一角绘图，并正在等着灯亮可继续作画的年轻人，因为卡特琳刚才把放在他面前的灯拿走了，还有一个就是师傅，他抱着双臂靠着锻炉站着。不论是谁，一走进工场，首先看到的就是他。

说实在的，在这个怪异的人物身上，具有一种我也说不清楚的什么精神和力量，即使对那些不愿意正视他的人，他们的注意力也会被吸引过去。这个人年近四十，瘦高个子，精力充沛；然而，要想雕刻出这清晰有力的外形或是绘出这张生气勃勃黑黝黝的面孔，总之要想让他果敢的神态，富有君王气派的风度再现的话，恐怕是非米开朗琪罗② 的凿刀或是里贝拉③ 的

① 庞贝：又译庞培。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约建于公元前七世纪。公元79年8月因火山爆发，全城湮没。

②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雕刻家。

③ 里贝拉（1588—1652）：西班牙画家。

画笔所莫属的了。在他高高的额头下，两道英俊的浓眉随时会皱起；他那清澈、坦率、锐利的眼睛不时放射出纯洁无邪的光芒；他微笑时，和颜悦色，宽厚仁慈，但眼角上却流露出几分讥讽的神色，使您既爱他，同时又怕他；他常用手习惯地，自然地抚摸着他的黑色的颊须和唇髭；这只手还算不上太小，但颀长、敏捷、灵巧，握手有力；不仅如此，这只手还显得细腻、高尚、文雅；最后，在他看人、说话、掉首的仪态里，在他那富有表现力的急速而并不莽撞的手势中，直到阿斯加尼奥走进来时，在他所取的那种安之若素的态度里，都让人感觉到力量的存在：狮子即使在休息时，也还是一头狮子。

至于卡特琳和正在绘画的学徒之间，却形成了一个最奇特的对照。在男的狭窄的前额上，已经爬上了皱纹，他的眼睛半睁半合，双唇紧闭着，精神忧郁，沉默不语。女的却象鸟儿一样欢快，象花朵一样娇艳；眼睑下的明眸里总是闪烁着狡黠的目光，小嘴里的皓齿笑起来洁白透亮。学徒呆在角落里，行动迟缓，显得有气无力，仿佛是吝惜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而卡特琳则是倏来忽往，没有一秒钟能在原位保持安静，她那年轻，热血奔腾的躯体得不到感情时，是多么需要运动啊。

因此，她成了工场里淘气调皮的小鬼，成了一只真正的云雀。她生龙活虎似的，不时地发出清脆活泼的叫声；她虽然刚闯入新生活不久，却过得轻松愉快，从容自在，无忧无虑，总之，完全无愧于她的师傅给她起的“斯科佐纳”这个绰号。这个绰号用意大利语来说，那时也好，今天也好，都是“冒失鬼”的意思。不管怎么说，斯科佐纳长得美丽可爱，对人又殷勤体贴，整日价象孩子似的跳呀蹦呀，她成了工场的灵魂了；她歌唱时，大家都寂静无声；她笑时，大家跟着她笑；她吩咐什么，大家都

顺从。自不待说，她的要求通常都并不是十分任性或是难于办到的；此外，她是那么天真无邪，兴高采烈，她走到那儿，那儿的气氛就活跃起来，大家看见她高高兴兴的，也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她的经历，说来话长，我们以后可能要重新提起的，简而言之：她是平民人家出身的孤儿，童年过的完全是流浪生活；多亏天主保佑了她。她生出来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高兴的，因而她遇到了一个因她而感到幸福的男人。

这几个新的人物介绍过后，让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地方重新说起吧。

“哦！嗯，你从那儿来，忙人？”师傅问阿斯加尼奥。

“我从哪儿来？我刚才在为您奔走，师傅。”

“从上午起？”

“从上午起。”

“你还不如说你在寻求艳遇吧。”

“您要我去找谁呢，师傅？”阿斯加尼奥喃喃地说。

“我，我怎么会知道？”

“哼哈！真的有那么回事的话，大难就要临头了。”斯科佐纳说，“何况，象他这样漂亮的小伙子，那些风流事儿他不去关心，别人也会找上门来哪。”

“斯科佐纳！”师傅皱皱眉头打断她的话说。

“算了吧，算了吧，您总不见得还会嫉妒他吧，他是一个又可怜又可爱的孩子！（说着，她用手抬起了阿斯加尼奥的下巴）啊哈！他现在就缺少这一样了。可是，耶稣啊！您的脸色多么苍白啊！您大概还没有吃晚饭吧，流浪汉先生？”

“嗯，没有。”阿斯加尼奥大声说道，“我忘记了。”

“哦！这样的话，我就站在师傅这一边啦，就是说，他忘了

自己还没用过晚餐，可以肯定，他恋爱上啦。鲁贝尔塔！鲁贝尔塔！快给阿斯加尼奥大人阁下准备晚饭。”

女仆端上了丰盛的残羹剩菜，我们的年轻人也就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他在露天站了一岗又一岗，现在他饿了，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事。斯科佐纳和师傅微笑着看着他，前者带着兄妹般的温情，后者带着父亲般的慈爱。说到在角落里干活的人，他只是在阿斯加尼奥进来时抬了一下头；但一当斯科佐纳把刚才开门时在他前面拿去的灯重新放回原处时，他马上又低头干活了。

“师傅，我已经告诉您了，我跑了整整一天是为了您。”阿斯加尼奥又说道，他发现师傅和斯科佐纳神情诡秘地注意着他，想把话题从他的爱情上转移开去。

“你跑了整整一天怎么是为了我？说来听听吧。”

“好吧。昨天您不是说，这儿光线太暗，您想换一个场地么？”

“是啊！”

“那好，我替您找到了一个，我？”

“你听见了吗，帕哥罗？”师傅转身面向干活的人说。

“什么，师傅？”那人又一次抬起头问道。

“算了吧，放一放你的活计，过来听他说说。他找到了一个工场，你听见了吗？”

“对不起，师傅，我的朋友阿斯加尼奥说什么，我在这儿听得很清楚。我想做完这个习作；我觉得星期天虔诚地完成基督教徒的职责，利用休息时间去做一件有益的工作，这并不坏。工作本身就是祈祷。”

“帕哥罗，我的朋友，”师傅摇着头说，在他的声调中，悲哀多于生气，“请您相信我，您最好在六天中能干得更勤劳些，

更艰苦些，星期天，您就该象一个好伙计那样痛痛快快地玩玩。您不必在平常游手好闲，而节假日却假惺惺地起劲猛干，故意显得与众不同。您是师傅，您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过你，阿斯加尼奥，我的孩子，”他继续说道，口气充满了无限仁慈和深情，“你说呢？”

“我说，我为您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工场。”

“哪一个？”

“您认识内斯勒宫吗？”

“熟极了，不过我只是在这所房子前面路过，从没进去过。”

“那么请您说说外表给您的印象如何？”

“当然不错罗；不过……”

“不过什么？”

“难道里面没有人住吗？”

“有人住，巴黎大法官，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先生住在那儿，他没有任何理由就把它占为己有了。另外，为了让您安心，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小内斯勒宫给他留下，我想，眼下他家就有人住在那儿；而我们呢，我们搬进那个大内斯勒宫也满意了，那儿还附有几个院子、天井、滚球场和一个网球场。”

“有一个网球场？”

“比在佛罗伦萨①的圣克罗斯网球场还漂亮哪。”

“Per Bacco！② 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你是知道的，阿斯加尼奥。”

“是的；还有，除此以外，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场所，宫里空气新鲜，乡村的空气，多清新呀！这可不象这个讨厌的角落，

① 佛罗伦萨：意大利中部城市。中世纪时为意大利城市国家。

② 意大利语：妙啊！

太阳从不光顾这儿，我们都要发霉了；在那儿，一边对着‘教士牧场’，另一边面向着塞纳河，而国王，您的伟大的国王，就住在离您几步远的卢佛宫里。”

“可是这么大一幢宫殿是属于谁的？”

“属于谁？哪还用说，属于国王的呗！”

“属于国王的！……我的孩子，你再说一遍：大小内斯勒宫是属于国王的！”

“国王本人的。现在，要知道的是，他是否同意把这么漂亮的一个住所送给您了。”

“谁，国王？他是怎么称呼来着，阿斯加尼奥？”

“嗯，我想他叫弗朗索瓦一世吧。”

“这也就是说，再过一星期，内斯勒宫的主人就是我啦。”

“可是巴黎大法官可能要生气的。”

“关我什么事！”

“假如他不愿意放弃他占有的房子呢？”

“假如他不愿意？！——我的名字叫什么，阿斯加尼奥？”

“别人叫您邦弗尼托·赛里尼①，师傅。”

“这就意味着，这位可敬的大法官，假如他不愿意让出来，哼！那我们就用武力去解决。就说到这儿吧，我们这就去睡觉。明天，我们再把这件事好好谈谈，大白天，我们就会想得更周到些。”

说完，大家就照着师傅的吩咐走了。只有帕哥罗除外，他还是留在角落里干了一阵子活；但是一旦他断定他们都上床了，他就站了起来，向周围扫了一眼，走近桌子，为自己斟了一大杯葡萄酒，一口气把酒干了，然后才走去睡觉。

---

① 邦弗尼托·赛里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雕刻家，金银匠。

# 二

## 十六世纪的一个金银匠

既然我们把邦弗尼托·赛里尼的画像勾勒出来了，把他的名字也公诸于世了，为了使他能在我们所探讨的纯艺术的主题里更深一层进入角色，请读者允许我们对这个古怪的人物略微再扯远些。他住在法国已经有两个月了，正如大家所料，他将必然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之一。

但在叙述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在十六世纪一个金银匠是怎么回事。

在佛罗伦萨有一座桥，名叫老人桥。直到今天，这座桥上还有着不少屋子，这些屋子那时候全是金银器作坊。

然而，并不是象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的金银器作坊；在今天，金银器作坊是一种手艺，而在从前，它是一门艺术。

因此，这些作坊，或者说，这些作坊里加工的作品真是美妙绝伦。这些作品中，有的是圆形的白玛瑙杯，在杯子的四周，盘绕着龙尾，这些神奇的怪兽的头和身体都面对面地支起着，并伸展着它们那点缀着金星的蔚蓝色的翅膀，它们就象奇形怪状的动物那样，张着血盆大口，怒睁着它们那红宝石般的眼睛；有的是玛瑙水壶，壶底虬结着常青藤，藤向上延伸形成了水壶的把手，到壶口上方绕成一圈；在用绿宝石做的枝叶之间，躲着一只美丽的热带小鸟，它全身上下涂着珐琅，栩栩如生地正欲放声歌唱；这些是天青石做的罐子，两只精雕细镂的蜥蜴

俯身向罐内，仿佛是想喝水，它们的加工是如此精美，金黄色的鳞片熠熠闪光，不禁让人怀疑，它们一听到动静就会逃脱，隐藏到什么墙缝里去；还有一些圣餐杯，圣体显供台，铜质、银质、金质的奖章，这些东西上面都点缀着宝石，仿佛在那个时代，红宝石，绛红宝石，黄钢玉，金钢钻在江河的沙泥里，或是在路旁的尘土中到处都有，只要掘掘挖挖就能找到；还有一些仙女、水神、天神、女神，总之，整整一座奥林匹斯山①在流金溢彩，还夹杂着十字架，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和象征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悲痛的圣母②、维纳斯③、基督④、阿波罗⑤、掌管雷电云雨的朱庇特⑥，创造世界的耶和华⑦。所有这些，不仅加工精致，而且设计富有诗意；不仅象点缀贵妇人小客厅的首饰那样令人赞叹，而且象标志着国王的统治或民族的风格永存的艺术杰作那样光辉灿烂。

一点儿也不错，那个时代的著名的金银匠有道纳戴罗·吉拜尔蒂⑧，吉尔朗达若⑨和邦弗尼托·赛里尼。

不过，在提香⑩从背面描绘铠甲时，在米开朗琪罗从侧面雕刻长剑时，当马萨克西奥⑪和勒多米尼⑫死于毒药时，当科斯姆一世关在屋里探索可以雕凿斑岩的钢材的淬火技术时，邦弗

---

① 奥林匹斯山：希腊东北部的一座高山，古代希腊人视为神山；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均住在山顶。

② 悲痛的圣母：表现圣母玛利亚因耶稣受难而感到悲痛的圣母像。

③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忒。

④ 基督：基督教对耶稣的专称。意指上帝所差遣的救世主。

⑤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神宙斯的儿子。

⑥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⑦ 耶和华：基督教对犹太教神雅赫维的读法。雅赫维是犹太教的唯一真神。

⑧ 道纳戴罗·吉拜尔蒂（1378—1455）：意大利雕塑家。

⑨ 吉尔朗达若（1449—1494）：意大利画家。

⑩ 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画家。

⑪ 马萨克西奥（1401—1429）：意大利画家。

⑫ 勒多米尼（1581—1641）：意大利画家。

尼托·赛里尼在他的比荒诞不经的小说更离奇的回忆录里亲自叙述了十五和十六世纪的艺术家的冒险生涯。

为了使大家认识这个人物，我们只断取他漫长生涯中的一章，也就是他迁居到法国的来龙去脉。

邦弗尼托原先在罗马，是教皇克莱芒七世①把他召去的，他那时正在那儿专心致志地制作教皇陛下向他定制的漂亮的圣餐杯；但是，由于他想精心雕凿这件珍品，他的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然而，就因为邦弗尼托接下的都是公爵、国王、教皇们的定货，又因为他在制作这些定货时才华出众，不难想象，嫉妒他的大有人在。其结果，就是在他的同行中，有一个专以污蔑陷害为能事的人，名叫蓬贝奥。他借口赛里尼活计做得慢，一有机会便在教皇面前阴损他，而且是无时无刻，无休无止地进谗。他有时在暗地里说，有时公开叫嚷，他认定赛里尼会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的，因为他生意太多，他在制作别的订货，而把教皇陛下的订货撇在一边。

这位可敬的蓬贝奥说得过多，做得太绝了，因此有一天，邦弗尼托·赛里尼看见他笑嘻嘻地走进他的作坊时，就猜出有大祸临头了。

"啊哈！我亲爱的同行，"他说，"我来是为了卸掉您身上一副重担的。教皇陛下看出，假如他的圣餐杯您迟迟不交货，这并非是您缺少热忱，而是您没时间。因此，陛下想，应该让您在繁忙的工作中去掉一件大心事，于是他亲自下令解除您铸币厂的雕刻工的职务。这对您，也只是每月少拿九个可怜巴巴的金杜卡托②，而您每天却赚回了一个小时。"

---

① 克莱芒七世，1523—1534年任罗马教皇，和查理五世过从甚密。
② 杜卡托：威尼斯古金币名。

邦弗尼托·赛里尼气极了，恨不得把这个当面嘲弄他的人摔到窗外去，但他克制住了；而蓬贝奥看见他脸上连根筋也没有牵一牵，以为他没有击中要害。

“另外，”他继续说道，“虽说我能为您说的话我都说尽了，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陛下还是要您把他定做的圣餐杯赶紧交给他，做到哪儿算哪儿。我真担心，我亲爱的邦弗尼托，并且我是作为朋友忠告您，陛下有意让别人去完成这项工作。”

“啊！这可不行！”金银匠大声说道，这一次，他好象是被蛇咬了的人那样，倏地挺直了身子，“我的圣餐杯是属于我的，正如铸币厂是属于教皇的一样。陛下只有权把他预付给我的五百个埃居[1]收回，而我自己的活儿，我愿怎么做就怎么做。”

“请当心哟，我的师傅，”蓬贝奥说，“因为您假如拒绝，也许要进监狱。”

“蓬贝奥先生，您是一头驴。”邦弗尼托·赛里尼回答说。

蓬贝奥气冲冲地走出去了。

次日，圣父教皇的两名侍从上门来找邦弗尼托·赛里尼。

“教皇命令我们来找您，”其中一个人说道，“为的是叫您把圣餐杯交给我们，要不，我们就把您送进监狱。”

“大人先生们，”邦弗尼托回答道，“象我这样的一个人，和你们这些弓箭手一样，命都不值钱。把我送进监牢里去吧，我准备好了。不过，我可要告诉你们，这样做，对制作教皇陛下的圣餐杯可不会加快一凿子。”

说完，邦弗尼托就随他们走到监狱长那儿，监狱长肯定事先已经收到了报告，邀请他和他共餐。在整个晚餐期间，监狱

①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

长苦苦劝说邦弗尼托把圣餐杯的半成品奉献给教皇，满足他的要求；此外，监狱长还向他肯定，假如他能作出这个让步，克莱芒七世虽说性子急又很固执，看见他让了这么一步也就气消了。但是邦弗尼托回答说，他把他已开始做的圣餐杯呈献给圣父过目已经不下六次了，教皇能要求他的只能到此为止；何况，他对教皇陛下略有所知，没什么可信赖的，自己的命运反正捏在教皇陛下的手里，他完全可以利用职权夺走圣餐杯，并让什么傻瓜去完成它，最后肯定会把它糟蹋得不象个样子。而且，他再一次宣称，他随时都准备把教皇预支给他的五百个埃居还给他。

说完这些话后，邦弗尼托除了夸耀监狱长的厨师，赞美他的葡萄酒外，对他的一再劝说，就再也不加理睬了。

晚饭后，他所有老乡，最亲近的朋友，以及阿斯加尼奥带领着的所有的学徒都来哀求他不要冒险和克莱芒作对。然而邦弗尼托·赛里尼回答说，长久以来，他就想验证一个伟大的真理，也就是说：一个金银匠有时会比一个教皇更固执；现在，正如他所愿，大好的机会来了，他可不能轻易放过，他怕以后再也碰不上了。

他的老乡们耸耸肩走了，他的朋友们认定他疯了，而阿斯加尼奥却哭了。

幸而蓬贝奥没把赛里尼忘了，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教皇说：

“仁慈的圣父啊，让您的仆人来处理这件事情吧；我将派人对这个老顽固说，既然他非要这样办不行，他就应该叫人把五百个埃居送到我家里来；不过，他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他手头上是不会有这笔款子的，于是他就不得不把圣餐杯交给我啦。”

克莱芒七世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应允了，让他照着去办。其结果就是，在当天晚上，正当邦弗尼托·赛里尼要被带进他的牢房里去时，教皇的一个仆从走来对金银匠说，教皇陛下接受了他最后的解决办法，要么是五百个埃居，要么是圣餐杯，反正马上就要。

邦弗尼托答道，只需把他带回到他的作坊去，他就会交还这五百个埃居的。

四名卫士把邦弗尼托又带回到他家里，后面跟着教皇仆从。邦弗尼托走进自己的卧室，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一只嵌在墙壁里的小柜子，把手伸进一只大袋子，从里面取出五百个埃居，把钱交给了教皇仆从，并把他和四名卫士打发走了。

应该为邦弗尼托说几句好话，因为这一伙人为他们付出的劳动，甚至收到了四个埃居的小费；也应该为卫士说几句好话，因为他们临走时，还吻了吻邦弗尼托的手。

教皇仆从立即回见圣父，把五百个埃居交给他；教皇陛下看见了钱绝望了，暴跳如雷，并且开始咒骂起蓬贝奥来了。

"畜牲，你亲自到我的伟大的雕镂家的作坊里去找他，"他对蓬贝奥说，"你那无知无识的笨脑袋瓜所能想出来的话，你都用上去劝导他，并且告诉他，假如他同意替我做圣餐杯，他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将提供一切方便。"

"不过，教皇陛下，"蓬贝奥说，"明天早上去就来不及了吗？"

"今晚就已经太晚了，傻瓜，何况我不愿意邦弗尼托在睡觉时还在生我的气；现在就去执行我下的命令吧，明早我一起身，就让我得到一个好消息。"

于是，蓬贝奥耷搭着耳朵走出梵蒂冈，来到邦弗尼托的作坊里。作坊的门关着。

他向锁眼里，向门缝里张望着，逐一察看了所有的窗户，想看看有哪一扇窗户里亮着灯；他看到一片漆黑，于是便壮着胆子再去敲门，敲得比第一次还响，接着又是第三次，比第二次还响。

这时，二层楼上的一扇百叶窗打开了，邦弗尼托穿着衬衫，手上拿着火枪探出身子。

“谁在那儿？”邦弗尼托问道。

“是我。”使者答道。

“你是谁？”金银匠又问道，其实他已完全认出这个人了。

“我，蓬贝奥。”

“你骗人，”邦弗尼托说，“我很熟悉蓬贝奥，他胆小如鼠，根本不敢在这个时候在罗马的街上行走。”

“唉，我亲爱的赛里尼，我向您起誓……”

“住口；你是一个强盗，用了这个可怜虫的名字，要人给你开门，再来抢我的东西。”

“邦弗尼托师傅，我宁愿死……”

“你再说一句话，”邦弗尼托大声说，同时把火枪架起来向对方瞄准着，“你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蓬贝奥大叫救命，一溜烟地跑掉了，不一会儿，便消失在最靠近的一条街的拐角上。

邦弗尼托等看不见他了，才关上窗户，把火枪挂在原来的钉子上，重新躺下时，想到自己把可怜的蓬贝奥吓得半死，不由得还在暗暗发笑。

次日，邦弗尼托的学徒已经提前一个小时把作坊的门打开了，等到他下楼走进作坊时，他看见蓬贝奥在对街等着他，天蒙蒙亮时，他已在守候着了。

蓬贝奥远远看见了赛里尼，用手做了一个热情的友好表示，

他从来也没向任何人这样委屈求全过。

“啊！”赛里尼说，“是您，我亲爱的蓬贝奥，这就对了。昨晚，我差一点没让一个坏家伙尝尝我的厉害，他居然肆无忌惮地盗用您的名字。”

“真的吗，”蓬贝奥边说，边强装出笑容，慢慢地走近他的作坊，“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时，邦弗克托向教皇陛下的使者原原本本地叙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昨晚他们对话时，他的朋友邦弗尼托曾把他称之为胆小鬼，因此，他也就不敢承认那时候和邦弗尼托打交道的就是他本人。赛里尼叙述完后，就问蓬贝奥，他怎么会有幸在大清早接待他的友好的来访。

这时，蓬贝奥才把克莱芒七世交代他要向他的金银匠说的话和盘托出，当然啦，措词用句是完全不同的。

邦弗尼托听着他讲，脸色逐渐开朗了。这么说，克莱芒七世让步了。金银匠确实比教皇还固执。不一会儿，当他说完了，邦弗尼托说：

“请回禀教皇陛下，说我很高兴能服从他，并将竭尽全力把我失去的恩宠再争取回来，造成目前这种状况并非是我的过错，而是嫉妒者的谗言起的作用。说到您，蓬贝奥先生，既然教皇不缺少仆人，在以后，我劝您另找一个仆人来找我，而您本人别来，这完全是为您好；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蓬贝奥先生，请您以后别再介入与我有关的事情；为了可怜您，请您以后别再在我路过的地方露面；最后，为了使我的灵魂得到安宁，请您祈求上帝，蓬贝奥，别让我成了您的恺撒①。”

① 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后建立独裁统治。这儿是“专制君主”的同义词，意即：别让我来整你。

蓬贝奥也没请他对这些话作出解释，马上跑去把邦弗尼托的回答禀告克莱芒七世，不过把他的话的结尾部分吞掉了。

打这以后不久，克莱芒七世为了和邦弗尼托重修旧好，向他定制了奖章。邦弗尼托替他制了金、银、铜三色奖章，献给了他。教皇喜出望外，赞叹不已。他说，过去从来没有人制成过一枚如此漂亮的奖章。

“哎呀！教皇陛下，”邦弗尼托说，“假如那时候，我表现得不太坚决的话，我们现在恐怕早已闹翻了；因为我是决不会谅解您的，而您也将失掉一个忠实的仆人。您看，仁慈的圣父，”邦弗尼托以忠告的口吻继续说道，“教皇陛下有时听听通情达理的某些普通人的意见并不坏，要‘三思而行’；假如您能叫那些造谣滋事，嫉贤妒能，诬陷好人的人让您上当受骗不那么方便那就好了；我这样说仅供您参考，以后就别谈了，仁慈的圣父。”

就这样，邦弗尼托原谅了克莱芒七世；假如他不那么喜欢教皇，他肯定是不会那样去做的，作为一个同胞，他还是相当爱戴教皇的。

因此，在我们刚叙述的一段故事发生后的几个月，当教皇溘然长逝时，他的悲痛心情是难以言状的。这个钢浇铁铸般的人物听到这个消息时，哭得象泪人儿似的，在整整一个星期里面，他象孩子似的哭个没完。

除此之外，对于可怜的邦弗尼托来说，教皇的死带来了双重的痛苦，因为在教皇下葬的那天，他又碰上了蓬贝奥；自从他忠告蓬贝奥不要常来打扰他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看见过他。

应该说，自从邦弗尼托·赛里尼发出威胁之后，蓬贝奥出门总得带上一打全副武装的保镖，他付出的酬劳，和教皇给他的贴身警卫给的钱一样多，这样，他每在城里转一圈，总得付上两

到三个埃居。其实，即使他藏身在十二个打手的中间，想到要碰见邦弗尼托·赛里尼，他浑身上下还是直打哆嗦，因为他知道，假如见了面要打架，伤了邦弗尼托的话，那个骨子里对他的金银匠爱得要命的教皇就会对他不客气；可是正如我们已经说到的，克莱芒七世已经去世，而他的死使蓬贝奥多少壮了点胆子。

邦弗尼托去圣彼得大教堂[①]吻了已故教皇的双脚，正当他由阿斯加尼奥和帕哥罗陪伴下，从代邦西街转回来时，和蓬贝奥与他手下的十二个保镖打了一个照面。蓬贝奥看见了他的对头后，脸色刷地变白了；他把眼睛向四周一扫，看见自己被手下紧紧地围着，而邦弗尼托身边只带着两个孩子，胆子也就大了；他站停了下来，含讥带讽地向邦弗尼托点了点头，而右手却在玩着他匕首的把柄。

阿斯加尼奥看见这一伙人威胁着他的师傅，便把手按住长剑，而帕哥罗却装着在东张西望；可是邦弗尼托不愿意让他心爱的学生投入这场力量悬殊的格斗，他把阿斯加尼奥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并把他抽出一半的长剑推了回去，继续走他的路，仿佛他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者仿佛他看见的一切与他无关。阿斯加尼奥对他的师傅的表现莫名其妙，不过既然他的师傅避开了，他也就跟着他让步了。

蓬贝奥胜利了，向邦弗尼托深深地鞠了一躬，仍然在跟他一样会虚张声势的打手们的簇拥下，继续走他的路。

事实上，邦弗尼托已经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但在表面上，他还是装出笑容。任何对这个杰出的金银匠那火爆性子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

---

① 圣彼得大教堂，即梵蒂冈大教堂，高138米。

但是，他刚走出百来步远，走到了他的一个同行开的作坊前面时，他借口说要去看看刚从科尔纳托①的伊特鲁立亚人②的坟墓里挖掘出来的古代器皿，就走了进去，同时命令他的两个学生继续往前走，答应他们说，他在作坊里呆几分钟后就会赶上他俩的。

正如大家都理解的，这只是把阿斯加尼奥支开的一个借口，因为一当他以为年轻人和他的伙伴（对这个伙伴，赛里尼放心些，因为赛里尼相信他的胆量有限）转过街角后，他就把器皿放回到原来的搁板上，冲出了屋子。

邦弗尼托三脚两步就跑到了他刚才遇见蓬贝奥的那条街上；但是蓬贝奥已经不在那儿了。幸而，或者更可以说是不幸，一个人被一打保镖围着走路是很引人注目的，因此，当邦弗尼托打听蓬贝奥往哪儿去了的时候，第一个被问到的人就把他走的方向指给邦弗尼托看；于是，邦弗尼托象重新发现了猎物的踪迹的猎犬那样，随着足迹跟踪而去。

蓬贝奥已经站定在瑟亚维加街的街角上一家药房的门口，正在向尊敬的药剂师吹嘘他刚才对付邦弗尼托·赛里尼的丰功伟绩；突然，他看见赛里尼红着眼，额头上汗淋淋地出现在街角上。

邦弗尼托瞥见了他，欢呼了一声；而蓬贝奥话才说到一半便顿住了。

显然，一件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了。

那些假充好汉的打手围着蓬贝奥，抽出了佩剑。

一个人要对付十三个人，这无论如何总是一件荒唐的事情，

① 科尔纳托：意大利古地名。
② 伊特鲁立亚人：意大利古地区伊特鲁立亚的人，有自己的语言。

然而我们说过了，邦弗尼托是一头猛狮，他是不考虑敌手的数目的。他面对着威胁着他的十三柄剑，在腰带上抽出了从不离身的一柄锋利的匕首，冲进了这伙人的圈子里，用一只胳膊挡住了两三柄剑，另一只胳膊撂倒了一、二个人，这样，他一下子就冲到了蓬贝奥跟前，抓住他的衣领；但那一帮子人又把他挡住了。

这时，只看见一群乱哄哄的人扭成一团，刀光剑影，杀声震天。过不了一会儿，这群活生生的人便七零八落，乱糟糟地滚倒在地，接着，其中一个人发出胜利的欢呼声站了起来，象他方才冲进圈子里的架势一样，他又飕地从圈子里跳了出来，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并以胜利者的姿态挥舞着被血染红的匕首，他就是邦弗尼托·赛里尼。

另一个仍然躺在石板地面上滚来滚去，抽搐着，已经奄奄一息。他吃了两刀子，一刀子扎在他的耳朵下面，另一刀子扎进锁骨后面，在他的颈项下从胸骨到肩胛的中间部位。几秒钟后，他死了，这个人就是蓬贝奥。

倘使不是邦弗尼托而是另一个人，干了这样一家伙后，可能会拔腿就逃，然而邦弗尼托只是把他的匕首换到了左手上，用右手抽出了他的佩剑，等着十二个打手围上来。

可是这一群打手和邦弗尼托已经没有什么交道可打了。雇佣他们的人已经一命呜呼，因而也不会再付钱给他们了，于是他们就象一群惊魂未定的野兔子那样，留下了蓬贝奥的尸体，一溜烟跑了。

这时，阿斯加尼奥来了，他一头扎进了他的师傅的怀抱里；他并没有被伊特鲁立亚的古代器皿的借口骗住，又从原路赶了回来；不过，虽然他跑得够快的，还是迟到了几秒钟。

# 三

# 迷　宫

邦弗尼托和阿斯加尼奥一起离开那儿，心里忐忑不安；他担心的倒不是身上的三处伤，这三处伤都不重，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而是这件事将要产生的后果。在六个月前，他已经把谋杀他的兄弟的罪犯加斯孔蒂杀死了，多亏教皇克莱芒七世的佑护，他才从这件麻烦的事情里摆脱出来；何况，那时他杀人只能算是一种报复行为。但是这一次，邦弗尼托的保护人死了，情况就变得复杂多了。

当然啦，要说内疚后悔，那是根本谈不上的。

对于这一点，请我们的读者千万别对我们杰出的金银匠产生不好的印象：他杀了一个人，他杀了两个人，当他杀死三个人后，每当他回首往事，即使会惧怕夜间巡逻，也决不会对天主有片刻的畏惧。

因为在基督纪元一五四〇年，这个人是一个普通人，正如德国人说的那样，是一个极平常的人。您要他们怎样呢？在那个时代，生死是无所谓的事情，也就是说，杀了人也不必过多忧虑的。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还称得上勇敢；而那时，他们可以说是胆大包天；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而他们都是年轻人。在那个时代，生活极其丰富多彩，失去它也罢，献出它也罢，出卖它也罢，过下去也罢，总之，人们对生活的态度是听之任之，轻率随便的。

曾经有过一个作家，长期以来被人诬蔑诽谤，他的名字成了背信弃义、残酷，总之成了表示下流无耻的一切字眼的同义词了，直到十九世纪——人类有史以来最公正的一个世纪，这个作家，伟大的爱国者和富有正义感的人才得以恢复名誉！然而，尼古拉·马基雅弗利①的唯一的错误，就是生于一个力量和成功便是一切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毫不考虑到条理和方法，而是勇往直前，奔向目标，他们是：君主——恺撒·博尔吉阿②；思想家——马基雅弗利；工艺匠——邦弗尼托·赛里尼。

一天，有人在切泽纳广场发现了一具被截成四段的尸体：这是拉米罗·奥尔科的尸体。由于拉米罗·奥尔科在意大利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物，佛罗伦萨共和国希望能知道死因。市政议会里的八名议员于是便叫人写信给他们的使臣马基雅弗利，想请他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然而马基雅弗利只是写了这么几句话：

各位杰出的大人：

恺撒·博尔吉阿是一位君主，他最懂得根据人们各自的价值，造就和毁灭他们；除此以外，关于拉米罗·奥尔科的死，我一无所知。

马基雅弗利

邦弗尼托是佛罗伦萨共和国非凡的秘书马基雅弗利所推行的理论的实践者。邦弗尼托是天才，恺撒·博尔吉阿是君主，

---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主张为了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国，可以不择手段。

② 恺撒·博尔吉阿（1475—1507）：教皇阿历山大六世的儿子，擅于权术，马基雅弗利的学说就是根据他的行事而写的。

他俩都认为自己有力量，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他们来说，正义与非正义的分界线，就是看他们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对什么义务、权利，他们没有任何概念。

如果有一个人碍事，就消灭这个人。

今天，有了文明，这个人便有了可以被收买的荣幸。

但在那个时代，在年轻的民族的血管里，热血沸腾不已，出于健康的考虑，也得放放血。人们出自本能相互格斗，他们的动机很少是为了祖国，很少是为了女人，主要是为斗而斗，民族与民族斗，人与人斗。邦弗尼托和蓬贝奥打架就象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① 打仗一样。法国和西班牙在决斗，有时在马里尼安②，有时在巴维③；而发生这一切都是极其简单的，没有开场白，没有长篇大论，没有唉声叹气。

同样，人们把表现才能看成是先天官能的需要，是绝对的威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在十六世纪，艺术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东西了。

因此，对这些人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他们对什么也不会感到惊奇。我们有一句话便足以解释他们的杀人行径，他们的心血来潮和他们的意气不合；在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在我们的时代，这句话把任何事物都说清楚讲明白了。

这句话就是：这是风行的做法。

---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1516年为西班牙国王（称查理一世， 1516—1556），1519年又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对外与法国、土耳其进行过长期战争，直到1556年退位，领土分别传给其弟斐迪南一世及其子腓力二世。

② 马里尼安：意大利城市。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在此战胜瑞士，取得米兰。

③ 巴维：意大利城市。1525年弗朗索瓦一世在此败于查理五世，被俘后解送马德里，在那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德里条约。弗朗索瓦一世回国后拒绝履行这些条款，引起战争。

因此，邦弗尼托不过是简简单单做了当时风行的事。蓬贝奥对邦弗尼托·赛里尼碍事，那么邦弗尼托·赛里尼就把蓬贝奥消灭了。

警察局对这类杀人事件有时也过问一下。一个人，当他活在世上时，他们对他是否提供保护并不一定在意；但当人死了，十次中有这么一次，他们倒也想到为他报仇。

邦弗尼托·赛里尼偏偏却碰上了这么一次机会；他回到家里，正当把几张纸扔进火里，在口袋里放进几枚埃居时，教皇的卫士把他逮捕了，并把他送进了圣天使狱堡。邦弗尼托想到圣天使狱堡是囚禁上等人的地方时，一腔怒火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当邦弗尼托·赛里尼走进圣天使狱堡时，他又得到了另一层安慰，而且也同样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一个象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人，好歹总会从监狱里逃出去，不会拖延过久的。

监狱长坐在一张铺着绿毯子的桌子前，正在整理桌上一大堆公文。邦弗尼托一走进去，就对他说：

"监狱长先生，请把门闩、栏杆、哨兵多加上三倍；请把我关进您的最高的牢房，或者最深的黑牢里，叫您的看守人员不睡觉日夜监视。不过我先向您打个招呼，不管防范如何严密，我迟早得逃掉。"

监狱长抬起眼睛望了望这个胆大包天，出言不逊的犯人，认出了他是邦弗尼托·赛里尼，在三个月前，他曾有幸邀请他吃过饭的。

虽说认识，也可能正是由于他们相识，邦弗尼托这番言论还是让可尊敬的监狱长吃惊不小。这位监狱长是佛罗伦萨人，别人称呼他"若尔吉奥大人阁下"，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是乌

戈里尼[①] 骑士，只是头脑略简单了点儿。不过，他惊讶了一阵过后，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于是便把邦弗尼托带领到狱堡中最高的一间牢房里。这间牢房的屋顶就是狱堡的平台；一个哨兵在平台上巡逻，另一个哨兵监视着墙根的动静。

监狱长把这一切细节都向这个犯人交代清楚了，接着，他以为犯人对这些已都领会到了，便对他说：

"我亲爱的邦弗尼托，您可以把门锁打开，把门撞开，您可以在地下牢房里挖洞，可以打通墙壁，争取卫兵，麻痹狱卒，然而，从这么高的地方跳到平地上去却是不可能的，除非您生了一对翅膀。"

"我还是会下去的。"邦弗尼托·赛里尼说。

监狱长逼视着他，开始疑心他的犯人疯了。

"这么说，您想要飞出去？"

"为什么不可以？我呀，我总是在想，人是能够飞的；不过，我没时间来进行试验。在这儿，我将有时间做这个试验，我想把这件事弄弄明白。代达罗斯[②] 的奇遇是一个历史故事，不是一个神话。"

"小心太阳，我亲爱的邦弗尼托，"监狱长嘲讽似的回答说，"小心太阳。"

"我在夜间起飞。"邦弗尼托说道。

监狱长没料到他会这样回答，一时也找不到任何话来驳斥他，于是便气呼呼地走出去了。

---

① 乌戈里尼，十三世纪意大利的望族。

② 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曾为克里特国王米诺斯建造迷宫，后失宠被囚，用蜡粘合羽毛制成双翼装在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的身上飞走，但伊卡洛斯因飞近太阳，蜡翼融化，堕海而死。

情况也明摆着，应该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去。假如换个时候，那真是谢天谢地了！邦弗尼托根本无需为杀死个把人担惊受怕的，他只需穿上一件紧身上衣，套上一件蓝青色的披风，跟着“八月圣母院”的送葬行列走一遭，就可了却这桩心事。然而新教皇保罗三世①是一个报复心极重的魔鬼，当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尔内斯老爷的时候，邦弗尼托曾和他为了一只银花瓶发生过争执。邦弗尼托没有收到付款，就拒绝把花瓶交给他，于是这位大人阁下便诉诸武力，邦弗尼托迫不得已把这位大人阁下的手下几个人给得罪了；此外，弗朗索瓦一世国王曾要他派驻在罗马教廷的使臣蒙吕克在教皇面前游说，想把邦弗尼托要去，保罗三世对此也是醋意重重。蒙吕克老爷得知邦弗尼托被捕，更是再三提出这个要求，以为这样做是帮了这个可怜的犯人的忙；然而，他对新教皇的个性判断错了，他其实比他的前任克莱芒七世更固执。保罗三世早已私下发了狠，要叫邦弗尼托偿还他的宿债；在那个时代，一个教皇要下令吊死这样一个艺术家是需要斟酌再三的，因此邦弗尼托即使不真的被处死，至少，也得在他的牢房里了此残生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邦弗尼托要有自知之明，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下定决心不能等到讯问和开庭，就要溜之大吉的缘故。事实上，这个案子怕的是永远也不会开庭审判了，因为教皇对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干预此事本来就耿耿于怀，他甚至不愿意听到别人提起邦弗尼托·赛里尼这个名字。犯人是从照管着他的作坊的阿斯加尼奥的嘴里打听到这一切的。阿斯加尼奥再三请求，才获准去探望他的师傅；当然啦，这类性质的探望只能是隔着两道栅

① 保罗三世：本名亚历山大·法尔内斯，1534—1549任教皇。

栏，并必须当着见证人的面进行的，这几个见证人监视着不让他的学生把锉刀、绳子、刀子之类的东西传给师傅。

所以，监狱长刚刚在邦弗尼托身后关上了牢门，囚犯就开始细细察看他的牢房了。

他的新居的四堵墙之间，有这么几样东西：一张床，一个可以生火的壁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天后，邦弗尼托又得到了一些泥土和一把雕塑用的工具。起初，监狱长不准把这些消遣性的东西给他的犯人，后来他转念一想，艺术家有事情可做，就可能把看来始终萦绕在他脑际的越狱的念头丢开，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当天，邦弗尼托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维纳斯塑像的毛坯。

这本不是一件大事，但把想象力、耐心、精力加在这件作品上，份量就不轻了。

十二月的某一天，天气很冷，狱卒在邦弗尼托的壁炉里升起了火，把他床上的毛毯换了，却把换下的毛毯忘记在另一把椅子上；邦弗尼托等门一关上，就一个箭步从他坐的椅子上跳到他那张简陋的床上，从草褥里掏出两大把作为意大利式草褥的玉米棒叶子，并把两块毛毯塞进去后再回到他的塑像房，重新拿起工具干起活来。就在同时，狱卒进来取遗忘的毛毯，到处寻找，问邦弗尼托是否看见毛毯；邦弗尼托仿佛在专心致志地塑造他的模型，漫不经心地说大概是另外几个狱卒来取走了，要不就是他本人糊里糊涂把毛毯带走了。狱卒觉得他进出房间的时间相当的短，而邦弗尼托又演得那么逼真，也就没有生疑；既然毛毯不翼而飞，他就不声张就是了，免得赔账或者被撵走。

大家都不清楚，要办成一件崇高的事情，究竟要经历多少

艰险，花费多少心血。因此，眼下生活中发生的最寻常的一件件事情，都变成了一次次机会，或是在我们心中引起了欢乐，或是带来了绝望。狱卒刚走出去，邦弗尼托就跪下来，感谢天主给他带来的帮助。

每天只在早晨铺一次床，铺完就不管了，所以他就让毛毯塞在他的草褥里不去动它。

等到天黑以后，他便开始切断毛毯，幸而这些毯子还是崭新的，也很厚，他把它们切成三、四个拇指宽的一条条带子，然后尽可能把它们一条条地接起来编结实了，最后，他打开了粘土做的塑像的肚子，把里面完全掏空，把他的宝贝填进去，在塑像裂纹处又涂了一层粘土，用拇指和工具抚平，这样做后，即使最能干的巧匠也难以发觉刚才有人对可怜的维纳斯动了剖腹大手术。

第二天早晨，监狱长正如他通常做的那样，突然驾到我们这个犯人的牢房里，也象平常一样，他觉得犯人很平静，很勤勉。每天早上，这个可怜人都胆战心惊地走进来，生怕房间里是空的，因为夜晚对他的威胁最大。不过，对他直言不讳的态度，也该表扬几句，因为每天早上，他看见犯人还在牢房里，总是喜形于色的。

“我得向您承认，您真叫我提心吊胆哩，邦弗尼托，”可怜的监狱长对犯人说，“不过，我开始觉得，您说的那一套要越狱的威胁性的话，只是谈谈而已。”

“我没有威胁您，若尔吉奥大人，”邦弗尼托回答道，“我是在警告您。”

“那么，您还在想着要飞吗？”

“幸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希望，当然啦！这是确定无疑的。”

“喔，demonio！①您怎么个飞法呢？”可怜的监狱长大声问道，邦弗尼托必能越狱的这个信念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搅得他六神无主。

“这是我的秘密，大人。不过我预先告诉您，我的翅膀已经在生长了。”

监狱长本能地把目光移向他的囚犯的两个肩膀上。

“事情是这样的，监狱长先生。”邦弗尼托一面塑像，一面说道。他正在雕塑塑像臀部的曲线，看那线条，让人真以为他想把手上的作品与臀部丰美的维纳斯媲美呢。他接着又说道：“在我们之间，存在着斗争与挑战。在您这方面有高大的塔堡，厚厚的牢门，坚固的门闩，时刻在警戒着的上千个看守；而在我这方面，有脑袋瓜和双手，都在这儿了。我得非常直截了当地预先告诉您，您是输定了。不过，您是一个灵巧的人，既然您事先已经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我走后，当您知道过错不在您身上，若尔吉奥大人阁下，当您知道，您本人无任何可指摘之处，若尔吉奥大人阁下，当您知道为了看住我，您什么都想到了，若尔吉奥大人阁下，这时候，您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就说到这儿吧，现在，请您对这个臀部发表意见，因为您是一个艺术的业余爱好者，这我知道。”

邦弗尼托如此镇定自信，使可怜的监狱长胆战心惊。对他来说，他的囚犯变成了一个幽灵，看到这个幽灵，他的神智全都糊涂了；他因而变得郁郁寡欢，茶饭不思，随时都会象一个突然被惊醒的人那样浑身哆嗦。有一天夜里，邦弗尼托听见平台上乱哄哄的，不一会儿，声音来到了他的牢房前的过道上，最后，来到了他的牢房门前。这时，门打开了，他看见若尔吉

① 意大利语：见鬼！

奥大人阁下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后面还跟着四个狱卒，八个看守；老爷的脸都变了形，冲到他的床前，看见邦弗尼托坐在他的床褥上，冲着他在笑。监狱长也顾不上他笑不笑，象从水里钻出来的潜水者那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啊！”他大声说道，“谢天谢地！他还在呢，这个疯子！现在有根据下这样的结论：梦想就是扯谎。”

“啊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邦弗尼托·赛里尼问道，“是什么风把您吹来，让我有幸能在这个时候看到您，若尔吉奥先生？”

“耶稣基督！没什么，这次我又放心了。我老在胡思乱想的，以为这些可诅咒的翅膀已经在您的身上长出来了呢。而且都是一只只硕大无朋的翅膀。您长着这些翅膀，安然自得地在圣天使狱堡的上空翱翔，还对我说：‘再见了，我亲爱的监狱长，再见吧！我不向您打声招呼是不想贸然离开的，我这就去了，但愿我永远不再看见您。’”

“什么！我向您说过这些话，若尔吉奥大人？”

“这是您亲口说的话……啊！邦弗尼托，您对我真是个灾星。”

“啊！我希望您还没把我看得这样缺乏教养，幸而，这仅仅是一个梦，否则，我是不会原谅您的。”

“不过真幸运，一切都没发生。您还是在我手掌之中，我亲爱的朋友；虽说与您相处并不十分愉快，应该说，我还是希望长久地守住您。”

“我并不这么想。”邦弗尼托回答道，微笑中充满了自信，这使他的主人苦恼不堪。

监狱长一面诅咒着邦弗尼托，一面走了出去。第二天他发出命令，无论白天黑夜，每隔两小时，要去探查他的牢房。这

种查监方式延续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既然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可以看出邦弗尼托还在准备逃跑，监视也就放松点了。

事实上，这一个月，邦弗尼托做了好多事情。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邦弗尼托走进这间牢房后，就把这间屋子仔细察看过了，就在这时，他已拟定了越狱的计划。他的牢房的窗户是装上栏栅的，栏干很坚固，用手是掰不开的，用他手上唯一的铁工具——雕塑刀也砍不动。至于壁炉，又窄又小，犯人除非象仙女梅留幸那样有本领变成蛇，否则是钻不出去的。就剩下门了。

啊！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门的结构如何吧。

门是橡木做的，有两指厚，上了双道锁，由四道门闩闩紧，门的背面有铁板覆盖，上下都有铁钉加固。

只有通过这道门才能出去。

邦弗尼托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因为他早就注意到，门前的过道通向离门几步远的一个楼梯，哨兵就是通过这个楼梯到平台上去换岗的。每隔两小时，邦弗尼托就听到登上楼梯的脚步声，接着便是下楼的脚步声，在换岗后，就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长话短说，也就是要想方设法到达门的那一面，而这道门是由两指厚的橡木做成的，由两道锁锁住。四根门闩闩着，此外，门背里正如我们说过的，还有铁板覆盖着，上下都钉上了铁钉。

以下就是刚过去的一个月中，邦弗尼托所进行的工作。

他用铁制的雕塑工具，一只一只地把钉头全给铲掉了，在门的上下仅各留了四只，准备在最后一天铲掉；此外，为了不让人生疑，他把用粘土做成的四只和真钉头一模一样的钉头换了上去，并用铁屑洒在粘土钉头上，这样，最锐利的眼睛也识别

不出钉头的真假了。不过，在门的上下都有六十来枚钉子，而铲去每只钉头有时需用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这样一个工作该给犯人带来多大的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每天晚上，当大家都就寝了，除了哨兵的脚步声在他的头上震响以外，他听不到任何其它声响后，他就在壁炉里升起了大火，然后把炉子里炽热的木炭沿着门的铁板堆放起来；铁板烧红了，慢慢地把铁板里面的木头也烤成了焦炭，而在门的那一面，并没有显露出碳化的痕迹。

我们已经说过了，在一个月期间，邦弗尼托就干了这件事，在一个月后，大功告成了，囚犯就等着哪一个夜晚有天赐良机，以便潜逃。不过，还得等上几天，因为就在他大功告成之日，正巧是满月。

铲钉头的事情做完了，邦弗尼托继续烘烤他的牢门，并继续惹监狱长动肝火。就在完工的当天，监狱长比平时更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我亲爱的囚犯，"这个老实的人对他说道，他老是被这个幽灵纠缠着，"您还在打算飞吗？唉呀，坦率地回答我嘛。"

"比任何时候都想，我亲爱的房东。"邦弗尼托答道。

"听着，"监狱长说，"您对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干脆说吧，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若尔吉奥大人，不可能！"艺术家接着说，"但是您很清楚，这个字眼对我是不存在的，我总是为人们做着不可能的事情，而每次都成功的。不可能，我亲爱的房东！有时，我用金子、翠绿宝石和钻石创造出比带着露水的任何一朵花更美的花儿时，难道我不是在向大自然开玩笑，让它又羡又妒吗？您真以为做花的人就不能做翅膀了吗？"

“让上帝帮助我吧！”监狱长说，“不过，您如此傲慢放肆，信心十足，真叫我晕头转向！但是，最后我要问问，假如这些翅膀要在大气中把您托住——我得承认，这在我来看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您要把它做成什么形状呢？”

“正如您想象得到的，这件事，我已经再三考虑过了，因为我个人的安全就在于这些翅膀的形状嘛。”

“这话怎么讲？”

“怎么讲！我在观察所有的飞禽的同时，我想，假如要用艺术重现它们从天主那儿得到的东西的话，大概只有蝙蝠，人们是可以成功地仿效的。

“不过最后，邦弗尼托，”监狱长又说道，“即便您有办法制造一对翅膀，那么您在使用时，您不害怕吗？”

“请您把制造翅膀必需的工具给我，我亲爱的监狱长，然后，我在起飞时，就会回答您的。”

“那么您需要什么呢？”

“哦！我的天主啊，几乎不需要什么东西，只要一只制造弹簧用的小锻炉，一只铁砧，几把锉刀，几把钳子和几根撬棒，以及作蒙皮用的二十来尺长的漆布就行了。”

“行了，行了，”若尔吉奥大人说，“我现在有点放心了，因为纵然您的智慧超群绝伦，您在这儿也搞不到这些东西的。”

“已经妥了。”邦弗尼托回答说。

监狱长从他坐的椅子上惊跳起来，但他即刻转念又想，这件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无论这件事看起来是如何荒谬，这颗可怜的脑袋瓜却无时无刻不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中。每当有鸟从他的窗户前飞过，他总要设想，这莫不是邦弗尼托·赛里尼吧：一个强者的思想对一个弱者的思想影响有多大啊！

当天，若尔吉奥大人派人去找罗马最能干的机械匠，并命令他量一量蝙蝠一对翅膀的尺寸。

机械匠莫名其妙，望着监狱长无言以对，他不无理由地想着，若尔吉奥疯了。

但是，既然若尔吉奥大人再三要求，若尔吉奥大人又有钱，并且即使他做出荒诞不经的事儿，若尔吉奥大人也有办法付款的，这样一想，机械师也就开始做起这件定制的活儿来了。一个星期以后，他给他带来一对漂亮的翅膀，用铁制的骨架套在人身上正合适，借助一些精工细作的弹簧，翅膀可以有规律地上下扑腾，自然合拍，均匀稳妥。

若尔吉奥大人把该付的钱付给了机械匠，量了量这副翅膀所需的体积，登上邦弗尼托·赛里尼的牢房，一声不吭地把整个牢房翻了个够，在床下张张，在壁炉里望望，又搜搜草褥，总之，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旮旯。

过后，他走了，仍然是一声不吭，他这时才确信，邦弗尼托不可能在他的牢房里藏起一对和他的翅膀一样的翅膀，除非他是一个巫师。

显而易见，不幸的监狱长的脑袋瓜越来越糊涂了。

若尔吉奥大人下楼回到自己房间里，看见机械匠在等他；他来是向他指出，在每只翅膀的末端有一只铁环，那是用来扣住在水平方向飞行时人的双腿的。

等机械匠刚走，若尔吉奥大人便关上房门，把翅膀的骨架套在身上，张开双翅，把双腿套进铁环，再把肚子贴在地上，试图起飞。

不过，他虽使尽力气，还是不能离开地面。

为此试验了两到三次，他又派人去找机械匠。

“先生，”他对他说，“我把您的翅膀试过了，飞不起来嘛。”

“您是怎么试验来着？”

若尔吉奥大人便一五一十地把他三次试验的详情叙述了一遍。机械师认真地听着，待他讲完了，便说：

“我并不奇怪。您贴在地上，没有足够的空气浮力；您应该登上圣天使狱堡，从那儿，您勇敢地向空中跃去。”

“那么您认为，我会飞起来吗？”

“我能肯定。”机械匠答道。

“那么您既然如此自信，”监狱长继续说道，“您本人来做一次试验不是一回事吗？”

“翅膀是按您的身材，而不是按我的身材设计的，”机械匠回答说，“适合于我的翅膀的幅度应该再大一尺半[1]。”

说完，机械匠鞠了一躬便告辞了。

“活见鬼！”若尔吉奥大人骂道。

整整一天，人们可以发现，若尔吉奥大人精神失常，这就说明，他的神智象罗兰[2]的思想一样，已经在幻想的天穹里，越飞越远了。

入晚，在就寝时分，他把所有仆人、狱吏和士兵都召集来了。

“先生们，”他说，“假如你们得知邦弗尼托想飞，就让他飞吧，只要通知我一声就行了，即使在夜里，我也会毫不困难地追上他，因为我么，我是一只真正的蝙蝠，至于他，不管他说什么，他只是一只假蝙蝠。”

---

① 尺：本书中的尺指的是法尺，相当于325毫米。

② 罗兰：指法国最早的民族史诗《罗兰之歌》中的主人公。史诗歌颂法兰克骑士罗兰的勇敢和牺牲精神。

可怜的监狱长完全疯了；但是大家希望他晚上能平静下来，并决定等到明天再禀告教皇。

此外，屋外夜色浓重，淫雨霏霏，没有人想到在这样一个夜晚出去跑一趟。

但邦弗尼托·赛里尼除外，他无疑是持相反意见的，他就是选择了这个夜晚准备越狱。

因此，当他一听到钟敲十点和换岗的声响后，就跪倒在地，先虔诚地祈祷天主，随后开始行动。

起先，他把仅剩的，粘在铁板上的四颗钉头敲掉。午夜钟敲响时，最后一颗钉头被拔除了。

邦弗尼托听着巡夜人的脚步声登上了平台，接着，巡夜人走了下去，脚步声远了，远了，一切又回到寂静之中。

雨下得更大了，邦弗尼托带着喜悦的心情，听着落在窗棂上噼啪噼啪的雨声。

这时，他试着掀夫铁板；铁板已失去了依托，就落了下来，于是邦弗尼托把它们一块一块地靠在墙上。

接着，他就俯卧在地，用雕凿刀凿门的下沿，他把这把刀已磨成匕首形状，并嵌上一把木柄。门的下沿被凿开了，因为橡木已经完全被烤成焦炭了。

不一刻功夫，邦弗尼托已经在门的下沿凿出一个相当大的缺口，他可以匍匐着钻出去。

这时，他又打开塑像的肚子，拿起编织成的绒布条条，象绕皮带似的绕在自己的身上，拿了那把我们说过的、象匕首似的工具，又跪了下来，重新祷告了一遍。

过后，他先把头伸出门外，接着是肩膀，然后是身子，就这样他到了过道上。

他站了起来；他的两条大腿抖动得太厉害了，他为了不让自己倒下来，把身子靠在墙上。他的心激烈地跳动着，仿佛要把胸膛捣碎了。他的头就象是一团火。他的每一根头发上都抖动着一颗汗珠。他把他那象匕首似的工具的把柄紧紧握住，好象有人要从他手里夺走似的。

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动静，一切都静悄悄的，邦弗尼托很快就镇定了下来，用手沿着过道的墙壁摸索着向前走，直到他感觉到已经到了墙壁的尽头。他马上把脚伸出去，并到了通向平台的楼梯，或者说是单人梯的第一级。

他一步一步地登上梯级，听到木梯在脚下格格的响声就觉得紧张，接着他觉得已经到了室外，雨水打着他的脸。然后他把脑袋探出平台边缘。有刻把钟功夫，他始终处在深沉的夜色之中，他对眼下所担心的和所希望的一切可以立即有一个判断了。

天平向希望这一端倾斜过去。

哨兵为了躲雨，早躲在岗亭里面。然而，由于哨兵们在圣天使狱堡上站岗防哨，其目的不是为了监视平台，而是为了看着下面，观察田野，因此，岗亭的后背对着梯子，邦弗尼托·赛里尼也就是从那儿溜出来的。

邦弗尼托·赛里尼悄悄地一步一步匍匐前进，一直爬到离岗亭最远的平台尽头。在那儿，他把布条的一端系在嵌在墙里、向外突出有六寸①光景的一块古老的砖块上，接着便又第三次跪下来：

“主啊！主啊！”他轻声说道，“请帮助我吧，既然我已尽力而为了。”

---

① 寸：本书中的寸指的是法寸，相当于27.07毫米。

这次祈祷做完，他就双手抓着布条往下滑，他的双膝和额头不时地碰着墙壁被擦伤，他也顾不上了，就这样他一直滑到了地上。

当他感觉脚着地后，惊喜万分，感到无比的自豪。他望着刚才通过的茫茫苍天，一面看着它，一面禁不住轻声说道："我现在终于自由了！"不过这个充满着希望的时刻太短促了。

他掉转身子，他的膝盖忽然颤抖了，因为他看见，在他面前，矗立着一堵新近砌成的高墙，这座墙他以前从未见过，他完了。

一切似乎都在他的身上消失了；绝望之下，他不由自主跌倒在地上，但在跌倒的时候，他碰着了一件什么硬梆梆的东西，那是一根长长的木梁。他惊喜地轻呼了一声："得救了！"

啊！人生在瞬息之间能交织着多少欢乐与希望，谁也说不清楚。

邦弗尼托就象一个溺水者抓住一根救命的桅杆那样，紧紧地抓住木梁。在通常，两个男子汉要举起它也相当困难；而他却能把它拖到墙根，靠墙竖起。

接着，依靠着双手和双膝的力量，他爬到墙顶；不过到了那儿，他再也没有力气把木梁抽上来，架到墙外一端。

刹那间，他头晕目眩，他闭上眼睛，仿佛觉得自己在火海中浮沉。

蓦然，他想到了他那编结的布条，他就是靠了这根布条才从平台上滑下来的。

他从大梁上滑下来，奔到了他把绳子留下的地方，可是绳子的上端系得太牢了，他不能把它从扣住它的砖块上拔出。

邦弗尼托绝望地悬在绳子的下端，用足力气拉，希望能拉

断它。幸而绳子上的四个结中的一个脱开了，邦弗尼托仰面翻倒，把二十来尺长的一段绳子也拖了下来。

他需要的也就是这些。于是他又力量倍增，蹦跳起来，重新登上大梁，跨到墙上，在大梁的顶端系上了布条。

降到了布条的末端，他的脚还没有碰到地面；这时，他朝下一看，地面离他不过六尺距离，于是他松开了布条，落到了地面上。

这时他躺了一会儿：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的两腿和双手的表皮都被磨掉了。有好几分钟，他呆痴痴地望着自己淌血的皮肉；这时，五点钟敲响了，他看见星星逐渐稳去。

他站起来；但就在他站起的刹那间，他看见有一个他一直没有发现的哨兵，而这个哨兵大概已经目击了他所做完的一切。哨兵向他迈了几步。邦弗尼托发觉他完了，显然要拼个你死我活了。他拿出了插在腰带间的凿刀，径直向士兵走去，神态是如此坚定，士兵大概看出来，他将与之格斗的不仅是一个壮汉子，而且是一个亡命之徒。事实也是如此，邦弗尼托已下定决心决不退缩，可是突然间，士兵又把身子背了过去，仿佛没有看见他似的。犯人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奔向最后一道围墙。这道围墙设在壕沟的边上，高约十二至十五尺。凭邦弗尼托·赛里尼这样一个人，而且已经到了眼下的地步，从这个高度跳下去大概难不了他；还有，他把第一段布条留在砖块上，第二段留在大梁上，在这以后，他身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望的了，何况眼下时间紧迫，于是他便用双手拉着一个铁环把身体先挂下去，一面默祷着上帝，一面就松开了手。

这一次，他跌晕了过去。

过了将近一小时，他还没有恢复知觉；到天色将明的时候；拂晓的凉气才使他清醒过来。他先是愣了一会儿，接着他把手摸摸自己的前额，才记起了一切。

他感到头上的阵阵剧痛，同时，他看见自己的血象汗珠似的从他的脸上滴到他躺着的石头上。他明白了，他的头部受伤了。他又用手摸上去，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恢复记忆，而是想捂住伤口；伤势不重，仅仅头皮擦破了，没伤着脑壳。邦弗尼托笑了，想试着站起来，可是他又倒了下去，因为在他右脚关节上方三寸光景，小腿折断了。

这条小腿麻木得厉害，一开始，他还感觉不到疼痛。

这时，他脱掉衬衣，把它撕成布条条，尽可能地把断裂的小腿骨吻合在一起，随后用足力气把它们靠紧，再把布条一圈圈绕过脚底，把断骨扎紧。

过后，他拖着四肢，爬向罗马的一道城门，城门离他五百来步远。

经过半小时艰难痛苦的行程之后，他走近了这座城门，看到城门关着。但是，他发现城门下有一块大石头，便推了一下，石头就松开了，他从石头让出的一个隙缝里钻了出去。

但是他刚走出三十来步远，一群游荡的饿狗嗅到血腥味，知道他受伤了，向他扑去。他抽出凿刀，捅进一条最大最凶的狗的肋部，把它结果了。其余的狗立即扑向那条死狗，把它吞噬了。

随后，邦弗尼托拖着身子，来到特朗斯蓬蒂那的一个教堂里；在那儿，他碰见了一个送水人，他刚把水桶驮上驴背，并把水桶灌满了水。他把他叫住了。

“听着，”邦弗尼托对他说，“我方才在我的情妇家里，发生

了意外情况，我虽说是从大门进去的，不得不从窗口跳出来；我从二楼跳下来，落地时把一条腿摔断了。请把我带到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上面，我会给你一个金埃居的。”

送水人一声不吭就把受伤的人扛在肩上，把他扛到指定地点。接着，在拿了许诺给他的钱后，连头也不回地继续走他的路。

这时，邦弗尼托还是匍匐着爬到了法国使臣蒙吕克大人的府邸，大使的府邸离那儿只有几步远。

蒙吕克大人关怀备至，热情照料，不出一个月，邦弗尼托就痊愈了，两个月以后，他得到了特赦，第四个月的月底，他带着阿斯加尼奥和帕哥罗出发去法国。

说到那位可怜的监狱长，他已经变成了疯子，疯疯癫癫地生活着，后来又疯疯癫癫地死去；他始终以为自己是一只蝙蝠，总是想使出吃奶的力气飞上天空。

## 四

## 斯科佐纳

当邦弗尼托到达法国时，弗朗索瓦一世正和他满朝的文武大臣呆在枫丹白露的宫殿里，因此，艺术家便见到了他来欲要寻找的那个人。他在城里歇下脚，让人告知费拉尔红衣主教他到了。红衣主教知道国王正焦急地等着邦弗尼托，便立即把这个消息转达给国王陛下。当天，邦弗尼托就受到国王的召见，国王以使艺术家铭记在心的那种既温和又有力的口吻对他说：

“邦弗尼托，先高高兴兴地过上几天，散散心，消除一下疲

劳，休息休息，好好玩玩，也给我们一些时间想想要向您定制一件什么漂亮的艺术品。”

接着，弗朗索瓦一世把艺术家安顿在宫里之后，便下令给他提供一切方便。

于是，邦弗尼托顿时便置身于法国文明的中心，在那个时代，它还落后于意大利的文明，不过，它已经在开始与之竞争，并且不久就要超过意大利了。他环顾四周，不免会想到，他并没有离开托斯坎尼①的首都，因为他又置身于他在佛罗伦萨时早已熟悉的艺术和艺术家的圈子里，替代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罗梭大师②的是普里玛蒂斯③。

邦弗尼托所关心的是师承这些杰出的艺术先驱者，并拿出与这三位大师在绘画上的艺术成就毫不逊色的雕塑艺术品，使欧洲最高雅的宫廷大开眼界。所以，邦弗尼托根本不等待国王答应的，要向他定制一件什么作品，而是凭着自身的冲动和灵感先干了起来，想主动迎合国王的意愿。他毫不费力地就发现，国王召见他的那座行宫对他是多么亲切；他决心制作一件他称之为枫丹白露的仙女的塑像来讨国王的喜欢。

制作这个塑像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她将有橡树、麦穗、葡萄作为自己的冠冕：因为枫丹白露紧靠着平原，耸立在森林和葡萄园之中。邦弗尼托梦想中的仙女应该同时是色列斯④、狄安娜⑤和埃里科纳⑥的化身，把这三个优美的典型熔于一炉，

---

① 托斯坎尼：佛罗伦萨在1537年改为托斯坎尼公国。
② 罗梭(1494—1540)：意大利画家，装饰家。
③ 普里玛蒂斯（1504—1570）：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家。
④ 色列斯：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得墨忒耳。
⑤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掌管狩猎的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
⑥ 埃里科纳：酒神巴克科斯的情妇，生性轻佻。

她们既要保持原有的特色，又要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还有，在塑像底座上，将有这三位仙女的三重象征；那些曾见过帕尔修斯塑像① 附属的逗人喜爱的微型塑像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位佛罗伦萨的大师是如何雕塑这些细节的。

可是，艺术家的最大的不幸之一，就是他虽然心中藏着美女理想的神态，但为了他的作品的实体，他还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模特儿。然而，到哪儿去找一个荟集这三位仙女的美丽于一身的模特儿呢？

当然，如果在古代，如果在斐第阿斯② 和阿贝勒③ 的时代，如果外形美的王后们还象当时的美女那样，自己会来到艺术家面前摆出姿势，邦弗尼托很可能在宫廷里就会找到他想寻求的人物。在那儿，有象整座奥林匹斯山的诸神那样多的妙龄女郎：有卡特琳·德·美第奇④，那时她只有二十一岁；有玛格丽特·德·瓦罗亚⑤，纳瓦尔的王后，人称第四美惠女神⑥；还有埃唐普公爵夫人，我们在这个故事的发展中，将会看见她不断出场，人们称她为才女中的美女和美女中的才女。在那儿，理想的模特儿能让艺术家目不暇接；不过，我们刚说过，眼下不是斐第阿斯和阿贝勒的时代。

---

① 帕尔修斯塑像：邦弗尼托·赛里尼一件传世之作。帕尔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主神宙斯和达那厄所生，曾用神剑砍下怪物墨杜萨的头。后和埃塞俄比亚公主安德洛墨达结为夫妇。

② 斐第阿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雕刻家。

③ 阿贝勒：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画家。

④ 卡特琳·德·美第奇（1519—1589）：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母亲。

⑤ 玛格丽特·德·瓦罗亚（1553—1615）：亨利二世的女儿，嫁给纳瓦尔国王（后来的亨利四世）为妻。在故事叙述的年代，玛格丽特尚未出生，恐系作者之娱。

⑥ 美惠女神：希腊神话中有美惠三女神，指代表妩媚、优雅和美丽的三位女神。这里的第四美惠女神是戏称。

邦弗尼托应该到别处去寻觅他的模特儿。

当他得知，宫廷将回巴黎去时，他高兴极了；不幸，正如邦弗尼托自己说的那样，那个时代的宫廷旅行时的景况和送葬没有什么两样。这支行列先是由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匹马开路，在一块只有两三座房子的地方驻下，每天晚上要花上四个小时支帐篷，每天清晨又得花上四个小时拆帐篷，从行宫到首都不过十六里地①，以致从枫丹白露到巴黎要花上五天时间。

一路上，邦弗尼托·赛里尼不下二十次想赶到前面去，但每一次，费拉尔红衣主教都把他挽留住了，对他说：假如国王有一天没有见到他，肯定就会打听他的下落；而当国王得知他走了，就会把这不辞而别的举动看成是对他的失礼。因此，邦弗尼托只得捺住性子，在长时间的停留时，他就用铅笔一张又一张地勾勒着他的枫丹白露仙女，藉此来消磨时光。

他终于来到了巴黎。他首先拜访的就是普里玛蒂斯，他正受托在枫丹白露继续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罗梭大师的事业。普里玛蒂斯长期蛰居巴黎，大概一下子就会把他带上他追求的道路，并会告诉他，他应该到哪儿去找模特儿。

顺便用三言两语说说普里玛蒂斯。

普里玛蒂斯原名叫弗朗西斯科·普里玛蒂克西奥，在他的出生地，当时人们叫他博洛尼亚，而我们，我们称呼他为普里玛蒂斯。他是儒尔·罗曼②的弟子，他在罗曼的门下学艺六年，在巴黎住了八年；在芒图侯爵的推荐之下，专门收罗艺术家的弗朗索瓦一世把他招募了去。就象我们可以在枫丹白露看见的那样，这个人是个罕见的多产艺术家，举止大方高雅，脸部线

① 里，本书中的里均为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② 儒尔·罗曼（1492—1546）：意大利画家、建筑家。拉斐尔的弟子。

条纯净，无懈可击。他学术渊博，智慧过人，才华横溢；他对杰出的绘画的各个派别无不涉猎，长时间以来，人们低估了他，而我们的时代为他洗雪了三个世纪以来他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在宗教的启示下，是他描摹了博尔加小教堂的油画；涉及到道德的主题时，他在蒙莫朗西的府邸把基督的主要德行充分表现了出来；最后，巨大的枫丹白露宫里挂满了他的作品；在金门和舞厅，他描绘了神话和寓意画中最优美的主题；在尤利西斯①画廊以及在圣路易②室，他可和史诗诗人荷马③媲美，他用绘画表现了奥德赛④和伊里亚特⑤的全部过程。接着，他从神话时代，来到了英勇的岁月之中，历史降临到他的绘画领域里。亚历山大⑥和罗慕路斯⑦的生活中的主要篇章和勒阿佛尔⑧的弃城在他的油画里得到了再现，这些画装饰了大画廊和与舞厅毗连的房间；他对洋洋大观的风景画廊里的自然风光肆加斥责。总之，假如我们想衡量他的出众的才智，估价他的广泛的爱好，计算他作品的多少，我们将会发现，在他的九十八帧大幅油画和一百三十帧较小的油画中，他时而画风景、大海、历史；时而画宗教题材、人物肖像、寓意画和史诗。

我们看出来了，这样一个人是有能力理解邦弗尼托的。因

---

① 尤利西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罗马神话中称为尤利西斯。

② 圣路易：即路易九世（1214—1270），1226—1270期间为法国国王。

③ 荷马：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古希腊行吟诗人。

④ 《奥德赛》：与《伊利亚特》并称为古希腊两大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共24卷，12,000行。

⑤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并称为古希腊两大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共24卷，15,693行。

⑥ 亚历山大（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

⑦ 罗慕路斯：又译罗慕洛，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王政时代的第一王。传说他和他的兄弟勒莫斯都是战神马尔斯之子。

⑧ 勒阿佛尔：法国塞纳河口的港城。

此，当邦弗尼托一到巴黎，他就热情洋溢地直奔普里玛蒂斯的府上；后者以同样心情接待了他。

两位故友身在异地经过了初次深谈之后，邦弗尼托打开了他的画夹，向普里玛蒂斯解释了他所有的想法，展出了他的所有的草图，并且问他，在他所用的众多的模特儿中，有没有哪一位可以满足他所需要的条件。

普里玛蒂斯伤感地微笑着，摇了摇头。

说实在的。眼下不是在意大利——希腊的女儿①，又是她母亲的竞争者。在那个时代和今天一样，法国是宽容、和善、迷人的国土；不过，要在瓦罗亚王朝②的土地上寻找一个可以使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让·德·博洛涅③和安德烈·德尔·萨托产生灵感的蒂勃勒河④河畔和阿尔诺河⑤河畔的绝色美女是徒劳的。当然，正如我们已经说到过的那样，假如画家或雕刻家可以到贵族阶层里去挑选他的模特儿的话，他很可能马上就会找到他所需要寻找的人物；但是，就如幽灵被扣留在冥河⑥对岸那样，他大概只能满足于看着这些美丽而高贵的人儿——他的艺术教育的忠贞的对象在他被禁止入内的爱丽舍田园大街上走来走去的。

因此，普里玛蒂斯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邦弗尼托把他的模特儿队伍检阅了一遍，竟然没有一个能集中他想象中的作品所必须的全部优点。

这时，他就根据别人的推荐，把摆一次姿态一个埃居的所

① 意大利的文化受古希腊影响极大，故有此称。
② 瓦罗亚王朝（1328—1589）：因创建者腓力六世的封地瓦罗亚得名。弗朗索瓦一世即属于瓦罗亚王朝。
③ 让·德·博洛涅（1524—1608）：弗朗德尔雕刻家、建筑家。
④ 蒂勃勒河：意大利境内有名的大河，今已改名为特韦勒河。
⑤ 阿尔诺河：意大利境内有名的大河。
⑥ 冥河：希腊神话中地狱里的一条河。

有的维纳斯女神① 都请到他下榻的费拉尔红衣主教的府邸来。但是，她们之中没有一个能够中他的意。

于是，邦弗尼托绝望了。有一天晚上，他和三个同胞（他们是皮埃尔·斯特罗齐老爷，他的内兄朗居拉哈伯爵和著名的让·皮克·德·拉米朗多勒的侄子加莱奥托·皮科，他与他们是在巴黎邂逅相遇的）共进晚餐后回家。当他独自沿着小田野街步行时，突然，他看见前面有一个模样标致，体态优美的姑娘。邦弗尼托喜不自禁，激动万分：这个女子是他直到那时所遇见的最理想的人。于是，他便尾随着她走去。这个女子取道荨麻岗，沿着圣奥诺雷教堂，步上贝利康街。走到了那条街上，她掉转头看看自己是否老是在被人盯梢；当她看见邦弗尼托离她几步远，她就飞速地推开一扇门，消失了。邦弗尼托走到门口，也推了一下；门开了，正巧，在一盏昏暗的灯光下，他还来得及在楼道的拐角处看见他跟随着的女人的连衣裙的一角。

他走上了二层楼；另一道通向卧室的门半开着，而且，他瞥见他紧跟着的那个女人正在卧室里。

邦弗尼托也不向她解释他的艺术性的拜访的动机，甚至没向她说一句话。他想弄弄清楚，她的肉体的轮廓究竟与她脸部的线条是否谐合，就围着这个惊讶不已的姑娘转了二三圈；姑娘也象一尊古代的雕塑像那样机械地顺从着，听任他把自己的胳膊举过头顶：他打算让枫丹白露仙女摆的姿势就是这样的。

在邦弗尼托眼下的这个模特儿身上，有一些色列斯的影子，迪安娜的成份就更少了，然而很象埃里科纳。这时，大师打定了主意。他看出溶汇三个人物的特点是不可能的了，就下定决

① 指廉价的模特儿。

心以荡妇① 为基调。

应该说，要画一个荡妇，他算是真正找到了他在寻找的特征了：炽热的眼睛，珊瑚般朱红的嘴唇，牙齿象一颗颗珍珠，一根颈脖与身子配合得恰到好处，浑圆的双肩，身材苗条，臀部丰满结实；还有，从细腻的脚踝和手腕处伸出来的匀称的四肢，十指纤纤，富有一层高贵的色彩，这最后一点使艺术家下定了决心。

“您叫什么名字，小姐？”邦弗尼托带着外国腔，终于向越来愈莫名其妙的可怜的孩子开口问道。

“卡特琳。愿为您效劳，先生。”她答道。

“好嘛！卡特琳小姐，”邦弗尼托接着说，“刚才您费心了，这儿是一枚金埃居作为酬劳。明天请到我家里来，我住在圣马丁街费拉尔红衣主教的府邸里。还是象您今天这样为我效劳，我会出同样价钱的。”

少女犹豫了一会儿，因为她以为外国人是在寻开心。可是金埃居明明放在那儿，足以证实，他说话是认真算数的，因此，卡特琳思索了片刻后就问道：

“几点钟？”

“上午十点；这时间对您合适吗？”

“好极了。”

“那么我等您？”

“我会来的。”

邦弗尼托象对一位公爵夫人那样致了意，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他刚到家，就把他想象中的样稿都烧掉了，着手勾勒了一

① 这里指埃里科纳。

幅充满现实感的小样。过不多久，样稿勾勒完毕，他就拿来一块蜡，他把蜡放在一个基座上，不一会儿，蜡在他那只强有力的手下变成了他想象中的仙女的形象了。这样，当第二天卡特琳出现在画室的门口时，工作已完成一部分了。

正如我们说过的，卡特琳早先压根儿不理解邦弗尼托的意图。当邦弗尼托关上门，把已开始制作的塑像指给她看，向她解释请她来的原因后，她感到非常惊奇。

卡特琳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子，她对自己原先的误解开怀大笑起来；过后，她因能模仿一位献给国王的仙女而做模特儿感到非常自豪，就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对照着圣像，主动摆出了姿势。她做这一切动作优美而准确，以致当大师转过身子时，看见她把姿势做得那么贴切，那么自然，不禁高兴得叫出声来。

邦弗尼托开始工作了。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是属于这样一类艺术家，他们本质高尚，性格坚毅，他们在作品中吸取灵感，在工作时，灵魂闪耀光辉。他把他的短上衣早就扔到地上，领子敞开着，裸露着肩膀，从模特儿走向样稿，从自然走向了艺术。他象朱庇特那样，仿佛手触到处便会把那里的一切点燃。卡特琳作为小市民式纨袴子弟的玩物，习惯于他们那一套庸俗、乏味的摆布，现在她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目光闪烁着智慧、呼吸短促、胸膛起伏着的男人。她自身的精神仿佛也升华到了大师的高度了；她的眼神在放光：艺术家把灵感感染给了模特儿。

工作进行了两个小时；两小时后，邦弗尼托给了卡特琳金埃居。在他以昨天的同样礼节向她告辞时，要她次日在同样的时间再来。

卡特琳回到家里，整个白天没有出门。次日，她到达画室

时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十分钟。

相同的场面又重演了一次。这一天就象头天一样，邦弗尼托受灵感的启示而显得非常崇高；在他的手下，就象在普罗米修斯① 的手下一样，泥土变活了。荡妇的头颅已经塑造成功，仿佛是从一块未定型的物体中伸出来的一颗栩栩如生的脑袋。卡特琳对着从她的形象中产生的神似的妹妹微笑着，她从未有过如此幸福的感觉。还有一件古怪的事情，就是她自己也说不清使她产生幸福的感情从何而来。

第三天，大师和模特儿又在相同的时间开始工作；但是，她产生了一种感觉，这是前两天她从未感受过的，这就是在她卸衣时，她感到脸上泛起了红晕。可怜的孩子萌发了爱情，而贞操也随着爱情而来了。

第四天，情况就更糟了，而邦弗尼托不得不多次提示她，他塑造的不是美第奇的维纳斯，而是一个放荡不羁，醉生梦死的埃里科纳。此外，就是还要耐心点儿：还有两天时间，模特儿的工作就结束了。

次日晚上，邦弗尼托在他的塑像上最后加工了一下，感谢了卡特琳的深情厚意，给了她四枚金埃居；可是卡特琳一松手，金币滑到了地上。对这个可怜的孩子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打这以后，她又将重新跌落到最初的生活境遇之中；而自从她走进大师的画室的那一天起，对于她来说，这种境遇就变得十分令人恶心了。邦弗尼托对姑娘的心事早猜着了三分，他捡起了四枚金埃居，又递了给她，并且攥紧了她握金币的手，一面对她说，假如有朝一日他对她有什么用的话，她可以来找他。嗣后，他走进

①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曾从天上盗取火种带到人间，并传授给人类多种手艺。

工匠的工场去找阿斯加尼奥，他想让他来看看他完成的塑像。

卡特琳自个儿呆在画室里，把大师使用过的工具一件一件吻了一遍，过后，哭着走了出去。

次日，当邦弗尼托一个人呆在画室里时，卡特琳又走了进来。邦弗尼托看见她大吃一惊，想询问她这次前来的原因。她径直向他走去，双膝跪下，问他是否需要一个使女。

邦弗尼托有着一颗艺术家的心灵，这就是说天生对一切都很敏感；他猜出了可怜的孩子在想什么，便把她搀扶起来，在她的额上吻了一下。

从此以后，卡特琳成了工场的一员，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她象孩子那样嬉笑着，一刻不停地跳动着。因此，对大家，尤其对邦弗尼托，她变成了几乎不可缺少的人了。她什么都干，又指挥一切，对鲁贝尔特[①]又是叱责又是抚慰，鲁贝尔特曾不无恐惧地看见她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最后又和大伙儿一样喜爱上她了。

埃里科纳也毫无损失。从此之后，模特儿就在邦弗尼托手边，邦弗尼托又把塑像重新修整了一番，把它完成了，其认真的程度，是在他以往塑像时没有一次能与之比拟的。然后，他把塑像送给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去看，国王看了心花怒放，又命令邦弗尼托为他复制成银制的；接着，他长时间地与金银匠交谈起来，并且询问他，他工场的工作条件如何，这个工场在什么地方，这个工场里是不是还藏着什么漂亮的东西；问完，他让邦弗尼托·赛里尼走了，并答应他在某一天上午，他会突然去找他，不过他丝毫没有透露去找他是为了什么事情。

---

① 鲁贝尔特：鲁贝尔塔的又一称呼。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故事开场了：邦弗尼托在干活，卡特琳在唱歌，阿斯加尼奥在想入非非，而帕哥罗在祈祷。

阿斯加尼奥因为在内斯勒宫逗留过久，很晚才回家的那天的翌日，有人重重地在敲临街的那扇门；鲁贝尔特太太立即起身去开门，斯科佐纳（大家记得，这是邦弗尼托给卡特琳起的名字）三蹦两跳就出了房门。

不一会儿，传来了她的叫喊声，喊声中喜惧参半：

“啊！我的天主！师傅，我的天主！国王来了！国王亲自来了，他来参观您的工场！……”

说着，可怜的斯科佐纳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着又折回到邦弗尼托带着他的弟子和学徒干活的那间工作室的门口，她让身后的一道道门都敞开着。

## 五

## 天才和王权

果真，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跟在斯科佐纳的后面，带着他的全班人马步入了大院。他把手让埃唐普公爵夫人挽着。纳瓦尔国王① 同王太子的妃子卡特琳·德·美第奇王妃随后。再后面就是亨利二世② 王子和他的姑母，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德·

① 纳瓦尔国王（1553—1610），原名亨利·德·波旁。起初是法国西南部一个小王国纳瓦尔的国王，1589年起为法国国王。娶玛格丽特·德·瓦罗亚为王后。在故事发生期间，他们夫妇两人均未出生，恐系作者之误。

② 亨利二世（1519—1559），弗朗索瓦一世的儿子。1547—1559为法国国王，娶卡特琳·德·美第奇为王后。

瓦罗亚。几乎所有的贵族成员都簇拥在他们的周围。

邦弗尼托向他们迎去，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地象迎接朋友那样迎接国王、王子、皇亲国戚和尊贵的夫人们。然而，在这群人里，有着法国最显赫的姓氏和世界上最荣耀的美人。玛格丽特富有魅力，埃唐普夫人逗人喜爱，卡德琳·德·美第奇美貌惊人，迪亚纳·德·普瓦第埃夫人①使人心荡神迷。那又怎样呢！邦弗尼托和古代的，以及十六世纪意大利最高贵的人物都是很熟悉的，正如米开朗琪罗宠爱的弟子已习惯与国王们往来一样的。

"希望您答应我们，夫人，能在您的身旁欣赏艺术。"弗朗索瓦一世向微笑着的埃唐普公爵夫人说。

安娜·皮塞勒，也就是埃唐普公爵夫人，自从国王在西班牙被囚释放回国后，已取代夏朵布里昂伯爵夫人而受到恩宠。那时候，她风华正茂，雍容华贵，美貌非凡。她的身材苗条，亭亭玉立。她那逗人喜欢的脸上，总是带着威严和媚态，使她既象一只雌猫，又象一头母豹。然而，她同样具有出其不意的进攻能力和贪得无厌的胃口；依靠这两种本领，国王的宠妇懂得装出连最多心的人都会受蒙骗的稳重端庄的神态。这个女人的脸上有着两片苍白的嘴唇，时而象海尔朱奥纳②，时而象加拉代③；她的微笑时而包含着戏弄，时而让人恐惧；她的眼神诚恳而温柔，但顷刻间又会变得咄咄逼人，喷出仇恨的烈焰。她翻脸不认人，说变就变，叫人不寒而栗。她抬起眼皮的动作

① 迪亚纳·德·普瓦第埃夫人（1498——1566）：亨利二世的情妇。

② 海尔朱奥纳：希腊神话中的美人海伦和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女儿，以嫉妒著名。

③ 加拉代：希腊神话中被独眼巨神波吕斐摩斯爱上的仙女。后因加拉代另有所爱，被波吕斐摩斯用巨石砸死。

非常缓慢，人们永远也闹不清，她的眼皮这样向上翻是出于疲惫倦怠呢，还是在威胁警告。她高傲而威严，对国王又极尽其阿谀逢迎之能事，使他束手就擒。她既骄傲，嫉妒心又重，竟然缠着国王去索回他以前送给夏朵布里昂伯爵夫人的首饰。美好、忧郁的伯爵夫人以金条作抵偿，对这种违情悖理的行为怨入骨髓。她聪明机智，又胸有城府，不止一次国王兴致来时，在宫廷里好象又发现了某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这时候她就把眼睛一闭，果真，他就舍弃邪念又回到他那美丽而厉害的女巫身边。

“我急匆匆地来看您，邦弗尼托，因为我想，您来到我们的宫廷里转眼就要两个月了吧；打您来之后，我百事缠身，心事重重，没有闲情逸致过问艺术。您去抱怨我的表弟皇帝陛下①吧，他没给我一刻清闲的时间。”

“如果您愿意，我会写信给他的，陛下，并且，我将请求他成全您让您成为艺术的伟大的朋友，既然您已经向他证实了，您是伟大的统帅了。”

“那么您认识查理五世？”纳瓦内国王问。

“四年前，在罗马，陛下，我有幸向神圣的皇帝陛下介绍了我自己的祈祷经本，并向他作了一番表白，皇帝陛下似乎深受感动。”

“那么神圣的皇帝陛下向您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三年前，在教皇的披风上，看到过一颗我制作的钮扣，多亏这颗钮扣，他才认识我了。”

“啊！我看出来了，您在帝王们一片赞扬声中被宠坏啦。”弗朗索瓦一世说。

① 指查理五世。

“是的，陛下，我曾有幸使一大批主教、公爵、亲王和国王们心满意足过。”

“请把您的杰作拿出来吧，我倒要看看，作为鉴赏人，我比起其他人是否要苛刻些。”

“陛下，我干活还没有多少时间；不过这儿有一只坛子和一只银盆，我刚开始动手，也许，这两件东西不会使陛下过分失望的。”

国王一言不发，仔细观摩了将近有五分钟。仿佛在他眼中仅有作品存在而忘记了作者的存在。夫人们好奇地走拢过来。弗朗索瓦一世终于高声说道：

“你们请看，夫人们，了不起啊！坛子的造型多新奇，多大胆啊！在这些浅浮雕和圆雕上，工艺多精巧细腻！造型多美啊！我的天主哪！我特别欣赏这些优美的线条；还有，你们快看哪！这些形象的姿态是多么丰富多采！多么逼真啊！看呀，看这一位把胳膊高举过头的女人，她那瞬时的动作在半空中自然天真地倏然而止，令人简直不敢置信。说真的，我以为，古人从未创作出如此优美的作品。我想起了古代和意大利最有才能的艺术家的最优秀的作品，可是没有一件给我的印象有这一件这么深。啊，请看，纳瓦尔夫人，看看这一个在花丛中迷路的漂亮的孩子，还有他那只在空中摆动的小脚吧；这一切多么生动、和谐和优美啊！”

“我伟大的国王呀，”邦弗尼托大声说道，“别人都是在恭维我，而您才是理解我，您！”

“还有什么东西？”国王带点儿贪婪的口气问道。

“这儿是一枚纪念章，上面是勒达[①]和她的天鹅，是为加布

---

① 勒达：希腊神话中的仙女。主神宙斯化为天鹅和她亲近，生美人海伦。

里埃尔·塞扎里尼红衣主教铸造的；那儿是一枚图章，我在上面空心镂刻了圣约翰和圣昂布鲁瓦兹的像；还有一只圣物盒，是由我亲自上釉的……”

“什么！您也铸造奖章？”埃唐普夫人问。

“和米兰的卡瓦道纳① 一样好，夫人。”

“您能在金子上涂珐琅？”玛格丽特问。

“可以和佛罗伦萨的阿梅里霍② 媲美。”

“您还雕刻图章？”卡特琳问。

“与朗蒂斯科·德·佩鲁斯③ 不相上下。夫人们，这么说来，你们以为，我的才能仅仅局限在制作精巧的纯金珍宝和大件的银制品吗？感谢天主，我什么都会一点儿！我是一个合格的机灵的战士，我两次避免了罗马的陷落。我还会写写十四行诗！陛下只需下道命令；只要是歌颂陛下的诗，我就可以欣然命笔，风格可以和克莱芒·马罗的诗真伪不分。说到音乐，这是父亲对我因材施教，用棍棒把我教会的。我会吹笛子，小号，颇显才华。在我二十四岁上，克莱芒七世把我召进他的御用音乐班子里了。此外，我还有过一项发明，制造出了优质炸药，我还能制造优良的火枪和外科手术用具。如果陛下有战事，而陛下又愿意把我征召入伍，他将会看到，我不是傻里傻气的，我既会玩枪，又会玩炮。作为猎手，我在一天之内可以杀死多达二十五只孔雀；而作为炮手，我替皇帝陛下打发了奥朗日亲王④，替国王陛下排除了波旁陆军元帅⑤，似乎叛逆之徒与我总归没有缘分。”

---

①②③ 都是当时意大利有名的金银匠。

④ 奥朗日亲王（1502—1530）：查理五世手下的战将，后叛变。

⑤ 波旁陆军元帅（1490—1527）：起先为弗朗索瓦一世服务，后转为查理五世的部下，在罗马围城战中被打死。

“啊哈！那么您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年轻的王子插话问道，“是杀死了波旁陆军元帅呢，还是打下了二十五只孔雀？”

“两者都不是使我引以自豪的，大人。与所有其他的才能一样，机智是天主赋予的，我利用了我的机智罢了。”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您已经为我立了这样一次大功。”国王说，“何况，这件事，我的妹妹玛格丽特将难以原谅您①。杀死波旁陆军元帅的是您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的天主！再简单没有啦！元帅的军队突然到达罗马城下，并猛攻城墙。我和几个朋友是去看看的。我从家里走出来时，自然而然地把我的火枪扛在肩上。登上城墙后，我觉得无事可做。我心想：不管如何，我不能空手而归。于是，我把我的火枪移向兵士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我瞄准一个脑袋瓜最高的人开了一枪，他应声而倒，不料我这一枪引起了轩然大波。我果然打死了波旁。以后大家才知道，他的确比其他人个子高。”

当邦弗尼托不动声色地叙述时，夫人和大臣们的圈子在他的四周稍许扩大了些，所有的人都尊敬他，几乎又是带着恐惧的神情注视着这位素昧平生的英雄。只有弗朗索瓦一世仍旧挨在赛里尼的身边。

“这么说，我亲爱的人呀，”国王对他说，“我看出来，在您向我献出您的天才之前，您已经以自己的勇敢帮助了我。”

“陛下，”邦弗尼托兴奋地接着说，“我以为，陛下，我生来就是您的奴仆。我在孩提时代发生的一件奇遇使我老往这方面去想。您有一种作为纹章的蝾螈，是吗？”

① 玛格丽特的丈夫纳瓦尔国王也是波旁家族中的一员。

"是的，外加一句铭言：Nutrisco er extinguo①。"

"是这么回事，我在五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我的父亲呆在一个小屋子里，这个小屋子里刚有人洗过衣服，那时候生着火，烧着一堆小橡树。天气很冷。我偶尔向火中看了一下，在火苗中，我瞥见一只类似蜥蜴的小动物，它在火烧得最旺的地方，正逍遥自在着呢。我把它指给我的父亲看，我的父亲狠狠地刷了我一记耳光（请原谅我说出一件家庭琐事，打嘴巴是有些粗野，可这是我故乡的习惯），并温和地对我说：'我打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事，亲爱的孩子，而是为了要你记住，你在火中看见的这条小蜥蜴是一条蝾螈。在你以前，还不知道有哪一个曾经见过这种动物。'陛下，这难道不是命运的一次显示吗？我想，人天生有命，在二十岁时我动身去英国前夕，要让我随他一齐去的雕刻家皮尔·托雷克希阿诺对我说，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天在工场里吵架，他是如何打了我们的米开朗琪罗的嘴巴的。啊！一切都不言而喻了；即使给我一个王子的头衔，我也不会同一个打了我的伟大的雕刻家的人同行。我留在意大利了，离开意大利时，我不是去英国，而是到法国来了。"

"法国以能被您选中而感到光荣，邦弗尼托，她将会尽力而为，不让您受思乡之苦。"

"啊！我的故乡，就是艺术；我的君王，就是让我雕凿最豪华的杯子的那个人。"

"那么目前在您的脑子里有一个什么样的美妙的构思呢，赛里尼？"

"啊，有的，陛下，一个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

① 拉丁文："我能使火烧旺，我能使火熄灭。"暗指法国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蝾螈可生活在火中，并使火烧得更旺。

是生活在荣誉和光明之中的基督；而我将竭尽全力去模拟这个无比美丽的图案，图案上的基督会帮助我去看清他。”

“什么！”玛格丽特问道，她是开明宗教怀疑论者，“除了世上的所有国王以外，您也看见天上的国王了吗？”

“是的，夫人。”邦弗尼托带着孩子般的天真回答道。

“啊！那么请再向我们说说这些事吧。”纳瓦尔王后说。

“非常愿意，夫人。”邦弗尼托·赛里尼答道。从他坚定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甚至都没有想过，有谁能对他所叙述的某个部分产生怀疑。

“从前，有时，我也曾看见过撒旦和所有大大小小的魔鬼，那是我一个朋友，一个招魂卜卦的神父在科里赛教堂把它们召到我面前来的，而我们要摆脱它们确实困难重重；可是，在我热切的祈祷中，为了在我的精神的桎梏中安慰我，人类神圣的救世主在灿烂的阳光中，头顶着光轮来到了我的面前。那些可怕的魔鬼的幻象顿时一扫而空。”

“那么您真的相信，”纳瓦尔王后问道，“真的毫不疑惑地相信，基督曾为您显灵？”

“我不怀疑这点，夫人。”

“好吧，邦弗尼托，那么为我们的小教堂制作一个基督吧。”弗朗索瓦一世象通常那样情绪愉快地接着说。

“陛下，假如陛下开恩，他会向我定做一件其他的东西，那么我就把这件作品往后拖拖再说。”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过天主，除了为他，我不会为任何其他的君王制作他的形像。”

“巧极了！那好吧！邦弗尼托，我需要在我的餐桌上摆上十

二个枝形大烛台。”

“哦！这是另一回事，这一点，我一定遵命，陛下。”

“我要把这些大烛台做成十二个银制雕像。”

“陛下，这将非常壮观。”

“这些雕像要表现六个天神和六个仙女，并且都要和我的身材一般高。”

“与您的身材一般高，行，陛下。”

“您订制的东西太富有诗意啦！”埃唐普公爵夫人说，“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奇迹，是吗，邦弗尼托先生？”

“什么都不会使我惊奇的，夫人。”

“我么，我会惊奇的，”公爵夫人被冒犯了，她接着说，“除了古代的雕刻家，居然还有其他的雕刻家能完成这样一件作品。”

“然而我希望古人能做的，我也能做。”邦弗尼托冷静地说。

“啊！您夸张了些吧，邦弗尼托师傅？”

“我从不说大话，夫人。”

邦弗尼托·赛里尼一面安详地说这些话时，一面看着埃唐普夫人；在他那坚定，自信，但不含有怒气的目光逼视下，高傲的公爵夫人也不由自主地垂下了眼睛。安娜对赛里尼的气势耿耿于怀，她承受了这种挑战，与他抗衡着，但闹不清楚他这种优势从何而来。直到眼前，她都一直认为，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她忘了天才的力量。

“那么什么样的财富，”她酸溜溜地说，“足以支付象您那样的艺人呢？”

“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财富是不够的。”弗朗索瓦一世接着说，“说到这儿，邦弗尼托，我想起来了，您还仅仅只领了五百个金埃居的见面礼。我给我的画师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酬劳，

也就是七百个金埃居的年俸，您满意吗？您以后为我制作的每一件艺术品，我再另外支付。”

“陛下，这些馈赠是无愧于象弗朗索瓦一世这样的国王的，并且，我敢说，也无愧于象赛里尼这样的艺术家的。然而，我还是斗胆向陛下冒昧地提出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已经预先被恩准了，邦弗尼托。”

“陛下，在这个府邸里干活，我感到不合适，地方也太挤了些。我的一个弟子找到了一处，比这儿合适多了，那儿可以制作我的国王将向我定制的大件艺术品。那处产业是属于陛下的，也就是大内斯勒宫，眼下，它在巴黎大法官的管辖之下，不过他并不在那儿住；他仅仅占用了小内斯勒宫，我甘心情愿把小的留给他。”

“好吧！行，邦弗尼托，”弗朗索瓦一世说，“您就安置在大内斯勒宫吧，这样，我只需跨过塞纳河就可以与您交谈，并来欣赏您的杰作了。”

“什么，陛下，”埃唐普夫人插话说，“这样您就毫无理由地剥夺了我的亲信，一个贵族拥有的一份产业了。”

邦弗尼托看着她。在他的透澈、锐利、奇特的目光注视下，安娜又一次垂下了眼睛。赛里尼带着在讲述幻影显灵时那种天真无邪的神志，认真地说起来了：

“可我也是贵族啊，我，夫人：我的祖先有一个名叫弗奥里诺的人，他是一个文雅高尚的人，是儒尔·恺撒①的陆军元帅。他原籍在蒙特菲亚斯考纳附近的赛里诺，佛罗伦萨城的这个名字就是从他的姓名演变而来的。说到您的司法官和他的祖先，

① 儒尔·恺撒（前100—前40）：古罗马统帅，后建立独裁统治。

如果我记忆还不错的话，还从未有过以自己的姓名来命名过什么。然而，”邦弗尼托向弗朗索瓦一世转过身去接着说，眼睛和口气都变换了，“可能，我刚才说话太冒昧了，可能，我将引起别人对我的强烈憎恨，这种憎恨，虽说我有陛下的佑护，最终总会把我压垮的。听人说，巴黎司法官有一支卫队归他指挥。”

“曾有人对我说过，”国王打断他的话说，“有一天，在罗马，有一个名叫赛里尼的金银匠，因为买主款项未凑齐，扣下了法尔内斯向他定制的一只银盆。法尔内斯当时是一个红衣主教，现在是教皇了。”

“有这回事，陛下。”

“据说，红衣主教家族全体出动，手执长剑去包围金银匠的作坊，想用武力把盆子夺过来。”

“一点儿也不错。”

“可是这个赛里尼埋伏在门后，手执火枪，勇敢地抵抗着，把大人阁下手下的人打得狼狈逃窜；第二天，红衣主教就把钱付清了。”

“所有这些，陛下，都是千真万确的。”

“嗯！您就是那个赛里尼吗？”

“是的，陛下，只需陛下对我的宠爱一如既往，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我吓倒。”

“笔直地往前走吧，”国王微笑着说，“向前走吧，既然您是贵族子弟。”

埃唐普夫人默不作声，可是，从这时起，她作为一个自尊心受了伤害的女人，对赛里尼已怀着刻骨的仇恨。

“陛下，请给予最后一个恩宠吧，”赛里尼又说，“我不能一一向您介绍我所有的工匠，他们一共有十个人，不论是法国人

还是德国人，个个都是正直的、机灵的伙计；不过这儿有两个弟子，是我从意大利带来的，一个叫帕哥罗，另一个叫阿斯加尼奥。向前走几步，帕哥罗，把头略微抬起点儿，不是肆无忌惮地，而是作为一个对任何事都问心无愧的人那样抬起点儿向前看。这个弟子可能缺少些创造性，陛下，也可能在创作时激情不够，但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自觉的艺术家，他干活慢，但干得好，他对我的意图揣摸得透，并能忠实地去完成。现在让我介绍阿斯加尼奥，我的高贵的，杰出的弟子，我钟爱的孩子。这个弟子也许不具有这样的创造能力，可以在浮雕上使两支军队相互冲突，相互残杀；或者说，他也不能在一个盆子的边沿，使一头狮子的利爪或者使一头老虎的牙齿狠狠地去撕裂什么。他也没有那种古怪的想象力，去创造那些荒唐的鬼怪和传说中的巨龙。没有。但是，他的灵魂和他的肉体是一致的，具有一种理想的本能，可以说，这种本能是神启的。您要他为您放上一个天使或是为您集中一些仙女吧，要论作品诗意之优美，造型之雅致，任何人也达不到他的高度。帕哥罗给了我一双手，阿斯加尼奥给了我一颗脑袋；除此之外，他爱我，而我也为自己身边有象他这样一颗纯洁、忠诚的心灵而感到幸福。”

正当师傅侃侃而谈时，阿斯加尼奥站在他身旁，谦逊但也不局促，神态高雅优美；这个年轻而迷人的意大利人长着黑眼珠和黑头发，仿佛是阿波罗的活标本，埃唐普夫人无法把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开。

“假如阿斯加尼奥对优美的东西感受能力那么强，并且假如他愿意在某个早晨到埃唐普府邸来的话，”她说，“我将把宝石和金子提供给他，让他用这些材料为我盛开一朵美妙的花。”

阿斯加尼奥躬身致意，柔和的目光中带着谢意。

“而我呢，”国王说，“我将授与他，以及帕哥罗，每年一百金埃居的年俸。”

“我负责让他们好好地挣得这笔钱，陛下。”邦弗尼托说。

“那么这个躲在一边，长着长长的睫毛的漂亮的女孩子又是谁呢？”弗朗索瓦一世这时才发现了斯科佐纳，问道。

“啊，请别费心，陛下，”邦弗尼托锁着眉头答道，“工场里有价值的人中，她是唯一我不愿意别人注意的人。”

“啊！我的邦弗尼托，您嫉妒了是么？”

“我的天主啊！陛下，我不喜欢别人染指我的财富；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有人在思念着埃唐普夫人，您会生气的，陛下。斯科佐纳，她是我私人的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正在目不转睛地端详阿斯加尼奥，被突然刺激了一下，收回了目光，咬着自己的嘴唇。许多大臣都禁不住微笑起来，所有的夫人都在窃窃私语。至于国王，他爽朗地笑了。

“算了，算了吧，以贵族的名义说话！您是有权利嫉妒的，邦弗尼托，艺术家和国王的心是相通的。——再见吧，我的朋友；我向您定制我的塑像。当然啦，您先制朱庇特，您把模型做出来后，先送给我看看。再见吧；祝您走运！在内斯勒宫再见！”

“让我把模型送来，这事好办，陛下；可是我怎么进卢佛宫呢？”

“您的名字将晓喻各门岗，并且命令您一来就把您直接带到我这儿。”

赛里尼躬身致敬，在帕哥罗和阿斯加尼奥的陪同下，把国王和宫廷里的人一直送到临街的门。到那儿之后，他跪下，吻了弗朗索瓦一世的手。

“陛下，”他以激动的声调说，“通过蒙吕克大人阁下的调停，您把我从囚禁中，也许是从死亡中解救出来；您使我荣华富贵，并因您的到来，使我贫贱的工场顿增光辉；但是，超出这一切之上的，陛下，使我不知如何感谢您的，是您对我的艺术构思总是理解得那么透彻。通常，我们的创作只能为散布在各个时代的精华人物所赏识，而我呢，我有幸遇上了一个活着的审判官，他总是在我身边，永远具有真知灼见。直至现在，我还只是一个未来的工匠，从今以后，请允许我对自己说，我成了陛下御用的金银匠了。”

“我的工匠，我的金银匠，我的艺术家，还有，我的朋友，邦弗尼托，如果最后的称呼比起其他的称呼不使您感到更为鄙夷的话。再见吧，或者说，回头见吧。”

不言而喻，除了埃唐普夫人之外，所有的王公国戚都仿照国王，对赛里尼表示友好，恭维备至。

当所有的贵宾都走了，只有邦弗尼托和他的两个弟子留在院子里时，两个弟子对他表示感谢，阿斯加尼奥是由衷之言，帕哥罗则几乎有些勉强。

“别谢我，我的孩子们，这不值得。但是，听着，假如你俩真的以为欠了我的情，既然今天的谈话中已经涉及到这个内容，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这是我内心的一个隐衷。我和国王谈到了卡特琳，你们已听到了；我所说的，是我内心最深处的事情。我的生活需要这个女孩子，我的朋友们，作为艺术家，我的生活需要她，因为你们也知道，她为我作模特儿是那么心甘情愿；作为普通的人，我的生活也需要她，因为我以为她爱我。那好吧！虽说她很美，而你们也象她一样年轻，我请求你们，别在卡特琳身上打主意；在这个世界上，漂亮的女孩子多着呢。

请你们别撕碎我的心，别在我的斯科佐纳身上放肆地看一眼，从而伤害了我们的友谊；当我不在时，要照管着她，象兄弟那样，劝导她。我求求你们照这样去做吧，因为我了解自己，我感到，并且我以天主的名义起誓，如果我发现出了什么事，我会杀死她，杀死她以及她的同谋。”

“师傅，”阿斯加尼奥说，“我把您当作我的师傅一样尊敬您，把您当作我的父亲一样爱您；请放心吧。”

“善良的耶稣啊！”帕哥罗合起双手大声说，“上帝保佑，不让我去想这样一件可耻的行为吧！我难道不知道，我的一切都是您给的吗，辜负您对我的神圣的信任，以这样卑劣的行径来报答您的恩情，这难道不是一桩可诅咒的罪恶吗！”

“谢谢，我的朋友们，”邦弗尼托边紧握他们的手，边说，“千百次地感谢你们。我很高兴，我相信你们。现在，帕哥罗，你开始干活吧，因为我已经答应了维尔罗瓦先生，明天要把您手上的图章交给他的；而阿斯加尼奥和我，我们这就去看看仁慈的国王刚才赏赐给我们的产业，并且在下一个礼拜天，文也罢武也罢，我们就要住进去，好好休息一下。”

接着，他转身面向阿斯加尼奥，对他说：

“我们走吧，阿斯加尼奥，去看看，外表上你认为再合适不过的这座著名的内斯勒宫，在内部是否也名副其实。”

说完，还没等阿斯加尼奥来得及说些什么，邦弗尼托就朝工场扫了一眼，看看每个工匠是否已经开始工作，然后朝斯科佐纳的粉扑扑的圆脸蛋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就挽着他的弟子的胳膊，拖着他向门外走去。

# 六

## 女傅的作用

他俩在街上还没有迈出十步远，就迎面碰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这个人身材瘦小，但面部表情很丰富，很机灵。

“我这就上您府上，邦弗尼托。”来者说。阿斯加尼奥虔诚地、尊敬地向他致意。邦弗尼托亲热地向他伸出手去。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我亲爱的弗朗西斯科？”金银匠说，“如果有事情，我就和您一块儿转回去；如果只是来看看我，那就和我一块走。”

“我来给您一个劝告，邦弗尼托。”

“我听着。一个劝告出于朋友之口，总应该听听的。”

“不过我要给您的劝告，只能说给您一个人听。”

“这个年轻人是我的替身，弗朗西斯科；请说吧。”

“假如我认为可以说，我早就说了。”邦弗尼托的朋友答道。

“对不起，师傅。”阿斯加尼奥边说边谨慎地走开去。

“那好！我原来打算和你一块去的地方，你就一个人去吧，我亲爱的孩子，”邦弗尼托说，“你知道，你看等于我看。把所有的地方仔细看看；看看做工场的地方光线好不好，院子里浇铸模子合适不，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熔炼室和其他学徒的熔炼室分开。别忘了看看有没有网球场。”

说着，邦弗尼托就用胳膊去挽着弗朗西斯科的胳膊，向阿斯加尼奥挥手致意，又折回去工场的小路；年轻人留下来，一

动不动地站在圣马丁街的中间。

一点也不错，在阿斯加尼奥的师傅刚刚委托他办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件事使他大伤脑筋。当邦弗尼托提出他俩一块去察看时，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些乱哄哄的了；眼下，他必须要一个人去访问，他的心情就不难想象的了。

接连两个礼拜天，他看见科隆帕，但不敢跟在她后面走，而第三个礼拜天，他虽然跟她走了，但仍不敢和她说话，现在，他就要亲自上她家的门，有什么理由呢？为了参观内斯勒宫，也就是邦弗尼托打算在下一个礼拜天，文的也罢，武的也罢，不当一回事地从科隆帕父亲的手中夺过来的地方。

对一般人而言，形势很难预测；但对一个情人来说，形势是可怕的。

幸而，从圣马丁街到内斯勒宫相距甚远。假如近在咫尺，阿斯加尼奥大概会停步不前的；眼下还有半里路要走，他就上路了。

时间和距离可以使危险显得不那么可怕。对于所有意志坚强的人或是对于身体健全的人来说，思考起着强大的参谋作用。阿斯加尼奥就属于后一种人。在那个时代，在踏上人生之途以前，人们还不习惯于先无病呻吟一通。所有的感觉都是直截了当的，并且直率地表现出来：用笑来表示高兴，用眼泪来表示痛苦。在生活中如同在艺术中一样，矫揉造作几乎还不为人们所熟知，而一个年方二十的漂亮的年轻人在那个年头承认自己是幸福的人是毫无羞耻之感的。

不过，阿斯加尼奥虽说心乱如麻，他心里还是有一些甜滋滋的。他原先只打算在下礼拜天才能见到科隆帕，现在，他当天就能看见她了，这就提前了六天，而望断秋水的六天，大家

知道，在情人的心目里，等于是六个世纪。

因此，他越往前走，在他的眼里问题就变得愈加清楚：一点也不错，向邦弗尼托出了一个点子，向国王请求占用内斯勒宫做他的工场的是他，可是科隆帕会不会责怪自己挖空心思去接近她?佛罗伦萨的金银匠在阿摩里的故宫里喧宾夺主的做法，说真的，也只能使把宫殿看成己有的科隆帕父亲吃亏；不过，既然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老爷不住在里面，他会真的生气吗？何况，邦弗尼托支付房租的方法可多着哩：给大法官一只盘子呀，给他的女儿一串项链呀（阿斯加尼奥肯定会主动承接制作项链的任务），在这个艺术至上的时代，这些能够，而且也一定会解决许多问题。阿斯加尼奥看见过不少王侯、君主和教皇几乎要卖掉他们的王冠、权杖或是他们的三重冕去换取出自他师傅之手的一件奇珍异宝。因此，说来说去，假如罗贝尔老爷宁愿事情这样安排的话，他还欠了邦弗尼托师傅的情，因为邦弗尼托师傅的气量是够大的，如果埃斯图尔维勒老爷豁达大度，邦弗尼托也会慷慨地投桃报李的，对此，阿斯加尼奥深信不疑。

阿斯加尼奥走到圣马丁街尽头时，已经把自己看作是天主派遣的，来协调两个强者之间的关系的和平使者。

不过，情人都是不可捉摸的。阿斯加尼奥虽说信心十足，也总还没有乘摆渡船穿过塞纳河，而宁愿多走了十来分钟，沿着河堤往上游走，从磨坊桥过了河。兴许，他选这条路是因为昨天他尾随科隆帕时也是走的这条路。

不管怎么说吧，不论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走了这条弯路，将近二十分钟以后，他还是来到了内斯勒宫的正门口。

然而，到了那儿，当他看见了他必须要通过的菱形小门时；

当他瞥见俏丽的哥特式小宫殿——它的巍峨的小尖塔昂首于围墙之上——时，当他想到在由于炎热只是半遮着的遮光帘的后面就是他的美丽的科隆帕时，一路上他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建立起来的假想都消遁了，就象在云雾中看见的高楼大厦那样，一阵风便被吹得无影无踪了。他又回到了现实之中，而现实在他看来似乎也并不是十分令人放心的。不过，阿斯加尼奥休息了几分钟以后——赤日炎炎之下，他孑然一身在河堤上呆立了一会儿显得格外地古怪——他懂得了必须打定主意了。然而，除了进入宫邸以外别无选择。于是，他径直走到门口，提起了门锤①。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门碰巧打开了，如果他不是突然劈面碰上了一个三十来岁又象佣人又象农民的雅克师傅②，他这一锤子天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敲下去呢！

这个人是埃斯图尔维勒老爷的园丁。

阿斯加尼奥和园丁各自向后退了一步。

"您干什么？"园丁问，"您要什么？"

阿斯加尼奥欲退不能，只能鼓足勇气，壮大胆子答道：

"我要参观府邸。"

"什么！参观府邸！"园丁惊呆了，大声说道，"谁派来的？"

"国王派来的！"阿斯加尼奥答道。

"国王派来的！"园丁大声说，"耶稣天主啊！难道国王想把这座府邸再从我们这儿收回？"

"有可能！"阿斯加尼奥答道。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

---

① 当时法国习俗，在门上挂着锤子和铁砧，供来访者敲击。

② 雅克师傅：莫里哀喜剧《吝啬鬼》中身兼厨师和马车夫的人物，一般指杂役，管家等下人。

“您得知道，我的朋友，”阿斯加尼奥以他特有的镇定的态度答道，“我对您是无可奉告的！”

“一点也不错，您想和谁谈呢？”

“那么大法官先生在府上吗？”阿斯加尼奥问道，其实他十分清楚大法官不在家。

“不在，先生；他在夏德莱城堡。”

“那好吧！在他不在家时，谁能代表他？”

“他的女儿，科隆帕小姐。”

阿斯加尼奥感到耳朵发烫了。

“此外，”园丁接着又说，“还有佩里纳太太。先生要和佩里纳太太还是和科隆帕小姐说话？”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在阿斯加尼奥的头脑里引起了可怕的斗争。他张嘴想说他想见的是科隆帕小姐，不过，如此唐突的话仿佛不愿从他的嘴里跳出来似的，他求见的居然是佩里纳太太。

园丁没有料到他认为是极其简单的问题居然在对方脑子里引起这样大的混乱，俯首表示遵命，接着便向小内斯勒宫内门的那一个院子穿过去。阿斯加尼奥跟在他的后面。

接着穿过第二个院子、第二道门、一个小平台、一个台阶，还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尔后，园丁打开一道门，说：

“佩里纳太太，这位年轻人代表国王，请求参观府邸。”

说着，他挪动了身子，给阿斯加尼奥让路，后者就进了门。

一片乌云在阿斯加尼奥的眼前飘过，他倚在墙上；一件极其简单而他又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佩里纳太太和科隆帕在一起，他同时面对着她们两位。

佩里纳太太在纺车前纺线。科隆帕在织机旁编织挂毯。

这两个女人同时抬起了头，并向门口望去。

科隆帕一眼便认出了来人是阿斯加尼奥。她正等着他来，虽说理智上她觉得他是不该来的。说到这一位，当他看见少女向他抬起眼睛望时，虽说从这对眼睛里射出的目光是无限的柔和，他还是觉得他快要死了。

这是因为在去和他的心上人相会时，他预先估计了无数个困难，设想了无穷的障碍。这些障碍会激励他的斗志，使他变得坚强。而眼下适得其反，所有的事情原来都是那么顺利，那么简单，仿佛天主看他们一眼就被他俩爱情的纯洁所感动，早已撺掇他这样做，并且为他祝福了；突然间，在他心理上准备最不充分的时候，他出现在她的面前，以致从早先他准备好的一番激情洋溢，措词优美，足以使她惊愕不已的表白中，他再也捡不出一句话、一个字、一个音节了。

科隆帕呢，她一动不动，保持着沉默。这两个纯洁的年轻人，就如在天上已结成良缘了似的，已经感到他们两人每一个都属于对方，一旦接触，就会相互溶化渗透，如同神话中的两性人一样，成为一个整体；他们对初次会面不胜惶恐，颤栗着，犹疑着，无言以对。

还是佩里纳太太在她的坐椅上半挺起身子，从她的短上衣里拔出了纺锤，倚在她的纺车的卷筒上，首先打破了沉默。

“他在和我们说什么，这个傻乎乎的人？”可尊敬的女傅大声问道，“您听见他说什么了吗，科隆帕？”

她看科隆帕不回答，便向阿斯加尼奥走近了几步，接着说：

“您到这儿想要干什么，我的小师傅？——喔唷唷！天主饶恕我！”她终于认出与她打交道的人，突然大声呼唤起来，“最近这三个星期天，在教堂门口向我客气地奉献圣水的就是这个好心的小伙子！我的漂亮的朋友，有何贵干？”

“我想和您谈谈。”阿斯加尼奥结结巴巴地说。

“和我一个人？”佩里纳太太娇滴滴地问。

“和您……一个人……”

阿斯加尼奥一面这样回答，一面心里嘀咕他真是笨拙到家了。

“那么请打这儿走，年轻人；来吧。”佩里纳太太说，一边打开了边门，示意阿斯加尼奥跟着她走。

阿斯加尼奥跟着她走了，但在走出去以前，他向科隆帕深情地瞥了一眼，情人们懂得在这含情脉脉的目光中传递千言万语；虽说在局外人看来，这种眼神是那么不可理解，纯属多余，但最终总为传情的对方所理解。科隆帕大概没有丢失这个目光中的每一个含义，因为她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的眼光与年轻人的相会后，她的脸就莫名其妙地红了；由于她感到自己的脸红了，于是便把眼睛下垂到她手里的挂毯上，开始拨弄一朵任人摆布的可怜的花。阿斯加尼奥看见了她脸上的红晕，陡地停了下来，向科隆帕走近了一步。可正在这时，佩里纳太太转过身来，招呼年轻人，他不得不跟她走去。他刚跨出了门，科隆帕就丢下她手中的针，无力地把胳膊垂在她的椅子的两旁，向后仰着脑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叹息声，由于一种内心不可言喻的奥妙，掺杂着看见阿斯加尼奥离她而去的惋惜，以及阿斯加尼奥走了以后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

说到这个年轻人，他压根儿在生气：他生邦弗尼托的气，因为交给他一件如此不寻常的任务；他生他自己的气，因为他没有随机应变；他尤其生佩里纳太太的气，因为在他感到科隆帕的眼睛正在示意他留下来的刹那间，她不该让他出去。

因此，在女傅单独和他在一起并询问阿斯加尼奥来访的目

的时，他回答她的口气十分不恭，他暗下决心要对她不合时宜的笨拙的行动施加报复。他说：

“我来访的目的，我亲爱的太太，是请您带我看看内斯勒府邸，从这一头到那一头。”

“带您参观内斯勒府邸！”佩里纳太太大声说，“那么您为什么想参观它来着？”

“想看看这座房子是否合我们的心意，我们住在里面是否合适，我们是否犯得着搬到这儿来住。”

“什么，要住进来！这么说您向大法官先生租赁了这座房子？”

“没有，可是国王陛下把它给我们了。”

“国王陛下把它给你们了！”佩里纳太太喊出了声，她越来越感到莫名其妙了。

“整座产业。”阿斯加尼奥答道。

“给您？”

“不，不完全是，我好心的太太，但是给我的师傅的。”

“我冒昧请问一句，您的师傅又是谁，年轻人？大概是某个外国大财主吧？”

“比财主强多了，佩里纳太太；他是一位特地从佛罗伦萨来为弗朗索瓦一世国王陛下效劳的伟大的艺术家。”

“哦！哦！”好心的太太叫道，她还不十分理解，“那么您的师傅，他是干什么的？”

“他干什么的？他什么都干！制作给年轻姑娘戴的戒指；制作放在国王们的餐桌上的水壶；制作放在神殿里的小塑像；还有，在他没有事情干的时候，他会围困或是保卫城池，是去让一个皇帝吓得发抖呢还是让一个教皇放心，这要凭他高兴。”

“耶稣基督啊！”佩里纳太太大声说，“那么请问您的师傅尊姓大名？”

“他名叫邦弗尼托·赛里尼。”

“真滑稽，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好心的太太喃喃地说，“那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是一个金银匠。”

佩里纳太太惶恐地把睁大着的眼睛看着他。

“金银匠！”她喃喃地说，“金银匠！那么您以为大法官大人阁下会这样把他的府邸让给一个……金银匠！”

“如果他不让出来，我们会把它夺过来的。”

“动武？”

“一点也不错。”

“不过您的师傅将不敢找大法官先生的麻烦的，我想！”

“他和三个公爵和两个教皇较量过了。”

“耶稣基督！和两个教皇！他不会是异教徒吧？”

“他象您和我一样是天主教徒，佩里纳太太；请您放心吧，撒旦决不会是我们的盟友的。可是，我们虽然没有魔鬼，却有国王在我们这一边。”

“啊！是的，不过大法官先生的后台比你们强，他。”

“他有什么人作后台？”

“他有埃唐普夫人。”

“这么说，势均力敌。”阿斯加尼奥说。

“那么如果埃斯图尔维勒阁下不答应呢？”

“邦弗尼托师傅会强占的。”

“那么如果罗贝尔老爷象躲在一座堡垒里那样不出来呢？”

“赛里尼师傅将包围这座堡垒。”

“大法官阁下手下有二十四名武装卫士，请想想吧。”

“邦弗尼托师傅有十个弟子。总是势均力敌，您看出来了吗，佩里纳太太。”

“不过，以我之见，埃斯图尔维勒老爷是一个好斗的人；在弗朗索瓦一世结婚时的一场角力中，他是胜利者之一，而所有那些胆敢和他较量的人都被打倒在地上。”

“好啊！佩里纳太太，这个人正是邦弗尼托要寻找的，他打架还从来没有找到过对手呢！他和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一样，把他所有的对手都打倒在地上了。不过唯一的区别是被您的大法官打倒在地的那些人，在半个月之后又爬起来了，高高兴兴并且精神抖擞；而和我师傅打交道的那些人却再也爬不起来了，三天后，他们便死去，被埋掉了。”

“这不会有好结果！这不会有好结果！”佩里纳太太喃喃地说，“年轻人，在城池被攻下时，好象要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

“您尽可放心吧，佩里纳太太，”阿斯加尼奥笑着说，“你们将要碰上的是一些仁慈的胜利者。”

“我想要说的，我亲爱的孩子，”佩里纳太太回答说，她大概觉得在围攻者中为自己安插一个靠山并不太坏，“我害怕的是遍地流血。因为有您做邻居，您也知道，这只会使我们十分高兴，因为在这个倒霉的空洞洞的房子里，往来的人太少了；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把他的女儿和我两人，象禁闭两个可怜的修女那样关在里面，虽说她也罢，我也罢，我们都没有许过愿，多谢天主？不过圣经上说，孤独一人是不好的，而圣经上说到的人，是隐喻女人。您是这样看的吗，年轻人？”

“这还用说。”

“而我们在这座巨大的宫邸里，才真正是孤零零的，因而也

是十分伤心的。”

“可是你们这儿没有任何人来访吗?”阿斯加尼奥问道。

“耶稣基督！我刚才向您说过了，我们的境遇比修女更糟。修女们至少还有亲人，她们有朋友隔着栅栏来看望她们。她们有餐室，她们聚在那儿可以说话，可以交谈。这当然也不是很有趣的，我知道；可不管如何，总可散散心吧。而我们呢，我们只有大法官老爷有时来一下，为的是教育他的女儿，嫌她长得太漂亮了，我想；因为这是她的唯一的罪孽，可怜的孩子！也为了斥责我，怪我看管她还不够严。我的天哪！而她在这个世界上无人可来往，除了和我说话以外，她要开口就是向仁慈的天主祈祷。因此，我求求您，年轻人，请别向任何人说您在这儿受到了接待，说您和我参观了大内斯勒宫，而参观了大内斯勒宫过后，您又和我们来到小内斯勒宫谈过一会儿。”

“什么！”阿斯加尼奥大声问道，“参观了大内斯勒宫后，我回头还要和您参观小的？我还要……”

阿斯加尼奥猛地收口了，他想，他高兴得未免太早了一点。

“年轻人，科隆帕小姐在她父亲不在的时候，不管怎么说，是本宅的女主人。您在她面前就这样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要求和我单独会晤，这样做，我不以为是很礼貌的；再说，在离开内斯勒宫邸之前，和她连个招呼也不打，我也不认为是十分礼貌的。话又说回来，假如您不喜欢这么办，您也很清楚，您完全有自由直接从大内斯勒宫出去，那里有一个出口。”

“不，不是那么回事！”阿斯加尼奥大声说，“见鬼，佩里纳太太，论教养，我自视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人比高低，对待夫人，也自以为能做得彬彬有礼。不过，佩里纳太太，我们还是去看

看我们谈到的那个住所吧，一分钟也别耽搁了，因为我已经急不可耐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现在阿斯加尼奥得知他还要回到小内斯勒宫去的，就急匆匆地想尽早看完大的。而在佩里纳太太这一方，由于她始终心里惧怕大法官突然驾到发现这回事，也决不愿让阿斯加尼奥久留；她把挂在门后的一串钥匙取下后，就领着他走了。

让我们随着阿斯加尼奥也顺便对内斯勒宫浏览一下吧。从现在起，我们叙述的故事的主要场景将在这里展开。

内斯勒宫，或者照当时人们更为流行的说法，内斯勒行宫，正如本书读者已经知道的那样，在塞纳河的左岸占据了一隅之地，在那儿，过后又兴建了内韦尔宫，后来，又建造了铸币局和法兰西研究院。巴黎的西南角以它为界，因为在宫墙的外面，只能看见城市的堑壕和教士牧场的绿茵茵的草坪。在八世纪的最后几年，还是庇卡底省的内斯勒老爷——阿摩里把它建造起来的。在一三〇八年，美男子斐力浦[①]从他的手里买过来，并打那时起，把它改造成王宫。一五〇二年，为了修造沿河堤岸、堑壕上的桥和内斯勒门，内斯勒塔堡被分割开了，从此与血腥的、淫乐的历史告别。因此，黯淡的内斯勒塔堡就象一个以苦行赎罪的罪人那样幸存在冷清、忧郁的河边上了。

不过，幸而内斯勒行宫相当大，分出去一片地方在它是不显眼的。这座宫邸大得象一座村庄，它在堤岸那端有一道高高的护宫墙，墙上开了一道宽宽的斜方形的门，和一扇小小的边门。

要进入宫内，首先得走进一个四面是墙的宽广的大院；这

---

① 美男子菲力浦（1268—1314），即菲力浦四世，法国国王（1285—1314）。

个四边形的第二道墙在左边和尽头各有一道门。假如象阿斯加尼奥那样，从左边的门进入，就会看见一座十四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小巧玲珑的建筑物，这就是小内斯勒宫；它的南面有一个单独的花园。假如相反，从尽头的门进入，在右首可以看见大内斯勒宫。这座宫邸纯粹是用石头砌成的，侧翼有两座小塔护着，尖尖的屋顶外面围了一圈栏杆，宫邸正面呈棱角状，高高的窗户上嵌着彩色玻璃，还有二十面风信旗迎风猎猎作响。在今天，这座建筑物可以容纳三个银行家。

接下去，假如您一直往前走，您就会在形态各异的小花园里迷路，在这些小花园里，您会找到一个网球场，一个套环游乐场所，一个铸造场和一个武器库；再往前，就是家禽饲养场，羊舍，牛栏和马厩：足可住下今天的三家农户。

应该说，这一切都缺乏管理，而兰博和他两个助手，在这样一片荒芜之地上精力也仅够得上勉强修整一下小内斯勒宫的花园，在那里，科隆帕栽一些花，而佩里纳太太则种一些白菜。然而，从总的来看，这一片地方面积很大，光线充足，建筑结构牢固，只要稍加修缮，花一点钱，就能把这片地方改造成世界上最讲究的工场。

何况，即使条件远没有象眼下那么合适，阿斯加尼奥也毫不会为此而稍有不悦，因为对他而言，关键的是接近科隆帕。

此外，参观时间很短，机灵的年轻人不一刻功夫就窥见了一切，浏览了一切，也把一切都铭记在心中了。佩里纳太太看到自己没法跟上他，便干脆把一串钥匙交给了他，他一考察完毕，就原封不动交还给她了。

“现在，佩里纳太太，”阿斯加尼奥说，“我恭听您的吩咐。”

“好吧！那么先回到小内斯勒宫坐一会儿，年轻人，既然您

象我想的一样，认为应该这样做。"

"什么！假如我不这样做，这将是最大的失礼。"

"但在科隆帕面前对您的来访的动机什么也别说。"

"啊？我的天主！那么我将向她说些什么呢！"阿斯加尼奥大声说。

"看您不知所措的样子，漂亮的小伙子！您不是和我说过，您是金银匠吗？"

"大概是吧。"

"那好嘛！向她谈谈首饰什么的。这类谈话总会使最懂事的人高兴的。要么她是夏娃①的女儿，要么不是，假如她是夏娃的女儿，她就会爱一切闪光的玩意儿。此外，在她的隐居生活中，能供她消遣的事儿也太少啦，可怜的孩子！如果能够给她增添些娱乐，真是积德啊。说真的，适合她那年龄的最大的幸福就是称心如意地结一门亲。因此，罗贝尔阁下每次来家，我没有一次不咬着他的耳朵说：'把她嫁出去吧，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啊，把她嫁出去吧！'"

佩里纳太太丝毫没有意识到她说的这些知心话会使人生疑，影响她在大法官老爷家的地位。她又向小内斯勒宫的路上走去，后面紧跟着阿斯加尼奥，他们一起回到了她把科隆帕留下的那间房子。

科隆帕仍保持着我们离开她时的那个姿态，她仍然在沉思，并且在想入非非。不过，可能不下二十次，她把头抬起，目光注视着漂亮的年轻人刚才出去的那扇门，这样，假如真有人在注意着她那时而抬起的目光，可能会以为她正在等待着谁。然

---

① 夏娃：《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之妻。

而，科隆帕刚刚看到门打开，就忙不迭地又干起活来，让佩里纳太太、阿斯加尼奥都不疑心她曾中止过手上的活计。

她又是如何猜测到年轻人会跟着女傅回来呢，假如磁力学在那个时代已被发现的话，那么只有这种学说才能作出解释。

“我把奉献给我们圣水的人又给您带回来了，我亲爱的科隆帕，因为他是以个人名义奉献的，我早就把他认出来了。刚才，我想把他送出大内斯勒宫的门，他提醒了我，说他还没有向您告别。这话不假，因为刚才您什么话都没说，可是，您俩都不是哑巴啊。谢天谢地！”

“佩里纳太太……”科隆帕给弄得心慌意乱，打断她的话说。

“哎呀！怎么啦！别这样羞羞答答的嘛。阿斯加尼奥先生是一个诚实的年轻人，正象您是一个懂事的小姐一样。此外，好象他还是个有造诣的艺术家，专制通常少女们喜爱的首饰、宝石和一些小玩意儿。假如您愿意，他还会拿来给您看呢。”

“我什么也不需要。”科隆帕嗫嚅着说。

“眼下，这有可能；不过，应该希望您不会在这个可诅咒的隐身之地幽居一辈子。我们已经呆了十六年，科隆帕，您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美丽的未婚妻，有人会向您奉献各式各样的小首饰；然后，您会成为一位贵夫人，您就该有各式各样的大件珍宝。那好！与其偏爱其他那些徒有虚名的艺术家的小玩意儿，不如就喜欢这个年轻人的杰作吧。”

科隆帕如坐针毡。阿斯加尼奥听了佩里纳太太的一番话虽然高兴，但也觉得粗俗了些，他看出来了，于是就来救援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对于她来说，通过翻译的独白远比直截了当的谈话更使人窘迫。

“啊！小姐，”他说，“假如我给您带来我的几件作品，望您

千万别拒绝我的一番好意。现在我仿佛觉得，我制作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奉献给您的；我在制作的时候就想着您。——啊！是的，请相信这一点吧，因为我们这些做首饰的艺人，我们有时的确把自己的思想融化进金子、银子和宝石中去的。装饰你们脑袋的冠冕，套在你们胳膊上的手镯，摩挲你们的肩膀的项圈、花儿、鸟儿、天使、奇珍异兽，我们都使它们在你们的耳边窸窣作响，有时，我们把自己的虔诚的爱也融化进去了。”

我们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应该说，科隆帕听了这些温柔的话语心花怒放了。因为沉默良久的阿斯加尼奥终于开口了，并且说的话正是她梦想他会说的话；因为姑娘不用抬起眼睛，就能感到从注视着她的眼睛里放射出来的炽热的光；因为在科隆帕感到陌生的，闻所未闻的话语中，直至他说话中的带外国腔的语言，都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语音是低沉的，是在爱情表白前，少女们就懂得的那种必然会有的自然而悦耳的声音。

“我很清楚，”阿斯加尼奥接着说，眼睛一直盯着科隆帕，“我很清楚，我们对您的美丽是添加不了什么的。人们不会因为在天主的祭坛上装扮一番就会使天主更加富有。不过，我们至少能在您的美容周围点缀一些与之相称的精美的饰物。我们是卑微、谦恭的珠宝工匠，当我们在阴暗的深处看见你们在光明处走过，想到我们用艺术还能使你们升华时，我们便因能匍伏在你们的脚下使力量倍增而感到欣慰。”

“啊！先生，”科隆帕迷迷糊糊地回答说，“您的精致的小玩意儿对我可能永远是陌生的，或者至少说，是无用的。我生活在孤独与黑暗之中，然而，这种孤独和黑暗远没有压跨我。我得承认，我喜欢孤独和黑暗；我得承认，我很愿意永远呆在其中；不过，我还得承认，我也很愿意看见您的珍宝首饰，这不

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它们的本身；不是为了戴上它们，而是为了欣赏它们。”

说着，科隆帕感觉到自己已经说得太多，并且可能还要往下说时就紧张起来，当她说完这几句话后，便即刻致了礼，急急匆匆地走出去了；在涉世较深的人的眼里，还不如说这样的告别简直就是一种躲避。

“啊哈！走得正是时候！”佩里纳太太说，“她现在对别人献殷勤有点适应了呢。说真的，您讲话斯斯文文的，年轻人。是啊，说真的，应该相信，在您国家里的人有讨人欢喜的才能；证据嘛，就是您一下子把我争取过去，为您设想了。这是我和您说的，我说这话以名誉担保！我祝愿大法官阁下不会对您使坏。去吧，再见，年轻人，请向您的师傅说，要他留神。请您向他打个招呼，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象魔鬼一样严厉，在宫廷里的势力很大。因此，假如您的师傅愿意相信我的话，他还是放弃住进大内斯勒宫的好，尤其是放弃用武力夺取它。至于您，我们还会见到您的，是吗？但是，特别重要的是，请您别相信科隆帕的话：她是她已故的母亲唯一的心肝宝贝，她母亲极其富有，要什么有什么，她异想天开的玩意儿要比您将呈献给她的小东西价钱高出几十倍。还有，请您听我说，也给她带点小玩意儿来，她可能还会想到送给我一件什么礼品。谢天谢地，她还没到回绝任何人献殷勤的年纪哪。您会同意的，是吗？”

佩里纳太太为了让人更能理解她话中的含意，以为有必要说话时伴以手势，就顺势把她的手按在年轻人的胳膊上。阿斯加尼奥仿佛被人惊醒了似地，颤抖了一下。说实在的，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在做梦似的。他不理解他怎么竟然会在科隆帕的家里；他还怀疑这个刚才出现的雪白的美人儿是否真的就是

那位在昨天晚上和早晨他宁愿以生命换取她一个顾盼的女子。她那和谐悦耳的声音还在他的耳畔回荡，她那婀娜的身姿刚才还在他的眼前飘浮过去哩。

因此，他沐浴在眼前的幸福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答应佩里纳太太所希望的一切，尽管他都没听见她要求他的是什么，这有什么关系！他不是随时准备奉献出他所有的一切，为了重新见一见科隆帕吗？

过后，他自己也觉得逗留时间过长是不合适的，就向佩里纳太太告辞了，答应她次日再来。

阿斯加尼奥正从小内斯勒宫走出来，差点儿迎面碰上两个要往里进的男人。他根据两个人中的一个望他的神情，又从他的穿着上判断出，这个人大概就是大法官。

不一会儿，当他看见这两个男人在敲那扇他刚走出的门时，他的猜测就得到证实了。这时，他后悔自己没早一点儿告辞，因为谁能知道，他那冒失的行为会不会连累了科隆帕呢。

阿斯加尼奥猜想大法官可能会注意到他，为了显得他这次来访并不重要，他都不回头看一看那个角落就走远了，然而在当时，那是世界上唯一他愿意成为主宰的地方。

回到工场后，他看见邦弗尼托正在忙碌着。——在路上截住他们的那个人就是他亲密的同行普里玛蒂斯，他跑来告诉赛里尼，这天上午，当弗朗索瓦一世访问他的当儿，处世不慎的艺术家终于使埃唐普公爵夫人变成了自己的死敌。

# 七

## 一个未婚夫和一个朋友

两个男人中的一个通过阿斯加尼奥走出去的那道门走进了内斯勒宫，这个人正是罗贝尔·埃斯图尔维勒阁下，巴黎的大法官。至于另一个人，待会儿我们就会知道他是谁。

因此，在阿斯加尼奥走后五分钟，当科隆帕在她隐居的那间房子里仍然站着，谛听着，深思着的时候，佩里纳太太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向少女通报，他的父亲正在隔壁的房间里等她。

"我的父亲！"科隆帕吓坏了，大声说道。

紧跟着，她喃喃叨念道：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他不会碰上他吧？"

"是的，你的父亲，我亲爱的孩子，"佩里纳太太接着说，只回答了她大概听见的前半句话，"还有另一位老爷，我不认识他。"

"另一位老爷！"科隆帕说着本能地颤栗了一下，"我的天主！佩里纳太太，这意味着什么？两三年来，我的父亲总是单独出来的，带人来这还是第一次。"

然而，即使少女担惊受怕，她还得服从，因为她了解她的父亲易怒的性格。她鼓足了勇气，嘴角带着微笑，回到了她刚刚离开的房间；因为虽说她自己没意识到，她这样害怕，平生还是第一次，但她还是爱着埃斯图尔维勒阁下，而且真正是以

父女之情爱着她；虽说大法官对她管教得过分了些，在他光临内斯勒宫邸的这些日子，还是给她忧郁、单调的生活带来了节日的气氛。

科隆帕向前迎去，伸出胳膊，微启着嘴；然而大法官却没给她抱吻和说话的时间。他仅仅提着她的手，把她带到陌生人面前，后者背靠在上面放满鲜花的巨大的壁炉上。

“亲爱的朋友，”他对他说，“我向你介绍我的女儿。”

接着，他又对女儿说。

“科隆帕，这位是奥尔贝克伯爵，国王的财务总管，您的未来的丈夫。”

科隆帕轻轻地惊呼了一声，但立即出于礼貌又忍住了；可是，她感到她的膝盖发软，便靠在一张椅子背上。

说真的，为了理解这突如其来的引见所产生的可怕的反应，特别是在科隆帕所处的精神状态下所引起的反应，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奥尔贝克伯爵是个什么人。

诚然，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阁下，科隆帕的父亲，算不上美；他精神不佳或办事不顺利时就会皱起他那一双浓眉，显得很不易亲近；而他那五短身材，也给人以沉重、笨拙的感觉，看起来很粗俗，没有什么风度可言；可是他在奥尔贝克伯爵身边一站，就仿佛是圣米歇尔·阿尔尚日①站在一条龙的身边了。至少，大法官四方的脑袋，过分突出的线条显示了决心和力量；而他那对灰色的，滑溜溜的猞猁似的眼睛说明他还是聪明的。可是奥尔贝克伯爵呢，他又瘦又干瘪，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胳膊又细又长，说起话来象蚊子在嗡嗡叫，行动迟缓

① 圣米歇尔·阿尔尚日，传说中一个英俊潇洒的天使。

得象蜗牛。总之不仅丑陋，而且叫人恶心，他丑得又蠢又凶。他的脑袋瓜斜着耷拉在肩膀上，目光奸诈，笑起来显得十分卑贱。

因此，正当科隆帕的心灵、思想、眼睛还清晰地印着刚离开这同一个房间的漂亮的年轻人的形象的时候，陡然看见了这个可怕的人，并且还被介绍是自己的未婚夫，我们刚才说过了，她只能压下了自己的惊呼，不过她的控制力也就这么点儿，她呆在那儿，脸色苍白，全身僵直，只是惊恐地望着他的父亲。

“亲爱的朋友，”大法官继续说道，“我请您原谅，科隆帕有点儿害羞。这是因为首先，她是个没见世面的小姑娘，两年来她未出过门。世风不正，你知道，对少女来说不太有利。其次，说真的，我也没有把我们的想法事先告诉她。当然这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一旦决定了什么事，就可照着去办，无需征得谁的同意。最后，她还不知道你是谁，而凭你的头衔，财产和埃唐普夫人的恩宠，你就可以随心所欲，无所不能；她假如认真想到这些，她会尊重你，会欣然允诺并接受把你显赫的姓氏和我们新生的贵族结合起来的荣誉；她将会知道，我们交友四年来……”

“行了，亲爱的，行了，开开恩吧！”伯爵打断他的话说。

接着，他冲着科隆帕说话，口气随便而放肆，和可怜的阿斯加尼奥的胆怯正好成了鲜明的对照。

“行了，行了，把精神提起来，我的孩子，”他对她说，“让您的脸颊上重新泛起那红晕来吧，这颜色与您的脸盘正相衬。嗯！我的天主！少女的心我是了解的，啊哈，就是对少妇我也了如指掌，因为我已经结过两次婚啦，我的小姑娘。瞧，您不该害怕成这个样子。我没有吓着您吧，但愿如此，是吗？”伯爵

挺起身子，双手捋着他几根稀疏的唇髭和不值一提的短须，带着自命不凡的神情接着说，“不过，令尊出其不意地给了我‘丈夫’这个称呼是冒失了些，当年轻人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时，心情总归是有些七上八下的；不过，您会适应的，我的孩子，并且，您最后将会自己用现在您这张漂亮的小嘴说出这个称呼。啊呀呀！啊呀呀！您的脸还是那么苍白……愿天主原谅我！我想她就要昏过去了。”

接着，奥尔贝克就伸出胳膊想扶住科隆帕，但是后者向后退了一步，直起了身子，她仿佛惧怕蛇咬似的惧怕他碰着她。她终于鼓起了勇气，结结巴巴地说了下面这几句话：

“对不起，先生，对不起，我的父亲。对不起，我没什么；不过，我原以为，我曾希望……”

“那么您原以为什么，您曾希望什么，快说嘛。”大法官说道，他那对机灵、含有怒气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

“我曾希望您准许我永远呆在您的身旁，我的父亲。”科隆帕接着说，“自从我那可怜的母亲故世后，只有我爱您，关心您，而我曾想过……”

“住嘴，科隆帕。”大法官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我还没老到需要一个看护的地步；而您，您到了成家的年龄了。”

“哎呀，我的天主啊！”奥尔贝克又参与了谈话，“同意我吧，别那么扭扭捏捏的，我的朋友。和我在一起，您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而不止一个会嫉羡您的，我向您起誓。我有钱，天杀的！并且我可以断言，您可以为我脸上增光：您可出入宫廷，您戴着让人羡慕不已的首饰进出宫廷，我不说是王后，而埃唐普夫人本人是会羡慕您的。”

我不知道这最后的几句话在科隆帕的心里会产生什么想

法，不过红晕又泛在她的双颊上。尽管大法官用严峻的目光胁迫着她，她还是巧妙地应付了伯爵：

“至少，我得请求我的父亲，大人，对您提出的问题再考虑考虑。”

“这是什么话？”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狠狠地高声说道，“一个钟头，一分钟也别耽搁，您好生听着，从现在起，您就是伯爵的未婚妻，并且，如果他不是一小时后非去他在诺曼第省的封地不可的话，打今晚起，您就是他的妻子了。您懂得，我的愿望就是命令。考虑考虑，见鬼！奥尔贝克，别去管这个装腔作势的姑娘。从现在起，她就属于您了。我的朋友，只要您需要她，您就有权要求她。就这样，现在我们去参观一下您未来的新居吧。”

奥尔贝克还想呆着，想在他方才已经说的话上再补充上几句，可是大法官已经独断独行把这次交易做成了。他挽住他的胳膊，把他拖走了；于是后者也就顺势狞笑着向科隆帕致了意，跟着罗贝尔阁下走了出去。

佩里纳太太随后从里门进来，她听到大法官提高嗓门，便跑过来，心想：他大概又在向他的女儿象通常那样发脾气了。她来得正是时候，就手把倒向她的科隆帕搂在怀里。

“呵！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啊！”可怜的孩子大声说，一面把手遮住自己的眼睛，仿佛不想再看见这个可憎的奥尔贝克似的，虽说他早走了。“呵！我的天主！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么？呵！我那金色的梦！呵！我那朦胧的希望！一切都完了，不存在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不问也明白，精神恍惚，脸色苍白的科隆帕发出这么一通感叹会使佩里纳太太吓到什么程度；并且不仅仅把她吓坏了，

还激起了她的好奇心。然而，由于在科隆帕这一头，她需要松一口气，她一面流着眼泪——她还从未涌出过如此悲痛的泪水——一面向她那可尊敬的女傅把刚才他的父亲、奥尔贝克伯爵和她在场时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佩里纳太太也认为未婚夫既不年轻也不漂亮；然而，按她的想法，对一个女人最不幸的事莫过于一辈子做老处女，于是她就劝科隆帕说，权衡再三，有一个年纪大，难看，但有钱有势的丈夫总比没有的强。但是，由于这种理论引起科隆帕极大的反感，少女回到自己的卧室，撇下了想象力丰富的佩里纳太太去幻想着由科隆帕小姐的女傅的地位擢升到奥尔贝克伯爵夫人的贴身女伴的那天到来时，自己将如何如何。

在这当儿，轮到大法官和伯爵开始参观大内斯勒宫，一小时前，佩里纳太太领着阿斯加尼奥刚参观过。

据说，墙上有耳朵。如果墙上也有一对眼睛和一条舌头，并且向刚来的人讲述它们看见和听见的刚走的人做的事和说的话时，这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但是，既然墙壁沉默不语，并且很可能以它自己的方式看着大法官和财务总管在暗暗好笑，那就只有让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财务总管自己来说吧。

“说实在的，”他一面穿过从小内斯勒宫通向大内斯勒宫的长廊，一面说，“说实在的，她相当不错哪，那个小姑娘；我需要的正是这么一个女人，我亲爱的埃斯图尔维勒，她又乖巧，又本份，教养又好。风暴过后，天就放晴了，请您相信我吧。这些事我懂，所有的小姑娘都梦想有一个年轻、漂亮、聪明、富有的丈夫。嗨！我的天主！我至少有别人要求我的一半长处吧。能这样说话的人不多，这些长处已经不少啦。”

接下来，他从未来的妻子又说到快要到手的财产；他说这两件事情的时候，用的是同样刺耳而傲慢的声调。

“这是一个漂亮的寓所，”他继续说道，“就象旧时的内斯勒宫一样，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我向您说它几句好话。我的妻子、我、和我的整个儿财务管理人员，我们在这儿将非常合适。这是我们的住房，这是我办公的地方，这是我仆人的住处。不过，房子有点儿旧了，我们再想办法让国王陛下出一点钱，我们就会好好把它用上了。想起来了，埃斯图尔维勒，您肯定能保留住这份产业吗？您大概应该把您宅主的身份正式办个手续定下来吧，就我而知，国王始终还没有把这座府邸赏赐给您。”

“他还没把它赏赐给我，一点也不错，”大法官笑着接口说“但是，我占下了他也没有吭声，这也说明了问题。”

“对。不过假如有人想打你的主意，向国王正式提出这个请求呢？”

“啊？我可以向您担保，这个人如果想来打我的主意，他肯定要倒霉的，象我这样，有埃唐普夫人和你做后台，我将会让他对自己的胆大妄为后悔莫及的。不，别说了，我放心得很，内斯勒宫属于我，亲爱的朋友，就象我的女儿科隆帕属于你一样的真实；你就放心地走吧，快快回来。”

这些话的真实性，大法官也罢，他的对话者也罢，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正当他们在谈着的当儿，第三个人物由园丁兰博引着路，出现在四方大院通向大内斯勒花园的门口。来人是马尔玛涅子爵。

这个人也是向科隆帕求过婚的，不过，是一个不幸的求婚者。他是一个无赖汉，个子高大，长着一头深黄色的头发，脸呈粉红色，自负，傲慢，多嘴饶舌，在女人面前把自己吹嘘得

天花乱坠，实际上往往成了她们的护身符，来替她们真心所爱的人打掩护。他是国王的秘书，他对这个职位充满了自豪，这个位置确能使他接近国王陛下，但跟御用的猎犬、鹦鹉和猴子接近国王的方式相仿。因此，大法官没有被陛下对他的浮表的宠信和亲近所欺骗；谁都清楚，这点宠信和亲近还是他利用自己的职位，耍一些伤天害理的小手段得来的。此外，马尔玛涅子爵早就把他的家产吃得一干二净，他唯一的收入就是靠弗朗索瓦一世的施舍。然而，这点施舍是朝不保夕的，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阁下对这类举足轻重的大事是决不会发疯，居然去相信经常心血来潮的国王的任性之举的。因此，他婉言谢绝了马尔玛涅子爵的求婚请求，并且向他私下透露，他的女儿早已说定给另一个人了，还要他严守机密。这番知心话掩饰了大法官回绝的真正原因。因此，虽说马尔玛涅子爵和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阁下表面上仍亲密无间，但打这以后，子爵内心对大法官不满，而大法官对子爵也抱有戒心。罗贝尔阁下一眼就能看穿宫帷的黑幕和人们的隐私，对这样一个人，子爵尽管表面上装得如何笑容可掬，客客气气的，但也隐藏不了对他的怨恨之情。每次大法官看见子爵来了，看见他那和善亲切的样子，就料想到他要带来什么坏消息。他滔滔不绝的诉说这些消息时，总喜欢在眼睛上挂着泪水，装得象把毒药一滴滴地滴在一块伤疤上那样痛苦不堪。

说到奥尔贝克伯爵，马尔玛涅子爵几乎要和他绝交了。宫廷里双方公开抱有敌对情绪的还不多见，这便是一例。奥尔贝克看不起马尔玛涅，因为马尔玛涅没有钱，没有身份。马尔玛涅也看不起奥尔贝克，因为奥尔贝克老了，因而对女人失去了魅力。总之，这两个人相互敌视，每次他们狭路相逢时，总要

相互挖苦一番。

所以，当他们相遇时，这两个廷臣都带着只有在宫廷的候见厅里才能见到的讥讽神情，冷冷地向对方微笑致意，这种笑意等于在说："啊哈！假如我俩不是一对胆小鬼的话，我们之间的一个早就上天了！"

不过，既然一个历史学家把直书褒贬引为己责，应该得承认，他们还是连笑带点头的保住了面子。奥尔贝克伯爵一句话也没向马尔玛涅子爵说，在大法官的陪同下，匆匆忙忙地从他的对头刚走进来的那道门出去了。

我们得赶紧补充一句，尽管这两个人互相敌视，说不到一块儿，不过，在需要的时候，他俩也会暂时勾结一阵子去阴损第三者。

奥尔贝克伯爵出去后，大法官和他的朋友马尔玛涅子爵单独在一起。

他眉开眼笑地向马尔玛涅走去，后者愁眉苦脸地等着他。

"嗨呀！我亲爱的大法官，"马尔玛涅首先打破沉默对他说，"您看上去很高兴。"

"而您，我亲爱的马尔玛涅，"大法官答道，"您看上去很悲伤。"

"您知道，我好心的埃斯图尔维勒呀，这是因为我的朋友们的不幸就象我自己的一样使我难受。"

"对啊，对啊，我知道您的心思。"大法官说。

"您的女儿和奥尔贝克伯爵的婚事已经不是一桩秘密了，因为我看见您和您未来的女婿，奥尔贝克伯爵在一起时总是如此兴奋。我祝贺您，我亲爱的埃斯图尔维勒……"

"您知道，我早就对您说过了，科隆帕已经定亲了，我亲爱

的马尔玛涅。”

“是啊，我真的不懂得，您怎么会舍得离开一个如此可爱的孩子。”

“哦！我不和她分开住，”主人罗贝尔接着说，“我的女婿，奥尔贝克伯爵将把他的一班人马搬过塞纳河，住到大内斯勒宫来；而我呢，我有闲暇时，就在小的住住。”

“可怜的朋友！”马尔玛涅说，显得异常伤心的样子摇了摇头，同时把一只手按着大法官的肩膀，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眼睛上擦眼泪。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眼泪。

“什么，好心的朋友，”罗贝尔阁下说，“啊哈！您又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么？”

“这件棘手的事难道您还没有听说吗？”

“什么事？喂，快说嘛！”

“您也知道，我亲爱的大法官，在当今的世界上，得是哲学家才成；有一个古老的谚语，我们多难的民族大概要经常挂在嘴边，因为这个谚语本身包含了各民族的全部的哲理。”

“那么这条谚语又是什么？请把它说出来。”

“谋事在人，我亲爱的朋友，谋事在人，而成事在天。”

“那么我谋什么事而天就要成全我了？喂，说下去，说完吧。”

“您决定把大内斯勒的宫邸给您的女婿和您的女儿吗？”

“当然；我希望在三个月之内，他们会住进来。”

“别胡思乱想啦，我亲爱的大法官，别胡思乱想啦！此刻，内斯勒宫已经不再是您的产业了。我让您伤心，请您原谅。但是，我知道您的脾气容易上火，我想，由一个朋友用适当的，婉转的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您比某个冒失鬼幸灾乐祸，突如其

来地把这个消息说给您听要强多了！是啊，我的朋友，大内斯勒宫已经不属于您的啦。”

“那么谁拿去了？”

“国王陛下。”

“国王陛下！”

“是陛下本人，您看见了吧，这个不幸是无法弥补的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早上。假如我不是有公事在卢佛宫逗留了一会儿，您知道得要早一些。”

“大概是有人骗了您了，马尔玛涅，我的敌人喜欢传播一些谣言，而您不辨明真假就捅出来了。”

“我也很希望这是谣传，但是不幸，这个消息不是传来的，而是我亲耳听见的。”

“您亲耳听见了什么？”

“我听见国王亲口说把老内斯勒宫给了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是谁？”

“一个闯江湖的意大利人，一个什么金银匠。您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名叫邦弗尼托·赛里尼。在两个月前，他从佛罗伦萨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国王迷上他了，并且在今天，带着他宫廷中的显贵到费拉尔红衣主教原来的府邸去探访他。现在这个所谓的艺术家在那儿搭起了他的作坊。”

“国王把大内斯勒宫赏赐给这个恶棍的时候，您说，子爵，您在场的？”

“我在场，”马尔玛涅答道，把这三个字一个一个字地吐出来，并且迟缓地，有感情地加以强调。

"哦！哦！"大法官叫道，"好嘛！我等着他，这个闯江湖的，让他来领取御赐的犒赏吧！"

"什么，您还想对抗一番！"

"那还用说！"

"对抗国王的命令？"

"天主的命令，魔鬼的命令，我都对抗！总之，不论什么命令，要想把我赶出这儿，我都对抗。"

"小心哪，小心哪，大法官。"马尔玛涅接着说，"您对抗王命，除了要冒犯国王不算，这个邦弗尼托·赛里尼本人也不象您想象的那样好对付。"

"您知道我是谁么，子爵？"

"首先，他得到了国王陛下的恩宠，当然是暂时的，可他现在得到了。"

"您得明白，我，巴黎的大法官，我代表国王陛下管理着夏德莱城堡；您得明白，我在那里办公，上有华盖，身穿短袄，外披翻领大氅，肋间佩剑，帽子上饰着羽毛，手里握着蓝色天鹅绒的指挥棒，您知道吗？"

"其次，我还得告诉您，这个可诅咒的意大利人欣然接受权势者的挑战，不论是哪个亲王、红衣主教、教皇，他都不在乎。"

"您知道，我掌有一枚特殊的官印，可以签署法令。"

"还有人说，这个该死的好舞刀弄剑的人对妨碍他的人任意杀害，毫不顾忌。"

"我昼夜都有一支二十四个武装卫士组成的警卫队听从我指挥，您不知道么？"

"听人说，他曾在六十个人的一支队伍之中，打败了他一个同行冤家。"

"您忘了，内斯勒宫加固了，墙上有雉堞，门上有突堞，还没算上城里的防御工事，它保卫着府邸的一面，坚不可摧。"

"大家都说，他擅长攻城不亚于巴雅尔①和安东尼奥·德·莱拉②。"

"我们等着瞧吧。"

"我很担心。"

"我吗，我等着。"

"嗨，您要我给您一个劝告吗，我亲爱的朋友？"

"只要不噜嗦，就说吧。"

"别试图与一个比您强的人去斗吧。"

"比我强的人，一个坏心眼的意大利工人！子爵，您使我生气了。"

"我直言相劝！您这样做，可能会后悔的。我再三斟酌才这样说的。"

"子爵，您使我怒不可遏了。"

"您想想，这个人有国王护着他。"

"那又怎样！我么，我有埃唐普夫人。"

"国王陛下会觉得违背他的旨意是大逆不道。"

"我已经抗命过了，先生，并且还十分成功。"

"嗯，我知道，在芒特桥的过桥税这件事情中。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那件事什么风险也没有，或者至少可以说，风险不大，对一个软弱、好心的国王顶几下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要同象邦弗尼托·赛里尼这样强大、可怕的人去斗，风险

① 巴雅尔(1470—1524)：法国著名统帅。

② 安东尼奥·德·莱拉(1480—1536)：查理五世手下的西班牙名将。

就太大了。"

"活见鬼！子爵，您想使我发疯吧！"

"恰恰相反，我想使您理智些。"

"够了，子爵，够了；啊哈！您的友谊刚才让我挨过的这些时间，我向您发誓，这个乡巴佬将会替我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愿如此！大法官，但愿如此！"

"行了，行了。您再没有别的事要对我说了吗？"

"没有了，没有了，我想是没有了。"子爵说着，仿佛他在寻找另一条什么消息可与第一条相配。

"那么再见！再见！"大法官大声说。

"再见！我可怜的朋友！"

"再见！"

"至少，我已经预先通知您了。"

"再见！"

"我不会再有什么可责备自己的了，而这一点使我宽心。"

"再见！再见！"

"祝您走运！但是，我应该对您说，在祝愿您的同时，我对这个祝愿能否实现是怀疑的。"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说着，马尔玛涅子爵心里充满着悲伤，脸部因痛苦而变了形，好象和大法官永别似地握了握他的手后，把两条胳膊向天空举了举，走远了。

大法官随后走出，并顺手带上了临街的那扇门。

不难理解，这番友好的谈话非同小可，使埃斯图尔维勒阁下满腔怒火，气愤难平。因此，他正想找一个可以出出气的人；

陡然，他想到当他和奥尔贝克伯爵正要进大内斯勒宫门时，他看见的那个正从那儿走出去的年轻人。既然有兰博在这儿，他走不了几步就可以找到那个可以给他提供这个陌生人情况的园丁；他神色威严地做了一个不容违抗的手势，招呼园丁走过来，询问他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情况。

园丁回答他说，他的主人想要谈到的那个年轻人自称是国王派来参观大内斯勒宫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要盘问他什么，就把他领到佩里纳太太那里，佩里纳太太热情地带着他在宫里到处转。

大法官疾步走进小内斯勒宫，想叫那个安分守己的女傅作出解释；但是不巧，她刚出门去采购一星期的食品了。

只剩下科隆帕了。可是，大法官甚至都不能设想，她会看见这个年轻的陌生人，因为他曾交待过佩里纳太太，严禁她与漂亮的小伙子来往，因此他甚至都没向她提起这件事。

由于他公职在身，必须去大夏德莱城堡，他就出门了，临走时还命令兰博不能让任何人进来，不管他姓甚名谁，大小内斯勒宫都不能进，特别是曾登门自荐的那个可恶的江湖汉子不让进，否则就立即辞退他。

因此，次日，当阿斯加尼奥象佩里纳太太关照他做的那样，带着他的首饰上门来访时，兰博只是打开了一扇小的气窗，隔着窗棂对他说，内斯勒宫不接待任何人，尤其是他。

不难想象，阿斯加尼奥离开时心情是多么沉重。不过，应该说，他一点都不怪罪科隆帕给了他这个冷遇：少女只是向他看过一眼，向他说过一句话。但是，这一个顾盼包含着多少柔情蜜意啊！而这一句话又带着多少爱的旋律！自昨天起，仿佛有一个天使的声音开始在他的心中歌唱着。

因此，他不无理由地想到，既然他已经被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阁下看见了，那么这就是大法官下了这道可怕的禁令，使他成了受害者。

## 八

## 进攻和防御的准备

阿斯加尼奥回到寓所，向邦弗尼托报告了他的经历中有关内斯勒宫的地形的那一部分的情况后，邦弗尼托看见那个住所各方面对他都挺合适，就急急忙忙地去拜访国王的财务首席秘书纳夫维尔老爷，向他请求签发国王的赠予文本。纳夫维尔老爷请他等到第二天再来，为了证实一下邦弗尼托师傅所说的是否确有其事；后者虽说觉得对方太无礼，居然不相信他的话，但他理解这个手续是无可指摘的，也就依从了，但暗自决定次日按时来，决不给纳夫维尔老爷半小时的余地。

因此，第二天，他准时赴约了。他立即被引见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好兆头。

“好啊！大人，”邦弗尼托说，“意大利人究竟是一个骗子还是向您说的是实话？”

“完全是实话，我亲爱的朋友。”

“这就太好了。”

“而且国王命令我把赠予书的正式文本交给您。”

“我双手捧接它。”

“不过……”财务秘书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还有什么事，嗯？”

“不过，假如您允许我给您一个忠告的话……”

“一个忠告！见鬼！这样的事不常见，秘书先生；说吧，说吧。”

“好吧。我说，您为您的工场另找一处，而不要找大内斯勒宫吧。”

“真的吗？”邦弗尼托以嘲讽的神情答道，“您以为那个宫一点也不合适吗？”

“合适极了！事实甚至不得不让我说，您不大容易找到另一个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那好！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是这么回事，这个宅地是属于一个大人物的，您和他闹矛盾要吃亏的。”

“我本人是属于法国高贵的国王的，”赛里尼答道，“只要我以他的名义做事，我永远也不会退缩的。”

“不错。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邦弗尼托师傅，任何一个老爷在自己的家里都是国王，假如您想把大法官从他的住所赶出去，您将会有生命的危险。”

“迟早总是个死。”赛里尼以说教般的口吻说。

“这么说，您决定了……”

“决定在魔鬼把我杀死之前把魔鬼杀死，请相信我说的这句话吧，秘书大人。因此，请大法官先生放规矩些，所有试图违抗国王意志的人都放规矩些，特别是当邦弗尼托·赛里尼师傅受命执行王命的时候。”

话说到这儿，尼古拉·德·纳夫维尔中止了他那好心的建议。接着，他借口说在交付文本前，还有一系列手续要办。然

而，邦弗尼托平心静气地坐着，他声称文本不到手就不离开原地；还说，如果需要睡在这儿，他就决定睡在这儿，他早已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并且已经想到了告诉家里人，他可能不回家。

尼古拉·德·纳夫维尔看到这一切以后，就冒着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把赠予文本交给了邦弗尼托·赛里尼；不过，他还是知照了一下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说他这样做是被迫的，一半因为这是国王的旨意，一半是因为拗不过金银匠的牛脾气。

至于邦弗尼托·赛里尼，他回到家后，和任何人也没有提起他刚才做的事情，他把文本锁进放珍贵宝石的柜子里，又不动声色地干起活来。

财务秘书把这个消息传到了大法官的耳朵里，向罗贝尔阁下证实了，邦弗尼托已铁下了心要执行他那夺取内斯勒宫的计划，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就如马尔玛涅子爵向他说的那样，于是大法官开始警惕起来，叫来了他那二十四名武装卫士，在宫墙上布置了哨兵，并且除非因公务急需迫不得已，他再也不去夏德莱城堡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赛里尼平静地在忙着他那手上的活计，丝毫也不想进攻。但是，大法官认为，这种表面的平静只是一种计谋，他的敌人是想麻痹他的警惕性，为了对他进行突然袭击。因此，罗贝尔阁下眼睛盯得紧紧的，耳朵竖得尖尖的，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老在想着打仗。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里，他心如火燎，烦躁不安，假如状况再延续下去，他说不定真会象圣天使狱堡的监狱长那样变成个疯子。他食不甘味，夜不成眠，人一天一天在消瘦下去。

时而，他猛地抽出了剑，向墙上猛刺，一面大声喊道：

“让他来吧！让他来吧，这个无赖！让他来吧，我等着他！”

邦弗尼托按兵不动。

因此，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阁下内心有了片刻的宁静。静下来时，他心想，这个金银匠的舌头比剑长，他是决不敢实行他那狗胆包天的计划的。有一次当他这样想时，科隆帕偶然走出她的房间，看见一派打仗的架势，询问她的父亲是怎么一回事。

“要惩罚一个不识相的东西，如此而已。”大法官答道。

由于惩罚是大法官的事，科隆帕连她父亲准备惩罚哪个不识相的东西也没有问。眼下她心乱如麻，对她父亲这个简单的解释也满意了。

说实在的，罗贝尔阁下的一句话使少女的生活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在这以前，她的生活是那么平静，那么简单，那么沉郁，又那么孤僻，白天悠悠闲闲的，夜晚安安静静的；现在，生活就象一条平静的小湖遇到了暴风雨的袭击，顿时白浪滔天，激流翻滚。在这之前，她有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的灵魂睡了，她的心灵空空的。但她想，这种惆怅的心情是她与世隔绝的生活引起的；她把这种孤僻的性格归结为她童年时就失去了母爱。眼下，突如其来地，在她的生活、她的思想、她的灵魂、她的心里，一切都被填满了，但填满的是痛苦。

啊！此时此刻，她是多么留恋那懵懂无知，无忧无虑的日子啊，在那段日子里，在佩里纳太太粗俗但又细心审慎的照料下，她几乎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了；她是多么留恋那充满着希望和信仰的日子啊，在那段日子里，她憧憬着未来，犹如人们相信一个朋友的友谊；最后，她是多么留恋那骨肉情深的日子啊，在那段日子里，她笃信着父爱的真挚。哎呀！眼前的未来，

这就是奥尔贝克伯爵的丑恶的爱情；父亲的温情，这就是在父亲温情的幌子下赤裸裸的野心。她究竟为什么是一门高贵的姓氏和一笔巨大财产的唯一的继承人，而不是会关心她，钟爱她的某个平凡的小市民的女儿呢？果尔如此，她就有可能和这个年轻的艺术家相会，他说话时是那么富有感情和魅力，这个俊美的阿斯加尼奥，他仿佛对她有诉不尽的爱情，给不完的幸福。

但是，当科隆帕感到心跳得太快，脸颊也羞红了，意识到自己想那个陌生人的模样也想得过份了些的时候，她责备自己，要驱走这个温柔的梦想，她把自己放到令人忧伤的现实之中，梦想就幻灭了。当她的父亲把她出嫁的打算披露给她之后，她至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出各种借口，不许佩里纳太太再接待阿斯加尼奥，威胁她，假如她不听话，就要向她的父亲和盘托出；女傅害怕被指责是年轻人的同谋，明智地认为不该再把阿斯加尼奥对立的想法泄露出来，于是可怜的科隆帕以为在这方面不会出问题了。

不过，读者可别真的以为我们眼下的这个性情温和的孩子会象个牺牲品那样屈从父命的。不，当她想到将要和这个老头子结合，她整个思想都在反抗，假如她知道仇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话，她会恨他的。因此，在她美丽、苍白的额头里，翻腾着无数个她从未有过的想法，她几乎立即把这种反抗、叛逆的想法看成是罪孽，于是她跪着祈求上帝宽恕她。这时，她想到了前去跪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膝下。但是，她曾听见别人悄悄地说过，在另一个同样可怕的境况下，迪亚纳·德·普瓦第埃也曾有过这同样的想法，结果却丢掉了荣誉①。如果埃唐普夫

① 历史上迪亚纳·德·普瓦第埃曾是亨利二世的情妇，但似乎也做过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这里疑指失身给弗朗索瓦一世。

人愿意，她也有能力来保护她，援救她。但她是否愿意呢？对一个女孩子的怨诉，她会不会一笑了之呢？当她恳求她的父亲把她留在身边时，这轻蔑、嘲讽的微笑，她已经在他的嘴角上领教过了。而这微笑使她难受极了。

于是，科隆帕只有天主作为自己的庇护人了，因此，她每天无数次地跪在跪凳上，祈求万物之主在那天到来之前给软弱无能的她以帮助，因为她与那个可怕的未婚夫结亲的日子仅仅剩下三个月了；要不，假如任何人都帮不了她的忙，他祈求上帝至少能恩准她去追随她的母亲。

说到阿斯加尼奥，他的生活和他所爱的人的生活一样被搅乱了。自从兰博向他转达了禁止他进入内斯勒宫的命令后，清晨在人们起身前，夜晚在大家安睡后，他就跑到把他的肉体和灵魂隔开的高高的宫墙周围蹓跶、遐想，如是不下二十次。但是，明目张胆也罢，偷偷摸摸也罢，他一次也没有试着想进入这个封闭的花园。在他身上，还保留着那韶光年华的童贞的虔诚心理，他以这种心情捍卫着自己心爱的人，不让她在爱情上担惊受怕。

但是，这种心理并不妨碍阿斯加尼奥在镂刻他的金子、镶嵌他的珍珠和钻石时，做着种种胆大妄为的美梦，还不算他在早晚散步或是在夜晚动荡不安的睡眠时所做的梦。不过，这些梦特别集中在白天，开始他惧怕白天，现在他又期望白天到来；在白天，邦弗尼托大概就要去做内斯勒宫的主人了，因为阿斯加尼奥了解他的师傅，他表面的全部的宁静是火山喷发前的宁静。这座火山，赛里尼已经宣布过了，将在下星期天喷发。因此，阿斯加尼奥毫不怀疑，下星期天，赛里尼将要完成他的计划。

他围着内斯勒宫转过多少次了，看到宫墙戒备森严，估计要实现这个计划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阿斯加尼奥在内斯勒宫已经察觉到将要发生战事的一切征兆。有攻必有守；既然宫堡不象是要投降的样子，显然，只有强攻夺取了。

然而，就在这崇高的时刻，阿斯加尼奥的骑士精神才有发挥的机会。将会有战斗，将会突破城墙，大概还将会发生大火。啊！他所向往的就是类似的事情！特别是一场大火！一场使科隆帕生命危急的大火！这时，他就冲上晃动的楼梯，穿过炽热的大梁，钻进燃烧着的墙壁向前冲去。他听见她的声音在呼救；他跑到她跟前，把濒于死亡，昏昏沉沉的她搂进自己的怀里，抱着她穿过熊熊的烈焰，把她紧紧地抱着，感觉到她的心在跳，嗅到她的呼吸。接着，经历了千难万险，他把她放到她惊慌失措的父亲的膝下，老人为了报答他的勇敢精神，把她许给了她的救命恩人。或者，他们在穿过大火燃烧下的摇摇欲坠的一座桥时，脚滑了一下，两人都摔倒了，拥抱着死去，把他俩的心熔化进他们崇高的呻吟，熔化在他们初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热吻之中。而这最坏的一着对一个象阿斯加尼奥那样没有希望的人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在饱享了各自为对方而活着的幸福之后，最大的幸福就是死在一起。

显而易见，我们所有的英雄们都日夜处在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除了邦弗尼托·赛里尼，他仿佛完全忘了对内斯勒宫的敌对计划，还有就是斯科佐纳，她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些事。

整整一个星期，正如我们介绍的那样，大家各有想法，心情不一。邦弗尼托·赛里尼在这一星期的七天里，认真地干着活，并且几乎完成了他的朱庇特的泥塑模型。在星期六那天将近五点钟光景，他穿上了他的锁子甲，在外面还扣上了他的紧

身短上衣，招呼阿斯加尼奥陪着他，向内斯勒宫信步走去。到了宫墙的墙根，赛里尼围着宫邸转了一圈，视察了薄弱的部分，反复思考着围攻方案。

进攻比防守困难多了，就象大法官向他的朋友马尔玛涅说的那样，就象阿斯加尼奥向他的师傅陈述的那样，也象邦弗尼托亲眼看到的那样。内斯勒宫堡有雉堞和突堞，靠沙滩那面有双层墙，靠教士牧场那边有护城沟和城根；这是中世纪时期一座牢固、庄严的建筑物，只要把城门关死，单凭这些建筑物的结构本身，就能防守，并且无需外援，就能击退人们当时称作绿林汉和小强盗的进攻，此外，需要的话，还能击退国王手下的人。应该说，在那个滑稽可笑的时代，情形就是这样的，人们经常不得不自己雇佣警察和哨兵。

邦弗尼托侦察完毕，依据所有古代和近代的战略的原则，他想到在围城前，应该先命令对方投降，于是便走去敲打阿斯加尼奥已经去过一次的宫邸的那扇小门。门上的气窗冲着他，同时也是冲着阿斯加尼奥开启了；不过这一次，出现的不是看管花园的园丁，而是一个气势汹汹的武装家丁。

“您要干什么？”家丁向刚才敲宫邸小门的那位陌生人发问。

“来占据这个府邸。产权已经转让给我——邦弗尼托·赛里尼了。”金银匠答道。

“好吧，请等一等。”老实的卫士说道。

说着，他按照所接受的命令，急匆匆去禀告埃斯图尔维勒阁下。

不一刻功夫，他回来了，后面跟着大法官。后者自己不露面，屏住气，由几个卫士护着，闪在一旁偷听，以便更正确地估计形势的严重性。

“我们不知道您想干什么。”家丁说。

“这么说，”邦弗尼托•赛里尼说，“请把这个文件交给大法官阁下看，这是赠予书的副本。”

说着，他把文件通过气窗递进去。

卫士又离开了；不过这一次，既然他只需一伸手就可把副本交给大法官，气窗立刻又开了。

“这就是回答。”卫士说，同时通过窗棂，把撕得粉碎的文本递送出来。

“好吧，”赛里尼不动声色地接口说，“再见。”

阿斯加尼奥考察地势十分仔细，这个年轻人对即将进行的突然袭击也有公允客观的见解，这使赛里尼十分满意。他回到工场后，向他的弟子断言，假如他不是生来就该做一个更为杰出的艺术家的话，他早就成了一个伟大的将军了，而在他的眼里，一个大艺术家要强多了。

翌日，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金光灿灿。在前一天晚上，邦弗尼托已经请全体工匠到工场来；这天虽说是星期天，却没有一个人爽约的。

“我的孩子们，”师傅对他们说，“我雇佣你们是干金银制品这一行的，而不是来打仗的，这点是肯定无疑的。然而，我们相处了两个多月了，我们相互也相当了解，在关键时刻，我可以放心地依靠你们，就象你们全体可以永远依赖我一样。情况，你们也清楚了：在这儿，我们很不舒服，空气不新鲜，地方狭窄，而我们要干一件大活，或是想放手锤炼些什么，也转不过身子来。国王呢，你们大家也都在场，都听到了，很愿意赐给我一个更宽敞，更合适的住所；但是，既然他没有时间处理这些区区小事，他就让我自行解决。然而，有人不想把这个住所

让给我，而它是国王王恩浩荡、慷慨赠予的。因此，只有强占了。巴黎的大法官对抗王命，占住不放（似乎在这个国家，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不知道自己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人。既然他拒绝我，我就强求；既然他不愿意给我，我就去夺取。你们有帮助我的愿望吗？做这样的事要担风险，我一点也不想向你们隐瞒：有一场恶仗要打，要架梯攻城，还要开一些不那么讲道德的玩笑。我们有国王陛下的恩准，无需惧怕警察的夜间的巡逻队；但是，有可能要死几个人。因此，我的孩子们，假如谁想另找门路，不必客气，悉听尊便；而谁愿意留在工场，也不必感到为难。我只要求你们态度明朗。假如你们撇下我以及帕哥罗和阿斯加尼奥在这儿，对这件事以后怎么办，你们也可以不必操心。我会如何做，我现在也不清楚；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对此我是不会丧失勇气的。回过头来说，以基督的名义！假如你们一片赤诚，助我一臂之力，这是我所期望的，那就让大法官以及他那个衙门小心点儿！现在，这件事的底细你们也清楚了，嗨，说说吧，你们还想跟着我吗？”

在场的人齐声高呼道：

“去任何地方，师傅，您指向哪儿，我们就奔向哪儿！”

“好样的，孩子们！这么说，你们都是玩世不恭的人？”

“都是！”

“这样的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这就去寻寻开心！”邦弗尼托大声叫道，他又恢复了常态，“我闷在里面的时间够长的啦。出去，出去吧，拿出勇气，佩上剑！啊！多谢天主！我们这就要干掉几个，或者被人干掉几个！瞧，我亲爱的孩子，瞧，我正直的朋友们，要武装起来，要拟订一个计划，要准备出击；大家去准备大显身手吧，尽情玩吧！除了挂在墙上的那

些武器，我要把我拥有的全部进攻和防御武器都交给你们，你们随意挑选吧。啊！这是一门好好的长筒火炮，我们大概用得着，啊哈！这些火枪、老式火枪、长矛、佩剑、匕首都是一些小玩意儿；还有锁子甲、头盔和护胸甲。去吧！快点，快点，穿上赴舞会的盛装；吹笛子的人的工钱由大法官来付。”

“乌拉！”所有的伙伴齐声高叫道。

这时，在工场里，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嘈杂、搬动家俱的忙乱景象：师傅的激情和活力使所有的人心情激动，兴奋紧张。大家试穿着盔甲、比试着长剑，抽出匕首；大家笑呀，唱呀，局外人还以为是在开化装舞会，或是在过节哩。邦弗尼托来来去去，小步跑着，教这个穿短靴，帮那个扎腰带，感觉到血在血管里畅快地汹涌奔流，仿佛他又重新获得了自己真正的生命。

工匠们的戏谑玩笑不绝于耳，他们相互取笑着那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和那种小市民的笨拙动作。

“喔！师傅，您看哪，”这一个叫道，“请看看左撇子西蒙，他挂剑的方向和我们一样！挂到右边去！挂到右边去！”

“看那个约翰，”西蒙回答道，“他拿他的戟的样子就象他有朝一日当上主教时，拿着他的权杖哩。”

“还是看帕哥罗吧！”约翰说，“他穿两件锁子甲呢！”

“为什么不可以？”帕哥罗回答道，“德国人海尔曼穿得就象红胡子皇帝①时代的骑手。”

说实在的，刚才被称为德国人海尔曼的这个人（在他前面，“德国人”这个定语多少有点儿罗嗦，因为这个名字本身，根据

① 红胡子皇帝（1123—1190）：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

它的日耳曼的发音，就表明，有这个姓氏的人是神圣帝国中的一份子)，我们说过了，海尔曼从头到脚用铁甲裹住了，就象在这个艺术至上的时代里雕塑家把它平卧在坟墓里的一尊巨大的雕像。因此，尽管莱茵河彼岸的这个诚实的伙伴在工场里力气大得惊人，邦弗尼托还是提示他说，象他那样浑身裹着铠甲，也许会使他行动不便，而他的力量非但不会增加，还肯定会减弱。海尔曼听了只是跳上了工作台，动作轻捷，仿佛他仅穿了一身丝绒似的，他取下了一把锤子，在他头上舞了一圈，在铁砧上狠狠锤了三下子，他每打一次，铁砧就在地上陷下去一寸，所有这些，就是他的全部回答。对这样的反应，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此，邦弗尼托点了点头，招了招手，向他致以深深的敬意，表示他满意了。

只有阿斯加尼奥一个人闪在一旁，默不作声地在武装着自己。他对自己参与的这次武装行动的后果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归根结底，科隆帕很可能不能原谅他攻击了自己的父亲，特别是假如战斗带来某种严重后果的话；很可能他在她的眼皮下越近，离开她的心就越远。

至于斯科佐纳，她喜忧参半，又是哭来又是笑：换换环境，打打仗，她不反对；但是动刀动枪，血肉模糊，她却受不了。作为小淘气，战斗前的忙忙碌碌使她兴奋异常，但作为女人，她想起战斗带来的后果就不寒而栗。

邦弗尼托终于注意到她了，见她时而笑眯眯的，时而愁眉苦脸的，便向她走去。

“你，斯科佐纳，”他对她说，“你和鲁贝尔特留在家里，给伤员准备一些布条纱团，给健康的人准备一顿美餐。”

“万万不行！”斯科佐纳大声说，“哦！我么，我跟您！和您

在一起，我有胆量向大法官和他的喽罗挑战；但在这儿，孤零零的和鲁贝尔特在一起，我会愁死、怕死的。”

“哦，关于这点，我是决不会同意的，”邦弗尼托答道，“我想到你会遭到什么不幸的，我的思想会混乱的。你就为我们向天主祈祷吧，亲爱的小姑娘，安心等着我们。”

“听着，邦弗尼托，”少女接着说，好象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似的，“您也很清楚，当您可能会在那儿受伤，说不定要死去的时候，我是不会安心呆在这儿的。不过，有一个折衷的办法：我不在工场向天主祈祷，而是到离战斗地点最近的教堂里去祈祷。这样，我既不会碰上危险，还可以很快地知道胜败如何。”

“行了，就这样定了。”邦弗尼托答道，“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会不先去虔诚地去做一次弥撒，就去杀人或是让人家杀死。那好！说定了，我们将到离内斯勒宫最近的大奥古斯丁教堂去，然后，我们就把你留在那里，小姑娘。”

安排妥当又准备完毕后，大家喝了一盅勃艮第葡萄酒。他们又带上了铁锤、撬棒、梯子和绳索作为进攻的防御武器，开始出发，但不是象一支部队那样，而是两个两个走的，并且保持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以免引起注意。

在那个时代，突然袭击并不比我们今天的一次骚乱或一次组阁更罕见；但是，说真的，通常，人们是不选择神圣的礼拜天或是正午时分进行这一类娱乐的。邦弗尼托·赛里尼虽说在维护正当的权益，然而还必需拿出他的全部勇气才能进行这样一次冒险行动。

我们的英雄就这样三三两两地先后来到了奥古斯丁大教堂里，他们把手中的武器和工具交到左撇子西蒙的一个朋友，圣器室管理人的家里以后，就去做了弥撒，并祈求天主保佑他们

尽可能多地消灭武装家丁。

然而，我们应该说，虽说局势严重，邦弗尼托笃信宗教，他向天主祈祷的祷文又至关重要，但他刚走进教堂，就显示出某种不同寻常的雅兴来了。原来，在他稍后一些的殿堂的另一边，一个少女在专心致志地读一本附有彩色插图的弥撒经本，她的脸盘美丽动人，即使是一个圣人，也不免会神不守舍，何况是一个雕塑家。在这样的场合下，他身上的艺术素质就会离奇地抑制住他对宗教的虔诚了。因此，善良的赛里尼就克制不住自己，要使别人分享他的赞美；假如他和在他左边的卡特琳说话，卡特琳对邦弗尼托师傅的三心二意可能会十分生气的，于是他转身面向在他右面的阿斯加尼奥，暗示要他把目光转向这个贞洁美貌的少女。

可是，阿斯加尼奥的眼睛在这点上早已不能另作他用了：自从年轻人走进教堂之后，他的目光便盯着少女，并且就从未从她的身上移开过。

邦弗尼托看见他也和自己一样在凝视冥想，于是便用臂肘推推他。

“对，”阿斯加尼奥说，“对，她是科隆帕；师傅，她多美，是吗？”

她果真是科隆帕，这说明她的父亲从未想到过进攻会在正午进行，这才能同意她到奥古斯丁大教堂去祈祷天主。科隆帕执着地要去，这也不假，因为这寄托着她仅有的一点儿安慰了。佩里纳太太在她身旁。

“哎呀！科隆帕是怎么回事？”邦弗尼托天真地问。

“啊！说真的，您，您不认识她；科隆帕，她是大法官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阁下的女儿。她很美吧！”他又一次说。

“不，”邦弗尼托接着说，“不，她不是科隆帕。你看，阿斯

加尼奥，她是赫柏①，青春女神，是我的伟大的弗朗索瓦一世向我订制的赫柏，我梦想中的赫柏，是我向上帝祈求的，在我的祈求下，下凡来到这儿的赫柏。”

正在做着弥撒，把灵魂向耶稣升华的赫柏使邦弗尼托产生了凌乱而古怪的念头，他自己还没意识到这一点，继续在唱着美的赞歌，同时又祈祷着天主，和酝酿着他的作战计划：金银匠，天主教徒和战略家轮番地在他的思想里占着上风。

“我们的在上天的父亲……看呀，阿斯加尼奥，这些细腻可爱的脸庞的侧面是多美啊！——让您的名字成为神圣的吧，让您的统治和在天堂上一样来到人间吧……——她的身体的曲线是多么柔美悦目啊！——请您恩赐给我们日常的面包吧……——刚才您说，一个如此可爱的孩子就是我留着要亲手宰了的那个混蛋大法官的女儿？——那么请您原谅我们的无礼，正如我们原谅那些冒犯我的人无礼一样……——我哪怕烧了宫邸也要达到目的。——就这样吧！”

说着，邦弗尼托划了一个十字，他相信自己刚才作了一番神启的绝妙的演说。弥撒就在这些胡思乱想之中结束了，这在另一种性格的人和另一个时代，都显得有些亵渎神圣，但对象赛里尼这样一个性格冲动的人来说，对克莱蒙·马罗把七篇忏悔诗用优美的诗句表现出来的时代来说，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望完弥撒以后，邦弗尼托和卡特琳互握了手。接着，当姑娘擦干了一滴眼泪，呆在她该等待战斗结果的那个位置上以后，赛里尼和阿斯加尼奥始终注视着把头埋在圣经里的科隆帕，在伙伴们的簇拥下，走去蘸了一滴圣水；尔后，他们便暂时分

① 赫柏：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在奥林匹斯山上侍候诸神，给他们斟酒。

手，再到从教堂到内斯勒宫之间将近一半路程的一条偏僻的死胡同里会合。

至于卡特琳，遵照传统习俗，她还要留下来望大弥撒，就如科隆帕和佩里纳太太做的那样。她们两位只是来早了，才先望了第一次弥撒，作为大弥撒的前奏；此外，这两个女人也不大会想到，邦弗尼托和他的工匠们即将切断与她们冒冒失失离开了的住所的一切联系了。

## 九

## 剑 刺

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邦弗尼托把他手下的十个人分成两队：一队应该千方百计地攻入府邸的大门；另一队的任务是掩护攻门人的行动，并且用火枪赶走那些敢于靠近雉堞的守兵，或是用剑和那些企图夺路而逃的守兵格斗。邦弗尼托自任后一队的指挥，并选用我们的朋友阿斯加尼奥作他的副官。此外，他任命我们的老相识、正直勇敢的德国人海尔曼为另一队队长，这个人一锤子就能把一条铁杠打扁，一拳能打翻一个人。后者又选了小个子约翰做他的副手，小约翰才十五岁左右，也是个怪家伙，机灵赛过松鼠，狡黠不亚于猴子，而胆子也大得就象一个年轻侍从①。哥利亚②出于对他极端的钟爱早就选

① 指中世纪在宫廷中学习礼仪、受骑士训练的青年贵族，一般都是趾高气扬肆无忌惮的。

② 哥利亚：《圣经》中的巨人，这儿指海尔曼。

定了他，大概是因为这个调皮的孩子经常不断地和这个憨厚的日耳曼人胡闹。这样，小个子约翰就得意洋洋地与他的队长平起平坐，全然不顾帕哥罗心里的气恼。帕哥罗穿着双层铠甲，看他那僵硬的动作，倒跟古代骑士的塑像相差无几。

阵营这样排定过后，邦弗尼托最后一次检阅战士以及武器装备，向这些正直诚实的人——他们为了他将要心甘情愿地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说了几句话；尔后，他一一握了他们的手，虔诚地划了一个十字，高呼:“前进！”——这两队人立即出发，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沿着此时此地人迹稀少的奥古斯丁大教堂旁边的沿河堤岸走去，一刻功夫，就来到了内斯勒宫前面。

邦弗尼托不愿意事前不做一套当时时兴的高雅的礼节就对他的敌人发动进攻，於是便在剑尖上挑着白手帕，只身走向他昨天光临过的小宫门，敲起门来。象昨天一样，有人隔着窗格问邦弗尼托来干什么，他又把原话说了一遍，说他来是接收国王已经赐给他的宫堡。可是，他的遭遇比昨天更惨了，这一次他甚至连一个答复也没有得到。

这时，他就转身向着大门，以高昂而坚定的声调大声说道：

“我，邦弗尼托·赛里尼，金银匠、雕塑家、画家、机械师和工程师，向你，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维尔蓬的领主，巴黎大法官宣布：弗朗索瓦一世国王陛下王恩浩荡，把大内斯勒宫的全部产业赏赐给我。但是，由于你蛮横无理地占据着，并且对抗国王的命令，拒绝把它移交给我，因此，我庄严地向你——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维尔蓬的领主，巴黎大法官宣布：我将以武力夺取。所以，你就自卫吧，并且，假如由于你的拒绝而引起了不幸的后果，你得知道，对天地，对人，

对天主要作出交待的，是你。”

说到这里，邦弗尼托戛然中止，等着对方的反应；然而，宫墙后面声息全无。这时，邦弗尼托便把他的火枪上膛，命令他的队伍准备武器；接着，又把他几个小队长，也就是：他自己，海尔曼，阿斯加尼奥和小约翰召集在一起。

“我的孩子们，”他说，“你们也看见了，战斗已经无法避免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攻打呢？”

“我冲门，”海尔曼说，“你们跟着我，不就得了么。”

“用什么冲，我的参孙①？”邦弗尼托·赛里尼问。

海尔曼向四周扫了一眼，看见在堤岸上有一段大梁，四个普通男子汉要举起它也挺费劲。

“用这段大梁。”他说。

说着，他走过去轻松地把大梁搬起来，就象挟一个羊头撞锤②那样，把大梁在他腋下挟稳当了之后，又回到他的将军身旁。

这时，庶民们越聚越多，邦弗尼托看见这个场面很激动，正要发出进攻的命令时，突然，御弓箭队队长，大概是听了某一个安分守己的市民告密，带着他手下的五、六个骑马的弓箭手出现在街南。这位队长是大法官的朋友，对眼中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还是走近邦弗尼托·赛里尼，大概是希望吓住他，而他手下的人则堵住了海尔曼的去路。

“您想干什么，”他说，“为什么您要扰乱城市的安宁？”

“真正扰乱城市安宁的人，”赛里尼答道，“就是拒绝服从国王命令的人，而不是执行国王命令的人。”

---

① 参孙：《圣经》中以身强力大著称的人物。

② 羊头撞锤：古时攻城墙用的武器。

“您这是什么意思?”队长问。

“我想说,财务秘书纳夫维尔先生正式签发给我一道国王陛下的手谕,陛下把大内斯勒宫邸赏赐给我。可是,把自己关在那里面的人拒不承认这道圣旨,因而,否认了我的产权。不过,不论如何,我思想里有一个想法根深蒂固:既然圣经上说,‘把属于恺撒的东西归还给恺撒’,那么邦弗尼托·赛里尼就有权得到属於邦弗尼托·赛里尼的东西。”

“啊哈!您非但不该阻止我们去夺取我们的宫堡,您最好还是助我们一臂之力。”帕哥罗叫道。

“住口,讨厌的家伙,”邦弗尼托跺着脚说,“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你听见了吗?”

“在道理上您是对的,”队长答道,“可您在做法上却错了。”

“这话怎么讲?”邦弗尼托问,他感到热血又冲上了他的脑袋。

“您想进驻自己的领地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您用这个方式进驻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您用剑去刺墙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我预先告诉您,如果我要给您一个忠告的话,一个朋友的忠告,请相信我,那就是劝您去诉诸法律,譬如你,去告巴黎大法官的状。话说到此为止,再见吧,并祝您走运。”

说着,御弓箭队队长冷笑着走了;这样一来,人群看见官方笑了,也跟着笑开了。

“‘最后笑的人笑得最好’,”邦弗尼托·赛里尼说,“前进!海尔曼,前进!”

海尔曼重新拿起大梁,而当赛里尼,阿斯加尼奥和队伍中两三个最能干的射手把火枪顶上肩,准备向宫墙开火时,他就象一具活生生的投射器那样,去冲小门,他们认为小门比大门

更容易攻破。

但是，当他冲到宫墙附近时，一阵石雨从墙上落下来，但是看不见有人，因为大法官下令叫人把这些石块堆在宫墙的顶上，就象垒在第一层墙上的又一层墙，这样，只需用指尖推一下石块，石块便纷纷落下，把攻城者压倒。

因此，看见石雨向他们纷纷落下的那些人都向后倒退了一步。虽说这可怕的反击来得如此突然，但除了帕哥罗以外无一人受伤，他穿着双层铠甲行动迟缓，没能象其他人退得一样迅速，被石块砸中了脚后跟。

至于海尔曼，就如一颗橡树遇到一阵雹子那样，他根本不把这些碎石乱砖放在心上，继续向小门冲去，到了那儿，他摆好架势，开始撞门，一下下是那么沉重，显然，门再坚固，在这样的冲击下，也顶不住多久的。

另一头，邦弗尼托和他那队人手握着火枪板机，准备对在宫墙上露面的任何人开火，可是，没有人出现。大内斯勒宫仿佛被一支无形的驻军防守着。邦弗尼托正在为不能帮助他的正直的德国人心急如焚。陡然，他想到了内斯勒那座古老的塔堡，正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它坐落在沿河堤岸的另一端，孤零零地把它的塔基埋在塞纳河里。

“等一等，海尔曼，”赛里尼大声说道，“等一等，我的诚实的孩子，内斯勒官邸肯定是属于我们的，就象我的名字叫邦弗尼托·赛里尼，我的职业是金银匠一样不会错的。”

说完，他向阿斯加尼奥和他的两个伙伴示意跟着他，便向塔堡奔去；这时，海尔曼遵照他师傅的吩咐，向后退了几步，象一个门卫执戟那样，扶直了他手中的大梁，站在石块的袭击范围之外，等待着统帅想办法。

果然，不出邦弗尼托所料，大法官对古堡掉以轻心，没有派人驻守，于是，他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占据了塔堡，三脚两步登上楼梯，不一会儿，便到达平台上；这个平台俯瞰着大内斯勒四周的宫墙，就如钟楼是城市的制高点那样，这样，守城者刚才还掩蔽在垒墙里面，一下子便全部暴露无遗。

一下火枪的射击声，一颗子弹的呼啸声，一个家丁的倒地声向大法官宣告：种种迹象表明，对于他，事情有点儿不妙了。

与此同时，海尔曼理解到他可以放手大干了，便又抓起大梁，重新去撞击那扇门，门里的人在刚才短暂的休战的时候又把门加固了。

说到在一旁看热闹的人群，他们凭着自己可赞叹的、安分守己的本份，知道枪战即将开始，而作为即将发生的这场悲剧的观望者，很可能会挨上一颗血腥的流弹，因此，当他们听到邦弗尼托的火枪射击声，又听到受伤的士兵的叫喊声后，就象一群飞上天的鸽子那样，东奔西窜了。

只有一个人还留在那里。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朋友，雅克·奥伯里，法院书记生①，他怀着打一场网球的希望，按上星期天阿斯加尼奥说定的时间前来赴约。

他只需向战场扫上一眼，便立即看出来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对雅克·奥伯里的性格是熟悉的，他将何去何从是可想而知的。玩网球或是玩火枪，都是玩；他猜出他的朋友们在进攻之列，于是便自动加入了进攻者的队伍。

“啊哈！我的孩子们，”他边说边向这些人走去，他们等着

① 此人前面介绍是大学生，可能是兼职的。

宫门被攻破后就冲进去，"我们在进行一次小小的包围么？妈的！你们不是在向一座破房子进攻哪，你们的人手少而宫墙如此坚固，这是一场硬仗哩。"

"我们不止这些人，"帕哥罗说，他一面在包扎自己的脚后跟，一面用手指着邦弗尼托和他的三、四个同伴，他们还在对宫墙继续不断的射击，因此落下的石块远没有开始时那么密集了。

"我懂，我懂，阿喀琉斯①阁下，"雅克·奥伯里说，"因为你和阿喀琉斯除了有一大堆其他的相似之处以外——这点我不怀疑——连受伤的部位也是相同的。我懂；对，那就是我的伙伴阿斯加尼奥，还有一位大概是你们的师傅，在那儿，塔顶上。"

"一点也不错。"帕哥罗说。

"那么在拼命撞门的这一位也是你们的人罗，是吗？"

"这是海尔曼。"小个子约翰自豪地说。

"妈的！看他干得多欢！"书记生说，"我应该恭维他几句。"

说完，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向诚实的德国人走去，对在他的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全然不顾；海尔曼继续在有条不紊地干他的活，就象被一些质地优良的齿轮带着运行的一架机器一样。

"您需要什么吗，我亲爱的哥利亚？"雅克·奥伯里说，"我来为您效劳。"

"我渴了。"海尔曼说，手里仍在继续撞门。

"该死的！我想也是；您现在干的这活儿能让人累疯的，我真希望这儿有一桶啤酒或是高卢啤酒②送给您喝喝。"

---

①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一生上下除脚踵部分外刀枪不入。这里是奥伯里和帕哥罗打趣。

② 高卢啤酒：古代高卢人喝的一种啤酒。

“水就行了！”海尔曼说，“水！”

“有水您就满足了？行。那儿有一条河；过分把钟，您就可得到满足。”

说罢，雅克·奥伯里就向塞纳河奔去，把他的大盖帽灌满了水，捧回来递给德国人。后者竖起大梁，一口气把帽子里的水喝干，又把空的大盖帽还给书记生。

“谢谢。”他说。

说完，他又重新拿起大梁，开始工作。

不一会儿，他又说：

“请去告诉师傅，工作有进展，让他作好准备。”

雅克·奥伯里走上去塔堡的路，只一刻功夫，他便来到了阿斯加尼奥和邦弗尼托·赛里尼的中间，这两位手中拿着火枪，打得十分痛快，已经把两三个人撂倒了。大法官阁下的卫士们在登上宫墙前，已经在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对待。

在这期间，如同海尔曼传信给邦弗尼托所说的那样，门开始摇晃，大法官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尝试，对他手下的人打足了气，一阵石雨又从天而降；不过，几乎在同时，响起了两下火枪声，再一次把守城者的情绪压了下去，虽说罗贝尔大人阁下向他们鼓了气，或许还作出了许诺，他们仍然是躲躲闪闪，缄默不语；看到这些情形，罗贝尔大人阁下就自己走上前去，双手捧起一块巨石，准备向海尔曼身上滚去。

但是，邦弗尼托不是一个可以让人搞突然袭击的人。他刚看见这个冒失的人竟敢走到别人不敢走到的地方，他就把火枪顶着肩。罗贝尔大人阁下本来就这样完了，可就在赛里尼扣扳机的同时，阿斯加尼奥大叫一声，用手把他的枪管往上一挡，子弹向天空飞去。原来，阿斯加尼奥认出了那是科隆帕的

父亲。

正当邦弗尼托气冲冲地要阿斯加尼奥解释原因时，大法官用力推下的石头，笔直地落到了海尔曼的大盖帽上。当今的提坦①力气再大，也无法抵挡另一座佩里翁山②，他松手放下了手中的大梁，张开双臂仿佛要寻找什么支撑，因为找不到地方可以扶一扶，就扑通一声，晕倒在地上。

守城人和围宫人同时发出了一声狂叫：小个子约翰和靠近海尔曼的三四个伙伴向他冲去，想把他拖开宫墙，帮他一把。可是几乎在同时，内斯勒宫邸的大小门一齐打开了，大法官带着十五个人向受伤者冲来，大法官一马当先，和他手下的人一起猛砍乱戳；小约翰和另外三个伙伴虽有邦弗尼托在鼓气，大声地命令他们顶住，说他这就来帮他们的忙，但他们还是被迫退了下来。大法官抓住他们撤退的时机，冲上来八个人，有的抓胳膊，有的抬腿，把始终昏迷不醒的海尔曼抢到了手；另外七个人冲在前面，掩护后面的伙伴抢人；因此，当赛里尼、阿斯加尼奥，雅克·奥伯里和三四个在塔堡的平台上的伙伴从塔顶平台冲下四、五层楼梯抵达街上时，海尔曼和抬着他的人已回进大内斯勒宫，并且，当赛里尼拿着火枪来到塔堡的门口时，宫堡的门已在大法官的最后一个卫士走进去后关上了。

毋庸讳言，这是一次失败，而且是一次沉重的失败。诚然，赛里尼，阿斯加尼奥和他们的伙伴们用火枪频频射击，撂倒了三，四个守城者，但是，对于大法官来说，损失这三四个人比

① 提坦：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纽斯和地神格伊阿所生子女，共六男六女，称为提坦巨人族。

② 佩里翁山：希腊神话中一座大山，巨人们反叛主神宙斯，为了爬上天庭，把佩里翁山叠在另一座奥萨山上面。

起赛里尼损失一个海尔曼代价小多了。

攻城的人一时不知所措。

突然，赛里尼和阿斯加尼奥交换了一个眼色。

“我有一个办法，”赛里尼说道，同时向左边、也就是向城市的那一头看了看。

“我也有一个想法，”阿斯加尼奥说，同时向右边，也就是向田野的那头瞟了瞟。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把守兵引出来。”

“我么，假如您把守兵引出来，我就有办法为您开门。”

“你需要多少人？”

“一个就够了。”

“挑吧。”

“雅克·奥伯里，”阿斯加尼奥说，“您愿意和我一块儿去吗？”

“天涯海角，亲爱的朋友，天涯海角。不过，带一件武器，譬如说一截子剑呀，或是一把小刀什么的，总之，机会上来了，有这么四五寸的铁条可以往哪儿捅捅，我也不会不高兴的。”

“好吧！”阿斯加尼奥说，“您就去拿帕哥罗的剑吧，他用不上了，因为他的右手要护住脚后跟，而左手要划十字。”

“为了补充您的武器装备，这儿是我日用的匕首，”赛里尼说，“您用它去刺杀吧，年轻人，但可不要刺进去不拔出来，否则，您就给受伤的人送了一份厚礼啦，因为这把匕首是我亲自精心加工的，刀柄远不止值一百个金埃居呢！”

“那么刀刃呢？”雅克·奥伯里说，“毫无疑问，刀柄很值钱，但是，在这样的场合下，我看重的是刀刃。”

“刀刃是无价之宝，”邦弗尼托答道，“就是用这柄匕首，我

宰了杀死我哥哥的刽子手。”

“好哇！”书记生叫道，“走吧，阿斯加尼奥，上路。”

“我在这儿，”阿斯加尼奥说，同时把五六庹①绳索绕在自己身上，肩上扛起一把梯子，“我在这儿哪。”

说着，这两位好冒险的年轻人顺着沿河堤岸向下游走了将近百来步，随后向左转了个弯，消失在城沟后面的内斯勒宫墙的拐角处。

先把阿斯加尼奥搁一搁，让他去铤而走险，我们还是随着赛里尼去完成他的计划吧。

我们刚才说了，当阿斯加尼奥向右边，也就是说向田野的方向看时，赛里尼正在向左边，也就是朝城市方向看；赛里尼看到了两个女人，她们混杂在远远观望的人群之中，他觉得一个象是大法官的女儿，而另一个象是她的女傅。

果真，她们就是科隆帕和佩里纳太太，她们在弥撒结束后，想走回小内斯勒宫；但是，她们听人向她们说起宫堡被围攻的事情，又亲眼看见了这一切，便在人群中收住了脚步，吓得魂不附体。

可是，科隆帕发现作战的双方暂时休战了，路通了，她就不顾佩里纳太太一再哀求她别冒险介入这场纷争，断然向宫堡走去，因为父亲危险的处境使她胆颤心惊；至于佩里纳太太是跟着她，还是呆在原地，尽可随她的便。可是，佩里纳太太在心底里深深地爱着科隆帕，因此这个女傅虽说有些提心吊胆，还是决心陪着她一起走。

这两个女人离开人群的时候，阿斯加尼奥和雅克·奥伯里

---

① 庹（tuǒ）：量词，成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约合五尺。

两人刚转过墙角。

现在，大家该明白了邦弗尼托的计划了吧。

当他一看见这两个女人向大法官的府邸走去时，他就亲自迎上去，优雅地把胳膊伸向科隆帕。

“夫人①，别害怕，”他说，“假如您愿意挽着我，我这就把您带到令尊的身旁。”

科隆帕正在犹豫，佩里纳太太却一把抓起了靠近她那一面，而邦弗尼托忘了伸给她的那只胳膊。

“挽着吧，亲爱的孩子，挽着吧，”她说，“您就接受这个勇敢的骑士对您的保护吧。看，看哪，看大法官先生，他正趴在宫墙上，大概是在为我们担心吧。”

科隆帕挽起了邦弗尼托的胳膊，于是这三个人就一直走到离宫门两步远的地方。

到了那里，赛里尼站停了，他的两只胳膊分别夹紧了科隆帕和佩里纳太太的胳膊。

“大法官先生，”他高声说，“这儿是您的女儿，她想回家；我希望您能为她开门，除非您默允把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交给您的敌人做人质。”

两个小时以来，大法官躲在他的防御工事后面，想着他的女儿不下二十次，他竟如此粗枝大叶放她出了门，现在，他都不知道怎样让她回家。他曾希望她早些得知情况，到大夏德莱城堡那儿去等他。忽然，他看见赛里尼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向两个人走去，他这才认出这两个女人就是科隆帕和佩里纳太太。

“小傻瓜，”大法官轻轻咕哝道，“不过，我不能让她落到这

① 当时习俗，可称未婚女子为“夫人”，是尊敬的表示。

些无法无天的人手中。”

接着，他打开了小窗口，把脸贴在窗棂上问：

“啊哈！说说看，您想干什么？”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邦弗尼托说，“我就放科隆帕小姐和她的女傅回家，不过您得和您所有手下的人都到外面来，我们在外面露天打。谁打赢了，谁就拥有宫堡，这样，打败的就活该倒霉！就象你们的同胞勃里努斯①所说的那样，voe victis！②”

“我接受，”大法官说，“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就是你们，您和您的队伍闪开点儿，好让我的女儿有时间回家，也好让我的卫士有时间出来。”

“行！”赛里尼说，“不过你们先出来，科隆帕小姐随后再进去；尔后，等科隆帕小姐进去后，为了把退路堵死，您把钥匙从墙上扔进去。”

“一言为定。”大法官说。

“您发誓？”

“我以贵族的名义起誓。您以什么发誓？”

“以邦弗尼托·赛里尼的名义起誓！”

双方许下诺言后，门开了；大法官的人走了出来，在门口排成两行，为首的是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

他们总共有十九个人。在邦弗尼托·赛里尼这一边，少了阿斯加尼奥，海尔曼和雅克·奥伯里，他只有八个战士，何况左

① 勃里努斯：古高卢民族中一个领袖，曾战败罗马人，攻破卢马城。下面这句话就是他说的。

② 拉丁文：谁打败谁就倒霉！

撇子西蒙还受了伤，幸而伤在右手。不过，邦弗尼托不是计算他的敌人数目的人，他打倒蓬贝奥的时候就是被十二个打手围着干的。因此，他兴奋异常地去履行诺言，因为除了有决定性意义的总体战之外，他别无他求。

"现在，您可以回家了，夫人。"他向他那漂亮的女犯人说。

科隆帕穿过了与她隔开的两个阵营，动作迅速得就象她借用其名字的那种鸟①，迷迷糊糊地奔过去倒在大法官的怀抱里。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以上天的名义！别在外面冒险！"她边哭边大声说。

"行了，回去吧！"大法官一面扶着她的胳膊把她向门口送去，一面恶狠狠地对她说，"就是您干的蠢事，我们才不得不走极端了。"

科隆帕由佩里纳太太跟着回到了家。佩里纳太太怕极了，假如不是象她的漂亮的女伴那样，怕得肩上长出翅膀的话，至少身下也长出了一双飞毛腿，十年来，她早以为自己那双腿已经不顶用了。

大法官在她身后把门关上了。

"钥匙！钥匙！"赛里尼叫道。

大法官也是一个说到做到，从不食言的人，他把锁孔里的钥匙拔出，从墙上扔进去，钥匙落在院子里。

"那么现在，"邦弗尼托一面厉声说道，一面向大法官以及他的卫士猛扑过去，"人人为自己，天主为大家！"

接下，便是一场恶战。因为，在家丁还没来得及架上他们的枪开火之前，邦弗尼托已经带着他的七个工匠杀进他们的圈

① 法文的科隆帕是鸽子的意思。

子里，用他自己锻造出来的，运用自如的那把令人丧胆的剑，左砍右刺，几乎没有一件锁子甲，甚至是铠甲能够抵御它。於是，卫士们便撂下显得是多余的火枪，抽出剑，也开始刺杀起来。可是，他们虽说人多势众，但不一刻功夫便乱了阵脚，其中两三个最勇敢的伤势较重，不能继续战斗下去，被迫向后撤退。

大法官看出了危险；然而，由于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而在他那个时代，正如我们所说的，有过一些光荣的战绩，因此，他一马当先，向那个谁见了都得退让三分的可怕的邦弗尼托冲去。

“来！”他叫喊道，“到我这儿来！卑鄙的窃贼，有什么事就在我俩之间算清：来吧！”

“啊！凭良心说，我求之不得啦，罗贝尔大人阁下，”邦弗尼托答道，“假如您愿意向您的人打声招呼别来干扰我们，我就奉陪到底。”

“你们别再动了！”大法官说。

“全都住手！”赛里尼吼着说。

于是，战士们都各自不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就象荷马史诗里的斗士们，他们歇手不打是因为不愿放过两位著名的首领搏斗的任何细节。

这时，既然大法官和赛里尼各人手中都拿了一柄出鞘的剑，他们就开始厮杀起来。

大法官精于剑术，而赛里尼孔武有力。十到十二年以来，大法官没有一次试剑的机会。与此相反，在十到十二年中，邦弗尼托却没有一天不与剑打交道的。一个回合过后，过于相信自己的本领的大法官察觉到他的敌人占着优势。

原来，邦弗尼托·赛里尼也察觉到一个宫廷大臣居然还有

如此强的实力，这是他未曾预料到的，于是他便施展出全部的力量，速度和计谋。他的剑如同一条三舌蛇，威胁着脑袋和心脏，这里那里的飞舞着，只给对手以招架的功夫而无回手之余地；看他舞剑，真是一件痛快的事情。大法官懂得了和他打交道的人比他强，虽说还是在抵挡着，但终于逐渐向后退去。罗贝尔大人阁下活该倒霉，他原来是自然而然地背向着墙的，因此他才退了几步，后背就顶住了门；尽管他知道自己已经把门上的钥匙扔进了墙头，但还是本能地退到了门口。

大法官顶住了门后，感到自己完了。于是，他象一头被猎狗包围住的野猪那样，突然以迅雷之势，接连猛刺了三四剑。现在轮到邦弗尼托开始招架了；但是，这一次他招架得略晚了一步，结果是他虽然穿着上等的锁子甲，他的对手的剑还是擦着了他的胸部。但是，如同受伤的雄狮渴望立即报复一样，邦弗尼托刚刚感觉到剑尖，就反手一剑，这一剑刺得十分凶猛，如果不是出现异常情况，能把大法官的身体刺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法官身后的门突然打开了，这样，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就仰面向后跌了进去，而剑却刺中了那个出乎意料地打开门，救了大法官性命的人身上。

可是，与人们料想的情况相反，默不作声的是受伤者，而惨叫一声的却是邦弗尼托。

他认出，他刚刺中的那个人就是阿斯加尼奥。

出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对站在受伤人后面的海尔曼和雅克·奥伯里根本就视而不见了；他象个疯子似的扑在年轻人的身上，用眼睛、手和嘴探寻着他的伤口，一面大叫着："死了！死了！是我杀的！阿斯加尼奥，我的孩子，是我杀死你的！"他又是嚎又是哭，就象狮子在吼叫和哭泣时那样。

在这当口，海尔曼从阿斯加尼奥和赛里尼的大腿夹缝里，把完好无损的大法官拖了进去，他象玩弄一个孩子似的把他夹在胳膊下，把他安置在园丁兰博堆放整修花园用的工具的小库房里；接着，他走出来把门带上，拔剑出鞘，摆出保护他的囚犯的架势，不惜与任何胆敢把囚犯从他手上夺走的人决一雌雄。

说到雅克·奥伯里这头，他在院子的石板地上只一蹬就上了宫墙，他挥舞着匕首以示胜利，大声叫道：

“奏乐！奏乐！大内斯勒宫属于我们的了！”

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个来龙去脉，读者看下去自会明白。

# 十

## 设防城市的好处

内斯勒宫，在沿着教士牧场的那一面，由双层墙护着，墙外还有一道道的城沟，所以这一头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然而，阿斯加尼奥却很有判断力，他认为，对方是不大会对万无一失的地方着意防守的，于是他决心在对方最可能掉以轻心的那一点进行袭击。

也就是带着这个想法，阿斯加尼奥和他的朋友雅克·奥伯里走开了，他决没有想到，正当他们在这一头消失后，他的心上人科隆帕却在那一头出现，他也没有想到，科隆帕会给邦弗尼托提供了一个办法，逼使大法官走上了一条他十分厌恶，却又不得不走的道路。

阿斯加尼奥的打算，要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他的计划是越过一条深沟，攀上一堵高达二十五尺的墙，最后，也可能落在一群敌人之中。因此，当阿斯加尼奥到了深沟边上，也就是说，真要下手干了，他才意识到要越过深沟，攀上高墙的各种困难。不管开始时他的决心下得多大，这时候不免也动摇了一下。

至于雅克·奥伯里，他在他的朋友身后十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心情十分平静，他看看墙，又看看深沟，再用眼睛把两者打量了一番后，对他说：

"啊哈！我亲爱的朋友，我求求你，讲点交情，告诉我为什么你把我带到了这么一个鬼地方来，莫非是你想在这儿钓青蛙。哦！对啊……你在看你的梯子……很好嘛。我懂了。不过你的梯子高十二尺，而墙高二十五尺，沟宽十尺：假如我没算错的话，共有二十三尺的差距。"

这道算术算得一点也不错，阿斯加尼奥听了愣了一阵子；蓦地，他用手敲了敲额头，大声说：

"啊！多妙的想法！快看！"

"看哪儿？"

"那儿！"阿斯加尼奥说，"那儿！"

"你指给我看的不是你的想法，"书记生说，"而是一棵橡树。"

果然，一棵几乎长在深沟外沿的巨大的橡树平地拔起，高出内斯勒宫墙，昂首天外。

"什么！您还闹不明白！"阿斯加尼奥大声说。

"懂了！懂了！我开始有点明白了。对啊，是这么回事。我懂了。橡树和墙形成一道半弧形，而这架梯子就可把这个弧形

连接起来。可是下面是深渊，伙计，而且是一个泥泞不堪的深渊。活见鬼！可得要小心点儿。我的漂亮衣服全穿在身上了，而西蒙娜的丈夫也不再愿意赊卖给我了。”

“帮我登上梯子，”阿斯加尼奥说，“我要求您做的也就是这些。”

“就这样，”书记生说，“我么，我就留在下面，谢谢吧！”

说完，两人同时勾住树干的一根树枝，只用了几秒钟就爬上了橡树。这时，他们同心协力，把梯子抽上来，带着它攀上树梢。到了那儿，他们又把梯子象吊桥那样放下来，他们高兴地看到，梯子的一头扎扎实实地架在一根粗大的树干上，而另一头稳妥地落在墙上，还超出了二三尺。

“不过，”奥伯里说，“我们到了墙上又怎么办？”

“那又怎样！我们到了墙上，就把梯子拉过去，顺着它往下退呗。”

“大概是这样。这样做，只有一个困难，这就是墙有二十五尺高，而梯子只有十二尺长。”

“早就想到了，”阿斯加尼奥说，一面把早先绕在他身上的绳子解下来。

然后，他把绳子的一头拴在树干上，把另一头甩过墙去。

“哦，伟大的人物，我认识你了，”雅克·奥伯里大声说，“我能和你同生死共命运，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啊哈！您想干什么？”

“我想过去，”奥伯里说着就准备爬到墙那头去。

“别忙，”阿斯加尼奥接着说，“我先过去。”

“抽个签吧！”奥伯里说，同时张开两个手指，捏紧另外三个，向他的伙伴伸出手去。

“行。”阿斯加尼奥说。

说着，他碰了碰书记生的两个手指中的一个。

“你赢了。”奥伯里说，“去吧，不过冷静点，镇静点，你听见了吗？”

“您放心吧。”阿斯加尼奥接口说。

说完，他就开始向天桥上爬过去；雅克·奥伯里压在树干这一头，使梯子保持平衡。梯子虽然不结实，但大胆的年轻人也不重。书记生凝息屏气，似乎看见阿斯加尼奥软了一下，不过接着又三脚两步跑完了到墙上的这段距离，平安地到达那里。在那儿，只要有某个守兵看见他，他还是很危险的，不过，他估计正确，没有猜错；他向宫堡的几个花园迅速地扫了一眼，大声向他的同伴说：

“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

“这么说，”雅克·奥伯里说，“就跳一个绳舞吧！”

说完，他也走上了这条狭窄、抖动的小路，这时，阿斯加尼奥扶稳了梯子，象刚才自己受到的帮助那样，帮他的忙。话得说回来，就其灵巧和敏捷而言，比起他的同伴他也毫不逊色，只一刻功夫，他就到了同伴的身旁。

于是，两个人纵身一跃，骑在墙上，把梯子抽回来。接着，用绳子的一端扣在梯子上，另一端仍然紧紧地扣在橡树上，他们把梯子沿着墙往下放，并让它在地上站稳了，以便给自己准备一个可靠的支撑。最后，已经争取到万事自己先体验一下的特权的阿斯加尼奥便双手抓住绳索，滑了下去，一直滑到梯子的第一级横档，一秒钟以后，他便落到了地上。

雅克·奥伯里和他一样顺利地到达地面，于是，这两个朋友就落到了花园里。

一落到花园里，最好一切从速。计划中的每一步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阿斯加尼奥十分担心他和书记生不在场会对师傅的行动不利；两人同时抽出长剑，朝开向第一个院子的那道门奔去。他们心想，如果卫兵没有变更位置，那儿该有岗哨。到了门口，阿斯加尼奥把眼睛贴在锁眼上一张，发现院子里空无一人。

“邦弗尼托成功了，”他大声说道，“守卫队出去了。宫堡属于我们的了。”

接着，他试图去开门，但门是上了锁的。

两个人就用尽力气去摇门。

“从这儿走！从这儿走！”一个人声，这个声音年轻人一听连心也颤动了，“从这儿走，先生。”

阿斯加尼奥回过头来，看见科隆帕倚在底楼的窗前。他三脚两步奔到她的身边。

“哦！哦！”雅克·奥伯里跟在他后面一面跑，一面说，“我们在里面好象还埋下了内应。哦！您可从来没对我提起过，故弄玄虚的先生。”

“啊！请救救我的父亲，阿斯加尼奥先生！”科隆帕叫喊着说，她看见这个年轻人在这里一点也不觉得诧异，仿佛他的到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他们在格斗，您听见了么，在那儿，外面，而这是为了我，是由我引起的！啊！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快别让他们杀了他！”

“请您放心吧，”阿斯加尼奥边说边冲进了一个通向小院子的套房里，“请放心吧，一切由我负责。”

“请放心吧，”奥伯里边说边跟着走去，“放心吧，一切有我们负责。”

走到了门口，阿斯加尼奥又听到有人叫他，不过这一次，声音不象刚才的那么温柔。

“谁叫我？”阿斯加尼奥问。

“我，我的年轻的朋友，是我。”同样的声音重述了一次，带着很浓的日耳曼语音。

“嗨，天哪！”雅克·奥伯里高声说，“是我们的哥利亚！活见鬼，您在这个鸡笼子里干什么，我的老实的巨人？”

果真，他透过小仓库的老虎窗，认出了是海尔曼。

“我也到这里来了，我，可我不清楚我是怎么来的。请，把门闩拉开，让我去打。快，快，快！我手痒了。”

“来了！”书记生说，一面着手去帮海尔曼做那件他请求他去做的事。

在这当儿，阿斯加尼奥朝面向沿河堤岸的那道门走去，在那儿传来了斗剑迸发出来的铿锵声。当他和搏斗的人仅剩下一板之隔时，他担心自己突然出现如不凑巧，会落在他的敌人的手中，于是先通过窗棂的隙缝向外张望。这时，他看见在他的对面，赛里尼正怒气冲冲，情绪激昂地奋力厮杀着；他知道，罗贝尔大人阁下的时辰到了。他捡起了地上的钥匙，急速地打开门。他一心一意地想着他向科隆帕许下的诺言，于是正如我们说的那样，他肩上挨了一剑，假如没有他，这一剑将不可避免地把大法官刺穿。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件事的结局。邦弗尼托伤心绝望地扑倒在阿斯加尼奥的怀中；海尔曼把大法官又关进了他刚从里面出来的“牢房”；而雅克·奥伯里象鸟儿一样栖息在围墙上，扑打着翅膀，歌唱胜利。

说实在的，胜利是全面的：大法官的部下，看见他们的主

人成了阶下囚，甚至都不想办法把他夺回来就放下了武器。

结果是，所有的工匠们进驻了大内斯勒宫的大院，从此以后，这个宫堡将成为他们的产业。他们进去后就关上了门，把家丁和卫士关在门外。至于邦弗尼托，以后发生的事，他一件也没参与，他始终把阿斯加尼奥抱在怀里，脱下他身上的锁子甲，把他的紧身上衣撕破，终于找到了伤口，用他的手帕把血止住了。

"我的阿斯加尼奥，我的孩子，"他反复地说道，"你受伤了，我伤了你！你在天上的母亲会说什么呢？对不起，斯特凡娜；对不起，你还疼吗？你说啊。我的手碰疼你了？血还止不住么？快找医生，快！……难道没有人替我去找一个医生么？"

雅克·奥伯里飞奔而去。

"没什么，我亲爱的师傅，没什么，"阿斯加尼奥答道，"只是胳膊被碰了一下。别这么难过，我再向您说一遍，这没什么。"

五分钟后，雅克·奥伯里把医生带来了，他果真诊断说，伤口虽深，但并不危险，一面开始包扎。

"啊！您在我的心上卸下了一块大石头，大夫先生！"邦弗尼托·赛里尼说，"我亲爱的孩子，这么说，我不会成为杀死你的刽子手了！喔，你怎么啦，我的阿斯加尼奥？你的脉搏跳得好快，血冲上脸了……啊！大夫先生，应该把他从这儿抬出去，他发烧了。"

"不，不，师傅，"阿斯加尼奥说，"相反，我觉得好多了。啊！别管我，别管我，我求求您。"

"我的父亲呢？"突然，在邦弗尼托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使他吃了一惊，"您拿我的父亲怎么啦？"

邦弗尼托回转头来，看见了科隆帕。她的脸色苍白，木然地用眼睛在寻找大法官，同时又开口询问他在哪儿。

“啊！安然无恙！小姐；谢谢上天，安然无恙！”阿斯加尼奥大声说。

“多亏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挨了命中注定的一剑，”邦弗尼托说，“因为您完全有理由说，他救了您的命，这个好小伙子，您走吧，大法官先生。——嗨！您在哪儿呀，罗贝尔大人阁下？”赛里尼一面用眼睛搜索着罗贝尔阁下，一面问道，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在场。

“他在这儿哩。”海尔曼说。

“这儿是在哪儿？”

“这儿，是在小牢房里。”

“啊！邦弗尼托先生！”科隆帕边说边向小仓库冲去，同时做了一个哀求和责备的手势。

“请打开门，海尔曼。”赛里尼说。

海尔曼开了门，大法官出现在门口，这场不幸使他神色有些窘迫。科隆帕扑到他的怀里。

“呵！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她大声说，“您没受伤吧？您没事吧？”

她一面说着，一面望着阿斯加尼奥。

“没有，”大法官嘶哑地说，“没什么，谢谢天主！我没事。”

“那么……那么……”科隆帕犹豫不决地问道，“我的父亲，真是这个年轻人……”

“他来得正是时候，我不能否认这点。”

“对，对，”赛里尼说，“他为了做您的替身，挨了我一剑，大法官先生。”他接着又说：“是的，科隆帕小姐，多亏了这个诚

实的小伙子，才保全了您的父亲的命；假如大法官先生不公开这样声明，那么他不仅是隐瞒事实，而且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他不会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吧，至少我是这样希望的。”科隆帕答道，因为自己居然敢于说出这样的话，不觉羞得满脸通红。

“啊！小姐！”阿斯加尼奥大声说，“只要需要，我能为此献出我全部的热血！”

“啊呀，看哪，大法官大人阁下，”赛里尼说，“您启发了人们多少的感情啊。嗨，我的阿斯加尼奥可能体力不支了。现在已经包扎好了，我觉得，他现在休息一会儿是有好处的。”

邦弗尼托刚才对大法官说的，是这个受伤的人救了他的命，这件事完全是事实；既然任何事实本身就具有说服力，大法官在心底里也不得不默认他的命是阿斯加尼奥捡来的，于是，他表现出一番诚意，向受伤者走过去，说：

“年轻人，我把我的宫堡里的一个套间借您使用。”

“您的宫堡，罗贝尔大人阁下！”邦弗尼托·赛里尼笑着说，他对阿斯加尼奥渐渐放下心来，心情也随着开朗起来，“您的宫堡？如此说，您是真的想重新较量一番了？”

“什么！”大法官大声说，“您居然说要把我们，我的女儿和我赶走？”

“不是这样的，阁下。您住小内斯勒宫；嗯哈！请您还是留在小内斯勒宫吧，让我们睦邻相处。至于我们，阁下，阿斯加尼奥马上就要进驻大内斯勒宫，您总该觉得不错吧，今晚，我们就到那里去和他住在一起。总之，假如您更喜欢战争……”

“啊！我的父亲！”科隆帕大声说。

“不！我要和平！”大法官说。

“不讲条件的和平是没有的，大法官先生，”邦弗尼托说，“请您垂爱！就跟我往内斯勒宫跑一趟吧；或者，请您不吝在小内斯勒宫接见我吧，我们将要签订条约。”

“我这就跟您去，先生。”大法官说。

“同意。”赛里尼答道。

“小姐，”埃斯图尔维勒阁下向他的女儿说，“让爸爸高兴一下，回到自己的住所去，并在那儿等我回来吧。”

虽然父亲下了命令，口气生硬，科隆帕还是把额头向他伸去让他吻，并向众人看了一眼以示礼貌，接着便走了。她后一个表示是为了让阿斯加尼奥也有权享受她的一份恩泽。

阿斯加尼奥目送她走了出去。这时，院子里既然没有什么再可使他留恋的，他就要求回去。于是，海尔曼就象抱一个孩子似的把他抱在怀里，并把他送进大内斯勒宫。

“说实在的，罗贝尔大人阁下，”邦弗尼托说，他也目送着少女的倩影到消失为止，现在轮到他开始激动起来了，“说实在的，您具有真知灼见，把我前不久的囚犯支开了，我以名誉担保，我十分感谢您的谨慎；我对您说，科隆帕小姐在场会使我变得软弱无能，可能会损害我的利益，并使我忘却自己是一个胜利者，而只是提醒我，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也就是说，是任何优美的形态和任何神奇的美的崇拜者。”

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对这些恭维话只是做了一个粗俗的鬼脸；不过，他还是跟着金银匠后面走了，并未公开表示他那郁郁不快的心情，只是叽哩咕噜地轻轻地发了几句恨；因此，赛里尼为了使他息怒，邀请他随他在他的新寓所转一圈。他邀请时，态度和蔼，礼貌周全，叫人无法拒绝。于是，不管大法

官心里愿不愿意，还是跟着他的邻居去了。邦弗尼托连花园里每一个角落，宫堡里每一个房间都让他看遍了。

“好啊！一切都十分美好。”当他们各人想着各自的念头，参观完了之后，邦弗尼托开口道，“现在，大法官先生，我想，当您离开这座宫堡时是很勉强的，我也谅解这种心情；可是，我无需告诉您，您也明白，当您愿意象今天那样，垂爱光临敝舍的话，您将永远是被热情欢迎的。”

“您忘了，先生，我今天来只是为了听听您的条件并且提出我的条件。我等着呢。”

“哪儿的话，罗贝尔阁下！俯首听命的该当是我。假如您允许我首先把我的愿望告诉您，您待会儿也完全有表白您的想法的自由。”

“说吧。”

“首先，是主要条款。”

“什么条款？”

“条文如下：

“第一项：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巴黎的大法官，承认邦弗尼托·赛里尼占有大内斯勒宫产业的权利，自愿地把这份产业让给他，并且永久放弃他自己以及他家属对这份产业的权利。”

“同意，”大法官答道，“不过，假如国王高兴起来把他从我手中拿去的产业又从您那里收回，并且把送给您的产业再转送给第三者，不言而喻，我可不为此承担责任。”

“哦！”赛里尼说，“您话中有话，来者不善啊，大法官先生。不过，没关系，我知道怎样来保住我争取得到的东西。说

下去吧。"

"轮到我说了。"大法官说。

"对。"赛里尼接口道。

"第二项：邦弗尼托·赛里尼保证不对小内斯勒宫存有任何非分之想，小内斯勒宫现在是并且将继续是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的产业；他也不应作为邻居，打着睦邻的幌子试图进入。"

"行，"邦弗尼托说，"虽说这一条款太过分了些；不过，假如大门向我敞开，不言而喻，我拒绝进入不会被认为是过分失礼吧。"

"关于这点我会发出命令的。"大法官答道。

"行。"

"我说下去。"

"第三项：在大小内斯勒宫之间的第一个大院为两家合用。"

"言之有理，"邦弗尼托说，"您让我想到了，假如科隆帕小姐想出门，我当然不该把她当女犯人扣留起来。"

"啊！请放心吧，我的女儿将从另一道门进出，我负责叫人打通；我仅仅只是想有一块空地可以让四轮马车和货车进出。"

"就这些吗？"邦弗尼托问道。

"嗯，"罗贝尔大人阁下答道，"——哦，想起来了，"他又补充说，"我希望您能让我把家具搬走。"

"言之有理。您的家具是属于您的，正如大内斯勒宫是属

于我的一样……现在，大法官阁下，我还有最后一项补充条款，一项完全是自愿性质的补充条款。”

“说吧。”

“第四项——最后一项：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和邦弗尼托·赛里尼不记宿怨，从此睦邻相处，真诚相待。”

“我很愿意，”大法官说，“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对攻击您的人，我不能给您提供支持和援助。我答应不侵犯您，但我不能保证和您以礼相待。”

“关于这一点，大法官先生，您完全清楚，我会单方面遵循的，是吗？因此，假如只对这一条有异议的话，”赛里尼一边把羽毛笔递给他，一边接着说，“那么就请签字吧，大法官先生，请签字吧。”

“我签字。”大法官叹口气说。

大法官签了字 签约的双方都存留了条文的副本。

事后，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回到小内斯勒宫，因为他急于要叱责可怜的科隆帕出门不谨慎。科隆帕低着头，随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对他的责备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因为在他叱责的整个时间里，少女只有一个想法，这就是向她的父亲打听阿斯加尼奥的消息。可是，她问也是白搭，她虽鼓足了勇气，漂亮的受伤者的名字始终没能从她的嘴里说出来。

当这个场面在墙的一头发生时，在墙的另一头，卡特琳走进了大内斯勒宫，别人刚把她找来。她一会儿投进赛里尼的怀抱，一会儿握着阿斯加尼奥的手，一会儿向海尔曼道喜，一会

儿又嘲弄帕哥罗。她又是笑，又是唱，又是打听，忙得不亦乐乎。这是因为，她刚才一直处在惶惶不安的心情之中，火枪的射击声直灌她的耳朵，有时把她的祈祷都打断了。但是，事情终究顺利过去了，除了四个阵亡，三个受伤之外，大家几乎都安然无恙地撤出了战场，而斯科佐纳更是为战胜者和这场胜利增添了喜悦的气氛。

当卡特琳的到来所激起的欢乐声稍许平静一些儿时，阿斯加尼奥想起了书记生的来意，他来得正是时候，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于是他转身对邦弗尼托说：

"师傅，这是我的朋友雅克·奥伯里，今天，我本来约好要和他打一场网球的。说实在的，我做他的对手现在还有点勉强呢，这是我们的朋友海尔曼说的。可是，他大大帮助了我们，连性命都不顾，这样，我才敢请您代替我打一场。"

"十分乐意，"邦弗尼托说，"您只要好好顶住吧，雅克·奥伯里先生。"

"试试看，试试看吧，阁下。"

"不过，打球后，我们将一起晚餐，您将会知道，赢家在晚餐时，一定要比输家多喝两盅。"

"这就是说，我会醉得不省人事，从您的家里被人抬走，邦弗尼托师傅。好好高兴一下吧！我就喜欢尽兴。哦！见鬼！西蒙娜在等我哩！唉！上礼拜天我也白白等了她的；今天轮到她等，就算她倒霉吧。"

说完，这两个人拿了球和球拍，便向花园奔去。

# 十一

## 猫头鹰、喜鹊和夜莺

这天是神圣的礼拜天，邦弗尼托除了打网球什么也不干，玩过了就乘凉，并且参观了他的新的寓所。可是第二天起，搬家就开始了，他的九个伙伴齐心协力，花了两天，家就搬成，邦弗尼托在第四天就照常平平静静地工作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大法官虽看到自己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但得知邦弗尼托的工场、工匠和工具确已安置在大内斯勒宫后，他的怒气又上来了，便开始琢磨、酝酿一次报复行动。他正处心积虑，加紧安排复仇的步骤的时候，在第四天的早晨，也就是礼拜三，马尔玛涅子爵忽地一头撞见了他。是懦夫和傻瓜的那些人，对他们朋友的痛苦和失败是幸灾乐祸，沾沾自喜的，马尔玛涅也决不会不染上这种得意感。

“怎样！”他走近埃斯图尔维勒说，“我不是早对您说过了么，我亲爱的大法官。”

“哦！是您，子爵，您好。”埃斯图尔维勒答道。

“怎样！现在您知道我那时说得不错吧？”

“唉！不错。您好吗？”

“在这件倒霉的事情里，我至少没什么可内疚的，我已经和您讲得够多的了。”

“国王回到卢佛宫了吗？”

“废话！您不是说，一个工匠，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真是一件希罕事！您看见了吧，我可怜的朋友。”

“我问您，国王陛下是否从枫丹白露回来了？”

“是的，并且他非常遗憾没有在礼拜天到巴黎，以便在卢佛宫的一个塔堡上观看他的金银匠是如何战胜他的大法官的。”

“在宫廷里有闲话吗？”

“大家说，您完全被打败了！”

“哼！哼！”大法官哼着说，这场吞吞吐吐的对话开始使他坐立不安了。

“您就这样服服贴贴地被他击败了？”马尔玛涅子爵继续问道。

“不过……”

“他杀了您两个人是吗？”

“我想是的。”

“假如您希望有人接班，我有两个小伙子为您服务，那是两个意大利人，两个经验丰富的雇佣武士；他们的要价稍高了些，不过那是两个挺可靠的人。假使您早得到他俩，事情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再说吧，我不说不行。假如不是为了我自己，至少得为我的女婿奥尔贝克伯爵。”

“不过，别人再怎么说，我决不会去相信，这个邦弗尼托还会自己用棍子揍您。”

“这是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有些人象我这样气极了，其他人象国王那样感到好笑。”

“够了！事情还没完哩。”

“所以，您和这个乡下佬纠缠犯不着；而这又是为了什么！为了不值一提的物质利益。”

“现在我要为自己的荣誉战斗。”

“如果关系到一个情妇，还可说说；迫不得已，您可以抽出剑来和这样的人斗，但是为了一栋房子……”

“内斯勒宫是一座王宫。”

“说得对；不过为了一座王宫，甘冒被人殴打的危险却犯不着！”

“哦！我有一个想法，马尔玛涅，”大法官说，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当然啦！您对我关怀备至，反过来，我也想为您尽朋友之谊，现在机会来了，我高兴极了。您是贵族，又是国王的秘书，您住在于歇特街，也实在是太寒酸啦，亲爱的子爵。埃唐普公爵夫人对我是有求必应的，您也知道。最近，为了一个朋友，我请求她在国王的行宫里面让这位朋友挑选一座。我几经周折，终于把这件事做成了。可是，现在，我赏识的这个人因有紧急公事，被召到西班牙去了。于是，国王的这份产业赠予的公文便落在我的手上。我本人用不上，您要么？我能报答您的热心帮助和您那真诚的友谊感到十分幸福。”

“亲爱的埃斯图尔维勒，您真帮了大忙了！说实话，我住得是不好，为此，我向国王诉苦不下二十次了。”

“我提出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条件是既然您有机会任选一座宫堡，您就选……”

“说下去，我听着。”

“内斯勒宫。”

“哦！哦！这是一个陷阱。”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证据么，这儿有一张国王陛下签署的正式赠予书，还留着填写住户姓名和官堡名称的空白。不过，我可以写上大内斯勒宫，让您随意填写人名。”

“这个该死的邦弗尼托怎么办？”

“对他完全可以不必介意。我与他之间有一个书面协定，您就不必担心了。想要住进去的这个人会发现大门是敞开着的，假如他想等一个礼拜天进去，他也会发现大厅是空着的。此外，也谈不上赶走邦弗尼托，只是和他共享大内斯勒宫而已，这座房子够大的了，足够容得下三四户人家。邦弗尼托会讲道理的。——好吧！您干什么？”

“我在证书下面写上我的姓氏和爵号，您看行么？”

“不过要留神，因为邦弗尼托可能比您想的要更可怕。”

“好！我就留下我的两个雇佣武士，在一个礼拜天，我们偷袭他。”

“什么！您与这个乡下佬纠缠不清只是为了不值一提的物质利益！”

“强者总有理，此外，我还为一个朋友报仇雪耻。”

“那么祝您走运；我已经和您先打招呼了，马尔玛涅。”

“那么双倍感谢了：一次谢谢您的厚礼，另一次谢谢您的忠告。”

说完，马尔玛涅高高兴兴地把他的赠予书塞进口袋，匆匆忙忙地走去把两个武士挽留住。

“妥了，”埃斯图尔维勒搓着双手，边目送着他边说，“行了，子爵，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你为我报了邦弗尼托的仇；要么邦弗尼托为我报了你对我讽刺挖苦的仇。总之，得到好处的是我。我使我的敌人相互残杀，让他们去格斗，去杀戮，谁

打痛谁我都叫好，因为不论谁痛都让我高兴。”

当大法官的仇恨在威胁着大内斯勒宫的居民时，让我们越过塞纳河，看一看这些人是以什么样的姿态等待着命运的安排的。邦弗尼托对自己的力量坚信不疑，正如我们说过的，又心平气和地干起活来，没想到，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对他在咬牙切齿，再说，他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他黎明即起，走到他在花园里发现的一间孤立的小房间里去，房间在冶炼场的上面，一扇窗与小内斯勒宫的花坛成一斜线。在那里，他正在塑造一尊小型的赫柏的模型。午餐后，也就是正午一点以后，再在工场上转一圈，在那儿，他在制作他的朱庇特。晚上，他打一场网球或是散一会儿步作为休息。现在再把卡特琳的一天介绍一下：她一会儿缝缝补补，一会儿又跑跑跳跳，唱唱闹闹，比起在费拉尔红衣主教的府第里，她感到在大内斯勒宫要舒坦多了。

至于阿斯加尼奥，他的伤势不轻，还不能马上干活，虽说他脑子闲不住，他倒不感到无聊，他可以想入非非。

假如现在，我们利用一下窃贼飞檐走壁的技能，飞进小内斯勒宫，我们在那里看到的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首先，科隆帕在她的闺房里象阿斯加尼奥那样在冥思苦想。请读者允许我们的介绍到此为此。我们所能说的，就是阿斯加尼奥的梦想的色彩是玫瑰色的，而可怜的科隆帕的梦想却象黑夜那么阴暗。还有，这儿是佩里纳太太，她正出门采购食品，假如您愿意，我们可以跟着她走一阵子。

我们似乎觉得，我们和这位好心的太太久违了；我们还得说，勇敢无畏并不是她的主要德行，在我们已经介绍过的惊险纷乱的战事中，她甘愿退避三舍，守在阴暗角落里，现在大地

又盛开和平之花，她的脸颊上也绽出了朵朵红玫瑰。既然邦弗尼托又重新干起他艺术这一行，她也就心安理得地恢复了自己乐天的、婆婆妈妈的、长舌妇特有的少见多怪的脾气，一句话，又开始了对一个仆人应知和应会的训练。

佩里纳太太要去采购，就不得不穿过两家共有的院子，因为小内斯勒宫的另一道门还没有打通。然而，真是无巧不成书，邦弗尼托的老女仆，鲁贝尔特居然也恰好在这时出门去购买食物，为她的主人准备午餐。要说这两位可敬可爱的妇人在对他们各自的主子说长道短方面，可真是势均力敌，难分高低。她俩一搭就上，结伴而行；既然俗话说，“边谈边走无长路”，她们便打开了话盒子谈了起来。

鲁贝尔特首先开腔，向佩里纳太太打听附近商贩的姓名和食品的价格，接下去，她俩就转入更深更有趣的话题了。

“您的主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罗？”佩里纳太太问。

“他啊！要是您不去惹他，他温和得象一个耶稣；不过，老天哪！假如别人不遵照他的意思去做，我不得不说，他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他喜欢，而且十分喜欢别人照他的意愿行事，这是他的癖好。一旦他脑子里有了什么固定的想法，地狱里来上五十万个妖怪也别想让他改变主意；此外，假如您表面装着顺从他，他就可以象孩子一样被您牵着鼻子走，他甚至讲话也很温柔动听。听听他是怎么对我说的吧：‘鲁贝尔塔太太（他发音生硬，称我为鲁贝尔塔，虽说我的真姓名叫鲁贝尔特）鲁贝尔塔太太，这条美味的羊腿烤得正够火候；鲁贝尔塔太太，您做的蚕豆的调料加工得恰到好处！鲁贝尔塔太太，我把您看成是女管家中的女王。’说这些话的口气是那么和气，我真被感动了。”

"算了吧！听人说，他还杀人哪。"

"哦！是的，假如有人冒犯他，他杀人不留情面。这是他的通常做法；但总是在别人进攻他的时候他才下手，而且仅仅是为了自卫。除此以外，他是一个性格十分开朗，十分讨人喜欢的人。"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他长了一头红头发，是真的吗？"

"不对，我不骗您。他的头发象您我一样是黑颜色的，也就是说，象我以前头发的颜色一样。哦！您从来没有见过他？好吧！您就来向我借样什么东西，别露出什么破绽，我把他指给您看。这个人很漂亮，能当一名杰出的弓箭手。"

"说到漂亮的人，那个好心的年轻人，他今天好些了么？我说的是那个受伤的，脸色红扑扑的年轻的学徒，他为了救大法官先生的命，挨了狠狠的一下子，您知道的吧？"

"阿斯加尼奥？您认识他么？"

"我太认识他啦！他答应过我的女主人科隆帕，还有我，让我们看他的珠宝首饰来着。请您提醒他一句，我亲爱的太太。您刚才说的话没有一句谈到他目前的情况，假使科隆帕晓得救他父亲的恩人已经脱离危险该多高兴哪！"

"啊！您可以对她说，他很好。刚才，他还起来了哪。不过，大夫不许他走出房门，不过，他如果能出门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对他是很有好处的。可是，现在阳光太强烈了，他不可能出来。你们大内斯勒宫的花园真象一片沙漠。没有一点阴凉的地方，蔬菜只有荨麻和树莓两种，四五棵光秃秃的树就算是草木。大是大，但散步没多大意思。总算有个网球场，我们的主人才比较满意；可是我的阿斯加尼奥现在还没有打回一个

球的力量，他真要腻烦死了。这个孩子，可活跃哪，我这样说，因为我宠他，他对上了年纪的人总是彬彬有礼的，可不象帕哥罗这头熊，或是象卡特琳这个冒失鬼那样的。”

“刚才您说这个可怜的年轻人……”

“他整天钉死在他的卧室的安乐椅上难受得了不得。”

“唉，我的天主！”好心肠的佩里纳太太接着说，“告诉他，向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说，让他到小内斯勒宫来，在那儿，树木多，阴凉凉的。虽说大法官大人三令五申不准开门，我么，我还是会高高兴兴为他开门的。啊哈！要给他的救命恩人回报些什么，就是违反他的命令也是积德啊！还有，您说到了厌烦！憋得受不了的是我们。这个和和气气的学徒可以给我们解闷儿，他会给我们讲一些他的故乡意大利的新鲜事儿，他会拿项链，手镯给我们看，他会和科隆帕拉家常的。年轻人么，就是欢喜多接触，一块儿闲扯扯。老是孤孤单单的，就会愁死了。就这样说定了。告诉他，告诉这个小伙子，只要他愿意，他想来散散心就来，不过要来就一个人来。当然啦，和您一块儿来，鲁贝尔特太太，您可以让他挽着一起来。你们叩门时打四下子，前面三下轻一些，最后一下重一些，我就知道什么意思，就会来替你们开门的。”

“我为阿斯加尼奥，也为我自己谢谢您。我不会忘了把您的好心美意转告给他的，他也不会不领情的。”

“好吧，我真开心，鲁贝尔特太太。”

“再见，佩里纳太太！能结识象您这样一位可亲可爱的人真使我高兴。”

“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鲁贝尔特太太。”

两位大姐相互深深地施了一个礼，恋恋不舍地分别了。

果真如鲁贝尔特所说，在内斯勒宫大院的一端，花园里焦糊糊的，荒芜而凄凉，象一片荆棘丛，而在大院的另一端，花园里却苍翠葱郁，空气清新，象一座森林。大法官生性吝啬，对大内斯勒宫的花园不闻不问，任它荒废，何况，要管理它，代价也太大。此外，他对自己作为宅地的所有人的资格也不那么自信，生怕让后来人讨了便宜，于是在他一占有这座花园之后，便急急忙忙地把草木砍光，后来也无心再去栽培。他的女儿住进小内斯勒宫之后，才使他手下留情，留下了一片树影婆娑的小树林子，这也是可怜的孩子仅有的一点乐趣了。兰博和他的两名副手足以护养科隆帕的这座花园，甚至还能把它修葺得更美些。

这座花园花木茂盛，布局合理。在花园的尽头，是菜园子，那是佩里纳太太的天堂。此外，沿着大内斯勒宫的围墙，一溜边是花圃，在那里，科隆帕种着花卉。佩里纳太太把它称之为“清晨之路”，因为旭日在那里洒下它的光辉。通常，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科隆帕就浇灌着她的菊花和玫瑰。我们顺便提一句，在大内斯勒宫，从坐落在冶炼场上面的房间里，就可以把漂亮的女园丁的一举一动看得一清二楚，而不使自己暴露。仍然是按照佩里纳太太的地形划分标准，还有一条“中午之路”，路的尽头通向一片小树林，日照时分，科隆帕喜欢到那里去读读书或是绣绣花。在花园的另一端是“傍晚之路”，上面种了三排椴树，绿荫如盖，十分宜人。晚餐后，科隆帕爱在那儿散步。

好心的佩里纳太太认为这条路对受伤的阿斯加尼奥非常合适，有利他养病，并能使他迅速康复。不过，她守口如瓶，没有把她的仁慈的想法告诉给科隆帕听。科隆帕对父亲的话是百依百顺的，如果她知道这个想法，很可能拒绝和她的女傅合作，

也不会包庇她那阳奉阴违的做法。那么，鲁贝尔特太太对她的女邻居的权威和信用有什么想法没有呢？没有，既然她这一步已经跨出去了，虽说显得轻率些，但总得走下去。何况，只要想到这位好心的太太从早到晚只有一个科隆帕可以说说话时，对她的做法也就可以谅解了。何况，科隆帕也常常独自深思，对她并不答腔哩。

阿斯加尼奥知道了他的天堂在向他招手，他那心情的振奋和对鲁贝尔特太太的感激是不难理解的。他恨不得马上就去寻求幸福，而鲁贝尔特费足了口舌开导他，让他至少等到天黑了再去。此外，一切迹象都让他去想，是科隆帕授意佩里纳太太提出这个建议的。想到这里，他更是喜不自胜。所以，他急不可耐的心情上又掺杂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一分钟一分钟地计数着，总嫌时间走得太慢了。五点钟终于打响了。工匠们都走了；邦弗尼托打中午起就没在工场里露面，大家以为他到卢佛宫去了。

这时，鲁贝尔特才一本正经地通知了学徒，阿斯加尼奥好象遇到了多年不见的朋友那样看着她，她说：

“现在，时候到了，跟我走吧，年轻人。”

她带着阿斯加尼奥走过大院子，在小内斯勒宫的大门上敲了四下子。

“这件事，别向师傅走漏风声，我的好心的鲁贝尔特，”阿斯加尼奥说，他了解赛里尼，知道他始终不把谈情说爱当成正经事，而且一直是加以嘲讽的，并且知道他不愿意看见有人用这些玩笑来亵渎他那圣洁的创作激情。

鲁贝尔特对保密一类的事总感到有些为难，她正要询问阿斯加尼奥是什么原因时，大门开了，佩里纳太太出现在门

口。

“请进，漂亮的小伙子，”她说，“您好些了吗？已经有点儿血色了，看哪，真使人高兴。您也来吧，鲁贝尔特太太；往左首的小路上走，年轻人。科隆帕就下楼到花园来了，她散步的时候到了，您留点儿神，不要让我因为把您领到这儿来而受到过分的责备。”

“什么！”阿斯加尼奥大声说，“这么说，科隆帕小姐不知道……”

“嗯，她不知道，难道她会同意违抗父命吗？从她童年起，我就教育她要严守道德！我冒犯了他们两个人，我。当然啦，我也只好听之任之了。人总不能老是象隐修士似的过日子啊。兰博不会看见什么的，就是他看见了，我有办法让他闭嘴，从最坏处着想，我顶撞大法官大人也不止一次了，就是嘛！”

说到她的主人的事，佩里纳太太就絮叨个没完，可是，只有鲁贝尔特一个人在听她叙家常。阿斯加尼奥站着，只听见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然而，当佩里纳太太走远时，他却听清了她对他说的几句话：

“这儿就是科隆帕每天晚上散步的那条小路，她肯定马上就会来的。您看见了吧，太阳不会直接照射到您，我的听话的病人。”

阿斯加尼奥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感谢，向前迈了几步，又一头堕入幻想的王国，这样的等待使他焦虑不安，思绪纷繁。

尽管如此，他仍然听见了佩里纳太太在路过时，向鲁贝尔特太太说的这几句话：

“这张是科隆帕爱坐的长凳。”

于是他让两位多嘴的妇人继续边走边谈，自己便轻轻地在这张神圣的凳子上坐下来，一言不发。

他想干什么？他的意图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追求科隆帕，因为她年轻漂亮，因为自己也同样年轻漂亮。有什么雄心大志？他连想也没想过。接近她，这是在他脑子里唯一的想法；至于其他的事，听天由命了！或者不如说，他没想得那么远。在爱情的领域里，没有明天这个字眼。

在科隆帕这一头，她已经不止一次不知不觉地想到过这个年轻的外国人，在她的孤独寂寞的生活之中，他闯了进来，就象加勒里埃尔闯进了玛丽亚的生活中一样①。自从他们初次见面后，再想见到他便是这个至今毫无欲念的女孩子的心愿。然而，因为她是被一个缺乏远见的父亲培养成的一个理智极强的人，而且她本来就心地纯洁善良，对自己要求极严；高尚的人只有当自己的主导思想由别人拴住以后，才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因此，她毅然决然地不让自己再去想阿斯加尼奥。可是尽管科隆帕在自己的心灵周围筑起了三道防线也是白搭，他还是执拗地闯进了她的思想，这比起阿斯加尼奥本人越过大内斯勒宫的围墙要容易多了。因此，在刚刚过去的三四天里，科隆帕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度过的：她担心再也见不到阿斯加尼奥了，但如果真的碰上他，她又感到害怕。她的唯一的安慰，就是在她工作和散步时，幻想未来。打那天以后，大白天，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在情思缱绻之中进行无休无止的内心

① 根据《圣经》故事，加勒里埃尔是大天使，是他向玛丽亚宣布，她将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

独白，这使佩里纳太太大失所望。接着，在白天的炎热消逝过后，她就来到这条凉爽、阴暗的小径，佩里纳太太给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傍晚之路”。在那儿，她在阿斯加尼奥曾经坐过的长凳上坐下来，等待夜晚降临，繁星升起，倾听并应答着发自内心的呼唤，直至佩里纳太太走来告诉她，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因此，就在这个时候，年轻人在他坐着的这条小径的拐角，蓦然看见了科隆帕。她一手拿着一本书，正在读《圣徒传记》，这是一本叙述信念和爱情的伤风败俗的小说，它可能使读者颓废消沉，厌恶人生，但当然也绝不会引导人们去正视冷酷的现实世界。开始，科隆帕没有看见阿斯加尼奥，但当她远远瞥见佩里纳太太身边的一个陌生的女人时，不禁吃了一惊。在这决定性的时刻，佩里纳太太就象一个果敢的将军那样，开门见山地把问题的实质说明了。

“亲爱的科隆帕，”她说，“我了解您，您心地善良，我以为用不着事先征得您的同意，就让一个可怜的受伤的人进来到树荫下透透气，他是为了您的父亲才被刺伤的。您知道，在大内斯勒宫没有树荫，而医生说，如果这个年轻人每天能有一个小时时间散散步，他才能保住生命。”

当她有声有色地撒下这个出于好心的弥天大谎时，科隆帕已经在远处把目光投向了阿斯加尼奥，她的脸颊倏地涨得通红。至于这位学徒，他看见科隆帕款款而来，也仅剩下够自己站起来这么点力气了。

“是否同意，无关紧要，佩里纳太太，”少女终于说道，“必不可少的是我的父亲的准许。”

科隆帕说这些话时，口气悲伤但又坚决，她这时已经走到

了阿斯加尼奥坐着的石凳子前面；后者听见她说的话，合起双手说：

“对不起，夫人，我曾以为……我曾希望是您出于好心，允许佩里纳太太热情相邀的；现在，既然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一口气往下说，语调既温柔又不失尊严，“那么我恳请您原谅我的冒昧，这并非出自我本意，我这就走。”

“可这不是我，”科隆帕激动起来，赶忙接口说道，“我不是女主人。至少，今天您就呆在这儿吧，我父亲对救他性命的人多少总得另眼看待的。呆在这儿吧，先生，哪怕这只是以接受我的感谢的名义也好啊！”

“啊！夫人，”阿斯加尼奥喃喃地说，“从心底里深深地感谢您的是我啊！不过，我呆在这儿，不会影响您散步么？何况，我坐的这个位子选得不好。”

“一点也不。”科隆帕也没向石凳望一眼，就边说边顺势坐了下去，她坐在石凳的另一头，心里乱极了。

自科隆帕可怜巴巴地又想把他挽留下来之后，佩里纳太太始终站在那儿，没有挪动过一步，最后，她觉得老这么站着很不舒服，而她的女主人的沉默又使她为难，于是她挽住了鲁贝尔特太太的胳膊，慢悠悠地走开了。

两位年轻人又单独呆在一起了。

科隆帕的双目注视着手上的书，开始并没有发觉她的女傅走了；不过，她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因为她眼前有一片乌云。她仍然处在失魂落魄的精神状态之中。她此刻出于本能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掩饰她的激动和控制他内心剧烈的跳动。阿斯加尼奥也是神魂颠倒的，起先，他看见科隆帕想把他打发走，心里感到阵阵的剧痛，后来又觉得他的心上人似乎有些举棋不定，

又欣喜欲狂。他的身体还十分虚弱，这些瞬间的情感变化既使他心荡神驰，又使他难以支持下去。他昏昏沉沉的，然而他的思想却在以一种不寻常的节奏和速度竞相追逐，呼啸而去。“她瞧不起我！她爱我！”他轮番地这样想着。他看见沉默不语，一动不动的科隆帕，泪水不知不觉地沿着他的腮帮往下淌。这时，在他们的头顶上，有一只小鸟在树枝间歌唱。微风轻拂着树叶。奥古斯丁大教堂里钟声在寂静的空中发出缓缓的哨哨声。七月的夜晚从未象现在这么安宁，静谧。有这样一些庄严的时刻，灵魂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二十年能凝聚在一分钟里，而人们却一辈子也忘不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这两个漂亮的孩子，情投意合，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只需伸出他们的双手就能合二为一了，可是，在他们之间仿佛有一道鸿沟。

过了一会儿，科隆帕抬起头来。

“您哭了！”她脱口而出，叫道。

“我没哭。”阿斯加尼奥顺势跌坐在长凳上答道。

他边说边把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当他放下手时，手被泪水濡湿了。

“对，”他说，“我哭了。”

“为什么？您怎么啦？我这就叫人去。您难过么？”

“我有一个心思折磨着我。”

“什么心思？”

“我心里想，如果我要死，随便哪天都行，只要今天别死就好。”

“死！您多大年纪了，竟要说到死？”

“十九岁；可是哪一年是不幸的，哪一年就该去死！”

“那么这就轮到您的父母去哭了！”科隆帕接着说，她无意之中却执拗地想了解这个年轻人的过去，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未来将是属于她的。

“我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除了我的师傅邦弗尼托，谁也不会为我去哭。”

“可怜的孤儿！”

“是的，真正的孤儿，就说说吧！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爱过我，而我十岁那年，当我即将懂得母爱，并将以孝心来报答我的母亲时，我又失去了母亲。我的父亲！……可是我再向您说些什么呢，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对您，您，又有什么关系？”

“啊！有关系。说下去，阿斯加尼奥。”

“天上的诸神啊！您想起我的名字了。”

“往下说，往下说吧。”科隆帕喃喃地说，现在轮到她把脸上的红晕埋藏在她的双手之中。

“我的父亲是一个金银匠，而我那善良的母亲自己也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名叫拉斐尔·德尔·莫洛的金银匠的女儿，他是意大利贵族的后裔。在意大利，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劳动不是丢脸的事儿，您如有心，将会发现在一些铺子的招牌上，不止一处标有古老而显赫的家族的姓氏。所以，拿我的师傅赛里尼为例吧，他就象法国的国王一样高贵，假如不说是更高贵的话。拉斐尔·德尔·莫洛很穷，他不顾女儿斯特凡娜的反对，把她嫁给了一个同行，这个人和他同龄，但很富有。天哪！我的母亲和邦弗尼托早就情投意合了，可他俩都是身无分文。邦弗尼托为了挣大钱，出名，远走他乡去了。他离她太远了，无法反对她这门婚事。吉斯蒙多·加第——这是我父亲的名字

——虽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妻子另有所爱，但还是憎恨她，因为他的妻子不爱他。我的父亲，他是一个粗暴而嫉妒心很强的人。假如我现在指责他，望他饶恕我吧；可是孩子们有正义感，对有些事情永远也忘不了。常常，我的母亲在我的摇篮旁寻求一个慰藉之地，想以此来逃过他的虐待，但这也不总是行之有效的。有时，他打她，原谅他吧，我的天主！那时她把我搂在她的怀里，他每打一下，我的母亲就吻我一下，以此来减轻疼痛。啊！我的心有着双重的感受，我现在想起了我母亲挨的一下下拳打脚踢，和她给我的一次次热吻。

“天主是正义的，他剥夺了我的父亲认为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剥夺了他的财富。接踵而来的破产使他一蹶不振。他一文不名以后，在忧伤中死了。我的母亲，在他死后几天，也与世长辞了，因为她以为不再被心上的人所爱。

“我在世上无依无靠。我父亲的债主上门把他留下的一切都拿走了；他们到处搜索，想看看还有什么遗漏时，却没看见一个正在哭泣着的小孩子。一个过去很喜欢我的老保姆出于同情心，喂养了我两天，可是，这位老妇人自己也是靠救济金度日的，她没有多余的面包。

“她正不知如何安排我，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走进了卧室，把我抱起，边哭边亲着我；他给了好心的老婆婆一些钱之后，就把我带走了。这个人就是邦弗尼托·赛里尼，他从罗马专程来到佛罗伦萨就是为了找我。他爱我，把他的手艺教给我，始终把我留在他的身边；我可以和您说，我果真死了的话，只有他一个人会哭。”

科隆帕低着头，心揪得紧紧的在倾听着这个孤儿讲述自己的身世。她和他一样孤单单的，仿佛他讲的就是自己，而这位

可怜的母亲的生活，有朝一日也可能就是她自己一生的写照；因为她也一样，将不得不被迫嫁给一个以后会憎恨她的男人，原因是她不会爱他的。

“您对天主不公正，”她对阿斯加尼奥说，“至少有一个人，您的好师傅爱您，您还知道自己的母亲哩，您；我呢，我都想不起我母亲爱抚过我，她是生我的时候死的。我是由我父亲的姐姐抚养长大的，她是一个脾气暴躁，动辄发火的女人；不过，两年前，当我失去她的时候，我哭了，因为我没有受过其他的温暖，我对她的依恋，好比一根常青藤对岩石的感情那样。两年来，我和佩里纳太太住在这个宫堡里，虽说我生活寂寞，我的父亲又很少来看我，但这两年是，并且将永远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了。”

“您受的苦够多的了，一点也不错，”阿斯加尼奥说，“可是如果说过去是痛苦的话，为什么您要对未来产生怀疑呢？您的未来，天哪，是光辉灿烂的。您是贵族，您又富有又漂亮，有您的忧郁的少年时代作陪衬，您往后的生活只会显得更加富丽堂皇。”

科隆帕伤心地摇了摇头。

“啊！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喃喃地说。

当人们的思想超越了时空的概念，并在照亮和呈现了自己的未来和过去的一生的闪光中，忘却了现实的生活琐事时，人们有时会头晕目眩，神智不清，十分可怕和危险；而当人们回忆起种种痛苦的经历，感觉到种种焦虑和烦恼时，多愁善感的人往往会情绪极端冲动，几乎不能自持。当命运的重担一古脑儿地压迫着你的时刻，要十分坚强才能不使自己倒下来。这两个吃尽苦头，孤苦伶仃的孩子此时可能只需说出一句话便可殊

途同归了；可是，一个太圣洁了，而另一个太虔诚了，这句话终于没能说出来。

尽管如此，阿斯加尼奥还是无限深情地看着科隆帕，而科隆帕心中充满了神启的信念，一任对方看着。学徒双手合拢，以向对天主祈祷似的语调对少女说：

“听着，科隆帕，假如您期望什么，假如您碰上什么不幸，而别人可以以血的代价满足您的愿望，可以以生命的代价使您避凶趋吉的话，那就请您通知一声，科隆帕，就如您向一个兄弟说话那样，而我将会感到十分幸福的。”

“谢谢，谢谢，”科隆帕说，“我只说了一句话，您已经舍身相助了，这我知道；不过这一次，只有天主才能救我啦。”

还没等她把话说清楚，鲁贝尔特太太和佩里纳太太已经来到他俩的跟前。

两位多嘴的妇人象这一对情人一样，充分利用了时间，并且因为同病相怜，已经成为莫逆之交了。佩里纳太太告诉了鲁贝尔特太太一个医治冻疮的秘方，而鲁贝尔特太太不甘落后，也向佩里纳太太传授了一个保存桃子的妙法。不难设想，她俩今后肯定会生死与共，同舟共济了，并且她们相互说定了，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再次见面。

“哎呀！科隆帕，”佩里纳太太边向长凳走去边说，“您还生我的气吗？瞧，把本宅主人的救命恩人拒之门外，难道不是一种耻辱么？难道把为了我们才受伤的年轻人治好是不应该的么？您看看哪，鲁贝尔特太太，看来他的气色是不是比来这儿的时候好些了？没那么苍白了吧？”

“这倒不假，”鲁贝尔特太太肯定地说道，“他在健康时，气色也没这么好过哪。”

“请想想吧，科隆帕，”佩里纳接着说，“他的身体才刚刚复原好转，不帮一下忙就是害人哪。行了，怎么做都成，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了。您就让我答应他明天黄昏时再来，是吗？对于您自己，也可以解解闷哪，我的孩子；这样玩玩完全是正当的，谢天谢地！何况，鲁贝尔特太太和我，我们也在场。说真的，我郑重告诉您，您需要散散心，科隆帕。此外，有谁会去向大法官老爷说，执行他的命令时稍微有点儿走样了？还有，在他发出禁令之前，您已经要求过阿斯加尼奥把首饰带来给您看，而今天他忘了带，明天他肯定会带来的。”

科隆帕看着阿斯加尼奥；后者脸色又变得苍白了，他正焦急不安地等着她的回答。

对于一个被人奴役，受人支配的可怜的女孩子来说，他那谦卑的态度对她本身就是邀宠的表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某个人附属于她，并且只需要她的一句话便能决定他是幸福还是痛苦，居然还有这种事情！每个人都爱施展自己的权力。这几天，奥尔贝克伯爵盛气凌人的神态挫伤了科隆帕的自尊心。可怜的女囚犯——原谅她吧——渴望看见阿斯加尼奥的眼睛能闪现出欢乐的光芒，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便带着微笑，红着脸说：

“佩里纳太太，您想要我再说什么呢，嗯？”

阿斯加尼奥想说些什么，但他只能使劲地合紧双手；他的双膝在颤抖。

“谢谢，我的漂亮的太太，”鲁贝尔特深深感激地说道，“走吧，阿斯加尼奥，您还虚弱得很，该回家了。胳膊递给我，走吧。”

看来，学徒要说句“再见，谢谢”之类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他以整个身心，深情地看了她一眼替代了语言，接着，他便乖乖地跟着他的保姆走了，心中充满了欢乐。

科隆帕心事重重地又跌坐在石凳上，她昏昏欲醉了，她责备着自己，这种感觉，她也从未感受过。

“明天见！”佩里纳太太陪送着她的两个客人，在分手时，她带着胜利的神情说，“假如您高兴，年轻人，您完全可以象今天这样再来嘛，三个月之内天天都可以来。”

“为什么只能是三个月？”阿斯加尼奥问，他幻想能永远回到这里。

“哎呀！”佩里纳答道，“因为再过三个月，科隆帕要和奥尔贝克伯爵结婚了。”

阿斯加尼奥需要拿出他的全部意志和力量才不致使自己瘫倒在地。

“科隆帕和奥尔贝克伯爵结婚！”阿斯加尼奥自言自语地说道，“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我没想错嘛！科隆帕不爱我！”

不过，在他说话的当儿，佩里纳太太刚把门关上，而鲁贝尔特太太又走在他的前面，因此这两位妇人都没听见他在说什么。

## 十二

## 英明的国王

我们说过了，上午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邦弗尼托从他的工场出门，也不说到哪里去。其实，邦弗尼托是到卢佛宫谒见弗朗索瓦一世去的，作为国王陛下对他在费拉尔红衣主教府邸

造访的回拜。

国王言而有信。邦弗尼托·赛里尼的名字已被传谕到每个角落，所有的宫门都为他开放；可是，最后一道门却是紧闭着的，这是御前会议室的大门。弗朗索瓦一世和宫廷的大臣们讨论国家大事，虽说国王的命令是明白无误的，但侍从官假如不去再次请示国王陛下的恩准，是断然不敢把赛里尼引进正在进行的气氛严肃的会议中去的。

说实在的，法国所面临的形势是够严重的了。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谈到国家大事，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特别是女读者对感情上的事儿要比政治问题感兴趣多了；然而，我们已经到了后无退路的地步了，我们不得不尽快地对法国和西班牙扫上一眼，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扫上一眼，因为在十六世纪，国王就代表着国家啊！

在我们说到的这个时期，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经常玩的政治杠杆的游戏中，前者的处境好些，而后者的处境恶化了。一点也不错，自举世瞩目的康布雷条约①签订后，政局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两位女性参加了这次谈判，一位是奥地利的玛格丽特②，她是查理五世的婶婶，另一位是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她是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这个条约作为马德里条约③的补充部分，规定了西班牙国王把勃艮第让给法国国王；作为回报，法国国王将放弃对弗朗德尔和阿尔图瓦的管辖权。此外，将两位代替父亲作为人质的年轻的王子以两百万金埃居的代价

① 康布雷条约：签订于1529年，作为马德里条约的补充。

②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1480—1530）：日耳曼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玛丽·德·勃艮第的女儿，曾做过荷兰女总督。

③ 马德里条约：签订于1526年。是弗朗索瓦一世在巴维城下战败被俘解送到马德里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赎回。最后，查理五世的姐姐，善良的王后埃雷奥诺尔①——起初查理五世允诺把她许配给陆军元帅波旁，作为对他出卖法国的报赏，后来又把她嫁给弗朗索瓦一世作为真心诚意和好的保证——也应该返回法国宫廷，并带回两个孩子，她为悉心护养他俩竭尽了做母亲的责任；所有这些交换条件，双方都恪守条约，付诸实施了。

然而，大家不难理解，弗朗索瓦一世放弃米兰公国，是他在被囚禁期间迫不得已作出的允诺，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已。他刚获得自由，重新得势，大权在握之后，便又觊觎起意大利来了。他为了实现他的野心，在罗马宫廷里安插一根内线，让他的儿子亨利娶了教皇克莱芒七世的侄女，卡特琳·德·美第奇为妻。这时，亨利因为哥哥弗朗索瓦去世，已经成了王太子。

不幸的是，正当国王酝酿已久的入侵准备刚刚就绪之时，教皇克莱芒七世死了，并由亚历山大·法尔内斯接替了他的位置，以保罗三世的名义登上了圣保罗的宝座。然而，保罗三世的政策是决不为皇帝②，也不为法国国王的意图左右的，并坚决地在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之间保持平衡。

皇帝认为自己可高枕无忧了，对法国的战争准备掉以轻心，却准备对突尼斯发动远征。这时，闻名遐迩的又称“红胡子”的海盗歇尔—伊登已经把缪莱—哈桑驱逐出突尼斯，并占领了这个国家，并以此为据点，蹂躏西西里一带。

远征大获全胜，查理五世摧毁了苏里曼大帝③的海军上将

① 埃雷奥诺尔（1498—1558）：查理五世的姐姐。1519年嫁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530年嫁给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② 指查理五世。

③ 苏里曼大帝(1495——1566)：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苏丹，他和弗朗索瓦一世结盟反对查理五世。

的三四条战船后，胜利地进驻那不勒斯港。

在那儿，他获得了一个消息，更放心了：这就是萨瓦公爵查理第三[①]，虽说是弗朗索瓦一世的舅舅，在他新娶的妻子，葡萄牙国王埃马纽埃尔的女儿贝阿特里克斯的怂恿下，摆脱了法国国王的影响。因此，当弗朗索瓦一世以与查理三世的旧约为借口，命令后者欢迎他的队伍时，萨瓦公爵便一口回绝了，以致弗朗索瓦一世不得不强行越过阿尔卑斯山；在这之前，他原以为凭借他的同盟和亲戚关系，他可以畅通无阻的。

可是，查理五世突然挨了当头一棒，这才大梦初醒。国王进军萨瓦行动神速，以致公爵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自己的属地被入侵时，它已经被占领了。国王大军在勃里翁指挥之下，占领了尚贝里，强占了阿尔卑斯山制高点，威胁着皮埃蒙；其时，弗朗索瓦·斯福尔斯[②]得知前方的战事情况后，大概是受惊了，猝然死去，撂下了一个后继无人的米兰公国，因此，这不但又给了弗朗索瓦一世一个口实，而且也为他的进驻提供了方便。

勃里翁直捣意大利，抢占了都灵。到了那里，他停止前进，在塞西亚河岸扎营，静观形势的发展。

查理五世那一头呢，他离开了那不勒斯到了罗马。他刚刚战胜了基督的宿敌，使他能以英雄的姿态进入基督世界的首都。这次凯旋使皇帝冲昏了头脑，他一反常态，不再衡量利弊得失，在气氛热烈的红衣主教的会议上，谴责弗朗索瓦一世奉行异端邪说，谴责他对新教徒提供了保护，并且与土耳其人结成了联盟。接着，他一一翻出了陈年老帐，照他的说法，每次总是弗

---

① 萨瓦公爵查理第三：法国历史上有三个叫查理的萨瓦公爵，这是第三位。生于1504年，卒于1553年。

② 弗朗索瓦·斯福尔斯(1495——1535)：米兰公国最后一任大公。

朗索瓦一世首先发难的，他发誓要和他的表兄算总帐，对他发动战争。

弗朗索瓦一世过去遭遇的屈辱和不幸，使他不再象以往那样莽撞而变得谨慎起来。因此，当他一看见自己处于西班牙和皇帝的军队双重威胁之下，就让阿纳布去守住都灵，并召回了勃里翁，并命令他只要守住边境就行了。

所有熟悉弗朗索瓦一世好战、冲动的性格的人们，对这次后撤行动都难以理解，心里想，既然他后退了，那他就是认输了。这种想法使骄傲的查理五世更是得意忘形，不可一世；他决定亲自率领他的军队，从中部突破，侵入法国。

这次入侵的结果已为世人所知了：波旁元帅和佩斯凯尔是当时两位最伟大的战将，而查理五世虽是个政治家，打起仗来却平庸无能。马赛对前面两位也抵挡住了，顶住后者就更不在话下。查理五世根本没把马赛放在心上，他绕过马赛，向阿维尼翁进军；然而，蒙莫朗西在迪朗斯河和罗纳河之间建立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查理五世屡攻不克。六个礼拜过去了，查理五世在战场上毫无进展，他的先头部队被阻，两翼受骚扰，腹背又遭到被切断的威胁。这回，轮到他下令撤退了，兵败如山倒，他差一点落入他的敌人的手中。他勉勉强强，好不容易地撤到了巴塞罗那，在到达那儿时，他已经丢兵弃卒，辎重损失殆尽。

这时，所有等候战争有了结局再表态的人都纷纷声称反对查理五世。亨利八世①休掉了他的妻子卡特琳·德·亚拉岗，娶了他的情妇安娜·德·布莱茵。苏里曼向那不勒斯和匈牙利

① 亨利八世（1491—1547）：英国国王。联合查理五世反对弗朗索瓦一世，生性残酷。他先后娶过六个妻子。卡特琳·德·亚拉岗是他第一个妻子，第二个妻子后来被他送上断头台。

发动进攻。德国的信新教的亲王们组成了反皇帝的秘密阵线。最后，根特①的居民们对皇帝为弥补进攻法国的巨额军事开支而加在他们头上的苛捐杂税再也忍不了，突然奋起反抗，并向弗朗索瓦一世派出使节，甘愿向他称臣。

可是，在这威胁着查理五世命运的世界性的大混乱之中，在他和弗朗索瓦一世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新的谈判。两位君王在埃格莫特②会晤；弗朗索瓦一世感到法国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定的局面，为了和平，决心今后不再兵戎相见，而是进行友好商谈。

于是，他派人把根特人向他提出的建议告诉了查理五世，同时在法国境内替他让出了一条路，让他到弗朗德尔去。

御前会议开会正在研究这些问题，邦弗尼托来叩门求见；弗朗索瓦一世恪守诺言，听到他的伟大的金银匠来了，就下命令把他带进来。因此，邦弗尼托听到了讨论的结果。

"是的，先生们，"弗朗索瓦一世说道，"是的，我同意蒙莫朗西先生的意见，我的梦想，我自己想的，就是和当选的皇帝缔结一个永久性的同盟，使我们两个王国凌驾于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之上，瓦解敌对我们的一切政治团体，一切联盟，一切平民的集会。这些组织一会儿不接受我们臣民出力，一会儿又拒绝他们出钱，指望以此来限制我们王国势力的发展。我的梦想就是把一切反对我们天主教的异端都纳入我们的宗教和教皇的统一体之中。我的梦想就是集中我所有的力量向基督的敌人作斗争，把土耳其人的苏丹从君士坦丁堡驱逐出去，哪怕仅仅如大家所说的，是为了证明，他不是我们的同盟；我的梦想，就

① 根特：比利时城市。

② 埃格莫特：法国城市。

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第二个帝国，不论在力量，繁荣昌盛，及幅员辽阔上都堪与第一个帝国相匹敌。这就是我的梦想，先生们，我把此称作为‘梦想’，是因为别让自己期望过大，想得太美；是为了在将来，现实使之不可能的时候，我不至于过分泄气。但是，假如梦想成为现实，假如我得到了法国和土耳其，巴黎和君士坦丁堡，西方和东方，请想想吧，先生们，这将是多么美好，多么伟大，多么雄伟！”

“这么说，陛下，”德·吉兹①公爵说，“可以最终肯定，您拒绝根特人向您建议的宗主权，您不接受勃艮第家族的古老的领地了？”

“决定了。皇帝将会看到我过去是他公开的敌人；现在也是他忠实可靠的同盟。然而在这之前，并且作为首要条件，您得十分明白，我希望，我要求把米兰公国交还给我；我凭我的继承权和君主们的分封情况，它就是属于我的，并且，我以君子的名义起誓，我将占有它！不过，我希望在如愿以偿的同时，不至于和我的兄弟查理反目。”

“并且您还要邀请查理五世取道法国去惩罚反叛的根特人吗？”普瓦叶②接着问。

“是的，掌玺大臣先生，”国王答道，“就在今天请派德·弗赖儒斯先生出发，以我的名义去邀请他取道法国，向他表明，我们为了维持和平已作了一切准备。不过，假如他要打仗……”

弗朗索瓦一世做了一个威严，恫吓的手势加强语气，但说话时停顿了一下，因为他瞥见了他的艺术家，后者谦恭地站在

① 德·吉兹(1519—1563)：法国洛林家属成员，本书中的吉兹指弗朗索瓦·德·吉兹，是法国有名战将，曾保卫梅斯城抵御查理五世。

② 普瓦叶(1473—1548)：法国弗朗索瓦国王的掌玺大臣。

门口。

“假如他要打仗，”他又接着说，“以我的朱庇特发誓！邦弗尼托这就来带给我一些这方面的消息，我敢打赌，他手下的朱庇特是狰狞可怖，青面獠牙的。嗯哈！邦弗尼托，我的朱庇特，他在哪儿？”

“陛下，”赛里尼答道，“我给您带回了模型，您的朱庇特的模型。可是，您知道，在我看着您，听着您说话时，我在幻想些什么吗？我在幻想用一座喷泉来装饰您的枫丹白露宫；我在幻想这样一座喷泉，上面支起一尊六十尺高的巨大的塑像，塑像的右手握着一支断裂的长矛，左手握着他的剑柄。这尊塑像，陛下，将代表玛尔斯①战神，也就是说，代表国王陛下：因为您是勇敢的化身，而您勇于拼搏，既是公正的，也是为了神圣地捍卫您的光荣。请等一等，陛下，还不仅如此：在这尊塑像底座的四个角上，再雕塑四尊坐着的小塑像，象征着诗、画、雕塑和自由。这就是我在望着您，听您说话时幻想的东西，陛下。”

“那么您就用大理石或是青铜使这个梦想变为现实吧，邦弗尼托；我要这样！”国王以命令的口吻说，但脸却荡漾着和善舒心的微笑。

全体与会者都鼓起掌来，每个人都由衷地感到国王与塑像是相称的，而塑像也堪与国王相配。

“在这之前，”国王接着说，“观赏一下我们的朱庇特吧。”

邦弗尼托从他的披风下取出模型，把它放在桌子上，刚才世界的命运就是围绕着这张桌子在搏斗着。

① 玛尔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

弗朗索瓦一世带着赞美的目光注视着它一会儿，表情是那么真挚，不容置疑。

“成了！”他大声说道，“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理想中的人。”

说完，他拍了拍邦弗尼托的肩膀继续说：

“我的朋友，当一名君王发现了一个对他的想法心领神会的艺术家，总之，发现了象您这样的艺术家时，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使他幸福的；或者说，当一个艺术家遇见了一位能够理解他的君王时，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使他幸福的。我想，我的幸福更大一些，说真的。”

“啊！不，行行好吧，陛下。”赛里尼大声说，“我肯定是更幸福的。”

“我更幸福，别争了。邦弗尼托。”

“我不敢对国王陛下的话提出异议；不过……”

“行了，我们就说，我们同样高兴就得了，我的朋友。”

“陛下，您刚才称呼我为您的朋友，”邦弗尼托说，“这个字眼对我的价值比之我为陛下所做的和我还能为您所做的全部价值高出一百倍。”

“好吧！我愿意向您证实，这不是我随口说说的一句空话，邦弗尼托；此外，如果我称呼您为我的朋友，那是因为您真正配得上这个称呼。把我的朱庇特送来给我吧，尽快地把它完成吧；当您把它送给我时，您希望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以君子的身份发誓，只要一个国王的能力够得上，你就会得到满足。你们听见了吗，先生们？并且，假如我忘记了我的诺言，请你们提醒我。”

“陛下，”邦弗尼托高声说道，“您是一位伟大而高贵的国王，我能为您做的事太少，而您赏赐了我这么多，真使我羞愧。”

说完，赛里尼吻了吻国王递给他的手，把他的朱庇特的模型重新放进披风里面，就走出了会议大厅，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他从卢佛宫出来时，迎面碰上了正往里走的普里玛蒂斯。

“您这么欢天喜地地往哪里跑，我亲爱的邦弗尼托？”普里玛蒂斯问赛里尼，后者走路时没看见他。

“哦，是您，法朗西斯科！”赛里尼大声说，“对，您说得对，我是欢天喜地的，因为我刚刚晋见了我们伟大的、崇高的、神圣的弗朗索瓦一世……”

“那么您见到了埃唐普夫人了？”普里玛蒂斯问。

“他和我说了不少事情哩，瞧，法朗西斯科，不过我不敢复述出来，虽说大家都说，谦虚不是我的长处。”

“那么埃唐普夫人向您说了些什么呢？”

“他称呼我为他的朋友，您懂么，法朗西斯科？他象用‘你’称呼他的元帅那样，用‘你’来称呼我。最后，他还对我说，当我的朱庇特完工后，我可以向他提出一个请求，而他已经提前作出了许诺。”

“那么埃唐普夫人答应您什么了呢？”

“您这个人多古怪呀，法朗西斯科！”

“为什么这么说？”

“您一个劲地向我提埃唐普夫人，而我向您说的是国王呀。”

“这是因为对宫廷内情我比您更了解，邦弗尼托，这是因为您是我的同胞和朋友；这是因为您给我带来了我们美丽的意大利的一点儿新鲜空气，为了表示我的感激，我想把您救出火坑。听着，邦弗尼托，埃唐普公爵夫人是您的敌人，您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已经早告诉过您了，但是在以前，我只是担心而已，

我再向您说一遍，而现在，我对此已确信无疑了。您冒犯了这个女人，假如您不把她的气消掉，她会毁了您。埃唐普夫人，邦弗尼托，请您好生听着我要向您说的话：埃唐普夫人，她是国王的王后。”

“您在跟我胡扯些什么，仁慈的天主！”赛里尼笑着高声说道，“我，我，我冒犯了埃唐普夫人！这是怎么回事？”

“啊！我了解您，邦弗尼托，而我就猜到，您和我，和她一样并不清楚她对您仇视的原因。不过，这又怎样？女人们生性如此：她们恨谁爱谁都不知道为什么。啊哈！埃唐普公爵夫人恨您。”

“那么您要我怎么办？”

“我要您怎么办？我要阿谀奉承的您挽救雕塑家的您。”

“我，去拍一个宠妃的马屁！”

“您想错了，邦弗尼托，”普里玛蒂斯笑着说，“您想错了；埃唐普夫人非常之美，任何艺术家都会为之倾倒。”

“这么说，我同意。”邦弗尼托说。

“那好吧！把这层意思告诉她，告诉她本人，而不是对我讲。你们如果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真是求之不得了。您的艺术家的韧性劲儿上来了，把她刺伤了，现在该由您主动去接近她。”

“假如我伤害了她，”赛里尼说，“这是无意的，或者说，是不怀恶意的。她对我说了几句难听的话，而我又没有得罪她，我就回敬了她几句，而她却是罪有应得。”

“不管是怎么回事，请您把她说的什么忘了吧，邦弗尼托，您也让她忘了您回敬她的那些话吧。我再说一遍，她是很专横的，她的报复心很强，她能主宰国王的心，国王爱艺术，但他

更爱情妇。她会让您对自己的唐突冒失后悔不迭的，邦弗尼托；她会给您招来不少敌人；给大法官撑腰和您干仗的是她。那么听着，我么，我这就去意大利；我执行她的命令这就去罗马。啊哈！这趟旅行，邦弗尼托，是冲着您来的，至于我本人，我，您的朋友，我是不得已才充当了她发泄仇恨的工具的。”

“那么您到罗马去干什么呢？”

“我去干什么？您向国王许下了诺言要和古人比一比高低，而我知道您的为人，是说到做到的；可是公爵夫人以为您在自吹自擂。因此，大概是为了想通过对比把您压倒，她派我，我这个画家，到罗马去把古代的稀世珍品浇铸出来，拉奥孔①呀，维纳斯②呀，莱穆勒③呀，我知道些什么，我！”

“说真的，这种报复倒非常别致，”邦弗尼托说，他虽然对自己有充分的估计，想到自己的作品要和最伟大的艺术大师的杰作决一雌雄也免不了有些惴惴不安了，“可是向一个女人让步，”他握紧了拳头接着说，“决不！决不！”

“谁向您说让步了！听着，我为您出一个点子。阿斯加尼奥讨她喜欢：她想让他干点活，并派我告诉他，要他到她家里去。好吧！对您来说，没有什么比陪送阿斯加尼奥到埃唐普宫邸去亲自把他介绍给美丽的公爵夫人更简单的事情啦。利用这个机会吧，您还可以把一件什么奇珍异宝带去，也只有您才会制作嘛，邦弗尼托；您先把首饰拿给她看，然后，当您看见她欣赏时眼睛发亮了，您就把这件东西奉送给她，象是送一件只有她

① 拉奥孔：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祭师，因触怒天神，和两个儿子同被巨蟒缠死，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拉奥孔雕像，生动地表现了这个形象，为艺术珍品。

② 指爱神维纳斯的雕像。

③ 莱穆勒：有名的大理石古雕像，表现一个裸体的磨刀男子。

才配接受的贡品那样；这样的话，她会接受的，会高高兴兴地谢谢您，并且作为交换，她会送给您一件够得上您的身份的礼物，并且会对您百般宠信。反之，假如您与这个女人为敌，那么从今天开始，您就放弃您的梦想中的宏图大业吧。哎呀！我么，我也曾不得不委屈过一阵子，后来才扬眉吐气的。在我翻身以前，别人一直把罗梭这个蹩脚画家看得比我还高一筹哩！人家到处标榜他，并且始终把他排在我前面。他被称之为王室的管家。”

“您对他的评价不公正，法朗西斯科，”赛里尼说，他的心里是藏不住话的，“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画家。”

“您这样认为？”

“我坚信不疑。”

“啊！这点我也肯定，我，”普里玛蒂斯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憎恨他。好吧！别人过去利用他来整我；我讨好他们，满足了他们可恶的虚荣心。现在，我成了伟大的普里玛蒂斯了，眼下，这回他们要利用我来压垮您。您就象我以前那样去做吧，邦弗尼托，您按照我的忠告去做，将来是不会后悔的。为您，也为了我自己，我求求您了；以您的荣誉和您的前途的名义我求求您了；假如您一昧固执己见，您这两样可能全到不了手。”

“这真不好办！”赛里尼说，显然，他开始动摇了。

“如果不是为您自己，邦弗尼托，也要为了我们伟大的国王。假如您使他不得不在他钟爱的情妇和他所欣赏的艺术家之间进行选择，您是想伤他的心吗？”

“好吧！行！为了国王，我干！”赛里尼大声说道，他兴奋起来了，庆幸找到了一个充分的理由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

“祝您走运！”普里玛蒂斯说，“那么现在，您该懂得，假如

这次谈话的内容向公爵夫人走漏了一个字，我就完了。”

“啊！”邦弗尼托说，“我希望您是放心的。”

“邦弗尼托说一不二，说到做到。”普里玛蒂斯接着说。

“您已经得到我的诺言了。”

“那么好吧！再见，兄弟。”

“祝您在那儿万事如意！”

“祝您在这儿交上好运！”

说完，这两位朋友最后一次握了握手，各自做了一个默契的手势，就分道扬镳了。

## 十三

## 女人时常多变

埃唐普宫邸离内斯勒宫并不怎么太远。因此我们从这家到那家串门，我们的读者不会感到诧异的。

埃唐普宫座落在奥古斯丁大教堂沿河堤岸旁边，沿着傻瓜行乞街一溜边展开。自从有了心宿街之后，大家才带着感情以“傻瓜行乞”命名了这条街①。埃唐普宫的正门对着燕子街。弗朗索瓦一世把这份产业作为厚礼赠送给他的情妇，以她同意与庞蒂埃弗尔伯爵雅克·戴勃洛斯结成夫妻为交换条件；与此同时，他把埃唐普领地和布列塔尼的管辖权交给了雅克·戴勃洛斯，庞蒂埃弗尔伯爵，以后者同意娶他的情妇为妻为前提。

① 心宿(Git—le—coeur)街和傻瓜行乞（Gilles—le—Gueux）街在法语中谐音。

此外，国王还想着把与美丽的安娜·德·埃莱① 身份相当的一份厚礼送给她。他让人把古老的宫邸以最新的格调修整一番。在色彩晦暗和呆板的正面墙上，变幻莫测地开放出了文艺复兴时代艳丽的花朵，每一朵花仿佛是爱情的结晶。总而言之，从国王装饰这个住所所用的心血来看，不难发现，他大概自己在里面住的时间不少于埃唐普公爵夫人。此外，他以王室的奢华气派布置了几个内室，整幢房子摆设得就象一位真正的王后的宫殿，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比含蓄端庄，华丽典雅的埃莱奥诺尔宫的派头还要大（埃莱奥诺尔是查理五世的姐姐，弗朗索瓦一世的结发妻子），这一点，在外界，甚至在宫廷内部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眼下，假如我们大清早冒昧闯进公爵夫人的闺房，我们会发现她半卧在躺椅上，把她那颗可爱的脑袋枕在她的一只美丽的手上，漫不经心地把另一只手插进她那金光闪烁的栗色头发发卷里。安娜的一双赤裸裸的脚伸在她那双宽大的黑丝绒拖鞋里显得更娇小，更嫩白，而她那件随意披在身上的轻飘飘的裙衣使这个娇艳的女人更增添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果然，国王在那里，他站在窗前，但没看着他的公爵夫人。他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打着玻璃窗，似乎在深思着什么。他大概在想着查理五世横贯法国这个严重的问题。

"您背对着我，在那儿干什么哪，陛下？"公爵夫人终于不耐烦了，问他道。

"想着奉献给您的诗句，我希望，现在已经完成了。"弗朗索瓦一世答道。

① 即埃唐普夫人。

"啊！快把诗念给我听听，求求您，我的漂亮的桂冠诗人。"

"我很愿意，"国王带着拙劣的权杖诗人的口气自信地接口说道，"请听着：

我独自站在窗前，
在一个旭日初升的清晨。
我看着在前方的曙光女神①，
它替福比斯②指引着前程。
我又看着那梳理金发的女伴，
看见了她那明亮闪烁的眼神；
她的眼睛放出那脉脉含情的光芒，
我情不自禁地高呼一声：
不朽的诸神啊，请回到你们的天国，
因为千娇百媚的美人羞得你们无处安身。"

"啊！多美的诗句，"公爵夫人边拍手边说道，"请看曙光吧，您爱看多久就看多久；从今以后，我不再嫉妒它了，因为它给我引出了如此优美的诗句。那么请再向我朗读一次吧，我请求您。"

弗朗索瓦一世又殷勤地为她以及为自己朗读了一遍他那讨好的即兴诗，不过这一次，轮到安娜默不作声了。

"您怎么啦，美丽的夫人？"弗朗索瓦一世问道，他原以为会又一次听到一些恭维话的。

"陛下，我想，我今天早上将更郑重地向您重复一次昨天晚上我对您说的话：如果听任别人无礼地羞辱自己的女人，一位多情侠义的国王比一个诗人更不可原谅，因为她既是他的情妇，

① 曙光女神：希腊神话中之女神。

② 福比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又一名字。

又是他的缪斯①。"

"又来了，坏东西！"国王接着说，有点不耐烦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您把这个当成是羞辱，我的天哪！我的至高无上的仙女呀，您始终耿耿于怀，急于诉冤，把我的诗都置之脑后了。"

"大人，我的爱憎是同样强烈的。"

"可是，哎呀，我这就请求您别再去怨恨邦弗尼托啦，他是一个十足的疯子，自己都不晓得在说什么；他说话就象打架一样冒失得很，我可以向您担保，他从来不曾有讥讽您的意思。此外，您也知道，宽容是美女的天性，亲爱的女神，看在我的情份上，请原谅这个冒失鬼吧！"

"冒失鬼！"安娜牙缝里漏出这么一句话。

"哦！崇高的冒失鬼，真的，"弗朗索瓦一世说，"昨天我看见他了，他答应给我做出一些精品来。我想，在他这一行艺术里，他是举世无双的。在将来，他可以象安德烈·德尔、萨托、提香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一样为我争光。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艺术家们呀！我亲爱的公爵夫人，那么对这个人表现得客气和宽容一些吧，我恳求您了。啊！我的天主！依我的看法，四月份的骤雨，女人的任性和艺术家的冲动与其说是令人讨厌，不如说更具有魅力。行啦！我喜欢的人，您就不必怀恨在心了，您是我爱的人啊。"

"我是您的臣仆，我听您的，陛下。"

"谢谢。女人的好心给了我这种恩惠，作为报赏，您可以得到君王的权力范围内您所希望的任何东西。不过，哎呀！天越来越亮了，我该离开您了。今天还要开会。讨厌透了！哦！我

① 缪斯：希腊神话中的诗神。

的兄弟查理五世叫我这个国王真难当啊。他以诡计多端代替了骑士精神，以羽笔取代了剑：这是耻辱。我以贵族的身分起誓，我想应该发明一些新词儿来命名政治上的这些学问和机灵。再见，我可怜的心肝儿！我要变得细心、精明些。您呀，您是多么幸福！只要保持美容就行了，而这一点，是天生的。再见吧，别站起来，我的侍从在前厅等我。再见，想着我啊。”

“无时无刻不想，陛下。”

接着，弗朗索瓦一世向她作了一个最后的道别的手势，掀起了帷幔，出了门，留下了美丽的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应该说，是忠实自己诺言的，立即就动起脑筋来，不过她心里想的是别的事，而不是他。

这是因为埃唐普夫人是一个生性好动，热情冲动，野心勃勃的女人。在她处心积虑地追求，勇敢无畏地征服了国王，得到他的宠爱以后，这种爱情已不足以平息她精神上的骚动，她开始感到厌倦了，勃里翁海军元帅和隆格瓦尔伯爵，她时而爱上一阵子，而对迪亚纳·德·普瓦第埃，她无时不在对她咬牙切齿，但他们都不足以占有她的全部心思。但是，一星期以来，她的灵魂中的空虚充实了一些，多亏新添的仇恨和爱情，她的心又开始活了起来。她恨赛里尼，爱阿斯加尼奥，她想的是这两位，这时，她的几个贴身侍女替她穿上了衣服。

她们见她只需戴上头饰就妥贴了，于是便向她通报巴黎大法官和马尔玛涅子爵求见。

宫廷内部，围绕着王太子的情妇，迪亚纳·德·普瓦第埃和公爵夫人已经形成了两派。他俩是公爵夫人最忠诚的拥护者。当然啦，当人们想到他们的敌人时，对朋友就倍加亲切。因此，埃唐普公爵夫人心情愉快，和颜悦色地把手伸给了皱眉蹙额的

大法官和面带微笑的子爵去吻。

“大法官阁下，”她带着无可置疑的仇恨和合情合理的怜悯说道，“我们得知这个意大利乡巴佬对待您——我们的最好的朋友的可恶的态度，我们现在对此还十分气愤。”

“夫人，”埃斯图尔维勒回答道，他即使身处逆境也忘不了阿谀谄媚，“您的美丽的容貌和优美的仪态没能制止这个无耻之徒。假如让这么一个人来惜顾我的年龄和个性，我都会觉得无地自容。”

“啊！”安娜说，“我只想到您，至于我个人的不满，国王已经请求我把它忘了。他对这些无礼粗鲁的外国人也真是太宽容了，因此，我已把它忘掉了。”

“假如是这样，夫人，我们原来想来请求您的事情，可能您不会同意了。那么，我们请您允许我们告辞，我们也不必把请求的内容讲给您听了。”

“什么，埃斯图尔维勒阁下！在任何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难道我不是您的知心朋友么？说吧！请说吧！要不，对这么一位不讲交情的朋友，我会生气的。”

“好吧！夫人，是这么回事。为了照顾马尔玛涅子爵，我原以为能够对您慷慨赐给我的一座王家宫殿有居住的支配权。当然啦，我们把目光盯住了内斯勒宫，可这座宫已经落到了一群坏蛋的手中。”

“哦！哦！”公爵夫人轻呼着说，“我在仔细听您讲哩。”

“夫人，子爵一开始就急急忙忙欣然接受了；可是，现在，他想了想又犹豫起来，他想到这个可怕的邦弗尼托就不寒而栗。”

“对不起，我尊敬的朋友，”马尔玛涅子爵打断他的话说，

“对不起，您把这件事解释得不对头。我不是害怕邦弗尼托，我是怕国王生气。被这个意大利乡巴佬杀了，我并不怕，就象夫人的口气说的那样，呸！我怕的，可以说是把他杀了，我怕夺去了我们陛下的一个臣仆的命，国王似乎对他十分感兴趣。”

“而我，夫人，还曾斗胆让他希望，在需要的时候，您不会不保护他的。”

“我从来不会撂下我的朋友们不管的。”公爵夫人说，“何况，正义在你们一边，它不是一位比我更好的朋友吗？您俩不是按照国王的旨意行事的吗？”

“国王陛下，”马尔玛涅答道，“除了邦弗尼托以外，没有把内斯勒宫指名给任何其他人，而我们选中它，也毋庸讳言，从表面上看，完全是为了报复。还有，我将带两个亲信一起去，假如我把这个赛里尼杀了——这点我能确信——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哦，我的天主！”公爵夫人微笑着说，露出了她那一口雪白的牙齿，“国王对活着的人是尽力保护的；不过，我想，他并不怎么关心为死者报仇的事。假如他对艺术的赞赏力因此而无从施展时，我希望，除了对我的爱情以外，他不会再想到其他的事情了。啊！这个男人在公开场合下对我的态度如此嚣张，肆无忌惮！马尔玛涅，您忘了这件事了吗？”

“可是夫人，”小心谨慎的子爵说，“您得十分清楚，您将要遇到的麻烦。”

“啊！您真是太有远见了，子爵。”

“不，假如您允许的话，夫人，我不希望对您保留什么。和这个鬼东西打交道，很可能凭力量是不行的。那么，我得向您承认，我们将要借助于计谋。假如大白天他在他的宫堡里能逃

过我手下的好汉，他们完全可以在某一个晚上，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候着他……而他们不仅佩有长剑，夫人，他们还有匕首。”

“我明白了，”公爵夫人说，她听了这个小小的暗杀计划，脸蛋上鲜艳的光泽依然如旧，没有一丁点儿异样。

“怎么样，夫人？”

“还怎么样呢？子爵，我看出来您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并且看出，您的敌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见鬼！”

“可是事情本身呢，夫人？”

“一点不错，事情很严重，可能值得我们好好想想。可是，您要我对您说些什么呢？每个人都明白，国王本人也不是不清楚，这个人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恨他……不亚于恨我的丈夫或是迪亚纳夫人。还有，当然啦！我以为可以答应您……喂，有什么事情，伊莎波，为什么来打断我们的话？”

公爵夫人的最后一句话是冲着一个贴身侍女说的，后者刚刚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

“我的天主！夫人，”伊莎波说，“我请您原谅。可是，这个佛罗伦萨的艺术家，这个名叫邦弗尼托·赛里尼的人，他在门外，手上拿着一只非常精致的镀金小杯。他彬彬有礼地说，他来向夫人阁下献礼，他恳切地要求您能不吝见他一面。”

“啊！对啊！”公爵夫人的怒气稍减，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你是怎么回他来着，伊莎波？”

“我说夫人还没换装，我这就去禀报。”

“很好。”公爵夫人一边转向窘迫的大法官，一边接着说，“我们的敌人似乎回心转意了，他开始认识到我们的厉害，和我们的能量了。这无所谓，他以为就这样可以便宜了事了，没那

么容易！我不会就这样立即接受他的歉意的。应该使他记住他的冒失和我们的气愤。伊莎波，你告诉他，你已经禀报过我了，我命令他等着。”

伊莎波走出去了。

“我刚才和您说了，马尔玛涅子爵，”公爵夫人情绪稍缓和了些，接着又说，“您跟我提起的那件事是严重的，我大概不能答应帮您的忙，归根到底，这有点儿象谋杀和圈套。”

“他太盛气凌人了！”大法官大着胆子说。

“我希望，补救的办法也是相当的，阁下。这个傲慢无礼之徒，敢于顶撞王室，现在正在我的前厅等待着接受我女性的嘲弄；说实话，就这样让他受两小时的罪也可以付清一句唐突无礼的话。何况，人总要有点怜悯心，大法官。原谅他吧，两小时以后，我也会原谅他的：难道我对您的影响还没有国王对我的影响大么？”

“那么请您现在允许我们向您告辞，夫人，”大法官欠身说，“因为我不愿意向我的真正的女王许下我不能遵守的诺言。”

“您要走！哦！别这样！”公爵夫人说，她非常希望有人在场可证明她得到的胜利，“大法官阁下，我希望您能亲眼看到您的敌人屈尊受辱，那么我们同时都报了仇。我给你们，您及子爵，这两个小时：别感谢我。——听人说，您把您的女儿配给奥尔贝克伯爵了，有这回事吗——这主意真妙，真的。我说真妙，确切些说，是还不错罢了。嗯，阁下，您请坐吧。您知道吗，要结成这门婚事，得有我的同意，而您还没向我提出过请求，不过，我会同意您的。奥尔贝克象您一样对我忠心耿耿。我希望，您那个漂亮的孩子，我们终究能看见她，控制她的，而她的丈夫也不至于如此冒失无礼，不把她引见到宫廷里来的。

您给她起了个什么名字，阁下？”

“科隆帕，夫人。”

“这是一个漂亮而亲切的名字。人们常说，名字对命运有影响；假如真的如此，可怜的孩子大概天性软弱，而且会痛苦的。喂！伊莎波，怎么说？”

“没什么，夫人；他说，他等着。”

“啊！好，很好，我已忘了这件事情。嗯，嗯，我再说一遍，要留神科隆帕，埃斯图尔维勒阁下，伯爵和我的丈夫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的野心和埃唐普公爵的贪婪不相上下，也是相当善于把自己的妻子去交换某片公爵封地的。因此，我也得当心点！尤其是，假如她真的象大家传说的那样美的话，更得留点儿神。您会把她介绍给我的，是么，阁下？我可以保护她，这是合情合理的呀！”

公爵夫人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自己的胜利时刻的到来，侃侃而谈，忘乎所以，而她那急不可待的兴奋心情更是溢于言表，暴露无遗。

“行了！”她又开口道，“还有半个钟头就够两个钟头了。我们就要把可怜的邦弗尼托从酷刑中解放出来。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大概罪也受够了；他不习惯这样候人的，对于他，卢佛宫永远是畅通无阻，而且随时可以晋见国王。说真的，虽说他罪有应得，我还是可怜他。他大概心里怒火中烧，是吗？可是又不能发作！哈！哈！哈！我以后想起来就会笑。不过，善良的天主啊！那儿出什么事了？大叫大嚷的……什么东西摔破的声音。”

“莫不是这个该死的人受罪受得不耐烦了？”大法官说，他心里又萌发了一线希望。

“我刚想去看个究竟，”公爵夫人说，她的脸色陡然变了，“和我一起来吧，我的伙计们，来吧。”

邦弗尼托出于我们已知道的原因，委屈求全，要与权势重大的宠姬讲话，在他与普里玛蒂斯谈话的次日，便拿着镀金的小银杯——他求太平的代价——扶着阿斯加尼奥，向埃唐普宫邸一步步走去。阿斯加尼奥因为昨天痛苦了一夜，显得脸色苍白，十分虚弱。开始，他遇到了一群仆人，他们不愿这么早就去向他们的女主人通报他的到来，结果费了他半个小时的口舌。这件事已经使他心里有了疙瘩，后来，伊莎波来了，同意去向埃唐普夫人禀报。接着，她又回来向邦弗尼托说，公爵夫人正在更衣，需要等一会儿。于是，他捺下性子，靠着阿斯加尼奥，坐在一张凳子上，后者因为走路累了，再加上发烧和有心思，给折腾得够呛，感到有些不支。

就这样过去了一小时，邦弗尼托开始以分计算了。“不过，不管如何，”他心里想，“一个公爵夫人的梳妆打扮是一天中的大事，多一刻钟少一刻钟，我犯不着打乱我的行动步骤。”虽然他理性上是这样考虑的，行动上却开始以秒计算了。

在等待的时候，阿斯加尼奥的脸色越来越白了：他原想把他的痛苦瞒过他的师傅，并且一声不吭地随他摆布的；可是，他早餐滴水未进，因此，他再想硬撑着也不行，他感到坚持不下去。邦弗尼托坐不住了，开始踱起方步来。

一刻钟又过去了。

“你难受么，我的孩子？”赛里尼问阿斯加尼奥。

“不，真的不，师傅；不如说，难过的是您。您就耐心点吧，我求求您了，马上就会出来的。”

这时，伊莎波又走了进来。

“您的女主人好慢呀。”邦弗尼托说。

狡狯的姑娘走近窗口，看着大院里的座钟。

“您只等了一个半钟头，”她说，“您有什么可埋怨的？”

看见赛里尼皱眉蹙额的，她突然放声大笑，一溜烟地跑了。

邦弗尼托抑制住心头的愤怒，没让自己发作。他只得重新坐下，抱着双臂，脸色阴沉，默不作声。他表面显得镇静，但在静默中，他的怒火在上升。门前的两个仆人一动不动地望着他，表情严肃，他以为是在嘲弄他。

一刻钟敲响了；邦弗尼托向阿斯加尼奥瞟了一眼，见他的脸色苍白得吓人，随时都会晕倒。

“哦，是这样！”他控制不住了，大声说，“原来她是故意让我等的！我太天真，相信了别人说的，心甘情愿地在等着哩；我很少受过别人的奚落，从未想到过这点。不过，倘若别人想要捉弄我一下，假如果真如此，我可不是让人捉弄的人，甚至被一个女人作弄也不行，我这就走。走吧，阿斯加尼奥。”

说着，邦弗尼托用他强有力的手，抓起了那张公爵夫人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拿来出气，辱没他将近两个小时的凳子，摔在地上，凳板摔散了。几个仆人想围上来，但是赛里尼的匕首一半已经出鞘，他们便站住了。阿斯加尼奥为他的师傅担惊受怕，想站起来，可是，他的激动情绪耗尽了他最后一点儿力气，他晕死了过去。开始，邦弗尼托都没有察觉到。

正在这时，公爵夫人脸色苍白，怒气冲冲地出现在门口。

“嗯，我要走了，”邦弗尼托明明看见她来了，仍然用他雷鸣般的嗓音又说了一遍，“告诉这个女人，我把我的礼物带走了，看见谁就送给谁，谁都比她更配得到它。告诉她，假如她把我当成您一样，是她的一个仆人，她就想错了。我们这些艺

术家，我们不会象她出卖爱情那样出卖我们的屈从和我们的尊严！现在，请让出一条路来！跟我走，阿斯加尼奥！”

说着，他向他的宠爱的学生转过了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头往后仰，脸色白得象粉墙。

“阿斯加尼奥！”邦弗尼托大声说，“阿斯加尼奥！我的孩子，晕过去了，也可能要死了！啊！我的亲爱的阿斯加尼奥，还是这个女人……”

邦弗尼托转过身子，冲着埃唐普公爵夫人做了一个气势汹汹的手势，同时又俯下身子想把阿斯加尼奥搂在怀里。

至于埃唐普夫人，她内心又恼又怕，此刻既走不动，又讲不出一句话。然而，当她看见阿斯加尼奥的脸色象大理石一样白，头搭拉着，长长的头发披散着，看见他白得那么美，昏迷中显得那么妩媚，不禁动了心，她顿时向他冲去，面对着邦弗尼托几乎跪了下来，象他那样，把阿斯加尼奥的另一只手握在自己的双手之中。

“可是这个孩子快死了！假如您带他走，先生，您会害死他的。可能，他急需要治疗。热洛姆，赶快去把安德烈大夫找来。我不希望他象现在这样从这儿出去，您听见了吗？您走或是不走，都得把他留下。”

邦弗尼托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公爵夫人，又焦急不安地看着阿斯加尼奥。他懂得，把他的亲爱的学生留给埃唐普夫人照看是万无一失的，而把他冒冒失失地带走倒是可能带来危险。他象往常那样，很快便打定了主意，因为决断迅速而不可动摇是邦弗尼托的一个优点，或者说是他的一个短处。

“您得为他负责，夫人！”他说。

“啊！以生命担保！”公爵夫人大声说道。

他在学徒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穿上了大衣，手按在匕首上，气宇轩昂地出了门，还没忘了向公爵夫人抛去一个仇恨和轻蔑的眼光。至于另外两个男人，他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安娜的眼睛里燃烧着仇恨，一直目送他出门；随后，她变了一副脸色，垂下了眼睛，既不安又悲伤地看着这个善良的病人；爱情取代了憎恨，母老虎又变成了羚羊。

“安德烈大夫，”她对她的飞奔而来的私人医生说，“您看看他，救救他吧！他受伤了，快没气了。”

“没关系，”安德烈医生说，“暂时的虚脱。”

他在阿斯加尼奥的嘴里灌了几滴随身带着的兴奋剂。

“他又醒了，”公爵夫人高声说，“他动了动。现在，医生，他需要安静是吗？把他搬到这间内室里来，让他躺在躺椅上。”她向两个仆人说。

接着，她又压低了嗓门，声音低得只有他俩才听得见：

“听我说一句要紧的话，”她补充说，“刚才的事情倘若你们多嘴多舌走漏了一个字，当心你们的脑袋。去吧。”

吓得抖抖索索的仆人躬身鞠了一躬，轻轻地把阿斯加尼奥抱起来，把他带走了。

对埃唐普夫人伤风败俗的做法，大法官和马尔玛涅子爵是亲眼目睹，心照不宣的。现在她单独和他俩在一起，她打量着他们，对后者目光中更是充满着轻蔑的神色，不过，她立即就转换了眼神。

“我刚才说了，子爵，”她苦涩而镇静地说，“我刚才说了，您说的那件事情非同小可；不过没什么，我不再犹豫了。我想，我有足够的权力可以放手干掉一个叛徒，在需要时，我也有能

力去教训那些莽撞冒失的人。这一次，国王不会亲自惩处，这正符合我的心愿。不过我么，我要报仇雪耻。惩罚只是对侮辱而言，而复仇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先生们，你们头脑冷静，对报复行动斟酌再三以防败露，对这点，我夸奖你们；可请你们也得神智清醒。我奉劝你们，不要错过机会，让我有你俩就够了，不必再求助于他人。马尔玛涅子爵，您说话不能含糊。我保证您可以象执法的行刑人那样免受惩罚。不过，假如您要征求我的意见，我劝您和您的手下的人放弃用剑，而是用匕首解决。行了，别再说了，干吧！行动还要迅速。这是最好的回答。再见，先生们。”

公爵夫人干干脆脆，直截了当地说完这些话以后，伸出了胳膊，似乎是示意这两位爵爷可以走了。他俩笨拙地欠了欠身子，懵头懵脑地，也找不出什么话敷衍一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走了出去。

“啊！只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才需要这样的胆小鬼！”安娜看着他俩逐渐走远，一面带着鄙夷的神色，噘起了嘴说，“啊！血统高贵的情人呀，可用钱买来的丈夫呀，穿着紧身短上衣、穿着号衣的仆人呀，所有的，所有这些男人，我真是全部瞧不起。只有两个人除外：一个是我内心不得不折服的；另一个是我真心诚意爱着的。”

她走进俊美的病人躺着的那间内室。当公爵夫人走近他时，阿斯加尼奥又睁开了眼睛。

“没关系，”安德烈大夫向埃唐普夫人说，“这个年轻人在肩上挨了一剑，精神受了刺激，疲劳了，可能甚至还由于饿了，使他处于暂时的休克状态。您看见了，几滴兴奋剂完全使他恢复了理智。现在，他完全清醒过来了，用担架把他送到家里，

他是受得了的。”

“行了，大夫，”公爵夫人边说边把一个钱袋递给安德烈医生，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走了出去。

“我在哪儿？”阿斯加尼奥问，他恢复理智后，努力想把记忆恢复过来。

“您在我的身边，在我家里，阿斯加尼奥。”公爵夫人说。

“在您的家里，夫人？啊！对啊！我认出您来了，您是埃唐普夫人。而且，我也记起来了！……邦弗尼托在哪儿？我的师傅在哪儿？”

“别动，阿斯加尼奥！您的师傅没事，您就放心吧。现在这时候，他正安安稳稳地在自己的家里用午膳哪。”

“那他怎么会把我留在这儿的？”

“您失去了知觉。他把您交给我照看。”

“那么您能向我肯定，夫人，他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他是好好地离开这儿的么？”

“我向您再说一遍，我向您肯定，阿斯加尼奥，他从来没有象此时此刻这样安全过。您听清了吗？您真是忘恩负义的人。我，埃唐普公爵夫人，我照看您，医治您，象一个姐姐一样关心您，而您只是一个劲儿向我提您的师傅。”

“啊！夫人，对不起，并且谢谢您！”阿斯加尼奥说。

“说得对，说真的！”公爵夫人莞尔一笑，轻轻摇着她那美丽的脸蛋说。

这时，埃唐普夫人开始说话了，说得温情脉脉，娓娓动听，每一句话，表面上听起来简单，但都弦外有音，含而不露，每一个问题问得都很急切，又不失礼貌，而对方每一句回答就象要决定她的命运似的，她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她象一只雌猫似

的谦恭、柔顺、温和、专心致志，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又象舞台上的女演员一样，当阿斯加尼奥离了谱子，又慢慢地把他引入意境，并且使他领会到酝酿已久，并且必须说出来的看法。她说话时飘飘忽忽，听他说时，就象谛听神的启示；她施展了一个有教养的，乖巧的女人的全部能耐，就如我们已介绍过的，这些本领使她获得了女才子中的美人或是美人中的女才子的称号。总之，在这次谈话中，她阿谀谄媚，极尽勾引之能事。后来，当年轻人三番五次表示要告辞时，她仍然一再挽留他说：

"阿斯加尼奥，您以制作金银首饰的精湛的艺术性在和我说话时，是那么雄辩，那么热情，我听了以后就象拨云见日，恍然大悟；今后我的思想里将离不开珠宝首饰啦。那么，照您所说，您的邦弗尼托大约是这门艺术的大师了？"

"夫人，他甚至超过了天才的米开朗琪罗。"

"这我要怪您了。他对我唐突无礼，您这不就要减轻我对他的宿怨了么？"

"啊！对他的鲁莽行为可不要介意。他表面粗暴，内心里却十分诚恳，热心；不过，邦弗尼托同时又是个最急躁，最容易动肝火的人。他以为您是为寻开心才让他等着的，而这样的侮辱……"

"您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公爵夫人象一个被宠惯的孩子似的稍带窘困地说，"事实是当您的师傅来到时，我还没换衣服，我不过是梳妆的时间长了些罢了。这不好，很不应该！您看，我向您赔不是了。我可不知道您和他在一起。"她说最后一句话时有些生气。

"是的，不过，夫人，赛里尼理解错了，而别人又对他过分了些，所以他以为您——您是那么宽容，那么善良！我可以照

实告诉您：而他以为您很坏，很可怕，并且他天真地以为您是在欺侮他。”

“您相信这个么？”公爵夫人问，终究不能完全掩饰住自己的一丝冷笑。

“啊！请您原谅他吧，夫人！倘若他理解您的为人——请您相信我，他是个高尚而豪爽的人——他会跪着请求您原谅他的过失的。”

“喂，别再说了！您真的想要使我现在爱他不成？老实告诉您，我恨他！第一步，我先要给他树起一个艺术上的对手。”

“这很困难，夫人。”

“不，阿斯加尼奥，因为这个对手就是您，您是他的学生。名师出高徒，至少得让我对他，对这个叫我恨得咬牙切齿的伟大的天才，表示我间接的敬意。瞧，赛里尼本人也夸奖过您的创造的才能，难道您会拒绝为我施展才华么？您的师傅对我个人的傲慢无礼，既然您不苟同，您说，难道您不能同意大显一下身手，以此来证明您的诚意么？”

“夫人，我能力所及的，我所有的一切，都由您支配。您对我真是太好了。刚才，您满怀兴趣地询问我的过去，我的愿望，我现在对您敞开心扉，无所保留了。”

“孩子！我还没为您做什么，眼下，我只是请您小施才能。说说看，您是否已在构思什么神奇的首饰了？我这儿有一些稀世的珍珠，我的好心的幻术师，您想把我的这些珍珠变成什么美妙的珍宝呀？听着，您想听我向您说说我的想法吗？刚才，当我看见您脸色苍白，头垂向一旁，横卧在这间内室里时，我在幻象中以为看见了一朵迎风摇晃的百合花。好吧！给我做一朵珍珠和银子串成的百合花吧，我将把它套在头颈上。”女幻术

家说着，把手放在她的心上。

“哦！夫人，您这片好心……”

“阿斯加尼奥，如您所说的，您真的想感谢我的好意么？那您就答应把我看成是您的知己，朋友，对我毫不隐瞒您的行动、打算和心思，因为我看出您郁郁寡欢。当您需要帮助和忠告时，答应我到我这里来。”

“嗯，您再次给我以恩宠，而不是要我表示我的谢意。”

“一句话，您答应我了？”

“天哪！假如在昨天，我还能答应您，夫人；假如在昨天，我还可能冒昧请求您慷慨施与；今天，任何人也没有能力帮助我啦。”

“谁说的？”

“我说的，我，夫人。”

“啊！您很伤心，很伤心，我看得出来，阿斯加尼奥。”

阿斯加尼奥悲伤地摇了摇头。

“您对一个朋友吞吞吐吐的，阿斯加尼奥，这不好，这不好。”公爵夫人说着提起了年轻人的手，并轻轻地握着它。

“我的师傅该不放心了，夫人，我担心会给您带来麻烦。我感到完全好了。请允许我回家吧。”

“您就那么急急忙忙地要离开我！至少等人替您准备一付担架嘛。别犟了，这是医生的嘱咐，也是我的命令。”

安娜叫来了一个仆人，向他吩咐了什么，接着，他叫伊莎波替她把她的珍珠和几颗钻石拿来，并把这些东西交给了阿斯加尼奥。

“现在，我放您走了。”她说，“不过，当您一旦恢复健康，我的百合花将是您要做的第一件事，对吗？养病时，请您就构

思构思，我请求您；而一旦构思妥了，您就来告诉我听。”

“遵命，公爵夫人。”

“既然您照我的心意去做，难道您不希望我——我也想着帮助您什么——不希望我也做些您想要我做的事么？因为，在您这个年龄，要清心寡欲，视而不见，闭口不语是办不到的，总是会想些什么。您以为我权力有限，威信不高，因而您不屑把我当成您的知心人看待吗？”

“我知道，夫人，”阿斯加尼奥答道，“您的地位显赫，无所不能。可是，在我目前的处境下，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帮助我。”

“唉，说说看嘛，”埃唐普公爵夫人说，“我想听听！”

说完，她又娇声柔气地压低嗓门，和颜悦色地说：

“我求求您了！”

“天哪！天哪！夫人，”阿斯加尼奥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呼唤着说，“天哪，既然您诚心诚意地要我说，既然我走了，也就是向您隐藏了我的羞辱和我的绝望、因此，我这就向一个女人吐露我的隐私，而不是象我在昨天可能做的那样，会向公爵夫人提出请求的。昨天，我可能会说：‘我爱科隆帕，因此我是幸福的！……’今天，我要对您说：‘科隆帕不爱我，我只求一死！’别了，夫人，可怜可怜我吧！”

阿斯加尼奥迅速地吻了一下沉默不语，神情木然的埃唐普伯爵夫人的手，跑掉了。

“一个情敌！一个情敌！”安娜说，她象如梦初醒似的，“但是，她不爱他，因此，他会爱我的，我一定要他爱我……啊！对呀！我可以发誓，他会爱我的！而我也会把邦弗尼托宰了！”

# 十 四

## 人生的真谛是痛苦

本标题具有愤世嫉俗的酸味，敬请读者鉴谅。事实上，应该承认，本章如同生活一样，除了讲述痛苦而外，别无其它内容。滑稽剧中一个著名人物可能会说，这样的想法并无新意；然而，由于我们将要象维吉尔①引导但丁②那样，把读者引入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之中，这样的想法也许可以作为我们对他们的交待，也可以让人感到宽慰。

这样说，并无开罪读者和维吉尔的意思。

故事叙述到此，说真的，我们的朋友都将一个个陷入悲哀伤心的境地，由邦弗尼托开头，雅克·奥伯里告终，而我们也将看到苦痛是怎样象上涨的黑黝黝的潮水那样，慢慢地把他们淹没的。

刚才，我们写到了赛里尼对阿斯加尼奥的生命正忐忑不安。自他回到了大内斯勒府邸后，我向您起誓，对埃唐普夫人的愤怒，他就不再去多想了。他所关心的，就是他亲爱的病人怎么样了。因此，当大门敞开让担架进来后，阿斯加尼奥轻松地跳到地上，并上前来握他的手，向他肯定，他眼下的感觉和早上差不多时，赛里尼真是大喜过望。然而，当他还没听学徒说完三句话时，就带上了一种不寻常的忧郁的表情听他叙述。年轻人说：

---

①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代表作史诗《伊尼特》。

②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代表作《神曲》。

“师傅，我将要告诉您，有一件事您误会了，而且，我知道，您会感谢我的，而不会埋怨我。对埃唐普夫人，您的看法错了：她对您一无仇恨，二不蔑视；相反，她尊敬您，欣赏您，应该说，您却粗暴地对待她了。她，一个女人，一位公爵夫人。师傅，埃唐普夫人不仅象一位女神那么美丽，还象一位天使那么谦逊、热情、单纯和好心，她的内心世界也是非常之美的。今天早上，您看见她傲慢无礼，那是她象小孩一样闹着玩的。我来请求您了，别再固执己见，老是不公正地瞧不起她，这既是为了您，您是主张公正的，也是为了我，她接待和治疗我时，那么细心体贴，真令人感动。我可以向您保证，您很快就会让她忘了……喔，您为什么不讲话，我的师傅？您摇头了，难道我使您生气了么？”

“听着，我的孩子，”邦弗尼托声色俱厉地说，“我常常对你说，依我的看法，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件东西具有永恒的美，永恒的青春，永恒的生命力：这就是神圣的艺术。然而，我想，我知道，我希望，对一些多情的人来说，爱情也是一种伟大而深刻的感情，它能使人一生幸福，但是，这是罕见的。那么，从一般的意义来说，爱情是什么呢？一时的冲动，一种相互欺骗，并且经常是不怀恶意的相互欺骗的欢乐的结合。对这种爱情，不言而喻，我是瞧不起的。阿斯加尼奥：对这种爱情的虚情假意和甜言蜜语我一概看不上眼。我也不说它的坏话。说真的，这种爱情能让我寻寻开心；一种严肃的爱情所具有的快乐，柔情蜜意和嫉妒心理，这种爱情也都有一点儿，然而，这种爱情的伤害不是致命的。喜剧也罢或是悲剧也罢，过一段时候，人们只是把它当成一场戏，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还有，你看，阿斯加尼奥，女人是诱人的，可是依我看，她们几乎只

配得上，也只能理解这些轻浮的玩意儿。给她们更多些，这无疑是受骗上当或是痴人说梦。就以斯科佐纳为例吧：假如我真的迷恋上她了，她也许会受宠若惊，战战兢兢，我对她若即若离，她就笑呀，唱呀，兴奋呀，感到非常之幸福。再补充一点，阿斯加尼奥，这种朝三暮四的男女结合有一个共同的不变的基本特点，对一个艺术家说来很够了，这就是对体形的崇拜和对纯洁美的爱慕。这是它们严肃的一面，因而我不恶意中伤它们，虽则我感到可笑。然而，听着，阿斯加尼奥，还有一些爱情非但不会使我好笑，而且会使我颤抖；这些爱情非常可怕，没有理性，象梦幻一样地虚无缥缈。”

“啊！我的天主，”阿斯加尼奥心里想，“我对科隆帕的疯狂爱情，难道他猜出些什么了！”

“这类爱情，”赛里尼接着说，“既不给人以愉快，也不给人以幸福，然而，它把您整个儿的占有了；它们是吸血鬼，慢慢地吮吸着您全身的血液，渐渐地吞噬了您的全部灵魂；它们命中注定地把您控制在它们的魔爪之中，并且使人解脱不得。阿斯加尼奥，阿斯加尼奥，对这种爱情提防着点儿。看得出来，它们是奇异的怪兽，从它们那儿，您什么也别想得到，然而，人们却以全部身心和它们拥抱，并且几乎是心甘情愿地为它牺牲自己的青春。”

“一点也不错！他什么都知道！”阿斯加尼奥心里想。

“亲爱的儿子。”邦弗尼托接着说，“假如时间还来得及的话，快把这些将永远把您拴住的羁绊挣断；你会留下它那印记，但至少你得想方设法捡出一条命来？”

“那么谁告诉您我爱她来着？”学徒问道。

“假如你不爱她，那就感谢天主了！”邦弗尼托说，看到阿

斯加尼奥只是用问题来作回答，以为他是在否认他的话，“但是，要当心哪，因为今天早上我看出来她爱你，她。”

“今天早上！您讲的是谁？您想说什么？”

“我说谁？说的是埃唐普夫人。”

“埃唐普夫人！”学徒惊呆了，接口道，“您想错了吧，师傅，这不可能。您说，埃唐普夫人爱我，您看出来了？”

“阿斯加尼奥，我四十岁了，我有经验，我眼明心亮。从这个女人刚才向你投送的脉脉含情的目光来看，我向你发誓，她爱你；再从刚才你为她辩解的热情程度判断，我担心你也爱上她了。所以，你瞧，亲爱的阿斯加尼奥，你有可能被毁掉了：你爱得那么专一，把自己的精力消耗殆尽，当这样的爱情离开你，并让你变得毫无幻想，毫无信念，毫无希望时，你别无他法，只得象别人爱你那样，也以一种被毒化的，致命的爱情去爱别人，并且就如你当初在心上所承受到的灾难那样，对别人的心灵横加摧残。”

“师傅，”阿斯加尼奥说，“埃唐普夫人是否爱我我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我不爱埃唐普夫人，我。”

看到阿斯加尼奥赤诚认真的神情，邦弗尼托稍稍放心了一点，因为他想，在这件事情上，他自己也可能弄错。于是，他不再提起这件事了；在往后的日子里，他常常以忧郁的目光看着这个学徒。

此外，应该说，他似乎并没有为阿斯加尼奥的事情显得不安。他自己似乎也在为一件什么个人的事情在苦恼着。他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无所顾忌的大叫大嚷，和别出心裁的寻欢作乐。他经常整个上午把自己关在冶炼场上面的那个房间里，特意关照外人不要来干扰他。一天中余下的时间，他象平时那样，专

心致志地塑造他的巨大的玛尔斯神塑像,不过,远没象从前那样口若悬河似的不断地谈论它了。特别是有阿斯加尼奥在场的时候，他显得格外忧郁，局促，似乎还有点儿难为情。他好象处处在回避他亲爱的学生，象回避债主和法官似的。总之，不难看出这个精力充沛的人心里有什么巨大的痛楚，或是染上了什么可怕的激情，并且在折磨着他。

阿斯加尼奥也不见得幸福些。就如他对埃唐普夫人说的那样，他认为科隆帕不爱他。他的嫉妒心袭上心头时，他会想：奥尔贝克伯爵，他只听到过这个名字，肯定是一个年轻、风流的少爷，而埃斯图尔维勒老爷的千金，这位漂亮的少爷的未婚妻，是决计不会去想他这个低微的艺术家的。一个心中充满爱情的人总是抱着朦胧的，捉摸不定的希望的。假如埃唐普夫人真的爱他的话，他就决不会告诉埃唐普夫人她情敌的名字。她可能有权阻止这门婚事的，然而现在，她将不遗余力来尽快促成它；她将以全部的仇恨折磨可怜的科隆帕。是的，邦弗尼托言之有理：这个女人的爱情果真是势不可挡，难以忍受的。可是，科隆帕的爱情大概正如师傅一开始所说的，是一种崇高而纯洁的感情，唉呀！这种幸福却留给了另一个人。他原来相信埃唐普夫人的友谊，但这种骗人的友谊，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的爱情；他渴望科隆帕的爱情，但这种单相思只是一种淡如清水的友谊。对这两个女人他几乎感到仇恨，她们两人都爱他，但他原来期望，她俩爱的方式互换一下就好了,结果是大失所望。

他整天郁郁不乐，灰心丧气，甚至把埃唐普夫人向他定制百合花一事忘了个精光；他又妒又恨,虽说鲁贝尔特又是哀求，又是责备，他还是不愿再到小内斯勒宫去，对鲁贝尔特提出的上千的问题不予答复。有时，他对头天的决定后悔不迭，肯定

地说，这些决定只使他一个人感到痛苦。他想见一见科隆帕，向她算帐，但有什么帐好算？算自己离奇荒诞的幻觉的帐？“不管怎样，我要再见她！”在他的感情占上风时，他这样想。这一回，他将去向她表白，他对她的爱情是罪恶的，而她的心地是那么善良，可能会百般地安慰他，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悲剧。可是，如何再去见她？在少女的眼中如何来为自己开脱呢？

阿斯加尼奥在这天真而痛苦的思索中消磨着时光，拿不定主意。

佩里纳太太用她那可怕的消息① 把阿斯加尼奥一下子打闷那天的次日，科隆帕以又兴奋又胆怯的心情等待着阿斯加尼奥；可是，时间一分分，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它白白地计数着。佩里纳太太侧耳谛听着也是徒劳：阿斯加尼奥，从昏迷中及时清醒过来后，原可以利用科隆帕的慷慨允诺，由鲁贝尔特陪伴着，按照事先约定的那样，朝小内斯勒宫门敲四下子，可他没有来。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说阿斯加尼奥病了，可能危在旦夕，病情过重来不了了，至少，科隆帕是这样推测的。整个夜晚，她跪在她的跪凳上，淌着眼泪祈祷着，当她口中不念了，她发觉自己还在哭。这种情绪使她害怕。她觉得，这种使她心烦意乱的不安和焦虑暗示了一个征兆。一点不错，这件事是值得令人寒心的，因为不到一个月，阿斯加尼奥已经占据了她的思想，以至使她忘记了天主，生身之父和她自己的不幸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阿斯加尼奥果然就在那儿，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在痛苦地呻吟；他奄奄一息，她也不能来见他一面！她

① 指科隆帕将和奥尔贝克结婚。

没有心思去认真思考，只是哭泣，一个劲地哭泣。当他脱离了危险之后，她再思考好啦！

次日，情况更糟了。佩里纳窥伺着鲁贝尔特，她一看见她出来，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与其说是采购食物，还不如说是打听消息。原来，阿斯加尼奥的病情并没有恶化，他只是不愿再去小内斯勒宫，对鲁贝尔特太太关切的诘问也不愿意回答，三缄其口。两位饶舌婆只得胡乱猜测了一番。她俩对这件事的确莫名其妙。

至于科隆帕，她不用想得过深，要不了多久，她就对自己说："他什么都知道了；他听到传闻，再过三个月，我就是奥尔贝克伯爵的妻子，他不想再来见我了。"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对她的心中的情人的愤怒表示感谢和满意。姑娘为什么暗暗自喜，谁愿分析就去分析，我们只是讲故事。可是，不一会儿，她深入想了想，又不免怨恨起阿斯加尼奥来了。他怎么会以为她是同意这一门婚事的呢？"这么说，他瞧不起我，"她想。她恨也罢，爱也罢，所有这些感情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只是暴露一个不知原委的人的内心世界而已。科隆帕理直气壮地对自己说：她不想再看见阿斯加尼奥了，可是，她又禁不住偷偷地想，她还得等他，好替自己解释清楚。

她因良心不安而难受；她因爱情不被理解而痛苦。

这还不仅仅是阿斯加尼奥不理解的唯一的爱情；还有另一个人的爱情来得更强烈，更急于表白，它渴望幸福，其迫切程度就象仇恨渴望报复一样。

埃唐普夫人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阿斯加尼奥对科隆帕的绵绵情意。

"一个孩子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她说道，"随便哪一个漂

亮的女孩子，只要给他碰上，他都会爱上，现在他遭到了一个年纪轻轻，好虚荣的小傻瓜的白眼，碰了壁，自尊心受到打击。哦！当他尝到真正的爱情，热烈而执着的爱情是什么滋味的时候，当他知道，我，埃唐普公爵夫人，整个王朝都随我的性子摆弄，而我爱他！……他必须知道这件事。”

马尔玛涅子爵和巴黎大法官，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心头隐隐作疼，一如安娜和科隆帕爱得急迫，心里难受一样。他俩把邦弗尼托恨之入骨，特别是马尔玛涅。邦弗尼托让一个女人来蔑视他，羞辱他，邦弗尼托逼迫他铤而走险，因为在埃唐普官的一幕发生之前，子爵本来可以叫他手下的人在街上捅刀子，把他干掉的，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到他的家里去向他进攻，想到这里，马尔玛涅吓得魂不附体，对胁迫自己承认是胆小鬼的人，人们是不大会原谅的。

所以，大家都在受罪。甚至连斯科佐纳，疯疯傻傻的斯科佐纳，丢三拉四的斯科佐纳也不笑、不唱了，她的双眼经常红红的噙着眼泪。邦弗尼托不爱她了，邦弗尼托对她总是很冷淡，有时还很粗暴。

可怜的斯科佐纳始终有一个固定的想法，在她身上，这个想法已成了一种偏执的定见。她想成为邦弗尼托的妻子。当她来到他家里时，以为是充当他的玩物的，想不到他却平等地把她当成了一个女人，而不是当成一个美人儿。这始料未及的尊重和出乎意外的幸遇使这个女人顿时抬高了身价，她对她的恩人既感到由衷的感谢，同时，看见有教养的人是如此抬举自己，又天真地自鸣得意起来。打这以后，不是在赛里尼命令之下，而是在他的邀请之下，她同意做他的模特儿；她看见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被用青铜、金银复制出来，又被人备加赞赏，她就把

金银匠的功劳的一半归于自己，因为归根结底，人们赞不绝口的这些优美的形象，属于她本人的成份比属于师傅的成份多。当人们恭维邦弗尼托的这个和那个的形象的线条美的时候，她的脸就刷地红了起来；于是，她美滋滋地相信，她对她的情人的声誉是不可缺少的，并且象她已成为他心上的一块肉那样，也已成为他的光荣的一部分了。

可怜的孩子！她并不怎么清楚，事实恰恰相反，她从未成为这个艺术家思想上的灵魂和内心的偶像，然而任何创作家都祈求这两者，并因此而成为创作家的。邦弗尼托不断在复制她的姿势和仪态，她因此深信，邦弗尼托的一切都亏了她，并且慢慢地壮大起胆子，期望在从妓女加入了情妇的行列之后，他就会把她从情妇提拔为自己的妻子。

由于她不善于弄虚作假，她就明白无误地吐露了自己的奢望。赛里尼神情严肃地听着，回答道：

“走着瞧。”

事实上，要他娶她为妻的话，他宁愿甘冒越狱时再次摔断腿的风险，再回到圣天使狱堡里去。不是说他瞧不起他亲爱的斯科佐纳，不，他一直暗暗地爱着她，甚至还带点儿妒意，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那样；不过，他爱艺术高于一切，他的真正的合法的夫人，首先是雕塑艺术。再则，一旦成婚后，丈夫的角色难道不会使他原先的无忧无虑的波希米亚人的角色伤心失望吗？一家之主的角色难道不会妨碍原先的雕塑家的工作吗？退一步说，倘若他应该把所有做过他模特儿的都娶进来，少说他也得重婚一百次。

“当我不再爱斯科佐纳并且停止塑造她时，”邦弗尼托心里想，“我就为她找一个心地善良的小伙子，这个人不会计较她的

过去，对未来也不会想得过多，只是把她看成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和想得到一份我给她的体面的嫁妆。这样一来，我就满足了斯科佐纳梦寐以求的东西，也就是堂堂正正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添上丈夫的姓。”因为邦弗尼托坚信，斯科佐纳最需要的，是一个丈夫。至于该丈夫是谁，却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听任雄心勃勃的女孩子自作多情胡思乱想了。但是，自从他们在大内斯勒宫安下家之后，斯科佐纳的幻想破灭了，她清楚地看出，她并不象自己所想的那样对赛里尼的生活与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她再也提不起兴致来，脸上不免彤云密布，悲悲戚戚的；而他已开始用蜡塑造一个赫柏，她也不为他充当这件作品的模特儿了。总而言之，她不敢再往下想了！可怜的女孩子当着赛里尼的面，试着向阿斯加尼奥挤眉弄眼的，但赛里尼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嫉恨之心全无。难道就这样向那一个美梦永别，象先前那样重新落到一个忍辱含垢的可怜的姑娘的境地？

说到帕哥罗，倘若有人有兴趣去探测这个人的内心奥秘的话，我们可以说，一些时候以来，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默寡言，闷闷不乐。

大约读者会想，我们的老相识，心情开朗的文书雅克·奥伯里总不会感染上忧郁症吧？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也有他的痛苦。西蒙娜礼拜天在内斯勒宫附近等了他半天也不见来，气冲冲地回到了家，随意找了一个借口，声称不再愿意接待这个傲慢无礼的书记生了。奥伯里为了报仇，果真撤消了向这个反复无常的女人的丈夫的定货；然而这个丑陋的裁缝得知这件事却很高兴。如果说雅克·奥伯里滥穿衣服（口袋不算在内）毫不足惜的话，那就得添加一句，他的经济原则是从来不付钱买衣服

的。可是，当西蒙娜不再为他拖延付款说情以后，自私自利的裁缝认为，替雅克·奥伯里包下服装的面子补偿不了他免费供应他衣着所带来的损失。因此，我们可怜的朋友同时受到了独身之苦和穿衣难的磨难。幸而，我们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让自己在愁眉苦脸中消磨意志的小伙子。不久，他就交上好运，遇到了一位名叫热尔韦兹的迷人的小姑娘。但是，热尔韦兹洁身自好，规矩很多，他认为这些规矩一概是无稽之谈；她总是回避他，而他却不顾一切地追住小姑娘不放。他几乎食欲全无；更使他心烦意乱的是，他那下流低贱的饭铺老板——他是那个下流低贱的裁缝的表弟——再也不肯给他赊帐了。

因此，在这儿页里提到过名字的这些人都是不幸的，从国王——他十分焦虑地想知道，查理五世愿不愿意路过法国——开始，直到佩里纳和鲁贝尔特两位太太——她们因不能重新开始嚼舌头而愤愤不平。并且，如果我们的读者能象古代朱庇特那样，有权和不怕厌烦地去听死者所有的苦衷和心愿的话，他们将会听见如下的哀鸣般的大合唱：

雅克·奥伯里说："假如热尔韦兹不再嘲笑我就好了！"

斯科佐纳说："假如邦弗尼托有一点儿嫉妒心就好了！"

帕哥罗说："假如斯科佐纳会憎恨她的师傅就好了！"

马尔玛涅说："假如我有运气在赛里尼单身时截住他就好了！"

埃唐普夫人说："假如阿斯加尼奥仅仅知道我爱他就好了！"

科隆帕说："假如我能看见他，有一分钟为我自己辩白的时间就好了！"

阿斯加尼奥说："假如她能为自己解释清楚就好了！"

邦弗尼托说："假如我至少能向阿斯加尼奥吐露我的痛苦就

好了！”

齐声说：“唉！唉！唉！”

## 十五

## 欢乐只是另一种痛苦

所有这些急切的愿望大概在周末前都如愿以偿了。不过，愿望的实现到头来大概又使祈愿的人比先前更不幸，更痛苦。——“福兮祸所伏。”这是规律。

首先，热尔韦兹不再白眼对待雅克·奥伯里了。假如读者还记得的话，这个变化是大学生求之不得的。果真，大学生找到了拴住这个轻佻的少女的金丝线。这根丝线就是邦弗尼托亲自雕镂的一只漂亮的戒指，它把两个人结合起来了。

应该知道，自那次战斗以后，雅克·奥伯里对佛罗伦萨艺术家的旺盛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由衷地敬佩，把他认为知己。当邦弗尼托说话时，他不打断他，这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他虔诚地看着他，听他讲，即使他的教授们也从未从他那儿得到过这份幸遇。他兴致勃勃地赞赏着他的作品，虽说自己理解不透，但至少是十分真诚，十分热心的。在另一头，赛里尼也很喜欢他的忠诚、勇气和随和的脾气。——在网球场上，他只有招架的余地，每场必输。——一瓶酒的出入，他可以在餐桌旁大打出手。——总之，金银匠和他已经成为莫逆之交；赛里尼知道自己有取之不竭的财富，平时就乐善好施，有一天，他强迫大学生把一只小戒指带走，这只戒指制作精美，巧夺天工，

如果当年没有苹果，它能使夏娃受诱惑①；并能在忒提斯和珀琉斯的婚宴上挑起不和②。

戒指从雅克·奥伯里的手中转到热尔韦兹的手上的第二天，热尔韦兹又装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而文书还以为她已经是他的人了。可怜的傻瓜呀！他哪里知道自己已被她俘虏了。

斯科佐纳的愿望得到满足，终于在邦弗尼托的心里点燃了嫉妒的火种。下面是事情的经过：

一天晚上，她又撒娇卖俏，亲昵殷勤，可是在神情严肃，无动于衷的师傅面前又碰了壁，于是，她又摆出了认真庄重的脸色。她说：

"邦弗尼托，您知道吗，您似乎不大想起您对我的许诺了吧。"

"什么许诺，亲爱的小姑娘？"邦弗尼托答道，脸朝天花板，象是在思索对这句诘问如何解释似的。

"您不是多次答应我，要娶我么？"

"我不记得了。"邦弗尼托说。

"您不记得了？"

"不记得，我好象只是回答：走着瞧。"

"好吧！您瞧了吗？"

"瞧了。"

---

① 指《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受诱惑，采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的传说。

② 源出希腊神话：阿耳戈英雄帕琉斯与忒提斯结婚时，掌管争执的女神厄里斯带来一只金苹果，上刻"属于最美者"字样。参与婚宴的天后赫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佛洛狄忒都自以为最美，引起争执，最后导致了为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

“您瞧见什么啦？”

“我瞧见我还年轻，眼下我只能做你的情人，斯科佐纳。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吧。”

“我么，我也不会那么傻，先生，对您这个模棱两可的许诺就会感到满意，并且没完没了地等着您。”

“你爱怎么就怎么吧，小姑娘；假如你等不及了，就先走一步。”

“可是归根结底，结婚对您有什么妨碍？难道它会影响您的生活么？结了婚，您倒可以使一个对您忠贞不二的可怜的女孩子获得幸福，如此而已。”

“你说结婚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么，斯科佐纳？”赛里尼郑重地说，“你看见这根蜡烛了吧，它的微弱的烛光幽幽地照亮着我们呆着的这间大厅；我在灯蕊上放上灭火罩，现在，房间漆黑了。结婚，就象这只灭火罩。把蜡烛再点上，斯科佐纳，我讨厌黑暗。”

“我懂了，”斯科佐纳爽快地大声说着，并放声大哭起来，“您的姓氏高贵，给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孩子不合适，可她把她的灵魂，她的生命，她所有的一切，她能给的一切都交给了您，她可以为您不惜赴汤蹈火，她为您而呼吸，并且只爱您一个人……”

“我都知道，斯科佐纳，我向你保证，我对你感激不尽。”

“我甘心情愿地寂寞相守，并力所能及地慰藉您的孤独生活；我知道您生性好妒，因此对一队队的弓箭手和禁卫军从来不看一眼；我对甜言蜜语，向来充耳不闻，可是总不免要听见几句，即使在这儿也不例外。”

“即使在这儿？”邦弗尼托打断她的话问。

“是的，在这儿，甚至在这儿，您听见了吗？”

“斯科佐纳，”邦弗尼托大声说道，“但愿在我的伙伴中总不会出这么一个人把自己的师傅欺侮到这步田地吧！”

“假如您愿意，他将要娶我，这个人。”斯科佐纳接着说，她把赛里尼的气愤归结为爱情的爆发。

“斯科佐纳，快说！这个狗胆包天的人是谁？……我希望他不是阿斯加尼奥吧。”

“伙伴中有一个人，他反复对我说：‘卡特琳，师傅太对不起您了；他一辈子也不会娶您的，您是多么好，多么漂亮啊！为此，他得意极了。哦！倘若他爱您如同我爱您那样，或者说，倘若您能爱我，就象您爱他那样就好了！”

“名字，叛徒的名字！”邦弗尼托愤怒地大声说。

“不过，我就是不听他那一套，”斯科佐纳高兴地接着说，“相反，他的所有的甜言蜜语都失去作用了，并且，我威胁他说，如果他再说下去，我就要把一切告诉您了。我只爱您，我盲目崇拜您，那个求爱者说得再好听，目光再温柔也是白搭。好呀，您摆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好啦，装着不相信我说的话好啦；然而，真的还是真的。”

“我不信你说的话，斯科佐纳。”邦弗尼托说，他心里明白，假如他想知道他的情敌的名字，他必须使用一个新的办法，和到现在为止所用的办法完全不同。

“什么，您不信我的话！”斯科佐纳惊呆了，大声说道。

“我不信。”

“您以为我在说谎？”

“我想你在夸大其词。”

“这么说，按照您的意思，没有人会爱上我？”

"我没有这样说。"

"您真这么想吗?"

邦弗尼托微微一笑，因为他看出，他已经找到了要卡特琳开口的办法。

"可有人爱我，这是事实。"斯科佐纳又说。

邦弗尼托又做了一个将信将疑的表示。

"那人非常爱我，您过去和将来都不会这样爱我的，您听清楚了吗，先生?"

邦弗尼托哈哈大笑。

"我将非常好奇地想知道，这位漂亮的梅道尔①究竟是谁。"他说。

"他不叫梅道尔。"卡特琳答道。

"那么他姓甚名谁? 叫阿马提斯②?"

"他也不叫阿马提斯。他名叫……"

"加拉奥尔③?"

"他名叫帕哥罗，既然您想知道。"

"哦! 哦! 是我的帕哥罗!"赛里尼喃喃地说。

"是的，是'我的帕哥罗'。"斯科佐纳接着说，她听见赛里尼带着不屑的口气说出他的情敌的名字，自尊心受到了损伤，"一个有教养家庭出身的正直的小伙子，规规矩矩的，平时不大开口，笃信宗教，他会成为一个理想的丈夫。"

"这是你的看法吗，斯科佐纳?"

"是的，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你从来没有给他过任何希望吗?"

①②③ 均为中世纪传说中的游侠骑士。

“我都不愿听他说些什么。啊！我真傻呀！可是，从今以后……”

“你说得对，斯科佐纳。应该对他讲，并且答复他。”

“什么意思？您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当他对你谈情说爱时，我要你听他说些什么，而不要去顶他。以后就是我的事了。”

“可是……”

“可是，你放心吧，我有我的主意。”

“好吧。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惩罚他太厉害了，这个可怜的鬼呀，当他说：‘我爱您’时，他好象是在忏悔他的罪过哩。您高兴，就和他开个玩笑，但可千万别动刀子。我为他请求宽恕。”

“你会对报复行动满意的，斯科佐纳，因为报仇对你有利。”

“什么意思？”

“是的，报仇将使你的最强烈的一个愿望得到满足。”

“您想说什么，邦弗尼托？”

“这是我的秘密。”

“啊！当他装出温柔体贴的样子时，假如您看到他那副滑稽相，才逗人哪，”疯疯傻傻的女孩子接着说，她是不会连续五分钟难过伤心的，“这么说，坏东西，您对别人是不是追求您的爱开玩笑的女人，也关心起来了？难道您还有点儿爱她，爱您的可怜的斯科佐纳？”

“对。可是，关于帕哥罗的事，别忘了严格服从我的命令，并且一字不差地照着我给你的指示去做。”

“啊，别担心，行了，我完全可以和另一个女人一样会演喜剧。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对我说：‘怎样！卡特琳，您对我老是

这么无情吗？'我会回答道：'什么！又来了，帕哥罗先生？'但说这句话的时候，您知道，我的口气轻轻的，不太生气，还带一些逗引他的味儿。当他发觉我的态度不那么生硬了，他自以为征服了世界。而您，您干什么呢，邦弗尼托？什么时候您开始对他报复呢？要很久以后吗？有趣吗？我们会哈哈大笑吗？”

“我们会笑的。”邦弗尼托答道。

“那么您始终是爱我的？”

邦弗尼托在她的额上认真地吻了一下，这是最妙的答复，因为这样的回答方式说明了一切，同时又什么都没说。

可怜的斯科佐纳没有想到赛里尼的这一吻是他的报复的第一步。

马尔玛涅子爵如愿以偿，终于窥伺到邦弗尼托单身行动的时候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大法官的怒气使他火上加油，想起埃唐普夫人的蔑视他又难以自持，特别是他本人吝啬贪财成癖，更使他心里难受，子爵①决定带着他手下两名打手，到狮子家里去打狮子。他为这次行动选定了圣埃洛瓦日②那一天，这天是金银匠行会的节日，这时候，工场里一般没人干活。他昂着头，心怦怦跳着，沿着沿河堤岸往前走，他的两条好汉在他身后十步远处跟着他。

“那是一位去猎取爱情的风流公子，”在他旁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他那坚定的神态是去献给夫人的，他那两个打手是对付丈夫的。”

马尔玛涅转过身子，以为是他的一个朋友在和他说话，然

① 原文为伯爵，恐系作者之误，现改为子爵。

② 圣埃洛瓦原为金银匠。

而，他只是看见了一个陌生人，这个人与他同路，而他匆匆忙忙的，压根儿没发现他。

“我保证我说得不错，我的老爷，”陌生人接着说，由独白转入对话，“我不知道您的钱包里装了什么，不过对我是一回事，我敢以我的钱包与您的钱包作为交换条件打赌，您此行是交好运去的。啊，什么也别对我说，在情场上要守口如瓶，这是义务。至于我，我的名字叫雅克·奥伯里；我的身份是文书，我这就去赴约，与我女朋友见面，她名叫热尔韦兹·斐利波，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不过我们私下说说，她虽克守妇道，但一只戒指使她全线崩溃了；说真的，这只戒指是一件珍宝，加工精细的一件珍宝，是邦弗尼托·赛里尼的一件雕镂杰作，如此而已！”

马尔玛涅子爵一直心不在焉地听着冒失无礼的饶舌者在诉说隐私，自己没有答腔。一听到邦弗尼托·赛里尼的名字，他注意力集中了。

“邦弗尼托·赛里尼的一件精品！见鬼！对于一个文书来说，这件礼品似乎过份贵重了。”

“啊！您得知道，我亲爱的男爵……您是男爵，伯爵还是子爵？”

“子爵。”马尔玛涅说，他对大学生那种没上没下，无拘无束的态度很不满意，咬紧了嘴唇，但他想知道，他是否能从他那儿掏出些什么。

“您很清楚，我亲爱的子爵，戒指，我不是买下来的。不。虽说我是个艺术家，我也不会花钱去买这些小玩意儿。这是因为上星期天，邦弗尼托在向大法官手中夺取大内斯勒宫时，我助了他一臂之力，他为了感谢我，赏赐给我的。”

“这么说，您是赛里尼的朋友了？”马尔玛涅问道。

“他的知交，子爵，我也引以为荣。我们私下说说，我们是刎颈之交，喂，您大概也认识他吧，您？”

“是的。”

“您多幸福呀。他是一个高贵的天才，是么，我亲爱的！对不起，我对您说了‘我亲爱的’，这是说话的方式而已，此外，我以为，我也是贵族，我；至少，每当我的父亲打我母亲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对我父亲说的。因此，正如我对您说的那样，我是伟大的邦弗尼托的好友，以他的敌人为敌，因为他有不少敌人，我那位高贵的金银匠。首先是埃唐普夫人，其次是巴黎的大法官，一个老学究，最后，还有一个叫什么马尔玛涅的人，他是一个瘦高个子，您大概也认识他，据传闻，他还想夺取大内斯勒宫哩。哦！天啊！他会受到热烈欢迎的！”

“那么邦弗尼托猜出他的想法了？”马尔玛涅问，他开始对大学生的谈话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有人告诉他了；可是……嘘！不应该说出来，好让上面讲到的这个马尔玛涅尝尝他应该得到的教训。”

“照我的看法，这么说，邦弗尼托已经在提防了？”子爵又问道。

“提防了？首先，邦弗尼托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在他的故乡，不知有多少次他险些儿被人暗杀掉，感谢天主！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

“您说的提防是什么意思？”

“啊！我不是说他有卫队，象那个老胆小鬼大法官那样；不，不，恰恰相反：就在此刻，他甚至就只有一个人，因为伙计们都去旺弗尔玩了。今天，我本来还得去和他打一盘网球，

这个亲爱的邦弗尼托啊！不巧，热尔韦兹和我的伟大的金银匠碰车了，自然啦，您也明白，我宁愿去会热尔韦兹。”

“这样的话，我来替代您。”

“那好吧！您就去吧，您这样做是值得称道的；去吧，我亲爱的子爵，请替我向我的朋友邦弗尼托说一声，今晚我去看他。您听着，在门上重一点儿打三下子，这是暗号。他采取这个措施是提防马尔玛涅这个瘦高个子的，他觉得马尔玛涅打算给他使坏。您认识他吗，这个马尔玛涅子爵？”

“不认识。”

“啊！真不凑巧！否则，您可以把他的相貌特征描述给我听。”

“有什么用？”

“倘若我看见他，我可以邀请他打一场棍棒赛；我虽然没有看见过他，但我不知为什么，您会知道的，我亲爱的，我对他恨之入骨，您那个马尔玛涅，而且，他如果落入我的手中，我打算好好在他身上描几道花纹。哦，对不起，我们到了奥古斯丁大教堂了，我不得不和您分手了。——哦！想起来了，您尊姓大名，我亲爱的？”

子爵走远了，仿佛他没有听见他的问题似的。

“啊！啊！”雅克·奥伯里看他走远了说，“我亲爱的子爵，似乎我们都想隐姓埋名：这是最纯粹的骑士风度，要不就是我不懂这一套。悉听尊便，我亲爱的子爵，悉听尊便。”

说着，雅克·奥伯里双手插在口袋里，象往常那样一摇一摆地，吹着口哨，摆出一副文书的样子，走上了棒槌街，热尔韦兹就住在街的尽头。

至于马尔玛涅子爵，他继续向大内斯勒宫走去。

果真就象雅克·奥伯里所说，邦弗尼托一个人在家里。阿斯加尼奥不知到哪儿去单相思了；卡特琳和鲁贝尔特太太去看望她的一个朋友了；而其他的伙伴都到旺弗尔庆祝圣埃洛瓦日去了。

主人在花园里，正在塑造他的巨大的玛尔斯神的模型像，玛尔斯神的硕大无比的头颅越过大内斯勒宫的宫顶，注视着远方，并能和卢佛宫遥遥相望。这天是小个子约翰值班看门，这时，他被马尔玛涅的敲门方式所迷惑，以为他是一个朋友，把他以及另外两名打手带了进来。

如果说邦弗尼托不象提香那样，干活时肩上披着铠甲，至少，他也象萨尔瓦托·罗萨①那样，腰际佩着剑，手里提着火枪。马尔玛涅看到他对邦弗尼托的突然袭击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因为那个人是武装戒备着的，就是这么回事。

子爵还是故作镇静，竭力掩饰自己的卑怯心情，但是赛里尼已经询问他登门上他家里来的意图了，口气严峻，带着命令式的，不容人有半点思考的余地。

“我找您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事，”他说，“我是马尔玛涅子爵。我是国王的秘书。这儿是国王陛下的命令，”他接着说，同时把一张纸举过头顶，“命令批准我租用大内斯勒宫的一部分；因此，我是来作一些准备，依照我的心愿对宫中租让给我的这部分作一些安排，从今以后，我将住在这里了。”

说着，马尔玛涅在紧跟着的两名打手簇拥下，向内斯勒宫正门走去。

邦弗尼托把手按着火枪，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火枪

---

① 萨尔瓦托·罗萨(1615—1673)：意大利画家。

始终没离开过他的手。他一个箭步跳到门前石阶的最上面一级。

“站住！”他吼叫了一声。

接着，他把伸直的胳膊指向马尔玛涅说：

“再往前走一步，您就活不成了！”

果然，子爵猛地收住了脚步，虽说根据对刚开始的情况的判断，大家也许在等待一场剧烈的战斗。

有一些人生来令人畏惧。他们的眼神、动作和姿态中，表现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威慑力量，就象雄狮的眼神、动作和姿势一样。他们的呼吸就令人寒心。人们远远的就会感到他们的力量。当他们蹬脚、拧眉时，当他们的鼻孔一张一翕时，意志再坚定的人也会踟蹰不前。一头野兽，在人们进攻它的崽子时，它只需竖起鬃毛，粗声呼气，就足以使人胆怯。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人是活生生的恶魔。他们尽管不动声色，勇敢的人也会认出他们的气质与自己相仿，径自走上前去；然而，弱者、懦夫、胆小鬼看见他们就会发抖，退让三分。邦弗尼托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

不过，马尔玛涅，正如读者可以猜到的，不是一个勇敢的人，而邦弗尼托却活象一个恶魔。

因此，当子爵听见可怕的金银匠的怒吼，看见他向他做出威胁性的手势时，他懂得，他带在身上的火枪、剑和匕首便可为他和他的两个打手送终。

不仅如此，小个子约翰弄清楚他的师傅受到了威胁，也抓起了一枝长矛。

马尔玛涅意识到这一盘棋输定了，如果他现在能安然无恙地从自己闯进去的马蜂窝中撤出，就是万幸。

“好吧！好吧！”他说，“金银匠阁下，我们所希望的，不过

是想知道您是否愿意服从国王陛下的旨意。您无视国王的命令，您拒不照办！好啊！我们将要禀告一个懂得让您照办的人的。不过，请您别指望我们会给您面子，和您同流合污。晚安！”

“晚安！”邦弗尼托乐呵呵地笑着说，“约翰，把这些先生送走。”

子爵和他的两个打手被一个男人吓住，满脸羞惭地被一个孩子从大内斯勒宫邸里送出来。

“假如我能在赛里尼单身时截住他就好了！”子爵的心愿，最终得到的就是这样悲惨的结局。

雅克·奥伯里和斯科佐纳，他们至少一开始还没看出，甚至眼下还没看出命运对他们的嘲弄，而我们尊贵的子爵却比他们更惨，受了命运的欺骗，事与愿违。这时，他动怒了。

“还是埃唐普夫人说得有理，”他私下对自己说，“我不得不照着她给我的意见做：我应该折断我的剑，磨快我的匕首；这个魔鬼就象传说的那样，根本沉不住气，脾气坏透了。我看得一清二楚，倘若我再向前迈一步，我必死无疑。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当心点儿，邦弗尼托师傅，当心点儿！”

接着，他就责怪他雇佣的打手了。这些人倒都是经过考验的，他们除了以杀人或被人所杀为职业堂而皇之地赚钱之外别无他求；他们撤离，仅仅是听从他们的主子的命令而已。打手们应诺他在下一次伏击时会一举成功。马尔玛涅为了遮丑，声称他自己遭遇的失败全是由于他们的过失，于是向他们宣布，在下次伏击时，他不参与了，他们可以自行其是，完成任务。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

接下，他向他们交待了对这次行动要严守机密后，便来到巴黎大法官的府邸，对他说，最后还是他判断正确，对邦弗尼

托的惩罚还是拖后些日子为好，这样可不露破绽；等到那一天，邦弗尼托象往常那样，带着一些钱或者是几件珍贵的作品，走到一条僻静冷落的小路时再对他下手。这样，别人就以为邦弗尼托是被强盗杀害了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埃唐普夫人、阿斯加尼奥和赛里尼的愿望是怎样以痛苦告终的。

## 十六

## 小朝廷

这期间，阿斯加尼奥已经完成了百合花的构图，或是出于好奇心，或是出于同情者对不幸的人的吸引力，他立即就向埃唐普宫走去。这时将近午后两点，公爵夫人也正在这个时候被一个真正的小朝廷围在中间庄严地坐着。然而，就如卢佛宫对赛里尼的礼遇那样，埃唐普宫也接到了为阿斯加尼奥放行的命令。于是，仆人把阿斯加尼奥立即带到休息厅，然后再去禀报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想到年轻人正当她在荣华显赫，不可一世的时候来见她，高兴得浑身打颤，她轻声向在她身旁伺候的伊莎波交待了几句话。于是，伊莎波又去找阿斯加尼奥，她一声不吭地提起他的一只手，带他走进一条过道，掀起一条壁毯，轻轻地把他往前推。阿斯加尼奥走进公爵夫人的一间会客厅，站在宫中女主人的安乐椅后面。公爵夫人与其说是听见地毯的沙沙声，还不如说是感觉到他浑身上下在打哆嗦，猜到他就在她的身后。她通过肩膀的上方把手递给他吻，阿斯加尼奥离她

非常近，几乎用嘴唇便能擦着她的肩了。

我们已经提到过了，美丽的公爵夫人被一个真正的小朝廷围着。在她的左首，坐着梅第纳-西道尼亚公爵，他是查理五世的使臣；国王的次子查理·德·奥尔良王的太傅，蒙勃里翁先生在她的右首；这派中的其余的人在她的膝前围成一圈。

除了王朝的主要人物，诸如军界、政界的头面人物，最高法院法官，艺术家而外，在那儿还有一些埃唐普夫人暗中宠幸的新教派的首领；所有这些权贵爵爷既是国王宠姬的奉承者，又受到她的青睐。眼下这个场面真是富丽堂皇，乍一看使人眼花缭乱。谈话气氛活跃，冷嘲热讽，矛头尽指向王储的情妇，埃唐普夫人的眼中钉迪亚纳·德·普瓦第埃。不过，安娜并不介入这场嘲讽的热潮中，只是偶尔飞快地插进几句话，诸如：

“行了，行了，先生们，别说迪亚纳的坏话了，恩底弥翁①会生气的。”

或者是：

“这个可怜的迪亚纳夫人呀，我出生的那天，她就嫁人了。”②

埃唐普夫人在谈话中偶尔闪现了几下子以外，几乎总是在与两个邻座交谈；她说话的声音很热烈，很轻，但不至于低到阿斯加尼奥不能听到的地步。阿斯加尼奥置身于声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圈子里，显得格外谦恭，不知所措。

“是的，蒙勃里翁先生，”美丽的伯爵夫人机密地对她的左邻说，“我们必须使您的学生成为一个杰出的亲王：未来真正的

① 恩底弥翁：希腊神话中的牧羊青年，被女神狄安娜所爱。狄安娜和迪亚纳谐音，故有此戏语。

② 迪亚纳夫人生于1499年，埃唐普夫人生于1508年，实际上迪亚纳比埃唐普大九岁。

国王是他，您看出来了吧。我对这个亲爱的孩子寄予厚望，眼下我正在为他准备一份独立的王权，以防万一天主把他的父亲替我们带走。亨利二世，这位可怜的陛下，我们私下说说，将是法国的国王。而我们自己的国王，将是一位法国籍的国王。我们将把迪亚纳夫人和巴黎留给他的哥哥；可是，我们将把查理——巴黎的灵魂——一起带走。将来的宫廷将随我行动，形影不离，蒙勃里翁先生；我将使太阳搬家，我们将有象普里玛蒂斯一样伟大卓越的画家，象克莱蒙·马罗那样才气横溢的诗人。看！这位诗人现在躲在角落里躁动不安，却一声不吭，可以肯定地说，他想给我们朗读诗哩。所有这些人，他们内心的虚荣心大于利欲，与其说他们贪婪金钱，还不如说他们贪婪荣誉。这些人不是那个将得到巨大财富的人所能争取到的，而是那个将永远称颂他们的人将得到的；而能得到他们的人将永远是伟大的，因为只要有了这些杰出的人，就能使一个小镇光辉四射。王储就喜欢打仗：好吧！那就让他留着长矛、长剑；而我们呢，我们将拿起羽笔和画笔。啊！请放心吧，蒙勃里翁先生，我永远也不会让可望获得王后位置的迪亚纳占先的，让她依靠时间和运气，耐心地等待王位吧；我么，我将获得双重的王位。您觉得米兰公国怎么样？在那儿您距离您的日内瓦的朋友将不会太远：因为我知道您不会对德国的新教义无动于衷的。嘘！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我将会告诉您一些让您吃惊的事情。活该！迪亚纳夫人为什么做了天主教的保护人？她保护，我反对；这再简单不过啦。”

埃唐普夫人威严地甩了一下手，带着深沉的目光，在说完最后一句话时就戛然而止，不再继续深谈下去，这使查理·德·奥尔良的太傅晕头转向。不过，他还想接下去讲，但是公爵

夫人已经转向梅第纳-西道西尼公爵了。

我们说过，阿斯加尼奥把每一句话都听进去了。

“怎么样！使臣先生，”埃唐普夫人问道，“皇帝最终决定取道法国了吗？说真的，他大概也别无他法，一张鱼网总比大海的深渊要强些。要不，他的表兄亨利八世会无耻地派人把他劫走的，而且，即使他逃过了英国人，他也会落到土耳其人的手里；在陆地上，信奉新教的君王们将不让他通过。怎么办呢？必须取道法国，要不，就是惨重的牺牲！必须放弃惩罚他的同胞根特人的反叛。因为我们这位伟大的查理皇帝，他本来就是根特市的市民。这一点，只要看他有机会时就对王权的尊严不屑一顾的态度，便可以感觉得出来。也就是对往事的这些回忆，使他今天变得胆怯和多疑起来，梅第纳先生。哦！我们得理解他；他怕法国国王为在西班牙被囚禁一事进行报复，他怕被囚禁在巴黎偿付国王在埃斯居里阿尔①被俘时未付清的赎金。哦！我的天主！让他放心吧；假如他对我们的骑士侠义精神不理解，他至少也听见别人提起过，我也希望他来。”

“毫无疑问，公爵夫人，”使臣说，“我们知道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讲信义的正人君子，不过我们担心……”

公爵不说下去了。

“您担心有人饶舌是吗？”公爵夫人接着说，“嗯！是呀，是呀；哦！我很清楚，一句从一个美人儿口中说出的话，一句风趣机智的，才智横溢的话，是不会不在国王的思想上产生影响的。您是应该考虑到这些事情的，使臣先生，并采取报复措施。总之，您拥有足够的权力，或者说，即使您没有全权，那也得

① 埃斯居里阿尔：西班牙离马德里四十公里的一个村镇。

有一张小小的签上名的空白证书，在证书上，写上几个字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研究过外交，我甚至请求过国王也让我做一名使臣，因为我非常喜爱谈判。是的，我觉得要查理五世交出他的一块国土以保证自身安全并不受侵犯是困难的，从另一个方面说，弗朗德尔是他王冠上的一小朵美丽的花，这是他从他的母系祖先，玛丽·德·勃艮第①那儿继承下来的全部财产；当这份家业变成了一个公国，可以组成一个小小的王朝时，一笔把它勾销掉，也实非易事。不过，我说这些干什么呢，我的天主！我本来就讨厌政治，因为听人断定说，政治使人变得丑恶，当然啦，这是对女人而言。不错，我有时也不知不觉地对国家大事说上几句；但是，假如国王陛下要我说清楚，并想进一步知道我的想法，我就恳求他行行好，别给我添麻烦了。有时，我甚至决定一溜了之，让他独自去苦思冥想。您是一名能干的外交家，您谙熟人情世故，您会对我说，恰恰是这几句随口说出来的话，会在国王这样的人的头脑里萌芽生长，恰恰是这几句别人以为说完便了的话所产生的影响比叫人们听不进去的冗长的报告更大。这是可能的，梅第纳公爵，这是可能的；我么，我是一个只对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感兴趣，并且只关心身边琐碎小事的可怜的女人，对这些严肃的大事，您比我在行得多；然而，一头狮子可能需要蚂蚁，一只小船可以搭救全舰官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相互谅解，公爵先生，而且只是为了相互谅解。”

“倘若您愿意，夫人，”使臣说，“这件事马上就可以做到。”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公爵夫人接着说，并不正面回

① 玛丽·德·勃艮第（1457—1482）：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独生女，奥地利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王后。

答，“我么，我的女性的本能总是驱使我劝弗朗索瓦一世处事要宽容大度，可是常常本能和理智是背道而驰的。应该同时考虑到利益，当然啦，我是指法国的利益。不过，我相信您，梅第纳先生；我会向您征求意见的。总而言之，我想，皇帝对国王的话去验证一下也是好的。”

“啊！倘若您站在我们一面，夫人，他是不会犹豫不决的。”

“克莱蒙·马罗大师，”公爵夫人说，她仿佛没有听见使臣的赞扬，蓦地中断了和他的谈话，“克莱蒙·马罗大师，您难道还没有想出一首什么优美的即兴爱情诗，或是一首音韵铿锵的十四行诗向我们朗读一下么？”

“夫人，”诗人说，“十四行诗和爱情诗在您的脚下就是一朵朵天然的花儿，在您的美丽的春光似的眼睛的照射下，这些花朵会成长壮大；因此，我只需要看看您那双眼睛，便想出了一首十行首。”

“真的，大师？那好啊！我们听您朗读。哦！大法官阁下，欢迎欢迎，原谅我没一下子就看见您；您的未来的女婿，我们的朋友奥尔贝克伯爵有什么消息没有？”

“有，夫人，”埃斯图尔维勒阁下答道，“他通知我，他将提前回来，我希望，我们不久就要看见他啦。”

一声被压抑着的叹息使埃唐普夫人打了一个哆嗦；然而，她并没有向发出叹息的那个人转过身子去，而是接着说：

“大家都欢迎他到来。啊哈！马尔玛涅子爵，您找到了您那把匕首鞘了么[1]？”

“没有，夫人；不过这事有些眉目了，现在我知道它在哪儿，

---

① 意即“您已经把他杀了么？”

并且知道该怎样去找。”

“那么祝您走运，子爵先生，祝您走运。您酝酿好了么，克莱蒙大师？我们洗耳恭听。”

“内容是关于埃唐普公国的。”克莱蒙·马罗说。

大厅里响起了一阵啧啧的赞扬声，接着，诗人就以故作风雅的语调开始朗读起来：

明丽的山谷，美名唐贝①，
多少故事用它增添传奇；
土质滋润，肥沃松软，
可惜它已不在色萨利②；
庶民拥戴的国王朱庇特，
把它从色萨利搬到了法兰西；
陛下希望埃唐普更名为唐贝，
虽说与她的原名有些距离；
他要在这里金屋藏娇，
这样才使他心中欢喜。

埃唐普夫人以微笑和击掌表示赞扬，而所有其他的人也跟着夸赞一番。

“行了！”她说，“我看见朱庇特在搬走唐贝的同时也把品达③搬到法国来了。”

说着，公爵夫人站起来，大家也跟着站起来。这个女人自

① 唐贝：希腊色萨利地区位于奥林匹斯山旁边的一个山谷。
② 色萨利：希腊北部一地区。
③ 品达(约前518—约前438)：古希腊诗人，其传世作品四十多首，内容大多赞美希腊诸神和奥林匹亚竞技的获胜者。

以为是真正的王后也不无道理。于是，她以王后的尊严，挥手打发走了所有在场的人，而这些人也象对一个王后告辞那样，鞠躬致敬。

“您留下来。”她轻声对阿斯加尼奥说。

阿斯加尼奥服从了。

然而，当众人一出房门，趾高气扬，目无一切的王后忽而变成了一位谦恭、热情的女人，她转身面向阿斯加尼奥。

阿斯加尼奥出身卑微，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似的半明不暗的工场里长大成人。阿斯加尼奥很少跟着师傅出入宫门，他是王宫的稀客，这时，他已经被这些辉煌的灯火，举止高雅的贵宾和深奥难懂的谈话搅得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当他刚才听到埃唐普夫人随随便便，或者说，十分风趣地谈到关系如此重大的宏图伟业，并对某些国王的命运王朝的前途侃侃而谈或一言带过时，他的脑袋懵住了，好象有些昏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女人刚才就象天主似的让每一个人分担了她一份欢乐和痛苦，她用一只手同时扭断了锁链，抛掉了王冠。她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万物之主，刚才对她的高贵的献媚者还颐指气使的，现在向他走来时，不仅目光温柔，情意缠绵，而且神情恳切，象一个胆怯的婢女。蓦然，阿斯加尼奥从一个单纯的旁观者，变成了客厅的主要人物。

反正，精明的公爵夫人早已仔细划算和安排了这样一种效果了。阿斯加尼奥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这个女人并非在他的心上，而是在他的思想上产生了的威慑力量。他本是一个孩子，便象孩子那样摆出冷淡、严肃的神情以掩饰内心的迷惘。此外，可能他还看见他那圣洁的科隆帕，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容光焕发地在他和公爵夫人之间象幽灵一样一闪而过哩。

# 十七

## 爱情，情欲

“夫人，”阿斯加尼奥向埃唐普夫人说，“您曾向我定制一朵百合花，您还记得吗？您命令我，一旦构图完毕，就把图案立即给您送来。今天早上我完成了，这儿便是草图。”

“我们有的是时间，阿斯加尼奥。”公爵夫人嘴角挂着微笑，带着甜蜜蜜的嗓音说，“请随便坐吧。嗨，我的好病人，您的伤势怎样了？”

“现在我完全好了，夫人。”阿斯加尼奥答道。

“肩膀上的伤口好了，可是在这儿。”公爵夫人说着把手按在年轻人的心口上，举止优雅而且富有感情。

“我求求您，夫人，把这一切傻事都忘掉吧，我担心这些事使夫人殿下生厌。”

“哦！我的天主！扭扭捏捏的干什么？为什么脸色阴沉沉的？口气这么严肃是什么原因？刚才这些人都使您不愉快是么，阿斯加尼奥？我么，唉！我也厌恶他们，我痛恨他们；但是，我也怕他们三分。哦！我是多么愿意早一点儿和您单独在一起呀；因此，您看见了我是如何巧妙地把他们打发走了吧？”

“您说得对，夫人。我，我是一个贫穷的艺术家，只是为了向您呈献这朵百合花图案才来的，我置身在这样高贵显赫的圈子里，感到不成体统。”

“哦！我的天主！阿斯加尼奥，”公爵夫人摇摇头接着说道，

“方才，您对一个女朋友愁眉不展，冷若冰霜。但上一次，您是多么开朗，多么可爱啊！这个变化从何而来，阿斯加尼奥？大概是您那个容不下我的师傅对您唠叨了一番吧。您是如何听他说我来着，阿斯加尼奥？瞧，爽快些嘛；您向他提起我了是吗？而他对您说信赖我是很危险的，并说我对您口蜜腹剑，是吗？您回话呀，他是不是对您说，我憎恨您，是吗？”

“他对我说，您爱我，夫人。”阿斯加尼奥眼睛直楞楞地盯着公爵夫人说道。

埃唐普夫人静默了片刻，万千思绪，一齐在她的脑子里翻腾。她当然希望阿斯加尼奥知道她在爱他，但她更希望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在思想里作好准备，以便能在不觉不知中潜移默化地摧毁他对科隆帕的感情。现在，她布置的埋伏已经暴露无遗，她只能公开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战斗，夺取胜利。一瞬间，她打定了主意。

“嗯！对了！”她说，“我爱你。难道这有罪吗？难道这能算是一个过失吗？难道人们能控制自己的爱或是恨吗？要不，您将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爱你。因为既然你在爱着另一个人，告诉你有什么用？不过，这个人把一切都让你知道了，他把我的心亮给你看，他做得对，阿斯加尼奥。你看看我的心吧，你将会看见我对你爱得是如此深，你会被感动的。那么现在，轮到你了，你听见没有，阿斯加尼奥，你应该爱我。”

安娜·德·埃唐普，生性好胜，意志坚强，她对什么都看透了，对一切都不屑一顾；又因为需要追求刺激，所以野心勃勃，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有好几个情夫了，但没有一个是她真正爱的。她勾引了国王；勃里翁海军元帅和她是逢场作戏，隆格瓦尔伯爵讨她喜欢，然而，在所有这些勾当里，理智取代了情感。

某一天，她终于激发起梦寐以求的，但又素昧平生的爱情，这种爱情清新，真实，温柔而且深沉。凑巧这一次，另外一个女人和她在争夺这种爱情！算这个女人倒霉！她感情激越，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安娜的主意已定，激动不已，但她都得压抑着，化为柔情一片。另一个女人还不知道有埃唐普公爵夫人作情敌会给她带来多大的劫难。埃唐普公爵夫人想把她的阿斯加尼奥占为已有，这个女人威力无穷，她的一个眼色，一句话，一个手势都能把在她与他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都摧毁殆尽。可是，从现在起，只得听天由命了，国王情妇的野心和美丽都只将用来对付阿斯加尼奥的爱，和对科隆帕的嫉妒。

可怜的科隆帕啊，此时此刻，她正在弯腰绣绒毯，坐在纺车旁或是跪在跪凳上呢！

阿斯加尼奥呢，他看到自己被爱得如此率直，如此强烈，既感到迷惑，飘飘然，又感到害怕。邦弗尼托早就提醒过他了，现在阿斯加尼奥已经明白，这件事不只是一时的任性；可是，他缺少的不是斗争的力量，而是欺骗和制服对方的经验。他才满二十岁，太敦厚诚实，不会弄虚作假。可怜的孩子啊，他以为，对科隆帕的回忆，轻轻地叨着这个年轻天真的少女的名字，就是他进攻和自卫的武器，是他的剑和盾，然而恰恰相反，他这样做只是在埃唐普夫人的心中更深地扎一刀；没有情敌，一帆风顺的爱情可能很快会使她厌弃的。

“行了，阿斯加尼奥，”公爵夫人看见年轻人可能为她方才的一番话吓住了，无言以对，便沉住气接着说，“今天，我们不谈我对您的爱了，这原来是你的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挑起来的。眼前，我们仅仅为您① 想想吧。哦！我爱您比爱我自己还甚，

① 公爵夫人对阿斯加尼奥以“您”，“你”交换称呼，反映了她内心情感的变化。

这点，我可以向您发誓。您为我的生活点亮了一盏明灯，我也愿意为您的前途铺平道路。您是孤儿，您就把我当作母亲吧。您已经听见我对蒙勃里翁和梅第纳所说的话了，您一定会想，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不错，我的确有野心，但这仅仅是为了您一个人。从何时开始，我企望为法国的儿子在意大利的中心创建一个独立的公国呢？从我爱您以后。倘若我是那边的王后，那么谁是真正的国王呢？您。为了您，我把帝国与王朝换了个位置！啊！您不了解我，阿斯加尼奥，您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您看清楚了吧，我向您道出了实情，向您展现了我全部的宏图。说说嘛，您也跟我说说知心话，阿斯加尼奥。您想的是什么，让我来替您办到！您的欲望何在，让我来帮助您！”

“夫人，我希望自己能象您一样坦率，一样诚恳,我愿意向您道出真情，就象您做的那样。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我只企求科隆帕的爱。”

“可是，既然你亲口告诉我了，她不爱你！”

“那一天，我失望了，一点也不错。可是今天，谁知道！……”

阿斯加尼奥垂下了眼帘，放低了声音说：

“您，您不是在爱我么?”

爱情能使人本能地领悟到事物内在的本质，这使公爵夫人惊得目瞪口呆。她沉默了片刻。然而，这点时间足以使她又振作起精神来。

“阿斯加尼奥，”她说，“今天，我们别谈情感方面的事情了。我已经请求您别再谈这个了，我现在再次请求您。您难道从来没有企望过诸如门第、财富、荣誉一类事情吗?”

“啊！想过！想过！一个月以来，我想得很多。”阿斯加尼奥答道，他心不由己地老是执着地去想着一件事。

又是片刻沉寂。

“您爱意大利么？”安娜提高嗓门问道。

“爱的，夫人，”阿斯加尼奥答道，“在那儿，有花繁叶茂的橙树，在树下交谈是多么美好呀！在那儿，蓝盈盈的天空如此和谐地围绕、抚慰、点缀着宁静的大自然。”

“啊！向我，向我一个人抒发情怀吧！我就是你的一切，就如你也能是我的一切一样！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公爵夫人大声说道，她也身不由己地被拉回到她的爱情中去了。

可是她担心又会吓着阿斯加尼奥，便立即控制住自己，继续说道：

“我一直在想，”她说，“您爱艺术胜于一切。”

“胜于一切，我爱么。爱么！”阿斯加尼奥说，“啊，这不是我，这是我的师傅赛里尼，他为他的创造献出了一切。伟大的、可敬的、崇高的艺术家，是他。我么，我是一个低下的学徒工，如此而已。我跟他来到法国，不是为了争名，也不是为了夺利，而仅仅是我爱他，如此而已。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和我分开，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是我的一切。我么，我没有个人的志愿，我没有自主的力量。我成了金银匠，完全是为了讨他喜欢，因为他愿意这样，就如我成了雕镂工，是因为他对精雕细镂这一行热心一样的道理。”

“那好！”公爵夫人说，“听着：生活在意大利，权力无边，和国王相差无几；做艺术家的保护人，赛里尼首先在内；给他青铜、银子、金子，雕镂、熔炼、浇铸；而在这一切之上，爱人，被人爱，自由自在；说吧，阿斯加尼奥，难道这不是美好

的梦想么？”

“这是天堂，夫人，假如我爱的是科隆帕，并被她所爱的话。”

“又是科隆帕，老是说到科隆帕！”公爵夫人大声说道，“行了，既然这个人总是执拗地在我们的谈话中，在我们的思想里出现，既然你的科隆帕完完全全和我们在一起，无时无刻不在你的眼前，无时无刻不在你的心中，那我们就直率地，毫不伪饰地谈她与我吧；她不爱你，我知道得很清楚。”

“啊！不，我现在不清楚她爱不爱我了，夫人。”

“可是，她不是要嫁给另一个人吗？”公爵夫人大声说道。

“可这是她父亲强迫她的。”阿斯加尼奥答道。

“她的父亲强迫她的！倘若你爱我的程度就象你爱她那样，倘若我处在她的地位，你会以为，你会以为世界上会有一种力量，一个意志，一种权力能够把我俩分开吗？啊！我将会抛弃一切，躲避一切，我向你扑来，我把我的爱情，我的荣誉，我的生命全押在你一个人身上！不，不，我对你说，她不爱你，现在，你愿意我再给你说几句么？这就是：你也不爱她，你！”

“我！我！我不爱科隆帕！我想，您刚才是说我不爱她，是吗，夫人？”

“对，你不爱她。你是自己欺骗自己。在你这个年纪，人们为爱情而爱。倘若你先看见我，你爱的就是我，而不是她。哦！当我想到这儿，想到你会爱上我，多好啊！可是不！不！我宁愿你选中我。我不认识这个科隆帕，她又美，又纯洁，她正合你的心愿；可是这些少女，她们不懂得爱人。我刚才这番话，你的科隆帕是说不出来的，而我，你是瞧不上的；她太要面子，太含蓄，可能也太腼腆了。可是我么，我的爱情很简单，说起

来也干干脆脆的。你蔑视我，你认为我忘了自己是个女人，而这一切，就因为我不隐瞒。某一天，当你更好地认识了世界，当你尝够了世态的炎凉，对生活痛心疾首的时候，这时，你会悔悟当初的偏见，你会赞美我的。不过，我不愿意被人赞美，阿斯加尼奥，我需要爱情。我再对你说一遍，阿斯加尼奥！倘若我不是一心一意爱你的话，我会弄虚作假，耍手段，撒娇献媚的；然而，我太爱你了，不会勾引你。我想接受你的心，我不愿意偷取它。你对这个女孩子的爱情要达到什么程度呢？回答我。你会难过的，亲爱的心上人，如此而已。我么，我可以在很多事情上为你效劳。我已经受了双倍的苦，可能天主会同意我把多受的痛苦让你分挑一些；再则，我的财富、我的权力、我的经验，我把这一切奉献在你的膝下。我还将和你的命运与共，我可使你避免任何的错误和堕落。一个艺术家为了功名利禄，往往需要变得卑劣低下，俯首帖耳。和我在一起，你什么也别担心。我将做你的台阶让你不断地步步高升。和我在一起，你将永远是自豪的、高贵的、纯洁的阿斯加尼奥。”

“那么科隆帕！科隆帕，夫人！她不也是一颗洁白无瑕的珍珠么？”

“我的孩子，相信我，”公爵夫人答道，刚才她还心驰神往的，一下子又变得忧郁起来，“你的纯洁的，你的无辜的科隆帕会使你的生活既枯燥又单调。你俩都太纯洁了；天主创造天使不是让他们之间成双配对的，而是使坏心眼的人变得善良一些。”

公爵夫人在讲这些话时，措词是那么有力，语气情真意切，阿斯加尼奥被软化了，禁不住产生了怜悯之心。

“哎呀！夫人，”他对她说，“我看出来，您十分地爱我，我

真正地被感动了；如果这种感情是爱情就更好了！”

“啊！说得太对了！你说的话太正确了！我宁愿你蔑视我，不爱去听国王的甜言蜜语。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爱一个人，第一次，我可以向你起誓！”

“国王！这么说您不爱他，夫人？”

“不！我是他的情妇，但他不是我的心上人。”

“可是他还在爱您，他！”

“我的天主！”安娜大声说，她凝眸注视着阿斯加尼奥，并把年轻人的双手紧合在自己的双手之中，“我的天主！如果能引起你的嫉妒心，我将是十分幸福的！是国王让你不高兴了吗？听着：直到现在，我在你面前是富有的、高贵的、有权有势的公爵夫人，她为你犯上作乱，移天换日。一个可怜巴巴的平民女子，穿着一件寒酸的白色连衣裙，头发上插着一朵野花，孤苦伶仃，与世隔绝，你不是更喜欢这样的女子吗？你更喜欢这样是不是，阿斯加尼奥？那么我们离开巴黎，离开上流社会和宫廷吧。我们出走，隐居在你的意大利的一块偏僻之处。栖身在罗马高大的松树下，在你的漂亮的那不勒斯海湾旁。我就在你的面前，我已经准备就绪。啊！阿斯加尼奥，阿斯加尼奥！我为你牺牲了一个带王冠的情夫，这难道还不能使你扬眉吐气，春风得意么？”

“夫人，”阿斯加尼奥在如此笃诚炽烈的情火下，不由飘飘欲仙起来，他说：“夫人，我真是太骄傲，太过分了，不过您过去终究没有和我好啊。”

“过去！哦！你们这些男人啊，你们真是太残酷了！过去！当一个不幸的女人在过去身不由己，置身于时代的漩涡里受人摆弄，难道她应对自己的过去负责吗？假如一场风暴把你吹到

意大利，一次旋风把你卷到意大利，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你回来了；当你看见今天你如此钟爱的科隆帕屈从父亲，已经嫁给奥尔贝克伯爵为妻时，你会怨恨她吗？你会谴责她的德行吗？你会因为她顺从了天主的一个旨意而加罪于她吗？再说，假如她根本就不认识你，不记得你；假如她被苦难折磨够了，对生活厌倦不堪，一时被天主所遗忘，她忽儿向往起自己永远被拒之门外的，被称之为爱情的天堂；假如她对自己的丈夫爱不起来，而爱上了另一个人；假如她一时冲动，把自己的身心托付给另一个人，于是这个女人在你的眼睛里就算堕落了，在你的思想中就算失去了贞操；于是因为这个女人没有洁净的过去来取悦你的心，她就永远也不能期望这个幸福了吗？啊！我再说一遍，这是不公正的，这是残忍的！”

“夫人……”

“谁告诉你，这又不是我的经历呢？那么听着我对你说的话，相信我的断言吧。我再说一遍，我受了双倍的苦。那可好，对这个受苦受难的女人，天主能宽恕，而你不能原谅。你不懂得，跌落进深渊之后，又从原地爬起，比用幸福的蒙布遮住眼睛，在深渊旁边经过而没有发现要更伟大，更壮丽！哦！阿斯加尼奥！我原以为你比较年轻，比较俊美，比别人的心地也要善良些……”

“啊！夫人！”

“把手给我，阿斯加尼奥，这样，我一纵身便能从深渊之底跳进你的怀抱，你愿意么？明天，我将和国王，和宫廷，和上流社会一刀两断。啊！在爱情上我一往无前，向前！此外，我也不愿意故意显得伟大。我只是为你作了一点点牺牲，相信我说的话。所有这些男人不值得你一看。不过，假如你相信我，

亲爱的孩子，你会让我为你保持尊严，继续去实行为了我们两人的计划。我会使你飞黄腾达的，你们男人，你们借助爱情获得荣华富贵；或迟或早你们一个个都会有雄心壮志的，你们终究会是这样的。至于国王的爱情，你不必记挂在心：我会让他转移目标，爱上另一个人，我么，我勾住他的魂就行了。选择吧，阿斯加尼奥！借助我，并和我一起变得有权有势；或是通过你，让我和你一起成为平庸之辈。瞧，你也知道了，刚才，我就坐在这张安乐椅上，宫廷的重臣无一不匍匐在我的脚下。你就坐在我这个座位上，我希望如此；坐下，而我来匍匐在你的脚下。哦！我在这儿多好啊！阿斯加尼奥！哦！赐我以幸福，让我看见你，望着你！你的脸变白了，阿斯加尼奥！哦！假如你能告诉我，往后，哪怕是遥远的未来，总有一天你会爱我的，那多好啊！”

“夫人！夫人！”阿斯加尼奥说，他把脸藏在手中，同时蒙住了眼睛和耳朵，他感到，这个女妖的眼神和声调的诱惑力太大了。

“别叫我夫人，也别叫我安娜，”公爵夫人把年轻人的手分开说，“叫我路易丝。这也是我的名字，但是任何人都没叫过我这个名字，它是属于你一个人的。路易丝！路易丝！……阿斯加尼奥，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动听的名字么？”

“我知道一个名字更为动听。”阿斯加尼奥说。

“啊！小心点儿，阿斯加尼奥！”受伤的母狮大声说道，“倘若你使我过分痛苦，我现在有多爱你，以后就有多恨你。”

“我的天主啊！夫人，”年轻人象是为了消去眼前的幻觉似的摇头晃脑地回答道，“我的天主！模糊我的理智，搅乱我的思想的是您啊！我难道神经失常了么？我难道发烧了么？我难道

在梦游么？假如我向您说了一些过重的话，请您饶恕我，这是为了使我自己清醒过来。我看见您在这儿，在我脚下，您是多么美丽，受人敬爱，您是王后啊！倘若不是为了让人误入歧途，不可能有如此迷人的诱惑力。啊！对了，您说过的，您跌进了深渊；然而，您非但没有从中跳出，反而要把我也拖进去，非但没有与我一起爬上来，反而要我与您一起沉沦。啊！我生性懦弱，别让我经受这样的考验吧！”

“既谈不上考验，也谈不上诱惑、梦想；对我俩，只有光辉灿烂的现实。我爱你，阿斯加尼奥，我爱你！”

“您爱我，不过，以后您会对这个爱情后悔的，不过，总有一天，您会责备我，对您在我的生活中作的好事不满意，要不，对我在您的生活中造成的障碍不满意。”

“哦！你不了解我，”公爵夫人大声说道，“倘若你以为我软弱，将来会后悔的，那好，你要一个保证吗？”

说着，安娜匆忙走去坐在一张桌子前，在桌子上放着墨水和纸，她抓起一支羽笔，飞快地写了几个字。

“拿去，”她说，“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就怀疑吧。”

阿斯加尼奥拿起纸，读道：

“阿斯加尼奥，我爱你！我到哪儿，你都跟着我；要不，你到哪儿，让我跟着你。

安娜·德·埃莱”

“啊！这样不行，夫人！我觉得，我的爱情对您是一个耻辱。”

“一个耻辱！”公爵夫人大声说道，“我，难道我还知道什么

叫耻辱么！我太自尊了，不知道什么叫耻辱。我的自尊，就是我本人的德行！”

“啊！我知道一个更美妙更圣洁的德行。”阿斯加尼奥说，他绝望地振作了一下，又勾起了对科隆帕的回忆。

这一句话给了公爵夫人当头一棒。她站了起来，气得浑身发抖。

“您是一个固执而残忍的孩子，阿斯加尼奥，”她断断续续地说，“我本来希望使您免受苦难，看来，只有痛苦才能教会您如何生活。您还会来到我身边的，阿斯加尼奥，您再来到我身边时，必将血渍斑斑，伤痕累累；那时，您就会知道，您的科隆帕的价值和我的价值。但是，我会原谅您的，因为我爱您。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再见。”

说完，埃唐普夫人的感情上爱恨交加，愤然离去。她忘记自己在一阵狂热的驱使下写下的这两行字还留在阿斯加尼奥的手里。

## 十八

## 梦想中的爱情

埃唐普夫人在阿斯加尼奥眼前消失后，这个女人对他产生的神奇的影响也就烟消云散了，他对自己以及对周围的一切又心明眼亮。然而，他对自己说过的两件事还记忆犹新：科隆帕是可能爱他的，既然公爵夫人也爱他。打这以后，他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的了，他的本能意识向他提示了这两个想法，使他

受益匪浅，可是，这个意识在提示他这样去想的时候，也欺骗了他。倘若年轻人的诚实，正直的个性能使他多少含蓄一点儿的话，一切都好办了；但是，他已使尖刻、可怕的公爵夫人抱有戒心了。眼下，这场斗争的矛头直指科隆帕，因而就显得格外可怕。

不管怎么说吧，上一章与安娜相见那热烈、惊险的场面对阿斯加尼奥不无帮助。在他的思想上，不知怎的徒增了幻想和信心。他刚才经历的场面以及自己作出的努力使他忘乎所以，激动过一阵子，现在他的思想正处于无所畏惧，跃跃欲试的状态，以致他毅然决然地想弄明白他的希望还有没有一点根据，并且要对科隆帕彻底了解一下，哪怕在她那儿只会遭到冷遇也在所不惜。如果说，科隆帕一心一意爱着奥尔贝克伯爵，那么与埃唐普夫人去斗还有什么意思？对一个受到挫折，心灰意懒，对生活失去信念，得过且过的人，她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好了。他会野心勃勃，会变得居心叵测，心肠狠毒，这又有什么关系？但在这之前，不应以猜测当依据，应以坚定的步伐走向命运的归宿。在这个情况下，埃唐普公爵夫人的许诺对他的未来打了包票。

阿斯加尼奥顺着沿河堤岸往回走，看着火红的夕阳在黑黝黝的内斯勒堡后面渐渐隐没，他暗自打定了主意。到了宫堡，他毫不犹豫，刻不容缓地先跑去拿出几件首饰，回过头来便在小内斯勒宫的门上敲了四下子。

再巧没有，佩里纳太太就在近处。她惊奇不已，赶忙跑去开门。不管怎样说，她看见学徒，总觉得自己还得装出冷冰冰的样子。

“哦！是您，阿斯加尼奥先生，”她说，“有何贵干？”

“我好心的佩里纳太太，我想立即把这几件首饰呈献给科隆帕小姐。她在花园里么？”

“在，在她的小路上。不过，请您等等我，年轻人。”

阿斯加尼奥没把那条小路忘掉，不再理睬女管家，飞快地走去。

“瞧，说真的，”女管家停下来认真地想了想说，“我想，最好还是别跟着他们，让科隆帕随意选择他的首饰和他的礼物。如果她为我选了一件什么礼品放在旁边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呆在那儿是不合适的。当她自个儿把东西买下来了，我再去，那时，我再不收也就不近人情了。就这样办，我呆在这儿，别让这个好心的孩子为难。”

瞧，这位好心的太太想事情还相当周到哩。

十天以来，科隆帕已经不敢再自问，阿斯加尼奥是否还是她心中最亲爱的人。涉世未深、纯洁无瑕的孩子还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然而，爱情已充满了她的心间。她心里想，成天耽于梦幻，自得其乐是不应该的，可她又为自己找到了个借口，觉得反正再也看不见阿斯加尼奥了，她也能在他面前为自己辩白藉以得到安慰。

带着这样一个借口，每天晚上，她都在她看见他挨在自己身边的那些长凳上度过，在那儿，她对她说话，听他讲述，她聚精会神地回忆着；过后，当夜色浓重，佩里纳太太招呼着该回去了，美丽的沉思者才缓步往回走；待她回到了现实，这时，也仅仅在这时，她想起了父亲的庭训，奥尔贝克伯爵的嘱咐，以及流逝的时光。失眠是难熬的，然而，还不至于难熬到把夜晚的幻觉中的情趣都消抹掉的程度。

和通常一样，这天晚上科隆帕正在回忆在阿斯加尼奥身边

度过的美妙的时刻，当她抬起眼睛时，不禁叫出了声。

他站在她的面前，静悄悄地凝视着她。

他觉得她变了，然而更漂亮了。苍白的脸色，忧郁的神情落在她那五官匀称的脸庞上更显得凄楚动人。她显得格外地超凡脱俗了。她比先前更妩媚，因此，阿斯加尼奥在欣赏她的同时，又感到自惭形秽，而埃唐普夫人的爱曾使他一时忘乎所以的。这个天使般的美人如何会爱上他呢？

这两个可爱的孩子面对面地呆着，他俩相爱已久，心照不宣；又相互折磨，苦不堪言。他俩会面了，大概能够把他们各自愈积愈深的误会，顷刻间就消除掉。现在，他们各自可以先解释一番，然后就亲密无间了，在一阵兴奋之下，让他们长久痛苦地压抑在心头上的全部情感爆发出来。

然而，他俩太胆怯了，做不到这一点。虽说他俩的感情息息相通，但又相互深藏不露，但绕过一个弯子后，他们天使般的灵魂还是赤诚相见了。

科隆帕，默不出声，脸上红朴朴的，蓦地站了起来。阿斯加尼奥，激动得脸色发白，用一只微颤的手，强压住心的狂跳。

他俩同时开了口。他说："对不起，小姐，您曾允许过我向您呈献几件首饰。"她说："我高兴地看到，您完全康复了，阿斯加尼奥先生。"

他俩又一齐住了口。不过，虽说他俩柔和的声音交融在一起，他们还是清楚地听见了对方在说什么，因为阿斯加尼奥比较坚定地答了一句：

"您还这么好心惦记着我的伤势么？"

他的突然出现使少女的嘴角上挂起了不自觉的微笑，他看见了，壮大了胆子。

“我们还一直在为此不安，并且奇怪您怎么不来了，佩里纳太太和我，”科隆帕接着说。

“我本想不来了。”

“那又是为什么？”

在这关键的时刻，阿斯加尼奥支持不住了，靠在一棵大树上，过后，他鼓足了力量和勇气，气喘喘地说：

“现在我可以向您承认：我曾经爱过您。”

“那么现在呢？”

科隆帕不由得惊呼出声，倘若有一个比阿斯加尼奥更精明的人听了，可能会疑窦顿释了；可是，对他来说，这一声却仅仅给他带来了一点儿希望。

“现在，唉呀！”他接着说，“我意识到我们门第的悬殊，并且知道，您是一位高贵的伯爵的幸福的未婚妻了。”

“幸福的！”科隆帕苦笑着插嘴说。

“什么！您大概是不爱伯爵吧，伟大的天主啊！哦！说说吧，难道他不配您？”

“他富有，他有势，他比我强多啦；嗨，您见过他没有？”

“没有。我怕问。此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确信他既年轻又可爱，而且他使您喜欢。”

“他比我的父亲年纪还大，他叫我害怕。”科隆帕说道，她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把她的脸藏在双手里。

阿斯加尼奥大喜过望，双膝跪倒在地，合起双手，脸色变白了，半闭着眼睛；在他的眼皮下，闪烁着崇高的光芒，而他的苍白的嘴唇上，露出了会使上帝欢欣的优美的微笑。

“您怎么啦，阿斯加尼奥？”科隆帕吓了一跳，问道。

“我怎么啦！”年轻人大声说道，就象他刚才的勇气是被痛

苦逼出来的那样，他现在高兴得勇气倍增。“我怎么啦！还不是我爱你，科隆帕！”

“阿斯加尼奥！阿斯加尼奥！”科隆帕又娇又嗔地喃喃地说，温柔得真象是默认了似的。

这时，他们已经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了；还没等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嘴唇已经胶合在一起了。

“我的朋友。”科隆帕轻轻推开了阿斯加尼奥说。

他俩就这样心醉神迷地互相看着；两位天使相互认出来了。在这样的时刻，两个人的生命就象融合在一起了。

“这么说，”阿斯加尼奥接着说，“您不爱奥尔贝克伯爵，您能爱我了。”

“我的朋友，”科隆帕认真而又温柔地说，“到现在为止，只有我的父亲吻过我的额头，何况还很少这样，唉！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对生活一无所知；但是，我从您的吻在我身上引起的颤栗感觉到，从今以后，我只能属于您，要不就是属于天主了，这是我的义务。是的，倘若事与愿违，我相信，这会是一件罪过！您的双唇使我成为您的法定的未婚妻和妻子；即使我的父亲亲口说‘不行’，而我只信任天主的声音，他在我的心中说：‘行’。我的手在这儿，它是属于您的。①”

“天堂的圣使们哪，请倾听她说话吧，羡慕我吧！”阿斯加尼奥大声说道。

心醉神迷的时刻既描绘不出来，也是叙述不清楚的。让那些能回忆得清楚的人们去回忆吧。把这两个纯洁而美丽的孩子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握手付诸于笔墨是不可能的。

---

① 表示应允婚事。

他们洁白无瑕的灵魂融化在一起，宛如两条清澈的溪流汇合，水质和色泽都不会有变化。阿斯加尼奥决不把笼罩在心头上的阴影移向他的爱人的圣洁的脸庞；科隆帕信赖地依偎在她的未婚夫的肩上。圣母玛丽亚倘若从天上看见他俩，也不会回过头去。

人们一开始恋爱时，就急不可待地把他们一生中现在、过去和将来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恋爱联系在一起。当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终于能说话了，他们就倾诉着这些日子里受的思念之苦，和朦胧的希望。这是美妙的。一方能道出另一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受够了苦，在追忆这些痛苦时，他们会心地微笑了。

过后，他们开始谈论未来。这时，他俩变得神情严肃，愁云满面。天主对他们的未来安排了什么？按照上天的旨意，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可是人间的契约宣布他们的结合是不合适的，大逆不道的。怎么办？如何说服奥尔贝克伯爵放弃这门婚事？如何说服巴黎大法官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手艺匠。

“唉！我的朋友，”科隆帕说，“我许愿只能属于您或是天主，我心里明白，我将属于天主的了。”

“不，”阿斯加尼奥说，“属于我。我们是两个孩子，我们势孤力单，不能动摇世俗的偏见，但是，我将要去向我亲爱的师傅，向邦弗尼托说说。他是强大的，科隆帕，他看什么事都高瞻远瞩！啊！他在人世间的所作所为都象天主在天上发号施令那样，他想做什么都能做到。他会把你给我的。我不知道他将如何去做，但是我坚信不移。艰难险阻，他视为乐事。他会向弗朗索瓦一世说情，他将说服令尊。邦弗尼托会把深渊填平。只有一件事，他大概没有去办，而你已经完成了，无需他插手，

这就是：你，你爱上我啦。其他一切都不难解决。现在，我的亲爱的，你看见了吧，我期待奇迹的发生。”

“亲爱的阿斯加尼奥，您希望的，就是我希望的。您愿意，在我这一方，做一些什么事情么？说吧，有一个人，我父亲对她是百依百顺的。您愿意我写一封信给埃唐普夫人吗？”

“埃唐普夫人！”阿斯加尼奥大声说道，“我的天主啊！我早把她忘了！”

于是，阿斯加尼奥极其简单，毫无骄矜之意地，一五一十地把他如何谒见了公爵夫人，她又如何爱上他，当天，也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她又是如何宣称要把他爱的那个女人视为自己的对头等等叙述了一番；可这又有什么！无非是邦弗尼托的任务更艰巨一些罢了，如此而已。多一个对手，并不能使他气馁。

“我的朋友，”科隆帕说，“您信赖您的师傅，我信赖您。尽早地把这件事情告诉赛里尼吧，让他来掌握我们的命运。”

“明天就去，我把一切都告诉给他听。他是多么爱我啊！他很快就会理解我的。哦，你怎么啦，我的科隆帕？你是多么悲伤啊！”

阿斯加尼奥讲述的每一句话都使科隆帕感到他对她的爱，同时又在她的心头上扎上了根根嫉妒的藜刺，不止一次地，她痉挛地握紧她双手捧着的阿斯加尼奥的手。

“阿斯加尼奥，她很美，埃唐普夫人，她为一个伟大的国王所爱。难道您对她一无好感么？我的老天！”

“我爱你！”阿斯加尼奥说。

“您在这儿等我一会儿。”科隆帕说。

过了一刻工夫，她拿着一朵鲜艳、雪白的百合花回来了。

“听着，”她说，“当你为这个女人加工金子和钻石做的百合

花时，经常看看你的科隆帕的花园里这些朴实无华的百合花吧。”

说完，她和埃唐普夫人可能做出来的那样，娇媚地在花上吻了一下，然后把它交给了她面前的学徒。

正在这当儿，佩里纳太太出现在小路的尽头。

“别了，下次再见！”科隆帕悄悄地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把手放在她的情人的双唇上，急急忙忙地说道。

女傅走近他俩。

“怎么样！我的孩子，”她对科隆帕说，“您对这个不告而别的人发脾气了么？您选上了几件漂亮的首饰了么？”

“听着，佩里纳太太，”阿斯加尼奥边说边把他随身带来但还没打开的珍宝匣子交在好心的太太的手里，“科隆帕小姐和我，我们决定让您自己选择里面最称心的一件首饰，我明天再来取回剩下的。”

说着，他向科隆帕使了一个眼色，表达了他言犹未尽的全部含义，便欢欢喜喜地一溜烟地跑掉了。

科隆帕呢，她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仿佛为了把里面充溢着的幸福锁起来似的，一动也不动地呆着；这时，佩里纳太太也面对着阿斯加尼奥带来的五光十色的珍宝划着十字。

天哪！可怜的女孩子在她甜美的梦中被猛地惊醒了。

一个女人带着大法官手下的一个亲信走过来。

“奥尔贝克伯爵大人后天回来，”这个女人说，“他吩咐我从今天起侍候夫人。我对最时髦，最漂亮的服装的款式非常熟悉，我接到伯爵大人和大法官阁下的命令，要为夫人制作一件华贵的织绵缎连衣裙，埃唐普公爵夫人在国王陛下去圣日耳曼教堂的那天，要把夫人引见给王后，也就是在四天以后。”

在我们刚刚让读者看到了上面这一场之后，这两个消息对科隆帕的情绪打击的惨重，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 十九

## 理想中的爱情

次日，太阳刚刚升起时，阿斯加尼奥决心把他的命运托付给他的师傅，便向赛里尼每天早上干活的那个冶炼场走去。可是正当他要去敲邦弗尼托称之为他的“小天地”的卧室门时，他听见了斯科佐纳的说话声。他心想，她大概是在做模特儿摆姿势，便悄悄地回头走了，想过一会儿再去。在这当儿，他就在大内斯勒宫的花园里独自散步，思索着要向赛里尼说些什么，以及赛里尼可能会回答他的话。

然而，斯科佐纳根本就不是在摆姿势。甚至可以说，她从未踏进过这个“小天地”，邦弗尼托不允许别人去那儿打扰他，因此谁也没有进去过，她的好奇心也始终没得到过满足。所以这一次，当师傅回过头来时，看见卡特琳睁大了一对水灵灵的眼睛在他身后站着，不禁怒气冲天。而且这个冒冒失失的女人想看个明白的愿望也几乎得不到满足。墙上有几幅画，窗前一幅绿色帏幔，一尊刚开始加工的赫柏雕像和一套雕刻工具，就是这间卧室的全部家具。

“你要什么，你这条小蛇？你来这儿干什么？为了天主，你要跟踪我到地狱里去不成？”邦弗尼托看见卡特琳大声说道。

“唉呀！师傅！”斯科佐纳尽可能轻声柔色地说，“我向您保

证，我不是一条蛇。我承认，为了不离开您，如果需要，我会一直跟着您到地狱里去的；我到这儿来，因为这儿是可以和您私下谈谈的唯一的场所。”

“好吧！快说！你要向我说什么？”

“啊！我的天主！邦弗尼托，”斯科佐纳说，她发现了塑像的坯形，“多美的形象啊！这是您的赫柏。我以前没想到您干得这么快！她多美啊！”

“是这样吗？”邦弗尼托问道。

“哦！是的，相当漂亮；我猜想您是不愿意让我做这个美人儿的模特的。可是，谁为您做了模特儿呢？”斯科佐纳惴惴不安地问道，“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女人进出么。”

“住嘴。瞧，亲爱的小东西，可以肯定地说，你不是为了评论雕塑才来的。”

“不是，师傅，我为我们的帕哥罗来的。嗯！我照您的吩咐去做了，邦弗尼托。昨天晚上，他趁您不在家，和我谈了他永恒的爱情，并且按照您的吩咐，我把他的话听完了。”

“哦！好啊！叛徒！那么他向你说些什么了？”

“啊！这真要让人笑掉大牙了，不知为什么，我真希望当时您能在场。再补充一点，他为了不让人猜出什么，这个伪君子，一边和我说，一边在加工您命令他做的金搭扣，而他拿在手上的这把锉刀给他的爱情表白也增添了不少诗意。他说：‘亲爱的卡特琳，我想您都要想死了。什么时候您才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人哪！一句话，我只请求您说一句话。最后，您看看我为您冒了多大风险吧：假如我没有完成这副搭扣，师傅可能会疑心什么，而假如他真的发现了什么破绽，他会毫不留情地杀了我；可是，为了您这对美丽的眼睛，我什么也不顾了。耶稣啊！

这件该死的活计进展太慢啦。还有，卡特琳，您爱邦弗尼托有什么意思呢？他不再喜欢您，他对您总是冷冷淡淡的。而我呢，我是那么炽烈，又是那么小心翼翼地爱着您哪！谁也发觉不了的，您永远也不会受到连累的，干吧！您可以信赖我，我的谨慎是经得住任何考验的。听着，'他见我默不作声，壮大了胆子接着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安全可靠的隐蔽处，我可以把您藏在那儿，不用提心吊胆了。'——哦！哦！邦弗尼托，这个狡诈的人选中的藏身处，您是一辈子也猜不出来的，让您猜一百次，一千次也猜不出来的；只有那些额头狭窄，眼皮向下的人才会发现这些旯旯旮旮的地方。您知道他要我们在哪里谈情说爱么？在您的巨大的玛尔斯战神的塑像的脑袋里。他说，用一架梯子可以攀登到上面。他肯定地说，在那儿有一个相当漂亮的内室，从里向外视野开阔，景色迷人，而什么人也发现不了的。"

"说真的，这个主意还真不错。"邦弗尼笑着说，"那么你是怎样回答他的，斯科佐纳？"

"我报以一阵大笑，我向来控制不住的，这使我的帕哥罗非常扫兴。他走开了，表示他心情非常激动，责怪我没有良心，想他死等等，等等。他拿着锉子，锉刀，就这样唠唠叨叨地向我说了将近半个小时，因为当他一开始干活，就说个没完没了的。"

"那么最后您是怎么回答他的，斯科佐纳？"

"我怎么回答他的？在您敲门的当儿，他正把好歹加工完的搭扣放在桌子上，我就一本正经地抓起他的手，对他说：'帕哥罗，您说话就象是在开玩笑！'这就是在您回家来时，发现他神色很尴尬的原因。"

"啊哈！你错了，斯科佐纳：不应该就这样让他泄气。"

"您命令我听他说的，我就听他说了。您以为听漂亮的男孩子花言巧语的就那么容易哪？倘若某一天，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

"你不应该仅仅听他说，我的孩子，还应该回答他，这是我计划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你先不动气地和他谈谈心，接着，对他深表同情，最后，应该高高兴兴才是。当你走到了这一步，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办。"

"可是这样可能走得过远哪，您懂吗？至少，您得在现场才好。"

"放心吧，斯科佐纳，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出场的。你尽管让我来安排，一字不差地照我的吩咐去做。现在你走吧，亲爱的小孩子，让我干活。"

卡特琳一蹦一跳地走了出来；赛里尼将要耍弄帕哥罗一番，虽说她还猜不出什么名堂来，却先笑了起来。

不过，当她走后，邦弗尼托并没有象他对她说的那样重新开始工作，而是急急忙忙地奔向斜对着小内斯勒宫花园的窗口，呆在那儿发愣。门上的一下响声猛地把他从冥想中拉了回来。

"天杀的！"他怒不可遏地大声说，"又是谁？就不能让人静下来吗，讨债鬼！"

"对不起，我的师傅。"这是阿斯加尼奥的声音，"不过，倘若我打扰您了，我这就走。"

"什么！是你，我的孩子？不，不，当然啦，你永远也不会打扰我。有什么事，你找我干什么？"

邦弗尼托赶忙亲自去为他亲爱的学生开门。

"您独自安静地在工作，我打扰您了。"阿斯加尼奥说。

"哪儿话，阿斯加尼奥！你是永远受欢迎的，你！"

"师傅，我有一件秘密要告诉您，并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说吧。你要借钱用？你要我帮你出力？还是你要我出主意？"

"可能这些我都需要，亲爱的师傅。"

"再好也没有啦！我身心全都属于你的，阿斯加尼奥。何况，我也是，我也要对你作一次忏悔，是的，一次忏悔，因为我想，我虽没犯罪，但我将悔恨不已，直到你宽恕我为止。不过，你先说吧。"

"那好！师傅……嗯，仁慈的天主啊！这尊塑像的坯形是怎么回事？"阿斯加尼奥中断了谈话，惊呼起来。

他刚才发现了才开始加工的赫柏的雕塑像，在坯形中，他已经认出了科隆帕的神态。

"这是赫柏，"邦弗尼托接着说，他的眼睛在灼灼发光，"她是青春女神。你觉得她美么，阿斯加尼奥？"

"哦！不可思议的美！不过这些线条，总之，我认出来了，可不是幻觉。"

"你把遮布才掀起一半就随随便便地评论起来了，至少得等我把遮布完全揭开嘛。看来，你的心里话一定得在我后面说。好吧！你坐下，阿斯加尼奥，我将向你坦露心扉，让你赤裸裸地看到我的内心。你说，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听我说说。你只要都知道了，我就足以卸下精神上的重担，松一口气。"

阿斯加尼奥坐了下来，脸色白得比即将听到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的罪犯还厉害。

"你是佛罗伦萨人，阿斯加尼奥，我没有必要问你，你是否知道但丁①的故事。一天，他看见一个名叫贝亚特丽齐丝②的女

① 但丁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

② 但丁在他初期作品、抒情诗集《新生》中歌颂过她。

孩子过街，于是他便爱上她了。这个女孩子死了，他始终爱她，因为他爱的是她的灵魂，而灵魂是不死的；不过，他把一顶缀满星星的冠冕束在她的头上，并把她安放在天堂里。这一切做完了之后，他就开始修身养性，探索各门诗歌和哲学的含意；而当他苦炼丹心，超凡脱俗之后，他来到了天堂的大门，在门口，领他来的维吉尔——也就是智慧——得离开他了，没有向导他照旧向前走，因为他在那儿，在天堂的门口，遇到了贝亚特丽齐——也就是爱情——她正在等他。

"阿斯加尼奥，我也曾有过我的贝亚特利齐丝，她和另外一个一样，已含笑九泉，也和另外一个一样，备受爱慕。至今，这件事是一件秘密，只有天主、她和我才知道。我多情善感，经不住诱惑；可是，在我体验过的所有不纯洁的情感中，我的崇拜本能始终未受玷污。我把光明之灯置放高处，污泥浊水挨不着它。人会不知不觉地沉溺於声色犬马之中，而艺术家却始终忠实于他那神秘的婚约；倘若我做了什么好事，阿斯加尼奥，倘若无生命的物质，银子或是粘土，在我播弄下，能够得到外形和生命的话，倘若我有时能成功地赋於大理石以美，给青铜注入生命的话，这是因为二十年来，我那光芒四射的幻觉始终在开导我，支持我，并为我指明方向。

"然而，我也不清楚，阿斯加尼奥，在诗人和金银匠之间，在思想的镂刻家和金子的镂刻家之间可能有所区别。但丁依靠想象，而我需要观察。玛丽亚① 这个名字对他是取之不竭的源泉，而我，我需要亲自看到圣母似的面庞。他的创作要人们去猜测，而我的创作用手摸得着。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贝

① 指圣母玛丽亚。

亚特丽齐丝对于我，一个雕塑家，是不够用的，或是更确切地说，是绰绰有余的。我的想象力够丰富的了，但我必须寻找外形。在我一生中闪光的那个天使般的女人无疑是美的，特别是她的心灵美，可是，她不能实现我想象中的永恒的美。我不得不到别处去寻找，去创造。

“现在，告诉我，阿斯加尼奥，假如雕刻家的这个世俗的理想在我——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产生，假如在我的崇拜中，我给了它一席之地，你认为这是对我的诗人的理想的叛逆和不忠吗？你以为我从此就不能进入天堂，你以为天使会嫉妒凡女吗？你是这样看的吗？我问的是你呀，阿斯加尼奥！而且，总有一天，你将会知道，为什么我问你这个问题，而不问任何其他人；为什么在等待你回答时，我索索发抖，仿佛回答我的是我的贝亚特丽齐丝似的。”

“师傅，”阿斯加尼奥沉重而凄凉地说，“我太年轻啦，对这些精深渊博的思想说不出什么，不过，我内心是这样想的，您是受天主支配的人杰中的一个，在您的道路上，您遇见的每一件事，决非偶然，而是天主事前安排好的。”

“这是你的信念，真是这样吗，阿斯加尼奥？当我美好的祝愿实现后，人间的天使将由天主送来，而另一个天使也不会对我的舍弃愤愤不平的，你赞同这个看法吧。好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找到了我的梦中人，她生活着，我看见她了，并且几乎可以摸得着她。阿斯加尼奥，一切美的，纯洁的模特儿，我们这些艺术家，我们向往的尽善尽美的典型，她就在我的身旁，她呼吸着，而每天，我都在欣赏她。啊！直到现在我做的一切，比起我将要做的事情是不值一提的。这个赫柏，你觉得很美，确实，它也是我的得意之作，但还不能使我满足；而在

它的活生生的原型面前，我的丰富的想象力更象是插上了翅膀，我觉得它显得格外华丽；而我将能得到它！我将能得到它！阿斯加尼奥，与它酷似的成千上万尊纯洁无瑕的塑像站起来了，并在我的脑海里一一展现。我看见它们，感觉到它们存在，总有一天，它们要脱颖而出。眼下，阿斯加尼奥，你希望我给你看看我的美丽的灵魂启蒙的天才么？她大概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每天清晨，在旭日东升的时刻，她在我眼下闪闪发光。看吧。”

邦弗尼托拉开了窗帘，把小内斯勒宫的花园指给学徒看。

在花园的绿色小径上，科隆帕的手掌托着微微倾斜的腮帮，徐步慢走着。

“她多美啊，是么？”邦弗尼托出神地说，“斐第阿斯和老米开朗琪罗从来没有创造出过比她更纯洁的形象，而古代艺术至多也只能与这个年轻而优美的女子并驾齐驱，是吗？她多美啊！”

“哦，是的，很美！”阿斯加尼奥喃喃地说，他浑身乏力地跌坐了下来，脑子里什么也没想。

有分把钟，两人谁也没有讲话。这时，邦弗尼托沉缅在他的幸福中；这时，阿斯加尼奥沉浸在他的痛苦中。

“不过话说回来，师傅，”学徒壮大了胆子，抖抖索索地说，“艺术家的这种激情将把您引向哪儿呢？您想怎么做呢？”

“阿斯加尼奥，”赛里尼接着说，“死去的那个女人已经不再存在，也不能再属于我的了。天主只是把她介绍给我，并没有让我为她动情。真是奇怪的事情！只是当天主把她从这个世界上召回去以后，他才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对我的价值。在我的生活里，她只是一个回忆，一个朦胧的，时隐时现的形象。然

而，倘若你十分理解我的意思的话，科隆帕却离我的生活更近，离我的心更近；我敢于爱她，爱她；我敢于对自己说：‘她将属于我的’。”

“她是巴黎大法官的女儿。”阿斯加尼奥说，他浑身上下颤抖着。

“即使她是某个国王的女儿，阿斯加尼奥，你知道我的意志会有多大力量。我想要的，我没有一件办不成，而我以往的愿望没有一次象现在这样强烈过。我还不清楚，我将如何达到我的目标，然而，她必须成为我的妻子，你懂了么！”

“您的妻子！科隆帕，您的妻子！”

“我将向我的至尊无上的君王求情，”邦弗尼托接着说，“只要他高兴，我将为他在卢佛宫和香博儿宫竖满塑像。我将在他的餐桌上摆满水壶和枝形大烛台。而当我不惜一切代价向他叩求把科隆帕给我，如果他再拒绝，他就不是弗朗索瓦一世了。啊！我期望着！阿斯加尼奥，我期望着！在他会见满朝文武大臣时，我去找他。听着，再过三天，当他去圣日耳曼时，你来找我。我们把已经完成的银制盐盅和枫丹白露一扇门上的装饰画给他送去。在场的人都会赞赏不已的，因为确实是美，而他会比其他人更赞不绝口，叹为观止的。啊哈！这些奇珍异宝，我每个星期替他花样翻新。在我身上，我从未感到象现在这样精力充沛，富有创见。日日夜夜，我的头脑在沸腾；对她的爱情，阿斯加尼奥，使我勇气陡增，青春焕发。当弗朗索瓦一世看见他的愿望一旦产生，马上就能实现，他会怎么想啊！到那时候，我不再是请求，而是要求；他会给我加封进爵，我会腰缠万贯；到那时候，巴黎大法官，不管他是哪儿的大法官，都会因和我结亲而引以为荣。啊！可不是么，我真的要发疯了，

阿斯加尼奥！想到这些，我控制不住自己啦。她是属于我的！天堂的梦想！你理解么，阿斯加尼奥！她是属于我的！拥抱我吧，我的孩子，因为自我向你坦露了一切之后，我就敢想敢为了。现在，我感到内心平静多了！你似乎使我的幸福合法化了。我对你说的这些，你总有一天会理解的。在这之前，我觉得，由于你洞悉了我的内心，我就更爱你啦；你能听完我说的话，你真好。拥抱我吧，亲爱的阿斯加尼奥！”

“可是，您难道没有想过，师傅，她，她可能会不爱您吗。”

“哦！住口，阿斯加尼奥！我早想过了，我开始嫉妒你的俊美和你的年轻啦。不过，你说到的，天主有先见之明，早作好了安排的话，让我放心多了。她等着我。她会爱谁呢？宫廷的某个花花公子，根本就不配她！何况，不论他们把谁强加给她，我也是正人君子，和这个人不相上下，而且，我还多了一份天才。”

“听人说，奥尔贝克伯爵是她的未婚夫。”

“奥尔贝克伯爵？太好了！我认识他。他是国王的财务总管，我马上要到他那儿去领取加工需要的金子和银子，就是国王陛下开恩拨给我的那笔款子。奥尔贝克伯爵，一个老吝啬鬼，长着一张哭丧脸，老得不成样子，他没份量，就是取代了这么一头畜生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定了，她爱的是我，阿斯加尼奥，这倒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她本人好，因为她跟了我，也就不枉她那一副花容月貌，因为她将看到自己是被人理解的，宠爱的，并能使人永志不忘的。此外，我说了：‘我要这样！，而每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我再向你说一遍，我必定成功。没有任何人间力量能与我的激情和精力抗衡。这是命中注定的，我将一如既往，径直向我的目标走去。她将属于我的，我对你说，

为她，我颠覆王朝也在所不辞；并且，出于偶然，倘若有个把情敌敢于挡住我的去路，démonio！① 你是了解我的，阿斯加尼奥，叫他小心点！我就用现在握住你的这只手把他宰了。可是，我的天主啊！阿斯加尼奥，请原谅我吧。我多么自私呀，竟然忘了你也有一件事要对我说，有一件事情要叫我帮忙。我欠下你的情，一辈子也偿还不清，亲爱的孩子，唉，说吧，快说吧。为你也一样，我要做的，就一定能做到。”

“您说错了，师傅，有些事情只有天主才有能力解决；现在我明白了，从此以后，我只应该依靠他了。因此，我把我内心的秘密托付给软弱的我和万能的天主了。”

阿斯加尼奥走了出去。

赛里尼呢，当阿斯加尼奥刚关上了门，他就把绿色的帏幔掀起，把他的画架移近窗口，开始塑他的赫柏，心里乐滋滋的，并对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

① 意大利语：见鬼！

# 下　　卷

## 一

## 出卖自己荣誉的商人

这一天，科隆帕应该去晋见王后。

我们眼前是卢佛宫内的一个大厅，宫廷里的大臣贵妇都聚集在这儿。望了弥撒后，应该到圣日耳曼教堂去；眼下，大家只等国王和王后到来，然后再到那里。除了几位夫人坐着，其他人都站着，边走边谈。丝绸和锦缎的衣裙磨擦着，佩剑碰撞着，友好或是敌视的目光交织着。大家在为一些形形色色的战斗或是爱情的约会交换意见；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喧喧闹闹的让人头疼眼花。他们的衣服质地优良，款式新颖；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容光焕发，在那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服装之中，掺杂着一些穿着意大利式或是西班牙式制服的年轻侍从，他们肃静伫立，双手贴着臀部，腰侧挂着佩剑。这真是幅呼奴喝婢，豪华绮靡，穷奢极欲的场面，我们的秃笔描绘了半天，也只不过是描绘了一鳞半爪而已。让布朗多姆[①]的著作和《七日谈》[②]中

① 布朗多姆（1540—1614）：法国回忆录作家，著有《伟大传记》和《名妇传记》。

② 《七日谈》：玛格丽特·德·纳瓦尔模仿薄伽丘的《十日谈》写的故事，共76篇，反映十六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各阶层的动态。

的那些高雅而风趣的骑士再现，让那里面活泼而诱人的夫人复活，让她们说出十六世纪的轻快的、机智的、纯真的、道地的法国方言，那么，您对这个可爱的宫廷将会有一个印象，特别是当您想起弗朗索瓦一世的一句话的时候就更清楚了。他说："一个宫廷里没有夫人，好比在一年里没有春天，或者说，在一个春天里没有花朵。"然而，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却是一个永恒的春天，在那儿，地球上最美丽，最高贵的花儿在争芳斗艳，各放异彩。

混乱嘈杂的人群使人头昏目眩了一阵过后，当您能把一簇簇人分门别类一下时，您就会不难看出，人群分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的人穿戴着紫丁香色的服装，是属于埃唐普夫人的；另一个阵营的人穿着蓝颜色衣装，以迪亚纳·德·普瓦迪埃为首。前者暗中拥护宗教改革，后者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第二个阵营里，可以发现王太子①的一张平淡无奇的脸，而国王的次子，长着金黄色头发，机灵诙谐的查理·德·奥尔良却活跃在第一个阵营里。请您把这充满着妇人的嫉妒和艺术家的竞争的，在政治和宗教上对立的两派想得更复杂些，您就会对这些敌对情绪有一个全面的，令人满意的认识。这样，假如您感到奇怪的话，您就会看出，这些人表面上敷衍客套，却又不时地射出含讽带讥的目光和打着咄咄逼人的手势，甚至连旁观者也看得一清二楚。

迪亚纳和安娜这两个女对头分别坐在大厅的两端。不过，她俩相距虽不算短，但一句戏言从这个女人的嘴里说出，传到另一个女人的耳朵里要不了五秒钟；仍然是这么几个传话人，又从原路折回，把反唇相讥的话带回，也花不了更多的时间。

① 即亨利二世。

在这一片机智俏皮的言谈声中，在这些裹着绫罗绵缎的达官贵人之间，亨利·艾斯蒂安[1]穿着学者的长袍还在来回走着。他面无表情，神态庄重，心里是支持改革派的。在他几步远处，站着同样是心不在焉的皮埃尔·斯特罗齐，他是从佛罗伦萨逃亡来的；眼下，他靠在一根柱子上，面色苍白，忧心忡忡，大概是在怀念着遥远的祖国；他现在只能作为一个犯人回到那儿，并且只有在那儿的坟墓里才能得到安息。不言而喻，这位卡特琳·美第奇家母系的亲戚，逃亡的意大利人，是深深同情天主教一派的。

此外，还有两个人边走边谈论着国家大事，时而他们又面对面地站停下来，仿佛是为了增加他们的谈话的份量似的。其中一个人就是老蒙莫朗西，国王把陆军之帅的重任给他还不到两年光景，自从波旁失宠以后，这个位置一直是空缺着的；另一个人便是掌玺大臣普瓦叶，他对自己刚建立的彩票税制以及刚会签的维莱科特雷法令沾沾自喜。

既是本笃会修士，又是方济各会修士的弗朗索瓦·拉伯雷既不加入任何派别，又不介入任何人的交谈，他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在张望、在观察、在谛听、在嘲讽；而国王陛下心爱的侍从小丑特里布莱[2]却在人们的胯间，利用着他那象矮脚猎犬般的身材，驼着背往来穿梭，肆意诽谤，四处咬人；他咬人虽不致于有危险，但也怪疼的。

说到克莱蒙·马罗，他穿着国王贴身侍从崭新的衣服显得格外富丽堂皇，神情却和他在埃唐普宫被接见的那天一样，不那么开朗。显然，他在兜里揣着十来行新诗，一首不知道是谁

① 亨利·艾斯蒂安（1531—1598）：法国古希腊语学者。但当时仅九岁。

② 特里布莱：路易十二及弗朗索瓦一世时期的著名宫中小丑。此时已经死了。

写的十四行诗，他正动脑筋要把它作为即兴诗拿出来。确实如此，天哪！大家也明白，灵感来自上面，诗人是作不了主的。他总是不由自主地，甜蜜蜜地想到迪亚纳夫人的名字。他思想里反复斗争着不写她，但他不知道有什么巫师在显灵，诗句还是象涌泉似地奔泻出来，韵脚也配合得天衣无缝，因为缪斯①根本不是恋人，而是情妇。总之，这不幸的十来行诗把他折磨得够了，我们也描述不尽了。毫无疑问，他是忠诚于埃唐普夫人的，对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的忠心也是无可置疑的；新教派是他思想上倾向的一派，这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当献给迪亚纳夫人的这首倒霉的情歌跳出来时，也许他正在思索一首俏皮诗来讽喻她呢；不过，情歌总之是出来了。献给一个女天主教徒的精彩的诗句一旦从他的脑子里冒出来，虽说他对新教的事业满腔热忱，他又怎能憋得住而不悄悄地告诉给某个文学上的朋友呢？

倒霉的马罗就是这样去做了，他把诗交给了粗枝大叶的图尔农②红衣主教。主教认为这首诗太美，太光彩，太壮观了，又不由自主地传给了洛林③公爵先生，后者又马上念给迪亚纳夫人听了。顷刻间，在蓝衣派里引起了一阵低语声，马罗被叫了过去，他们请求，要求他把诗朗颂出来。紫丁香派看见马罗排开众人，向迪亚纳夫人走去，便向他走过去，挤在他周围，显得又高兴又不安的样子。最后，埃唐普公爵夫人本人也满怀兴趣地站了起来，按她的说法，她倒要看看马罗这个聪明的坏蛋是怎么去颂扬迪亚纳夫人的。

① 缪斯：希腊神话中的九位司文艺和科学的女神，又简称诗神。

② 图尔农（1489—1562）：法国红衣主教。

③ 洛林（1519—1563）：法国洛林家族人员，著名战将。

可怜的克莱蒙·马罗在向对他微笑的迪亚纳·德·普瓦第埃躬身敬礼后，正要开始念，又微微转过身子，向周围扫了一眼，他看见埃唐普夫人也在冲着他笑；但是，前者的笑是真诚的，后者的笑是可怕的。因此，马罗只得在一面挨烤，另一面又挨冻的情况下，心惊胆战地朗诵了以下几句诗：

我常向往成为一个福比斯，
并非为了去认识神奇的草药，
因为痛苦在我心上咬噬，
它压根儿也解除不了；
也不是在天穹中去寻找一个位子，
更不是去向爱神莱西尔张弓放矢，
因为我不愿违逆我的国王。
我想成为一个福比斯，
只想得到美人狄安娜迷恋神往。

马罗刚把这首优美的十四行诗的最后一个音节念完，蓝衣派就热烈地鼓起掌来，而紫丁香派却保持着死一般的寂静。克莱蒙·马罗在掌声中壮了胆，又被无声的批评所激怒，果敢地走去把他的杰作呈献给迪亚纳·德·普瓦第埃。

“献给美丽的迪亚纳。”他一面向她欠身致敬，一面轻声说，“您知道，夫人，您的美貌倾国倾城，无与伦比。”

迪亚纳温情脉脉地向他看了一眼，表示感谢，接着，马罗便走开了。

“在向最美的女人献诗以后，也可以为别的美人写几首。”可怜的诗人在走过埃唐普夫人的身旁时，带着歉意说，“您记得吧：——法国最美的女人。”

安娜向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作为回答。

我们所熟悉的另外两组人，离这个小插曲远远的：一组就是阿斯加尼奥和赛里尼。邦弗尼托对神话剧有癖好，但不喜欢卿卿我我的艳诗。另一组人是奥尔贝克伯爵，马尔玛涅子爵，埃斯图尔维勒老爷和科隆帕。科隆帕事前就哀求过他的父亲不要参与这群人的事情，这些人她才第一次看见，可是一看见就感到畏惧。奥尔贝克伯爵出于讨好的心情，不想离开他的未婚妻，在望完弥撒后，大法官就要把她介绍给王后。

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两人的内心虽然都是七上八下的，但很快就看见了对方，并且偷偷地不时互望着。孤独能造就伟大的心灵。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两个纯洁，腼腆的孩子，假如他们互相没有发现，假如他们不是用目光互相鼓励的话，在这既高雅又腐败的人群中，很可能会感到非常寂寞而茫茫然了。

何况，自从吐露心曲那天以后，他俩没再见过面。不下十次，阿斯加尼奥试图进入小内斯勒宫，但都没有成功。每次当他敲门时，奥尔贝克雇来照看科隆帕的新来的女佣总是以佩里纳太太的身分出现，严肃地把他打发走了。阿斯加尼奥想把这个女人争取过来，既感到财力不济，又缺乏勇气。再则，他要告诉她心上人的都是一些不愉快的消息，也没有什么可急的。这不愉快的消息就是师傅无意中向他表白了对科隆帕的爱情，以及他们从今以后非但不能再依靠他，而且甚至还要和他作对。

正如阿斯加尼奥向赛里尼说过的那样，如要问他下一步怎么办，他觉得现在只有求助于天主了。因此，年轻人走投无路，天真地下定决心去笼络埃唐普夫人，激发她的恻隐之心。当一个人所寄托的希望落空时，他就会铤而走险，火中取栗。邦弗

尼托那擎天之力非但阿斯加尼奥没有，而且很可能成为打击他的力量。阿斯加尼奥年轻自信，他以为公爵夫人品格崇高，豁达大度，情感真挚，于是便想触动爱他的这个女人的同情心，对他的不幸表示关怀。在这以后，假如最后一根脆弱的树枝从他的手里滑掉了，他，一个孤苦零仃，软弱无力的可怜的孩子，除了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之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就是为什么，他跟着邦弗尼托来到了宫廷的原因。

埃唐普公爵夫人回到了她原来的座位上。他混在她的一批廷臣之中，在她的后面跟着，走到她的安乐椅旁。她一回头就看见了他。

“啊！是您，阿斯加尼奥。”她冷冰冰地说。

“是的，公爵夫人。我是陪我的师傅邦弗尼托来到这儿的；我之所以敢来看您，是因为那天我把您好心向我定做的百合花的图案留在埃唐普宫了，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图案是不是惹您生气了。”

“不。说实在的，我觉得它非常美。”埃唐普夫人说，口气有些缓和了，“我把图案给不少熟人看过，他们，特别是在座的德·吉兹先生，都同意我的看法。不过，制作能和图案一样完美无缺吗？还有，在您看来，我的钻石够用不？”

“是的，夫人，我希望如此；不过，我本想在钻石的雌蕊上放上一颗特大的钻石，让它象一颗露珠那样在上面颤抖的，可是，象我这样一个卑下的艺匠来做这件事，这样的花费也许是太大了点。”

“啊！我们能支出这笔费用的，阿斯加尼奥。”

“这样大小的一颗钻石可能要值二十万埃居，夫人。”

“那好吧，我们再谈吧。可是，”公爵夫人压低了嗓门又说，

"帮我一个忙，阿斯加尼奥。"

"听您的吩咐，夫人。"

"刚才，我去听马罗的打油诗的时候，看见奥尔贝克伯爵在另一头。请您去打听一下他在哪儿，并且告诉他，我想和他说话。"

"什么！夫人……"阿斯加尼奥叫道，他听见伯爵的名字，脸刷地变白了。

"您刚才不是还说，您听从我的命令么！"埃唐普夫人高傲地又说道，"何况，假如我请您办这件事，那是因为我要和奥尔贝克的交谈和您也不无关系，并且可以引起您的深思，假如在谈情说爱的人还有深思的时候的话。"

"我这就去办，夫人。"阿斯加尼奥说，对自己期待得到帮助的这个女人，他是诚惶诚恐的。

"好啊。请用意大利语向伯爵说话，我这样要求自有道理。并且和他一块儿来看我吧。"

阿斯加尼奥为了不把事情弄僵，不再去惹怒这个可怕的敌人，便走开了，他找到一个戴紫丁香色飘带的世家子弟，问他是否看见奥尔贝克伯爵，他在哪儿。

"看吧，"他回答道，"就是在那儿呆在一个可爱的姑娘身旁，正在和巴黎大法官谈话的那个老猢狲。"

可爱的姑娘就是科隆帕，在场的公子哥儿都在津津有味地望着她。对这个老猢狲，一个情敌能厌恶到什么程度，阿斯加尼奥就厌恶到什么程度。不过，他审视了他一会儿，就向他走去，走到他身边，这使科隆帕大为迷惑不解。阿斯加尼奥用意大利语邀请奥尔贝克跟着他去见埃唐普夫人。伯爵向他的未婚妻和他的朋友们表示歉意，忙不迭地去会见公爵夫人。阿斯加

尼奥跟在他的后面，在动身时，还不忘记向可怜的科隆帕使了一个鼓励的眼色。科隆帕听到这句古怪的传言，特别是看见了这个使者，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呢。

“啊，您好，伯爵，”埃唐普夫人看见奥尔贝克时说，“我看见您非常高兴，因为我有重要事情要和您说。先生们，”她又对周围的人说，“我们还要等上刻把钟，国王王后才会到；假如你们允许的话，我想利用这点时间和我的老朋友，奥尔贝克伯爵谈谈。”

围在公爵夫人周围献媚邀宠的大臣们听见这句不客气的话，都悄悄地走开了，让她一个人和国王的财务总管呆在高大的百叶窗的一个窗柱下面，窗柱的进深就有我们今天的客厅那么大。阿斯加尼奥正想跟着其他人一起走开，但是公爵夫人一招手把他留下来了。

“这个年轻人是谁?”伯爵问。

“一个意大利侍仆，法国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因此您可以当他的面随意交谈，就当只有我们两个人一样。”

“那好吧！夫人，”奥尔贝克接着说道，“我希望能盲从您的指示，甚至连动机都无需过问。您曾对我表示过，您想见见我未来的妻子，今天她要被引见给王后了。科隆帕眼下正和她的父亲在这里。不过现在，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来了，我承认，我很想知道叫我来的原因；夫人，请求您一个小小的解释不算太过份吧?”

“您是我忠诚的朋友中最忠诚的一个，奥尔贝克；幸而我也能为您尽不少力。不过，我可不清楚我是否能有一天还清您的人情债，总归可以试试看吧。我给您国王财务总管这个职务，只是一个基石，我希望在这块基石上面堆砌起您的财富，伯

爵。”

“夫人!”奥尔贝克说着，把身子弯了下去，几乎碰到了地面。

“我要推心置腹和您谈谈；但在这之前，请让我恭维您几句。刚才，我看见您的科隆帕了，她当真十分动人，只是稍拘束了些，但这又多了一层可爱之处。不过，我们私下说说，我了解您，您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谨慎的，我想，对青春和美貌也不是十分追求的人，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您结这门亲，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呢？我说出于什么目的，因为您肯定在幕后隐藏了什么动机，您可并不是一个做事不假思索的人。”

“怎么不！晚年要享享福嘛，夫人；何况，她父亲是一个怪老头，他会把财产留给他的女儿的。”

“那么他多大年龄了？”

“嗯！差不多五十五、六岁了吧。”

“那么您呢，伯爵？”

“哦！年纪也差不多，可他却老得不成样子啦，他。”

“我开始明白了，也了解您了，我这才知道您的感情并不是那么庸俗，小姑娘的青春美貌并不是吸引您的因素。”

“得了！夫人，这些我连想都没想过呢。她哪怕难看些，还不是一回事；她很漂亮，当然更好啦。”

“哦！正凑巧，伯爵，否则，我正要为您鸣不平呢。”

“夫人，现在您召我来了，恳请您不吝赐教……”

“哦！我在为您的事打着如意算盘呢。”公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奥尔贝克，我希望的是看见您占有普瓦叶的位置，我恨他，”公爵夫人说着，向那位始终并正在和王室总管踱着步的掌玺大臣扫了一眼。

“什么！夫人，他可是宫廷里最有威望的人中的一个啊！”

“哦！您，难道您本人不也是一个显赫的人物吗，伯爵！可是，唉！我的权力是那么岌岌可危，简直是在火山口过日子了。听着，此刻，我真是愁死了。国王有一个情妇，她是一个名叫费隆的无耻之徒的妻子，这个人是一个法官。假如这个女人有野心，我们就完了。我本来会顺着弗朗索瓦一世的性子采取主动的，可是象我以前介绍给国王陛下的象布里萨克这样小巧玲珑的公爵夫人，我再也找不到啦。她是一个柔弱的女人，简直是一个孩子，我想到她就伤心，这个女人，她一点儿威胁都没有，她在国王身边尽说我的好话，可怜的玛丽①啊！她把处在这个位置上的义务都担当去了，却把所有的权利留给了我。我是指这个小妮子费隆——他们都是这么称呼她的——应该不惜一切把她和弗朗索瓦一世分开。我么，唉！我的花招都使尽了，我现在只得拿出最后一着了，我惯常的用法。”

“什么，夫人？”

“啊！我的天主！是的，除了出点子，其他的我不怎么关心，良心算什么！您明白吗？我很需要一个帮手。到哪儿去找？找一个我信得过的，又忠诚，又可靠的女朋友。啊！我会给她多少金银财宝，荣誉富贵作为报赏呀！那么给我找一个来吧，奥尔贝克。您不知道，在我们的君主国家里，国王和一般人靠得多近哪！在这儿，一般人可以左右国王。假如我们两个，不是两个敌手，而是两个同盟者，不是两个情妇，而是两个朋友；假如我们两个中一个控制住弗朗索瓦，另一个控制住弗朗索瓦一世，法国就是我们的了，伯爵，那是什么样的好日子啊！当

① 玛丽是布里萨克的名字，全称是玛丽·德·布里萨克。

查理五世自投罗网，当我们能够应付自如地对他要挟勒索，并且在出事时，利用他的轻率冒失，为自己安排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时。我会把我的计划告诉您的，奥尔贝克。您颇有好感的那个迪亚纳，总有一天对我们的前途会束手无策，还有法国的那位骑士，也许会成为……国王来了。”

埃唐普夫人就是这么老一套：她讲话很少说清楚的，老让人自己去胡思乱想；她让人在思索中打主意，下决心；她激发起人的天生的吝啬、野心、邪恶后，自己便找个适当的时候偃旗息鼓了。

这一门大艺术，我们对许多诗人和不少的情人是不会过于热衷推荐的。

就这样，名利心极重的奥尔贝克伯爵被征服了，被腐蚀了。他完全理解公爵夫人想说些什么，因为在说话时，安娜的目光不止一次地投向科隆帕那一边。而阿斯加尼奥，凭他那正直、善良的本性，他是猜不透这伤风败俗，卑鄙下流的阴谋勾当的，可是，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次古怪、隐晦的谈话，对他心上人是极为不利的，于是他惊骇地注视着埃唐普夫人。

一个掌门官高呼国王和王后到。刹那间，大家都站起来，把帽子拿在手里。

“天主保佑你们，先生们。”弗朗索瓦一世走进来说，“我必须立即向你们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我亲爱的表弟，查理五世皇帝在眼下我与你们说话时，正在赴法国途中，也许他已经入境了。先生们，请准备恭迎大驾吧。我没有必要表白我的忠诚和高贵。这庄重的礼仪就会使人信服这一点的。在金呢营时，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懂得怎样接待国王的。要不了一个月，查理五世将在卢佛宫下榻。”

“那么我呢，先生们，”埃莱奥诺尔王后用她那甜美的声音说道，“我预先感谢你们将对我弟弟的热情欢迎。”

在场的人报以“国王万岁！王后万岁！皇帝万岁！”的欢呼声。

这时，有一样什么抖动的东西，在大臣们的大腿缝间穿过，来到国王面前，原来是特里布莱。

“陛下，”侍从小丑说，“您能允许我献给您一件作品吗？我准备派人去付印呢。”

“非常高兴，丑儿。”国王答道，“不过我得知道这件作品的题目以及您写到哪儿了。”

“陛下，这件作品将被标上《疯人传》的书名，内容包括地球上出生过的精神失常最严重的患者的名单。至于要想知道作品写到哪一步了，我说，我在第一页上已经写上了以往和将来疯人王的名字了。”

“那么你把他给我作表兄弟，并挑选他为帝王的这个显赫的同事又是谁呢？”弗朗索瓦一世问道。

“查理五世，陛下。”特里布莱答道。

“什么，查理五世！”国王大声重复道。

“就是他！”

“那么为什么是查理五世呢？”

“因为查理五世曾把您囚禁在马德里当犯人，而现在又到陛下的王国来，世界上只有他才做得出这般疯事来。”

“但是如果他在我的王国里安然无恙呢？”弗朗索瓦一世又问道。

“那么，”特里布莱回答道，“我答应他把他的名字抹掉，而在他的位置上换上另一个人的名字。”

“另一个是谁的名字呢?”国王问。

“您的，陛下；因为您假如把他放过了,您就比他更疯了。”

国王哈哈大笑。

大臣们随声附和。

只有可怜的埃莱奥诺尔的脸刷地变白了。

“那好吧!”弗朗索瓦说,“那么现在就把我的名字放在原来该写上皇帝的名字的地方吧，因为我作为贵族，已经许了愿，我决不食言。那份献礼，我接受，这儿是将出版的第一本册子的代价。”

说着，弗朗索瓦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鼓鼓的钱包，扔给了特里布莱；特里布莱张嘴咬住钱包，匍伏在地上，象一条狗咬着了一块骨头似的，发着咕噜咕噜的声音，走开了。

“夫人,”巴黎大法官带着科隆帕向前移了几步对王后说，“王后陛下是否能够允许我利用这个愉快的时刻,在陛下的福佑下，向陛下引见我的女儿科隆帕，陛下是否能不吝把她看成是他的侍从夫人中的一位呢?”

好心的王后向可怜巴巴、不知所措的科隆帕说了一些祝贺和鼓励的话。这时，国王赞赏地看着她。

“我真心实意地说，大法官阁下,”弗朗索瓦一世微笑着说，“您知道吗，您居然把这样一位珍珠似的小姐隐藏了这样久,不让我们看见，这是不忠，是一桩大罪过。围绕着王后陛下的佳人圈子里，能增添这么一个美人儿是锦上添花呀。如果说您的不忠行为没有受到惩罚的话，罗贝尔老爷，那是因为这对低垂着的眼睛正在默默地求情呢，您就向她谢恩吧。”

接着，国王向迷人的姑娘优雅地致意，在朝臣的簇拥下，向教堂走去。

“夫人，”梅第纳—西道尼亚公爵边说边把胳膊伸给埃唐普公爵夫人，”请您让他们先走，我们稍许靠后一些；我们在这儿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合适，因为我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向您透露。”

“悉听尊便，使臣先生。”公爵夫人答道，“您也别走远，奥尔贝克伯爵；梅第纳先生，您在这位老朋友面前说话无需顾忌，我没有瞒他的事情；在这个年轻人面前说也不要紧，他只懂得意大利语。”

“假如他们能严守秘密，对您对我都是同样重要的，既然您十分有把握……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将不绕弯子，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您看见了，圣皇陛下①决定横穿法国，很可能，他已经进来了；可是，陛下很清楚，他有为数众多的敌人在夹道等着他；他把赌注押在国王的义气上了；您本人也曾叫他放心来着，夫人，我照直对您说吧，您比名义上的这个大臣，那个大臣强多了，您对弗朗索瓦一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他提供好的或坏的意见，阴谋诡计或是信誓旦旦的诺言。但是，为什么您会改弦易辙，倒过头来反对我们呢？这既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您个人的利益啊！”

“请说完，大人阁下；您没把话说完，是吗？”

“没有，夫人。查理五世是查理大帝②的合法继承人，一个不讲信义的同盟者是可以把他作为人质对他勒索些什么的；他愿意把这个赎金作礼品献出来。这样的话，你接待他，帮他出主意就都得到了报赏。”

① 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② 查理大帝（742—814）：又译查理曼大帝。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公元800年时，由罗马教皇加冕称帝，号为“罗马人皇帝”，建立查理曼帝国。

“好嘛！这样做才叫又有气派，又小心谨慎呢。”

“弗朗索瓦一世对米兰公国始终不能忘怀，夫人；啊哈！这个省份永远是法国和西班牙战争的根源，而查理五世已同意把它让给他的表兄，每年收取一点租金。”

“我明白。”公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皇帝陛下的财政很困难，大家都知道；此外，米兰人在经济上被连年的战争拖垮了，因此圣皇陛下乐得把他的债权从一个穷借债人手中转让给一个阔借债人的。梅第纳先生，我拒绝，因为您自己也知道，这样一个建议是不可接受的。”

“可是，夫人，关于封地① 授权的建议已经禀告国王，对您岂不更好。”

“夫人，皇帝特别坚持要让您知道他的主张，而什么事只要您能赞同……”

“我的影响不是任人买卖的商品，使臣先生。”

“哦！夫人，这话怎么讲？”

“听着，您向我断言，您的主人希望我支持他，我们私下说说，他想得不错。那好！为了让他放心，我要求他做的，比他送出来的要少，请您好好听我说。他会这样做：他先是答应把米兰公国租让给弗朗索瓦一世，以后，当他一旦离开法国，他就想起了马德里公约已经毁约，于是便食言了。”

“什么！夫人，这样不就爆发战争了么！”

“请等一等嘛， 梅第纳先生。国王陛下那时确实会大叫大闹，会威胁恫吓的。这时，查理就同意把米兰变成一个自治体，把它交给国王的次子，查理·德·奥尔良，但以他不享有赋税权

---

① 指米兰公国。

作为条件；这样一来，皇帝就不至于让一个敌手壮大自己的实力。这个建议不无好处，我想，您也没什么可反对的吧，大使阁下。正如您刚才所说到的，谈到我个人有什么希望的话，这就是：假如圣皇陛下按照我的办法去干，他就将在我们第一次会谈时，在我面前丢下一颗光洁点儿的小石子，如果值得，我就把它拣起来，并且把它作为西班牙和印度帝国的国王——恺撒的继承人——和我之间光荣合作的纪念品珍藏起来。”

埃唐普公爵夫人躬身凑着阿斯加尼奥的耳朵说了句什么，年轻人被她那阴险，深奥莫测的想法吓坏了，而梅第纳公爵对此很不安，只有奥尔贝克伯爵显得非常得意。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阿斯加尼奥。”她轻声对这个学徒说，“为了赢得你的爱情，我可以把法国都出卖了。”接着，她又提高嗓门继续说道：“怎么样，使臣先生，您看怎么样？”

“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在如此关系重大的事情上作出决定，夫人；不过，我有一切理由设想，他会接受这样一个几乎使我惊恐的安排，因为我似乎觉得这对我们太有利了。”

“假如真能使您放心的话，我还想告诉您，实际上，这个计划对我也同样有利，这就是为什么，我答应要想办法让国王接受它。我们这些女人，我们也有我们的政治，有时，比你们的政治更深刻。但是，我可以向您起誓，我的计划对你们是万无一失的；请好好想想吧，这个计划又怎么会对你们有危险呢？此外，在等待查理五世作出决定的时候，梅第纳先生，您可以相信，我将利用一切机会来攻击他，我也会竭尽全力促使国王陛下把他当犯人扣起来。”

“什么动机！夫人，难道这就是合作的开始吗？”

“算了吧，使臣先生。您说什么来着？象您这样一位大政治

家也看不出来，关键是避免一切我们合伙的嫌疑，您难道看不出来，我如果公开站在您的一边，反而是帮倒忙吗？不过，我是不相信有谁还会背叛我，或是告发我的。请让我以你们的敌人的面目出现吧，公爵先生，让我公开反对你们吧。这对你们有什么关系呢？您难道不知道语言的艺术吗，我的天哪！假如查理五世拒绝我的建议，我就会对国王说：'陛下，请您相信女人宽厚的天性吧。即使这样，我还是要说，您不应该手软，正义的报复还是必要的。'反之，假如皇帝接受了我的意见，我就会说：'陛下，请相信女人的机灵，或是说，女人的狡黠吧；我要说，您应该逆来顺受，委屈求全，这是有好处的。'"

"哦！夫人，"梅第纳公爵在公爵夫人面前欠了欠身子说，"您是一位王后，多可惜哪！您做一位使臣真是再合适也没有啦！"

说完，公爵向埃唐普夫人告辞，接着走开了；谈判竟遇到了如此意外的好转，使他兴备极了。

"现在，该让我来不绕弯子，清清楚楚地把事情说明白了。"当仅留下她自己和阿斯加尼奥以及奥尔贝克伯爵时，公爵夫人对伯爵说，"现在，伯爵，您知道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对于我以及我的朋友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眼下，我的力量巩固了，不怕任何打击；第二件事，就是万一这件事办成了，我们对未来就无所顾忌了，查理，德·奥尔良将会代替弗朗索瓦一世继承米兰，米兰公爵将会任我摆布，对我的感激之情远胜过让我处于现在地位的法国的国王；第三件事，这就是您的科隆帕的美深深打动了国王陛下。那好！伯爵，我这就象在对情操高尚的，摒弃一切世俗偏见的人说话。眼下，您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您愿意财务总管奥尔贝克去取代普瓦叶掌玺大臣吗？听着，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吧，您愿意让科隆帕·德·奥尔贝克去取代

玛丽·德·布里萨克吗？”

阿斯加尼奥恐怖得不由悸动了一下，奥尔贝克没有看见，他正在用下流而狡黠的目光回报埃唐普夫人那深沉的一瞥。

“我希望做一个掌玺大臣。”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行！我们都得救了！还有那个大法官呢？”

“呃！呃！”伯爵又说，“您就帮他找一个称心的职务吧；只要让他多得到一些实惠，荣誉还在其次，我请求您；当这个患足痛风病的老头子入土了，一切还不都是我的。”

阿斯加尼奥再也坚持不住了。

“夫人！”他向前走了一步激昂地说道。

还没等他说完，伯爵也还没来得及感到吃惊，两扇门扉打开了，所有宫廷里的人都走了进来。

埃唐普夫人猛地抓住阿斯加尼奥的手，和他匆匆地向后面退去，并用她那压抑着的激动的声音凑着他的耳朵说：

“怎么样！年轻人，现在你看见了，一个女人是怎样成为国王的情妇的吧？我们又是如何偶尔不由自主地为生活所摆弄的吧？”

她突然住口了。在她一本正经地讲起这些话的时候，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心情开朗，轻松愉快地闯了进来。

弗朗索瓦一世容光焕发，因为查理五世就要到了。欢迎呀，招待呀，游乐呀，就象过节似的，总得热闹一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主角。全世界都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巴黎以及它的国王身上。他，弗朗索瓦一世将导演这幕有趣的喜剧的每一场，他越想越深，象孩子似地高兴起来。他看待事物总是把好的一面想得比坏的一面多，把一切都想得十分简单，容易做到；看待战争就象看骑士比武，把国家大事当儿戏，这是他的天性。弗朗

索瓦天性乐观，喜欢异想天开，浪漫抒情，他把他的统治看成是一次演出，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剧场。

这天，也就是在使一个敌手和整个欧洲眼花缭乱的前夕，他比以往更显得宽宏大量，和蔼可亲。

特里布莱看见他脸上喜气洋洋的，知道他心情很好，于是在他进门时，一下子便滚到了他的脚下。

“啊！陛下，啊！陛下。”侍从小丑悲伤地高声说道，“我是来向您道别的，国王陛下失去我也一定是忍痛割爱，因此，与其是为我自己伤心，不如说是为陛下难过。国王陛下失去了他那么喜欢的可怜的特里布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什么！疯子！在两个国王共享一个小丑的时候，你却要离开我？”

“是的，陛下，在两个国王将共享一个侍从小丑的当儿。”

“可是我不同意，特里布莱。你留下来，这是我的命令。”

“哎呀！是啊，请把王国的法令告诉给维埃叶维尔先生听吧，我只不过把关于他老婆的传闻告诉他听，而他对这么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居然发誓说要把我耳朵割下来，再收拾我这条命……”这个大逆不道的人又接着说，“我的一条命虽说保下来了，国王陛下也要派人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才好，因为他说了这么一句类似亵渎神明的秽语。”

“算了，算了！”国王接着说，“放心吧，我可怜的疯小子，谁要了你的命，一刻钟后，他肯定要被吊死。”

“哦！陛下，假如您认为出入不大的话呢？”

“那又怎么啦！往下说啊？”

“让他一刻钟前就吊死吧。我觉得这样更好些。”

大家都笑了，国王笑得更厉害。接着，他又往前走去，在

前面看见了流亡贵族皮埃尔·斯特罗齐。

“皮埃尔·斯特罗齐阁下，”他对他说，“长久以来，您向我们申请国籍证明书，我觉得，这件事拖得过久了；您在皮埃蒙特①战役中，象法国人那样，为了法国英勇作战，您的祖国不承认您，而您以勇敢的业绩，还未能加入我们祖国的国籍，这对我们是一种耻辱。今天晚上，皮埃尔阁下，我的秘书，勒玛松阁下将把国籍证书呈交给您。别对我表示感谢；为了我的荣誉以及您本人的荣誉，应该让查理五世认为您是法国人……——啊！是您哪，赛里尼，您从来就不会空手来的，您胳膊下面夹着什么，我的朋友？可是请等一等，说实在的，可不能说，我弗朗索瓦一世不够大方，从来没有迎合您的意思啊！安托万·勒玛松阁下，您在给伟大的皮埃尔·斯特罗齐的国籍证书时，再附上我们的朋友邦弗尼托的国籍证书，您再把证书送到他的家里，不要收取手续费，因为一个金银匠要找五百个杜卡托不会象一个斯特罗齐家的人那么轻而易举。”

“陛下，”邦弗尼托说，“我对国王陛下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我请陛下原谅我的无知，国籍证书是个什么玩意儿呀？”

“什么！”安托万·勒玛松庄严地说道，而国王在一旁对这个问题笑得前俯后仰的，“邦弗尼托师傅，您还不知道，国籍证书是国王陛下赋于一个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吗？有了证书您就成为法国人了，您不知道吗？”

“我有点懂了，陛下，我深深地感谢您。”赛里尼说，“但是，请原谅我，我内心已经是国王陛下忠诚的仆人了，那么国籍证书还有什么用？”

① 皮埃蒙特：意大利西北一地区名。

“证书有什么用?”弗朗索瓦一世问道,脾气仍然是那么好,“邦弗尼托,证书对您来说,说明了您现在是一个法国公民了,我就可以封您为大内斯勒宫的老爷了,而在这以前,是不可能的。勒玛松阁下,您在国籍证明书上再附上一份这座宫堡的赠予书吧,邦弗尼托,国籍证明书起什么作用,您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陛下,谢谢,万分感谢!我们似乎不用说话就想到一块儿去啦,因为今天您对我的恩赐,就好象是一个无限的恩宠的前奏,对这个恩宠,可能有一天,我本人也会冒昧向您请求的,并且可以说,这也是您对我垂爱的一个表示。”

“你知道我答应你的东西了,邦弗尼托。把我的朱庇特带给我吧,再提出新的要求。”

“是的,国王陛下的记忆力真好,我希望陛下言而有信。是呀,国王陛下能够满足与我的生命攸关的一个心愿,而且,陛下出于君主的高尚气魄,刚才已经满足我的一半心愿了。”

“会按照您的心愿全部满足的,我的伟大的金银匠呀;可是,在这之前,您先把夹在胳膊下的那件东西给我们看看吧。”

“陛下,这是作为和花瓶和盆子陪衬的一个银制盐瓶。”

“快拿来给我看看,邦弗尼托。”

国王如同往常那样,不声不响地,仔细地察看着赛里尼呈递给他的精美的艺术品。

“一个大疏忽啊!”他终于开口说道,“一个大误会啊!”

“什么,陛下,”邦弗尼托懊丧极了,大声说道,“国王陛下居然如此失望。”

“哦!当然啦,先生。怎么,您居然用银子做,把我的美妙的设想都给毁掉啦,应该用金子制作这件东西嘛,赛里尼;为

此，我对您有气呢，您就再做一个吧。”

“哎呀，陛下！”邦弗尼托愁容满面地说，“请别对我的陋作抱希望过大呀。我真担心，珍贵的原料会把我创作思想中的精华给毁掉。为使作品永放光华，用粘土作原料比用金子好，陛下，对我们这些金银匠来说，我们的名字是长存不了的。陛下，人总是既贪得无厌，又傻里傻气的，有时为了需要，可以做出不近情理的事情；出于我之拙手的这样一只银杯，国王陛下能出到一万个杜卡托，谁又知道别人不会为了十个埃居把它给熔化掉呢？”

“算了吧，您以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天把他餐桌上的盐瓶子拿到伦巴弟人①的当铺里去押掉吗，亏您想得出来！”

“陛下，君士坦丁堡②的皇帝就曾把耶稣基督的一只荆冠作为抵押品，送给了威尼斯人的。”

“可是有一个法国国王把它赎出来了，先生！”

“是的，这我知道；可是，请想想遇到危险时的情况，想想革命，想想流放吧！我出生的那个国家，美第奇家族③的人被赶走三次，又被召回来三次，只有象陛下这样的国王们才能保全面子，别人总算没把他们的财产抢走。”

“不管怎么说，邦弗尼托，不管怎么说吧，我要的盐瓶是金子做的，为此，我的财务总管今天就会数一千个古金埃居给您的。您听见了吗，奥尔贝克伯爵，今天就办，因为我不希望赛

---

① 伦巴弟人：中世纪的意大利高利贷者。

② 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③ 美弟奇家族，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著名家族。十三世纪末叶起参加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1434年以后，在佛罗伦萨长期建立僭主政治。十六世纪初，其族人先后出任佛罗伦萨公爵，托斯坎尼大公，并有两人被选为教皇。

里尼浪费一分钟。再见吧，邦弗尼托，请继续做下去；国王在思念着朱庇特。再见吧，先生们，请你们多想着点查理五世。”

当弗朗索瓦一世从楼梯上走下来找王后时，王后已经坐在马车里了，他将骑着马陪伴在她的身旁。这时发生的一些情况，我们是不应该省略的。

邦弗尼托先走近奥尔贝克伯爵，并对他说：

“请把金子交给我吧，财务总管阁下，我将要遵照国王陛下的命令去办，我要马上回家去拿一只袋子，半小时后，我到您府上去。”

伯爵躬身表示同意，于是，赛里尼便用目光到处搜寻阿斯加尼奥，结果没找到，他也就自个儿走出去了。

与此同时，马尔玛涅低声地在和一直握着科隆帕的手的大法官说话。

“这真是个绝妙的机会，”马尔玛涅对他说，“我这就跑去通知我手下的人，您呢，您就告诉奥尔贝克，让他尽可能拖住邦弗尼托。”

他话音刚落，便一溜烟地跑掉了；这时，埃斯图尔维勒阁下走近奥尔贝克伯爵，对他耳语了几句，接着又大声说道：

“这段时间里，我嘛，伯爵，我将陪科隆帕回内斯勒宫去。”

“好。”奥尔贝克说，“今天晚上，别忘了来把结果告诉我。”

他俩分手了，大法官果然带着他的女儿向小内斯勒宫走去，他们不知道，阿斯加尼奥在后面紧紧跟着他们；他在远处，一面监视着他俩，一面又满怀柔情地看着科隆帕向前走去。

这时，国王踩上了马镫，他骑上了他最喜爱的一匹漂亮的栗色马，这匹马是亨利八世赠给他的。

他说：“今天，我俩将要走很长的路了。”接着，便哼起来了：

漂亮的小马驹，你多么可爱哪，

任人上下，你总是一副好脾性……

“我的老天啊！怎么总是只会四行诗的前两句。”弗朗索瓦一世接着说道，“马罗，您没听见吗，快替我想出后面两句，要不，您，梅兰，德·圣热莱① 大师替我想想。”

马罗还在搔着脑袋瓜，圣热莱抢先了一步，他得意非凡地象放连珠炮似地哼起来：

你驮的人比亚历山大更伟大哪，

虽然，你不是皮赛法尔②！

周围爆发出鼓掌声。国王在马背上坐定，向那个才思敏捷的诗人亲切地挥了一下手表示谢意。

说到马罗，他憋了一肚子的气，回到了纳瓦尔宫的住所。

“我不知道他们在宫廷里是怎么回事，”他嘟嘟囔囔地说道，“可是他们今天都变得傻头傻脑的了。”

## 二

## 形形色色的强盗

邦弗尼托急急忙忙地又越过了塞纳河，到家里拿的不是他向奥尔贝克伯爵所说的一只袋子，而是一只水果篓子，那是他

---

① 梅兰·德·圣热莱（1491—1558），法国诗人，克莱蒙·马罗的朋友。

② 皮赛法尔，亚历山大坐骑的名字。

在佛罗伦萨时，他的一个做修女的表妹送给他的。他决心要在当天办完这件事。时间已经是午后两点，阿斯加尼奥不见踪影，他的工艺匠都去用午餐了，他不想再等他们，就重新往去奥尔贝克伯爵住的寒衣大街的一条小路走去，一面注意着周围的动静；一路上，他没有看见能引起他不安的任何情况。

当他走进奥尔贝克伯爵的家里，后者对他说，他不能立即取走金子，因为有些必不可少的手续要办，要去请一个公证人，还要起草一个协议书。此外，伯爵知道赛里尼是没有多大耐心的，便做出一副恭敬的样子，一再表示歉意；他说得那么委婉动听，让人没法生气。赛里尼对这些推诿的话都信以为真，只得耐住性子等着。

赛里尼仅有的想法是想利用他等待的时间去叫他的几个工艺匠来，他们可以陪伴他回去，并帮助他提盛金子的篓子。奥尔贝克忙不迭地派他手人的一个仆人去内斯勒宫报信。过后，他开始把话题引向赛里尼的工作，引向国王对他的宠信，总之，引向一切能使他耐心听下去的事情上；邦弗尼托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去怨怪伯爵，也不会去设想他怀有什么目的非得成为自己的敌人，也就更加不提防了。他当然有他自己的打算，想在科隆帕的身边取代伯爵，可是除了他本人和阿斯加尼奥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啊，于是他对刻意巴结的财务总管也就以礼相待了。

因为是国王吩咐发放金子的，那就得好好挑选，当然得花时间；公证人又姗姗来迟，起草合同也不是可以一挥而就的事。总之，当邦弗尼托起身告辞，准备动身回宫堡时，夜幕降临了；他向那个刚才被派去叫他的工艺匠的仆人打听结果，那人说他手下的人不能来了，而他本人却愿意帮忙把金银匠老爷的金子

送去。这时，邦弗尼托才觉得事情蹊跷，起了疑心，对方虽说一再要为他效劳，他还是拒绝了。

他把金子放进他的小水果篓子里，把篓子的两只耳子套在胳膊上；由于他的胳膊伸进去时不那么容易，金子倒被压得紧紧的，他挎着水果篓子要比提着袋子稳妥多了。他在外套里穿着一件带袖子的上等锁子甲，腰间挂着一把短剑，皮带里插着匕首；他开始迈着急速而坚定的步子上路了。他似乎发觉有几个仆人在叽咕些什么，并且匆匆忙忙地走出去了，但是他们还故意装着不和他走同一条路。

今天，我们从卢佛宫到法兰西研究院，取道艺术路，对邦弗尼托来说，只有三两步远，但在那时，简直象一次长途跋涉。确实如此，他从寒衣大街出发，先要登上沿河堤岸，一直走到夏德莱城堡，走过磨坊主桥，然后再取道圣巴托罗缪大街，穿过旧城，越过圣米歇尔桥，登上左岸；从那儿，再沿着寂寥无人的沿河堤岸往下走，才能走到大内斯勒宫。在那抢劫成风盗贼为患的时代，邦弗尼托虽说胆识过人，但肋下挽着这么一篓子巨款，心里有些不安，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再则，假如读者愿意和我们一起赶在邦弗尼托前面走上几百步的话，他将会看到，这些担心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差不多在一小时以前，夜色已降临了，并且越来越浓，四个面目狰狞的男人穿着宽大的披风早已在与教堂等高的奥古斯丁沿河堤岸上站定了。在这个地带的沙滩四周，仅仅围着一堵墙，这时正是不见人影的时刻。这些人在他们呆在那儿的时间里，仅仅只看见过大法官把科隆帕送回到小内斯勒宫后往回走过一次，他们怀着对大臣们应有的尊敬，向他致敬。

他们把帽沿拉得低低的，在教堂的一个墙旮旯里低声交谈

着。他们之间的两位，我们已经熟悉了：这就是马尔玛涅子爵在向大内斯勒宫进攻的不幸的战役中雇佣的两位好汉，他们名叫费朗特和弗拉加索。他们的两位从事着与他们同样的可尊敬的职业才赖以生存的同伴，分别名叫普罗科帕和马尔当。三千年来，后世曾为老荷马的出生地争论不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对这四位骁勇的斗士们的国籍，稍加补充：马尔当是庇卡底人，普罗科帕是个吉普赛人；而费朗特和弗拉加索则出生在意大利的国土之上。要说他们平时各自的身份，那么普罗科帕是一位律师，费朗特是一位教书先生，弗拉加索是幻想家，而马尔当是一个傻瓜。大家看见了，我们虽然是法国人，也不能对这四个强盗中有一个是我们的同胞而被迷惑住了。

在战场上，这四个人个个都是不要命的。

现在，让我们跟上他们之间友好而富有教益的谈话，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危险在威胁着我们的朋友邦弗尼托。

"弗拉加索，"费朗特说，"至少在今天，我们不会让那个红头发大高个的子爵碍事了，我们那可怜的剑在被抽出剑鞘时，他这个胆小鬼也不会向我们叫喊：'撤退！'，也不会逼迫我们逃跑了。"

"是啊。"弗拉加索回答说，"可是，既然他叫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格斗——这点，我还得要感谢他——他也得把好处全给我们。这个长着一头红头发的鬼东西究竟有什么权利在他名下扣下五百个金埃居？我知道得很清楚，剩下的五百个埃居作奖金也很优厚的了。我们每人约得一百二十五也过得去了，在荒年，有时我觉得不得不为赚两个埃居杀一个人。"

"为了两个埃居！圣母玛丽亚！"马尔当大声说，"啊！算了吧！这是对我们这一行当的亵渎。我和您在一块儿时，快别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假如有什么人听见我们说话，会闹不清说这些话的是我还是您，我亲爱的。"

"有什么办法呢，马尔当！"弗拉加索忧郁地说，"生活中会有不顺心的时候。有时，为了一片面包，也会不惜去杀一个人的。还是说说我们的事情吧。我的好朋友们，我似乎觉得，两百五十个埃居总比一百二十五个多一半。假如杀了我们那个人后，我们不向马尔玛涅这个大贼交帐又怎样呢？"

"我的兄弟，"普罗科帕疾言厉色地说，"您忘了这样做就等于违背了合同，等于侵占了主顾的利益，不论做什么事，信誉第一嘛。我的意见就是一文不少地把说定了的五百个金埃居交给子爵。不过，distinguamus①：当他把钱灌进了腰包，并承认我们是诚实的人以后，我就看不出这时有谁能阻止我们再找他麻烦，把那五百个金埃居夺回来。"

"妙计！"费朗特煞有介事地说，"普罗科帕始终恪守信用，又不乏丰富的想象力。"

"我的天主！这是多亏我还研究过一点法律呢。"普罗科帕谦逊地说。

"可是，"费朗特带着惯常的学究式的口吻又说，"别打乱我们的计划。Recte ad terminum eamus②，先让子爵睡大觉吧！有轮到他的时候；眼下，先和这个佛罗伦萨的金银匠打交道吧。他们为了万无一失，替这个人划一道刀口还要我们四个人去。实际上，一个人就足以应付了，还可以独吞钱财。可是，资本

① 拉丁文：请注意了。
② 拉丁文：让我们直向目标前进。

垄断是社会的弊端，最好还是把好处在几位朋友之间平摊。还是干净利索地把他干掉吧，弗拉加索和我都领教过了，他可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为了万无一失起见，我们就要委屈点，四个人一齐上吧，现在，他就快来了。注意！保持冷静，全神贯注，还得留神他那双意大利式的靴子，他肯定会用来踢您的。”

“费朗特，”马尔当带着不屑的神气说，“不管是刀尖还是刀刃，剑的滋味我是尝过的。有一次，为了一些私事，我半夜三更闯进了波旁家族[①]的一个宫堡。我的事还没干完，我发现天已经亮了，我不得不打定主意躲藏起来，等到下一个晚上再说；我觉得没有比宫堡的武器库更为合适的藏身之处了：在那儿，有成堆的甲胄和武器，盔、护胸甲、臂铠和护腿甲，小盾牌和盾牌。我移开了一个挂甲胄的桩子，并替代了它；我把脸甲拉了下来，站在柱座上一动也不动。”

“太有趣啦。”费朗特打断他的话说，“再讲下去，马尔当，在等着干一番事业时，叙述另外几件战绩来消磨时间是再恰当不过了，是吗？快说下去。”

“我起先不知道，”马尔当接着说，“这件甲胄是专给宫堡主人的孩子们练武之用的。不一会儿，两个二十来岁的壮小伙子走了进来，每人拿起一枝长矛和一柄长剑，开始在我的铠甲上一心一意地戳起来。那可好！我的朋友们，信不信由你们，在他们的长矛和利剑的轮翻冲击下，我居然能挺住不动，我直挺挺的，坚定地呆着，仿佛我真的是一根木桩，并且被螺钉拴在柱座上似的。幸而这两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力气还不算大。这

① 波旁家族：法国历史上有名大族，1589年取得王权后为波旁王朝，到资产阶级革命时被推翻。

时，他们的父亲突然驾到，勉励他们对准铠甲的薄弱处戳；可是天使马尔当啊，我低声祈祷着的我那两位东家最好是刺歪了。最后，这个可恶的父亲为了向他的儿子们露一手应该怎样掀掉脸甲，他拿起了一枝长矛，一下子就把我这张惊慌失措，面无人色的脸给暴露了。我以为我这下是完了。”

“可怜的朋友！”弗拉加索悲伤地说，“非完不可了。”

“啊哈！您想想吧，就象我刚才告诉你们听的那样，他们看见我惊慌失措，面无人色，居然傻乎乎地把我当成他们曾祖父的幽灵了，结果是这个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拔腿跑掉了，仿佛是魔鬼把他们带走了似的。当然啦！您还要我向您说些什么呢？我也象他们一样飞快地跑掉了，不过方向相反罢了；可是不管怎样，你们没看见吧！就我而言，我结实得很哪。”

“不错。可是，好朋友马尔当哪，”普罗科帕说，“当前对我们最主要的，还不仅仅是善于挨剑，而是能巧妙地击剑。最漂亮的一着，就是叫受害人倒下去时连吭都不吭一声。听着，有一回我在弗朗德尔作巡回旅行时，我要把和我的主顾结伴旅行的要好朋友干掉四个。起初，他想派三个伙伴协助我，可是我说，要么我单独干，要么我不插手。结果他同意按照我的意愿去办，并说定了，只要我把这四具尸体交出来，我就独得四份。我早知道他们从哪条路上走，于是我就在他们肯定要经过的一家客店里等待着。

“店主人原来也是干这一行的，后来他不干了，开了一家客店，这是继续对旅客进行抢劫而不冒风险的一种办法。不过，他还是讲交情的，我没有花多少口舌便用十分之一的报酬的代价把他拉进这桩买卖中来了。达成协议以后，我们便等着这四位骑士，不一会儿，他们就出现在大路的拐角，接着，他们在

客店前下了马，准备到里面饱餐一顿，并替马洗刷一下。这时，店主人对他们说他的马厩实在太小了，除非他们一个一个进去，否则他们在里面动弹不了，会相互碍事的。进去的第一个人迟迟不出来，第二个等得不耐烦了，便去看个究竟。这个人自己出来得也未必见得快。这时，第三个人也等得不耐烦了，也钻了进去。过了一会儿，第四个感到奇怪，怎么这三个人都是磨磨蹭蹭的。

"'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的店主人说，'马厩太小了，他们从后门出去了。'

"这样一说，第四个疑团顿释，也跟着进去了；我呢，你们也猜得出，我一直候在马厩里，现在既然事情不会再遇到麻烦，我就让这个人在死前还能轻轻叫唤一声，向这个世界道别。用罗马的法律来说，弗朗特，这样做能不能叫做 trucidatio per divisionem necis①？"

"啊哈！"普罗科帕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等的那个人怎么还不来！过一会儿，天要漆黑一片了，他别出什么事才好。"

"Suadentique cadentia sidera somuos②"弗拉加索接着说，"说到这句话，我的朋友们，请留神这个邦弗尼托在暗中来一手，我本人也曾实践过一次的，那是我在莱茵河畔漫步时发生的事。我始终对莱茵河畔恋恋不舍，在那儿，月光旖旎，并带有伤感的色彩。莱茵河是沉思者的河。因此，我在莱茵河畔沉思着，我沉思的主题是。要叫一个名叫施雷肯兹泰因的老爷送命，假如这个名字我记得不错的话。然而，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因为他只要一出门，就有卫士随同。我的计划是这

① 拉丁文：各个击破。

② 拉丁文："星星沉落催人眠"。语出古罗马拉丁语诗人维吉尔的《牧歌集》。

样的：我和他穿戴得一模一样，然后在一个没有月色的夜晚，我下决心等着他——他和他的卫队。当我看见这黑压压的一群人在寂静、黝黑的夜晚显露出来后，obscuri sub nocte①，我不顾死活地扑向施雷肯兹泰因，他总是走在稍前面一点的，起先，我巧妙地把他头上的插着羽毛的帽子拉下来，接着和他换了一个位置，并且把身子转到和他应该面对的同一个方向。接着，我就用剑柄一家伙把他打晕过去了。我在混乱的人群中，在一片叫喊和刀刃的碰击声中，大声叫道：'救救我！救救我！抓强盗啊！'结局就是施雷肯兹泰因的手下人气势汹汹地扑向他们的主子，当场就把他整死了，我就趁机溜进树丛里去了。尊敬的老爷大概只来得及在心里想想，他是死在自己朋友的手里的。"

"这一着胆子够大的，"弗朗特接着说，"可是假如我回顾一下我那逝去的青春，我也能找到一桩更大胆的业绩。和你一样。弗拉加索，我也曾经和一个土匪头子打过一次交道。他在外总是骑马，还带着一群保镖。这件事发生在阿布鲁齐②的森林里。我在他必经之路上守候着，我爬上一棵巨大的橡树，躺在横伸在大路之上的一根树枝上，我一边等着，一边在胡思乱想。太阳升起来了，阳光穿过浓密的树枝，软弱无力地洒落了下来；空气新鲜，清风微拂，鸟儿在歌唱；陡地……"

"嘘！"普罗科帕打断他的话说，"我听见脚步声了。注意！正是我们等的那个人。"

"好啊！"马尔当轻声说，同时向四周瞟了一眼，"周围没人走动，静悄悄的，我们走远啦。"

---

① 拉丁文：在黑夜的遮掩之下。

② 阿布鲁齐：意大利中部山区名。

他们又一动不动地默不作声了。在朦胧的夜色中，虽然看不清他们那一张张阴沉可怖的脸，但可以看见他们的眼睛在闪闪发光，他们按在长剑上的手在索索发抖，他们等待着的姿势是极其紧张的。在暮色之中，他们凑成了一群镇定自若，使人毛骨悚然的人，只有萨尔瓦托·罗萨的画笔大概才能有幸把这个画面再现出来。

果真不错，正是邦弗尼托在急急匆匆地往前赶路。正如我们已经说到过的，邦弗尼托心里已经在疑疑惑惑的了，于是他便小心翼翼地睁大着锐利的眼睛，摸黑走着。此外，他已习惯在黑暗中看东西，在二十步以外便看见了，这四个强盗从他们的隐身处钻出来，还没等到他们向他扑来，他已经把它的短披风盖在他的水果篓上面，把剑抽了出来，不仅如此，他凭着他那从来都遇事不惊的冷静头脑，早就把身子靠在教堂的一堵墙上，这样就可以面对面地对付这帮进攻者了。

他们向他猛烈地进攻着；宫堡在五百步开外，逃既没有用，叫喊也是徒劳；然而，说到玩刀弄枪，邦弗尼托可不是第一回，他奋不顾身地迎战这批强盗。

他的思想还是相当放松自由的，在斗剑时，一个想法象一道闪光穿过了他的脑子：显然，这次伏击是为他，为邦弗尼托而准备的。假如他能骗过这些杀人凶手，他就得救了。这时，在他们的刀刃威胁之下，他开始嘲笑起他们所谓的误会来了：

“啊！是什么把你们给迷住了，我的勇士们？你们疯了吗？跟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当兵的打交道能捞到什么好处？你们想要的是我的短披风吗？还是我那柄剑让你们感兴趣？等着，等着，你！当心你的耳朵，狗娘养的！假如你们怨恨我那柄无敌的剑，就应该战胜它；可是，你们这些毛贼好象是些初出茅庐

的新手，你们的鼻子也太不灵了。我的孩子们。”

他一面说着，一面就向他们压了几步，但离墙顶多一二步，以便能迅速返回靠在墙上。他不断地用剑劈刺，还故意把衣服敞开了几次，这样，即使他亲眼看见走近的奥尔贝克伯爵家的几个仆人把他们看见他计数金子一事告知这几个强盗的话，后者也会以为他身上并没有金子。他说话的口气是那么自信，他虽然腋下夹着上千个金埃居，可舞剑时又那么应付自如，果真在这几条好汉心里产生了疑团。

“啊哈！我们莫不是真的搞错了，弗朗特？”弗拉加索说。

“我也拿不准。这个人似乎矮了些，或者说，即便是他本人，他也没带着金子，这个该死的子爵把我们给要了。”

“我，金子？”邦弗尼托边大声说，边娴熟地舞着剑，“我的金子只是一把褪色的铜币，可是假如你们渴望得到它，你们付出的代价将比得到金子还要大，我预先告诉你们，这些铜币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

“活见鬼！”普罗科帕说，“这真是一个当兵的。难道一个金银匠有这么大力气动刀动枪的？你们这些人，假如你们认为合适，就喘喘气吧；我嘛，我可不为了面子再斗下去了。”

这时，普罗科帕开始后撤，嘴里叽哩咕噜的，而其他人也因为心里不踏实，又见他退下去了，攻势也减弱了。邦弗尼托更是打得精疲力竭，但是他利用这个时机摆脱他们，在他敌手前面，慢慢向内斯勒宫退去，同时又不停地抵挡着，回击着。就这样，凶猛的野猪把几条狗拖着向它的巢穴走去。

“来吧，来吧，和我一块儿走吧，我的勇士们。”邦弗尼托说道，“陪陪我走到教士牧场，到红房子那儿，到我的美人儿家里去吧，她今晚等着我，她的父亲是卖葡萄酒的。听说，路

上不安全，我有几个保镖陪着也不坏嘛。”

听到这句玩笑话后，弗拉加索也不再跟随着他了，走去找普罗科帕。

“我们都是疯子，费朗特！”马尔当说，“这个人根本不是你的邦弗尼托！走吧！”

“是他！是他！恰恰相反，就是他。”费朗特大声说道，因为邦弗尼托的一个动作太猛了，把披风掀了起来，露出了肋下金币塞得鼓鼓的水果篓，刚才被他发现了。

可是一切都晚了，宫堡只有五十来步远。这时，邦弗尼托在静谧的黑暗中，用足力气大声喊叫起来：

“内斯勒宫的人，快来！救命！快来！”

弗拉加索正要转身返回去追，普罗科帕刚想在远处赶来助威，费朗特和马尔当也刚要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时，宫堡的门应声而开了，大个儿海尔曼，小个子约翰，左撇子西蒙和雅克·奥伯里已经握着长矛冲了出来，因为工匠们一直在等着他们的师傅，始终保持着警惕。

看见这个景象，这几个好汉都溜掉了。

“你们等等嘛，我亲爱的小家伙们！”邦弗尼托对逃跑者大声吆喝道，“你们不愿意再保护我一阵子吗？啊！你们这些笨头笨脑的人哪！你们全都不能从一个人的手里接过一千个金埃居么，金子沉得把他的胳膊都累坏了！”

事实也是如此，强盗们打了半天也只是在他们的敌人的手上擦了一下，接着自惭形秽地逃之夭夭，而弗拉加索则是嚎叫着跑走的。可怜的弗拉加索在最后的几个回合里右眼被打掉了，这一不幸事件使他在今后余生里成为一个独眼龙，他的忧郁本来就使他显得老是在沉思，这下他的脸色就更阴沉沉的了。

“啊哈，我的孩子们，”当这些好汉的脚步声在远处消失后，邦弗尼托对他的伙伴们说，“现在去吃顿晚餐好好庆祝一番。你们都来为我的脱身喝一杯，我亲爱的救命恩人哪！可是，老天爷呀！你们之中怎么没有阿斯加尼奥？那么阿斯加尼奥在哪儿？”

大家果真想起阿斯加尼奥在走出卢佛宫后，就离开他的师傅了。

“我，我知道他在哪儿。”小个子约翰说。

“那么他在哪儿，我的孩子？”邦弗尼托问。

“在大内斯勒宫花园的尽头，他在那儿散步已有半个来钟点了；书记生和我，我们想同他聊聊，可是他要求我们让他一个人呆着。”

“怪事一桩！”邦弗尼托心里想。他怎么会没有听见我的叫声？他怎么会没有和别人一起赶来？别等我了，你们先吃吧，孩子们。”邦弗尼托对他的伙伴们说，“啊，你在这儿，斯科佐纳。”

“啊！我的天主！大家在说什么？有人想杀害您，师傅？”

“是的，是的，有过这么一回事。”

“耶稣啊！”斯科佐纳大声说道。

“没什么，我的好姑娘，没什么，”邦弗尼托为了让脸色变得象死人一样苍白的可怜的卡特琳放心，反复说道，“现在，要做的应该是把葡萄酒和最好吃的东西拿上来招待这些勇敢的小伙子。向鲁贝尔特太太去要地窖的钥匙，斯科佐纳，你亲自去挑葡萄酒。

“您不会马上又出去吧？”斯科佐纳问。

“不会的，放心吧，我这就去找阿斯加尼奥，他在大内斯勒花园里；我有相当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讲。”

斯科佐纳的伙伴们回到了工场，邦弗尼托就向花园门信步

走去。这时，月亮正在升起，师傅把阿斯加尼奥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年轻人并没有在散步，搭在小内斯勒宫墙上有一把梯子，他正在往上爬。他爬到墙顶，跨过墙头，把梯子提上去，放在另一边后，就不见了。

邦弗尼托就象一个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的人做的那样把手遮在眼睛前面。接着，他突然打定了主意，径直走向他的铸造场，上楼走进他的小天地，跨过百叶窗，计算着距离，一跃便跳到小内斯勒宫的墙上。这时，他借助了一株枝桠错结的葡萄树，悄悄地滑落到科隆帕的花园里；清晨曾下过雨，邦弗尼托走在湿润的土地上，响声不很大。

他把耳朵贴在地面上。有好几分钟，也听不见什么动静。忽然，远处传来的低语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起身，一步步地摸索着向前走去。不一会儿，说话声变得清晰了。邦弗尼托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最后，他走到横穿花园的第二条通道，在黑暗中他认出了，或者说猜到了科隆帕在那儿，她身穿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坐在我们已经认识的那张凳子上，旁边坐着阿斯加尼奥。这两个孩子说话虽轻，但谈得很热烈，很清楚。

邦弗尼托以树丛作掩护，向他们走近，倾听着。

## 三

## 秋 夜 之 梦

这是秋天一个美丽而静谧的夜晚，月色溶溶，清辉四溢。月亮驱散了几乎所有的云朵，尚留下的几片云也在缀满了星星

的蓝色的天穹之下飘然逝去。在小内斯勒宫花园里，这一对恋人谈着，听着。周围，一切是那么寂静，但在他俩的内心却是千头万绪，激动不安的。

“我亲爱的科隆帕，”阿斯加尼奥说话时，邦弗尼托正站在他后面，他脸色苍白，毫无表情，以为倾听他俩说话的不是自己的耳朵，而是自己的心，“我亲爱的未婚妻哪，我为什么要闯到您的命运里来？当您知道我将要带给您的不幸而可怕的消息时，您就会诅咒我为什么要把这消息告诉您听了。”

“您错了，我的朋友，”科隆帕回答说，“不论您如何对我说，我始终会为您祈祷的，因为我把您看成是从天主那儿来的人。我从未听到过我母亲的声音，但是，我感觉到我已经听见她说话了，就象现在我在听您说话一样。那么请说吧，阿斯加尼奥；何况，假如您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对我说，唉！您那说话的声音已经使我得到了一些安慰。”

“那么把您所有的勇气和所有的力量都使上来帮助您吧。”阿斯加尼奥说。

接着，他就向她一五一十地叙述了那天他在场时，埃唐普夫人和奥尔贝克伯爵之间的一场对话；他讲出了这个阴谋的来龙去脉，说这是一个背叛王朝利益和毁坏一个女孩子声誉的计划；他又向这个纯洁，对丑恶全然无知的少女解释了财务总管的卑鄙的交易，更增加了她的痛苦；他不得不设法让这个年轻的姑娘明白，国王的宠姬由于爱情没有得到满足，又恼又恨，想出了这么卑鄙无耻和刁钻古怪的办法。科隆帕因为过于纯洁了，对这些话都茫茫然不知道脸红，她脑子里所能清清楚楚地理解了的，就是他的情人被厌恶和恐怖的情绪吞噬了。她仿佛象一株可怜的常青藤，唯一的依靠只是她所依攀着的一根灌木，

此刻她也跟着他紧张，颤栗了起来。

“朋友，”她对他说，“应该向我的父亲说明这一件有损于我的名誉的可怕的阴谋。我的父亲不会猜到我们在相恋，您救了他的命，他会听您的话的。啊！请放心吧，他会把我的命运从奥尔贝克伯爵手中解救出来的。”

“唉！”这一声叹息是阿斯加尼奥的全部回答。

“啊！我的朋友，”科隆帕高声说道，她已经理解了他的情人的叹息声中所包含的全部犹豫，“哦！您居然会疑心我的父亲也是这桩如此下流龌龊的勾当的同谋？这样可不好，阿斯加尼奥。不，我的父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猜到，我敢肯定这点。此外，虽说他从来未给我以父爱的温暖，他也不会心甘情愿亲自把我拖到耻辱和不幸的深渊里去。”

“对不起，科隆帕，”阿斯加尼奥接着说，“可是这是因为令尊根本不习惯在富有的生活里看见不幸，这是因为一个高贵的称号使他顾不上羞耻，这是因为作为宫廷中的大臣，他的虚荣心以为您做一个国王的情妇比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更幸福。我什么都不该瞒着您，科隆帕，奥尔贝克伯爵和埃唐普公爵夫人说，他担保令尊方面没问题。”

“这有可能吗，公正的天主啊！”少女大声说，“父亲居然把自己的子女卖了！阿斯加尼奥，世上真有这等事情吗？”

“这种事在所有国家，任何时候都是有的，我可怜的天使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国家里。别把世界看得象您心里想象的那么美丽，别把社会看得象您的贞操那么纯洁。是呀，是呀，科隆帕，法国最尊贵的人物会毫不知耻地把他们的夫人，女儿的青春和美貌出租给放浪不羁的王上，这在宫廷里是司空见惯的；而令尊假如要为自己辩解的话，他在豪门望族中是有

例可援的。我请求您原谅，我亲爱的！我居然如此唐突地说起这个丑恶的现实，让您天使般的圣洁的灵魂蒙垢；可是，这是必要的，总而言之，应该向您指出深渊所在，别人正在把您往下面推。”

“阿斯加尼奥，阿斯加尼奥！”科隆帕大声说着，把头枕在年轻人的肩上，“什么！我的父亲也倒过来对付我！啊！我要再说一遍这样的话，都会感到羞耻！那么我躲到哪儿去呢？哦！在您的怀里，阿斯加尼奥！是啊，只有您才能救我！您刚才和我讲的话，您是否也是这样激动，这样真诚，这样慷慨地向您的师傅，这个邦弗尼托说过了呢？因为您爱他，所以我也爱他。”

“别爱他了，别爱他了，科隆帕！”阿斯加尼奥大声说。

“为什么？”少女轻声地说。

“因为他爱您，您！因为他非但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是可以依靠的朋友，而是一个我们要与之斗争的敌人。一个敌人！您听到没有？而且是我所有的敌人中最可怕的一个。请听下去吧。”

于是阿斯加尼奥就原原本本地向科隆帕叙述着当他正要把心头的秘密都向邦弗尼托倾吐时，他师傅又是如何把他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向他透露的；而弗朗索瓦一世心爱的这位雕刻匠，已经得到了国王金口许愿，国王是从不食言的，所以他在熔铸成朱庇特后，就能得到他要求的一切。不言而喻，邦弗尼托·赛里尼想要的，就是向科隆帕求婚。”

“我的上帝啊！我们只剩下您了。”科隆帕说着把她那对美丽的眼睛和她那双白皙的双手举向天空，“我们的盟友都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所有的避风港都成了暗礁。您能肯定，我们就孤立到这步田地吗？”

“啊！太肯定啦。”年轻人说，“对我们而言，我的师傅和您的父亲一样危险，科隆帕。是啊，他，他，”阿斯加尼奥合着双手大声说道，“他，邦弗尼托，我的朋友，我的师傅，我的保护人，我的父亲，我的天主啊！现在，我几乎不得不憎恨他了。然而，我又为什么要怨恨他呢？我想问问您，科隆帕，因为他着迷了，今后遇上您的任何有教养的人在他面前都会退避三舍的；因为他爱您的程度就象我爱您一样。归根结底，他的罪过和我的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区别仅仅是您，科隆帕，您爱我，因而我就被赦罪了。怎么办呢？我的天主啊！啊！两天以来，我一直在反躬自问，我不知道我该恨他，或者是该一如既往地爱他。他爱您，这是真的；可他也曾如此地爱过我，爱我！在这个矛盾的心理之中，我的可怜的灵魂摇摆不定，颤栗不已，就象在暴风雨中的一棵芦苇。他将要做什么，他？啊！我先去把奥尔贝克伯爵的阴谋告诉他，而且我希望他能使我们不受这个阴谋所害。在这以后，当我们以仇人相见时，当我告诉他，他的弟子就是他的情敌时，科隆帕，这时，他那天生的，雷霆万钧般的意志可能会象他本人一样丧失理性：他会把阿斯加尼奥给忘了，而一心只想着科隆帕，他会把目光从他所爱的那个男人身上移开，而只是盯着他所爱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也感觉到，在他和您之间进行选择，我是不会有半点犹疑的。我感觉到为了我未来的爱情，我将会毫不悔恨地牺牲我过去的感情，为了天堂，牺牲人间。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会有别的选择？他是人，那么牺牲自己的爱情将是一个超乎常情的举动。因此，我们两人就要进行斗争，可我呀，我是多么虚弱，多么孤单，我又如何能抵御他呢？啊，没什么，科隆帕，当我想到有朝一日我要去憎恨我曾经强烈地，长久地爱着的人，不，我向您保证，

不，不管如何，我将不会让痛苦慢慢去折磨他的，就是那天早上，当他向我宣称他爱您时折磨我的那种痛苦。”

这时候，邦弗尼托正象一座雕像那样站在树后，他感到额角上沁出了冰冷的汗珠，也感到他的压在心口上的手在痉挛着。

“可怜的阿斯加尼奥！亲爱的朋友！”科隆帕接着说，“您受的苦已经够多的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苦要去受。不过，我的朋友，让我们冷静地等待未来吧。别自己吓自己，过分悲观，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抵御不幸，为了驱魔祛邪，把天主算上，我们还有三个。比起奥尔贝克来，您宁愿我属于邦弗尼托，是吗？可比起邦弗尼托来，您不是更愿意我属于天主吗？那好吧！假如我不是属于您的话，我就只能是属于天主的了，请相信这点吧，阿斯加尼奥。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您的妻子，要不，在天上，我也是您的未婚妻。这就是我给您的诺言，我会信守自己的诺言的，阿斯加尼奥；您就安心吧。”

“谢谢，天堂上的天使，谢谢！”阿斯加尼奥说，“那么我们就把在我们四周展现的广袤的世界忘却吧，把我们的生命都倾注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小树林里吧。科隆帕，您还没有对我说您爱我哩！哎呀！仿佛您就是属于我的了，因为您不能作出其他选择了。”

“别说了，阿斯加尼奥，那么就别说了，”科隆帕说，“你看得很清楚，我尽力把我的幸福变成一种职责，从而使它变得圣洁崇高。我爱你，阿斯加尼奥，我爱你！”

邦弗尼托实在站不住了，他屈膝跪了下来，把头靠在树干上；他那双惶恐不安的眼睛茫然地凝视着空间，然而他的耳朵却转向这一对年轻人，一心一意地在听着。

“我的科隆帕呀，”阿斯加尼奥又说道，“我爱你，我总下意

识地感觉到我们将会是幸福的，天主是不会抛弃他的最美丽的天使的啊！我的天主！我在你身旁居然乐而忘返，把离开你以后就要包围我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是总得想到今后的岁月。”科隆帕说，“让我们互相帮助，阿斯加尼奥，这样，天主就会帮助我们。我以为，不把我们的爱情告知您的师傅邦弗尼托是不忠实的。他在和埃唐普公爵夫人以及奥尔贝克伯爵斗争时，很可能他会遭到极其阴险的暗算。果真如此，我们就不道德了，应该把一切都告诉他。阿斯加尼奥。”

“我将照您的吩咐去办，亲爱的科隆帕，因为您本人也感觉到了，您说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是一个命令。此外，我的理智告诉我，您是对的，您总是对的。可是，我给他的这下打击太可怕了。唉！我是以己度人罢了。有可能，他对我的爱将转变为仇根，也可能他要把我撵走，那么，我，一个外国人，上无片瓦，下无亲人，我又如何能对付得了象埃唐普公爵夫人和国王的财务总管这样强大的敌人呢？谁又愿意和我一起投入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里去呢？谁会来拉我一把呢？”

“我！”在这对年轻人后面，冒出了一个低沉而庄重的声音。

“邦弗尼托！”弟子头都无需回，便大声说道。

科隆帕尖叫了一声，赶忙站了起来。阿斯加尼奥看着在愤怒和友情交织的感情中犹疑不定的师傅。

“是的，是我，我！邦弗尼托·赛里尼。”金银匠又说，“是我，一个您根本不爱的人，小姐；是我，一个您不再爱的人，阿斯加尼奥，而正是我来拯救你俩来了。”

“您在说什么呀？”阿斯加尼奥大声问道。

“我说，应该在我身边再坐下来，因为我们要好好商量一

下。你们也无需告诉我什么了，你们的谈话，我一个字也没漏掉。请原谅我偶然听到了你们的谈话，可是，你们要懂得，最好还是让我知道一切。你们说到的一些事情对于我是既伤心又可怕的，但是也有好处，阿斯加尼奥说得又对又不对。小姐，说真的，我本来是会和他来争夺您的，可是既然您爱他，那么一切都明白了，祝您幸福；他阻止您爱我，而我是强迫您不要爱我，而把您交给他。”

“亲爱的师傅！”阿斯加尼奥大声说。

“您现在十分痛苦，先生。”科隆帕合着双手说。

“啊！谢谢！”邦弗尼托说，他的眼睛湿润了，但忍着没掉下泪来，“您，您看清楚了，我是在忍受痛苦。可是他并没有发觉，忘恩负义的人！对女人，什么也隐瞒不住的。是的，我不愿意对您扯谎，我内心是很痛苦！原因很简单，我失去了您；但同时，我又因为能为您效劳而感到幸福。您的一切将都亏了我的帮助，这就使我稍加安慰。而你错了，阿斯加尼奥：我的贝亚特丽齐丝是好嫉妒的女子，不愿意有情敌；现在由你，阿斯加尼奥，由你去把赫柏的塑像完成吧。永别了，我的最美丽的，也是最后的梦！”

邦弗尼托就这样使劲地说着，声音又短又急促。科隆帕温情地向他俯下身子，把她的手放在他的双手中，轻声对他说：

“哭吧，我的朋友，哭吧。”

“是啊，您说得对。”赛里尼说，禁不止嚎啕大哭起来。

他这样站了一会儿，哭着，也不讲话，内心震撼不已；他压抑过久的泪水使他那坚强的性格得到了安慰。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怀着敬意看着他受着痛苦的煎熬。

“除了我让你受伤的那一天，除了我看见你淌血的那一刻，

二十年来，我从未流过泪，阿斯加尼奥。”他恢复了常态说，“但是，这一下打击是太残酷了！听着，刚才，在树丛后面，我痛苦得心如刀割，霎时间，我甚至想一刀迅速地结果自己的性命。我没这样做，是因为你们需要我，就这样，你们救了我的命。比起我来，阿斯加尼奥能多给您二十年的幸福，科隆帕。此外，他是我的孩子；你俩在一起是会很幸福的，我象做父亲那样对此感到高兴。邦弗尼托象对付你们的敌人一样是懂得如何战胜邦弗尼托自己的。对象我这样一类人来说，苦难是命中注定的；我的每一滴眼泪，都可能培育出一座美丽的雕像，就像但丁的每一滴眼泪能爆出一首优美的诗歌。您没看见吗，科隆帕，我的旧情又萌发了，这就是我所热爱的雕刻：雕刻啊，它将伴我以终生。您让我哭了，做得好；我内心所有的苦楚能随着我的泪水付之东流了。我将是郁郁寡欢的，但我已经又变成好心肠的，我在拯救你们的同时，也为自己排愁解忧。”

阿斯加尼奥抓起了师傅的一只手，把它紧握在自己的双手中。科隆帕抓住了他另一只手，把他凑到自己的双唇上。邦弗尼托感到宽慰多了，他边起身，边摇着头。

“瞧，”他带着微笑说，“别让我动感情了，照顾照顾我吧，我的两个孩子。最好，我们永远也别再提这件事了。从今以后，科隆帕，我将是您的朋友和父亲，仅此而已。其他一切就象梦一样地让它过去吧。眼下，谈谈我们该做的事情，以及威胁着你们的危险吧。刚才，我听到你们说到你们的打算并拟定了计划。你俩年纪尚轻，我的天主！你俩都还不知道生活意味着什么。你们天真地，赤手空拳地暴露在命运的摆弄之下，而你们希望面露微笑，以自己善良的愿望来战胜邪恶、贪婪、和一切卑劣的情欲！可爱的疯子们！算了吧，处在你们的地位，我将是坚

强、狡猾、不可动摇的。我嘛，我早已习惯于这些了；可是你们呢，天主创造你们是为了使你们享有幸福和安宁的，我美丽的小天使，我将照管着你们去接受命运的安排。阿斯加尼奥，愤怒不会使你白皙的前额爬上皱纹；科隆帕，痛苦不会损坏您的脸上纯洁的线条。我将把你们，把你们这目光温柔，美丽迷人的一对搂在怀里；就这样，我让你们越过生活中的一切污泥浊水，以及艰难险阻，并且，我将把你们安然无恙地放进欢乐之中；然后，我将望着你们，与你们共享快乐。不过，你们必须对我有绝对的信任；我有我的做法，很突然，很奇特，可能会使您惊慌失措，科隆帕。我的行为有点象火炮，向着目标勇往向前，毫不顾忌到在半路上我会遇上的一切。是的，我知道，只要目的是崇高的，为了达到它，我是不择手段的。当我想塑造一个美丽的造型时，我是不会去担心粘土是否会玷污我的手指的。塑像完成后，我才洗手，就这些，小姐，您既娇嫩，又胆小，请您让我在天主面前对我的行为负责吧；天主和我，我们是默契的。在这儿，我将有相当多的事情要做。伯爵野心勃勃，大法官财迷心窍，而公爵夫人则是诡计多端。这三个人都是强者。你俩在他们的势力之内，被握在他们的手掌心里，而他们之中的两个在你们身上享有权利；可能还需要用上诡计和暴力。可是，我会尽力而为，不让您和阿斯加尼奥介入这场斗争，它会降低你俩的人格的。说说看吧，科隆帕，您是已准备好闭上眼睛，让我摆布了？当我对您说：'这样干'，您会照着去做吗？当我对您说：'呆在这儿'，您会呆在这儿吗？当我对您说：'走吧'，您会走么？"

"阿斯加尼奥的意见呢？"科隆帕问道。

"科隆帕，"学徒回答说，"邦弗尼托心地善良，人格伟大；

他爱着我们，并且原谅了我们给他造成的不幸。服从他吧，我求求您了。”

“下命令吧，师傅，”科隆帕说，“而我会把您当成天主派来的使者那样服从您的。”

“好吧，我的孩子。我只想要求您做一件事，可能这件事会让您付出代价，但是，您对此应作出抉择。在这以后，您的角色仅局限于等待我和听任事态的发展。此外，为了使你俩对我更加信任，——你们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历史上可能有污点而心地始终保持纯洁的人——为了使你们对此举不会畏首畏尾，我将把我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告诉你们。唉！所有的故事都是相似的，而每个故事在本质上都是痛苦的。阿斯加尼奥，我将要告诉你，我的贝亚特丽齐丝，就是我向你说起过的那个天使，是如何闯入我的生活的；你将会知道她是谁，当你看到，我今天作出这个牺牲仅仅只是开始向孩子偿付对其母亲欠下的一笔血泪债，你大概对我忍痛割爱把科隆帕让给你的举动不那么惊讶了。你的母亲！她是天堂的一个女神，阿斯加尼奥，贝阿脱利克丝的意思是幸福；斯特凡娜的意思是女王。”

“您一直和我说，师傅，有朝一日，您会把这个故事的全部经过告诉我的。”

“是的，”赛里尼说，“让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到来了。科隆帕，当您知道我爱我们的阿斯加尼奥的全部理由时，您内心就会对我更加信任了。”

这时，邦弗尼托把这两个孩子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手中，开始用沉着而悦耳的语调叙述起来。馨香的夜晚是那么安宁，静谧，星星在天穹下荧荧闪烁。

# 四

## 斯特凡娜

“二十年前，我二十岁，和你一样，阿斯加尼奥，那时，我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名叫拉斐尔·德尔·莫洛的金银匠的铺子里干活。他是一个好工艺匠，颇有些艺术鉴赏力。可是他干活不怎么起劲，成天优哉游哉，吃喝玩乐，钱虽不多，但花费无度，还带头让铺子里的工匠跟着他去玩。我经常是一个人在铺子里一面唱歌，一面把别人撂下来的活计做完。那个时候，我象斯科佐纳一样唱呀唱呀。城里所有的懒汉就自然而然地到拉斐尔师傅的铺子里来找活干，或者换句话说，来寻欢作乐。因为他太软弱了，不会与人争吵，并以此闻名遐迩。象他这样的方式经营下去，肯定是发不了财的。因此，他总是手头拮据，并且很快成为佛罗伦萨名声最坏的金银匠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那时候他有一个同行比他的生意还要萧条，而这个人还是个艺术世家。但是，吉斯蒙多·加第遭人闲话倒不是因为他付工资不爽快，而是因为他笨拙得出奇，尤其是因为他吝啬得让人恶心。别人向他定的货，经他手交出去，不是不成样子，就是给糟蹋了。因此，除了外国顾客之外，他的店铺真可谓门可罗雀，于是，这个吉斯蒙多为了生活就放高利贷，专以高利息借贷给对未来抱着极大希望的世家子弟。这个交易比做手艺更能赚钱，因为加第总是要求抵押品货真价实，如果没有可靠的保证，决不贸然成交。除此以外，正如他

自己说的，他还很乖巧，人也随和，因为他对谁都肯放债，不论是同胞还是外国人，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假如可能，他真会把天堂的钥匙作为抵押借钱给圣彼得；把地狱的产业作为抵押借钱给撒旦。

“不用我说，他自然会把钱借给我那可怜的拉斐尔·德尔·莫洛的。德尔·莫洛欠债度日，正直廉洁的脾气倒始终未改，他们是邻舍，经常的生意上的往来，同样受到近乎停业的处境，加之经常借借还还，最终使这两位金银匠亲如手足了。德尔·莫洛对他的同伴向他敞开那取之不竭的钱包这深情厚意是感激涕零的。加第对一个正直诚实的债务人也很器重。总而言之，他俩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只要拉斐尔·莫洛邀请吉斯蒙多去吃饭，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推辞不去的。

“德尔·莫洛是鳏夫，但他有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名叫斯特凡娜。

“斯特凡娜那时正在学习雕塑，长得并不十分漂亮，不过，谁第一眼看见她，谁都会有极深的印象。对一个女人而言，她的额头算是相当高的，而且一点也不平板俗气，可以看得出她的思想之丰富。当她注视着您的时候，她那双水汪汪的漆黑深邃的眼睛总是那么温柔而有礼貌地看着您。她那忧郁而魅人的目光象秋日的一缕晨光辉映在她的脸庞上，在她脸上仿佛抹上了一层琥珀般纯洁的云霞。我还忘了说，她还有那象冠冕似的丰泽浓密的头发和一双王后才有的手。

“通常，斯特凡娜象一朵被一阵狂风吹弯的百合花那样低垂着头，仿佛是一尊忧郁女神的塑像。当她抬起头来时，当她那对美丽的眼睛表达情感时，当她的鼻翼一歙一歙时，当她伸出手臂吩咐什么时，人们会象爱戴加勃里埃尔大天使那样爱戴她。



阿斯加尼

她很象你，阿斯加尼奥，但是你总比她坚强些，受的苦也没她多。在我的眼中，灵魂的不朽精神从未有在她那孱弱、高贵、轻捷的身躯里显示得那么明显。德尔·莫洛有多爱他的女儿就有多怕她，常不离口的一句话就是：他安葬到坟墓里去的，只是他妻子的身躯，而斯特凡娜却是死者的灵魂。

“那时候，我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莽撞的热血青年。我把自由看作高于一切；我精力旺盛，我把这满腔的热情发疯似地消耗掉，用来吵架和热恋。不过，我工作起来也是象我玩耍的时候那样干劲十足的，虽说我有些心血来潮，我还是拉斐尔铺子里工匠中的佼佼者，是唯一一个能为铺子挣几个钱的人。但是，我做出来的一些好东西，都是凭兴趣的，凭一时冲动。我锲而不舍地钻研古代艺术。有时，我整天俯身在雅典和罗马的浅浮雕和塑像上，用铅笔和凿刀来评点它们，我不间断地接触这些崇高的古代雕刻家，使我得到了纯洁和成熟的表现形式；我兴致勃勃地模仿着，可是我不创造。不过，我向您再重复一遍，我 无 可 置 疑地，毫无争议地是德尔·莫洛的伙计中最灵巧、最勤劳的一个。因而，亲爱的主人有一桩心思，就是想把他的女儿嫁给我，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不是一个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当然啦！我渴望独立自由，渴望在户外活动，过优哉游哉的生活。我能一连数天不回铺子。我回来时疲劳不堪，不过，我只需用几个小时便能赶上和超过拉斐尔铺子里的其他工匠的活计了。我为了一句话可以和人打架，女人的一个顾盼又能把我迷住。我果真和她结婚的话，我将会是一个多么‘道地’的丈夫啊！

“除此以外，斯特凡娜给我的感觉与普尔塔·德尔·普拉托或者是博尔戈·平蒂的漂亮的女人给我的感觉毫无共同之处。

她简直让我害怕；假如有人对我说，我爱她和爱我的姐姐不一样的话，我一定会笑的。每当我浪荡回家，我不敢正眼去看斯特凡娜。她神情忧郁，这实际上比严肃更厉害。反之，当我累了，或是想工作的念头来了，我留在家里时，我就可以在斯特凡娜那儿找到她那温柔的目光和甜美的声音。我向她表示的一丝柔情包含了某些严肃的、神圣的东西，我虽没意识到，但给了我快感。经常，我在寻欢作乐时，斯特凡娜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这时，有人便问我为什么我变得愁眉不展起来了；有时，当我拔出佩剑和匕首时，我叫唤着她的名字就如叫唤我的圣徒的名字，我发现，我每次这样做，我战斗时就刀枪不入。可是我对这个美丽、纯洁、温柔、可亲可爱的女孩子的情意，总是珍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就象把她供祭在神殿里那样。

“她呢，当然啦，她对我那些懒散的伙伴态度冷淡又不失尊重，对我则是百般的忍让，关怀备至。她常常到铺子里来坐一会儿，呆在她父亲的身旁，俯身看我的作业，我感觉得到，她的目光在注视着我。我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可我对这种垂爱感到自豪和幸福。假如有某个工匠莽莽撞撞地想来讨好我，对我说，东家的闺女爱上我了，我一定会发火，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使他再也不敢开这个玩笑。

“斯特凡娜出了一个意外的事故，我这时才明白，她在我的心底扎下了多么深的根啊。

“一天，她在铺子里没及时把那只嫩白的小手缩回去，一个毛手毛脚的工匠——我想他是喝醉了——用剪子把她的右手小指和无名指划破了。可怜的孩子大叫一声，继而，她好象是对这一失声悔疚似的，为了让我们放心，又笑了一下，把她那只鲜血淋淋的手举了起来。我想，假如当时我没有把整个注意力

集中在她的身上的话，我会把这个工匠宰了。

“吉斯蒙多·加第当时在场，说是在左邻右舍中他认识一个外科医生，说着便跑去找他了。那个坏心眼的江湖医生替斯特凡娜包扎了一下，以后每天都来看她；可是他不懂医术，再加粗枝大叶，伤口开始腐烂了。这头蠢驴看到这个情况还煞有介事地说，他虽尽了最大努力，但根据所有的症状来看，斯特凡娜的右胳膊要截掉。

“拉斐尔·德尔·莫洛在经济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没有能力再去另外请一位大夫；但是我对这个庸医的诊断是不能容忍的，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在我的卧室里，我把钱包里的积蓄全倒了出来，奔到贾科摩·拉斯泰里·德·佩鲁斯家里，他是教皇的私人医生，也是整个意大利医道最高明的外科大夫。我提出的酬金够体面的，再加我一再请求，他马上就来了，一面嘴里说：‘啊！一对恋人！……’他观察了伤口后，肯定地说，这件事他包下来了，两星期之内，斯特凡娜的右臂将象左臂一样运用自如。我真想拥抱他，这个可尊敬的人。他开始给几根受伤的纤纤小指包扎，而斯特凡娜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下来。可是几天以后，该把骨疡刮掉。

“她请求我动手术时待在她身边，好壮壮她的胆，而我自己也提心吊胆的，我感到胸膛里的心脏变小了。贾科摩大夫使用的手术器械很简陋粗糙，使斯特凡娜痛苦不堪。她禁不住呻吟起来，声声扎在我的心上，我的脑门上渗出了冷汗。

“最后，面对这样的酷刑，我实在支持不住了，这些简陋粗糙的手术器械一面在蹂躏着这几根纤纤细指，一面却在折磨着我。我起身哀求贾科摩暂停一下，等我七八分钟。

“我下楼走进工场，在那儿，我灵机一动，做了一把小巧、

细致的钢刀，象刮须刀那么锋利。我回到外科大夫身边，他用新的手术刀做手术方便极了，我那亲爱的病人几乎不再感到疼痛了。只用了五分钟，手术便结束了，半个月后，她把那只痊愈的手给我吻，按她的说法，这只手是我保留下来的。

“可是，每当我看见我那可怜的苦命人——我有时是这样称呼她的——在忍受痛苦时，我心上那针刺似的阵阵疼痛是难以描绘的。

“确实如此，容忍成了她天生的习性了。斯特凡娜是不幸福的；她的父亲治家无方，鼠目寸光使她非常苦恼。她的唯一的安慰是宗教；如同所有不幸的人一样，她虔诚信教。我笃信天主始终不渝，常常当我走进教堂时，我看见斯特凡娜呆在一个不惹人注目的角落里一面哭着，一面祈祷着。

“德尔·莫洛师傅浑浑噩噩的，经常使她非常难堪。碰上这种情形，有时她就来求助于我，态度诚挚而庄重，使我心花怒放。她，这个亲爱的姑娘，总是大方而又率直地对我说：

“‘邦弗尼托，我请您晚上加个班把这个圣物箱或是这把水壶完成吧，因为我们已经一文莫名了。’

“要不了多久，我就养成习惯，把我完成的每件作品都交给她，于是她便用一种唯她才有的高超的审美力向我指出一些瑕疵所在，并且提些意见。寂寞和痛苦提高和开拓了她的思想境界，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她那天真而又含意深刻的言语使我不止一次地领悟到艺术的神秘，经常在我的思想里展现出新的境界。

“我记得有一天，我向她出示了一枚我要为一位红衣主教制作的奖章的原型，奖章的一面是主教的头像，另一面说的是一个典故，画面上是耶稣基督向大海走去，同时向圣彼得伸出一

只手，还有一句铭文：Quare dubitasti？①

“斯特凡娜对耶稣这张肖像逼真，造型完美的画面非常满意。接着，她长久地，默默地凝视着这个主题。

“‘我们圣主的脸色是多么美啊，’她终于说道，‘假如把阿波罗和朱庇特画得这样美，我是无话可说的了。可是，耶稣光美是不够的，耶稣是神圣的；这张脸上的线条纯洁而崇高，可是灵魂表现在哪儿？我欣赏他这个人，可是我在寻找天主的灵魂。请想想吧，邦弗尼托，您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您还是一个基督教徒。您看见了吗，我的心常在淌血，天哪！也就是说，我的心经常在疑惑不定，我看见耶稣向我伸出了手，我听见他向我说了这句崇高的话：“为什么你会怀疑？”啊！邦弗尼托，您的画像没有他本人美丽。在他那圣洁的形象里，既有受苦受难的父亲般的悲哀，又有宽容一切的国王般的仁慈。他的额头在放光，可是他的嘴在微笑；他不止是伟大，他善良。’

“‘您等等，斯特凡娜。’我对她说。

“我擦去了我所画的，用了一刻钟，我在她的眼皮底下，开始重新塑造耶稣基督的形象。

“‘这样行吗？’我一面把画像递给她看，一面问她。

“‘啊！好。’她噙着眼泪回答说，‘这样，慈善的救世主在流泪时的形象再现了。对呀，看他那仁慈和庄严的神态，现在我又认出他来啦。好吧！我希望您永远这样去做，就是在用蜡浇注前，先形成思想；你握有创作工具，先争取表现力；您掌有素材，先寻找灵魂。让您的手指永远只是您思想的仆人吧，望您能同意这个看法。’

① 拉丁文：为什么你会怀疑？

“这就是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凭她崇高的直觉给我的教诲。当我一个人呆着时，我思索着她对我说的话，我觉得她说得很对。这样，她就支配并启发了我的本能。我有了形式之后，便致力于得到思想，并把思想和形式结合起来，让它们出自我的手后便成了完美统一的整体，就象密涅瓦①出现时就有着朱庇特的智慧一样。

“我的天主啊！青春是多么迷人，青春的回忆又是多么强烈啊！科隆帕，阿斯加尼奥，今天我们一块儿度过了美丽的夜晚，这又使我想起了另一些夜晚，那时我坐在斯特凡娜父亲家的小凳子上，挨在她的身旁，她望着天空，我呢，我望着她。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觉得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我伸出手来，我似乎感觉到了她的手，而这是你们的手，我的孩子们。天主的意愿总是正确的。

“啊！只要看见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露出洁白的脸庞时，我就觉得我心宁神安。时常，我们分手时，我们一句话也没说，然而，从这无声的默契中，我带走了一切美好的思想，这些思想使我变得更完善，更伟大。

“象世上的一切幸福一样，所有这些也都有个收尾。

“拉斐尔·德尔·莫洛对自己的贫穷处境无能为力。他欠下他的好邻居，吉斯蒙多·加第的债已达两千杜卡托，他简直不知道如何偿还他。想到这儿，这个老实人绝望了。至少，他想把他的女儿救出来，于是便把他想把女儿嫁给我的打算告诉给铺子里的一个工匠听，大概是希望他能把意思转达给我。每当铺子里有一伙傻瓜借斯特凡娜对我的手足般的纯真的感情，带

①、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着恶意来取笑我时，我总是对他们不客气的，这个工匠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呆子还没等拉斐尔把话说完，就开口了：

"'别朝这方面想啦，德尔·莫洛师傅，'他对他说，'这个想法不会成功的，我敢担保这点。'

"东家自尊心强，他以为我嫌他穷，看不起他，于是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打那以后不久，吉斯蒙多·加第来向他索债；当拉斐尔请求再缓期时，吉斯蒙多说：

"'听着，把您的姑娘嫁给我吧，她又乖巧又省俭，这样我们就一笔勾销了。'

"德尔·莫洛高兴极了。加第虽说有点吝啬、粗野，好嫉妒，可他有钱；穷人最尊重，最眼红的东西，就是财富，唉！当拉斐尔把这意外的消息告诉他的女儿时，她什么也不说。只是到了晚上，当我们象往常那样离开铺子回到了她家那张凳子上共度夜晚时，她对我说：

"'邦弗尼托，吉斯蒙多·加第向我求婚，我的父亲已经同意了。'

"她说完这几句话后，撇下我走了。我呢，我象一根被压下的弹簧那样机械地跳了起来。接着，一股无名的怒火冒了上来，我走出佛罗伦萨城，在田野里踯躅。

"整整一夜，时而我象一个疯子那样狂奔乱跑，时而我躺在草地上呜咽哭泣，我绝望，我愤恨，我思想里千头万绪，翻腾不已。

"'她，斯特凡娜，成了吉斯蒙多的妻子！'当我清醒一点儿，我尽力想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时，我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想法使我不寒而栗，当然也压迫着她，使她畏惧；另外，大概她

更喜欢我——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于是她就默默地传情，召唤着我的友情，勾起我的嫉妒之心。啊！当然，我当然嫉妒，而且疯狂了；可是，难道我有权这样做吗？加第总是很阴沉，而且很粗暴，可是我们对自己也得有个正确的估计；哪个女人跟了我会有幸福呢？我不同样也很粗野，反复无常，生活放荡，安不下心来，随时随地都会和人拼命么？我能控制住自己么？不，永远也不会：只要热血在我的血管里沸腾，我随时都会拔出匕首，出门寻衅的。

“可怜的斯特凡娜？我果真娶了她，我会让她伤心落泪，我会看见她脸色苍白，形容枯槁，我会怨恨自己的，我会把她当成出气筒子，当成活靶子的。她会被我折磨死的，到头来还是我害死了她。不，我自己也感觉到，我生来无福消受家庭的欢乐和安静。对我，自由、空间、风暴比和平和单调的幸福更为重要！我的天主啊，假如我娶了她，我将用自己这双笨拙的手把这朵娇嫩、柔弱的鲜花捏碎；我会整日用埋怨、咒骂去折磨这个亲爱的人儿，这个令人爱慕的人儿；接着，我又会后悔不已，使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也痛苦不堪。可是，她和这个吉斯蒙多·加第在一起会更幸福吗？为什么她要嫁给他？我们呆在一起多好啊？归根结底，一个艺术家的命运和素质和小家庭的卿卿我我是不协调的，和关心衣食住行的市民生活是不协调的。斯特凡娜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的。如果这样的话，就必须和我想象中的荣誉告别，把我的未来让给别人，放弃以自由和力量而存在的艺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被囚禁在小家庭里还算什么艺术家？说啊，啊，但丁！说啊，米开朗琪罗，我的老师！假如您看见您的学生在逗哄他的孩子，或是向他的老婆求饶，您会怎么笑他啊！不，自己要坚强些，而对斯特凡娜

要宽容些。还是在自己的梦想和命运中一个人伤心地呆着吧！

“你们看见了，我的孩子们，我的行为和我本人一样糟糕。在我的决定里有点儿自私，可是对斯特凡娜也掺有不少真诚和热烈的感情，我狂热的谵想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天，我回到铺子里去时，相当镇静。斯特凡娜似乎也很安详，不过，她的脸色比平时显得更苍白一些。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一天晚上，斯特凡娜在离开我时对我说：

“‘再过一星期，邦弗尼托，我就成了吉斯蒙多·加第的妻子了。’

“她说完没立即离去，这次，我有机会端详她了。她站着，阴沉沉的，手放在心口上，在痛苦的重压下，背都有些驼了。她那魅人的微笑饱含着悲伤，催人泪下。她痛苦地凝视着我，神情中毫无责备的意思。我的天使已经准备离开人间了，仿佛在向我道别。她就这样默默无声，一动不动地呆了分把钟后，回家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她了。

“这次，我又光着脑袋跑出了城，不过，我在第二天也罢，第三天也罢再也没回来过，我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到了罗马。

“我在罗马呆了五年，我开始有了一些名声，我争取到了教皇的友谊；我不止一次和人决斗过，恋爱过，有点艺术上的成就，可是我不快活，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在这段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我没有一天不转眼向佛罗伦萨的方向望去，我没有一夜不梦见脸色苍白的，神情忧郁的斯特凡娜站在她父亲家的门槛上，并望着我。

“五年后，我收到一封盖着黑色邮戳的从佛罗伦萨寄来的信。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着，现在我都能背下来了。

“信是这样写的：

“邦弗尼托，我就要死了。邦弗尼托，我曾经爱过您。

我曾 这 样 梦 想过：我对您了解得就如您了解自己一样，我在您的身上预感到了一种力量，有朝一日，它会使您变成伟人的。我从您宽广的额头，在您炽热的眼神，在您充满激情的动作里，看见了您的天才，它要求跟从您的姓氏的女人负担起重大的职责。我甘心情愿地担负起来。幸福对于我来说，就寄寓在庄严的使命之中。假如我不是您的妻子，邦弗尼托，我还可以成为您的朋友，您的姐姐，您的母亲。您的高贵的生命属于大家，我知道这点，我的权利只是在您厌烦时安慰您，在您迟疑不决时鼓励您。您还是自由的，朋友，无时无刻，不论在哪儿，您都是自由的。唉！长久以来，我早就习惯了您不在时的寂寞痛苦，习惯于答应您冲动时提出的任性要求，习惯于看到您朝三暮四的情夫生活。任何坚强的人物都有着强烈的需要。鹰在空中飞翔的时间越长，在地上休息的时间就越长。不过，当您从您那天才的激情的梦幻中解脱出来后，我在您苏醒时将会重新找到我那崇高的邦弗尼托，我的爱；这时，他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了！在您忘却我的时候，我不会说一句埋怨的话，因为对于我，这些时候没什么可埋怨的。至于我本人，我知道一切高贵的人嫉妒心都强，您也是如此，您的嫉妒心象天神一样强烈，因此当您不在家时，我就离大家远远的，过着我喜爱过的寂寞生活，等着您，为您祈祷。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

当我看见您舍弃我后，我服从天主和您的意志，闭上了眼睛，为义务而献身；我的父亲命令我结一门亲以挽回声誉，我服从了。我的丈夫很狠心，很严厉，很不通情理。他对我逆来顺受并不满意，他要求我对他作力不能及的爱情的表示，看见我不由自主的悲伤，他又粗暴地惩罚我。我忍受了这一切。我曾是一个体面的，纯洁的妻子，可我老是郁郁寡欢，邦弗尼托，这也是我所期望的。不管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天主给了我一个儿子作为对我的报赏。四年来，我吻着我的孩子，使我忍受了凌辱、拳打脚

踢和贫穷！因为我丈夫太贪心了，反而破了产；破产的岁月过后，他就死了。愿天主宽恕他，就如我自己宽恕他那样！

现在轮到我快死了，再过一小时，我将死于忧郁过度，积劳成疾。我把我的儿子过继给您，邦弗尼托。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能是这样吧。假如我在您的身旁，我是女人，生性软弱，谁又知道我是否能演好我给自己规定下的角色？而他，我的阿斯加尼奥（他多象我啊！），将会成为您的生活中一个比我更有力，更顺从的伙伴；他将会比我更好地爱您，如果不说是比我爱得更甚的话。我可不会嫉妒他的。

另一方面，请为我的孩子做一切我要为您做的事情。

永别了，我的朋友，我曾经爱过您，我现在还爱您，我向您重复说这一句话，不觉得羞耻，也没有悔恨。即使在永恒的天国的大门口说也是如此，因为这种爱情是神圣的。永别了！请变得更伟大些吧，我将会幸福的；另外，别忘了有时向天上望望，让我能看见您。

您的斯特凡娜

"现在，科隆帕，阿斯加尼奥，你们相信我了吗？你们是否准备按照我吩咐你们的那样去做呢？"

两位年轻人异口同声地叫了一声。

## 五

## 住宅搜查

在小内斯勒宫的花园里，邦弗尼托在满天星斗之下把这个故事叙述完的第二天，他的工场在一大早便象往常那样喧闹起

来了。师傅已在制作金盐瓶，他曾为保留这个盐瓶的原料，向四个拦路抢劫，其实是要他性命的打手大无畏地搏斗了一场。阿斯加尼奥在雕凿着埃唐普夫人定制的百合花。雅克·奥伯里懒洋洋地躺在一张椅子上，向赛里尼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后者一个也不作回答，逼得这个业余书记生只得自问自答起来。帕哥罗偷偷地看着卡特琳，她正在加工一件女人用的什么装饰品。海尔曼和其他工匠在锉呀，锤呀，焊呀，镂呀，而斯科佐纳的歌声使安静的工作气氛活跃起来了。

小内斯勒宫可远没有这样安静：科隆帕失踪了。

在那儿，一切都乱了套：有人在寻找，有人在召唤，佩里纳太太大喊大叫的，而众人刚匆匆忙忙找来了大法官，他则想在这位老实的太太的哀号声中辨别出什么迹象，能让他去追踪这个失踪者，有可能这个失踪者还是个逃亡者呢。

“说说看吧，佩里纳太太，您是说昨天晚上，也就是我离家后不久，您最后还看见过她的。”大法官问。

“唉呀！是的，老爷。主耶稣啊！真是不可思议！可怜的好孩子那时显得有点愁眉不展的，她走去把宫廷的贵妇人在身上作装饰用的华丽的小玩意儿都拿下来，穿上一件朴素的白色连衣裙……天上的诸神啊，请可怜可怜我们吧！接着，她对我说：‘佩里纳太太，夜晚多美呀，我要到我常走的那条小路上去转一圈。’那时大约在晚上七点钟左右。这位太太，”佩里纳指着皮尔谢里说，这个侍女是派来给她作帮手，或者说，是来管她的，“这位太太象往常那样已经回到闺房里去梳妆打扮，这是她的拿手好戏。而我呢，我就在楼下的大厅里做点儿针线活。我也说不上我干活究竟干了多久，大概慢慢地我的眼皮直打架，不知不觉地眼睛就闭上了，我可能打了一个盹。”

“这也是您的习惯罗。”皮尔谢里尖刻地打断她的话说。

“不管怎么说，将近十点钟吧，”佩里纳继续说道，对这句小心眼儿的诬陷之词不屑理会，“我离开了我坐的安乐椅，走到花园里看看科隆帕是否在那儿忘记了时间。我叫她，但没人答应；这时，我想她大概已经回到自己卧室去了吧，为了不打扰我，她自己躺下睡了，她也常这样做的，这个好姑娘啊。上天保佑！哪个又想到……啊！大法官老爷，这点我敢肯定，她没有跟什么情人走，而是被人拐走的。我一直就教育她要克守妇道……”

“那么今天早上，”大法官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说，“今天早上呢！”

“今天早上，当我看见她没下楼来……圣母呀，求您帮助我们吧！”

“啊！罗里罗嗦的，活见鬼！”埃斯图尔维勒老爷大声说道，“不要叹苦经了，干脆点讲。今天早上怎么啦？”

“哦！大法官先生，在找到她之前，您总不能让我不哭罢。今天早上，老爷，我没看见她，有点不放心（她总是起得好早啊！），我就去敲她的门想叫醒她。没有人回答，我就开了门，里面没有人，连床都没动过，老爷。这时，我就大喊大叫起来，我糊涂了，而您还不准我哭呢！”

“佩里纳太太，”大法官声色俱厉地问道，“我不在家时，您把谁领进来过没有？”

“把谁领到这儿，算了吧！”女傅装出万分惊诧的神情说道，她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您不是不准我这样做的吗，老爷？我什么时候又胆敢违背您的命令呢？有谁来过这儿！啊！问得好！”

“譬如说这个邦弗尼托，他居然敢说我的女儿如何如何漂

亮，他就没有设法把您收买过去？”

“算了吧！他还不如去攀登月亮来得便当些呢；他真这样做，我会结结实实回敬他的，这个大话我敢说。”

“这么说，您在小内斯勒宫从来没有接待过一个人，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老天行行好吧，一个年轻人！您怎么不说是一个魔鬼呢？”

“自从我来到这里后，”皮尔谢里说，“有个漂亮小伙子来叩了十次门，每次我都给顶了回去，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

“一个漂亮小伙子？您眼花了吧，我亲爱的，要不是奥尔贝克伯爵吧。啊！我的天主啊！我想起来了，您想说的，莫不是阿斯加尼奥。阿斯加尼奥，您知道吗，老爷？就是救了您的命的那个孩子。是啊，有过这么一回事，我是请过他修理我鞋子上的一副银搭扣的。可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学徒！您带上眼镜看看吧，我的好朋友。另外，您倒是叫这些墙和这些砖说说看，它们是否看见他到这儿来过。”

“够了！”大法官声色俱厉地打断她的话说，“假如您辜负了我的信任，佩里纳太太，我发誓，您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这就去这个邦弗尼托家。天主才会知道，这个乡巴佬会怎样接待我；可总要去一趟。”

出乎意料，邦弗尼托对大法官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埃斯图尔维勒老爷看到他镇定自若，落落大方，殷勤好客，心中的疑团甚至连提都不敢提。不过，他还是说，他的姑娘科隆帕，昨天不知怎么魂给吓跑了，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走失了；兴许她在大内斯勒宫找到了一个连邦弗尼托本人也不清楚的隐身之处；要不，当她在穿过这里到别处去时，她晕倒了。总之，他

信口胡扯，漏洞百出。

可是，赛里尼还是彬彬有礼地听着他的奇谈怪论，不但如此，他还善心大发，不让自己露出半点不信任的表示。更有甚者，还真心诚意地表示了同情，向大法官明确表示，他如果真能把女儿交给爱女之心感人至深的父亲是十分荣幸的。根据他的看法，逃跑的人已经铸成了大错，不可能很快回到她老父亲温柔体贴、安全可靠的保护之下。话虽这样说，他为了向埃斯图尔维勒老爷表示对这件事的关心和诚挚，他愿意听凭他的吩咐，效犬马之劳，不仅可以帮他在大内斯勒宫寻找，而且跑遍天涯海角都在所不辞。

大法官将信将疑的，这一番颂扬话让他心底里感到舒服，又由于他根本没有象邦弗尼托说的那么好，内心更为感动，于是就让邦弗尼托跟着，开始在他过去的产业——大内斯勒宫里进行仔细的搜查。反正他对这座邸宅的拐拐角角是了如指掌的。因此，没有一扇门他不去推一下，没有一个壁橱他不去开一下，没有一个衣柜他不是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去扫上一眼。在宫内旮旮旯旯都巡视了一番之后，他就来到花园，光顾了武器库、冶炼厂、食物贮藏室、马厩；总之，他一处也不放过，真可谓是一丝不苟。搜查时，邦弗尼托恪守诺言，全力相助，渐次递上各类钥匙，埃斯图尔维勒遗忘的过道或是房间，他都一一提醒。最后，他说，他担心逃跑的人也许会偷偷地从一个房间窜到另一个房间，提议在老爷搜查过后离开的每一处都安置一个他手下的人作为岗哨。

搜查了将近两个小时，每一处都检查到了，仍一无所获。埃斯图尔维勒老爷认准自己没疏漏什么，又让主人的殷勤好客给迷糊住了，便在邦弗尼托声声感谢和歉意声中离开了大内斯

勒宫。

“只要您再想来，”金银匠说，“或是您认为有必要在这儿再搜查一次，我的宅邸随时都向您敞开大门，就如它以前归属于您的时候一样。何况，这也是您的权利，大人；我们不是签订过一个协议，在协议条文上，我们不是保证过要睦邻相处吗？”

大法官答谢了邦弗尼托，但也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来回报主人的殷勤，于是便在出门时，对艺术家正在塑造的，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战神玛尔斯的巨大塑像大大恭维了一番。邦弗尼托请他围着塑像转了一圈，并殷勤地向他指出塑像的身躯高大得惊人。果然如此，这个塑像有六十多尺高，绕基座走一圈几乎要走上二十步路。

埃斯图尔维勒回去时懊丧极了。他坚信，既然他在大内斯勒宫没有找到他的女儿，那么她肯定在城里什么地方安下身来了。可是在那个时代，城市已经够大的了，足以使长官，甚至警方人员疲于奔命。何况，她究竟是被人劫走的呢，还是自己逃跑的呢？她究竟是一次外来暴力的牺牲品呢，还是出于自愿的呢？没有能使他解开这个疑点的任何迹象。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他希望她能逃掉；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他希望她幡然醒悟，返回故里。于是他相当耐心地等待着，虽说每天不下二十次要去问问佩里纳太太，后者整天在祈求天上的诸神，并且仍然是一个劲地赌咒保证她从没接待过谁，实际上，她和埃斯图尔维勒老爷一样，对阿斯加尼奥是毫不怀疑的。

当天和次日过去了，没有消息。这时，大法官发动了他所有的下属投入战斗。在这以前，他是不屑于这样去做的，因为这件事与他的声誉关系甚大，他不愿意大事声张。他真的只是把失踪者的特征告诉他们，姓甚名谁都秘而不宣；而那些人

搜查的借口也远非是真正的意图所在。虽说他对通过秘密渠道来的任何消息都不放过，但搜查工作仍然是毫无进展。

当然罗，作为父亲，他从来也没有疼爱过自己的女儿；不过，如果说他还没有灰心绝望，那么又气又恼却是真情。他虽说没有良心，自尊心却大受损伤。他想到他那个小傻瓜可能要把一椿上好的买卖断送了，就气上心头；当他想到宫廷里的人对他遭到的不幸将报以嘲笑和讽刺时，更是怒不可遏。

不管怎样，应该向科隆帕的未婚夫说明真相了。奥尔贝克伯爵对此当然痛心，不过他的心情就象有人宣布他的商品受到损失的商人那样，仅此而已。他是哲学家，亲爱的伯爵，他向他那志同道合的朋友作出了诺言，只要事情不闹得满城风雨，这门婚事决不会受到影响；此外，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捕捉时机的人，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埃唐普公爵夫人有关科隆帕的打算，向大法官耳语了几句。

大法官对他本可以得到的无上的荣光心驰神往，因此他就更加难过了，他开始诅咒这个忘恩负义的逆女，说她错过了如此崇高和美好的前程。

在两个宫廷老臣之间，由奥尔贝克开了头的这场密谈，我们就发发慈悲，不让读者再受罪听下去了；我们仅仅想说，在谈话中，痛苦和希望交织在一起，令人怪心酸的。然而，既然不幸的人能同舟共济，翁婿俩在分手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贴心，也决不会贸然就把他们已经安排好了的锦绣前程付诸东流。

他们暗中决定在这件事上对公众秘而不宣；可是埃唐普公爵夫人是一个莫逆之交，而且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同谋，不能不让她分享秘密。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她对这件事比做父亲的和做丈夫的

要关心得多，而且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说到要给大法官通风报信，领导搜查工作，她比起任何其他人更有能力。

事实上，阿斯加尼奥爱上了科隆帕她是清楚的，可以说，是她安排阿斯加尼奥参与她的这场阴谋的。年轻人看见他所爱的人的声誉受到威胁，可能私下早就决定孤注一掷了；不过，阿斯加尼奥亲口对她说过，科隆帕压根儿不爱他，既然她压根儿不爱他，就不会赞同这样的计划。然而，埃唐普公爵夫人对这个她原先不信任的年轻人已经相当了解了，她知道他决没有这份胆量敢于向他的情人的蔑视和拒绝挑战的；不过话得说回来，推理毕竟是推理，虽说在她看来，一切迹象表明，阿斯加尼奥没有牵连，她那妇人嫉妒的天性却告诉她，还得到内斯勒宫里去找科隆帕，而且首先，应该把阿斯加尼奥的情况摸清楚。

不过，在埃唐普夫人这一方面，她不能告诉她的朋友们她的这个信念是怎么来的，因为这样做，她就等于向他们承认她爱阿斯加尼奥，而且是在感情一时冲动之下，冒失地向这个年轻人道出了她有关科隆帕的全部打算。她仅仅向他们保证，假如邦弗尼托真的不是主犯，阿斯加尼奥不是同谋，大内斯勒宫不是藏身之地的话，她就认输了。大法官再争辩，再发誓说他把一切地方都看过，查过，走到过也是白搭。她还是固执己见，对此，她有她的道理。她对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最后就使埃斯图尔维勒老爷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不过他始终肯定自己是找得很彻底的。

“另外，”公爵夫人补充说道，“我亲自去召阿斯加尼奥来，亲自接见他，盘问他，您就放心吧。”

“啊！夫人，您太好了。”大法官说。

“但是您太傻了。”公爵夫人咕噜了一声，轻得只有自己听得见。

她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时，她才开始考虑用什么办法把年轻人召来；不过，当她还没打定什么主意时，有人通报说阿斯加尼奥来了。这样，他迎合了埃唐普夫人的心愿；他表现得既冷淡又平静。

埃唐普夫人注视着他，目光锐利，仿佛要看透他的心底似的，然而阿斯加尼奥似乎都没察觉到这一点。

“夫人，”他欠下身子说道，“我来把您定做的那朵即将完成的百合花呈献给您看，我就差价值二十万埃居的一滴露珠没镶上，您曾答应把一颗钻石提供给我的。”

“不错！那么你的科隆帕怎么啦？”作为全部回答，埃唐普夫人就这么一句话。

“假如您想说的是埃斯图尔维勒小姐的话，夫人，”阿斯加尼奥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我双膝下跪请求您别再在我面前道出她的名字了。是的，夫人，我卑下而又恳切地哀求您，我们之间别再谈她了，宽恕我吧。”

“哦！哦？老羞成怒了！”公爵夫人说，深邃的目光始终盯着阿斯加尼奥。

“不管我是出于什么样的感情，即使我会失去您的恩宠，夫人，从今以后，如果您再和我谈起她，我也胆敢回绝您。我早就暗暗发过誓了，有关这段往事的任何回忆已深埋在我的心里，成为死灰一堆了。”

“我真的判断错了？”公爵夫人心里想，“在这个事件里，阿斯加尼奥真的不起任何作用？不管出于自愿还是被强迫的，这个小姑娘真的是跟另一个拐骗犯走了？我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中

虽然少了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她的私奔也许对我获得爱情有利？”

她喃喃自语了一通之后，接着，便又继续大声地说道：

“阿斯加尼奥，您请求我别再向您提起她；那么至少您会让我向您谈谈我自己吧？您看出来了，我还是尊重您的祈愿的，可是谁又知道，这第二个谈话主题会不会比第一个更使您烦恼呢？谁知道……”

“我打断您的话了，请原谅，夫人，”年轻人说，“我向您请求的事，您宽宏大量地满足了我，您的一片善意促使我不揣冒昧向您恳求另外一件事情。我虽说出身高贵，但我只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可怜的孩子，我是在一个金银匠的黑沉沉的工场里长大成人的；在这个艺术的禁地里，陡然，我被带到一个光辉的境界，并且介入了宫廷间的明争暗斗。我软弱无能，却与强大的王公大臣为敌，有一个国王为情敌；何况是什么样的国王哟，夫人！弗朗索瓦一世！这就是说，是基督教民族中最强大的君王之一。忽然，我又和最荣耀的姓氏和最显赫的人物平起平坐了，我一厢情愿地爱着别人，而有人又执拗地爱着我！这是谁在爱我呢，伟大的天主啊！您，世界上最美，最尊贵的夫人中的一个！所有这一切使我迷惘，使我不知所措；所有这一切都把我弄麻木了，把我压倒了，消灭了。夫人！我被吓呆了，就象一个侏儒某一天突然在巨人中间苏醒那样。我没有固定不变的想法，没有主观意识到的情感，在这些可怕的仇恨、坚贞不渝的爱情、雄心勃勃的韬略组成的复杂的场合里，我失魂落魄了。夫人，让我松一口气吧，我求求您了！请允许一个溺水者清醒过来，允许一个正在康复的病人增长体力；时间，我希望，能够在我的思想以及生命中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时间呀，夫人，

请给我时间；今天，请把我只当成一个艺术家吧，他是来询问您，他的这朵百合花是否合乎您的口味，发发慈悲吧。”

公爵夫人满腹狐疑又迷惑不解地盯着阿斯加尼奥。她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年轻人，这个孩子居然能用这样富有诗意，严肃而又认真的口气说话，因此，她从心理上感到不得不顺从他。既然她只能说到他的百合花，她就向阿斯加尼奥说了一些颂扬的话，提出了一些看法，并且答应尽力在不长的时间里把这件作品不可缺少的巨大钻石交给他。阿斯加尼奥向她表示感谢，并在鞠躬致礼，感恩戴德之后向她告别了。

“他就是阿斯加尼奥吗？”当他走远后，埃唐普夫人自问道，“他象老了十岁似的。什么因素使得他变得那么成熟，那么气派？是痛苦吗？是幸福吗？总之，他是真诚的，还是被这个罪恶的邦弗尼托教唆的？作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他是在扮演一个高超的角色呢，还是出乎自然？”

安娜支持不住了。和邦弗尼托·赛里尼斗争过的人，最后都不免莫名其妙地会头昏脑胀的，她虽说意志坚强，也开始感染上这种情绪了。她安排了一些人监视阿斯加尼奥。阿斯加尼奥不常出门，但每次出门，必有人跟踪。可是，这并没有带来线索。最后，埃唐普夫人把大法官和奥尔贝克叫来，以软里带硬的口气，奉劝他俩到内斯勒宫去搞一次突击搜查。

他们照办了，不过在他们突然闯入时，邦弗尼托正忙得起劲；虽然他有些吃惊，但他这一次接待比上次接待大法官一个人时还要殷勤客气。他表现得那么自然，那么彬彬有礼，仿佛他认为他们不宣而至丝毫没触犯他什么似的。他向奥尔贝克伯爵友善地叙述着在几天前，当他带着一大篓金子从他家出来时遇到伏击的事情；他还强调说，就在那一天，埃斯图尔维勒小

姐失踪了。象上一次一样，他主动提出陪同这两位来访者在他的宫堡里查看，帮助大法官享受为父的权利，因为他是很理解父亲神圣的职责的。他庆幸自己还留在家里能迎候贵宾，因为再过两个小时，他就要动身去罗莫朗坦①，加入艺术家的行列去恭候皇帝，这是弗朗索瓦一世垂爱，指名要他去的。

事实上，政治事件的发展和我们这个区区小故事的展开同样是非常迅速的。查理五世为他的对头当众发出的诺言所鼓舞，又有埃唐普的秘密保证，过几天就要来到巴黎了。为了迎接他，特地组成了一个欢迎使团，而奥尔贝克和大法官也确实看见赛里尼穿着迎宾的礼服。

“假如他随迎宾队一同离开巴黎，”奥尔贝克向大法官轻声说，“就一般而言，不可能是他把科隆帕劫走的，那么我们在这儿也就无事可干了。”

“我来之前不是就告诉过您了嘛。”大法官说道。

话虽这么说，他俩还是想把事情做得彻底些，便又小心翼翼地搜查起来。邦弗尼托跟在他们后面；一开始，他还主动招呼着他们的，可是当他看见他们在府邸内的搜查进行得也太过细了点儿，便对他们说，半小时以后他得动身了，他请他们允许他先走一步去向他的工匠们交待点什么，因为朱庇特的模子已经完成，他希望在回来时，浇铸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邦弗尼托真的回到了工场，向伙计们分配了工作，请他们象服从他一样听从阿斯加尼奥的指挥，并对阿斯加尼奥用意大利语耳语了几句，向大家道别，准备动身离开宫堡。小个子约翰牵着一匹套好的马在进门的第一个院子里等着他。

① 罗莫朗坦：法国地名，属卢瓦尔一歇尔省。

正在这时，斯科佐纳向邦弗尼托走来，把他拉到一边。

“您知道吗，师傅，”她神色庄重地对他说，“您这一走，我的处境可为难了！”

“这话怎么讲，我的孩子？”

“帕哥罗愈来愈爱我了。”

“哦！真的吗？”

“他老是说他如何爱我。”

“那么你呢，你是怎么回答的！”

“哎呀！遵照您的命令，师傅，我回答他说，要等等看，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很好！”

“什么，还很好呢！可是您不知道，邦弗尼托，他把我的话全当真了，而这句话却真的是我向这个年轻人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许愿呀！在半个月之前，您对我规定了言语行动的准则，是吗？”

“我想是的吧，记不太清楚了。”

“可我，我的记性很好。在最初五天里，我是婉言回绝他的，他大概想通了，不准备再爱我了。接下的五天里，我光是默不作声地听他说，这个态度就相当暧昧了，但这是您命令我这样做的，我只是服从就是了。在最后的五天里，我不得不向他陈述了我对您的义务；而昨天，师傅，我就请求他想开些，而他，他却要求我答应他。”

“那么，如果他是这样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邦弗尼托说。

“啊！盼到头了！”斯科佐纳说。

“是的。现在，听着，亲爱的小姑娘。在我走后前三天，你

让他相信你爱他；接着，在以后的三天中，你就向他表白你对他的爱。”

“什么！这话该是您说的吗，邦弗尼托！”斯科佐纳高声说，她的师傅对她过份信任，她内心在隐隐作痛。

“你就放心吧。既然是我让你这样去做的，你还抱怨什么呢？”

“我的天主啊，”斯科佐纳说，“我什么也不抱怨，这个我知道；不过，您对我无动于衷，而他却一味地在追我，我在这样的处境中，天主才知道我最终会不会真的爱上他呢。”

“算了吧！六天时间嘛！你难道六天内坚持不动心都不行吗？”

“行！我给您六天的时间；可是您至少别在那儿呆到第七天哪。”

“别害怕，我的孩子，我会及时回来的。再见吧，斯科佐纳。”

“再见，师傅。”卡特琳跳着，笑着，泪汪汪地回答道。

在邦弗尼托·赛里尼向卡特琳交待了最后几句话的时候，大法官和奥尔贝克回来了。

刚才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行动，于是他们便象发疯似地到处乱找。他们窥探粮仓，搜索地窖，敲敲墙壁，翻箱倒柜；他们一路上把看见的仆人甄别再三。他们急切的程度就象讨债的，耐心的程度就象是猎手；他们能不厌其烦地走回头路，带着象要去逮人的执达吏的狂热劲儿对每一件东西翻来复去地检查，当他们的远征结束后，他们脸上红扑扑的，激动异常地回来了。但依然一无所获。

“好吧！先生们，”邦弗尼托骑在马上对他俩说，“你们什么也没找到，是吗？糟糕！糟糕透啦！我理解，对于象你们两位

具有的那样敏感的心灵的人来说，这件事是多么痛苦啊！可是，尽管我对你们的痛苦深表同情，我也渴望帮助你们继续搜查，但我还是得走了。让我向你们道别吧。假如在我不在家时，你们需要到大内斯勒宫里来，别不好意思，象到自己家里一样嘛。我已经发出命令，叫家人对你们不要见外。想到你们这样焦虑不安，而我却不得不离开你们时，唯一能安慰我的，就是在我回来时，我希望你们，您，大法官先生，已经重新找到了您那可爱的孩子；而您，奥尔贝克先生，已经重新找到了您那美丽的未婚妻。再见吧，先生们。"

接着，他转身面向聚集在台阶上的他的伙计们，这时唯独阿斯加尼奥不在，他大概不想和他的情敌见面吧。

"再见了，我的朋友们。"他说，"假如在我不在时，大法官先生想第三次光临寒舍，千万别忘了把他看作本府邸过去的主人来接待。"

他说完这几句话后，小个子约翰开了门，邦弗尼托两腿一夹，飞也似地策马而去。

"看见了吧，我们都是糊涂虫，我亲爱的。"奥尔贝克伯爵对大法官说，"假如他真的把姑娘抢走了，他就不会跟着迎宾使团去罗莫朗坦！"

# 六

## 查理五世在枫丹白露

查理五世踏上法国的这块土地并不是没有犹豫再三，顾虑

重重的。因为在那儿，可以说，空气和土地都是他的敌人，他不光彩地虐待过他的被俘的国王，并且，很可能——至少大家是这样谴责他的——他还毒死了王太子。当弗朗索瓦一世的仇人自己跳进他的手掌心之后，整个欧洲料想他会采取可怕的报复行动。但是，胆识过人的查理，这个帝国杰出的魔术家，是不允许自己退缩的，一旦他探明虚实准备好条件后，便勇敢地越过了比利牛斯山①。

事实上，法国宫廷里哪些是他忠诚的朋友他心中都有数，并且认为有三个保证，这就是：埃唐普夫人的野心，陆军元帅阿纳·德·蒙莫朗西的自负和国王的侠义精神。

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公爵夫人愿意为他效劳是出于什么动机，又是如何去做的。至于陆军元帅，那是另一码事了。在任何时代，所有国家元首的一个心病，就是联盟的问题。所谓政治，在这一点上，甚至还可以扩大到许多其他方面，只能象医学一样，是推测性的。在研究国与国之间的相似征兆，和在对民族间的仇恨用药时，唉呀，是经常会出差错的。然而，对于陆军元帅来说，和西班牙结盟成了他的一种偏执狂。他总是一个劲地认为，这才是法国的出路所在；而且，只要能满足查理五世——他在二十五年之内，对他的君主发动了二十年战争的人——的要求，陆军元帅蒙莫朗西就不再担心得罪他别的同盟者，比如土耳其人和新教徒，也不担心错过象把弗朗德尔归属弗朗索瓦一世这样不可多得的机会。

国王对蒙莫朗西是盲目信任的。事实上，陆军元帅在与皇帝作战的最后几次行动中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果断并阻截了敌

① 比利牛斯山：欧洲西南部最大山脉，为西班牙共和国的界山。

方。可不是吗？他为此付出一个省被摧毁的代价；为此，他把这个省变成了一片荒地；为此，他使法国十分之一的国土横遭蹂躏。国王特别不得不接受的，这就是他的大臣的傲慢、粗鲁和他的坚定顽强，在一个浅薄的人看来，这正似乎是一种灵活和完整的意志的表现。由此，弗朗索瓦一世在听布朗托姆所称的这个"大骗子"禀告时，其诚惶诚恐的程度和可怕的说教人在他的祈祷中混进了绞刑犯的祷文而在听众中引起的恐惧心理不相上下。

因此，查理五世可以绝对信赖陆军元帅的一贯的友谊而高枕无忧。

他对他的对手宽大为怀的气量下的赌注更大。弗朗索瓦一世的气量确实太大，简直到了愚蠢的地步。"我的王朝，"他曾说过，"可不象过桥那样需要过桥税，我的好客不是商品那样可以出售的。"而诡谲奸诈的查理五世心里明白，他完全可以信赖这个君子国王的话。

话虽这么说，当皇帝一旦踏上法国的国土，他还是不免忧心忡忡，满腹狐疑。在国境线上，他看见国王的两个儿子亲自来会他，而一路上，人们把他尊为国宾，颂扬备至。但是，狡黠的君主想到这些亲善的场面可能隐伏着杀机时就不寒而栗。他心里想："在人家的国度里，肯定睡不安稳。"在欢迎他的宴会上，他总是显得焦躁不安，心事重重，他越来越接近这个国家的首都，他就越是显得忧郁和悲伤。

每当他迈进一个城市，人们在凯旋门下为他致热烈的欢迎词时，他就免不了自问，这个城市会不会成为他的监狱；过后，他又在心里嘀咕道："既不是这个城市，也不是那个城市，整个法国人都是我的监牢；而这些殷勤好客的王公大臣就是我的狱

吏。”于是，这只老虎就自以为被关在笼子里了，烦躁与不安与时俱增，他看到到处都是铁栅栏。

一天骑马散步时，查理·德·奥尔良，他是一个逗人喜欢的调皮的小伙子，在象一个平民百姓那样死于瘟疫以前，他急于要象一个法国的王子那样表现他可爱勇敢的性格，他轻松地跳上皇帝坐骑的屁股上，从后面把他拦腰抱住。

“这一下，”他象孩子似的快活地大声说道，“您就成了我的俘虏啦。”

查理五世顿时脸如死灰，差一点没昏过去。

在夏特罗①，幻想中的可怜的被俘者会见了弗朗索瓦一世，弗朗索瓦一世象兄弟般地欢迎他，而且在次日，在罗莫朗坦，他把他宫廷的所有人员都介绍给查理五世，这些英勇威武，仪表堂堂的贵族，都是王朝的光荣；又把学者文人，艺术大师介绍给他，他们是国王本人的光荣。迎宾宴请和各种意料不到的活动越闹越欢。皇帝表面上很高兴，可是内心却怕得发抖，老是埋怨自己这次太冒失了，他为了证实一下自己是否还是个自由人，他间或在天麻麻亮，趁人们还在熟睡之际，便走出安排他住在里面的寝宫，他惊喜地发现，别人除了向他表示敬意之外，毫无妨碍他行动自由之意，可是如果有人在远处监视着他，他又知道什么呢？有时，他装出要性子的样子，突然打乱了旅途的日程安排，改变了已拟定的时间表，这使弗朗索瓦一世极为扫兴，他这样开玩笑，使隆重的欢迎仪式白白准备了。

当他走到离巴黎还有两天的路程时，他不无恐惧地回想到法国国王的马德里之行。对一个皇帝来说，首都似乎是最光彩，

① 夏特罗：法国城市。

同时也是最保险的监狱了。于是，他便停止前进，请求国王立即把他带到他已听别人多次提起过的枫丹白露。这就把弗朗索瓦一世的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可是他太好客了，因此他不显露出自己不满的情绪，并且赶忙要求王后和所有的贵夫人赶到枫丹白露。

他的姐姐埃莱奥诺尔的到来以及她对自己的丈夫的诚实深信不疑，多少使惴惴不安的皇帝平静了些。不管怎么说，查理五世虽然可以暂时放下心来，但在弗朗索瓦一世的家里他是永远也不会感到自由自在的；因为弗朗索瓦一世是过去的镜子，而查理五世是未来的典型。近代的统治者不会十分理解中世纪的英雄；要在骑士的末代子孙和外交家的开路先锋之间建立友谊是不可能的。

当然，严格地说，路易十一①可以要求得到外交家这个称号的，但是，依照我们的看法，路易十一与其说是耍滑头的外交家，还不如说是一个聚敛钱财的吝啬人。

在皇帝到来的那一天，在枫丹白露的森林里举行了一次狩猎活动。狩猎是弗朗索瓦一世最感兴趣的娱乐之一。对查理五世说来，这几乎纯粹是一种体力消耗。然而，查理五世还是热心地抓住这个机会，重新看看他究竟是不是被软禁起来了。他故意落在狩猎队伍的后面，偏到一旁，甚至脱离了狩猎队伍；在密林中，他形单影只，发觉自己象树枝间吹过的清风一样逍遥，象在空气中飞翔的小鸟一样自由，他几乎完全放心了，心情稍许好了一些。

不过，当他返回和弗朗索瓦一世会合时，他看见国王打猎

①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461—1483)。在位期间，基本上完成了法国的统一。

回来，手上还拿着一根血淋淋的长矛，兴致勃勃地向他走来，他不免又露出来一点不安的神色。马里尼安和帕维的勇士在国王游兴十足时，都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

“算了吧！我的表弟，高兴起来吧！”当两位君王在王宫的大门口同时下马后，弗朗索瓦一世亲热地挽着查理五世，把他带进因罗梭和普里玛蒂斯的画而满壁生辉的狄安娜画廊时对他说，“我的天主啊：您顾虑重重的就象我在马德里的时候那样。可我呢，您得同意我说的，我亲爱的表弟，我那样是有道理的，因为我那时候是您的囚犯；而您呢，您现在是我的贵宾，您是自由的，您胜利在望。因此，和我们一块儿快乐吧，即使不是为了这些宴庆集会——这些宴庆集会对于象您这样的政治家当然是太无聊了——至少在想到那些一心要改变政治现状的弗朗德尔的大肚子啤酒鬼大失所望，也应该高兴起来吧……要不，请您把那些叛乱分子忘掉吧，只去想和您的朋友玩乐吧。难道您不喜欢我的宫廷吗？”

“您的宫廷太好啦，我的表兄。”查理五世说，“为此我羡慕您。我也一样，有一个宫廷，您是看见过的，可是我的朝廷气氛阴沉而严肃，这是由象朗诺瓦、佩斯凯尔、安东尼奥·德·莱拉这一批闷闷不乐的文官武将组成的。而你们呢，你们除了有一群战将和外交家之外，除了蒙莫朗西和杜倍雷之外，除了您的学者，除了比代、迪夏代尔、拉斯加里斯之外，您还有诗人和艺术家，如马拉、让·古戎、普里玛蒂斯、邦弗尼托，特别是您有一些可爱的女人：玛格丽特·德·纳瓦尔、迪亚纳·德·普瓦第埃、卡特琳·德·美第奇，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女人，而我开始真的相信，我亲爱的表兄，我真要心甘情愿地把我的金矿来交换您那鲜花盛开的原野。”

“啊！在这些鲜花中，您还没有看见过最美的一朵花呢。”弗朗索瓦一世天真地对埃莱奥诺尔的弟弟说。

“没有，而我想欣赏一下这朵奇花都想疯了。”皇帝说，他以为国王暗指的是埃唐普夫人，“可是从现在起，我以为，别人说‘在世界上最美丽的王朝是属于您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的兄弟。”

“但是，最美丽的伯爵领地弗朗德尔，最美丽的公国米兰也是属于您的。”

“上个月，您拒绝收回前一个。”皇帝微笑着说，“为此，我感谢您；可是，您看中了另外一个是吗？”皇帝又唉声叹气地问道。

“哦！我的表弟，行行好吧！”弗朗索瓦一世说，“今天，我们别再谈论这些严肃的事情了。因为玩过了战争的游戏以后，我得向您承认，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就是别干扰了欢度佳节的时候。”

“实际的情形是，”查理五世象一个明白自己的处境，懂得必须付清一笔债务的吝啬人那样做了一个鬼脸接着说，“实际的情形是米兰老是使我挂在心上，我做梦都想把它交给您哪。”

“还不如说把它还给我，我的兄弟，这样说更公正些，也可能会使您不那么伤心。可是，眼下要做的事情决不是谈这个，而是让我们痛痛快快地玩；我们以后再谈米兰人吧。”

“不管是礼物还是归还，赠予还是收回，”皇帝说，“您总不会因此而失去世界上最美的领地之一，因为您将得到它，这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了；而我一定对您信守诺言，就如您对我信守诺言那样一丝不苟。”

“呃！我的天主啊！”弗朗索瓦一世高声说道，对他老是去谈那些严肃的话题感到不耐烦了，“您有什么遗憾的，我的表弟？难道您不是成了西班牙的国王，德国的皇帝，弗朗德尔的伯爵，

而且不论软的也罢硬的也罢，您还不是整个意大利——从阿尔卑斯山①的山脚一直到卡拉布里亚②的尽头——的大老爷吗？”

“可是法国是属于您的。”查理五世叹息道。

“您握有印度及其宝藏；您有秘鲁和它的矿源。”

“可是法国是属于您的，是您的！”

“您拥有一个太阳永远不落下的巨大的帝国。”

“可是法国是属于您的！……假如我的眼睛瞟着王国中的钻石，其艳羡的程度和陛下觊觎公国中的珍珠——米兰一样，陛下又会怎么说呢？”

“听着，我的表弟，”弗朗索瓦一世郑重地说，“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感情对我的影响多于理智；在您的国家里，人们说：‘别去碰王后’，同样，我么，我对您说：‘别去碰法国。’”

“哦！我的天主！”查理五世说，“我们难道不是表兄弟和同盟关系吗？”

“毫无疑问。”弗朗索瓦一世回答说，“因此我希望，从今以后，什么也不会破坏这个亲戚和联盟的关系。”

“我也希望如此。”皇帝说，“不过，”他居心叵测地假笑着又说道，“我难道能够担保以后也这样，并且举个例说，能避免我的儿子腓力③和您的儿子亨利之间不发生矛盾吗？”

“对于我们，吵架不会有什么危险。”弗朗索瓦一世接着说，“如果是奥古斯丁④传位给蒂贝尔⑤的话。”

---

① 阿尔卑斯山：位于意大利的北部。

② 卡拉布里亚：意大利南端地区。

③ 腓力（1527—1598）：即腓力二世，查理五世的儿子。

④ 奥古斯丁（前63—后14）：古罗马皇帝。恺撒之甥及养子。

⑤ 蒂贝尔（前42—后37）：古罗马第二任皇帝。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李维的儿子，奥古斯丁的养子。

“君主有何相干！”查理五世说，情绪激动起来了，“帝国始终是帝国，恺撒的罗马还不总是罗马，即使恺撒只剩下一个虚名，罗马还是不变。”

“是的。可是查理五世的帝国毕竟不是屋大维①帝国，我的表弟。”弗朗索瓦一世说，他也有点儿生气了，“帕维一战打得漂亮，但终究不是亚克兴战役②；此外，屋大维富有，而您尽管有印度的宝藏和秘鲁的矿源，您的财政还是相当拮据，这点是人们心照不宣的。任何银行都不再愿意贷款给您了，不管是一分三的利息还是一分四的利息。您的队伍没有军饷，为了生存，不得不在罗马抢劫，而现在罗马被抢劫一空，当兵的造反啦。”

“但是您呢，我的表兄呀，”查理五世说，“我想，您激起了您的属地对您的不满，您不得不敷衍路德③，想让德国的亲王们把钱借给您。”

“我还没说到，”弗朗索瓦一世说，“您的议会远没有元老院那么安分守己，而我呢，不是我自吹，我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众诸侯的统治。”

“请您当心，总有一天，您的最高法院会把您监管起来。”

争论越来越激烈，两位君主的脑子也越来越发热了。长久以来，他们相互耿耿于怀闹不和，现在宿怨重提，各自又愤愤不已。弗朗索瓦一世差一点忘了殷勤待客的美德，而查理五世却几乎把万事谨慎的原则弃之脑后。还是法国国王先想起，对方是在自己家里做客。

---

① 屋大维：屋大维是奥古斯丁的原名。

② 亚克兴战役：古罗马屋大维（奥古斯丁）与安东尼的一次决战。屋大维胜利后从而结束了罗马的内战时期。

③ 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派的创始人。

“啊哈！以贵族的身份起誓吧，我的好兄弟！”他陡然笑起来说，“我想，真见鬼！我们要动肝火了吧。我不早告诉您了吗？我们之间不要谈那些严肃的事情，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大臣们去讨论；我们之间只要友好相处便得啦。行了吧，行了吧。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说定了吧。除了法国以外，世界都是您的，我们别再回到这上面来了吧。”

“再除了米兰，我的表兄。”查理接着说，他察觉到自己刚才说话有失检点，立即又清醒过来了，“因为米兰是属于您的。我已经答应过您了，我再一次向您重申我的诺言。”

他们信誓旦旦地互道了友谊之后，画廊的门打开了，埃唐普夫人走进来。国王向她迎上去，把她拉到皇帝的前面。皇帝这才第一次看见她，他知道在她与梅第纳先生之间发生的事情，这时候他便目光锐利地注视着她走来。

“我的表弟，”国王微笑着说，“您看见这位美丽的夫人了吗？”

“不仅是看见了，”查理五世说，“我还大饱了眼福！”

“那好！您可不知道她想得到什么？”

“要我的一个西班牙女仆吗？我会给她的。”

“不，不，我的兄弟，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是什么？”

“她想要我把您留在巴黎，直到您撕毁了马德里条约，用事实证实了您答应向我作出的诺言以后再放您。”

“假如这个意见好，就得照着去做。”皇帝在公爵夫人前面欠下身子，一方面是为了掩饰因听了这些话而变得苍白的脸色，另一方面是出于礼节的需要。

弗朗索瓦一世来不及再说什么了。他带笑随口说出的话，

查理五世总是信以为真，还没等他看出他这些话所能产生的效果，门又开启了，宫廷里的头面人物全涌进画廊里来了。

在晚餐前的半小时，就在这段时间里，这一群优雅、机灵、腐败的达官贵人都三五成群地聚拢来，把在卢佛宫欢迎仪式中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场面，除了一些细节之外，又重演了一遍。男人女人，侍臣仆从还是原班人马。象往常一样，脉脉含情和充满敌意的目光往来穿梭，按照惯例，恶毒尖刻的讽刺和取悦献媚的话语各显神通。

查理五世看见他认准是自己最可靠的同盟的阿纳·蒙莫郎西走进来，忙迎了上去，他们在一个角落里和他以及他的使臣梅第纳公爵一起交谈了起来。

“只要您愿意，我都签字，元帅先生，”皇帝说，他对这个老兵的忠诚是信得过的，“给我起草一份米兰公国的让与书，我以圣雅克的名义起誓！虽说它是我的皇冠上最美的花朵之一，我还是签字，毫无保留地，完全放弃这块土地。”

“用书面形式！”元帅大声说道，他对这种有点儿不信任味道的防备措施一口回绝，“书面形式，陛下！陛下在说什么呀？别写，陛下，别写，您说过就行啦。难道陛下来法国是有文字作保的吗？难道陛下会以为我们对他不如他对我们那么信任吗？”

“您想的没错，蒙莫朗西先生，”皇帝答道，一面向他伸出手来，“您想的没错。”

元帅走开了。

“可怜的傻瓜！”皇帝又补了一句，“他还从事政治呢，梅第纳，就如鼹鼠打洞，是瞎摸的。”

“那么国王又如何呢，陛下？”梅第纳问道。

“国王对自己的宽宏大量引以为荣，忘乎所以，以致相信我们也毫无二心。他会精神失常似的把我们放走，梅第纳，而我们要谨慎从事，让他等着。让他等着，先生，”查理五世接着说，“这又不是食言，只不过是延期嘛，如此而已。”

“那么埃唐普夫人呢？”梅第纳又问道。

“对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瞧。”皇帝一面说，一面把戴在左手食指上的一只华丽的戒指来回转动着，“哦！我需要和她好好谈一次。”

在皇帝和他的大臣轻声交换这几句短暂的话的当儿，公爵夫人当着埃斯图尔维勒大人的面，为了那天晚上袭击的事情不留情面地嘲讽着大个子马尔玛涅。

“那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邦弗尼托见一个人讲一遍，是您手下的人干的吗，马尔玛涅先生？”她问道，“他说他被四个强盗围攻，只用一只手来抵御，最后，他只是被这些先生一直护送到他的家里。这些彬彬有礼的打手是您的人吗，子爵？”

“夫人，”可怜的马尔玛涅尴尬地答道，“这与事实稍有出入，这个邦弗尼托把自己说得太好一些了。”

“是呀，是呀，在细节上，他美化了些，添油加醋了一些，这点我不怀疑，可是基本事实是真的，子爵，基本事实是真的；而在这类事情上，有基本事实就够了。”

“夫人，”马尔玛涅回答说，“我说过我将要进行反击的，这一次，我将会更顺当些。”

“对不起，子爵，这不是什么反击，要另外开局了。我觉得，赛里尼头两盘已经赢了。”

“不错，利用我不在的时候干的。”马尔玛涅嗫嚅着说，显得愈来愈尴尬了，”因为我手下的人看我不在那儿，趁机溜了，

这些混蛋！”

“啊！”大法官说，“我劝您，马尔玛涅，在这点上，您就认输吧，和赛里尼打交道，您捞不到好处。”

“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真可以同病相怜了，我亲爱的大法官。”马尔玛涅回答他说，“因为如果把传闻和发生的事情结合起来，把大内斯勒宫的失守和宅中女主人失踪的事结合起来看，埃斯图尔维勒大人，赛里尼也没给您带来好运气。说真的，我亲爱的大法官，他趁您不在家，就热心地关心起您的家庭成员来了，大家是这么说的。”

“马尔玛涅先生！”大法官咆哮着大声说道，他看到他家庭的不幸遭遇成为人们的话柄，怒不可遏，“马尔玛涅先生！以后，请您对这些话向我作出解释。”

“啊！先生们，先生们，”公爵夫人大声说道，“我请你们千万别忘了，我在这儿。你俩全错了。大法官先生，你们都差不多，谁也不用责备谁，马尔玛涅先生，失败后应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不应该是战败者之间相互残杀让敌人看了心里好笑。去餐厅吧！请挽住我的胳膊，马尔玛涅先生。好嘛！既然在赛里尼面前，男人不行，他们的力量也不够，我们就瞧瞧看，一个女人的计谋是不是也没法胜过他。我总是想，外人帮忙只会碍事，我一直是喜欢单独作战的。危险性大些，这个我明白，可是至少可以独享胜利后的荣誉了。”

“真不要脸！”马尔玛涅说，“您瞧，他对我们伟大的国王讲话多么随便啊！仿佛他是一个贵族似的，其实不就是一个下贱的雕镂匠吗！”

“您在说什么呀，子爵！他可是一个上等人，是上等人中的上等人哪！”公爵夫人笑着说，“从儒尔·恺撒的一个排长传宗接

代下来的我们这些古老的家庭中，您认识有多少人在他们的纹章中拥有安茹家族①的三朵百合花和三齿耙形图案呢？国王同雕镂匠说话，不是给他的面子，先生们，你们也看得出来，相反，还是雕镂匠和国王说话时，给他脸上增光呢。”

事实确实如此，这时弗朗索瓦一世和赛里尼交谈果真非常的融洽，地球上的伟大人物早已和天堂里选派来的艺术家说话时亲密无间了。

“好啊！邦弗尼托，”国王说，“我们的朱庇特进行得怎样啦？”

“我正在准备铸造呢，陛下。”邦弗尼托回答道。

“这件重要的工作什么时候开始？”

“等我一回到巴黎后就干，陛下。”

“把我最好的铸工挑选去吧，赛里尼，不惜一切要把这件事办好。假如您缺钱用，您知道，有我在这儿。”

“我知道您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高贵、最仁慈的国王，”邦弗尼托答道，“不过，陛下让人赐赏给我的这份俸金，足以使我富有了。说到您十分关心的朱庇特，陛下，假如您允许的话，就由我亲自来作准备和铸造。您所有的法国铸工，我都不信任，倒不是说他们的技术不好，我担心的是他们出于民族狭隘心，不愿意出尽全力为一个红得发紫的艺术家效劳。此外，我得向您承认，陛下，我把我的朱庇特成功与否看得十分重要，我不能允许任何外人在上面插手。”

“好样的！赛里尼，好样的！”国王说，“这才象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说的话呢。”

① 安茹家族：法国古老的王族。

“还有，”邦弗尼托接着说，“我希望享有陛下说过的，满足我一个要求的权利。”

“不错，我忠诚的朋友。如果我们真能称心如意，我们应该馈赠您一件东西，我们没忘记。何况，即使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许下诺言时还有证人在场，是吗，蒙莫朗西？是吗，普瓦叶？到时候我们的元帅，我们的掌玺大臣会提醒我们的。”

“啊！这是因为陛下不可能猜出来，自从陛下给了我这个诺言后，它对于我有多大的价值啊。”

“好吧！言必有信，先生，言必有信。哦，大厅的门开了，就座吧，先生们，就座吧！”

说着，弗朗索瓦一世就向查理五世走去，和皇帝一起走在显赫的贵宾行列的前面。两扇门扉开启了，两位君王同时走进去，面对面坐下。查理五世坐在埃莱奥诺尔和埃唐普夫人的中间，而弗朗索瓦一世的左右首分别是卡特琳·美第奇和玛格丽特·纳瓦尔。

筵席的气氛活跃，欢愉，名肴珍馐，甘美可口。弗朗索瓦一世吃喝玩乐，高兴得象一个国王那样忘乎所以，笑得象玛格丽特·纳瓦尔给他讲述的故事①里的坏人那样龇牙咧嘴；而在查理五世这头，他对埃唐普夫人则是甜言蜜语，恭维备至；其他的人都在谈论着艺术，政治；宴会就是这样进行着。

上点心时，按照惯例，侍从们带来了洗手器皿；这时，埃唐普夫人象玛格丽特·纳瓦尔对弗朗索瓦做的那样，从拿着器皿的仆人的手中接过了查理五世专用的金子制成的水壶和水盆，把水壶里的水倒入水盆里，并且按照西班牙的礼仪，单膝着地，

① 玛格丽特·纳瓦尔曾作《七日谈》，内有故事76篇，故有此语。

把水盆递到皇帝面前。皇帝把五个手指尖浸入水盆，他边看着他那美丽而高贵的侍女，边笑眯眯地把我们曾经提起过的那只珍贵的戒指放入水盆，让它沉到盆底。

“陛下的戒指掉了。”安娜说着，也把她那纤细的手指浸入水中，轻轻地把戒指夹起，呈献给查理五世。

“把戒指留着吧，夫人。”皇帝轻声说道，“这个戒指戴在一只血统高贵的纤纤细手上太合适了，我岂敢再收回。”

接着，他又更加细声细气地补充道：

“米兰公国一事上先表示一点心意。”

公爵夫人微笑着不再作声了。一块小石子落到她的脚下，不过，这块石子价值百万。

在人们从餐厅进入客厅，又从客厅走进舞厅时，埃唐普夫人留住了邦弗尼托·赛里尼，他是顺着人群涌到她的身边的。

“赛里尼阁下，”公爵夫人把作为她与皇帝联盟的信物的戒指交给他说，“这里有一颗钻石，烦请您交给您的弟子阿斯加尼奥，让他把它镶在我的百合花上，这就是我答应给他的那滴露珠。”

“而它真的是象从曙光女神的手指上滑下来的，夫人。”艺术家含讥带讽地佯装着奉承的样子答道。

接着，他看了看戒指，高兴得颤栗了一下，因为他认出这只戒指是他以前为教皇克莱芒七世定做的，也是他从教会的君主那儿亲手转交给至高无上的皇帝的。

查理五世肯把这样一件珍宝割爱，特别是把它献给一个女人，那么，在埃唐普夫人和皇帝之间，肯定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勾当，秘密的交易和卑鄙的阴谋。

当查理五世在枫丹白露的白昼和夜晚——特别是在夜晚

——继续在我们试着描述过的忧虑和宽慰的矛盾心理中过日子时；当他在耍诡计、玩弄阴谋、挖别人墙脚、阴谋破坏、一再许愿时，让我们回顾一下大内斯勒宫，让我们看看，还呆在宫堡里的几个居住者中，是否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

## 七

## 风 流 修 士

所有的殖民地都在骚动，因此，在三、四天之前，那个传说中的老房客，风流修士的幽灵回来了。他原来主持的修道院早已毁掉，现在的阿莫里宫就是建造在那片废墟上的。佩里纳太太在夜里曾看见他在大内斯勒宫的花园里散步，他穿着白色的长袍，走路轻手轻脚，在地面上不留下任何痕迹，也不发出任何声响。

佩里纳太太住在小内斯勒宫，她又怎么会看见风流修士半夜三点钟在大内斯勒宫的花园里散步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肯定困难重重。可是我们首先是历史学家，对我们推上舞台的人物的最隐私的生活细节，我们的读者是有权了解的，特别是这些细节对我们这个故事的发展大概总有一天会起指路明灯的作用。

自从科隆帕失踪后，皮尔谢里也就无所事事，被辞退了。大法官再一出走，佩里纳太太变成了小内斯勒宫的唯一的当家人了，因为正如我们已说的那样，园丁兰博和他的帮手，也因节省开支，只是在白天才到埃斯图尔维勒老爷家干活。这样，

佩里纳太太成了小内斯勒宫至高无上的，又是孤苦伶仃的王后，白天她无聊得很，到了晚上又怕得要死。

不过，她发现，在白天，她至少还有个补救办法：她和鲁贝尔特太太的关系很好，后者会对她敞开大内斯勒宫的大门。她希望鲁贝尔特太太允许她常来看望邻居，这个请求被欣然接受了。

佩里纳太太在看望女邻居时，自然而然就接触了男邻居。佩里纳太太是个今年三十六岁，自称二十九岁的太太，她长得胖墩墩圆滚滚肉鼓鼓的，还保留着三分风韵。她为人又和蔼可亲，来到工场总使工匠们的心情为之一振。这一打左右的伙计们，一个个都是大大咧咧，心情开朗的人，他们平时在工场里炼呀、凿呀、锉呀、锻呀、雕呀，有时，在星期天就赌博，每个星期天少不了喝葡萄酒；而嘻嘻哈哈，喜欢漂亮的女人则更是不分是不是节假日了。因此，我们的老相识中的三个人，在三四天以后，同时都被迷上了。这三个人是：小个子约翰，左撇子西蒙，德国佬海尔曼。

至于阿斯加尼奥，雅克·奥伯里和帕哥罗，他们的心思在别处，也就不为所动了。

剩下的几个人也被这个多情女人撩得心里痒痒的，但是大概他们自己感到地位低下，因此在心头上的爱情的火花蔓延成熊熊烈火之前，就怯生生地用水把星星之火扑灭了。

小个子约翰以谢鲁宾①的方式恋爱，也就是说，他不顾一切地为爱而爱。我们对佩里纳太太已相当了解了，她是一个头脑极其清醒的女人，对这样一种近于疯狂的爱情冲动是不予理会的。

① 谢鲁宾：十八世纪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典型人物，是一个情窦初开的青年。

左撇子西蒙的前程更远大一些，热情也更能持久一些，但是佩里纳太太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

佩里纳太太曾经看见过西蒙用左手画十字，她想，在结婚证书上签字时，他也肯定会用左手签字。而佩里纳太太相信，用左手画十字与其说是为了拯救灵魂，还不如说是为了使灵魂入地狱，同样，别人也没能说服她，说是用左手签名的结婚证书不一定就会使夫妻双方不幸。佩里纳太太对左撇子西蒙的初次表白虽没有说明她看不上他的真实原因，但话里面也就使这个小伙子对未来失去任何希望了。

最后就剩下海尔曼，呵！海尔曼，他可不一样。

海尔曼根本不象小个子约翰那样是个轻佻的花花公子，也不象左撇子西蒙那样由于先天不足被打入冷宫。海尔曼为人正直、憨厚，这使佩里纳太太内心很欢喜。此外，海尔曼既不是左撇子，也不是右撇子，他左右开弓，应付自如，仿佛生了一双右手似的。再则，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品貌端正，落落大方。于是，佩里纳太太选中了海尔曼。

可是，大家知道，海尔曼纯正无邪，生性腼腆。其结果是佩里纳太太挤眉弄眼也好，皱眉蹙额也好，都无济于事，她的第一套战术在正直羞怯的德国人面前宣告失败。他只是张大了一双大眼睛看着佩里纳太太便满足了；可是如同《圣经》里讲到的瞎子那样，ocutos habebat et non videbat①，即使他看见了，看见的也只是尊敬的女管家的整体，对细节毫无所察。这样，佩里纳太太就提出要去散步，或是去奥古斯丁沿河堤岸，或者是在大小内斯勒宫的花园里，每次散步时，她总是选中海

① 拉丁文：有眼看不见。

尔曼做她的骑士，海里曼心里美滋滋的。在佩里纳太太依在他的胳膊上时，他那颗日耳曼人的巨大的心脏每分钟总要多跳上五六下。或许他说法语有一定的困难，或许他更喜欢听他的心上人说话，总之，佩里纳太太除了听见他说两句非讲不可的话以外，很少听见他说其他的话。他常讲的两句话，一句是："您好，小姐"；另一句是："再见，小姐"。海尔曼说这两句话通常间隔是两个小时，说第一句话时，挽起了佩里纳太太的胳膊，说第二句话时，是在分手的时候。不过，虽说"小姐"这个称呼使佩里纳太太感到甜蜜蜜的，并且在整整两小时内她独个儿滔滔不绝，不用担心被人打断，也不无乐趣；但是，佩里纳太太总还是希望自己独白时，能时而听到对方发出几声感叹，以便让她心中有个数，能弄明白在她的沉默寡言的同伴的心目中，对她的感情究竟增长了多少。

不过，虽然感情没有用言语来表白，也没有在脸上表露出来，倒是确确实实地在增长着。在正直的德国人心中的爱情的火焰，天天被佩里纳太太撩拨着，越烧越旺，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火山。最后，海尔曼察觉到了佩里纳太太对他的青睐，静等着对方在进一步的表示后就准备正式求爱了。佩里纳太太对他的欲言又止的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一天晚上，在小内斯勒宫的门口要分手时，她看见他激动异常，认为此时握他一下手，真是恰到好处。海尔曼喜不自胜，报以同样的表示；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佩里纳太太惊呼了一声，原因是海尔曼刚才兴奋过度，握手时把握不住轻重了。他原先以为他握得愈紧，他表示的爱情也愈强烈，他差一点没把可怜的女管家的手指捏断了。

海尔曼听她这么一声惨叫，吓呆了；可是佩里纳太太生怕在他初次尝试时就让他泄气，脸上强堆起笑容，缩回了她一时

被压扁的手指。

“没什么，”她说，“没什么，亲爱的海尔曼先生；没什么，绝对没什么。”

“万分抱歉，佩里纳小姐。”德国人用夹生的法语说道，“这是因为我太爱您了，我握您的手多重，我爱您就有多深！万分抱歉！”

“没什么，海尔曼先生，没什么，我希望，您对我的爱是真诚的，一个女人不会因此而感到羞愧。”

“天啊！天啊！”海尔曼说，“我以为，佩里纳小姐，我对您的爱是真诚的；我就是还没有敢向您表白就是了。不过，既然这句话已经说出来了，我就再说一遍：我爱您！我爱您！我太爱您啦！佩里纳小姐。”

“我么，海尔曼先生，”佩里纳太太嗲声嗲气地说，“我想我可以向您说，因为我认为您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是不会损伤一个可怜的女人的心的……我的天主啊！让我怎么说呢？”

“啊！说吧！说吧！”海尔曼大声说。

“那好吧！……哦！向您表白，我是不对的。”

“Nein！Nein！①您没错！说吧！说吧！”

“那好吧！我向您承认，对您的感情，我不是无动于衷的。”

“天主保佑！”德国人兴奋极了，大声说道。

有一天晚上，在散步之后，住在小内斯勒宫的朱丽叶重新陪伴着她的罗密欧，把他送到大内斯勒宫的石台阶前。在回来的路上，当她单身走过花园门前时，她瞥见了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上下穿戴一身白的人影，照这位称职的女管家说，他肯定

① 德语：不！不！

就是那个风流修士。佩里纳太太回到家里后，赶紧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她吓得魂不附体的那模样，也是不难想象的。

次日一大早，整个工场都知道夜间闹鬼的事情，不过，佩里纳太太只是大致说了一下，认为有鼻子有眼地说出来，没有好处。

她反正看见风流修士，就这些，再问也没有用，问来问去还是这句话。

在大内斯勒宫，人们整天就是谈论着风流修士。一些人真以为幽灵再现了，另一些人却嗤之以鼻。不难看出，阿斯加尼奥是反对幽灵一说的，成了怀疑派的头头。

怀疑派的成员有：小个子约翰，左撇子西蒙，雅克·奥伯里和阿斯加尼奥。

坚信派的成员有：鲁贝尔特太太，斯科佐纳，帕哥罗和海尔曼。

入夜，大伙聚集在小内斯勒宫的第二进院子里。有人在上午向佩里纳太太问起过关于风流修士的来龙去脉的事，她要求给她一天时间回忆一下；现在到了晚上，她宣称，她准备把这个可怕的传说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佩里纳太太象一个近代的剧作家那样懂得怎样编造剧本，她明白，一个鬼故事在太阳下面讲毫无意义，而在黑暗里叙述则效果显著。

她的听众有：坐在她右面的海尔曼，坐在她的左面的鲁贝尔特太太；并排坐在一起的帕哥罗和斯科佐纳，夹在他的两个朋友——小个子约翰和左撇子西蒙之间躺在草地上的雅克·奥伯里。至于阿斯加尼奥，他早就宣称，对妇道人家传说的这类离奇古怪的故事他不感兴趣，他连听都不愿意听。

为了听得更舒服些，每个人都摆弄了一下身子。冷场片刻

后，海尔曼开口道：

“现在，现在，佩里纳小姐，您可以向我们讲讲风流修士的故事吧？”

“好吧，”佩里纳太太说，“好吧。可是，我应该预先警告你们，这个故事太可怕了，可能这个时辰讲不挺合适；虽说在我们之间有人不相信鬼，不过，我们都是虔诚信教的，何况即使魔鬼来了，海尔曼先生也能把它赶跑，因此，我还是向你们讲讲吧。”

“对不起，对不起，佩里纳小姐，说到把魔鬼赶跑，我得说，也别指望我；只要您愿意，来上几个人打架，我不怕，可是魔鬼我打不过。”

“好吧！魔鬼真的来了，我来和它打，佩里纳太太。”雅克·奥伯里说，“说吧，别害怕。”

“在您的故事里，有一个烧炭人吧，佩里纳太太。”海尔曼说。

“烧炭人？”女管家问道，“没有，海尔曼先生。”

“那好！这无所谓。”

“为什么要有烧炭人，说呀？”

“这是因为在德国的故事里，总有一个烧炭人。不过没关系，您的故事也一定是非常好听的。说吧，佩里纳小姐，说吧。”

“你们知道，”佩里纳太太说，“从前，在我们现在的这块地方还没建造起内斯勒宫之前，有一些修道士群居在这儿，他们组成了一个修道院，他们个个都是漂漂亮亮，世上少见，最小的个儿也有海尔曼这么高。”

“哦！什么修道院呀。”雅克·奥伯里大声说。

“别出声好不好，贫嘴！”斯科佐纳说。

“是呀，别出声好不好，贫嘴。”海尔曼又补了一句。

“我不问了，不问了。”大学生说，“说下去，佩里纳太太。”

“院长名叫昂盖朗，”讲故事的女人说，“更是一个出众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长着黑漆漆、油光光的胡子，每个人的眼睛都是乌黑乌黑，亮闪闪的；可这个院长的胡子比其他人的更黑，眼睛更亮。除此以外，这些值得称道的兄弟一个个都虔诚敬神，刻苦修行，人人敬重。他们的嗓音和谐而温润，引得方圆几里地的人特地来听他们唱晚祷。至少，我是听别人这么说的。”

“这些可怜的修道士啊！”鲁贝尔特说。

“多么有趣啊！”雅克·奥伯里说。

“真不可思议啊！”海尔曼说。

“一天，”佩里纳太太继续说道，故事刚开头就引起了一连串的赞叹声，这使她有点儿沾沾自喜，“有人把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带到了院长的面前，他请求作为一个初学修士进入修道院；他虽说还没有长胡子，但他有一对黑得象乌木的大眼睛，象黑玉一样发亮；一头乌黑的长发。这样，他就毫不费事地被接纳了。漂亮的年轻人自称名叫安东尼奥，他请求院长能收他为贴身侍从，这个请求也顺利地得到了昂盖朗的同意。我刚才向你们说到过嗓音吧，安东尼奥的嗓音甜美而悦耳！他到的这个星期天，所有在场的人听他唱歌时都心花怒放了。然而，他的嗓音在让您陶醉的同时，又使您感到一些说不出的惆怅，他的音色在您的心中激起的与其说是纯洁美好的情操，还不如说是世俗的卑劣的念头。不过，这儿的修道士太纯洁了，只有他们才体会不出这种不同寻常的感觉的真正含义，而唐·昂盖朗，正如我们介绍过的那样，也从未领略过这样的歌声，他被安东尼奥的嗓子迷住了，指定他以后单独和着管风琴应答轮唱赞美圣

母的颂歌。

“此外，年轻的见习传教士的行为也堪为楷模，他忠心耿耿，热情无比地侍候着院长。唯一可以责备他的地方，就是他无时无刻不在走神：他目光炯炯地追随着院长的一举一动。昂盖朗对他说：

“‘您在看什么，安东尼奥？’

“‘我在看您，我的父亲。’年轻人答道。

“‘看您的祈祷书，安东尼奥。您还在看什么呢？’

“‘您，我的父亲。’

“‘安东尼奥，看您的圣母像吧。您还在看什么呢？’

“‘您，我的父亲。’

“‘安东尼奥，看我们崇拜的耶稣像吧。’

“另一方面，昂盖朗在灵魂反省时开始发现，自把安东尼奥收进修道院以后，邪念比以往多了，思想更乱了。以前，他每天从来没有忏悔过七次以上的，大家知道，这是圣人的纪录；有时，即使他严格地检点自己一天中的操行也是徒劳的，他至多只能忏悔五到六次，真是不可思议；可是现在，日常的错误总数已上升到十到十二次，有时甚至到十五次。他试图在第二天弥补过失，他祈祷、他戒备、他沉思，这个诚实的人哪。那可好！这些都徒劳无功！他越是这样做，忏悔的次数就越多，甚至达到了二十来次之多，可怜的唐·昂盖朗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感到他不由自主地会产生邪念，并且发现（这个发现能减轻另一个人的痛苦，但却使他更恐惧。）他的最有德行的那些修道士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古怪，又不可思议，又不可理解，又素昧平生。这样一来，以往他们忏悔的时间二十分钟，半小时，至多一小时便够了，现在需要整整几个小时。晚

餐的时间不得不延迟了。

“在这期间，在当地已流传了一个月的消息终于传到了修道院：邻里一座富人府邸里的小姐失踪了，她的名字叫安东尼娅。和我们的可怜的科隆帕失踪的情形一模一样，安东尼娅在一个月色姣洁的夜晚消失了。不过，我相信，我的科隆帕是一个天使，而这个安东尼娅仿佛是着了魔。那可怜的老爷爬山涉水寻找失踪的女儿，就象大法官先生寻找科隆帕那样。最后，只剩下修道院要去查看了。老爷知道，魔鬼这个坏东西为了遮人耳目，有时故意躲在修道院里，于是他的指导神父去请求昂盖朗允许他去察访一下。院长欣然同意了。也许，他以为，得力于这次察访，他会对一个月以来，压迫在他以及他的教友心头上的魔力有所了解。啊哈！旮旮旯旯都找遍了也没有用，当城堡主伤心绝望，要告辞的时候，正碰上所有的修道士要去小教堂念晚课，他们在他和昂盖朗的面前经过。他呆痴痴地看着他们，正当最后一名走过时，他惊呼了一声说：

“‘仁慈的天主啊！这就是安东尼娅啊！她就是我的女儿！’

“安东尼娅，果真不错，因为她的脸刷地变白了，象百合花那样。

“‘你穿着修士长袍，在这儿干什么？’城堡主问道。

“‘您问我在这儿干什么吗，我的父亲！’安东尼娅说，‘我真的爱着昂盖朗。’

“‘立即离开修道院，造孽的孩子！’老爷大声说。

“‘我只有死了才能从这儿出去，我的父亲。’安东尼娅回答说。

“她说完这句话，再也不顾城堡主人的大喊大叫，跟在传教士的后面，冲进了教堂，并且在她坐惯了的祷告席上坐了下来。

院长惊呆了，仍然站着。愤怒的城堡主人还想追回他的女儿，可是唐·昂盖朗恳求他别以这桩见不得人的丑事把这块圣地给玷污了，劝他还是等祷告做完再说。

“父亲同意了他的建议，跟着唐·昂盖朗走进教堂。

“到了唱赞美圣母歌的时候了。管风琴庄严雄壮地奏出了序曲，仿佛象天主的声音。这时，一个优美的，但是带着嘲讽、苦涩、恐怖成份的歌声应和着这件高尚的乐器发出的乐声：这是安东尼娅在歌唱，所有在场的人听了都毛骨悚然。管风琴声平静、沉着而庄严，仿佛想以它天宇间的壮美的音韵压垮侮辱它的来自凡尘俗世的尖厉的喧嚣声。安东尼娅似乎象在迎接挑战似的，转而提高了嗓门，唱得更是激动狂热，绝望悲愤，肆无忌惮。所有在场的人都惶恐不安地在等待着这场可怕的对话、这场亵渎神明的秽语和虔诚的祈祷的交锋以及上帝和魔鬼之间的这场奇特的斗争将引起的后果。在令人颤栗的寂静中，天堂的音乐声象雷鸣般地爆发出来。这一次，发生在亵渎神明的魔曲一章终了的时候，除了一个人以外，这种乐声在所有躬身垂首的人的思想里倾泻了它的怒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仿佛是罪人在最后审判① 的那天，听到宣判的雷鸣般的声音。安东尼娅还想继续挣扎，但此时，她的曲调仅剩下一声尖利刺耳，令人撕心裂肺的叫喊，就如囚犯的一声狞笑，接着，她就面色苍白，直挺挺地躺倒在教堂的石板地上了。当人们想把她扶起来时，发现她已经死了。”

“耶稣，玛丽亚！”鲁贝尔特太太大声说。

---

① 最后审判，又称世界末日。据基督教教义，有一天现世将最后终结，所有世人都将接受最后终结，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得到救赎者升天堂受永福，不得救赎者下地狱受刑罚。

“可怜的安东尼娅!”海尔曼天真地说道。

“您真会说笑话!”雅克·奥伯里喃喃地说。

至于其他人，他们都保持沉默，不管如何，佩里纳太太可怕的叙述在怀疑派的心上也产生了影响，只有斯科佐纳仅仅擦去一滴眼泪，而帕哥罗在画十字。

佩里纳太太接着说:“当院长看见魔鬼的使者就这样被上帝愤怒地处死后，这位可怜的好心人以为自此以后他就可以从引诱者所设的陷阱里解放出来了，可是他从此失掉了一个住客，这倒是千真万确的，谁让他粗枝大叶把魔鬼附身的女子留下食宿的呢?因此，在第二天的夜里，他刚刚入睡，就被一声铰链声所惊醒;他睁开眼睛，本能地把目光转向门口，看见门自动开启了，与此同时，一个穿着见习修道士穿的白色长袍的幽灵走到他的床沿，把他抱起，向他叫喊着:

“‘我就是安东尼娅!爱你的安东尼娅!天主已经赋予我一切支配你的权力，因此你造下了罪孽,假如不曾表现在行动上，也反映在思想里。’

“这样,每天，在午夜时分，就象是天经地义似的，可怕的幽灵必显无疑。最后，唐·昂盖朗决定到圣地去朝拜，幸得天主赐恩，他刚跪倒在圣墓[①]前面，就一命呜呼了。

“可是安东尼娅还不知足。她转而对所有的修道士故技重演，由于象可怜的院长那样清白无罪的人不多，她便每到夜晚就来看望他们，突然把他们惊醒，阴森可怖地冲着他们叫道:

‘我是安东尼娅!我就是爱着你的安东尼娅!’

“这就是风流修士这一称号的由来。

---

① 圣墓：指耶路撒冷城北的墓窟，传说耶稣曾葬于其中并从其中复活。

“当您傍晚在街上行走，当一个穿着灰色或白色披风的影子紧随着您的脚步时，您就赶快回家吧！这是风流修士在寻觅猎物哪。

“荒废的修道院的旧址上建起了宫堡后，大家以为可以摆脱风流修士的骚扰了，可是，她似乎对这块地方流连忘返，她不定期地要来显显原形。看，天主就是这样宽容我们的！那个不幸的罪人还是阴魂不散。”

“望天主保佑我们，免受她的伤害吧！”

“阿门！”鲁贝尔特太太一面划十字，一面说。

“阿门！”海尔曼抖抖索索地说。

“阿门！”雅克·奥伯里笑着说。

这时，在场的每个人都出自内心的感受，情不自禁地接着说道：“阿门！”

# 八

# 夜晚在一棵白杨树梢上看见的东西

次日，也就是宫廷上下应该从枫丹白露返回的这天，这次是鲁贝尔特太太在向同一群听众宣称：她也有一项重大的发现。

不难猜到，既然她说得那么有声有色，大伙便又在同一个时间，集中到一个地方来了。

邦弗尼托曾写信给阿斯加尼奥，告诉他，一俟他回家，他就要着手熔铸他那个朱庇特，为了叫人把陈列朱庇特的大厅准备妥当，他还得逗留两至三天。这样，大家就更自由了。

在大法官这面，他从不登大内斯勒宫的大门，除非来打听科隆帕的消息。不过只要佩里纳太太告诉他事情毫无进展，他马上就回到他的夏特莱城堡去了。

于是，大小内斯勒宫的居民们就充分享受着自由，因为两个宫堡的主人都不在家。

说到雅克·奥伯里，虽说他这天晚上和热尔韦兹有约会，可是好奇心战胜了爱情，或者说，他期望鲁贝尔特的叙述比佩里纳太太的故事要短些，收场时间恰到好处，这样，他既能听到故事，又能按时赴约。

言归正传，以下便是鲁贝尔特说的话。

那天，佩里纳太太的叙述叫她夜不能寐，她回到卧房后，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她的床头摆着的圣物箱也不顶用，安东尼娅的影子老是缠着她。

鲁贝尔特把门顶上，但这是愚蠢的预防措施，因为老管家婆对幽灵鬼怪的起居生活听得太多了，她不会不知道，鬼是不怕门挡道的。不过她还是想把面向着大内斯勒宫花园的那扇窗顶住，可是原先的宅主忘了在窗上装护窗板，而现在的宅主又认为花这笔钱毫无必要。

通常，确实还有窗帘；但不巧，窗帘拿去洗了。

因此，窗子仅由一块透明的玻璃隔着，只能阻挡同样透明的空气闯入而已。

鲁贝尔特走进自己的卧房时，在床下张张，朝所有的柜子里望望，把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巡视了一遍。她心里明白，当魔鬼要收藏住自己的尾巴、爪子和头角时，并不占多大的地盘，阿斯莫代① 蜷曲在一只瓶子里已经不知多少年了。

① 阿斯莫代：传说中一个专门与人恶作剧的魔鬼。

卧房这下真正是太太平平的了，没发现有风流修士的蛛丝马迹。

这样，鲁贝尔特上床时稍稍安心一些了，不过她还是把灯点着。她刚爬上床，就往窗口看，突然，在夜幕中，她看见窗前有一个巨大的影子，把星星的闪光挡住了；但月亮是挡不住的，它向窗内倾注了它全部的光芒。

好心的鲁贝尔特恐惧得索索发抖，她刚想叫喊，敲门，旋而又想起了不偏不倚矗立在她窗前的玛尔斯战神的巨大的塑像。她就立即把掉转的目光又向刚才的幻影投去，这回，她完全认清了战神的轮廓，这使鲁贝尔特稍稍平静一些，她决定睡觉了。

可是，睡眠这东西是穷人的法宝，富人常常为此嫉羡不已。它并不听命于任何人的。夜神为它开启了天堂之门，它随心所欲，一意孤行，谁召唤它，它全然不顾，反倒去敲打那些并不在等它的人们的门扉。鲁贝尔特祈求它好长时间，它也没听见。

将近半夜时分，她终于疲惫不堪，睡过去了。好心的管家婆的知觉渐渐地麻木了，她的纷乱的思想平常就是没有条理的，此刻把缩住它们的无形的线折断了，象散了线的大串念珠似的滚散开来。只有她的心还在担惊受怕，还醒着，继而也睡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只有一盏孤灯在守夜。

象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一样，在鲁贝尔特合上她的眼皮整整两小时后，灯的生命也结束了。灯借口灯油耗尽，先是暗淡下来，接着便摇曳不停，最后，它闪亮了一下就熄灭了。

就在这时，鲁贝尔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梦见在她晚上从佩里纳太太家回来时，风流修士在追逐她；幸而和做梦人的

通常情况不同，鲁贝尔特又具备了十五岁时候的一双腿，她跑得飞快，虽说风流修士在地上不是一步步走的，而是滑来滑去的，也始终没能追上她，眼睁睁看着她闩上了门。当然啦，大家也不难想象，她是不急于为风流修士开门的，她点起了灯，三脚并两步地登上了楼梯，走进自己的卧室，上了床，把灯灭了。

但就在她灭灯的霎那间，她看见风流修士就在窗玻璃外面，象一条蜥蜴那样顺着墙壁往上攀登，正准备从窗口进来。在梦中，鲁贝尔特听见鬼怪的爪子在玻璃窗上抓着。

大家知道，做这样的恶梦是睡不熟的。鲁贝尔特猛地惊醒了，一身冷汗，汗毛根根竖起。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既迷惘又惊恐，不由自主地向窗口望去。这时，她恐惧地叫出声来，她看见什么了。

她看见玛尔斯巨大的头颅上，从眼睛，鼻子，嘴，耳朵里都在往外喷火。

她起初以为自己还在睡觉，仍在做梦；可是她把自己都掐出血来了，想认定自己确是醒着的。她画十字，默默地念了三遍天主经，两遍圣经，怪异的现象依然如故。

鲁贝尔特鼓足了勇气伸出了胳膊，拿起了扫帚把，拼足力气往天花板上捅。海尔曼睡在她的上面，她期望强壮有力的德国人被她闹醒，赶来相助。

可是鲁贝尔特白费劲，海尔曼睡死过去了。

这时，她改变了方向，她不再捅天花板去吵醒海尔曼，而是朝地板上敲，想把帕哥罗闹醒。

海尔曼睡在鲁贝尔特上面，帕哥罗则睡在她的下面；不过帕哥罗的耳朵和海尔曼一样聋，鲁贝尔特太太再怎么敲，楼下

仍然是毫无动静。

这时，鲁贝尔特放弃了垂直方向，转而向水平方向进攻；阿斯加尼奥是她的邻居，她就用扫帚柄敲击隔墙。

如同在帕哥罗和在海尔曼房里的情况一样，一切都寂静无声。显然，这三个伙伴没有一个在家的。鲁贝尔特的脑子里闪现过一个念头，莫不是风流修士把他们三个都带走了吧？

不管怎么说，鲁贝尔特这个想法是毫无根据的，她愈来愈害怕，并且确信没有人会来救援她了，便决定把头蒙在被子里，耐心等着。

她等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不过她什么也没听见，稍壮了点胆，轻轻地推开被子，先露出一只眼睛，接着便是一双眼睛。幻影消失了，玛尔斯的头不再冒火了，夜色又笼罩了一切。

黑夜和静寂使鲁贝尔特多少宽了宽心，可她的睡意终于被打消了，再也没睡着。这点，大家也是不难理解的。可怜的好心女人睁大了眼睛，竖尖了耳朵，直到黎明的曙光穿过窗玻璃，向她宣告，闹鬼的时辰过去了。

简而言之，鲁贝尔特叙述的事情就是这些，应该替讲故事的人说句公道话，她的故事可能比昨天的那一个效果更佳，特别是对海尔曼、佩里纳太太、帕哥罗、斯科佐纳的影响更是非同凡响。两个男人责备自己不长耳朵，向鲁贝尔特表示歉意，他们说话时支支吾吾，结结巴巴，惹得雅克·奥伯里捧腹大笑。说到佩里纳太太和斯科佐纳，她俩则是一言不发。不过，她们的脸上是一会儿变红，一会儿转白，假如是大白天，假如能从她们脸色的变化看出她们的心理变化，别人很可能会以为，要不了十秒钟，他们就要死于失血，并且几乎立即就会因极度衰

竭而呜乎哀哉了。

"这么说来，佩里纳太太，"斯科佐纳说，她首先恢复了常态，"您自以为亲眼看见了风流修士在大内斯勒宫的花园里散步的罗？"

"就象我现在看见您那么真切。我亲爱的孩子。"佩里纳太太答道。

"那么您呢，鲁贝尔特，您也看见玛尔斯的脑袋上喷火了吗？"

"我觉得现在还看得见哪。"

"是这么一回事吧，"佩里纳太太说，"这个恶鬼大概选中了塑像的头颅作为它的栖身之地：不管如何，一个幽灵总得象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样走来走去的，于是在某些时刻，它就跳下来来来去去，当它走累了，又爬到头颅里去。你们没看见吗，偶像和鬼怪以及集市上的窃贼都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地狱的居民，而这个玛尔斯并不真的是神，所以它就客客气气地给这个吓人的风流修士借宿了。"

"您也这样想吗，佩里纳太太？"天真的德国人用生硬的法语问道。

"我相信这个说法，海尔曼先生，我相信这点。"

"听了真让人起鸡皮疙瘩，我发誓！"海尔曼哆嗦着轻声说。

"这么说来，您相信有鬼了，海尔曼？"奥伯里说。

"是的，我相信有鬼。"

雅克·奥伯里耸了耸肩，可他在耸肩的同时，就下定决心要搞个水落石出。应该说，对把这块地方当成自己的家那样可以自由出入的人来说，深入调查真是再方便也没有啦。因此，他打定主意，第二天，他将要去看热尔韦兹，不过今天晚上，

他将呆在大内斯勒宫直到十点；钟敲十点时，他就要向大家辞别，攀上一棵白杨树，把自己隐匿在枝桠之间，看看那幽灵究竟是何许东西。

一切都按照着奥伯里的设想进行。象往常一样，他自个儿离开铺子，故意重手重脚地打开向着沿河堤岸的那扇门，让大家以为他出去了；跟着，他又飞快地返回到白杨树底下，勾住第一根树枝，用手腕的力量攀登了上去，不一会儿，他就登上了树顶。到了那儿，他正巧面对着雕像的头颅，俯视着大小内斯勒宫，谁要经过花园和院子，都必然在他的眼皮下走过。

在雅克·奥伯里在树上栖息停当时，在卢佛宫正举行盛大的晚会，所有的窗口都放出耀眼的光芒。查理五世终于决定离开枫丹白露，铤而走险，到首都去，如上所述，两位君王在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巴黎。

在那儿，等待着皇帝的是盛大壮观的晚会，有晚宴，娱乐和舞会。威尼斯轻舟在塞纳河上徐徐滑行，船上彩灯通明，乐声喧天，当它们滑行到三十年后查理九世① 用枪射击他的子民② 的那个著名的阳台的对面时，便缓缓地停了下来；而缀满着鲜花的游艇则把贵客佳宾从河的一边圣日耳曼镇送到卢佛宫，或者是把他们送回到圣日耳曼镇去。

在这些宾客之中，当然有马尔玛涅子爵。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马尔玛涅子爵长了一头黄不黄、红不红的头发，而且暗淡无光，还自以为是个美男子，一心想交桃花运。有一次，他以为已经看出一位娇小玲珑的伯爵夫人

① 查理九世（1550—1574）：1560—1574年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第四个儿子。

② 指一五七二年查理九世在巴托罗缪节屠杀法国新教徒的事情。

对他暗送秋波，而那时，她的丈夫正在萨瓦省服役；于是，他便邀她跳舞，他又觉得，女舞伴的手对他手上使的劲不是全无反应的。总之，当他看见他的心上人出去时，他依据她出门的时候曾对他瞟过一眼，便异想天开起来。他把她比作了加拉代，心想她之所以向柳树那儿跑，就是希望在那儿被人追上。于是，马尔玛涅就一心一意地去盯这位夫人的梢，因为她住在奥特弗叶大街的上坡，他就让人把他从卢佛宫送到内斯勒塔，然后他再穿过大奥古斯丁教堂大街，顺着沿河堤岸，直奔圣安德烈街，这时，他听到后面有人跟着他。

将近午夜一点了。我们前面介绍过了，月亮完全躲藏起来了，夜空变得黑沉沉的。不过，在大自然赋于马尔玛涅为数不多的优良品质之中，我们知道，勇气并不见长。因此，他开始对那酷似他自己脚步声的回声的走动声放心不下了，他一面把他身上的披风裹紧，一面本能地把手捏住剑柄，同时加快了步伐。

可是，步伐是加快了，问题丝毫没有解决，紧跟在他后面的步伐开始和他的步伐合拍了，并且仿佛要赶上他了，这样，当他转过奥古斯丁教堂大门时，他感到他不是由慢步变作快步，再由快步变为跑步的话，他马上就要被他的同路人追上了。他刚准备采取这一极端措施时，突然，在脚步声中响起了人的说话声：

“天哪！我的老爷，”那人说，“您越走越快，干得好哇，这块地方容易出事，尤其在这个时候。您大概也清楚，我的知心朋友邦弗尼托就是在这儿遇到了袭击，这位高尚的艺术家，他此刻正在枫丹白露，他对家里发生的事是不大关心的。可是，既然看来我们是同路，我们就可以一块儿走，这样假如我们遇

上了拦路的强盗，他们在向我们进攻之前，也得斟酌斟酌。因此，如果您愿意和我结伴同行，确保安全的话，我们就一起走吧。”

我们的文书一开口说话，马尔玛涅已经听出是朋友的声音，接着，又听他说了邦弗尼托·赛里尼的名字，他猛地想起了那个多嘴饶舌的大学生。关于大内斯勒宫的内部情况，这个人已经向他提供过一次有价值的情报。于是，他就止了步，因为有雅克·奥伯里师傅和他作伴，他可以一箭双雕。首先，文书可以充当他的护卫；再则，在护卫着他的同时，还可以向他提供关于他的敌人的最新情报，有利于他发泄私愤。因此，这一次，他满脸堆笑，欣然接受了文书的建议。

“晚安，我年轻的朋友。”雅克·奥伯里方才在暗中向他说了一些友善的话，马尔玛涅以此作答，“这个亲爱的邦弗尼托，我本希望在卢佛宫会见他，他却阴阳怪气地还呆在枫丹白露。您说他怎么来着？”

“啊，天哪；多走运！”雅克·奥伯里大声说道，“什么，是您么，我亲爱的……子爵，您忘了把您的姓告诉我了，要不就是我记不起来了。您从卢佛宫来么？那儿漂亮吗？热闹吗？是否真是亲亲热热，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呢？我们要交上好运了，是吗，我的老爷，啊？”

“当然啦，”马尔玛涅自命不凡地说，“您是个巫师，我亲爱的；是啊，我从卢佛宫来，在那儿，国王告诉了我不少有趣的事情，假如不是一位娇小迷人的伯爵夫人向我暗示，她不喜欢这热闹场面，宁愿找个清静点儿的地方，我还会呆在那儿呢。那么您呢，您从哪儿来，谈谈嘛。”

“我么，问我从哪儿来？”奥伯里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我

的天哪，您让我又想起来了！我亲爱的，我刚才看见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个可怜的邦弗尼托，哦！我起誓！他是不应该碰到这些事情的！”

“这位亲爱的朋友，他怎么啦？”

“首先，假如您从卢佛宫来，我，总得让您知道，我是从大内斯勒宫来的，在那儿，我爬在一根树枝上，呆了两个小时，和一只鹦鹉没有两样。”

“活见鬼！这个位置可不舒服。”

“没关系，没关系！我在树上抽筋了，可是我毫不后悔，因为我看到一些东西，我亲爱的，我看到一些东西，您听着，只要一想起来，我就会笑得喘不过气来。”

说着，雅克·奥伯里真的咯咯笑了起来，他笑得是那么畅快，那么爽朗，虽说马尔玛涅还不知道所以然，也禁不止跟着笑了。可是子爵毕竟不知道这位文书开心的缘由，他笑了一阵也就停住了。

“现在，我的年轻朋友，现在，我被您的快乐所感染，也跟着您笑了。”马尔玛涅说，“我能不能晓得，究竟是什么天大的怪事让您乐得这样的？您知道，我是邦弗尼托的忠实的朋友，尽管我在他的家里从未见到过您，这是因为我事情忙，没有多少时间能用来访亲拜友，就算有这么一点儿余暇，我得承认，我与其用来会朋友，不如去找我的几个情妇了。可是，我们还是情同手足，他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个亲爱的邦弗尼托哪！那么请您告诉我，他不在家的时候，在大内斯勒宫发生了什么事情吧。我向您起誓，我无法向您形容，我对这些事有多么感兴趣。”

“发生什么事？”奥伯里说，“不，这是秘密。”

“对我保密！”马尔玛涅说，“对我保密！而我是真心诚意地

爱着邦弗尼托的。就在今天晚上，在弗朗索瓦一世国王赞赏他时，我还在一旁添油加醋的呢。啊！这可不好。”马尔玛涅装着一肚皮不乐意的样子说。

“如果我能相信您不会和任何人说，我亲爱的……见鬼，您叫什么来着，我亲爱的朋友？——我会把这件事告诉您，因为我得向您承认，我忍耐不住，我想把这件事说出来的迫切心情，不亚于米达斯国王的芦苇要把它们知道的秘密说出来一样①。”

“那么说吧，说吧。”马尔玛涅反复说。

“您真的不对别人讲？”

“我谁也不讲，我向您发誓！”

“讲到做到？”

“以贵族的身份起誓！”

“您想想吧……不过首先，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朋友，您知道风流修士的故事吧，是吗？”

“嗯，我听人说起过。有人一口咬定，有一个鬼魂又回到大内斯勒宫里来了。”

“一点也不错。啊好！假如您知道这些了，我就可以接着往下说。您想想，佩里纳太太……”

“科隆帕的女傅？”

“一点也不错。行了，行了，看得出，您是这个人家的朋友。您想想吧，佩里纳太太为健康起见，在晚间散步。有一次，她仿佛看见风流修士也在大内斯勒宫的花园里散步，与此同时，

① 米达斯是希腊神话中能点物成金的贪婪的佛律癸亚国王。由于米达斯不爱听阿波罗的竖琴，阿波罗让他长一双驴耳朵，米达斯用帽子盖住，有一天被他的理发师看到了，理发师不敢对人讲，但又熬不住，就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朝洞里讲了一句。后来在挖洞的地方长出一些芦苇，只要有微风吹过，芦苇就会说：“米达斯，米达斯国王有一对驴耳朵。”

鲁贝尔特太太……您认识鲁贝尔特太太吗？”

“是赛里尼的老女佣吗？”

“一点也不错。与此同时，鲁贝尔特太太有一夜失眠，看见大内斯勒宫花园里的巨大的玛尔斯战神的雕像的眼睛、鼻子、嘴里在喷火，这座雕像您也看见过的。”

“是啊，那是一件真正的艺术杰作！”马尔玛涅说。

“杰作，这是一句现成的话，赛里尼根本只塑造了这么一件。不过，这两位可尊敬的太太（我说的是佩里纳太太和鲁贝尔特太太）一口咬定，这两件怪事的来头是一个，穿着风流修士的道袍夜间在花园里散步的那个魔鬼，在晨鸡啼鸣时，就爬进了玛尔斯战神的头颅里，对他这么一个罪人，这是理想的遁身之所，在这颗脑袋里，烈火中烧，火苗甚至都从塑像的眼睛、鼻子、耳朵里喷射出来。”

“您对我说的是一件什么离奇古怪的神话呀，我亲爱的朋友！”马尔玛涅说，他闹不清这个大学生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认真说的。

“一个鬼故事呗，我亲爱的，如此而已。”

“难道象您这么一个聪明的小伙子，”马尔玛涅说，“也相信这样的傻话？”

“啊不！我不相信。”雅克·奥伯里说，“所以，我在一棵杨树上呆了一整夜，想把这件事闹个水落石出，并且想看看，把整座房子闹得鸡犬不宁的魔鬼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于是，我假装出门，但我不是走出大内斯勒宫时把门带上的，而是在门里就把它又关上；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到树荫下，我走近了一棵我早已选中了的杨树，五分钟后，我就在与玛尔斯战神的头颅一般高的树枝上栖下身来。不过，请您猜猜我看见了什么吧。”

"您要我猜什么呢?"马尔玛涅问。

"问得好!不是巫师真难以猜出这件事情。我先是看见大门打开了，就是那扇石阶上的门，您知道吗?"

"对，对,我知道。"马尔玛涅说。

"我看见门开了,有一个人探出头来想看看在院子里有什么人没有。这个人，就是海尔曼，那个德国大个子。"

"对，海尔曼,德国大个子。"马尔玛涅重复说。

"当他确信院子里没人，又在四处张了张,就走了出来。就是树上他没有看，您也猜得出来，他压根儿没有怀疑到我的存在。接着，他随手带上了门，往下走了五、六级台阶，径直向小内斯勒宫的院子里走去，在那儿，他敲了三下子。听到这个暗号，一个妇人从小内斯勒宫里走出来开门。这个妇人，就是佩里纳太太，我们的朋友，似乎她喜欢和我们的哥利亚结伴在满天星斗的月夜下散步。"

"啊哈！真的吗？啊！这个可怜的大法官哪!"

"请等一等,请等一等，还没说完呢！当他们走进小内斯勒宫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突然，我听见我左面的一扇窗的窗框在响。我转过身子，看见窗子打开了,我看见了帕哥罗，帕哥罗这个强盗！他这个人又是天主经，又是圣母经，又是赌神罚咒，谁会想到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呢？我再说下去，我看见了帕哥罗，他象海尔曼一样左顾右盼了一阵子之后，就跨上了栏杆，沿着下水管往下滑，接着便从一个阳台跨到另一个阳台，到达窗口的下沿……猜猜看，是谁的房间呀，子爵?"

"我，我知道什么!是鲁贝尔特太太的卧房的窗口吧。"

"啊,才不是哪！是斯科佐纳的闺房，一清二楚，是斯科佐纳的闺房，她是邦弗尼托的钟爱的偶像,一个可爱的棕发姑娘，

我的老天！您对这个坏蛋，理解吗，子爵！"

"说真的，太有意思啦。"马尔玛涅说，"您看见的仅就这些吗？"

"等一等，请等一等嘛，我亲爱的！我留下最精彩的一段最后讲，名菜佳肴留给老饕品尝；请等等，我还没说到妙处，不过快了，别激动。"

"我听着呢。"马尔玛涅说，"我起誓，我亲爱的朋友，真是再有趣也没有啦！"

"请等等吧，等一等！于是，我便看着帕哥罗不顾冒粉身碎骨的危险，从一个阳台跳到另一个阳台，陡然，我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几乎是从我攀登的这棵树底下发出来的。我把目光从上面移到下面，我发现阿斯加尼奥蹑手蹑脚地从熔炼工场走了出来。"

"阿斯加尼奥，邦弗尼托的爱徒？"

"就是他！我亲爱的，就是他！他简直纯洁得象个教堂侍童，不用忏悔人家就会给他领圣体①。啊，是啊，您还能相信一个人的外表吗？"

"那么阿斯加尼奥出来又是什么目的呢？"

"啊！问对了，什么目的！这也是最初我问自己的；不过，很快，我无需再问，就见分晓了：阿斯加尼奥象海尔曼和帕哥罗一样认定不会有人看见之后，就从熔炼工场拿出了一架长长的梯子，把它架在玛尔斯战神的脊背上，就爬上去了，由于梯子架在塑像的反面，他如何爬上去的，我没看见。就在我探索他在干什么时，我发现雕像的一对眼睛突然冒火了。"

---

① 指一个伪君子。

“您在胡扯些什么啊！”马尔玛涅大声说。

“完全是真话，我亲爱的，并且，我承认，假如我对我刚才叙述的背景一无所知的话，出现了这个现象，我可能就不会那么自在。但是，我已看见阿斯加尼奥钻进去了，我就怀疑，这灯光是他点的。”

“可是在这个时辰，阿斯加尼奥在玛尔斯战神的脑袋里做什么文章？”

“啊！我已对自己问过这个问题，既然没有人能回答我，我就决心依靠自己揭开秘密了。我尽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穿过雕像的眼睛，我终于看清了一个人，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一个女鬼，一身素缟，阿斯加尼奥虔诚地跪倒在她的脚下，就象面对着圣母似的。不幸的是，这个圣母背向着我，我看不见她的脸，可我看清了她的颈脖子。哦！美丽的女鬼的颈脖子，我亲爱的子爵！一根天鹅的颈脖子，您想想看，雪一般地白皙。怪不得阿斯加尼奥崇敬地看着它呢，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瞧他那副傻相，我敢确信，那个鬼就是一个女人。您的看法如何，我亲爱的？嗯！手段高明！把他的情妇藏在一尊雕像的头脑里！”

“嗯，嗯，别出心裁。”马尔玛涅边笑，边思索着说，“当真，非常别出心裁。您真的猜不出这个女人是谁吗？”

“我发誓！我猜不出！那么您呢？”

“我也想不出。”

“当您看见这一切之后，您干了什么了？”

“我么？我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一时失去了平衡，假如我不是抓住一根树枝，我就跌断脊梁骨了。不过，既然我再也看不见什么，又因为我跌下来吊在半空中，我干脆就下来了，我悄悄地走出了门，回到自己的家，一路上，我还是自个儿笑个

不停，就在这时我碰上了您，您又逼着我把这件事说出来。现在，给我出出主意吧。瞧，您是邦弗尼托的朋友，对他，我该怎么讲呢？说到佩里纳太太，这和他不相干，这位可亲的太太已经成年了，因此，她自己可以作主；可是斯科佐纳，还有那个住在玛尔斯脑袋里的维纳斯，那是另一码事。"

"那么您希望我告诉您，下一步您该做什么吗？"

"是的，我真的想知道！我非常为难，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老是把您的名字给忘了。"

"我的意见是要保持沉默。让那些甘当傻瓜，让自己受骗上当的人倒霉去吧。现在，我亲爱的雅克·奥伯里，我感谢您为我作伴，感谢您这番友好的谈话，可是，我这就到奥特弗叶大街了，您对我直言相告，我对您也没有秘密，告诉您，我的美人儿就住在这儿。"

"再见，我的和气、亲爱、高尚的朋友。"雅克·奥伯里握着子爵的手说，"您的意见非常明智，我照办不误。好吧，祝您走运，让丘比特① 保佑您。"

这时，这两位伙伴就分手了，马尔玛涅登上奥特弗叶大街，雅克·奥伯里取道娃娃街，走上竖琴街，他的住处就在这条街的尽头。

子爵认定，阿斯加尼奥屈膝崇敬的那个女鬼是谁，他决不会搞错，他刚才只是欺骗了那个倒霉透顶的书记而已。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住在玛尔斯脑袋里的那位女居民就是科隆帕。他越是朝这方面想，他越是自信。眼下，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马尔玛涅对大法官、奥尔贝克和邦弗尼托·赛里尼都怀恨在心，这种

① 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

仇恨的感情，使他的处境十分微妙，他要使其中的一个人受罪，就必然让其他几个人高兴。事实上，假如他保持沉默，奥尔贝克和大法官仍然是一筹莫展；但是，这样就让邦弗尼托得意洋洋了。假如反之，他揭露了失踪事件的真相，邦弗尼托就要陷入绝境，那么大法官和奥尔贝克两位，前者复得爱女，后者就重缔良缘。于是，他决定再考虑考虑，等到哪天他考虑成熟，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再抛出来。

马尔玛涅彷徨在十字路口的时间并不长；他虽不清楚埃唐普夫人真正的动机，但却知道她对奥尔贝克伯爵和科隆帕的这门婚事兴趣盎然。他心想，向公爵夫人透露这个消息，就会以自己洞察秋毫的能力，补偿了由于自己懦弱，而在她思想上形成的不良的印象。就是他决定，在次日一起身，就到她府上去，把一切都告诉她。主意已下，他就一丝不苟地照着去做了。

有时，恶人也会交上好运，做坏事也会得心应手。那天，正巧满朝王公大臣都在卢佛宫，他们在那儿向弗朗索瓦一世和皇帝献媚邀宠，而在埃唐普夫人身边的，只有她的两个亲信，就是大法官和奥尔贝克伯爵，这时，外面通报马尔玛涅子爵到。

子爵毕恭毕敬地向公爵夫人鞠躬致礼，后者只是以她那特有的，同时掺杂着傲慢、轻蔑的保护人的微笑颔首作答。可是马尔玛涅对这种微笑是毫不介意的。他看见公爵夫人的嘴角带笑，他就晓得这表示不仅是冲着他来，而且还做给很多别人看的。此外，他还懂得，只消说一句话，就会把这轻蔑的冷笑变成善意的微笑了。

“嗨！埃斯图尔维勒阁下，”他转身向大法官说，“那个天使般的女孩子回家了吗？”

“还开这种玩笑呢，子爵！”埃斯图尔维勒老爷大声说，做

了一个威胁的手势，脸上气得通红。

“啊！别发火，我的好朋友，别发火。”马尔玛涅答道，“我这样说，是因为假如您还没有把被人劫去的科隆帕找回来，那么，我倒是知道了她在哪儿做窝了。”

“您？”公爵夫人大声说，脸上漾出了亲切魅人的笑容，“那么在哪儿？快说，快说！我求求您，说吧！我亲爱的马尔玛涅。”

“在玛尔斯战神雕像的头颅里。就是邦弗尼托在大内斯勒宫的花园里塑造的那座雕像！”

## 九

## 玛尔斯和维纳斯

象马尔玛涅一样，读者大约也猜着这是怎么一回事了，虽说一开始，这件事显得过分离奇：巨像的头颅正是科隆帕的藏身之地，照雅克·奥伯里的说法，维纳斯在玛尔斯体内住宿。邦弗尼托让他的作品干预生活，这是第二次，用艺术来拯救人；他不仅把他的思想和才能，而且把他的命运也和他的雕像融化成一体了。我们已经看到，以前，他在塑像里塞进了他的越狱工具；现在，他又在里面安藏了科隆帕的自由和阿斯加尼奥的幸福。

可是，我们被带到了这一步之后，为了更深入下去，就必须循着这条路子，再往后挪几步。

赛里尼把斯特凡娜的故事说完之后，大家沉默了片刻。当

邦弗尼托回首那时而出现惊涛骇浪般的坎坷往事时，他在一生中遇见过的良莠不齐的人群深处，看见了在二十岁上就溘然离世的斯特凡娜忧郁而娴静的面庞一晃而过；阿斯加尼奥低垂着头，尽力在追忆着那个女人苍白的脸庞。在他孩提时代，一觉醒来，常看见她俯身在他的小床上，任凭泪水滴在他那粉红的面颊上。科隆帕呢，她温柔地看着邦弗尼托，有一个象她一样年轻、纯洁的女人曾是那么炽热地爱过他，这时，她觉得他的声音和阿斯加尼奥的声音一样柔和，处在这两个痴情地爱着她的男人中间，她本能地感到放心，如同一个孩子依偎在母亲的膝上那样。

“行了！”间歇了几秒钟后，邦弗尼托问道，“科隆帕，您对斯特凡娜把阿斯加尼奥托付给他的这个男人信得过吗？”

“您，我的父亲；他，我的兄弟。”科隆帕一面把双手递给他俩，一面带着羞赧而自然的神情娇嗔地答道，“我不顾一切地把自己托付给你们两位了，为了让你们佑护着我和我的情人永不分离。”

“谢谢，”阿斯加尼奥说，“谢谢，我的爱，您如此信赖他，让我谢谢您。”

“那么您答应一切都听我的了，科隆帕？”邦弗尼托接着问。

“一切。”科隆帕说。

“那好！听着，我的孩子们。我始终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但要有两个条件：上有天主帮助，下有时间等待。为了把您从奥尔贝克伯爵的手中和这笔肮脏交易中解救出来，为了让您和我的阿斯加尼奥缔结良缘，我需要时间，科隆帕；但是，再过几天，您就变成为伯爵的妻子了。因而，首先，最要紧的事情

是把这门丑恶的婚事推迟。您说是吗，科隆帕，我的妹妹、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在这郁郁寡欢的生活中，有些时候，犯一个过错是必要的，以免一桩罪恶产生。您会表现得勇敢和坚定吗？您的爱情是那么纯洁和忠诚，它也包含了一点勇气么？请回答我。”

“阿斯加尼奥将会替我回答的，”科隆帕微笑着说，一面向年轻人转过身去，“我是属于他的。”

“请放心吧，师傅；科隆帕会表现得勇敢的。”阿斯加尼奥答道。

“那么，科隆帕，既然您对我们的忠实和您本人的清白是有信心的，您愿意果敢地离开这座房子，跟我们走吗？”

阿斯加尼奥吃了一惊。科隆帕看着赛里尼和阿斯加尼奥沉默了一分钟，接着，她站了起来，简简单单地问了一声：

“往哪儿去？”

“科隆帕！科隆帕！”邦弗尼托大声说，邦弗尼托因自己受到如此信任，不禁大为感动，“您真是一个高尚、神圣的女子；不过斯特凡娜已经使我难以超脱，难以变得伟大。一切都看您如何答复。现在，我们得救了，可是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这个时刻是崇高的，天主赋予了我们，我们就好好利用吧；牵住我的手，科隆帕，来吧。”

少女仿佛是为了掩饰她脸上的红晕似的，垂下了面纱，接着，她就跟随着师傅和阿斯加尼奥走了。大小内斯勒宫相通的门是关着的，但是钥匙在这一边，邦弗尼托悄悄地把门打开。

科隆帕走到门口，停下来。

“请等一会儿，”她激动地说。

因为这座府邸不再是她神圣无瑕的居留之地了，这个孩子

在门槛上跪下来，祈祷着。她的祈祷只有她和天主才能听见，但是，毋庸置疑，她是在请求天主原谅她对父亲即将做出的不孝的行为。说完，她安祥而坚定地站了起来，在赛里尼和阿斯加尼奥的搀扶下，重新起步。她心乱如麻，默不作声地跟随着他俩，爱怜地看着自己白色的裙裾在瞑色中僭行。他们就这样穿过了大内斯勒宫的花园。大家还曾记得，这天，城堡的工场里正在过节，工匠们正在晚餐，他们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地在唱着，笑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传到了我们这几个惴惴不安，浑身打颤的朋友的耳畔。在生活中某些关键的时刻，人们的心情通常都是如此。

邦弗尼奥走到了雕像的脚下，暂时离开了科隆帕，径自走到熔炼工场，扛了一架很长的梯子出来，把它架在雕像上。月亮是一盏神灯，以它那银白色的光辉，照亮了这个场面；师傅架稳了梯子后，单膝着地，跪在科隆帕的面前。出于内心对这个女子无限的崇敬，他的坚毅的目光充满了柔情。

“我的孩子，”他对少女说，“用两只手抱着我，抱紧了。”

科隆帕一声不响地抱住了他，邦弗尼托就象抱一根羽毛那样，把她抱了起来。

他又对正在走拢来的阿斯加尼奥说：“哥哥就看着父亲把他亲爱的妹妹抱上去吧。”

说完，强壮有力的金银匠，抱着他那珍贵的负荷，顺着梯子向上爬，他爬得那么轻松，好象只是载着一只小鸟。科隆帕小巧的头枕在师傅的肩上，她透过面纱，看清了她的救命恩人那坚毅而富有男性美的面庞，她觉得他就象自己生身之父，对他顿时产生了无比的信赖的感情，唉！可怜的孩子直到现在还从未产生过这种感情呢。至于赛里尼呢，这个钢浇铁铸的人的

意志是不可摧毁的，如果在两小时之前，只要能得到抱在怀里的这个女子，他可以赴汤蹈火，手不颤，心不跳，全身没有一根筋肉会松一下；不过他早已控制住自己，让感情平息下来，他想到就做到了。

当他到达雕像的颈部时，他打开了一扇小门，爬进了玛尔斯神的头颅里，把科隆帕放在里面。

这个雕像有六十来尺高，在它的巨大的头颅里面就象置身在一间圆形的小房间里，这个小房间直径约有八尺，高有十尺；通过眼睛、鼻子、嘴、耳朵的开口，空气和日光涌了进来。当赛里尼在雕塑头颅里时，他就建造了这么一间小房子，他把日常用的工具都放在里面，省得每天五、六次爬上爬下去拿；有时，他也把他的早餐带上去，把它放在这间奇特的餐厅正中的一张桌子上，这样，他在用早餐时，甚至都可以不离开他的手脚架。他认为这项创造非常成功，很合他的口味。他支起了一张桌子之后，又带来了一张小床，在最近一段时期，他不仅在他的玛尔斯神的脑袋里用膳，而且在里面小憩。因此，他就自然而然地想到把科隆帕转移到这个隐蔽所里面去，显然，这是他所能向她提供的最安全的地点了。

"您应该在这儿呆着，科隆帕，"邦弗尼托说，"您应该，我亲爱的孩子，忍着点，不到夜间不要下来。在天主的照看下，在我们友谊的护佑下，等着我努力的结果。……朱庇特，"他又微笑着补充说，他在暗喻国王的诺言，"我希望，他将完成玛尔斯开始做的事情。您不理解我，可是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们有奥林匹斯山佑护着，而您呢，您有天堂。我们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喂，带着点笑吧，科隆帕，假如不在眼前，至少为了未来而笑吧。不要失去希望，我这是向您说的正经话。因

此，请您满怀信心地希望着吧，如果不是对我，也要对天主充满信心。我曾经呆过一所监狱，那里的生活要比您这所艰苦得多，可是因为我心中充满了希望，使我在囚禁生活中不觉得艰苦。请相信我说的话。从现在到成功之日，科隆帕，您不会再看见我了。您的哥哥阿斯加尼奥目标没有我大，不象我那么受人注意。他将要来到这儿看您，会来照管您的；我委托他把工匠的这个房间改造成修女的小室。在我即将离开您的时刻，请记住我说的话：您，有信心而勇敢的孩子，需要您做的事情您已经全都做了；现在，剩下来的是我的事情，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听天由命，科隆帕。不过，听我的话。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请想着这一点。不论您自以为，或是真正处在多么无望的境地，甚至在行结婚礼的祭台前，您将不得不说出一声可怕的'同意'，从此把您和奥尔贝克伯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请不要怀疑您的朋友，科隆帕；别怀疑您的父亲，我的孩子；相信天主和我们同在；我会及时到达的，我向您保证。您会有这个信念和这个意志吗？说呀，您会有么？"

"有。"少女坚定地说。

"这就好。"赛里尼接着说，"再见吧；现在，我就把您留在这个冷清清的小天地里了。当大家入睡了，阿斯加尼奥会把必需的东西带给您的，再见吧，科隆帕。"

他向科隆帕伸出了手，可是少女象平时对自己的父亲做的那样，把额头向他伸去。邦弗尼托震惊了一下，不过他即时把一只手蒙住自己的眼睛，把纷乱的思绪和激越的感情都按捺下去，他在这个纯洁的额头上慈父般地印上了一个吻，喃喃地说：

"再见吧，斯特凡娜的亲爱的女儿。"

说完，他就急速地爬下去，向正在等着他的阿斯加尼奥走去，接着，他俩就心平气和地去找工匠们，他们吃完了，不过还在喝酒。

从此，科隆帕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奇特的、不可思议的生活，而她居然能把这间小屋布置得象一座王后的寝宫。

下面就介绍这间半空中的闺房是如何布置的。

我们知道，房间里已经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阿斯加尼奥又在里面摆上一张罩着天鹅绒的矮椅子，一面威尼斯的镜子，一只书架，书架上的宗教书，都是科隆帕亲自点名要的，一只雕刻精致的十字架，最后，一个同样出自艺术大师之手的银制小瓶，每天夜里，都要换上一束鲜花。

这就是这间象白蛋壳似的小房间能装得下的全部东西，它显得多么纯洁无瑕，质朴和谐啊。

通常，科隆帕在白昼睡觉，这是阿斯加尼奥劝她这样做的，他怕她无意中会发生意外；在群星灿烂，夜莺鸣啭时，她醒来了，跪在床上，面前放着十字架，身心长久地沉浸在虔诚的祈祷之中；过后，她就开始打扮，梳理着她那长长的，美丽的头发，接着便陷入沉思。这时，一架梯子就靠着雕像，阿斯加尼奥走来叩打那扇小门。假如科隆帕已经打扮停当，她就让她的朋友进来，他就呆在她身边，直至午夜时分。到了午夜，假如这天夜色清朗，科隆帕就走下去，阿斯加尼奥回到大内斯勒宫，睡上几个小时，让科隆帕独自夜游，重温那自己设计的美梦，这个美梦离现实越来越接近了。两小时后，白色的使者回到了她那个安乐窝，在那儿，她一面嗅着刚采撷来的芳香四溢的花朵，听着小内斯勒宫的夜莺在唱歌，以及从教士牧场传来的晨鸡的啼鸣，一面等着黎明的到来。

在黎明即将到来时，阿斯加尼奥又回来看望他的未婚妻，他在赛里尼的掩护下，躲过了鲁贝尔特的耳目，把一天的食品给她带来了。这时，他俩就甜甜蜜蜜地交谈起来，追忆着谈情说爱时的片段往事，畅想着结成夫妻后的种种打算。有时，阿斯加尼奥会默不作声，呆痴痴地凝望着他面前的偶像，而科隆帕也笑而不语，让他看着。有时，当他们分手时，他们一句话也没说，但是这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时刻。他俩各自的心里不仅都包含着对方想说的全部的话，还包含着意在不言中的余韵，天主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痛苦和孤寂对年轻人是一剂良药，它们不仅使灵魂更美好，更崇高，还保持了它青春的色泽。科隆帕是一个快快活活的淘气孩子，除了她心驰神往的那些日子之外，她也在打趣逗笑，和象孩子般的戏耍中打发时光。可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些日子，或者说这些夜晚——因为，我们知道，两个年轻人已经把大自然的规律颠倒过来了——并不是过得最快的。爱情，正如一切闪光的东西一样，需在暗处才能更见其光明。

阿斯加尼奥从未说过一句话使那个称呼他为哥哥的胆怯、纯洁的女孩子害怕。他们相依为命，相亲相爱；而正是由于他们相依为命，他们更感觉到天主的存在，他们把天堂看得更真切；也正是因为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把爱情看成是神圣的。

当曙光把屋顶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时，科隆帕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她的朋友，可是正如朱丽叶送走罗密欧那样，总得把他召回来十次之多。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总是会忘了一句什么重要的话要再嘱咐一声。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样，捱到了将近中午，这是天使般的科隆帕沉沉欲睡的时候，她才单独留下来又想入非非，倾听着自己的心声和苏醒的小鸟

在她旧日的花园里的菩提树下的歌声。不言而喻，阿斯加尼奥在返回时，把梯子带走了。

每天清晨，她把面包放在雕像的嘴边上喂养这些小鸟。这些大胆的掠食者飞来抢面包，继而就飞走了；可是，它们逐渐地被驯服了。鸟儿也懂得和它们一样的插上了翅膀的少女们的心灵，于是，它们长久地呆下来了，并以歌声报答了科隆帕恩赐的美餐。甚至有一只大胆的金翅鸟，早晚两次，居然敢跳进房间里面，到少女的手掌心里觅食。由于夜晚天气转寒，年轻的女囚有一天晚上轻而易举地把它抓住，她把它放在胸脯上，在阿斯加尼奥来访时，在科隆帕散步时，这只小鸟在少女的心窝里酣睡着直至天亮。次日，甘当俘虏的小鸟又自投罗网，并且夜夜如此，它黎明即起，啁啾鸣啭。这时，科隆帕托着它，递给阿斯加尼奥亲吻后，放它自由。

在雕像的头颇里，科隆帕就是这样生活的。

仅仅只有两件事情扰乱了科隆帕闲适自在的生活，这就是大法官的两次探访。有一次，科隆帕听见了她父亲在说话，她猛地惊醒了。这不是在做梦，他真的就站在她下面的花园里，她听见邦弗尼托在对他说：

"您在问这座巨像是谁么，埃斯图尔维勒先生?这是玛尔斯神像，是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陛下为装饰枫丹白露赐恩向我定制的。您看见了，这是六十尺高的一件小首饰，如此而已。"

"太漂亮了，太壮观了。"埃斯图尔维勒老爷回答说，"还是走吧，我来不是看这个的。"

"要找它，可太容易啦。"

说着，他们就走开了。

科隆帕跪在地上，双手向前伸着，恨不得向她的父亲喊道：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我在这儿呢！"老头在寻找着他的女儿，他可能会在为她哭泣呢；可是，她想到了奥尔贝克伯爵，想到了埃唐普夫人卑鄙的打算，想到了阿斯加尼奥听见的谈话，顿时，她的感情麻木了。第二次，当她听见丑陋的伯爵在和大法官交谈时，她便无动于衷了。

"这尊雕像很古怪，样子象一座房子似的！"奥尔贝克在巨神脚下停住脚步说，"假如它能捱过了冬天，春天，燕子就能到这儿来筑窝了。"

就在科隆帕的未婚夫的说话声使她心惊肉跳的那天上午，阿斯加尼奥给她带来了赛里尼的一封信。邦弗尼托在信中说：

我的孩子，我不得不离家了，但是，您尽可以放心，为了您的自由和您的幸福，我一切都准备妥了。国王的一句诺言保证我会成功的，而您知道，国王是从来不食言的。从今天始，您的父亲也要离开这儿了。别绝望。现在，我已争取到了我所需要的足够的时间。我还是要对您说，亲爱的女儿，即使您走到了教堂的门槛上，即使您跪在祭台的前面，并且准备说出婚约的誓言时，您还是让命运去摆布罢；天主，我向您起誓，我会及时赶来的。

再见吧。

您的父亲

邦弗尼托·赛里尼

这封信使科隆帕心花怒放，信心倍增，但也使这对可怜的孩子失去了警惕。年轻人不懂得克制自己的情感，她从绝望转而又盲目乐观起来；对于她来说，天上不外乎两个样子，暴风雨或是艳阳天。他俩看了赛里尼的信，又得知大法官不在，便无所顾忌了，他们从此把一些防范措施置之脑后，光想着谈情说爱，不再提心吊胆。科隆帕对自己的举止也不象以前那么检点，因此被佩里纳太太发现了，幸而，佩里纳太太把她当成了

风流修士。阿斯加尼奥点灯后忘了拉上窗帘，灯光又被鲁贝尔特太太发现。这两位妇人的叙述又引起了雅克·奥伯里的兴趣，而粗枝大叶的书记生就象《妇女学堂》里的奥拉斯①一样，居然向最不应该说的人和盘托出。泄密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埃唐普宫邸里去吧。

当他们询问马尔玛涅，他是如何获得这件珍贵的情报的时候，他闭口不谈，故弄玄虚。事实真的太简单了，他说出来，就不会令人叹服。他希望让人认为，他获得这件使四座皆惊的重要情报是多亏了他的机智和努力。正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样，公爵夫人已经得意非凡了；她踱来踱去，不断询问子爵。最后，这个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的不听话的女孩子终于要落入他们的手掌了！埃唐普夫人想亲自到内斯勒宫去，亲眼看看她的两位朋友重获幸福。此外，鉴于已发生的事情，科隆帕与其说是逃跑的，不如说是被劫走的，反正决不能再让小女孩呆在小内斯勒宫里了。公爵夫人亲自过问此事，她将把她带到埃唐普宫邸；她是懂得如何把她软禁在宫里的，在这方面她要比女傅和未婚夫强得多，她将要象对付一个情敌那样把她囚禁起来。而科隆帕，我们也会看到，将被监禁得严严实实的。

公爵夫人吩咐准备她的驮轿。

“这件事几乎还是没有公开，”埃唐普夫人向大法官说，“您奥尔贝克，您对一个孩子逃跑这类事情也不怎么在乎，是吗？这么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妨碍这门亲事和实现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啊！夫人。”埃斯图尔维勒兴奋地欠身说。

---

① 奥拉斯是莫里哀五幕喜剧《妇女学堂》中的人物。

“条件不变，是吗，公爵夫人？”奥尔贝克问。

“当然，条件不变，我亲爱的伯爵。说到邦弗尼托，”公爵夫人继续说道，“他不是这次可耻的绑架的罪魁祸首就是同谋，请您放心吧，亲爱的子爵，我们为自己报仇的同时，也就为您雪耻解恨了。”

“可是有人告诉我，夫人，”马尔玛涅接着说，“国王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许下了愿，只要他定制的朱庇特熔铸成功，他会对邦弗尼托提出的任何要求一口答应。”

“放心吧，我正在提防着这一点呢。”公爵夫人答道，“那一天，我会拿出一副他意料不到的东西，他会大吃一惊的。因此，您就尽管在我的树荫下乘凉吧，让我来安排一切。”

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呢。长久以来，公爵夫人表现得如此殷勤，如此积极，如此和颜悦色，这是从未有过的。她匆匆忙忙打发大法官去把自己的贴身卫士叫来，不一会儿，大法官，奥尔贝克和马尔玛涅带着一群武装的卫士来到内斯勒宫的门前。埃唐普夫人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在沿河堤岸等着，她急不可耐，头不时地从轿子里探出来张望。

眼下正是工匠们午膳的时间，这时只有阿斯加尼奥、帕哥罗、小个子约翰和女人们呆在大内斯勒宫，因为邦弗尼托要到次日傍晚或是第三天晚上才能回家，阿斯加尼奥负责接待，以为他们只是第三次来搜索住宅而已。师傅早先已明确地吩咐过他，遇到这些事尽可放行，因此他毫无刁难之意，相反，还礼貌周到地接待了他们。

大法官，他的朋友和他手下的人径直向熔铸工场走去。

“替我们把这道门打开。”埃斯图尔维勒对阿斯加尼奥说。

年轻人的心被一种什么可怕的预感攫住了。不过，他也可

能判断错了，他知道稍有犹豫便会遭怀疑，于是他眉头也不皱便把钥匙交给了大法官。

“拿着这把大梯子。”大法官对他的卫士说。

卫士们照着办了，他们在埃斯图尔维勒老爷的带领下直奔雕像。到了那儿，大法官亲自架上梯子，着手就想往上爬；可是阿斯加尼奥已捷足先登上了第一格，他的脸色因气愤和恐惧变得煞白。

“你们想干什么，先生们？”他高声问道，“这尊雕像是师傅的精心之作；他委托我照管这尊雕像，我预先警告你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谁要是碰一碰它，我就要他的命！”

说着，他就从他的腰带上抽出一把薄而锋利的匕首，它象刀片那样淬过火，只要一下子，就可以把金埃居刺穿。

大法官使了个眼色，他的卫士便举起长矛向阿斯加尼奥围拢来。阿斯加尼奥无望地抵抗着，伤了两个人；可是，他无能为力了，一个人对付八个，还没把大法官、马尔玛涅和奥尔贝克计算在内。他寡不敌众，被打翻在地，捆绑起来。塞住嘴巴。大法官开始往梯子上爬，他还带了其中的两个卫士以防意外。

科隆帕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她的父亲找到她时，她已昏过去了，因为她看见阿斯加尼奥倒下，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哩。

大法官看到这个场景，先是不安，继而是愤怒，猛地把科隆帕扛在自己有力的肩膀上，又爬下来了；接着，所有的人都回到了沿河堤岸，奥尔贝克一直监视着阿斯加尼奥，武装卫士把他带走了。帕哥罗看见他的同伴在他面前经过，一动也不动。小个子约翰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斯科佐纳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还想试着堵住门，一面大喊道：

“动武干什么，先生们？为什么把阿斯加尼奥带走？这个女人是谁？

正在这时，蒙在科隆帕脸上的面纱掀开了，斯科佐纳认出了赫柏雕像的模特儿。

这时，她妒火中烧，脸色刷地变白了，一句话也不说就让大法官、他的朋友们、他的卫兵和他们的俘虏走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折磨这个年轻人？”埃唐普夫人看见阿斯加尼奥被捆绑着，脸色苍白，浑身淌着血，就诘问道，“把他松绑，松绑！”

“夫人，”大法官说，“这个年轻人豁出命和我们打，他伤了我们两个人；他是他的师傅的同谋，我觉得应该立即把他带到可靠的地方。”

“还有，”奥尔贝克低声向公爵夫人说，“他与我在您府上看见的那个参与我们谈话的意大利侍从象极了。假如他没换上一件衣服，假如他刚才说的那种话，不是您向我说的，他肯定听不懂的话，说真的，公爵夫人，我能发誓，就是他没错。”

“您说得对，大法官先生，”埃唐普公爵夫人马上接口说，她已经收回成命，不想再给阿斯加尼奥松绑了，“您说得对，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个危险人物。你就负责看管他吧。”

“把这个犯人押到夏德莱城堡去。”大法官说。

“那么我们，”公爵夫人说，在她身边，躺着昏过不醒的科隆帕，“先生们，我们到埃唐普宫邸去。”

一刻工夫之后，一匹马在沿河堤岸上疾驰而过，发出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策马疾驰的是小个子约翰，他去向赛里尼报告刚才在内斯勒宫发生的一切。

至于阿斯加尼奥，他被关进了夏德莱城堡，他没有见到公爵夫人，也不知道在这次把他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的事件中她所起的作用。

## 十

## 两个情敌[1]

埃唐普夫人自从听见别人说起科隆帕，就渴望见见她，现在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可怜的孩子就在那儿，昏死在她的面前。

因此，一路上，嫉妒成性的公爵夫人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看见她美貌非凡，眼睛里燃烧着怒火，细细地察看她脸上每一根秀丽的线条，逐一地计数着这个脸色苍白的少女身上每个动人之处，现在，她已经在她的手掌心里，由她支配了。这两个女人狭路相逢了，她们向往着同一个男人的爱情，争取着同一个男人的心。一个忌恨不已，可是权力通王，另一个懦弱无能，可是被深深地爱着；一个凭借着自己显赫的地位，另一个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一个骄奢淫逸，另一个情操高尚。这两个咫尺天涯的女人现在相遇了，碰到一块儿来了，公爵夫人天鹅绒的长裙压在科隆帕简朴的白色的连衣裙上。

虽说科隆帕全无知觉，她的脸色也未必见得比安娜更苍白。她默默地凝视着她，大概是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她的希望

① 本章埃唐普夫人和科隆帕的对话中"您""你"常互换，反映了微妙的心理变化。

破灭了，因为，当她不知不觉地喃喃地说“别人说的没错，她果真是美，真美！”时，她的手把科隆帕的手紧紧地搓着，少女在一阵疼痛下从昏迷中惊醒，张开她那对大大的眼睛说：

“啊！夫人，您把我弄疼了。”

埃唐普夫人一看见科隆帕的眼睛又睁开来，赶忙松开了她的手。

可是少女几乎是先感到疼痛以后才恢复思维的。她说的这句话，是疼痛憋出来的，刹那之间，她只是惊愕地呆望着公爵夫人，还不能把自己的思路理清。她审视了一会后，终于说道：

“您是谁，夫人？您这是把我带到哪儿去？”

接着，她突然往后缩了一下，大声说：

“啊！您是埃唐普公爵夫人！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住口。”安娜威严地接着说，“住口。再呆一会儿，我们就单独在一起了，您爱怎么问就怎么问，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她说这几句话时，目光严峻而傲慢；不过，这种感情来自她本身的尊严，而不是命令科隆帕住口装出来的。科隆帕就此再也不说一句话了，一直到了埃唐普宫；到了那儿之后，在公爵夫人的示意下，她跟她走进了夫人的小祈祷室。

当这两个情敌面对面地单独处在一起时，在一二分钟之内，她们一言不发，相互打量着，但是脸上的表情却迥然不同：科隆帕是沉静的，因为她把希望寄托给了天主，对邦弗尼托满怀信心，精神上得到了支持；安娜对她安之若素的态度气坏了，怒形于色，不过，丝毫没有发作，因为相信自己铁一般的意志和她的权力一定能压倒这颗幼小的心灵。

还是她首先打破了僵局。

“嗯！我年轻的朋友，”她说，言词虽然客气，口气却掩饰

不住她思想上的苦涩，“您终于又回到了父亲的照管之下了！这样好嘛，首先，让我对您的勇敢行为表示祝贺；在您这个年纪，您真……大胆，我的孩子。”

“这是因为天主和我在一起，夫人。”科隆帕天真地答道。

“您说的是什么天主，小姐？哦！大概说的是玛尔斯神吧。”埃唐普夫人眨了一下眼睛说，她在宫廷里经常眨巴着她那随机应变目空一切的眼睛。

“我只认识一个神，夫人；那就是善良、永恒、庇护人的天主，他规劝富人行善，伟人谦抑。对我说的那个天主一无所知的人们是要倒霉的，因为总有一天，他反过来也不会认识他们的。”

“好嘛，小姐，好嘛！”公爵夫人说，“真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啊！假如我现在不愿意去想，您是想以自己的厚颜无耻来让人原谅您的失节行为的话，我倒会祝贺您具有即兴之才的。”

“说真的，夫人，”科隆帕回答说，口气中全无尖刻的意思，不过她微微地耸了耸肩，“我一点也没想着在您面前表示内疚，我甚至还不知道您有什么权利责备我。如果我的父亲责问我，我将会带着敬意和痛苦回答他的。倘若他责备我，我就准备为自己辩护。可是在那以前，公爵夫人，如果我沉默不语，您还是忍着点吧！”

“我懂，我的声音遭您讨厌，而您更愿意一个人呆着沉思，让自己自自在在地去想您所爱的那个人，是吗？”

“无论什么声音，哪怕它再讨厌，也不能阻止我去想他，夫人，特别是他在不幸中的时候。”

“那么您竟然敢承认您爱他？”

“我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夫人：您爱他，您，却不敢承

认这回事。”

“放肆！”埃唐普公爵夫人高声说，“我认为这是在向我挑战！”

“哎呀，不！”科隆帕温和地回答道，“我不是向您挑战，我仅仅是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您逼着我回答。请您让我一个人呆着吧，我也不来妨碍您的计划。”

“那好吧！既然您逼得我非这样做不可，孩子；既然您自以为很强大，可以来跟我斗；既然您承认了自己爱他，我也向您表白我也爱他；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就坦露了我的愤慨。是的，我爱阿斯加尼奥，因此，我恨你，总而言之，有什么必要对你弄虚作假呢？你是唯一的一个人，我可以与之无话不说的，因为你单独在场，不论你说什么，别人不会相信的。我要说：是的，我爱阿斯加尼奥！”

“这么说，我同情您，夫人。”科隆帕轻轻地接着说，“因为阿斯加尼奥爱我。”

“对，一点也不错，阿斯加尼奥爱你。可是如果有可能，我就会引诱他；如果非做不可的话，我就会欺骗他；如果有必要，我就会犯罪，我终归会把他从你那儿抢过来的。听见了吧？我名叫安娜·德·埃莉，埃唐普公爵夫人。”

“夫人，哪个女人最爱阿斯加尼奥，他就爱哪个。”

“啊！不过您就去听听这个女人的心声吧！”公爵夫人见对方如此自信，绝望地大声说，“难道人们会不相信，在世界上，她的爱情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无人可与之比拟？”

“我不是说这个，夫人。我既然如此爱他，另一个人也能同样爱他；这‘另一个人’是否就是您，我仅仅对此怀疑就是了。”

“说说看嘛，你把自己的爱吹得天花乱坠，以为我的爱情不

能相比，那么你为他做了些什么呢？直到现在，你为他牺牲了什么呢？是你的郁郁寡欢的生活，还是孤独寂寞的惆怅之情？”

“不，夫人，是我的宁静。”

“你爱他胜于什么呢？胜于奥尔贝克伯爵对你的可笑的爱情？”

“不，夫人；胜过孝女对父亲的顺从。”

“你能给他什么呢，你？你能使他富有、强大、使人敬畏？”

“不，夫人；我希望能让他幸福。”

“啊，我么，”埃唐普夫人说，“我么，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将做得更多些；我么，我将把一个国王的全部乐趣奉献给他；我将把财富、爵位、荣誉，奉呈在他的足下；我将给他带来的是一个任他统治的王国。”

“是的，这是真的，”科隆帕微笑着说，“您的爱情能给他除了爱情之外的一切东西。”

“够了，别再进行这令人诅咒的比较了吧！”公爵夫人粗暴地高声说，她感到越来越抵挡不住了。

这时，出现了片刻的沉寂，科隆帕神态安详地呆着，而埃唐普夫人却只得显得怒气冲冲的，以掩饰自己的窘迫。不过，她的一脸怒色逐渐松懈了，她表现得比较温和了，一丝真的或是伪装的善意的光辉慢慢地在她的脸上漫溢开来。终于，她首先重新投入战斗，她的自尊心将不惜一切地只能允许她在这场斗争中以胜利告终。

“说说看，科隆帕，”她以几乎变得亲热的口吻说，“倘若有人对你说‘为他献出你的生命吧’，你怎么办呢？”

“啊！我会心醉神迷地把生命献出来。”

“我也会这样去做的！”公爵夫人大声说道，她的口气证明，

她这句话即使不能说明她真能牺牲自己，至少也道出了她的爱情的强烈。“可是您的荣誉，”她接着说，“您会象自己的生命那样把它献出来吗？”

“假如您说的荣誉指的是我的名声，可以；假如您说的荣誉指的是我的贞操，不行。”

“什么！这么说，您还不是属于他的？难道他不是您的情人吗？”

“他是我的未婚夫，就是这。”

“啊！她不爱他，”公爵夫人接着说，“她不爱他！一言以蔽之，她把自己的荣誉看得比他重要。”

“假如有人向您说，夫人，”科隆帕又说，她生性温柔，这一下也被激怒了，“假如有人对您说：‘为他，牺牲你自己的爵位，你的尊严，为他牺牲国王对你的宠爱吧，而且不是暗中进行——这样，就太方便啦——而是公开声明；假如有人对您说：‘安娜·德·埃莉，埃唐普公爵夫人，离开你的宫殿，舍弃你的财产，抛下你的宠臣，跟他到雕刻匠阴暗的工场里去，’又怎样呢？”

“为了他本人的利益，我将会拒绝的。”公爵夫人接着说，仿佛在她的情敌的锐利而深邃的目光逼视下，她是不可能撒谎似的。

“您将会拒绝？”

“是的。”

“啊！她不爱他！”科隆帕大声说，“她把尊严、虚荣看得比他更重要。”

“可是我是对您说，我是为了他才保住我的地位的！”公爵夫人接着说，看见她的情敌又占了上风，十分恼火，“可是我是

对您说，这是为了和他共享荣华富贵，我才愿意保住我的尊严的！所有的男人迟早都会喜欢这些东西。”

“是啊，”科隆帕微笑着答道，“可是阿斯加尼奥不属于这样的男人。”

“住嘴！”安娜跺着脚，又一次愤怒地大声说。

这样，狡黠而强大的公爵夫人就没能战胜这个小姑娘。她原以为只需提高嗓门就能把她吓坏了。不论她如何凶狠或者带着讥讽诘问科隆帕，她总是安详、谦逊地回答她，这使埃唐普夫人十分狼狈。公爵夫人明显地感到，她听任自己的仇恨随意冲动只能使自己误入歧途。于是她改变了策略。原先，说真的，她没有想到科隆帕是如此美丽，如此聪明，既然她不能使她的情敌屈服，她决心对她进行突然袭击。

在科隆帕这方面，正如我们看见的，她在埃唐普夫人双重的怒火之下，丝毫没有被吓住；她仅仅洁身自好地沉默不语罢了。这回，公爵夫人依照她刚刚制定的新的计划，带着迷人的微笑走过去，亲热地握住了她的手。

“请原谅我，我的孩子，”她对她说，“我想，我是太冲动了，我不应该发脾气；您比我强多了，我嫉妒您，再自然不过啦。唉呀！您大概把我看成一般的女人了，一个坏女人！不过，说真的，坏的是我的命运，而不是我。请您原谅我吧。不要因为我们碰巧两人同时爱着阿斯加尼奥，就非得不共戴天。再说您，您是他唯一爱着的人，表现得宽宏大量些是您的责任。让我们成为姐妹吧，愿意吗？让我们敞开心怀好好谈谈，我将尽力在您的思想里消除对我的不好的印象，那可能是我唐突无礼造成的。”

“夫人！”科隆帕疑疑惑惑地说，本能地用劲把手缩了回来。

接着，她又补充说：

“说下去吧，我听着呢。”

“啊！”埃唐普夫人回答道，装出轻松愉快的样子，仿佛她非常理解少女迟迟疑疑的心情，“您就放心吧，小家伙，我不让您信任我，是不会要求您的友谊的。听着，为了让您知道我是谁，为了让您对我了解得象我对自己了解得一样清楚，我将三言两语地向您谈谈我的生平。我的心情和我的经历不太相似，这就不谈了！别人常常诬蔑我们，诬蔑我们这些被人称为贵夫人的女人。啊，我们是该被同情的，因嫉恨而咒骂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样，您，譬如说，我的孩子，您是如何看待我的呢？请直爽地说，您把我看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是吗？”

科隆帕不自然地动了一下，看出她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困难。

“可是，即使别人把我毁了，”埃唐普夫人又继续说，“难道这能怪我吗？您生活在幸福中，科隆帕，可别过份瞧不起那些苦命的女人。您直到现在为止，都是生活在一尘不染、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您永远也不理解生活在名利角逐的场所中是怎么回事。因为命中注定要受如此酷刑的女人，就如被人盖满鲜花的牺牲者一样，别人看她们的生活，光是看到光明的一面。她们没有爱情，只有取悦别人的权利。就这样，从我青年时代起，我的想法，只能是争取国王的宠爱；天主赋予女人的美，是为了让她们以美换取真正的爱情，而他们逼迫我用它换取一个爵号，他们设了一个美人计。那好！请您告诉我，科隆帕，一个可怜的孩子，在好坏不分的年纪就被人看上了，别人对她说：‘好就是坏，坏就是好’，您要她怎么样呢？因此，您看，别人对我灰心失望了，我呢，我可不灰心。天主可能会原谅我，因

为，在我的周围没有人告诉我有个天主存在。我孤独、懦弱、无依无靠，您要我怎么办呢？打那以后，我的全部生活就是要手腕和欺骗。不过，我本不适宜扮演这个可憎的角色的，证据，您也看到了，这就是我爱上了阿斯加尼奥；证据，就是当我感到我爱他时，我同时觉得幸福和羞耻。现在，请您告诉我，可爱而纯洁的孩子，您理解我了吗？”

“嗯。”科隆帕天真地答道，她被这番虚情假意的话蒙骗住了，这番谎言听起来象是真的。

“这么说，您就会同情我了。”公爵夫人大声说，“您让我离得远远的，默默无声地爱着阿斯加尼奥，这样，我就不再是您的情敌了，既然他是不会爱我的。这样，回过来说，我，我认清了这个世界，对人间的邪恶、诈骗、欺罔了解甚多，我，我就替代您失去的母亲，我，我将给您以指导，我，我将把您拯救出来。现在，您看清楚了，您可以信赖我了，因为现在，您知道我的身世了。在一个女孩子的心中，有人激发起了女人的情欲，这就是我的全部过去。我的现在，您看见了，我成了国王公开的情妇，我在蒙垢受辱。我的未来，这就是我对阿斯加尼奥的爱，而不是他对我的爱。因为您自己也说了，我自己也是经常这么说的，阿斯加尼奥永远也不会爱我；但正因为我的爱情是纯洁的，他将会使我变得更纯洁。眼下，轮到您说话了。也请您畅所欲言，把一切都告诉我。把您的过去说给我听听吧，亲爱的孩子。”

“我的过去，夫人，是很简短的，太简单啦。”科隆帕回答道，“三种爱情就概括了。我曾经爱过，现在爱着，将来仍然要爱：天主，我的父亲，阿斯加尼奥。不过，在过去，我还没有遇见过阿斯加尼奥，我的爱仅仅是一个梦；眼下，这是痛苦；

未来，这就是希望。”

“好极了。”公爵夫人说，强捺住内心的嫉妒，并且抑制不让泪水涌上眼睛，“可是别把话说到一半，科隆帕。现在您准备干什么？您，一个可怜的孩子，怎样进行斗争，来与象您的父亲和奥尔贝克伯爵那样的两个坚强而有力的人抗衡？还不算上国王，他看见过您，并且爱着您。”

“啊！我的天主啊！”科隆帕喃喃地说。

“然而，国王对您的爱慕是埃唐普公爵夫人一手造成的，您的情敌，安娜·德·埃莉，您的朋友，将会把您从他那儿解脱出来；因此，别管国王了。但是，还有您的父亲，还有伯爵。他们的企图可不象弗朗索瓦一世的飘浮不定的情欲那么容易挫败的。”

“哦！好事可别只做到一半。”科隆帕大声说，“就如您把我从国王那儿救出来那样，也把我从其他人那儿救出来吧。”

“我只晓得有一个办法。”埃唐普公爵夫人显得在思索的样子说。

“什么办法？”科隆帕问。

“不过，您会吓坏的，您是不愿意照办的。”

“啊！假如只需要勇气，那就说吧。”

“到这儿来，听我说。”公爵夫人说，亲热地把科隆帕拉到她坐的安乐椅旁边的折凳上坐下，并且用手抱住了她的腰，“特别是，别让我要说的开头几句话吓着了。”

“真有那么可怕吗？”科隆帕问。

“您冰清玉洁，纯净无瑕，亲爱的孩子，可是，唉！我们生活在当今的世界上，在那儿，纯洁美好的心只是更增加了一个危险，因为它把您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送交给您的敌人，而您

却不能用他们拿来攻击您的武器与他们斗争。好吧！您自己得加一把力，从您的梦幻中走回到现实中来。刚才，您说您可以为阿斯加尼奥献出您的名誉。我并不要求您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您只要在表面牺牲掉您对他的忠诚的爱就行了。您得试着要在势孤力单的情况下和命运作斗争；您，一个贵族之女，梦想和一个金银铺的学徒结婚，这简直是在发疯！听着，请您相信一个真诚的朋友的忠告吧，别执拗不听话，不要一意孤行。您只要在心里成为阿斯加尼奥的未婚妻和妻子就行了，和奥尔贝克伯爵结婚。您让自己姓他的氏，他觊觎的，也就是这个东西；但是，您一旦成了奥尔贝克伯爵夫人之后，您就可以很方便地挫败他那卑鄙的计划，因为，那时，您只需提高嗓门，大声叫屈就行了。至于目前，有谁会认为您斗得在情在理呢？没有人；我本人也不能帮助您违抗父命，如果仅仅涉及到挫败您的丈夫的阴谋，您会看到我怎么去做的。仔细想想我说的话吧。为了有自主权，您就得从命；为了能独立自主，您就得假装舍弃自由。到那时，您再想到阿斯加尼奥是您的心目中合法的丈夫，和任何其他人结婚只是一种亵渎，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而您的良知会保持沉默，这时，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您的面子维持住了，对您就无可非议了。”

“夫人！夫人！”科隆帕边起身边喃喃自语地说，在公爵夫人的搂抱下挺直了身子，后者还试着挽住她，“我不清楚，我是否理解您的话了，可是我觉得您在叫我去干一件下流的事情。”

“您说什么？”公爵夫人大声问道。

“我说，贞操不是可以这样拿来做买卖的，夫人；我说，您的诡辩术让我为您害羞；我说，您的友谊是表面的，实质上您怀恨在心，我看见了您为我设下的陷阱。您想玷污我的名誉，

让阿斯加尼奥看是吗？因为您明白，阿斯加尼奥永远也不会爱上，或是不会再去爱他所鄙视的女人的，是吗？”

“那又怎样？就是这样的！”公爵夫人暴跳如雷地说，“因为我腻烦了，不想再戴假面具了！哦！你不愿意陷入我替你设下的陷阱，你说的！那好嘛！你将会跌入我把你推进去的深渊！你就听着这句话吧：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一定会嫁给奥尔贝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虽然要成为暴力的牺牲者，但暴力本身便证明我是无罪的；即使我屈从了，在屈从的同时，我也不会亵渎我心中的信仰。”

“这么说，你还要奋力抗争？”

“一个可怜的女孩子的能力范围内的一切办法都会用上。我预先警告您，直到最后，我都会说一个‘不’字。即使您把我的手放在这个男人的手里，我也会说‘不！’即使您要把我拖到祭台面前，我也会说‘不！’即使您要强迫我在教士的面前跪下，当着教士的面，我也会说‘不！’”

“那有什么关系！阿斯加尼奥会相信，你已经接受了你已经履行的婚约了。”

“因此，我希望不会履行它，夫人。”

“你指望谁会来援助你呢？”

“上靠天主，下靠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已经是囚犯了。”

“这个人是自由的，夫人。”

“那么说说看，这个人是谁呢？”

“邦弗尼托·赛里尼。”

公爵夫人听到有人说出她看成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名字

时，恨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地响。但当她想把这个名字再说一遍，并且伴随着一句极为恶毒的咒语时，一个侍从掀起了门帘，通报国王到了。

埃唐普公爵夫人冲出房间，嘴角带笑，向弗朗索瓦一世迎上去；她一面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她的仆人看管住科隆帕，一面把国王拖进了自己的闺房。

## 十 一

## 邦弗尼托身陷绝境

阿斯加尼奥入狱以及科隆帕被劫后的一小时，邦弗尼托·赛里尼正沿着奥古斯丁沿河堤岸缓辔徐行。他刚和国王以及他的宫廷随从们分手，一路上，他使出他的拿手好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添枝加叶说了不少故事，让他们听得兴趣盎然，乐而忘疲；可是，他现在刚刚静了下来，又陷入深思了：谈笑风生的人变成了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一边蹓着马，一边低首思考起来。他思念着朱庇特铸像，现在，它不仅牵系着他的艺术家的荣誉，而且还牵系着他亲爱的阿斯加尼奥的幸福。青铜在进入火炉熔炼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沸腾了。但在外表上，他还是显得很镇静。

当他到达府邸的门口时，停了分把钟，他感到奇怪，居然没听见锤击声。黑洞洞的宫堡里死一般地沉寂，仿佛无人居住的样子；主人敲了两下门，没有回音；敲第三下时，斯科佐纳把门打开了。

“啊，您来了，师傅！”她看见邦弗尼托·赛里尼后大声说

道，“唉呀！您怎么不早回来两个小时呢！”

“发生了什么事？”赛里尼问。

“大法官、奥尔贝克伯爵和埃唐普公爵夫人来过了。”

“以后呢？”

“他们搜查了住宅。”

“怎么样呢？”

“他们在玛尔斯神像的头颅里找到了科隆帕。”

“不可能！”

“埃唐普公爵夫人已经把科隆帕带到她的宫里去了，大法官派人把阿斯加尼奥关进了小城堡。”

“啊，我们被出卖了！”邦弗尼托手击着额头，脚跺着地大声说。

接着，如同在其他的事情上一样，这个男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报复。他让他的马自个儿走进马厩，自己冲进工场叫喊道：

“全体集合！全体！”

不一刻功夫，所有的工匠都到齐了。

这时，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例行诘问，可是大家对科隆帕的藏匿之处以及这个少女的敌人是怎么发现这个地点的都一无所知。邦弗尼托最先是怀疑帕胥罗，但问到他时，他的回答毫无破绽，让师傅听了对他也放心了。不言而喻，在任何时候，他是不会对正直的海尔曼产生怀疑，也不会想到左撇子西蒙会有什么问题。

邦弗尼托看到，在这方面一无所获，无可报复，就象通常那样，闪电般地下了决心，采取了断然措施。他确信佩剑还挂在肋部，匕首随时可以从皮鞘里抽出来后，就命令大家各守岗位，以便在需要时，他能找到他们。他走出工场，急速地走下

台阶，奔到街上去了。

这一次，他的脸，他的步伐以及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异常激动。一点也不错，他的头脑里千头万绪在交叉冲突，他心乱如麻。正当他最需要阿斯加尼奥的时候，他失去了他，因为要铸造他的朱庇特，所有的学徒都要一齐上，他们之间最聪明的一个还要带着他们干。科隆帕被劫走了，她在她所有敌人的围困之中，可能会失去勇气。可怜的孩子高尚纯洁的品格和信心，本来是抵御不良的思想和邪恶的阴谋的一道防线，现在在种种阴谋诡计和威胁利诱之下，可能会被攻破，把她毁了。

接着，在这些纷乱的思绪中，在他的思想深处，突然冒出了一段往事。他想起，有一天，他向阿斯加尼奥透露了埃唐普公爵夫人可能会进行残酷报复时，阿斯加尼奥微笑着回答道："她不敢害我，因为我一句话就能把她毁了。"那时候，邦弗尼托希望能知道这件秘密，但年轻人回答说："今天，师傅，说出来是背叛行为。等到那一天，这样做变成自卫行动时，我才说。"

邦弗尼托理解这句话的微妙的含意，就没有再问下去。眼下，必须要见到阿斯加尼奥。首先，他要达到的，就是向这个目标努力。

对邦弗尼托来说，决心一下，就会立即付诸行动。他刚想到应该去见阿斯加尼奥，就马上去敲夏德莱城堡的门。边门打开了，大法官的一个狱卒问赛里尼是什么人。另外有一个人在暗处，站在他的后面。

"我叫邦弗尼托·赛里尼。"金银匠回答道。

"您想干什么？"狱吏又问。

"我想见被关在这所监狱里的一个囚犯。"

"他叫什么名字？"

“阿斯加尼奥。”

“阿斯加尼奥受到秘密监禁，不得见任何人。”

“那么阿斯加尼奥为什么被秘密监禁呢？”

“因为他被控告犯了一个死罪。”

“那么，我更有理由要见到他了。”邦弗尼托大声说。

“您的逻辑真古怪，赛里尼老爷。”躲在暗处的人以嘲弄的口吻说，“而这个逻辑在夏德莱城堡不适用。”

“我请求的时候，谁在笑？我请求的时候，谁在嘲讽？”邦弗尼托大声问道。

“我，”那人说，“我，罗贝尔·埃斯图尔维勒，巴黎大法官。每个人都有倒霉的时候，赛里尼老爷。任何斗争都有正反两面。您赢了第一个回合，我呢，赢了第二个回合。您不公正地夺取了我的府邸，我就合法地逮捕了您的高徒。您不愿意把那个还我，请放心吧，我也不会把这个还您。现在，您既勇敢又大胆，您有一支忠实于您的伙计队伍；来吧，夺取我宫堡的人！来吧，攀登我宫墙的人！来吧，闯入我大门的人！来攻占夏德莱城堡吧！我等着您！”

他说完了这几句话，边门又关上了。

邦弗尼托咆哮了一声，向厚实的大门冲去，但是，尽管他拼足力气手脚并用，大门还是纹丝不动。

“用劲，我的朋友，用劲，打门，打门呀！”大法官在门的里面叫道，“您只能制造些响声，而且假如您用得不象话，当心哨兵！当心弓箭手！哦！这是因为夏德莱城堡可不是内斯勒宫，您没看见吗？它是属于我们的国王陛下的。而且我们将看到，在法国，您是否比国王更能当家作主。”

邦弗尼托环顾四周，看见沿河堤岸上有一块界石，两个中

等个子的男人使尽全力可能会把它刨出来。他径直向界石走去，轻松地把它扛在肩上，象一个孩子扛一块普通的石板那样。

可是，还没等他迈开几步，他就想到，一旦门被撞开了，他就会面对里面的卫兵，而这样做可能连他自己也要进班房；当前，他的自由决定阿斯加尼奥是否能获得自由，万不能进监狱！于是他又扔下了界石，界石在本身重量的作用下，陷进地里好几寸。

大法官大概是通过某个秘密的窥视孔在看着他，因为听见他又爆发出一阵狞笑。

邦弗尼托拔腿走远了，要不，他会克制不住自己要在这扇可诅咒的大门上碰碎自己的脑袋的。

他径直向埃唐普的宫邸走去。

看不到阿斯加尼奥，假如他还能看见科隆帕的话，总还存有一线希望。有可能，阿斯加尼奥在某一次倾诉爱情时，把他拒绝说给他的师傅听的这椿秘密，说给他的未婚妻听了。

开始，一切尚属顺利；宫邸的门开了，他穿过院子，走进前厅，在那儿，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仆人，他是一个足有四尺宽，六尺高的巨人，衣服的线缝处，都镶着饰带。

“您是谁？”他一边从头到脚打量着金银匠，一边问道。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对这无礼的目光，邦弗尼托可能都会象他通常做的那样，不客气地回报一下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要见到科隆帕，要援救阿斯加尼奥，他克制住了。

“我是邦弗尼托·赛里尼，佛罗伦萨的金银匠。”他回答道。

“您想干什么？”

“见科隆帕小姐。”

“科隆帕小姐不能见。”

“为什么她不能见?”

“因为她的父亲，埃斯图尔维勒老爷,巴黎的大法官把她交给了埃唐普公爵夫人照看，并委托她对她严加管束。”

“可是我，我是一个朋友。”

“这就更可说明，您是可疑的。”

“我告诉过您了，我必须见到她。”邦弗尼托说，他开始不耐烦了。

“我呢，我告诉过您了，您不能见她。”仆人回答道。

“那么，至少可以见见埃唐普公爵夫人吧?”

“和科隆帕小姐一样，不能见。”

“我是她的金银匠，甚至我也不能见她么?”

“您比任何其他人更不能见她。”

“那么，我是被禁止入内的了?”邦弗尼托大声说。

“一点也不错。”仆人回答说，“就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么，我是一个古怪的人，朋友，”邦弗尼托·赛里尼狞笑着说，通常，这一笑是他脾气发作的前奏，“别人不让我进去的地方，我偏要进!”

“您怎么办呢，讲给我听听好不好?还可以让我乐一下呢。”

“譬如，当有一道门和一个象你这样的傻瓜在面前时……”

“那又怎样?”

“又怎样!”邦弗尼托说，他说到做到，“那我就把傻瓜打翻在地，破门而入。”

与此同时，邦弗尼托甩起一拳就把仆人打得滚出几步远，又飞起一脚把门踢开了。

“来人!”仆人大叫道，“来人!”

可是，这个可怜的家伙声嘶力竭的叫喊是多此一举；邦弗

尼托从门厅走到了前厅时，迎面遇到了六个仆人，他们似乎是特地等候他的。

他猜想，埃唐普公爵夫人早已得知他要来，因此，她已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了。

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邦弗尼托身带匕首和佩剑，就会扑向这群奴仆，很可能还会讨到些便宜；可是在国王情妇的宫邸里采取暴力可能会招致可怕的结果。于是他一反常态，理智又一次战胜了愤怒的感情；他相信他至少能晋见国王，我们已经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自由出入王宫，于是他又把刚出鞘的剑推了回去，向原路退回。他象头后撤的狮子那样，每退一步，停顿一下，慢慢地退出门厅，走过院子，向卢佛宫走去。

这次，邦弗尼托又恢复了常态，他神情安详，步伐坚定；不过，他只是表面显得镇静而已。他的额头上沁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他心中郁积着一股子怒气，他愈是控制它，就愈感到痛苦。果真如此，对这个性情暴躁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无效的奔波，比吃闭门羹，比受无礼的仆人的粗野的回绝更为他反感的了。对这些身强力壮，血性方刚的男子来说，没什么比当他们遇到了人为的抵抗时不打自败更感到沮丧的了。现在，如果有人能用胳膊碰撞他，他宁愿少活十年；他边走，边不时地抬起头来，凶狠狠地注视着与他擦肩而过的行人，仿佛是在向他们说："喂！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个活得不耐烦的混蛋？如果有的话，让他来找我吧，我听他吩咐！"

一刻钟后，邦弗尼托走进卢佛宫，在侍从室站定，请求立即晋见陛下。他想把一切都告诉弗朗索瓦一世听，求助于自己的忠心耿耿，即使他得不到释放阿斯加尼奥的恩准，至少，也恳求能见他一面。一路上，他一直在想该如何向国王启口，由

于邦弗尼托对自己的口才素来很自负，他对已经打好腹稿的一篇短小精彩的演说很满意。说实在的，这来回奔波求情，晴天霹雳似的这些坏消息，以及遭到的这些污辱，他未能克服的这些障碍，所有这些都使这位桀骜不驯的艺术家的血管里热血奔腾：他的脑门轰轰直响，他的心在剧烈跳跃，他的双手在颤抖。他自己也闹不清，是什么激情使他精力倍增，跃跃欲试；有时，生命的一天能浓缩在一分钟之内。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邦弗尼托对一个侍从提出了晋见国王的请求。

"国王不接见。"年轻人说。

"您不认识我了吗？"邦弗尼托惊奇地问道。

"相反，认识，完全认识。"

"我叫邦弗尼托·赛里尼，陛下总是接见我的。"

"正因为您的名字叫邦弗尼托·赛里尼，"侍从说道，"您才不能进去。"

邦弗尼托莫名其妙，愣住了。

"啊！是您。"年轻人向一个和金银匠同时来的一个僚臣说，"是您，德·泰尔姆先生，请进！请进！德·拉法叶伯爵，请进！德·普莱侯爵。"

"那么我呢？我怎么啦？"邦弗尼托大声说，脸都气白了。

"您吗？十分钟前，国王进来时说过：'假如这个胆大妄为的佛罗伦萨人来了，让他知道我不愿意看见他，并劝告他老实些。假如他不愿意在夏德莱城堡和圣天使城堡① 之间作一抉择的话。'"

① 圣天使城堡：罗马古城堡，后改为国家监狱。

“帮助我吧！呵，要耐心！帮助我吧！”邦弗尼托·赛里尼低沉地、缓缓地说，“因为，公正的天主啊！国王怠慢我，我还不习惯哪，梵蒂冈[①]与卢佛宫不相上下，而莱昂十世[②]比弗朗索瓦一世毫不逊色，可我从来就没有在梵蒂冈的大门口等候过。是呀，是这么回事：国王到埃唐普夫人的宫里去过了，国王刚从他的情妇的府上出来，他情妇向他说了我的坏话。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为了阿斯加尼奥，得捺住性子，为了科隆帕也得捺下性子。”

不过，邦弗尼托虽说再三勉励自己要耐心，他仍然身不由主地靠在一根柱子上，心胸在膨胀，双腿软绵绵的。这最后一下冷遇不仅损伤了他的自尊心，而且也损伤了他的情谊。他的思想充满了苦涩和绝望，他双唇紧闭，目光呆滞，双手痉挛，痛苦得不能自持。

不过，这仅是分把钟的事情。他马上又醒悟过来，头一甩把挂在额头上的一绺头发甩了上去，迈着坚定稳健的步伐走出去了。呆在那里的所有的人都不无尊敬地目送他远去。

如果说，邦弗尼托表面上沉着，这是因为他自身具有不可思议的自控能力，因为事实上，他比一头陷于绝境的鹿更彷徨，更迷惑。他在街上走着，有一刻他竟不知道何去何从，眼前只看见一片云雾，耳畔只听见血在沸腾，他象喝醉酒的人那样神智模糊，内心嘀咕着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一小时来，他已经第三次被人赶出来了。他，邦弗尼托，亲王、教皇与国王的宠儿；他，邦弗尼托，当他人还未到，所有的门都会迎他敞开的，

① 梵蒂冈：罗马教廷所在地，面积0.44平方公里，境内有圣彼得大教堂，为中世纪教皇国中心。

② 莱昂十世（1471—1521）：罗马教皇。曾和弗朗索瓦一世达成1516年的和解协议。

居然第三次吃了闭门羹！可是，他虽然受了三次委屈，也无权感情从事，他应该含垢忍辱，直到把科隆帕和阿斯加尼奥救出来为止。和他擦肩而过的人们，不论是无所牵挂的，心平气和的还是忙忙碌碌的，他都觉得他们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他刚受到的三次屈辱。可能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这个受到侮辱的伟大的人对自己也怀疑起来了。不过，他心里游移不定，思想混乱，徬徨徘徊了将近刻把钟之后，他自己冷静了下来，抬起了头颅。他不再气馁了，精神又振作起来。

"算了吧，"他大声说道，他显得是那么镇定，理智完全控制住了感情，"算了吧，他们欺负人顶个屁用，他们压不垮一个艺术家。行了，雕刻家，当他们欣赏你的作品的时候，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内疚吧；行了，朱庇特，你得证明，你不仅是诸神之王，而且也是人类的主子。"

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邦弗尼托在一种可以说是超人的力量的冲动下，向图尔内尔府飞奔而去，这是一座旧王府，陆军元帅老蒙莫朗西仍然住在里面。

性子急躁的邦弗尼托还得等上一个小时，才轮到他被引进去见弗朗索瓦一世的这个当兵的部长。陆军元帅此刻被围在一群奉承者和请求者的中间，最后，邦弗尼托终于被领到了元帅的身边。

阿纳·德·蒙莫朗西身材高大，神情冷漠、刻板、干巴巴的，目光锐利，说话干脆，因上了年纪，背有些驼了。他永远是在粗声粗气地训斥人，别人从来就没有看见他脾气好过。假如他偶尔被谁撞见并看见他在笑的话，他认为是奇耻大辱。那么，这位性情抑郁的老头是怎样赢得当时统治法国的和气而又可亲的君王的好感的呢？这个问题，只能用对比的规律来解

释了：弗朗索瓦一世有办法把他不感兴趣的那些人高高兴兴地打发走；而老元帅却相反，他善于让那些他感到满意的人怒气冲冲的离开他。此外，虽然他智力平平，却能以自己军人的坚定性和他武断专制的习性，得到国王的信任。

当邦弗尼托走进去时，他正按照惯例在内房踱步。赛里尼向他致敬，他只是点了一下头示意；接着，他猛地刹住了步子，目光犀利地盯着他。

“您是谁？”他问。

“邦弗尼托·赛里尼。”

“干什么的？”

“国王的御用金银匠。”艺术家答道，他通名报姓后，对方居然还向他提出第二个问题，这使他非常惊讶。

“哦！是的，不错。”陆军元帅咕哝道，“我认识您；嗯，您要什么，您请求什么，我亲爱的？要让我向您定货吗？假如您有这个指望，您就是浪费时间了，我预先告诉您。我讲话是算数的！当今，到处弥漫着对艺术的狂热的追求，我可一点儿也不理解。可以说，每个人都感染上了这种流行病了，只有我除外。是啊，雕刻绝对与我无缘，金银行当的师傅，您听见了吗？这么说，就请您另请高明吧，晚安。”

邦弗尼托悸动了一下。

“哦！我的天主！”陆军元帅继续说道，“您可千万别泄气呀；那些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模仿国王的王公大臣，还有不懂装懂、自充行家的蠢货，您手头上是不缺的。说到我，请您听着：我的心思在我的工作上，这就是打仗。雕刻家只会浪费时间给我制造一大堆只能使大炮的价格一涨再涨的铜人，我与其喜欢他，还远不如喜欢一个每隔十个月就能替我生下一个可以

当兵的孩子的农家健妇。”

“大人，”邦弗尼托说，他以自己都不曾预料到会有的耐心听完了这段长长的奇谈怪论，“大人，我来不是向您谈艺术上的事情，而是有关信誉的事情。”

“啊！这么说，又是另一回事了！您要我干什么？快说吧。”

“有一次，国王陛下当您的面对我说，我把青铜铸成的朱庇特雕像交给他的那一天，他会恩准我向他提出的请求，而且，陛下还委托您，大人，和掌玺大臣普瓦叶，在他忘却这句金口玉言时提醒他。您还记得这件事吗，大人？”

“我记得。怎么啦？”

“那就好！大人，我恳请大人把这件事向国王提出的时刻临近了。”

“您就是为这个来请示我的，先生？”元帅大声说，“原来您来打扰我是为了请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大人！”

“您太胆大妄为了，金银匠先生。您得懂得，阿纳·德·蒙莫朗西陆军元帅无需别人告诉他该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国王要我帮他记住这件事，这是他通常采用的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不要给他惹麻烦。唔，我记得这件事，尽管提起这些事会使王上感到厌烦的。再见吧，赛里尼师傅，我们各干各的吧。”

说着，元帅就撂下了邦弗尼托，示意让下一个请愿人进来。

在邦弗尼托这方面，他也向元帅致敬道别。元帅粗鲁爽直的态度，并没有惹他生气；他的头脑仍然是热烘烘的，同一个想法执拗地驱使他登上了掌玺大臣普瓦叶的家门，他住在圣安托万门附近，离这儿不远。

掌玺大臣普瓦叶和阴阳怪气，从头到脚披着铠甲的阿纳·德·蒙莫朗西不但在精神上，而且在外表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彬彬有礼，机灵乖巧，能说会道，缩在皮外套里，有点儿象陷在白鼬皮里了；他全身只有一颗四周围着一圈灰白头发的秃头露在外面，他的一对眼睛机灵而警觉，双唇薄薄的，外加一双白皙的手。也许，他和元帅一样诚实，但没有他那么直爽。

在那儿，邦弗尼托又等了半个小时。不过这时候他已经和过去判若两人了，他已经习惯等待啦！

“大人，”当他被引进去后说，“我来是为了提醒您一个诺言，这个诺言是国王当您的面向我作出的，陛下不仅让您作旁证，而且请您作保人。”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邦弗尼托阁下，”普瓦叶打断他的话说，“假如您不反对，我已准备当面向他提示他的诺言；不过，我得预先告诉您，诺言是一句空话，而您把它当真了，从法律的角度上说，在法庭上是一钱不值的，法律上的条文哪一条也用不上，因此，您没什么权利，其结果就是：假如国王满足您的要求，这纯粹是对您的恩宠，而且是出于传统的信义。”

“我同意这个说法，大人，”邦弗尼托说，“我仅仅请求您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办一下国王委托给您的这件事，结果如何有赖于国王的恩典了。”

“说得恰到好处，”普瓦叶说，“在这个范围里，我亲爱的先生，请相信，我完全可以为您效劳。”

于是，邦弗尼托离开掌玺大臣时，精神平静多了，可是热血仍在奔腾，双手仍然是紧张的。在焦急不安，受尽屈辱，气忿难平的背景下，他的性子不得不长久地压抑着，现在终于可以畅快地发作了。冲动之下，对于他，时间和空间不复存在；

当邦弗尼托跨着大步返回家中时，他头晕目眩，神志恍惚地又看见了容光焕发的斯特凡娜·德尔·莫洛的房子，圣天使的城堡和科隆帕的花园。同时，他感到体内蕴藏着超人的力量，仿佛感到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

他就是在这莫名其妙的狂热的冲动下，回到了内斯勒宫。

所有的工匠都在等着他，因为他早先吩咐过大家不要走远。

"快去铸造朱庇特，我的孩子们！快去铸造！"他在门槛上大声叫道。

说完，他就奔向工场。

"您好，师傅。"雅克·奥伯里说，他跟在邦弗尼托·赛里尼后面，轻松愉快地边唱边走了进来，"您难道没看见我，也没听见我叫您么？五分钟前，我一直在沿河堤岸上跟着您，呼唤您，可您走得太快了，我都追得喘不过气来了。嗨，你们都在这儿干什么？一个个愁容满面，象审判员似的。"

"快铸造去！"邦弗尼托继续叫道，也不理会雅克·奥伯里，不过，他早已用眼角瞟过他，并用一只耳朵听见他说什么了，"快去铸造，成败在此一遭了！仁慈的天主啊，我们能成功吗？哦，我的朋友，"他时而对着奥伯里，时而对着他的伙伴们一字一顿地说，"哦！我亲爱的雅克，您回来又给我带来什么不幸的消息；这些人趁我不在，干尽坏事了啊！"

"您怎么啦，师傅？"奥伯里大声说，他看见赛里尼激动得这样，工匠们又愁容满面的，这回真的不安起来了。

"我的孩子们，最要紧的是把干透了的松木拿来。你们知道，我已贮藏了半年了。——您说我怎么了，我的好心的雅克？还不是因为我的阿斯加尼奥被关在夏德莱城堡的监狱里；还不

是因为大法官的女儿，他所爱的科隆帕，您知道的，就是那个迷人的姑娘，现在在她的敌人埃唐普公爵夫人的手中。我把她藏在玛尔斯神的雕像里的，他们在那儿找到了她。不过，我们迟早得把他们救出来。——唉！唉！你到哪儿去，海尔曼？木头又不在地窖里，而是在工地上。"

"阿斯加尼奥被逮捕了！"奥伯里大声说道，"科隆帕被抢走了！"

"对，对，哪个不要脸的探子窥见到他们了，可怜的孩子啊，这个家伙就把这桩秘密说了出去，这件事，我甚至都瞒了您，我亲爱的雅克。可是，万一我发现了这个奸细，这个混蛋！……快铸造去，我的孩子们！快铸造去！……还不止是这些呢，国王都不再愿意见我了，他以前把我称做是他的朋友的。所以，您要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可是，做国王的不是人，他们是国王啊。现在，弄得我进卢佛宫毫无意思，我不能够见到他，我跟他说不上一句话。啊！我的塑像会为我向他说话的！把模子准备好，我的朋友们，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对科隆帕肆加凌辱的这个女人！对我嘲讽的这个无耻的大法官！对阿斯加尼奥残酷折磨的这个狱卒！啊，我今天看到的这些人，他们可怕的影子还在我眼前晃动。我亲爱的雅克。您知道吗？我宁愿把我十年的生命送给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径自去见犯人，和他说话，把那个秘密给我带回来，我有了它，就可以制服这位高贵的公爵夫人。因为阿斯加尼奥知道这件威力无穷的秘密，您听清了吗，雅克？而早先，他不愿意把这件事透露给我，这个高尚的人啊！不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没什么关系！什么也别怕，斯特凡娜！别为您的孩子提心吊胆，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我都要保护他的，我会把他救出来的！是啊，我会把他

救出来的！哦，那个出卖我们的叛徒，他在哪儿？让我亲手把他扼死！让我再活上三天吧，斯特凡娜，因为我觉得在我全身燃烧的怒火将要吞噬我的生命。啊！如果我死前还没能完成我的朱庇特就糟了！快铸造去，孩子们！快铸造去！”

雅克·奥伯里听到邦弗尼托·赛里尼刚说了几句话，顿时脸就变得惨白，因为他怀疑起自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接着，邦弗尼托越是往下说，怀疑就变成了定论。这时，他脑子里大概冒出了什么想法，因为他悄悄地走掉了，而赛里尼的头脑正在发热，带着工匠们直奔熔铸工场，象个神经失常的人那样狂叫着：

“快铸造去，我的孩子们！快铸造去！”

## 十 二

## 一个正直的人想要自投监狱也并非易事

可怜的雅克·奥伯里走出大内斯勒宫时，懊丧到了极点。没什么可怀疑的了，——不知不觉地把阿斯加尼奥的秘密泄露出去的人就是他自己。可谁又是出卖他的人呢？当然，不会是那个他不知姓名的和和气气的老爷，他是一个上等人，不必往这方面去想！要不是罗宾，或者是夏尔洛，或者是威廉，那准是亨埃特这个家伙。说实在的，可怜的奥伯里越想越糊涂了；问题是他把这件事告诉给他十来个知心朋友听了，在他们之中，

要找到罪犯谈何容易！真正的唯一的祸首元凶，就是他自己，雅克；邦弗尼托所谴责的不要脸的探子，就是他。他偶尔发现了朋友的隐私，他非但没有把它深埋在心里，相反还到处传播，以他那该死的舌头，把一个弟兄，阿斯加尼奥给毁了。雅克乱揪自己的头发，雅克猛击自己的胸脯，雅克用最恶毒的咒语来辱骂自己，但他还是不过瘾，对他这件恶劣的行径，他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言词来形容它。

他悔恨交加，心如刀割，陷入绝望之中。雅克·奥伯里总算开始思索了，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不管如何，即使他把满头的头发都拔光了，把胸脯捶青了，懊恼得神经失常了，也救不了阿斯加尼奥；要不惜一切代价弥补损失，而不是把时间白白地浪费在绝望痛苦之中。

正直的雅克记住了邦弗尼托的这句话："我宁愿把我十年的生命送给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径直去见犯人，和他说话，把那个秘密给我捎回来，我靠了这个秘密，就可以制服这个高傲的公爵夫人了。"我们方才说过，他一反常态，开始思索了。思索的结果，就是他应该到夏德莱城堡里面去。他一旦到了那儿，总能见到阿斯加尼奥。

不过，邦弗尼托指望作为探监人进入已告失败了，毋庸讳言，雅克·奥伯里没那份雄心壮志，试图去做一件连师傅也没能做成功的事情。可是，他即使不可能作为一个探监人进入监狱，他总可以毫不困难地作为犯人进去吧，至少，这个文书是这样想的。他要以这个名义进去；过后，当他看见了阿斯加尼奥，当阿斯加尼奥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当他在夏德莱城堡无事可做了，他就溜出来，去见邦弗尼托·赛里尼。他手头上握有救命的秘密，倒不是去索取赛里尼答应献出的十年生命，而

是去向他忏悔自己的罪孽，请求他的原谅。

他为自己能异想天开而沾沾自喜，又为自己的耿耿忠心而傲然自得，于是就径直向夏德莱城堡走去。

“理一理吧，”雅克·奥伯里一面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监狱——他的所有希望的目标——走去，一面苦苦地思索道，“理理看，先把情况理清楚，以免再做傻事，不过，似乎不太容易，因为我觉得，整个事件在我想插手，要弄个明白的时候，却象热尔韦兹递给我的线团一样的乱。理理看吧，再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过一遍：阿斯加尼奥爱大法官的女儿科隆帕，嗯；由于大法官想把她嫁给奥尔贝克伯爵，阿斯加尼奥把她夺走了，不错；接下来，他把这个可爱的女孩子夺走了，一时又不知道拿她怎么办，于是就把她藏在玛尔斯战神的头颅里，optime①。当然啦，藏身之地是妙不可言的，除非是畜生之类的什么动物，否则是不可能发现的……唉，别想了，我以后会搞清楚的。这样，似乎大法官根据我的线索抓到了自己的女儿，又把阿斯加尼奥逮捕入狱。我是双料的罪人！对了，事情到了这里，线头就搅乱了。在这件事情里，埃唐普公爵夫人来干什么？她憎恨有口皆碑的科隆帕。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不是听到伙计们常开这类玩笑么，当有人向阿斯加尼奥说到公爵夫人，他不是窘态百出么……埃唐普公爵夫人爱上了阿斯加尼奥，她自然就憎恨她的情敌了。雅克，我的朋友啊，你是一个混蛋，可你又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小伙子。哦！是这么一回事。可是，阿斯加尼奥手上又握有什么东西能挫败公爵夫人呢？在这场争吵中，国王怎么又和一个名叫斯特凡娜的人联系在一起牵涉进去了

---

① 拉丁文：好极了。

呢？邦弗尼托不时地祷念着朱庇特，对天主教徒来说，这个祈求是带点无神论的味道的，这又是为什么？活见鬼！瞧，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了。不过，我眼下完全不必要弄明白。到了阿斯加尼奥的牢房里，一切就会揭晓了，最重要的，是让人把我关进这间牢房，剩下的事情，就由我来筹划吧。”

说着，雅克·奥伯里到达了目的地，他朝夏德莱城堡的大门用劲地敲了一下子。边门打开了，一个人用粗哑的嗓音问他想干什么，那是狱卒的声音。

“我想在您的监狱里蹲一间牢房。”奥伯里阴沉沉地说道。

“一间牢房！”狱卒惊愕地问。

“对，一间牢房，一间最黑、最深的牢房；就这样，已经是对我够照顾的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您犯了什么罪？”

“啊，对啊，我犯了什么罪了？”雅克心里想，他还没想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罪名来。

虽说刚才他还自夸自诩了一阵子，不过即兴的表演可不是他的长处。

“什么罪？”他附和了一声。

“是啊，什么罪？”狱卒又问道。

“您猜猜看。”雅克说。

接着，他在一旁自言自语道：

“这个小伙子对犯罪应该比我内行得多，他会给我列出一张清单，由我选择。”

“您杀了人？”狱卒问道。

"啊哈！看您说的！"文书大声说，他想到自己竟然被人看成一个杀人犯，思想上接受不了，"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朋友？"

"您偷了东西？"狱卒又问道。

"偷东西？啊！见鬼。"

"那么您干了什么啦？"狱卒大声说道，显得不耐烦起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罪人是不够的，还要说说犯了什么罪。"

"我不是向您说过了么，我是一个坏人，一个无赖，我不是向您说过了么，我够得上车轮刑①，我够得上绞刑！"

"什么罪？什么罪？"狱卒无动于衷地问。

"什么罪？好吧，我说！我背叛了朋友。"

"这个，这不是一个罪名。"狱卒说，"晚安。"

说着，他把门关上了。

"这，这不是犯罪？这不是犯罪？啊哈！那么这是什么。"

说着，雅克·奥伯里紧握住锤子，更加使劲地敲起来。

"还有什么事哪？"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在夏德莱城堡的里侧有人问。

"一个疯子，他想蹲监狱。"边门的看守人说。

"这么说，如果是一个疯子的话，他根本不该到夏德莱城堡来，而是该上收容所去。"

"上收容所！"雅克·奥伯里拔腿就跑了，"上收容所！该死的！这可与我无关。我要进的是夏德莱城堡，而不是收容所！何况，进收容所的是乞丐和穷光蛋，而不是象我那样，兜里装着三十个巴黎苏②的人呆的地方。上收容所！可是，没看见这

---

① 车轮刑：法国古时一种酷刑，将犯人打断四肢后放在一个大车轮上任其死去。

② 巴黎苏：苏是法国辅币名，旧时值二十分之一利弗尔，巴黎苏是在巴黎铸造的苏。

样可恶的守门人，他居然说，背叛朋友不是犯罪！这么说，要有幸入狱，必须先杀人或是偷东西。让我想想吧……我为什么不去勾引一个姑娘呢？这并不是丢脸的事情。嗯，可是哪一位姑娘呢？热尔韦兹？……”

想着想着，虽说顾虑重重，还是哈哈笑出声来了。

“好啊！”他说，“虽然现在还没有这回事，归根结底，这件事本来是可能发生的。行了！行了！我的罪行不是找到了吗：我勾引过热尔韦兹。”

说完，雅克·奥伯里就向青年女工的家奔去，边跑边登上了通往她住所的六十级台阶，一口气冲进她的房间，这时，可爱的青年女工手上拿着熨斗，穿着她的漂亮的晨衣，正在熨着她的无袖胸衣。

“啊！”热尔韦兹高兴地轻轻叫了一声，“啊！先生，您真吓了我一跳！”

“热尔韦兹，我亲爱的热尔韦兹，”雅克·奥伯里张开双臂向他的情妇走去，一面大声说，“应该救我一条命，我的孩子。”

“慢着，慢着，”热尔韦兹说，她把熨斗象一张盾那样举起来挡着，“您要什么，到处跑的先生？我有三天没看见您了。”

“我错了，热尔韦兹，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过我爱你的证据，就是在我倒霉的时候，我还是来找你。我再向你说一遍，热尔韦兹，救我一条命吧。”

“嗯，我明白，您大概是在哪一家酒店里喝醉，您和别人吵起来了。别人不放过您，要您去坐牢，而您就来恳求可怜的热尔韦兹给您提供食宿。去坐牢吧，先生，去坐牢吧，让我清静些。”

“我求之不得的事，我的小热尔韦兹啊，就是去蹲监狱；不过这些混蛋不让我坐牢。”

“啊，我的天主！雅克，”少女怜惜地做了一个手势说，“你疯了？”

“又是这句话。他们就是说，我疯了，于是想把我送进收容所；而我么，我想去的，偏偏是夏德莱城堡。”

“您想到夏德莱城堡去？去干什么，奥伯里？夏德莱城堡是一座阴森可怕的监狱。我听说，一旦进入里面，就不知道哪年哪月能出得来。”

“不过，我必须进去！我应该进去！”大学生大声说，“救他只有这个办法。”

“救谁？”

“救阿斯加尼奥。”

“谁，阿斯加尼奥？那个英俊的小伙子，您的朋友邦弗尼托的学徒吗？”

“就是他，热尔韦兹。他在夏德莱城堡坐牢，而且是因为我的过错才到那儿去的。”

“伟大的天主啊！”

“所以，”雅克说，“我应该到他那儿去，把他救出来。”

“那么他为什么会到夏德莱城堡里去的呢？”

“因为他爱大法官的女儿，他追求了她。”

“可怜的年轻人！怎么，就为了这个把他关进监狱？”

“是的，热尔韦兹。现在，你明白了：他把她藏了起来，而我呢，我暴露了他的窝藏地点，而且我象一个傻瓜，一个混蛋，一个卑鄙小人，居然把这一切逢人便讲。”

“除了我！”热尔韦兹说，“就凭这点，我认识您啦！”

“我没把这件事告诉您吗，热尔韦兹？”

“您没向我透露过一个字。您一见到别人话就多了，但不是对我。您要来这儿，不是亲我，就是要喝要睡，但从来也不谈心。要知道，先生，一个女人喜欢谈心。”

“那好吧！那么眼下我们在做什么呢，我的小热尔韦兹？”雅克说，“我们是在谈心吧，是这样的吧？”

“是的，因为您需要我。”

“说真的，你能帮我一个大忙。”

“什么忙？”

“你可以说，我勾引过你。”

“当然啦，坏东西，您是勾引过我。”

“我！”雅克·奥伯里惊愕得大声说，“我，热尔韦兹，我勾引过你？”

“哎唷！是的，就是这句话；勾引，先生，您用花言巧语，假惺惺的誓言，不光彩地勾引过。”

“我用花言巧语，假惺惺的誓言？”

“一点儿也不错。您不是向我说过，我是圣日耳曼-戴普莱斯地区最漂亮的女孩子吗？”

“这个，我现在还是这么说。”

“您不是向我说过，假如我不爱您，您会因失恋而死的，是吗？”

“你以为我是这样说的吗？真有意思，我可记不得了。”

“而且，如果相反，我爱您的话，您会娶我的，是吗？”

“热尔韦兹，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

“您说过，先生。”

“没有，没有，没有，热尔韦兹。我的父亲让我发过一个

誓，就象哈米尔卡①让汉尼拔发誓一样。”

“什么誓？”

“他让我发誓要象他那样，一生不结婚。”

“啊！”热尔韦兹大声说，使出了女人说哭就哭的拿手好戏，马上以眼泪来助威了，“啊！男人们都一个样。对他们，山盟海誓一钱不值；当可怜的姑娘被勾引上了，他们把说过的话就忘得一干二净。因此，我也来起个誓，我上当受骗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个誓起得好，热尔韦兹。”文书说。

“我想到，”女青工大声说，“对小偷、扒手、拦路抢劫犯都可以绳之以法，而对糟蹋可怜的姑娘的坏人却没有法律制裁，真让人寒心。”

“有，热尔韦兹。”雅克·奥伯里说。

“有吗？”热尔韦兹又问。

“当然，既然你已经看见，可怜的阿斯加尼奥因为勾引了科隆帕就被送进了夏德莱城堡。”

“好极了，”热尔韦兹答道，自她确信雅克·奥伯里决定不让她做过门媳妇作为报偿之后，她对自己的失节从没有象现在这样痛苦过，“是啊，好极了，而且我也愿意您和他一起进夏德莱城堡。”

“哦，我的天主！我所求的也正是这样。”文书高声说，“正象我方才对你说的，我的小热尔韦兹，这件事，我就依仗您啦。”

“您依仗我？”

① 哈米尔卡（约前270—前229）：迦太基统帅，曾率海军与罗马交战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一带，死前曾命儿子汉尼拔立下誓言向罗马复仇。

“对。”

“笑吧，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不笑，热尔韦兹。——我说，假如你有胆量……”

“什么胆量？”

“在法官面前控告我。”

“控告什么？”

“控告我勾引你；可是你决不敢的。”

“什么，我不敢，”热尔韦兹被激怒了，大声说，“我不敢说真话！”

“你想想吧，要起誓呢，热尔韦兹。”

“我会起誓的。”

“你会起誓，说我勾引过你，我？”

“对，对，百分之百的正确！”

“这么说，一切顺利，”文书高兴地说，“我么，我有点儿不相信，你听着，起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对，当场就起誓，我会把您送进夏德莱城堡的，先生。”

“好。”

“在那儿，您将会见到您的阿斯加尼奥。”

“好极了！”

“而且，你们有足够的时间一块儿反省忏悔。”

“我求之不得。”

“刑事长官在哪儿？”

“在法院里。”

“我这就去。”

“我们一齐去吧，热尔韦兹。”

“好，一齐去；这样，判刑会快些。”

“挽住我的胳膊，热尔韦兹。”文书说。

“来吧，先生。”女青工说。

于是，这两个人便向法院走去，看他们那走路姿势，就象通常在礼拜天，他们去教士牧场或是去蒙玛特尔高地似的。

不过，当他们越来越走近雅克·奥伯里富于诗意地称之为忒弥斯①神殿的那座建筑物时，热尔韦兹的步伐也就越来越慢了；等她走到了楼梯脚下，她上楼梯都有些困难了；最后，挨到了刑事长官办公室的门口，她完全迈不开步子了，文书感到她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胳膊上了。

“怎么了！热尔韦兹，”他对她说，“你胆怯了吗？”

“没有，”热尔韦兹说，“不过，刑事长官真有点叫人害怕。”

“他和别人一样都是人，当然啦！”

“是的，可是得向他陈述一些事情……”

“那好嘛！你就说出来嘛。”

“可是还要起誓。”

“你起誓嘛。”

“雅克，”热尔韦兹问道，“你真的肯定勾引我了？”

“当然啦！是的，我肯定，”雅克说，“何况，你自己刚才不是和我一再这样说的吗？”

“对，是这么回事；可是，这有些奇怪，我觉得，我现在看问题的方式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算了吧，”雅克说，“你是胆怯了吧；我早就料到啦。”

“雅克，我的朋友，”热尔韦兹大声说，“把我带回家吧。”

“热尔韦兹，热尔韦兹，”大学生说，“你刚才可不是这样答

① 忒弥斯：希腊神话中掌握法律和正义的女神。

应我的啊。”

“雅克，我不会再责备你了，我再也不向你说什么了。我爱过你，因为你讨我喜欢，就这些。”

“别说了，”文书说，“我担心的就是这句话；不过已为时过晚了。”

“什么，为时过晚？”

“你到这里来是来控告我的，你就得告我。”

“决不，雅克，决不；你没有诱骗过我；是我太轻浮了。”

“走吧，走！”文书大声说。

“何况，”热尔韦兹垂下眼睛接着说，“我仅仅被勾引了一次。”

“什么，仅仅一次？”

“是的，这是我第一次恋爱。”

“那好！你还要让我相信，你从来没有爱过别人！”

“雅克，把我带回家吧。”

“哦！这个，不！”雅克说，由于热尔韦兹回绝了他，再加上明白了她回绝的原因，感到非常气愤，“不！不！不！”

说着，他敲了敲法官的门。

“你干什么？”

“你没看见吗？我在敲门。”

“请进！”一个说话带鼻音的人叫着说。

“我不愿意进去，”热尔韦兹说，她挣扎着，想把她的胳膊从文书的胳膊里抽出来，“我不进去。”

“请进。”那个人又说了一遍，嗓门更大了。

“雅克，我要喊了，我要叫人了。”热尔韦兹说。

“快进来！”那人第三次说，声音愈来愈近。

同时，门开启了。

“怎么了！你们想干什么？”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瘦高个子说，热尔韦兹一看见他就吓得浑身上下索索发抖。

“这是，”雅克·奥伯里说，“这是一位小姐，她来控告一个坏人诱骗了她。”

说着，他就把热尔韦兹推进一间黑洞洞的、肮脏丑陋的房间，这间房间也就是刑事长官办公室的候见室。同时，门好象上了弹簧似的又关上了。

热尔韦兹轻轻地叫唤了一声，一半出于恐惧，一半出于惊奇，她走去坐在，更确切地说是倒在一张靠墙的小凳子上。

至于雅克·奥伯里，他担心姑娘叫住他，或是跟着他一起跑出来，一溜烟似的沿着只有文书、法院书记和诉讼人才熟悉的长廊跑掉了，一直跑到了圣夏贝尔教堂的院子里，又从那儿，他才较放心地走到了圣米歇尔桥，因为热尔韦兹回来时肯定要走过这座桥。

半小时以后，他看见她走来了。

“啊哈！”他边说着，边向她奔去，“事情经过如何？”

“唉呀！”热尔韦兹说，“您让我对人说了一个弥天大谎；可是，我希望天主会看在我用心是好的面上，原谅我的。”

“有错我来承担。”奥伯里说，“说说看嘛，事情经过如何？”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热尔韦兹说，“我那时难为情极了，我哪儿还记得清说了些什么。我所知道的，就是刑事长官询问我，对他的问题，我时而说‘是’，时而说‘不是’；我只是不能肯定，我是否回答对了？”

“不幸的女人！”雅克·奥伯里大声说，“您总不会承认是你引诱了我吧。”

“啊不!”热尔韦兹说,“我不认为,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那么至少他们有我的地址,可以传讯我?”文书问道。

“有。”热尔韦兹轻声说,“我把地址给了他们。”

“行了,很好,”奥伯里说,“现在,我们希望以后的事由天主来安排吧。”

说着,雅克·奥伯里就把热尔韦兹送回家,并对她被迫作出的假供词百般安慰了一番,怀着对天主虔诚的信念,转身回到自己的家里。

果真不错,不是天主介入了这件事,就是偶然碰巧,在次日清晨,雅克·奥伯里收到了一张传票,要他当天到刑事长官那儿去出庭对证。

这张传票正是雅克·奥伯里求之不得的,但是,出庭总是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在他读这张传票时,他感到全身在颤栗。不过,我们得赶紧补充一句,肯定能重见阿斯加尼奥的信心,把自己出卖的朋友救出来的愿望很快就把我们的文书这点软弱的情绪驱逐得远远的了。

传讯定在正午,眼下才只有早上九点;于是他奔向热尔韦兹的家,他看见她和昨天一样激动不已。

“怎么啦?”她问道。

“看这个!”雅克·奥伯里说,他洋洋得意地把手中写得象天书似的传票拿出来,“看这个。”

“几点出庭?”

“正午,我看来看去,就看出这句话。”

“那么您不清楚,您被指控犯了什么罪?”

“不是诱骗你了吗,我的小热尔韦兹,我想。”

“您不会忘记，是您主动要求我这样做的吧？”

“什么，我准备事先给你签字，证明你当时是完全拒绝这样做的。”

“这么说，我服从了您，您不会怨怪我吧？”

“相反，我为此对您感激涕零。”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何况，假如我讲了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迫不得已啊。”

“毫无疑问。”

“那么假如我晕头晕脑的，说出了一些过火的话，您会原谅我吗？”

“我不仅会原谅你，我亲爱的，我的神圣的热尔韦兹，我还要事先原谅你。”

“啊！”热尔韦兹叹口气说，“啊！坏东西，真正毁掉我的正是这几句话。”

显而易见，热尔韦兹真的是被勾引了。

直到正午欠一刻时，雅克·奥伯里才想起他在正午要出庭。他向热尔韦兹道别。因为路程较远，他是奔着去的。当他敲刑事长官办公室的门时，正午的钟声刚响。

“请进。”还是那个说话带鼻音的人叫道。

这次，邀请无需重复第二遍，雅克·奥伯里嘴含微笑，鼻子朝天，歪戴着无沿帽，走进了穿黑长袍的高个子的房间里。

“您的尊姓大名？”那人问道。

“雅克·奥伯里。”大学生答道。

“干什么的？”

“文书。”

“做了什么事？”

“勾引女孩子。”

“哦！昨天，有一个状子是告您的，是谁交上来的……”

“是热尔韦兹-佩莱特·波比诺。”

“很好，请您坐在那儿，等轮到您。”

雅克按照穿黑长袍的人吩咐的那样坐了下来，耐心地等着。

有五、六个面孔、年龄、性别都不尽相同的人象他那样在等着，他们都比他先到，自然就比他先轮到了。不过，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大概是原告证据不足，单独出来了；而其他的人则是由法院的小警官或是两个法警陪着出来的。雅克·奥伯里对后一部分人的运气羡慕不已，因为他们是被带到他渴望能进去的夏德莱城堡去的。

最后，传到了文书雅克·奥伯里。

雅克·奥伯里忙不迭地站起，喜形于色地冲进刑事长官的办公室，就如有一项最使他高兴的娱乐在吸引着他似的。

在刑事长官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人：一个人比候见室的那个人更高，更干，更瘦，更黑，这在五分钟前，雅克·奥伯里会认为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书记官；另一个是个肥肥胖胖，圆墩墩的矮个儿，眼神活泼，嘴角带笑，一脸和气相，那是刑事长官。

奥伯里和他笑脸相迎，而文书几乎想去握法官的手了，他觉得这位可敬可亲的法官是多么和蔼可亲啊。

“喂，喂，喂！……”刑事长官边看着文书边哼着。

“一点也不错！是的，阁下。”文书答道。

“果真不错，看您外表，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法官接着说，“谈谈吧，滑稽的先生，请拿一张椅子，坐下。”

雅克·奥伯里拿过一张椅子，坐下来，跷起一条腿，高高兴兴地摇晃着。

“啊哈！”刑事长官搓着双手说，“我们来看看，书记官先生，我们来看看原告的证词。”

书记官站起来，多亏他的颀长的身体，他侧着身子便在堆着文件的桌子的另一端，取到了有关雅克·奥伯里的卷宗。

“在这里。”书记官说。

“瞧瞧，谁是原告？”刑事长官问道。

“热尔韦兹-佩莱特·波比诺。”

“就是她。”文书点着头说，“没错。”

“矿工，”书记官说，“十九岁。”

“哦！哦！矿工！”奥伯里惊呼道。

“她在申诉里是这样说的。”

“可怜的热尔韦兹！”奥伯里喃喃地说，“她说她自己当时神魂颠倒的都不知答些什么了，说得对啊……”接着，他又对法官说，“她对我说自己是二十二岁，不管怎么说，就算十九岁吧。”

“这么说，”刑事法官说，“这么说，我的小伙子，您被控告诱惑了一个矿工姑娘。哦！哦！哦！”

“哦！哦！哦！”奥伯里附和着说，分享着法官的愉快。

“并且案情恶劣。”书记官补充说，在法官和文书轻松愉快的对话中，又插进了一个刺耳的颤音。

“并且案情恶劣。”法官重复道。

“活见鬼！”雅克·奥伯里说，“如果能知道案情恶劣的内容，我将不胜荣幸。”

“六个月来，由于原告对被告的一切哀求，一切诱惑无动于

衷……”

“六个月来？”雅克接着说，“对不起，书记官先生，我想这里面有错。”

“六个月来，先生，这是写着的！”穿黑袍子的人以一种不容置辨的语气说。

“好吧，就算六个月，”奥伯里回答说，“可是事实上热尔韦兹完全可以说……”

“前述的雅克·奥伯里，由于她无动于衷，就威胁她……”

“哦！哦！”雅克惊呼道。

“哦！哦！”法官重复道。

“可是，”书记官接着说，“前述的热尔韦兹-佩莱特·波比诺人品端庄、正气凛然，使得该冒失鬼自惭形秽，请求饶恕。”

“哦！哦！”奥伯里喃喃地说。

“哦！哦！”刑事长官跟着说。

“可怜的热尔韦兹！”文书接着说，他边自言自语，边耸了耸肩，“她的脑子滑到哪里去了？”

“哪知，”书记官又说道，“此反悔是伪装的；不幸，原告天真纯洁，秉性正直敦厚，居然信以为真，终于有一天晚上，她不慎接受了被告请她吃的点心，前述的雅克·奥伯里在她喝的水中渗了……”

“在她的水中？”文书打断他的话问。

“原告申诉她从未饮过酒，”书记官接着说，“前述的雅克·奥伯里在她喝的水中渗了麻醉剂。”

“说下去！书记官先生，”文书大声说，“见鬼，您在念什么东西啊？”

“原告的证词。”

“不可能！”雅克接着说。

“是书面的吗？”刑事长官问道。

“白纸黑字。”书记官答道。

“说下去。”

“实际上，”雅克·奥伯里自言自语地说，“我的罪愈大，我就愈有把握可以到夏德莱城堡去会见阿斯加尼奥。就算是下麻醉剂吧。请说下去，书记官先生。”

“那么您承认了？”法官问道。

“我承认。”文书说。

“啊！无赖！”刑事长官说，搓着手爆发出一阵大笑。

“就这样，”书记官接着说，“可怜的热尔韦兹失去了理智，终于向求爱者承认她爱他。”

“哦！”雅克说。

“幸福的坏蛋！”刑事长官喃喃自语地说，他的一对小眼睛在熠熠发光。

“可是！”雅克·奥伯里大声说，“可是，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您否认？”

“完全否认。”

“请写上，”刑事长官说，“被告认定对他的起诉全属虚构，毫无罪责。”

“请等等，等等！”文书大声说，他内心嘀咕道，假如他否认有罪，就不会入狱了。

“那么您不全盘否认了？”法官又问。

“我承认在实质上，而不是在形式上有些东西是真的。”

“哦！既然您承认下了麻醉剂，”法官说，“您完全可以承认

其后果了。”

“事实如此，”雅克接着说，“既然我承认下了麻醉剂，我承认，书记官先生，我承认……可是事实上，”他又轻声对自己说，“热尔韦兹说得不错……”

“但是还不止这些……”书记官打断他的话说。

“什么！还不止这些？”

“被告对热尔韦兹姑娘犯下的罪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不幸的热尔韦兹发现自己要做母亲了。”

“哦！”雅克大声说，“这一下子，可有点儿过份了！”

“您否认父亲身份？”法官问。

“我不仅否认父亲身份，而且否认她怀孕了。”

“请写上，”法官说，“被告不仅否认父亲身份，而且否认对方怀孕，对此事将进行调查。”

“请等等，等等。”奥伯里大声说，他明白，只要热尔韦兹承认在一点上自己撒了谎，整个大楼就要倒掉，“请等等，书记官方才给我们读的东西，当真是热尔韦兹一字一句亲口说的吗？”

“她一字一句亲口说的。”书记官答道。

“那么，如果是她说的，”奥伯里接口说，“如果是她说的……嗯！……”

“那怎么啦？”刑事长官问。

“嗯！那就应该如此。”

“请写上，被告人对控诉的主要罪状供认不讳。”

书记官写上了。

“当然罗！”文书心里想，“假如阿斯加尼奥只是为了追求科隆帕就要在夏德莱城堡蹲一星期的话，我，我欺骗了热尔韦

兹，我把她麻醉了，我勾引了她，我至少得罚三个月的监禁。可是，毫无疑问，我希望能对我自己的事有把握。而且，为这件事，我会对热尔韦兹恭维一番的。该死的！她没有垮掉，贞德① 在她面前根本算不上一回事。”

“这么说来，”法官打断他的话说，“您对所有被指控犯的罪行全部承认了？”

“我认罪，阁下。”雅克毫不犹豫地答道，“我认罪；不仅承认上述罪行，如果您愿意，其他罪也认。我是罪大恶极的，刑事官先生，请丝毫别怜悯我。”

“无耻的浪荡子！”法官轻声说，口气就象喜剧中的大叔对他的侄子在说话，“无耻的浪荡子，就这样吧！”

这时，他把巨大的、浮肿的、红彤彤的圆脑袋垂在自己的胸口，开始沉思起来；思考了几分钟后，他抬起了头，翘起了右手的食指说：

“由于——请写上，书记官先生，由于这个名叫雅克·奥伯里的文书供认以花言巧语，虚情假意勾引了热尔韦兹-佩莱特·波比诺姑娘，我们判处前述的雅克·奥伯里二十枚巴黎苏的罚金，假如孩子是男性，要抚养该孩子，并担负其一切费用。”

“不坐牢吗？”奥伯里问。

“什么，坐牢？”法官问。

“毫无疑问，坐牢。您居然不判处我坐牢？”

“不。”

“您不准备把我象阿斯加尼奥那样送进夏德莱城堡？”

“谁叫阿斯加尼奥？”

① 贞德（1412—1431）：百年战争末期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法国女英雄。

“阿斯加尼奥是邦弗尼托·赛里尼师傅的一个弟子。”

“这个弟子干什么了？”

“他引诱了一个姑娘。”

“哪个姑娘？”

“巴黎大法官的女儿，科隆帕·埃斯图尔维勒小姐。”

“那又怎样？”

“还怎样呢！我说，这是不公正的，既然我俩犯了同一个罪，为什么处分不同。怎么了！你们把他，把他投进监狱，而我呢，你们只罚我二十枚巴黎苏！难道在当今的世界上就没有正义了吗？”

“相反，”法官答道，“正是因为存在正义，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正义，我们才这样判决的。”

“什么意思？”

“毫无疑义，荣誉，荣誉至上，我的年轻的怪小子，损伤一个贵族小姐的荣誉，就得判以徒刑，而一个女青工的名声只值二十枚巴黎苏。假如您想去夏德莱城堡，您得去追一位公爵夫人，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可是这是多么可怕！太不道德！太可耻了！”文书大声说。

“我亲爱的朋友，”法官说，“付出您的罚金，开路走吧。”

“我不付罚金，我也不愿意离开这儿。”

“这样，我就去叫两个警卫，把您送进监狱，直到您付款为止。”

“我求之不得。”

法官叫了两名警卫来，说：

“把这个古怪的家伙送进大加尔默罗城堡。”

“送进大加尔默罗城堡！”雅克大声说，“为什么不去夏德莱

城堡？”

“因为夏德莱城堡不是欠债人蹲的监狱，听见了吗，我的朋友；因为夏德莱城堡是王家监狱，只有一些重大案件的要犯才能进去。去夏德莱城堡！啊哈！好啊，我的小先生；我们会让您去夏德莱城堡玩玩的，您等着吧！”

“请等一等，等一等，”雅克·奥伯里说，“等一等。”

“什么？”

“既然你们不把我带到夏德莱城堡去，我就付罚款吧。”

“这样，如果您付款，就无话可说了。走吧，警卫先生们，走吧，年轻人付款了。”

两名警卫走出去了，而雅克·奥伯里从他的钱包里取出二十枚巴黎苏，把它们一枚枚排列在法官的办公桌上。

“请看看，数目对不对。”刑事长官说。

这时，书记官站起来，倾身向前执行命令，在他那仿佛具有可以无限伸展的特别长的身子所画成的圈子里，控制着他的办公桌和在桌上的文件；他双脚着地，双手按在法官的办公桌上，摆正了姿势，活象一道黑黝黝的长虹。

“一文不差。”他说。

“现在，您可以走了，我的年轻的怪小子，”刑事长官说，“让别人来吧；法院不能只关心您一个人，去吧。”

雅克·奥伯里看清楚了，他已无能为力了，于是便灰心失望地走了出来。

# 十　三

## 雅克·奥伯里如何成了英雄

“啊！他妈的，”文书走出法院，机械地顺着几乎是朝着小城堡的磨坊桥走去，“啊！他妈的，当热尔韦兹知道她的贞操仅仅值二十枚巴黎苏时，我真想知道她会说些什么；她会说我做事情不谨慎，我把秘密捅出去了，她会来挖我的眼睛。啊，走在我前面的是什么人？”

文书看见的是一位老爷的年轻侍从。这位老爷和蔼可亲，他有什么秘密总愿意和他说，并把他看成是最知心的朋友。那个孩子靠在河岸的护墙上，正在抛着小石子玩耍。

“哦！没错！”文书说，“他来得正是时候。我那尚不知名的朋友似乎是宫廷里的宠儿，他说不定能施加影响，让人把我投进监狱；眼下我既不知道这位老爷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地址，这是天主把他的侍从送来给我，让他告诉我到哪儿去找他。”

雅克·奥伯里以为天主降福给他了，他为了不放过这个机会，就朝年轻的侍从走去，后者也认出他来了，便接连把三块小石子收拢在同一只手里，右腿跷在左腿上，带着他所属的圈子里的人那种特有的嘲讽的神气，等着文书过去。

“您好，侍从先生。”奥伯里在他认为年轻人听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就大声叫道。

“您好，文书阁下。”孩子答道，“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啊哈！和您说说也无妨，我在找的一个东西，我相信我现在已经找到啦，因为您在这儿嘛；我在找我的好朋友，伯爵……男爵……子爵……总之，是您的主人的地址。”

“您想见他吗？”侍从问。

“有可能的话，立刻想见。”

“这么说，您的要求会得到满足的，因为他到大法官那儿去了。”

“到夏德莱城堡去了？”

“是的，他过一会儿就会出来。”

“他想去夏德莱城堡就可以去，多幸福啊！不过他和罗贝尔·埃斯图尔维勒关系密切，我那朋友，那个子爵……伯爵……男爵……”

“子爵……”

“我的朋友……什么子爵来着……请告诉我吧。”奥伯里接口说，他期望趁这个机会打听到朋友的尊姓大名，“什么子爵来着……”

“马尔……”

“啊！”文书看见他等待的人出现在门口，没让侍从说完就大声叫了起来，“啊！亲爱的子爵，您终于来了。我找的，等的人正是您啊。”

“您好。”马尔玛涅说，显然他对这次邂逅感到不悦，“您好，我亲爱的，我很希望和您聊聊，无奈我太忙了，改日再见吧。”

“等一等，等一等，”雅克·奥伯里一面大声说，一面挽住了对方的胳膊，“请等一等，您不能就这样走了，真见鬼！首先，我有一件大事要请求您鼎力相助。”

“您？”

“是的，我；您知道，上天的法则就是朋友之间得相互帮助。”

“朋友之间？”

“当然啦；难道您不是我的朋友吗？友谊的基础是什么？信任。我对您是无限信赖的，我不是把我的全部私事，甚至于别人的私事都告诉给您听了么。”

“难道您从来也没有后悔过？”

“从来没有，至少对您没有。不过，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如此，我正在找一个人，借助天主帮助，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的。”

“我亲爱的，”马尔玛涅打断他的话说，他已经猜出奥伯里在找什么人，“我不是对您说过了么，我忙极了。”

“可是请等一等，既然我对您说了，您能帮助我……”

“那么快点说吧。”

“您是宫廷的宠儿，是吗？”

“不过，我朋友是这么说的。”

“这么说，您有某些影响罗？”

“我的敌人也能窥见一二。”

“那好吧！我亲爱的伯爵，我亲爱的男爵……我亲爱的……”

“子爵……”

“让我进夏德莱城堡去。”

“以什么名义？”

“十分简单，以犯人的名义。”

“以犯人的名义？真是异想天开！”

“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这么想的。”

“那么您想进夏德莱城堡有什么目的呢？”马尔玛涅问，他猜想文书又有什么秘事在身，才提出这个要求，这样，他可以从中渔利了。

“如果不是对您，我是不会说的，我的好朋友，”雅克回答说，“因为，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牺牲了阿斯加尼奥为代价才懂得了为什么要守口如瓶。不过对您，这是另一码事。您很清楚，我对您是无秘密可言的。”

“这样，就请快说吧。”

“假如我告诉了您，您能设法让我进夏德莱城堡吗？”

“现在就能进。”

“那好吧！我的朋友，您想想吧，除了对您，我还冒冒失失地把我在玛尔斯战神的头颅里看见一个可爱的姑娘的秘密告诉了其他人了。”

“后来呢？”

“他们把这件事说得神乎其神的，说什么‘额头上开刀啦！’‘脑袋里乱七八糟啦！’，最后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大法官的耳朵里；然而，由于大法官的女儿失踪了几天，他怀疑是他女儿选择了这个遁身之地，他就把这件事告知了奥尔贝克和埃唐普公爵夫人；于是他们就在内斯勒宫来了个大搜查。这时，邦弗尼托·赛里尼正在枫丹白露。他们把科隆帕劫走了，把阿斯加尼奥送进了监狱。”

“真的吗？”

“和我对您讲的完全一样，我亲爱的。那么这一切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一个名叫马尔玛涅子爵的人。”

“可是，”子爵打断了他的话说，他不安地看到文书不断地

提到他的名字，“可是，您还没有告诉我，您有什么必要进入夏德莱城堡呢，您。”

“您不理解吗？”

“不。”

“他们逮捕了阿斯加尼奥。”

“是的。”

“他们把他送进了夏德莱城堡。”

“对。”

“可是他们所不知道的，除了埃唐普公爵夫人，邦弗尼托和我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这就是阿斯加尼奥握有一封什么信，一件什么秘密，能把公爵夫人毁了。现在，您明白了吗？”

“是的，我有点明白了。不过，请再说得明白些，我亲爱的朋友。”

“您理解了吧，子爵，”奥伯里接着说，显得越来越忘乎所以了，“我想进入夏德莱城堡，找到阿斯加尼奥，拿到他的信，或是了解到他的秘密，从监狱出来，去找邦弗尼托，和他一起商量个什么办法，来保全科隆帕的贞操和阿斯加尼奥的爱情，叫马尔玛涅、奥尔贝克家的人，以及大法官、埃唐普公爵夫人，和他们整个圈子里的人都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想法非常妙，”马尔玛涅说，“谢谢您的信任，我亲爱的文书。您不会为此而后悔的。”

“那么您答应协助我了？”

“我能做什么呢？”

“就象我请求您的那样，想办法让我进夏德莱城堡啊。”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马上去办？”

“在这儿等我。”

“我在哪儿等？”

“在原地。”

“您到哪儿去？”

“去找人下令逮捕您。”

“啊！我的朋友，我亲爱的子爵，我亲爱的伯爵。不过，请告诉我吧，总得把您尊姓大名和贵府的地址告诉我，以备不时之需。”

“没有必要，我会回来的。”

“好吧，请快些回来；假如在路上，您碰见了这个可诅咒的马尔玛涅，请告诉他……”

“什么？”子爵问道。

“请告诉他，我已起了誓。”

“什么誓？”

“我发誓要亲手杀死他。”

“再见吧，”子爵大声说，“再见吧，在这儿等我吧。”

“再见，”奥伯里说，“我等您。——啊！您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您，一个可信赖的人，不过，我十分希望能知道……”

“再见吧，文书阁下，”侍从说，在交谈时，他一直坐在一旁，此刻也追随着他的主子上了路。

“再见吧，可爱的侍从，”奥伯里说，“可是，在您离开我之前，请帮个忙。”

“什么忙？”

“您有幸找到了一位高贵的老爷，他是谁？”

“就是您和他谈了一刻钟话的这个人？”

“是的。”

“就是您称他为朋友的那个人？”

“是的。”

“您不知道他叫什么？”

“不知道……”

“这不是……”

“一个知名的老爷，是吗？”

“那还有话说！”

“有权势吗？”

“除了国王和埃唐普公爵夫人，就是他说了算啦。”

“哦！……您说他叫什么来着？……”

“他叫……哦，他在回头叫我了。对不起……”

“什么子爵？……”

“马尔玛涅子爵。”

“马尔玛涅！”奥伯里大声说，“马尔玛涅子爵！这个年轻的老爷是马尔玛涅子爵？”

“就是他。”

“马尔玛涅！大法官、奥尔贝克、埃唐普夫人的朋友？”

“就是他。”

“也是邦弗尼托·赛里尼的仇人？”

“一点也不错。”

“啊！”奥伯里大声说，过去的一切象闪电似的在他眼前一晃而过，“啊！我现在明白了。啊！马尔玛涅！马尔玛涅！”

文书没带武器，他眼快手疾，猛的一下就用手握住了小侍从的短剑，把它抽出皮鞘，冲去追赶马尔玛涅，嘴里叫喊着：

“站住！”

马尔玛涅听到这一声呼喊，就不安地回过头来，看见奥伯里手上拿着短剑向他追来，猜想自己终於被认出来了。眼下只有两条路，不是逃跑就是候着。然而，马尔玛涅的勇气既不足以使他立停候战，而他的胆量也不至于使他逃之夭夭。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折中的办法，便冲进一座开着门的房子，他希望把门再关上，可是，算他倒霉，门被一根链条带在墙上，他一时解不开，这样，在后面离他不远的奥伯里奔进院子里时，他还没有踏上楼梯。

“啊！马尔玛涅！该死的子爵！可恶的探子！盗窃秘密的强盗！啊！原来是你！我终于认出你了，我逮住你了！看剑，坏蛋！看剑！”

“先生，”马尔玛涅回答说，试图摆出大老爷口气来慑服他，“您以为，马尔玛涅子爵会给文书雅克·奥伯里面子，与他斗剑吗？”

“假如马尔玛涅子爵不给雅克·奥伯里面子，不和他斗剑的话，那么文书雅克·奥伯里就会有幸把他的剑刺穿马尔玛涅子爵的贵体。”

说着，雅克·奥伯里为了让他的威胁对象不产生任何怀疑，就把剑锋顶着子爵的胸膛，让他透过他的紧身上衣，使他微微感觉到它的滋味。

“抓凶手！”马尔玛涅叫喊道，“快来！救命！”

“哦！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在有人来以前，你已经不会叫喊了。子爵，你最好还不如自卫。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吧，看剑！子爵，看剑！”

“好吧，既然你愿意，”子爵大声说，“你就等一会儿，有你好看的！”

马尔玛涅，正如大家可以觉察出来的，生性并不勇敢；可是，和这个骑士时代的所有的纨袴子弟一样，他也曾受过军事教育。不但如此，在剑术上他甚至被公认为有一手的。说真的，马尔玛涅有此虚名在外，与其说是使他真正解决了他自找的麻烦，还不如说是使他避免了一些可能惹起的是非。同样也是真的，这回，他看见自己被雅克盯得死死的，便抽出了剑，按照剑术的功架，立刻准备迎战。

如果说，马尔玛涅的机灵在宫廷的一班爵爷之中，算得上是姣姣者的话，雅克，奥伯里的敏捷在大学里一帮大学生中以及在法院的一班文书之中也享有盛誉。因此，其结果便是刚一交上手，双方都看到了对手来者不善；不过，马尔玛涅讨了个便宜，因为奥伯里的剑是从侍从的手中夺过来的，它比子爵的剑短了六寸，这对防守并无大妨碍，但要进攻，未免相形见绌了。

马尔玛涅的身材不仅比文书高出六寸，他的剑也比后者的剑长了半尺。因此，他只需把剑尖对着对方的脸，便能叫他不得接近；而在雅克·奥伯里这方面，他进攻也罢，虚晃也罢，劈刺也罢，马尔玛涅根本无需后撤一步，只要把右腿收到左腿旁边就可避开对方的攻击。这样，虽说文书招架得快，已有二到三次，子爵长长的剑已经擦着了他的胸膛，而奥伯里即使在纵深劈刺时，也总是扑空的。

奥伯里懂得，假如他再这样打下去，他会送命的。为了让对方不发现他新拟定的计划，他继续向他采取攻势，用通常的招架和佯攻来应付，不动声色地一寸一寸地夺得了地盘；接着，当他认为与对方相当靠近了，故意卖了个破绽，暴露了自己。马尔玛涅窥见了空隙，就劈刺过来；奥伯里早就料到这一手，又转回来搞了一下，接着，他借对方的剑在他头上的两寸处晃

过的当口，躬身躲过剑锋，向前一跃，猛刺过去，这个动作做得干净利落，果断迅猛，侍从的短剑终于整个儿捅进了子爵的胸膛，只露出一把剑柄。

马尔玛涅伤势严重，发出一声尖叫；接着，他垂下了手，剑从手中滑出，脸色发白，仰面跌倒。

正在这时，一队巡逻兵听到了马尔玛涅的叫喊声，看到了侍从在挥手招呼和在门前聚集起来的群众，便跑了过来。他们看见奥伯里手上还拿着血淋淋的短剑，就把他逮捕了。

一开始，奥伯里还想反抗几下子，但当他听到巡逻队长大声叫喊“把这家伙的剑夺下来，把他带到夏德莱城堡去”的话后，他就交出了剑，跟着兵士走向他垂涎已久的监狱，心里暗喜，真是上天有眼，满足了他内心最强烈的两个愿望：向马尔玛涅报了仇，又靠近了阿斯加尼奥。

这一次，在皇家监狱里，他毫无困难地就被人接纳了；不过，这时监狱里似乎犯人太多，守边门的狱卒和监狱视察员为了研究把新来的人关到哪儿去议论了半天，最后，这两个可尊敬的人物好象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协议，于是，狱卒就向雅克·奥伯里示意跟他走，领着他走下三十二级台阶，打开一道门，把他推进一间漆黑的牢房后，又把门关上了

## 十　四

## 一个正直的人出狱之难

从明亮处猛地进入黑暗里，文书一时头晕眼花。他在哪儿？

他毫无所知；他离阿斯加尼奥近还是远？他不知道。在他刚走过的走廊上，除了向他开启的那道门以外，他发现另外还有两扇门；不过，他第一个目标达到了，他和他的朋友生活在同一个城堡里。

不过，他可不能老是呆在原地不动，在牢房的另一端，也就是说离他将近十五步远的地方，他发现有一缕光线透过通风窗口射进来，他轻轻地向那儿伸过腿去，本能地希望能走到光亮的地方去；但当他迈第二步时，他仿佛踩了一个空，他踉跄地往下跨了三四步，他这么往下一冲，脑袋几乎就要撞到墙上去了，这时，他的两只脚突然绊到了什么东西，跌倒了。其结果，雅克·奥伯里只是扭伤了一点儿。

不是出于本意帮了文书一个忙的障碍物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

"对不起，"雅克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脱下自己的便帽说，"对不起，我似乎觉得踩着了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假如我看得清楚，我是决不会如此冒失的。"

"您踩在，"一个声音说，"一个六十岁的活人身上，踩在一个就要死去的人身上。"

"这么说，"雅克说，"正当您象任何虔诚的基督徒应该做的那样，在忙着和天主结帐的时候，我来打扰了您，那更使我感到过意不去了。"

"我罪有应得，文书阁下；就象一个普通人那样造过孽，可是我受的罪却象一个殉教者那样。我希望，天主在衡量我的过错和痛苦的时候，会觉得我受苦的重量超过了全部的过失。"

"但愿如此，"奥伯里说，"我衷心祝愿您如愿以偿。不过，眼下如果您不感到太累的话，我亲爱的伙伴——我说'我亲爱

的’，是因为我猜想我刚认识您就闯下了一个小祸，您是不会见怪的——如果您不感到太累的话，请告诉我，教教我，您凭什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文书。”

“因为我依据您的服装，特别是依据您在腰带上挂着一只墨水瓶这点上看出来的，而一个世家子弟在那儿是挂匕首的。”

“您是依据我的服装和墨水瓶看出来的？啊哈！我亲爱的伙伴，假如我没听错的话，您告诉我说，您快要死了。”

“我希望最终能把我欠下的罪孽还清；是的，我希望今天在地球上入睡，明天在天堂里醒来。”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雅克答道，“不过，我想提醒您，眼下在您这样的处境，寻开心，说俏皮话并不合适。”

“谁告诉您我是在寻开心？”垂死的人深深叹了一口气轻声说。

“什么！您对我说，您依据我的服装和我在腰带上挂着的墨水瓶就看出我是谁，而我，我甚至连自己的双手都看不出来。”

“这是有可能的，”囚犯说，“不过假如您象我这样在牢房里呆上十五年，您这双眼睛也能在黑暗里看见东西，就象过去在大白天一样。”

“让魔鬼把我的两只眼睛剜了，也不要教我学会这个本领！”文书大声说，“十五年，您已经坐了十五年牢了？”

“十五年或者十六年，可能还要长些，也可能短些；我已经很久没有计算日子了。”

“这么说，您受了这么重的刑罚，总是罪大恶极的了。”文书大声说。

“我是无辜的。”囚犯回答道。

“无辜的！”雅克惊恐地大声说，“啊哈！请说说吧，我亲

爱的伙伴，我已经向您说过一次了，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但是我也回答过您了，我不在开玩笑。”

“可是这更不是撒谎的时候，因为笑话是单纯的思想游戏，它既不会冒犯上天，也不会冒犯地下，而谎言却是一桩毒害灵魂的致命的罪孽。”

“我从不撒谎。”

“您是无辜的，而您在监狱里呆了十五年？”

“十五年左右吧，我已经告诉过您了。”

“啊哈！”雅克大声说，“我么，我也是无辜的！”

“那么让天主保佑您。”垂死的人答道。

“什么，让天主保佑我？”

“是的，因为罪人可能还能希望别人能原谅他，而无辜的人则毫无希望。”

“您说的话，我的朋友，是多么富有哲理！可是，您得知道，这话一点也不能安慰人。”

“我说的是实话。”

“不过总的说来，”雅克接着说，“总的说来，是吧，您总有一些小过失可以反省的。好吧，从您嘴里出，从我耳朵里进，请说给我听听吧。”

雅克现在果真已能在暗中辨别出一些东西了，就拿了一张小凳子，把它靠近临终者的床榻边上，选中了一处墙角落，在那儿放下了凳子，坐下来，他在这张临时搭成的尽可能最舒适的安乐椅上坐稳了。

“啊！啊！您一声不响，我亲爱的朋友，您对我不信任。好吧！我懂了，十五年的铁窗生活大概使您对一切都不信任了。

好吧！我名叫雅克·奥伯里，我二十二岁，我是文书，您看见了，至少您是这么说的。我让人把我关进夏德莱城堡是有企图的。我在这里已有十分钟了，在这里能认识您，我十分荣幸。我的全部生活就这些。现在，我对我自己所了解的，您都知道了；轮到您说话了，我亲爱的伙伴，我听着呢。"

"我么，"囚犯说，"我叫艾蒂安·雷蒙。"

"艾蒂安·雷蒙，"文书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

"首先，"那人说，他刚作了自我介绍，"当天主高兴要我在人世间消失的时候，您还是一个孩子；其次，我在人间位卑人贱，默默无闻，以致在我消失时，也没有人知道。"

"可是，您究竟干了些什么？您究竟是谁？"

"我是波旁元帅的心腹。"

"哦！哦！您象他一样背叛了祖国，这么说，我不奇怪了。"

"不是；我只是拒绝背叛我的主人，如此而已。"

"说说看吧，怎么回事？"

"我在巴黎元帅的府邸里，而他却住在他的波旁——拉尔番波城堡里。一天，他的卫队长给我带来了元帅大人的一封信。信上命令我即刻交给信使一只封好的小包裹，这件东西藏在公爵的卧室里床头柜的最里面。我把队长带进元帅的卧室，我走向床边，打开床头柜，包裹果真在那里，我把它交给信使，他拿了就走了。一小时后，一位军官领着一些士兵从卢佛宫来，他们也命令我打开公爵的卧室，把他们带到床头柜那儿。我照办了。他们打开柜子，但什么也没找到；他们要找的，正是公爵的信使刚刚带走的包裹。"

"见鬼！见鬼！"奥伯里轻声说，他已经要身历其境似的，满怀兴趣地听他遭到厄运的伙伴叙述往事了。"

“军官对我肆加威胁，我一句话也不答，要不，就算回答也只是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找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我本可以说，我刚把包裹交给了公爵的信使，这样，他们就会去追他，把他抓获的。”

“哟！”奥伯里打断他的话说，“做得好！您的行为不愧是一个忠诚优秀的仆人。”

“这时，军官把我交给两个卫兵看管，他在另外两名卫兵的护送下回到了卢佛宫。半小时以后，他又回来了，传令说，要把我送进里昂的皮埃尔—昂—西斯城堡；他们把我上了脚镣，缚住双手，扔进一辆车子，在我的左右各安置了一个卫兵。五天后，我被关进了一座监狱，应该说，这座监狱还没有现在这一座这么黑，条件这么差。不过没关系，”垂死人轻声说，“监狱毕竟是监狱，和其他监狱一样，我最终终究习惯了。”

“哎哟！”雅克·奥伯里说，“这证明了您是哲学家。”

“三天三夜过去了，”艾蒂安·雷蒙接着说，“最后，在第四个晚上，一个轻轻的响声把我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看见门悄悄开了，一个带着面纱的女人由守门人陪着走进来。狱卒把一盏灯放在桌子上，在夜来的女客人的示意下，狱卒卑恭地走出去了。这时，她走近我的床，掀开面纱。我叫出了声。”

“什么？她是谁？”奥伯里问道，赶忙靠近讲这个故事的人。

“是路易丝·德·萨瓦①本人，也就是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国王的母亲，国王的母亲。”

“哦！哦！”奥伯里叫道，“她到象您这样一个可怜虫这里

---

① 路易丝·德·萨瓦（1476—1531）：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在弗朗索瓦一世远征意大利及被俘期间为摄政女王，波旁元帅是路易丝母系亲属，因遗产事涉讼，导致波旁元帅的叛变。

来找什么呢？”

“她来找那只我交给公爵信使的加上封印的包裹，包裹里藏着这位轻率冒失的王妃写给她现在正欲迫害的那个人的情书。”

“行了，行了，行了！”雅克·奥伯里轻声说，“这个故事和埃唐普公爵夫人跟阿斯加尼奥的故事是何等相象啊。”

“唉呀！任性多情的王妃的爱情故事都差不多的，”囚犯答道，似乎他的耳朵之聪颖与他的目光之锐利是不分上下的，“仅仅只是那些牵涉进去的小人要遭殃而已。”

“等等！等等！不幸的预言人，”奥伯里大声说道，“好的，您在那儿说什么啊？嗨！我也是，我牵涉到一个任性多情的王妃的私生活中去啦。”

“那好哇！如果果真如此，那就向白天，向光明，向生活告别吧。”

“让您和您的地狱里的预言见鬼去吧！在这类事情中我算得上是什么？他们爱的不是我，而是阿斯加尼奥。”

“他们爱的难道是我吗？”囚犯又说，“难道是一个是否存在都没有人知道的我吗？不，我是被夹在贫乏的爱情和强烈的复仇之间啦，在这两者的冲击下被压垮的是我。”

“见鬼！”奥伯里大声说，“您真使人高兴不起来，正直的人啊。不过，还是再说说王妃吧，正因为您的故事使我发抖，它引起了我无限的兴趣。”

“我刚才说过了，她要的就是这些信件。如果我能把这些信给她，她答应给我高官厚禄和爵位。为了得到这些信，她大概还会向第二个桑勃朗萨[1]勒索四十万埃居；而那一位也许会

---

① 桑勃朗萨（约1457—1527）：曾任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大臣，因被控贪污，死于绞刑。

上绞架，以报答她的垂恩。

“我回答她说，我身边没有信。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她说的话，我根本不懂。

“接着，好话后面便是威胁了。可是我既不吃软也不吃硬，因为我说的是真情。这些信，我已经交给我的高贵的主人的信使了。

“她怒气冲冲地走出去了，以后的一年，我没听到别人重提这件事。

“一年后，她又来了。过去的一幕又重演了一遍。

“这次是我请求她，哀求她放我出去，我以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的名义恳求她，可是毫无用处。我不把信交出来就得死在监狱里。

“一天，我在我的面包里发现了一把锉刀。

“我那高贵的主人想起了我。当然，他不能公开露面，他过着流亡、隐蔽的生活，既不能用祷告，又不能以武力来解救我。

“他派他的一个仆人到法国来，买通一个狱卒，要他把这把锉刀交给我，并对我说明了锉刀的来源。

“我锉断了我窗口铁栅栏上的一根铁条，并用呢毯搓了一根绳索，我滑下来了。但到绳索的底端，我发现脚下并不是土地，我祈祷着天主，松手落下来，在摔到地上时，我跌断了一条腿，夜间巡逻队发现我昏过去了。

“于是他们把我转移到索恩河畔的夏龙城堡，我在那儿呆了将近两年。两年后，折磨我的那个女人又来到我的牢房。还是这些信，始终是这些信把她吸引过来了。这一次，她把刑讯人员带来了，她让他们对我审问，严刑拷打，但也无济于事，她什么也得不到，她什么也不能得到。我除了把这些信交给了

公爵的信使以外，一无所知。

“一天，在供我用水的一只水瓮底里，我发现有一只盛满了金子的口袋；这次又是我的高尚的主人想起了他可怜的忠仆了。

“我用钱买通一个狱卒，或者说，这个混蛋装得象被我收买了。半夜，他打开我牢房的门。我走出来了。我跟着他穿过长廊，我已经嗅到了人世间的气息，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人了，突然，一队士兵向我们扑来，把我们两人捆绑了起来。我的向导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感动原来是装出来的，他想到的是我手上的金子，事后，他又背叛了我，另外得到一笔揭发有功的奖金。

“我又被转移到夏德莱城堡的这间牢房里来了。

“在这儿，路易丝·德·萨瓦来了最后一次，这一次，她把刽子手带来了。

“和威胁利诱，酷刑一样，死亡也不能把我吓倒。他们缚住我的双手，一根绳子穿过一只环，套在我的头颈上。我的回答还是一样的。我还补充说，囚禁的生活我已经过腻了，我的敌人们赐我一死反倒遂了我的心愿。

“也许是我的态度使她改变了主意。她走出去了，刽子手也跟在她后面出去了。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看见到他们。我的高贵的公爵现在怎样了？残忍的公爵夫人现在怎样了？我一无所知，因为打那以后，可能十五年过去了，我没和任何一个人交谈过一句话。”

“他俩都死了。”奥伯里回答说。

“两个都死了！我的高贵的公爵死了！可是他如果活着还很年轻哪，只有五十二岁。他是怎么死的？”

“他在罗马围城时被杀的，而且很可能……”

雅克·奥伯里差一点没说出“是我的一个朋友干的”，可是他忍住了没有说出来。因为他想，如果说出来，在他和老头之间的气氛可能就会冷淡下来，我们知道，现在，雅克·奥伯里变得谨慎些了。

“很可能？……”犯人又问。

“是一个叫邦弗尼托·赛里尼的金银匠干的。”

“二十年前，我会诅咒这个杀人犯的；今天，我从心底里说：‘降福给这个杀人犯吧！’那么，他们把我那高贵的公爵体面地安葬了么？”

“我想是的，他们在加埃塔①大教堂建造了一个墓，墓上有一篇墓志铭，上面写着：与在里面安息的这个人相比，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是一个小丑，而恺撒只是一个胆小鬼。”

“那么另一个人呢？”

“另一个人，谁？”

“她，虐待我的人。”

“她也死了；九年前死了。”

“是这样的。有一天夜里，在我的监狱里，我看见一个人影跪着在祈祷。我叫了起来，那影子就消失了。这是她来求我饶恕她呢。”

“这么说，您认为，在她死的一刻，她宽恕了您？”

“为了她的灵魂得到安息，我希望如此。”

“这么说，他们应该放您出去了？”

“她可能吩咐过了；可是我实在太卑微了，在那动乱的年

① 加埃塔：意大利城市。

代，他们早把我忘了。”

“这么说，您，在您即将去世的时候，您回过来也宽恕她了？”

“把我扶起来，让我为这两个人祈祷吧。”

说完，垂死的人由雅克·奥伯里搀扶着，同时为保护他的人和虐待他的人一起祈祷。前者是陆军元帅，他对他念念不忘；后者是摄政女王，她对他始终怀恨在心。

囚犯说得对。雅克·奥伯里逐渐适应在黑暗中看东西了，在昏暗中，他看清了濒死者的脸。他是一个很清秀的老头子，胡子雪白，前额的头发已经秃了，被痛苦折磨得瘦骨嶙峋的。就象多明我会① 修士在实行他的《圣热罗姆②的忏悔》时所梦见的那一种人。

他祈祷完，喟然长叹，晕过去了。

雅克·奥伯里以为他死了。不过，他还是向水瓮跑去，掬了一点水在手心上，把水洒在他的脸上，濒死的人又恢复了知觉。

“您救了我，做得对，年轻人。”老头说，“这就是给您的报赏。”

“这是什么？”奥伯里问。

“一把匕首。”垂死人答道。

“一把匕首！这件武器怎么会落在您的手上？”

“听我说：

“一天，狱卒把我的面包和水带给我时，把灯笼放在小凳子

① 多明我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于法国图卢兹。

② 热罗姆（1370—1416）：捷克宗教改革家。1407年到布拉格参加胡斯领导的改革运动，反对罗马教庭，后被捕，被判处火刑而死。

上，这只凳子偶然正放在墙旁边。在这面墙里，有一块突起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有几个字母是用刀刻上的，我没时间去读这些字母。

“我用手扒了些土，并用水把土捏成泥团团，我把这些字母用泥团印了下来，这几个字母是：Ultor①。

“这个表示‘复仇者’的词说明了什么呢？我又去看那石头。我试着摇动它。它象一颗在牙槽里活动的牙齿那样动摇了。我捺着性子，摇了二十来次，终于把它挖了出来。我立即把手探进它留下的洞里，得到了这把匕首。

“我本来对自由已经失去了希望，这时候，这个愿望又萌发了，我决心用这把匕首与隔壁一间什么牢房挖通，在那儿，在那间牢房的主人协助下，共同制定一个越狱计划。此外，即使一事无成，掘土，挖墙，总也算是一项工作；如果您象我那样坐了二十年的牢，年轻人，您也会看见，时间是多么可怕的敌人啊！”

奥伯里从头到脚直打颤。

“那么您执行您的计划了吗？”他问道。

“是的，比我想象的还要方便些。我呆在这儿有十二或十五年了，他们大概再也不会想到我还有越狱的可能。甚至有可能，他们已经忘记我是谁了。他们留着我，就象留着扣在一只环上的一根链条：元帅和摄政女王都死了，以前只有他们两人才想到我；现在，就在这儿，谁还会知道，当我说出艾蒂安·雷蒙的名字时，我在叫谁呢？没有人知道。”

奥伯里想到这个不幸的人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时，感到额

① 拉丁文：复仇者。

头上沁出颗颗汗珠。

“以后呢?”他问，“以后呢?”

“以后!”老头说，“我挖地挖了一年多，终于在墙基下面挖出了够一个人钻出去的洞。”

“还有，您把挖出的土如何处理了呢?”

“我把它们象沙子一样洒在牢房里，我在上面把它们踩实，和地面的土混成一体。”

“这个洞在哪儿?”

“在我的床底下。十五年来，没有人会想到把床掉换位置。狱卒每天只到我的牢房里来一次；等狱卒走后，门又重新关上，脚步声消失了，我把我的床移开，重新工作。过后，当狱卒再来的时候，我又把床放回原处，再睡在上面。

“前天，我躺上去之后再也爬不起来了，因为我已筋疲力尽。今天，我的生命到了尽头。欢迎你，年轻人，你将帮助我死去，而我呢，反过来我将使你做我的继承人。”

“做你的继承人?”奥伯里吃惊地问。

“当然罗。我把这把匕首留给你。你笑了吧。对一个犯人来说，有什么更珍贵的财产能留给你呢?这把匕首，可能就意味着自由。”

“您说得对。”奥伯里说，“我谢谢您。还有那个您挖的洞，开在哪个方向?”

“我还没挖通，不过，已经接近了。昨天我听见了隔壁的牢房里传来了说话声。”

“见鬼!”奥伯里叫道，“您以为……”

“我以为再挖几个小时，您就能结束我的工作了。”

“谢谢，”奥伯里说，“谢谢。”

“现在，来一个神父。我想要一个神父。”垂死的人说。

“请等一会儿，我的父亲，”奥伯里说，“请等一会儿，他们决不会拒绝一个垂死的人提出的这样一个愿望的。”

“他跑向门口，这次他没碰着什么，因为他已习惯在黑夜里看东西了。他手脚并用地敲门。

一个狱卒走下来。

“您干什么这样吵吵闹闹的？”他问道，“您要什么？”

“和我在一起的老头快死了，”奥伯里说，“他要一个神父；您会拒绝他这个请求吗？”

“嗨！……”狱卒咕哝道，“我不知道这些家伙都要叫神父来有什么意思。好吧，马上就给他叫一个去。”

果真，十分钟后，神父来了。他带着临终圣体，前面有两个侍童，一个拿着十字架，另一个拿着铃。

这个殉难者的忏悔的场面是够庄严的了，他只是揭示了他人的罪孽，而且，非但不为自己表示忏悔，反而为他的敌人们祈祷。

虽然雅克·奥伯里是很不容易动感情的人，他却不由自主地跪下双膝，回忆起他以为早已忘却的孩提时代的祷词来了。

当犯人忏悔完了，神父在他面前欠了欠身子，并请求他降福。

老头象一个上帝的选民那样微笑了，他把手伸向神父的头的上方，把另一只手伸向奥伯里，深深地叹了口气，向后面倒了下去。

这是最后一声叹息。

象来的时候那样，神父带着两个侍童走出去了。牢房刚才被几枝大蜡烛的摇晃的烛光照亮了一会儿，这时又沉浸在黑暗

中。

这时，只有雅克·奥伯里单独和死者在一起。

这样一个伴侣是相当凄惨的，特别是他让人产生了那么多的遐想。躺在这儿的这个人是无辜的，可是他被投入了监狱，一呆就是二十年，他能出狱仅仅因为死亡——这个伟大的自由解放者——找他来了。

因此，快快乐乐的文书对自己陌生了：他第一次正视着一种崇高而阴郁的思想；他第一次回顾了炽热而曲折的人生和静穆而深邃的死亡。

在他的心底里，一种自私的思想萌芽了：他想到了自己，象这个人一样，他清白无辜，也象这个人一样，被牵进王公贵族的感情的旋涡里，这个旋涡将粉碎、吞噬、消灭一个人的生命。阿斯加尼奥和他也会象艾蒂安·雷蒙那样被消灭；可是谁又会想到他们呢？

可能有热尔韦兹？

肯定有邦弗尼托·赛里尼。

不过，前者除了哭还是哭；而后者除了声嘶力竭地索取阿斯加尼奥握有的信件之外，也只能承认自己的无能了。

那么，唯一活命的机会，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死人的遗物上，一把古旧的匕首，它已经让它前面的两位主人白白地等待了许多时间。

雅克·奥伯里已经把匕首藏在他的心口上了，现在，为了确信它还在，他紧张地用手去摸他的匕首。

正在这时，门又开了，有人来抬尸体。

“什么时候把我的晚餐送来？”雅克·奥伯里问道，“我饿了。”

“再过两个小时。”狱卒答道。

接着，牢房里只剩下文书一个人形影相吊了。

# 十　五

## 一个正直的窃贼

奥伯里的思想在剧烈活动着，身体却处于静止状态，他就这样坐在板凳上愣了两个小时没移动过位置。

时候到了，狱卒就走下来，换水，换面包，按夏德莱城堡的说法，这就叫一顿晚餐。

文书记得老头儿在临死前向他说过的话，就是牢门每隔二十四小时开一次；不过，他还是坐在原位一动也不动，因为他担心白天发生的事情更改了监狱的某些规定。他透过气窗，很快就看出夜色开始降临了。即将过去的这一天是日程排得满满的一天。上午，法庭提审；中午，和马尔玛涅决斗；下午一时，进监狱；三时，老囚犯死去；现在，他要作越狱的初步尝试。

在人生中，这样的日子是不多的。

雅克·奥伯里慢吞吞站起来，走到门口听听有什么动静。接着，他把紧身短上衣脱掉，以防止在衣服上露出沾上的泥土和粉墙的痕迹，接着又把床移开，看见了他的老狱友向他说起过的那个洞。

他象一条蛇那样钻进这条约有八尺深的狭窄的通道，它从墙下延伸过去，又通向另一头。

奥伯里用匕首敲了一下，根据声响判断，果真觉到自己离

目标不远，这个目标就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开出了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开向哪里？那只有巫师才能说得出。

他尽可能少发出声音，一个劲地拼命地挖着。他不时地象一个矿工做的那样，从洞里爬出来，把土洒在牢房里，因为不这样做，土就要把通道堵死了；接着，他又钻进通道，重新工作。

奥伯里在工作时，阿斯加尼奥在悲伤地思念着科隆帕。

我们交待过了，他也被送进了夏德莱城堡；象奥伯里一样，他也被投进了牢房。不过，也许是出于偶然，也许是公爵夫人吩咐过了，这个牢房比起文书的那间条件稍好些，因而也略微舒适一些。

不过，条件好些或坏些和阿斯加尼奥又有何干。对他来说，牢房就是牢房，囚禁就是隔离。他失去了科隆帕，这无疑比阳光、自由和生命更为重要。假如科隆帕和他一起坐牢，牢房就变成了乐园，变成了仙宫。

这是因为，在他一生的最后时刻，对这个可怜的孩子来说，是太幸福了！白天，他想着他的恋人，夜晚，他呆在她的身旁。他从来也没想过，幸福会中止。在他纵情欢乐时，疑虑的铁手有时也曾攫住他的心；这时，他就象一个受到威胁、但又不知道灾难何时降临的人那样，赶忙避开了对未来的不安的预感，饱尝着眼前的欢愉。

现在，他呆在牢房里，孑然一身，离科隆帕远远的。她可能象他一样也被关起来了，也可能被软禁在某个修道院里，只有到小教堂里去的时候，才能露一下面，在那里，人们想强加给她的丈夫正在等着她。

在这两个孩子的监狱门口，有两种可怕的感情在守候着：

埃唐普夫人的爱情在阿斯加尼奥牢房的门前逡巡；奥尔贝克伯爵的野心在科隆帕牢房的门前徘徊。

因此，当阿斯加尼奥单独呆在他的牢房里时，他感到十分悲伤和沮丧，他是一个天性温和的人，这类人需要一个健壮的躯体赖以支持。他是一朵脆弱而名贵的花，这种花一经风雨便枯萎，只有在注入生命的活力和阳光的照射下才会千娇百媚。

假如是邦弗尼托被投进监狱，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看看门，敲敲墙，蹬蹬地，以便让自己心中有数，看那机灵而好斗的脑子能否想出什么逃生的办法出来。阿斯加尼奥坐在床上，把头垂在胸口，轻声呼唤着科隆帕的名字。邦弗尼托的牢房的门即使由三道铁栅栏组成，四面围着六尺厚的墙，他也能想个办法逃出去，但阿斯加尼奥对这个想都没想过。

这间牢房，我们已介绍过，比起雅克的那间至少还设施齐全些，条件好些：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旧席子。此外，在一个特制的支起来的石灯座上，点着一盏灯。无疑，这是特等牢房。

在饮食方面，也要好得多：除了每天一次向我们的大学生提供的面包和水之外，阿斯加尼奥还享有两顿正餐，这种优惠也随之带来了烦恼，就是每天得两次看见他的狱卒的脸。应该说，多亏夏德莱城堡行政当局发善心，这两餐饭还并非不能下咽的。

阿斯加尼奥的心也不在这些小事情上面。他是一个纤弱的、富有女性味的人，这类人仿佛是靠芬芳和露珠生活的。他始终在沉思默想，吃一点点面包，啜一口葡萄酒后，又继续思念科隆帕和邦弗尼托·赛里尼。他想着科隆帕，他把全部的爱情都献给她了；他想着赛里尼，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给他了。

事实上，直到这时为止，阿斯加尼奥对生活从未操过心，烦过神；邦弗尼托照料了他的一切。他，阿斯加尼奥，只要呼吸着，设计着一件什么美丽的艺术品，爱着科隆帕就行了。他就象一粒果实，依附在健壮的大树上生长，从这棵树上吸取精液。

现在还是如此。虽说他的处境令人担忧，他对他的师傅还是极端信任的。假如在他被逮捕时，假如他被押往夏德莱城堡时，他能见到邦弗尼托·赛里尼，假如邦弗尼托·赛里尼能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放心吧，阿斯加尼奥，我对你和科隆帕负责"的话，他有了他的诺言支持，他就会无忧无虑地等待着监狱的门向他开启，因为他相信，虽然监狱的门和铁栏栅猛地在他身后关上了，但他迟早会获释的。

可是他没见到邦弗尼托，邦弗尼托不知道他那心爱的弟子，他的斯特凡娜的儿子已成了阶下囚了。即使有人想到把这个消息告知他，那么到枫丹白露去需要一天时间，回到巴黎又要一天，有这两天时间，这一对情人的敌人就可以抢在他们的保护人的前面先下手了。

因此，阿斯加尼奥在白天剩下的时间，以及他被逮捕的当天夜晚都没合上过眼。他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时而倒在床上。他那张床上铺上了白色的床单，这个礼遇证明了，这个犯人是被特别关照过的。整整一天一夜，加上第二天的整整一个上午，除了狱卒在规定时间给他端来饭食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事儿。

午后将近两点钟，至少，囚犯是这样认真地判断出来的，他似乎听见有人在附近说话，声音很轻，很低沉，模模糊糊的，不可能辨别出在说什么，但肯定是人在说话。阿斯加尼奥倾听着，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那是在牢房的一个角落发出来的。

他悄悄地把耳朵贴在墙和地上，他觉得声音仿佛是从地底下发出的。

显然，阿斯加尼奥的邻居和他仅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壁或是一块薄薄的地板。

将近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声音消失了，一切又复归寂静。

接着，在傍晚时分，声音又响起来，不过这一次，声音变了。这不再是两个人在对话，而象是一个石匠在凿东西时不时发出的低沉而急速的响声。声音来自同一处，不停地传来，而且愈来愈近了。

阿斯加尼奥虽说自己的事情也想不过来，他还是觉得这个声音多少值得引起他的注意，因此，他把眼睛盯着声音传来的地方。夜深了，阿斯加尼奥虽说熬了半夜没合眼，他连一丝睡意都没有。

声音继续传来。既然这不是通常劳动的时候，显然，有某一个犯人在为逃跑作准备。阿斯加尼奥惨然一笑，他想到这个可怜虫即使到了他那儿，可能在刹那间，他自以为自由了，实际上不过是换了个牢房而已。

声音愈来愈真切了，近得就象在眼前发出的，阿斯加尼奥朝他那盏灯跑去，提着它，重新走回到那个地方；几乎在同时，在牢房最偏僻的一个角落里，土地被掀起来了，起隆的土裂开以后，露出了一颗人的脑袋。

阿斯加尼奥吃惊地叫出了声，继而又欢呼起来，另一个人也以同样的呼声应答着。这颗脑袋就是雅克·奥伯里的。

不一刻功夫，阿斯加尼奥就帮着把这个以奇特而意外的方式来拜访他的人拖出来了，这两个朋友便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大家不难想象，开始的问题和回答是不会太连贯的。不过，

他们不停歇地一问一答之后，脑子终于变得有条理了，对发生的事情也说得清楚些了。此外，阿斯加尼奥几乎没什么可说的，相反，他需要了解一切。

这时，奥伯里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他，奥伯里是如何与邦弗尼托同时回到内斯勒宫堡的；他们又是如何同时得知阿斯加尼奥被逮捕以及科隆帕被劫走的消息的；邦弗尼托又是如何发疯似的奔到工场，一面叫喊道："快铸造去！快铸造去！"而他，奥伯里，已经到了夏德莱城堡了。至此，他们分手了，打这时起，文书再也不知道在内斯勒宫堡里发生的事情了。

接着，由共同的话题转到个别的内容，伊利亚特①之后，紧跟着的是奥德赛②。奥伯里向阿斯加尼奥叙述了当他看见别人不愿意把他送进监狱时他的失望的心情；他到热尔韦兹家拜访，后者在刑事长官前对他的控告；可怕的审讯，其结果只是罚了他二十枚巴黎苏，这点罚金大大污辱了热尔韦兹的人格；最后，他入狱不得，又如何绝处逢生，遇见了马尔玛涅；接着，自那时以后，一直叙述到他不知道会通向哪一间牢房，用头把最后需捅破的一片土撞开后，借着他的灯火，看见了他的朋友阿斯加尼奥。

说到这儿，这两位朋友又拥抱、亲吻了一番。

"那么现在，"雅克·奥伯里说，"你听我说，阿斯加尼奥，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不过，"阿斯加尼奥说，"首要的事情，先跟我说说科隆帕吧。科隆帕在那儿？"

"科隆帕？我一无所知；我想，在埃唐普夫人的府上吧。"

①②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并称为古希腊两大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

“在埃唐普夫人的府上！”阿斯加尼奥大声说，“在她的情敌家里！”

“这样，传说公爵夫人爱上您了，这话不假？”

阿斯加尼奥的脸红了，咕哝了几句不连贯的话。

“啊！不要为此害羞嘛。”奥伯里高声说，“好的！一位公爵夫人！一位做了国王情妇的公爵夫人！这样一种福份是不会降临到我的头上的。唉呀，回到我们关心的问题上来吧。”

“对。”阿斯加尼奥说，“还是说说科隆帕吧。”

“嗨！又是科隆帕。我想说的是一封信。”

“什么信？”

“埃唐普公爵夫人写给你的一封信。”

“又是谁告诉你，我手中有一封埃唐普公爵夫人写的信？”

“邦弗尼托·赛里尼。”

“他为什么向你提起这件事？”

“因为他需要这封信，因为这封信对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保证把这封信带给他，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这封信。”

“那么邦弗尼托要这封信干什么呢？”阿斯加尼奥问。

“啊！当真！我不清楚，何况这也与我无关。他对我说：‘我需要这封信。’我对他说：‘好吧，我会得到的。’我自投监狱就是为了取到它；我来了，把信交给我吧，我有责任把它交给邦弗尼托！好吧！你怎么啦？”

他看见阿斯加尼奥的脸色变得阴沉沉的，便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可怜的奥伯里，”他回答道，“我觉得你是白费劲了。”

“这怎么讲？”雅克·奥伯里大声问道，“这封信，这封信

不在您身边吗？”

“它在这儿！”阿斯加尼奥说，把手按住了他的紧身短上衣的口袋。

“啊！好极啦。那么，把它交给我吧，我转交给邦弗尼托。”

“这封信我不能交出来，雅克。”

“那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邦弗尼托要把它派什么用场。”

“他想利用它把你救出来。”

“可能，还是为了毁了埃唐普公爵夫人，奥伯里。我不会毁掉一个女人。”

“可是这个女人要毁掉你，毁掉你啊。这个女人恨你；不，我说错了，她爱你。”

“那么你愿意以怨报德……”

“不过，这和她恨你是一回事，既然你本人不爱她；何况，一切都是她干的。”

“什么，一切都是她干的？”

“对。叫人把你逮起来的是她，劫走科隆帕的还是她。”

“谁告诉你的？”

“没有人；那么你说这一切究竟是谁干的？”

“是大法官呀，是奥尔贝克伯爵呀，是马尔玛涅呀，你承认，你把一切都对他说了。”

“阿斯加尼奥！阿斯加尼奥！”雅克绝望地大声说，“你完了！”

“我宁可完蛋也不愿意去做一件卑怯的事情，奥伯里。”

“但是，这可不是一件卑怯的事情，因为这是邦弗尼托去完成的。”

“听着，奥伯里，”阿斯加尼奥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你可别怨恨我。假如现在你是邦弗尼托，假如是他对我说‘就是埃唐普公爵夫人，你的敌人，她叫人逮捕了你，劫走了科隆帕，把她握在手掌心，强迫你屈从；我需要这封信才能把你救出’的话，我就会事先让他发誓，他不把信给国王看，然后，我再把信交给他。可是，邦弗尼托不在这里，我完全不能肯定是公爵夫人迫害我们的。这封信交给你是不适宜的，奥伯里；请原谅我，你不是承认过，你是一个没头脑的，直来直去的人嘛。”

“我向你发誓，阿斯加尼奥，我刚刚度过的一天使我老了十岁。”

“这封信，我知道，你也许会遗失，也许，我知道，动机虽说是好的，可是用得不大得当，奥伯里，这封信还是留在这儿好。”

“可是我的朋友，”雅克·奥伯里大声说，“好好想想，邦弗尼托说过的；只有这封信才能救出你。”

“邦弗尼托没有它也能救出我，奥伯里；邦弗尼托得到过国王的一句诺言，他的朱庇特铸造成功的那天，就履行这句话。还有，当邦弗尼托在大声叫喊：‘快铸造去！快铸造去！”时，你以为他发疯了，其实是邦弗尼托在着手救我了。”

“可是如果浇铸失败了呢？”奥伯里问。

“不会不成功的。”阿斯加尼奥微笑着说。

“可是法国最聪明的铸造工也有失误的时候，这点是肯定的。”

“法国最聪明的铸造工和邦弗尼托相比只是些学徒。”

“浇铸需要多少时间呢？”

“三天。”

“把雕像搬迁到王宫需要多少时间?”

“还要三天。”

“依我算，一共要六七天吧。那么假如在这六七天中，埃唐普夫人强迫科隆帕嫁给奥尔贝克怎么办呢?

“埃唐普夫人对科隆帕没任何权利。科隆帕会反抗的。”

“是的，可是科隆帕是大法官的女儿，大法官对她有权;科隆帕是国王的臣民，弗朗索瓦一世对她有权;假如大法官下命令，国王下命令呢?”

阿斯加尼奥吓得面如土色。

“假如当邦弗尼托请求释放你时，科隆帕已经是人家的妻室了，你说，你有自由又有什么用处呢?”

文书的一番话吓得阿斯加尼奥的脑门直冒冷汗，他提起一只手擦汗，而另一只手却伸进口袋去寻找那封救命的信;正当奥伯里以为他就要让步的时候，他却摇了摇头，好象要把一切外来的想法赶跑似的。

“不!”他说，”不!信只能交给邦弗尼托一个人。我们谈谈其他的吧。”

他说这句话的口气表明，至少在当前，再别扭下去也是徒劳的了。

“既然这样，”奥伯里说，看他那样子，他在内心已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既然这样，我的朋友，假如要谈其他事，我们明天清晨谈也是一样的，或是明天白天，因为我担心，我们在这儿呆得过久了。至于我，我向你承认，一天折腾下来，夜里又在干活，我累坏了，真想休息一会儿。什么时候你想见我，你就叫我好了。现在，你把这张草席子遮住我挖的洞口，别让

人切断了我们的联系。晚安！‘静夜出主意’①，我希望明天一早，你会变得更理智些的。”

雅克·奥伯里说完这几句话，再也不愿意去听阿斯加尼奥说的一些试图挽留他的话，把头先伸进通道，匍匐着身子，爬回到了自己的牢房。而阿斯加尼奥为了执行他的朋友交待过的话，看见文书的双腿刚出去，就把草席盖在牢房的角落上。这样，在两间牢房之间刚刚建成的通道就被完全遮住了。

接着，他把他的贴身上衣扔在一把椅子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上了床。虽说他忧心忡忡，苦恼万分，但他还是很快就入睡了，身体的疲劳战胜了思想的痛苦。

至于奥伯里，虽然他至少也和阿斯加尼奥一样感到疲倦，但他并没有学着阿斯加尼奥的样子去做，而是坐在他的小板凳上，开始深思起来，正如读者所知道的，这和他的习惯做法是大相径庭的，虽然，他确实有重大的决策要思考。

文书愣了将近刻把钟，过后，他慢慢起身，象一个犹豫不决的人那样迈着迟缓的步子，向洞口走去。走到那儿，他又钻了进去，不过这一次，他极其谨慎小心，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响，一直爬到了另一头，用头顶开了草席，高兴地发现，他爬过通道时并没有惊醒他的朋友。

这是文书求之不得的。于是，他比刚才更小心谨慎地慢慢地钻出地下通道，屏息静气地走近阿斯加尼奥放紧身内衣的那张椅子，他眼睛盯着躺着的阿斯加尼奥，耳朵警觉着，从口袋里掏出了赛里尼朝思暮想的这封珍贵的信，并把热尔韦兹的一

① 法国的一条谚语。

封普通的信按照公爵夫人那封同样格式折了几折，放进了这只信封，心里想：只要阿斯加尼奥不打开信封，就可以使他相信，美丽的安娜·德·埃莉的信还在他身上。

过后，他仍然悄悄地走到草席旁，把它掀开，钻进洞里，象在戏剧中落进陷阱的幽灵那样，隐没了。

他走得很及时，因为他刚回到自己的牢房，就听见阿斯加尼奥的牢门绞链的转动声，他的朋友象是被突然惊醒的人那样惶恐地大声问道：

"是谁？"

"是我。"一个温柔的声音回答道，"别害怕，是一个女朋友。"

我们前面说过了，阿斯加尼奥半裸露着身子，听见这似曾相识的嗓音，支起了身体，并且借着灯光，看见一个蒙面的女人。这个女人缓慢地向他走近，掀开了面纱。他没猜错，这个女人，就是埃唐普公爵夫人。

## 十　六

## 一个女工的信在燃烧时，其火焰和灰烬与一位公爵夫人的信在燃烧时是一样的

在美丽的安娜·德·埃莉富于表情的脸上，混和着怜悯和悲伤的神态，阿斯加尼奥为此上当受骗了。还没等公爵夫人启

口，他就认定，把他和科隆帕变成牺牲品的这场灾难与她完全无关。

“您在这里，阿斯加尼奥！”她以柔美悦耳的声调说，“我本要馈赠宫殿给您的，却在监狱里找到您。”

“哦，夫人，”年轻人大声说，“您对迫害我们这件事毫无关系，是真的吗？”

“您居然还会怀疑到我，阿斯加尼奥？”公爵夫人说，“这么说，您恨我是不无道理了。而我，我只得暗自伤心，我非常了解的那个人却对我一点儿也不了解。”

“不，夫人，不。”阿斯加尼奥说，“有人告诉我，是您导演了这一切，可是，我并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好！阿斯加尼奥，您不爱我，我知道，不过至少对您来说，恨我也是应该的。您说得对，阿斯加尼奥，我不仅没有组织这一切，对这些事，我还根本不知道。是大法官埃斯图尔维勒先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打听到这一切的——把这些都告诉给国王听了，从国王那儿得到了逮捕您、软禁科隆帕的命令。”

“那么科隆帕在她父亲那里吗？”阿斯加尼奥接着问道。

“不，”公爵夫人说，“科隆帕在我那儿。”

“在您那儿，夫人！”年轻人大声说，“为什么她在您那儿？”

“她真是美，阿斯加尼奥，”公爵夫人轻声说道，“我理解，您爱她，胜于世上的任何女人；哪怕这些女人中最深情的一个向您奉献出最富有的一块领地也不行。”

“我爱科隆帕，夫人，”阿斯加尼奥说，“而您知道，人们把爱情，这上天的财富，看得比地上的一切财富都重要。”

“对呀，阿斯加尼奥，对，您爱她甚于一切。有过一刻功夫，我还希望您对她的爱只是一般的爱情呢。我是想错了。对

呀，现在我可看清楚了，”她叹了口气又补充说，“把你俩长时间地分开将会违背天主的意志。”

“啊！夫人，”阿斯加尼奥合起双手大声说，“天主给了您成全我们的权力。请您自始至终都是这么伟大，这么仁慈吧！夫人，造就两个孩子的幸福吧！他们将会永生永世地爱您，为您祈祷。”

“那好吧！好，”公爵夫人说，“您把我说服了，阿斯加尼奥。好，我正准备保护你们，捍卫你们；不过，哎呀！可是事到如今，已经太迟了！”

“太迟了！您在说什么？”阿斯加尼奥大声问道。

“可是事到如今，阿斯加尼奥，可能我连自己也保不住了。”

“保不住了！这怎么讲，夫人？”

“因为我爱过您。”

“因为爱过我！您，为了我毁了自己？”

“是的，我是多么轻率啊，是的，为了您我毁了自己；因为我曾给您写过一封信，所以一切都完了。”

“这怎么讲？我不懂您在说什么，夫人。”

“您难道不懂，大法官仗着国王的命令，不会对内斯勒宫进行彻底的搜查么？您难道不懂，在这次搜查中，他们尽力想找到您爱科隆帕的根据，就要着重在您的卧室里搜查么？”

“那又怎样？”阿斯加尼奥不耐烦地问道。

“还怎样呢？”公爵夫人接着说，“假如在您的卧室里，他们找到了我一时糊涂写给您的这封信，假如这封信被鉴别出是我的手笔，假如这封信被那个我欺骗的，并且为了您，我还愿意不惜背叛的国王看见了，您难道不懂得，我就不能为您，也不能为科隆帕再做什么了吗？您难道现在还不懂得，我不是完蛋了么？”

“啊！”阿斯加尼奥大声说道，“您就放心吧，夫人，毫无危险。这封信在这儿！在这儿呢，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

公爵夫人舒了一口气，她的脸由惶恐不安转为喜气洋洋的了。

“随身带着信，阿斯加尼奥！”这回轮到她大声叫了起来，“随身带着信！那么说说看，您出于什么感情随身带着这封幸运的信呢？”

“为谨慎起见，夫人。”阿斯加尼奥轻声说。

“为谨慎起见！我又想错了，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啊！不过，我还得要肯定一下，要完全相信。为谨慎起见！好吧！”她好象勉励了一下自己。又接着说，“那么，既然我仅仅只需对您的谨慎表示感谢，阿斯加尼奥，告诉我，当别人会随时闯进您的牢房，当别人可以对您强行搜身时，您认为随身带着这封信是谨慎的吗？告诉我！如果这封信被认出来，后果是使唯一能把您和科隆帕救出来的人失去了保护你们的可能，您认为留着这封信是谨慎的吗？”

“夫人，”阿斯加尼奥以他柔和中带着忧伤的嗓音说，纯真的人们不得已对某些事情产生怀疑时，总是这样的，“我实在不知道，您想把我们——科隆帕和我——救出来的愿望，是出自真心呢，还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照您的说法，这封信能把您毁了，您来到这儿的目的，是否是为了获得它？最后，我实在不知道，一旦您获得了这封信，您是否就会从自告奋勇担当的保护人的角色，变成了敌人的角色；但是，我所知道的，夫人，这就是：这封信是您的，它属于您。这就是，只要您来索取它，我，我是无权保留它的。”

阿斯加尼奥站起来，径直走向放着他的紧身上衣的那张椅

子，在口袋里摸索着，从里面抽出一封信，公爵夫人一眼就把信封认出来了。

“在这儿，”他说，“夫人，这封信您十分需要，对我没什么用处，倒有可能加害于您。请把它拿走吧，撕掉它，毁了它。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您，您可以去做您愿意做的事。”

“啊！您真是一个高尚的人，阿斯加尼奥！”公爵夫人大声说，她在冲动之下说出了这句话，即使在道德最败坏的人的心灵深处，有时也会爆发出这么一种感情的。

“有人来了，夫人，请小心些！”阿斯加尼奥大声说。

“您说得对。”公爵夫人说。

果真，脚步声愈来愈近了，她说完就赶紧把手向灯伸去，把信放到火上，火焰舔着信，不一会儿，就把它吞噬了。公爵夫人直到火几乎烧到她的手指，信烧掉了四分之三，旋转着飘落下来时才放手。当残信着地时，已完全变成了灰烬；然而，公爵夫人还是在这堆纸灰上踩了一脚。

正在这时，大法官出现在牢门口。

“我听说，您在这儿，夫人，”他神色不安地说，交替地看着阿斯加尼奥和夫人，“因此，我就赶忙走下来听取您的吩咐。您有什么事需要我，或者需要我手下的人去办吗？”

“没有，阁下，”公爵夫人说，她掩饰不住从心里漫溢到脸上的兴奋的情绪，“没有，不过，我对您的殷勤好意还是十分感谢的。我来只是为了讯问您派人逮捕的这个年轻人，为了肯定一下，他是不是象别人说的那样，确实是罪大恶极的。”

“讯问的结果如何？”大法官问，口气里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丝讥讽的意思。

“结果是阿斯加尼奥的罪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因此，我

劝您，阁下，尽可能给予他一些照顾。眼下，可怜的孩子住得太差了。您就不能给他换一间房间吗？”

“明天将会考虑这个问题，夫人，因为，您也知道，您的愿望对于我就是命令。您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您的讯问还要继续下去吗？”

“不，阁下，”安娜回答说，“我想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了。”

说完这几句话，公爵夫人向阿斯加尼奥最后投去了交织着感激与情欲的一瞥，走出了牢房。

大法官跟着走出去了，门又关上了。

“天哪！”雅克·奥伯里喃喃地说，公爵夫人与阿斯加尼奥的交谈他听得一清二楚，“天哪！多及时啊！”

当马尔玛涅恢复知觉后，他第一件关心的事，就是派人去向公爵夫人报告，他刚被剑刺伤，可能致死，在死之前，他有一件对她极端重要的秘密要向她禀告。于是公爵夫人赶忙去了。这时，马尔玛涅对她说，他被一个名叫雅克·奥伯里的文书攻击并刺伤了，这个人想方设法想进入夏德莱城堡，接近阿斯加尼奥，并给赛里尼带回一封他随身携带的信。”

公爵夫人听他说了这几句话，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咒骂自己又一次超出了平时处事谨慎的限度，感情用事，于是也不顾时间已经到了半夜两点钟，就向夏德莱城堡跑，亲自叫人打开了那个囚犯的牢门，在那儿，她刚向阿斯加尼奥玩了一出我们已介绍过的把戏。虽说阿斯加尼奥还不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至少公爵夫人认为，问题已经按照她的愿望了结了。

正如雅克·奥伯里所说的那样，“多及时啊。”

可是，事情仅仅做了一半，当然，更困难的一半还在后面。文书拿到了一封险遭焚毁的信，但是要使这封信具有真正的价

值，在雅克的手中是不行的，必须转交给赛里尼。

然而，雅克是囚犯，货真价实的囚犯，并且，他从老囚犯那儿得知，一旦被关进夏德莱城堡，要想出去并非易事。我们应该说，他就象一只公鸡啄到一颗珍珠那样，他要想把手中的财宝利用上，真是难上加难。

使用暴力逃跑吧，不可能。雅克·奥伯里身边有一把匕首，他可以用来把替他送饭的狱卒杀了，取走他的钥匙和他的衣服。可是，一来这个极端的做法让天性高洁的文书感到厌恶；再则，应该说，也不够安全。他会被认出来，搜身，珍贵的信会被抄去，重新入狱的可能性有十之八九。

要点子逃跑更是不可靠。牢房在地下八到十尺深，巨大的铁栅栏交叉钉在气窗上，只有白天的一缕日光能穿进他的牢房。要想拔除一根这样的铁栅栏，也得花上好几个月，此外，就算这根栅栏被除掉了，又能逃到哪儿去？落在四周不可逾越的围墙的一个过道上，在那儿，第二天早晨，他还是要被人发现的。

仅剩下贿赂这条路子了。然而，由于刑事长官的判决，罚他二十枚巴黎苏，赔偿热尔韦兹的名誉损失，囚犯囊中倾其所有也只有十个巴黎苏，这点钱即使诱惑最差劲的监狱里的最低下的狱卒也是不够的，对一个王家狱堡的掌管钥匙的看守就更是拿不出手了。

因此，我们不得不同意这个说法，雅克·奥伯里真是进退两难了。

他的思想里不时闪现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这个办法大概本身总带着很严重的后果，好事多磨，因为每一次当这个想法又冒出来时，他的脸上总是明显地阴沉下去了，接着，他就叹了几口气，说明这个可怜的孩子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着。

这场斗争太激烈，太长久了，整整一夜，雅克毫无睡意。他一直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熬夜思考问题，是他一生中头一遭；雅克也熬过夜的，可那是为了酗酒，赌钱和谈情说爱。

曙光升起时，脑袋里的斗争平息下去了，结果大概是以一种相反的力量的胜利而告终，因为雅克·奥伯里前所未有地痛苦地长叹一声，象一个被打得落花流水的人那样，一头栽倒在床上。

他刚入睡，就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脚步声走近了，钥匙插进锁洞，门锁响了，门开了，有两个法院的职员站在门口：一个是刑事长官，另一个是他的书记官。

雅克·奥伯里对这次来访本来是没有好感的，可是他认出了这两位老相识，一时兴奋又冲淡了这种情绪。

“啊！啊！我的年轻人，”刑事长官认出了雅克·奥伯里说，“我又碰上您了，您终于让人把您送进夏德莱城堡了？天哪！您是个多么有趣的小伙子啊！您勾引了年轻的姑娘，您刺穿了年轻的世家子弟。可是，要小心点哪！这一次，哎呀！一位世家子弟的生命可比一个女工的名声来得值钱呀，您再付二十枚巴黎苏可脱不了身啦。”

法官的话的份量虽说重，不过说话的口气却让囚犯略微放心些了。他曾幸运地落到这个一脸和气的人的手中。他的外表是那么和善，仿佛他是不会带来什么重大不幸的。他的书记官和他不一样，每当刑事长官威胁他一次，他总是附和着点头。雅克·奥伯里看见这两个人并肩靠在一起这是第二次了，尽管他的处境险恶，使他心事重重，他内心也禁不住对天赐的偶然巧合从哲学上加以思考了：居然在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特定的场合下，把外形和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凑到一块儿来了。

审讯开始了。雅克·奥伯里什么也不隐瞒；他声称，他认出马尔玛涅子爵就是多次背叛他的世家子弟后，他就夺取了一个侍从的剑，向他挑战。马尔玛涅接受了挑战；子爵和文书格斗了一阵子；结果是子爵倒下去了。他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您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您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法官轻声说，一面向书记官口述他的审讯记录，“啊哈！说这些已经足够了，我觉得，您的案子是一清二楚不用多说的，特别是因为马尔玛涅子爵是埃唐普夫人的宠臣之一。因此，我的好小伙子，这个案子已经提到上一级那里处理了。”

“真见鬼！”文书说，他开始有些不安了，“请告诉我，法官先生，事情真如您说的那么严重么？”

“比说的更严重！我亲爱的朋友，比说的更严重！因为我没有恫吓受审者的习惯。不过，我预先警告您，假如您要采取什么办法……”

“采取什么办法！”文书大声说，“请说说看，请说说看吧，刑事长官先生，难道您认为有处死的危险？”

“当然，”法官说，“当然。怎么！您在光天化日之下攻击一个世家子弟，您强迫他决斗，您用您的剑穿透他的身体，而您还在问是否有处死的危险！是的，我亲爱的朋友；是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危险。”

“这类格斗可是每天都有啊！我也没看见有谁在追究罪犯。”

“对，在世家子弟之间没关系，我年轻的朋友。哦！两位世家子弟高兴割断对方的喉管，他们处在这样的地位就有这个权力，国王也听之任之。但是，假如有一天，平民百姓想同世家子弟决一雌雄，由于平民百姓人数比世家子弟多二十倍，长此以往，不久，就没有世家子弟了，这将是很遗憾的。”

“那么您以为我的案子会延续多久呢？”

“大约五六天吧。”

“什么！”文书大声说，“五六天，就这么短？”

“当然，事实是清楚的。有一个人快要死了，您承认您杀了他，这样就可以作出公正的判决。不过，”法官接着说，脸上表现出了更为温和宽厚的神色，“假如您高兴延长两三天的话……”

“非常高兴。”

“好吧，我们就把报告写得长长的，这样就争取了时间。本质上您是一个好小伙子，能为您做几件事情，我将是很高兴的。”

“谢谢。”文书说。

“那么现在，”法官站起来说，“您还有什么请求？”

“我想见一位神父，有可能吗？”

“可能的，何况这是您的权利。”

“好吧，这么说，法官先生，请去请求给我派一个神父来吧。”

“我会完成您的嘱托的。别怨恨我，我年轻的朋友。”

“哪里的话！相反，我感激不尽了。”

“文书先生，”书记官这时走近雅克·奥伯里，低声问道，“您愿意帮我一个忙吗？”

“非常愿意。”奥伯里说，“什么事？”

“这就是您可能有些朋友，有些亲属，您打算把所有的东西留给他们吧。”

“一些朋友？我只有一个，他和我一样在坐牢。一些亲属？我只有一些堂表兄弟，而且是些很远的亲戚。就这些。您说说吧，书记官先生，您说说吧。”

“先生，我家里很穷，有五个孩子。”

“怎么啦？”

“怎么！我在工作中从不走运，虽说我总是勤勤恳恳克尽职守，这可不是说大话。我的所有的同行都在我眼皮下面一个个发财了。”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呵！为什么？我这就告诉您。”

“说吧。”

“因为他们走运。”

“哦！”

“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走运呢？”

“我要问的正是这个，书记官先生。”

“我要说的也正是这个，文书先生。”

“您说了，会使我很高兴。”

“他们走运……（书记官更放低了嗓门）他们走运，因为在他们的兜里有绞架的绳子，您理解吗？”

“不。”

“您不够聪明。您会立下遗嘱，是吗？”

“立下遗嘱，我！为什么立？”

“哎呀！为了在您的继承人之间不引起讼诉啊。好吧！您就在这个遗嘱上写上，您委托马克一希尼法斯·格里莫瓦诺，刑事长官身边的书记官，从刽子手那儿索取您的绳索的一小段。”

“啊！”奥伯里呜咽地叫出了声，“嗯，我懂了。”

“那么您同意我的请求了？”

“什么！”

“年轻人，请回想一下您刚才答应我的话吧。许多人都象您

一样作了保证；然而，一些人死时未留下遗言，另外一些人把我马克—希尼法斯·格里莫瓦诺的名字写错了，因而发生了争执；还有一些人，他们确实是有罪的，先生，我发誓！真的罪大恶极，但却被释放了，却在别处让人吊死了。这样，当您落到我们手上的当儿，我真的是不知如何办才好了。”

“好吧，书记官先生，好吧。”雅克说，“这一次，您就放心吧，假如我被吊死，您会得利的。”

“您会被绞死的，先生，您会被绞死的，别再有侥幸的想法了。”

“完了么？格里莫瓦诺？”法官问。

“来了，刑事长官先生，来了。这么说定了，文书先生？”

“说定了。”

“讲话算数吗？”

“决不反悔。”

“行了，”书记官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说，“我想，这一次，我总该得到点儿什么了。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老婆和我的孩子们。”

说着，他就跟在刑事长官后面走了。刑事长官在出去时，还和颜悦色地责备书记官让他等了这么久。

## 十　七

## 有人可以不惜用结婚来表示对朋友的忠诚

奥伯里单独呆在那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沉思之中；在他

与刑事长官的谈话中，有不少内容值得思考。不过，我们得赶紧说一句，哪一位如果能看出他在想什么的话，一定会看到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的命运决定于他手中掌握的那封信上。在他纷繁的思绪中，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问题，在想到他自己以前——这件事，他打算有时间再考虑——他先要替他们操心。

他沉思了约摸半个来小时，突然，他的牢门再次打开，掌管钥匙的狱卒出现在门口。

"要一个神父来的是您吗？"他嘟哝着问道。

"当然，是我。"雅克说。

"活见鬼！我怎么晓得他们都想和一个造孽的修道士打什么交道，"狱卒叽里咕噜地说，"不过就我所知，他们不会让这个可怜虫安静五分钟的。嗯，进去吧，我的父亲，"他边说边给神父让路，"快点做完吧。"

接着，他把门关上了，嘴里总是在叽里咕噜的，让神父和囚犯单独在一起。

"是您叫人请我来的吗，我的儿子？"神父问。

"是的，我的父亲。"文书回答道。

"您想忏悔吗？"

"不，不完全是这样；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希望和您谈谈。"

"说吧，我的儿子，"神父说着，在小凳子上坐下来，"假如我的微弱的光辉能引导您……"

"我正是希望得到您的启示才请您来的。"

"我听您说。"

"我的父亲，"奥伯里说，"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唉呀！"神父说，"认识自己有罪的人至少是幸运的。"

"不过，还没完；我不仅自己犯了大罪，如同我对您说的，

我还叫别人掉入了罪恶的陷坑。”

“您作的孽有弥补的办法吗？”

“我想有的，我的父亲，我想有的。被我一起拖下水的这个女人是一个无辜的年轻的姑娘。”

“这么说，您勾引她了？”神父问。

“勾引，是的，我的父亲，这个词很确切。”

“那么您希望能弥补您的过失？”

“至少，我有此愿望。”

“这样做只有一个办法。”

“我很清楚，正因为如此，所以长时期来我忧疑不决。假如有两个办法，我选择另一个。”

“这么说，您打算娶她。”

“请等一等。不！我不想说谎；不，我的父亲，我不想，我是无可奈何的。”

“最好有一种更纯洁，更诚挚的感情。”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父亲，确实有些人天性想讨老婆，有些人却一辈子想当光棍。独身生活是我的志愿，我向您起誓，如果不是出现了象我现在所处的情况……”

“那好！我的儿子，既然您可以重新考虑您那良好的愿望，我就要对您说，越早越好。”

“什么时候才算早呢？”奥伯里问。

“嗨！”神父说，因为这是in extremis① 婚姻，可以得到一切必需的开销，我想后天……”

“后天，好吧。”文书叹口气说。

---

① 拉丁文：最后时刻的。

“还有她，那个姑娘呢？”

“怎么了？”

“她同意么？”

“同意什么？”

“结婚。”

“当然罗！她还能不同意！感激不尽哪。不是每天会有人向她提出这类建议的。”

“这么说没有什么阻力罗？”

“没有。”

“您这方面的父母呢？”

“不在这儿。”

“她的父母呢？”

“不知道是谁？”

“她的名字？”

“热尔韦兹-佩莱特·波皮诺。”

“您委托我把这个消息带给她吗？”

“假如您愿意为我代劳，我的父亲，我对您真是感激不尽了。”

“今天她就会知道了。”

“那么请告诉我，我的父亲，您可以顺便给她捎一封信吗？”

“不，我的儿子，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为囚犯本人效劳的，我们宣过誓，在他们去世之前，不为他们给任何人传递信息。假如您安排后事，怎么说都行。”

“谢谢，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就说定结婚吧。”奥伯里轻声说道。

“您没有别的事要对我说吗？”

“没有，不过，假如有人怀疑我所陈述的是事实，假如有人从中作梗，阻挠我的愿望实现，那么他在刑事长官那里会找到上述的热尔韦兹-佩莱特·波皮诺的状子，她在法庭上会作证，我陈述的句句是真话。”

“我能克服一切困难，相信我吧。”神父回答道，他心里猜出，他在答应承担帮忙的这件事情中，雅克·奥伯里并不热心，他是屈从于一个需要，于是接着说，“再过两天……”

“再过两天……”

“您就要把名誉还给那个为您失身的女人了。”

“哎呀！”文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我的儿子，好吧。”神父说，“我们作的牺牲愈大，天主就愈高兴。”

“见鬼！”文书大声说，“如果这样，天主该谢谢我了。去吧，我的父亲，去吧。”

说实在的，雅克·奥伯里作了这样一个决定，内心并不是没有激烈的斗争的；如同他向热尔韦兹说过的那样，他对婚姻的厌恶感，是从父辈那儿继承下来的。但是，他对阿斯加尼奥的友谊、他把朋友毁了的想法，又有祖先流传下来的种种侠义行为的例子，这一切都把他引导到作自我牺牲的地步，他也是这样去做了。

不过，读者可能会问，热尔韦兹和奥伯里的婚姻与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的幸福有什么相干呢？奥伯里娶了他的情妇，又怎能把他的朋友救出来呢？

对这一点，我可以告知读者，你们太缺乏洞察力了。诚然，读者可以从自己的立场上回答我，这样的洞察力，他们未必非要不可。

那么请读者费心把本章读完，假如他们目光敏锐一些的话，就会心情舒畅，顺利地读下去了。

神父走后，奥伯里既不可能反悔，也就安心些了：任何决定，哪怕后果再可怕，一旦下定了，也就会带来平静；激烈斗争的思想休息了，狂热跳动的心麻木了。

因此，雅克·奥伯里就在休息和麻木的状态中呆着，一直到他听见在阿斯加尼奥的牢房里有动静的时刻。他以为，这是狱卒给他送饭来了，等他走后，又可以保证有几小时的安静。于是，他安心等了几分钟，过后，他确信再也听不出什么声音了，就钻进地道，象往常那样爬了一段路，用头顶开了草席。

阿斯加尼奥的牢房里一片漆黑。

奥伯里低声叫唤，没有应声，这说明牢房里空无一人。

奥伯里最初的感情是兴奋异常。他想，阿斯加尼奥自由了，如果阿斯加尼奥获得了自由，他，他也不必……可是，他立即便想到了昨晚他听见的要给阿斯加尼奥调换一个条件好些的牢房的吩咐。他们服从了埃唐普公爵夫人的意见；文书刚才听到的声响，就是他的朋友迁居时发出来的。

奥伯里刚才的希望倒是很迷人的，可惜如同闪电一样，稍纵即逝了。

他又把草席放下来，倒退着回到了他的牢房。一切安慰都被夺走了，连看看他为之作自我牺牲的朋友都不可能了。

他除了思考之外，别无他法。可是雅克·奥伯里已经想了好长时间，而他思考的结果是如此令人沮丧，他干脆去睡了。

于是，他倒在床上。这时才上床睡觉也委实嫌晚了些，因此，尽管心事重重，他很快便呼呼入睡了。

他梦见他被判了极刑，被绞死了；可是，刽子手没准备好，

绳索没润滑，绞得不彻底；不过，他们还是好歹把他掩埋了。在梦中，雅克·奥伯里象传说的那样，吞食自己的双臂，突然，那个一心想要得到他一段绞索的书记官来取绞索了，他又打开了掩埋他奥伯里的地穴，这样，他又重新得到了生命和自由。

哎呀！梦毕竟是梦。当文书醒过来时，他发觉，他的生命还是危在旦夕，他的自由已经完全丧失了。

当晚，夜里和次日过去了，雅克只有他的狱卒来看望过他。他试着向狱卒提了几个问题，可是他毫无办法从狱卒口中套出一句话。

半夜，雅克·奥伯里入睡不久，他听见他的牢门轻轻地开了，便惊跳了起来。囚犯不论睡得多香，开门声总是会把他们惊醒的。

文书支起了身子。

“起来，穿上衣服。”狱卒粗声粗气地说，在他身后，借着他提的灯火，可以看见大法官府邸的两个卫兵拿着的戟。

无需再下达命令了；因为雅克·奥伯里的床既没有被单，也没有任何遮盖物，他是和衣睡下的。

“你们想把我带到哪里去？”雅克·奥伯里睡眼惺忪地问道。

“您真喜欢问。”狱卒说。

“不过，我很想知道。”文书接着说。

“算了吧，算了吧，别多噜嗦了，跟我走吧。”

既然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囚犯服从了。

狱卒走在前面，雅克·奥伯里紧跟着，两个卫兵跟在后面。

雅克·奥伯里向四周张望着，他甚至毫不掩饰自己惶恐的心情，他害怕在晚上被处决；不过，有一点使他宽心：他既没看见神父，也没看见刽子手。

十分钟后，雅克·奥伯里来到他进夏德莱城堡时被带进的第一间大厅。到了那儿，他曾有一刻妄想能被带到边门去（人们不幸时总是想入非非），但是他失望了，他的向导在大厅角落里打开了一道暗门，走进一条秘密走廊，这个走廊通向一个院子。

囚犯走进院子时，沐浴在新鲜空气之中，重见了天日，他的第一个本能便是拼命地呼吸。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利用白不利用。

接着，他在院子的另一头看见一座十四世纪建造的小教堂的菱形的窗口，他开始对一件什么事情有点眉目了。

讲故事要老老实实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当他想到这一层，他差一点儿没瘫下来。

然而，他又想到了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想到了他即将完成的这件光荣的任务的崇高和伟大，便在悲痛中振作了起来。

于是，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教堂走去；走到门口时，一切他都明白了。

神父坐在大祭台上；在小祭台上，有一个女人在等着他，这就是热尔韦兹。

在走向小祭台的途中，他又看见了夏德莱城堡的监狱长。

"您请求在死前替被您玷污的姑娘恢复名誉，"监狱长说，"这个请求是正当的，我们同意了。"

文书的眼前飘过了一片乌云；然而，他的手触摸到了埃唐普夫人的信，于是他又恢复了勇气。

"啊！我的可怜的雅克！"热尔韦兹扑进文书的怀里，同时大声说道，"啊！谁会告诉我，我所向往的这个时刻会在这样的一個背景下歃嗰呢！"

"有什么办法呢？我亲爱的热尔韦兹！"文书大声说道，同时

把她一把搂在怀里，“天主知道谁该罚，谁该奖；让我们服从天主的意志吧。”

接着，他把埃唐普夫人的信塞在她的手里，轻轻地对她说：“给邦弗尼托，不能给别人。”

“什么？”监狱长迅速地走近这对夫妇，咕哝着问道，“什么事？”

“没什么；我对热尔韦兹说，我爱她。”

“看起来，她大概也来不及发现您讲的不是实话，她也不会有什么异议，那么就请你俩走近大祭台，快点做完吧。”

奥伯里和热尔韦兹一声不响地向等着他们的神父走去。他俩走到他面前，跪了下去。弥撒开始了。

雅克本来十分希望和热尔韦兹交谈几句，而热尔韦兹也渴望对奥伯里表示她的感激；但是，有两个卫兵分别守在他们两旁，监视着他俩的动作，听着他俩的谈话。幸运的是，监狱长刚才大概一时发了善心，让他们互相拥抱了一会儿，于是这封信就从雅克的手中到了热尔韦兹的手上。假如错过了这个机会，由于对这对夫妇的监视太严，雅克的一片真诚也将变得毫无意义了。

神父大概接到命令，因为他的演讲说得非常简短。也许他私下在想，对一个在两三天之内就要被绞死的人，以父辈的口吻作一番洋洋洒洒的新婚祝词是没有必要的。

演说结束了，新婚降福和弥撒仪式也做完了，奥伯里和热尔韦兹以为他们至少能单独呆一会儿的，但没有能如愿。热尔韦兹泪如雨下，哭得象泪人儿似的，卫兵们也不理会，还是把他们分开了。

然而，他们还是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奥伯里的眼色似乎

在说："想着我交待的事情。"

热尔韦兹的眼色似乎在应答道："放心吧，我当晚，或是最迟在明天就会完成的。"

接着，他们各自都被带走了。热尔韦兹被殷勤地送到沿街的门口；雅克被客客气气地带回到自己的牢房。

在往回走时，文书喟然长叹一声，自从他被关进监狱后，他还从未这样深深地叹息过：他结婚了。

就这样，雅克·奥伯里成了当代的古尔蒂乌斯①，他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一头扎进了婚姻的深渊里去了。

## 十八

## 浇 铸

现在，请我们的读者允许我们暂时离开一下夏德莱城堡，返回到内斯勒宫来吧。

邦弗尼托大声一吼，他的工匠便跑来，跟着他去浇铸场。

大伙都知道他干起活来劲头十足，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在他的脸上表现出如此异常的热情，在他的眼睛里反映出如此异常的光辉；这时，假如谁有机会来塑造他的形象，就如他即将浇铸朱庇特的那样，谁就会献给世界一座最美的塑像，它可以堪称为艺术的天才杰作。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模型上了蜡，又被涂上了一层泥，加

① 古尔蒂乌斯：古罗马传奇人物，贵族。地震后有一裂口，据说要罗马最珍贵的东西才能填满，于是他手执武器，骑马冲入裂口，裂口当即闭合。

了铁箍，放进密封的熔炉之中，等待着焕发生命。木柴也已堆放好了；邦弗尼托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点起了火，由于木柴是松木，艺术家早就晾干了，火舌就迅速地在炉子的四周升起，俄顷，模子就成了硕大的熔炉的中心。这时，蜡开始熔化，从通气孔逸出，而模子在焙烧着。同时，工匠们在熔炉边上开了一条可以灌进金属液体的大槽子，因为邦弗尼托一分钟也不愿意白白浪费掉，一旦模子焙烧成功，他就想进行浇铸。

一天半之间，蜡从模子上逸出；一天半之间，当工匠们象战舰上的水手那样，分成四班，轮番休息和工作时，邦弗尼托照料着一切，他围着炉子来回转着，往炉膛里加木柴，替工匠们鼓气。最后，他判断全部蜡都熔化了，模子焙烧到火候了，第二步工作就结束了。最后一部分工作就是把青铜熔化灌入，把像浇铸出来。

这时候，因为工匠们对邦弗尼托表现出来的超人的力量和狂热的激情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希望邦弗尼托能同意休息几个小时，可是，这就等于把阿斯加尼奥多关几个小时，让科隆帕多受几个小时的折磨。邦弗尼托拒绝了。他即将把青铜铸造成一个神，而他本人仿佛变成了与青铜相同的金属了。

因此，槽刚开成，他就用优质缆绳把模子捆紧，并且用备用的绞盘，小心翼翼地把模子提起，放到槽沟的上方，轻轻地把它放在上面，直到它和熔炉相齐平，放下去后，他就在模子四周堆上开沟槽时挖出的土进行加固，一层层地压紧，并用逐层埋进作为通气用的陶土管。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一天过去，夜晚到来了。整整两天两夜，邦弗尼托没躺着，没坐着，更没睡着。工匠们哀求他，斯科佐纳斥责他，可是邦弗尼托什么也听不进去；似乎有一种魔力在支撑着他，对哀求和斥责，他的

回答只是命令每个工匠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一份工作，其口气之简短、严厉，如同一位将军在指挥他的士兵作战。

邦弗尼托希望即刻就着手浇铸；强壮有力的艺术家看见工作得心应手，越发想试试自己非凡的身手。虽然他疲劳不堪，忧心忡忡，热情过度，他还是强制自己干下去，这铁铸般的身体服从着他的意志，而他的伙伴们却被他逼着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好比在一次战斗中，受伤的战士离开自己的队伍，到战地医院去那样。

浇铸炉准备就绪，邦弗尼托叫人把铸铁锭和铜锭填进去，匀称地一层层地堆放起来，这样，在锭与锭之间就有空隙以利燃烧，金属熔化就更快，更彻底了。他象刚才一样在炉子里点着了火，由于柴薪是松木做的，淌出来的松油和着燃烧的木柴，顿时就火光冲天，火焰窜得比预料的还高，火舌舔着了浇铸场的木屋顶，屋顶也马上着火了。除海尔曼外，所有的伙伴看见这熊熊的大火，特别是受到热浪的灼烫，都纷纷退走；不过有海尔曼和邦弗尼托两人，就足够应付一切了。他俩每人拿了一把斧头，开始砍场棚的支撑柱，不一会儿，大火融融的棚顶就倒坍了。这时，邦弗尼托和海尔曼就用钩子把燃烧着的断木碎块扒进炉膛里，炉子的温度更高了，金属开始熔化。

可是，干到这一步，邦弗尼托·赛里尼已经精疲力竭。他将近有六十个小时没有睡过觉，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吃过东西，而且打一开始，他就是整个工作的灵魂，肩负起最累的活计。他象着了魔似的拼命干着，红润的脸变成了死一般地灰白。在灼人的热浪中，没人能够呆在他的身旁，他感受到四肢在抖索，牙齿在打战，恍如置身在拉波尼①的冰天雪地之中。工匠们看

① 拉波尼：欧洲靠近北极的极北地区，气候寒冷。

见了他的变化，向他走拢来；他不承认自己已经不行了，还想挣扎几下子，因为对他这个人来说，甚至在人力所不及的情况下退缩一步，也是一种耻辱。但是，最后他必须承认，他感到撑不住了。所幸的是，熔化阶段已经结束，最困难的一步完成了，剩下的是手工活儿，比较容易做。他呼唤帕哥罗，帕哥罗不在。这时，伙计们齐声叫唤着他的名字，帕哥罗来了；据他说，他刚才在为浇铸成功祈祷。

“这不是祈祷的时候！”邦弗尼托大声说，“何况天主也说过，：‘干活就是祈祷。’现在是干活的时候，帕哥罗。听着，我感觉到我快要死了；可是，不论我死还是不死，我的朱庇特必须活得好好的。帕哥罗，我的朋友,我把浇铸的指挥权交给你，因为我相信，如果你用心，你能做得和我一样好。帕哥罗，你很清楚，铁水马上就要烧好了，什么时候到火候，你是不会搞错的。等铁水红了，你给海尔曼和左撇子西蒙每人一尊臼炮。啊！我的天主！我在说什么哪？对。然后，他们就在炉子的两个塞子上猛击一下。这时，铁水就会淌出来。还有，假如我死了，您就对国王说，他答应过我，满足我一个要求，您就以我的名义去请求，这个要求……这就是……啊！我的天主！我记不起来了。我向国王要求什么呢？啊！是的……阿斯加尼奥，内斯勒宫的主人……科隆帕，大法官的女儿……奥尔贝克……埃唐普夫人……啊！我神志不清了！”

说着，摇摇晃晃的邦弗尼托就跌倒在海尔曼的怀里，后者象抱着一个孩子那样，把他抱到他的房间里；而帕哥罗就担负起指挥浇铸的工作，发布命令，让工作照常进行。

邦弗尼托的估计是对的，要不，就是晕死过去了。斯科佐纳适才大概也象帕哥罗一样在一旁祈祷，这时忙跑过来帮助他；

但是邦弗尼托还是不停地叫喊着：

“我死了！……我就要死了！……阿斯加尼奥！阿斯加尼奥！阿斯加尼奥怎么办呢？”

这时，在他发烧的头脑中许多幻影一一闪过：阿斯加尼奥，科隆帕，斯特凡娜，所有这些人都象怪物一样在他眼前变得高大起来，又象幽灵那样渐渐隐没。接着，在这些幻影之中，被他一匕首捅死的鲜血淋淋的金银匠蓬贝奥和被他一火枪打死的锡耶纳①的驿站长一一走过来了。过去和现在在他的脑子里交融在一起。一会儿，克莱芒七世把阿斯加尼奥囚禁在狱中；一会儿，又是科斯姆一世要强迫科隆帕嫁给奥尔贝克。接着，他在向埃莱奥诺尔公爵夫人说话，又说她是埃唐普夫人；他又是哀求，又是威胁。接着，他又冲着哭哭啼啼的斯科佐纳笑：他告诉她要留意帕哥罗，不要让他在奔跑的时候，象一只猫那样，撞在突椽上，把头颈折断了。在这些混乱的谵语之后，不时地出现短暂的衰竭和虚脱，这时，大家真的以为他快要死了。

这样折腾了三个小时，邦弗尼托一直处于我们前述的神志迷糊的状态之中。突然，帕哥罗脸色苍白，气急败坏地冲进他的房间，一面高声说：

“让耶稣和圣母帮助我们吧，师傅！因为现在一切都完了，除了上天，不会再有谁帮助我们了。”

邦弗尼托虽说精神垮了，奄奄一息，昏迷不醒，但这几句话就象一把锋利的尖刀一样直刺进他的心底。遮盖住他的智慧的罩子撕破了，如同拉撒路②听见基督的声音站起来那样，他陡然从床上坐起来叫喊道：

---

① 锡耶纳：意大利城市。

② 拉撒路：《圣经》故事中耶稣之友。病逝安葬后耶稣使他复活。

“邦弗尼托还活着，谁在这儿嚷嚷说一切都完了？”

“哎呀！是我，师傅，是我。”帕哥罗说。

“真是太不要脸了！”邦弗尼托大声说，“你好象不断地在背叛我！不过，请放心吧，你刚才所祈求的耶稣和圣母就在这儿支持好心的人们，也会惩罚叛徒……”

这时，传来了工匠们的呜咽声，他们高叫着：

“邦弗尼托！邦弗尼托！”

“他在这儿！他在这儿！”艺术家答道，他冲出他的房间，面色苍白，但刚强有力，头脑清晰，“他在这儿！那些没有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的人就要倒霉了！”

邦弗尼托三脚两步便跑进了浇铸场；他发现，他离开时干劲冲天的工匠们这时一个个都木呆呆的无精打采。连海尔曼仿佛也累垮了；这个巨人的双腿直哆嗦，不得不倚在浇铸场剩下的一根还竖着的柱子上。

“啊哈，请听我说，”邦弗尼托的声音象霹雳似地在他们之中炸开了，他咆哮着说，“我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本能地感觉到了！我首先向你们担保，有办法补救。现在，我到现场来了，服从命令吧；不过，要无条件地服从。别说话，别做手势，不管是谁犹犹豫豫的，我就把他宰了，这是对不肯好好干活的人说的话。此外，对好工匠，我只需说一句话：这件作品完成，你们非常喜欢的伙伴，阿斯加尼奥的自由和幸福就有着落了。干活吧！”

说完，赛里尼就走近窑炉，亲自看看工作进行得怎么样。柴火不够，锭子又冷却了，用行家的话来说，锭子变成一块夹生的糕点。

邦弗尼托立即判断出，这一切都是可以补救的；帕哥罗大

概放松了照管，这时，炉内的温度下降了；要重新把火焰烧旺，要重新使锭子熔成液体。

“木柴！”邦弗尼托大声说，“木柴！在能加上木柴的地方都加上木柴；赶快到面包铺去买木柴，当场付钱，假如需要，论斤称两；把屋里最后一点木屑都拿出来。海尔曼，假如佩里纳太太不愿替你开门，就把小内斯勒的门撞开；那儿什么都可以拿，我们是在敌人的领地上嘛。拿木柴来！木柴！”

说着，邦弗尼托身先士卒，抓起了一把斧子，用劲砍着仍然竖立在那儿的两根木桩，木桩连同部分棚顶立即倒坍下来，邦弗尼托马上把这些东西推进炉窑；这时，伙伴们从四面八方扛着木料回来了。

“啊哈！现在，”邦弗尼托大声说，“你们准备服从我么？”

“当然！当然！”所有的人都叫着说，“当然，您命令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只要我们还剩下一口气。”

“那么先把橡木拣出来，先把橡木扔进炉膛！橡木烧起来旺些，因此，可以很快把炉子烧旺。”

橡木立刻被一抱一抱地扔进炉子。直起喉咙，拼命叫的当然是邦弗尼托。

这个人的精神感染了所有其他的人：他的命令，手势，大家都能及时理解，照办不误。只有帕哥罗不时地在嘴里咕哝几句：

“您想做力所不及的事情，师傅，这是在向上天挑战么。”

对这句话，赛里尼只是回报了一个眼色，似乎在说，“放心吧，我们之间的事情还没完呢。”

这时，虽然帕哥罗说了他恶毒的预言，锭子重新开始熔化了，为了加速熔化，邦弗尼托不时地在炉子里加上几斤铅，用

一根长长的铁棍，翻动着铅、铜和青铜，这样，借用他本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锭子的僵尸又开始复活了。邦弗尼托看见工作有进展，兴奋之下，再也不感到头脑乱哄哄的，也不感到软弱无力：他也复活了。

最后，金属锭熔解沸腾了。邦弗尼托立即打开模子的孔，命令敲打窑炉的塞子，大家马上照着吩咐去做；可是，这件巨大的杰作仿佛直到最后都要自命不凡，显得非要泰顿巨神家族才能完成它似的，因为塞子被打开后，邦弗尼托发现不仅金属液体的流速达不到要求，而且可能份量也远远不够。这时，只有艺术家才具备的那种超凡脱俗的想法，在邦弗尼托的心中冒出了一个来。他说：

"你们一半人留在这里往炉子里添木柴，另一半人跟我走！"

说完，他带着五个伙伴，向内斯勒宫堡奔去；一刻功夫以后，他们带着银质、锡质的餐具、金块，和完成一半的水壶又全都跑回来了。邦弗尼托首先作出榜样，于是每个人便把他心爱的物件投进熔炉里，它即时便把所有的青铜啊，铅啊，银啊，生锡锭啊，以及精良的雕镂品都吞没了，犹如吞噬艺术家本人那样从容自如，假如他也愿意纵身跳进去的话。

由于增加了这些易熔物质，青铜完全熔化了，就如对它方才的犹豫不决表示忏悔似的，开始沿着槽沟，汹涌奔来。这时，大家都在不安地等待，心情越来越紧张；突然，邦弗尼托发现，流淌的铜液还没有满到模子的孔口，这时，他就用一根长杆子去探测，他感到铜液虽然还没有流到浇口，但已经从朱庇特的头顶溢出来了。

这时候，他双膝下跪，感谢天主；那尊要把阿斯加尼奥和

科隆帕救出的作品完成了！现在，天主能恩准这件作品圆满地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吗？

邦弗尼托只有到第二天才能知道这一切。这天夜里，正如大家可以想象到的，这是一个焦虑不安的夜晚。邦弗尼托疲劳过度，他即使睡着一会儿，也只是打了个盹，而且，这一个盹儿根本就谈不上是休息。艺术家合上了眼睛，真实的事物就替代了虚景幻影。他看见了他的朱庇特，这诸神之王，美丽的奥林匹斯山的君主，象他的儿子伏尔甘①那样，扭曲变形了。梦中，他百思而不解。是模子做得不对？是浇铸时出了差错？是他本人在制造时算错了什么？是命运在嘲弄工匠吗？想到这一层，他的心胸在膨胀，他的脑门剧烈地在跳动，他猛然惊醒，心怦怦地直跳，额上沁出了汗珠。有一刻工夫，他还在怀疑着什么，在乱糟糟的头脑里，分不清是非。最后，他想，他的朱庇特还躲藏在模子里，就如孩子躲藏在他的母亲的怀中那样。他想起了每一步都是那么谨慎小心，一丝不苟。他恳求天主，他不仅要造出一件漂亮的杰作，而且要产生巨大的影响。过了一会儿，他稍镇静安心了些，由于睡魔纠缠，他重新入睡，又做起第二个梦来，它和第一个梦一样荒诞可怕。

天亮了。随着曙色升起，邦弗尼托挣脱了残余的睡意，一骨碌爬了起来，穿上衣服，霎眼间，便来到了浇铸场。

铜像还是相当的烫，显然马上取下来是不合适的。可是，邦弗尼托心急如焚，他急于想看看今后可以使他遭不测之祸，或是使他充满希望的这件东西。他忍耐不住了，开始把头颅部分掀开来。当他的手能摸到模子上时，他的脸又变得如此苍白，

① 伏尔甘：希腊神话中朱庇特的儿子，是火和金属之神。生下来就是畸形的。

仿佛他就要死了。

"您还病着哪，师傅？"一个声音说，邦弗尼托听出这是海尔曼的嗓音，"还是呆在您的床上好些。"

"你错了，海尔曼，我的朋友，"邦弗尼托说，他看见海尔曼起得这样早，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会死在我的床上的。而你，你起来这么早干什么？"

"我散散步，"海尔曼红着脸说，连眼白都红了，"我很喜欢散步，您要我帮忙吗？师傅？"

"不，不，"邦弗尼托大声说，"除了我，谁也不要动这个模子！你等着，等着！"

说着，他就开始慢慢地掀开塑像的上半身。由于奇迹般的巧合，铸液不多不少正好够。假如邦弗尼托早先没想到把他的银器、盘子和水壶扔进熔炉的话，浇铸液体就会不够，头颅也浇铸不出来了。

幸好，头颅浇出来了，而且美妙绝伦。

邦弗尼托看见头颅后，胆子大了些，就渐次把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掀开来了。渐渐地，模子象一层皮那样脱落了，最后，朱庇特从头到脚摆脱了羁绊，显出了他那威武的形象，奥林匹斯山的君王应该就是这样的！铜像的每一部分都没使艺术家失望，当最后一片陶土落下来时，所有的工匠们都发出了欢呼声，因为他们早已陆陆续续地，悄悄地汇拢在赛里尼的面前。赛里尼因为看见作品幸而成功了，顿时思绪纷繁，没注意到他们来到这儿。

这时，邦弗尼托听见了把他本人也捧成一个神的欢呼声，便抬起了头，自豪地带着微笑说：

"啊！我们将要看看，法国的国王是否敢于拒绝一个能造

出这样一尊雕像的人向他提出的任何一个请求。”

接着，他似乎为自己这种自发的，但又是完全与他的气质相符的自豪感感到懊悔似的，双膝跪下，合起双手，向天主大声祈祷。

当他做完祈祷后，斯科佐纳跑来了，向邦弗尼托说，雅克·奥伯里夫人请求与他密谈，她身上携有她丈夫的一封信，她只能交给邦弗尼托本人。

邦弗尼托让斯科佐纳说了两遍，‘奥伯里夫人’，因为他不知道，文书居然还有正式娶老婆的能耐。

他急急忙忙地撇下了他所有的伙伴去会见客人。这些伙伴因为他们师傅的光荣，也变得得意洋洋，自命不凡起来。

然而，当帕哥罗走近仔细一看时，他发现在朱庇特神的脚踵上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一个小小的意外使金属液体没有流到模子脚后跟的部位。

## 十九

## 朱庇特和奥林匹斯山诸神

邦弗尼托的雕像完成的当天，他就派人禀告弗朗索瓦一世，他的朱庇特浇铸成功了，请示他哪一天，法国的国王有兴致垂顾奥林匹斯山的君主。

弗朗索瓦一世回答邦弗尼托说，他的表弟，皇帝陛下和他约定在下星期四到枫丹白露去打猎，那天，他只要把他的雕像搬移到枫丹白露的大画廊里去就成了。

答复很干脆。显然，埃唐普夫人在国王面前已经说了他所宠爱的艺术家不少的坏话了。

但是，邦弗尼托听到这个答复，或是出于本身的自尊，或是出于对天主的信赖，只是微笑着回答道：

"好吧。"

星期一到了。邦弗尼托叫人把朱庇特装上四轮马车，他本人骑上马，亲自护送；须臾不离，以防不测。星期四十点，杰作和他的作者到达了枫丹白露。

只要看一看邦弗尼托，哪怕只看他一眼，就能明显地看出，在他的精神上闪现出一层不可名状的高尚的自豪感，心里充满着光明的希望。作为艺术家，他的意识告诉他，他完成了一件杰作；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的良知告诉他，他即将完成一种高贵的行动。因此，他象一个心地坦荡、无所畏惧的人那样，高昂着头颅，精神无比焕发。国王就要看到朱庇特了，肯定会觉得它美；蒙莫朗西和普瓦叶将会提醒他过去作出的诺言；皇帝和整个宫廷的要人都将在那儿；弗朗索瓦一世别无他法，也只能把他以前许的愿兑现了。

埃唐普夫人没有他那么欢悦愉快，但和他一样斗志昂扬，也在私下筹划着：邦弗尼托想求见她和国王的打算落空了，她在第一个回合中得胜，这仅仅是闯过了一关。可是，她感到还有第二个难关，国王对邦弗尼托许过愿，她要不惜一切把这一关也闯过去。因此，她比邦弗尼托提前一天到达枫丹白露，以她女性的机灵，作了一些安排。在她身上，这种机灵几乎是一种天才的表现。

赛里尼要不了多久就会感觉到了。

他刚跨入他的朱庇特将要在里面展出的那个画廊的门槛，

他立刻就感到狠狠的一击，认出了过去攻击过他的那只手，顷刻之间，他茫然不知所措。

这间大厅本来挂着不少罗梭的油画，显得光彩夺目，仅仅这些油画本身已经使任何其他杰作相形减色了；而在刚刚过去的三天里，又由普里玛蒂斯从罗马运到这儿来一些雕像，这些都是古代雕刻的精品，二十个世纪以来人们所羡慕的绝世之作，它们以压倒一切的傲气，敢于向一切艺术佳作比高低，阿莉亚纳①，维纳斯，赫拉克勒斯，阿波罗，以至朱庇特，奥林匹斯山的伟大的朱庇特，这些理想的形象，天才的梦想，永恒的铜制品组合在一起，如同神仙聚会，使人感到靠近他们就是亵渎天庭；如同壮丽宏伟的法庭，任何艺术家对它的裁判都胆战心惊。

现在，一个新的朱庇特在这间奥林匹斯式的艺术宫殿里挤到了另一个朱庇特的身旁；邦弗尼托向斐第阿斯提出决斗，这件事实的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这时，虔诚的艺术家即使对自己的丰功伟绩深信不疑，也免不了会惴惴不安，踌躇不前。

此外，这些不朽的雕像早已占据了它们应有的最优越的位置，只给赛里尼的可怜的朱庇特留下了最最阴暗的角落，人们先要在诸神威严而炯炯的目光注视下经过，最终才能走到这个地方。

邦弗尼托神情忧郁，低垂着头，站在画廊的门口，环视着厅内的一切，目光迷乱而悲伤。

"安托万·勒玛松阁下，"他向伴随着他的国王的秘书说，

① 阿莉亚纳：希腊神话中之仙女，曾帮助到克里特岛来的青年提修斯走出迷宫。

“我希望，我应该立即把我的朱庇特带走；弟子不企望和他的师傅的作品比高低；孩子不应和他的长辈决雌雄。因为我的自尊心和我的谦逊不让我这样去做。”

“邦弗尼托，”国王的秘书答道，“请相信一个诚挚的朋友说的话吧：假如您这样做，您就会毁了自己。说句体己话，别人正期待您泄气哩，这就等于自己认输了。陛下急于要看您的作品，他会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的，我在他面前替您说情也是白搭。再则，他照例会听了埃唐普夫人的话，毫无回旋余地地收回他以前对您的恩宠。这是大家都料得到的。而我也在担心。邦弗尼托，对您，斗争的危险不是来自这些无生命的神，而是来自这些活生生的人。”

“您说得对，阁下，”金银匠接着说，“我听您的。谢谢您提醒我，我在这儿无权奢谈自尊心。”

“很好，邦弗尼托。不过，请您再听听我最后的忠告吧：今天，埃唐普夫人表现得过分和蔼可亲了，脑子里肯定又有什么坏主意。她把皇帝和国王引到林子里去散步，献媚邀宠，他们难以抗拒。我为您担心，担心她懂得诀窍，故意在那儿把他们缠到晚上。”

“您这么想吗？”邦弗尼托脸色变白，大声问道，“这样的话，我就完了，因为，假如在弱光下看我的塑像，其价值就失去一半。”

“但愿我没有猜对。”安托万·勒玛松接着说，“等着瞧吧。”

赛里尼果真就开始等待了，心里又急又怕。他已经拣了一个最好的位置，放上他的朱庇特，可是暮色降临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雕像产生的效果看来只能算是平平，而到了夜晚，它就成了平庸之作，心怀仇恨的公爵夫人与考虑周密的雕刻家

的计算一样精确，他在一五四一年已经琢磨出十九世纪的一种评价方法了。

邦弗尼托看到太阳西沉，悲痛欲绝，他贪婪地谛听着外面的任何动静。整个宫殿除侍从仆役的走动声外，一片寂静。

三点钟敲过了，这样，埃唐普夫人的意图就很明显了，而她的成功，也是不容置疑的了。邦弗尼托瘫倒在一张安乐椅上。

一切都完了，首先是他的荣誉完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里，他差一点失败，又因为他原来以为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稳操胜券的，所以已经不把它放在心上了，哪想到斗争将以他的耻辱而告终呢？他痛心疾首地凝望着他的雕像，周围日色晦暗了，雕像的线条已经不那么明朗有力。

突然，他得到了上天的启示似的，站起身来，把随身带来的小个子约翰叫着，就匆匆忙忙地向外走去。表示国王回来的声音还没有传来。邦弗尼托奔到城里的一个细木匠家里，在他和他的木工们的帮助下，不到一小时，他就做成了一个外观不起眼的橡木基架，架下安了四只小球，小球象小轮子那样能运转自如。

现在，他想到国王如果这时回来就战栗不已；不过，到了五点钟，他的活计结束了，夜色降临了，戴王冠的主宾仍然没有回到宫殿。埃唐普夫人不论在哪儿，总是胜利的。

邦弗尼托很快就把他的雕像，连同它的底座放在配合得天衣无缝的基架上。朱庇特左手握着地球仪，右手伸在比他的头颅略高的上方，擎着霹雷，象要投掷的样子。在霹雷的火焰之中，金银匠藏了一枝蜡烛。

他刚准备就绪，就听见鼓乐声大噪，通报国王和皇帝驾回。邦弗尼托点燃了蜡烛，把小个子约翰安排在雕像后面，让他整

个儿被雕像挡住；他等着国王来临，心怦怦直跳。

十分钟后，大门上两道门扉开启，弗朗索瓦一世挽着查理五世的手出现了。

在他们两人后面跟着王子，公主，纳瓦尔国王，再后面是王公大臣；大法官，她的女儿和奥尔贝克最后才到。科隆帕脸色苍白，精神萎靡；但当她看见赛里尼后，便抬起了头，一个充满着信赖的会心的微笑在嘴角上升起，使她的脸上陡现光彩。

赛里尼向她使了一个眼色，仿佛在说：

“放心吧；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别灰心失望，我在关心着您。”

在门打开的当儿，小个子约翰在他的师傅的示意下，把雕像轻轻推了一下，雕像在它的活动基架上缓缓地滚过来，把古代珍品甩在后面，简直象个活生生会动的人出现在国王面前。所有的人都立即把目光向这个方向投去。柔和的烛光由上至下，产生了一种比日光远为理想的效果。

埃唐普夫人咬着嘴唇。

“我觉得，陛下，”她说，“奉承得也有些过分了，应该派地上的国王去迎见天上的国王。”

国王微笑了，不过，显而易见，这个奉承举动并不使他讨厌，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他只认作品不认作者的，于是，雕像刚滚在半路上，他就径自向它迎去，无声地，长久地凝望着它。查理五世虽说在他高兴的时候，也曾握过提香的画笔舞弄了一阵子的，不过就他的本性而言，我们说，与其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见解深刻的政治家。这时，他以及无权评头品足的大臣们都谨慎地在等待着弗朗索瓦一世发表意见，然后才好表示自己的意见。

出现了令人焦急的片刻的宁静。在这当儿，邦弗尼托和公爵夫人互换了一个充满仇恨的眼色。

这时，国王突然大声叫着说：

“多美啊！太美啦！我得承认，超过了我的预料。”

于是，大家都纷纷恭维赞颂了一番，皇帝叫得最起劲。

“假如艺术家能象城市那样可以夺过来的话，”他对国王说，“我现在就向您宣战，夺取这位作者，我的表兄。”

“说这样的话未免太早。”埃唐普夫人怒气冲冲插话说，“我们还没看见那些古代的美丽的雕像呢，它们都陈列在那儿，比起我们现代的所有的这些不值一提的玩意儿，也许更有价值些。”

这时，国王就走近古代雕像，它们是由下至上被火炬的光照亮着的，因此上身都是黑黝黝的；当然啦，它们的艺术效果就不如朱庇特那么理想。

“斐第阿斯是高超的，”国王说，“不过，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的时代，也可以出现一个斐第阿斯，就象在伯里克利①时代出现了一个斐第阿斯一样。”

“哦！该在白天看这些作品，”安娜悻悻地说，“此刻的印象不一定是真的。人为的灯光矫饰不就等于艺术。何况，这块罩布算什么？是不是要向我们隐瞒什么缺陷？照直说吧，赛里尼师傅。”

那是一块很薄的呢，盖在朱庇特身上，为了更增添他的威严。

邦弗尼托一直呆在他的雕像旁边，一动也不动，默不作声，

① 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古雅典奴隶主民主派政治家。斐第阿斯就是他这个时代的雕刻家。

表面上也象雕像一样冷冰冰的。当他听见公爵夫人的话以后，他不屑地微笑了一下，从他那一对乌黑的眼睛里投出两道闪光，接着，他以一个异教徒艺术家的神圣的胆识，用一只有力的手，掀开了罩布。

邦弗尼托等着公爵夫人如何发作。

陡然，出于一种不可思议的意志的力量，她却令人毛骨悚然地温和地微笑起来，同时，她把手大大方方地伸给赛里尼，后者对这个突变一时愣住了。

“好了，我刚才说错了，”她以撒娇的孩子那样的口吻大声说，“您是一个伟大的雕刻家，赛里尼！原谅我的批评，把您的手给我吧，我们从今以后就是朋友啦，您愿意吗？”

接下，她又飞快地低声说道：

“您将要提出的要求，您可要再三斟酌呀！赛里尼，无论如何不要提让科隆帕和阿斯加尼奥的婚事，否则，我向您起誓，阿斯加尼奥，科隆帕和您，你们都得完蛋！”

“那么假如我提出另一件事，”邦弗尼托不动声色地说，“您会帮助我么，夫人？”

“会的，”她毫不思索地接口说道，“我还可以向您起誓，不论您请求什么事，国王会同意满足您的。”

“我不需要请求让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结婚，”这时邦弗尼托说，“因为提出这个请求的将是您，夫人。”

公爵夫人轻蔑地笑了笑。

“你们细声细气地在那儿说什么呢？”弗朗索瓦一世问道。

“埃唐普公爵夫人好心好意提醒我，”邦弗尼托答道，“陛下如果满意了，他曾经答应过要给我一个恩宠。”

“作出这个诺言的时候我也在场，陛下。”陆军元帅走上前

说，“我和普瓦叶掌玺大臣都在场。陛下甚至还要我们，我的同事和我，负责提醒您……”

“对，元帅，”国王和颜悦色地打断他的话说，“对，假如我记不得了，你们要提醒我；不过，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我以贵族的名义起誓！因此，如同您看见的，您的提示，虽说是令人愉快的，但对我是不必要的。我答应过邦弗尼托，当他的朱庇特浇铸成功后，我将满足他的一个请求。是这样吗，陆军元帅？我的记忆力好么，掌玺大臣？轮到您说了，赛里尼师傅，我听您的安排，不过请您别老想着您的丰功伟绩，还要想着点王权有限，我们的权力仅仅是为了我们的宝座和我们的情人才斟酌着用的。”

“好吧！陛下，”赛里尼说，“既然陛下对他的不称职的仆人是如此宽宏大量，我只是单纯地、简单地请求陛下宽恕一个可怜的文书，他在夏德莱城堡的码头上和马尔玛涅子爵干架了，而他在自卫时，又用剑刺穿了他的身体。”

在场的每个人对他提出的这个平凡无奇的请求都感到吃惊，特别是埃唐普夫人；她莫名其妙地看着邦弗尼托，以为自己听错了。

“活见鬼！”弗朗索瓦一世说，“您真是在请求我运用我的赦免权，因为昨天我听掌玺大臣亲自说，这是一桩要处绞刑的案件。”

“哦！”公爵夫人大声说，“陛下，我本打算自己和您说说这个年轻人的情况的。我已得到了马尔玛涅的消息，说他的伤势好多了，他让人对我说，这次决斗是他挑起的，而文书……您叫文书什么来着，邦弗尼托师傅？”

“雅克·奥伯里，埃唐普公爵夫人。”

“而文书，”埃唐普夫人赶紧接口说，“一点错也没有。因此，非但不要责备邦弗尼托，或是找他的碴儿，陛下，请相信我吧，赶快同意他的这个请求吧，我担心他会后悔对您的要求太少了。”

“好吧！师傅，”弗朗索瓦一世说，“您所请求的事，就这么办吧，俗话说：‘给得爽快，心情愉快’，那么释放这个年轻人的命令就在今晚执行，您听清了吗，我亲爱的掌玺大臣？”

“尊命，陛下，一定照陛下的吩咐去办。”

“说到您，邦弗尼托师傅，”弗朗索瓦一世说，“星期一到卢佛宫来见我吧，我们将谈一些细节问题，一个时期以来，我的财政总管忽视了这些与您有关的问题了。”

“可是，陛下，陛下清楚，进出卢佛宫得……”

“好吧！好吧！我下了这道命令，我来取消它。这本是一条战时措施，既然在我的周围，您不再有敌人了，那么和平时期的规定重新生效。”

“好吧！陛下，”公爵夫人说，“既然陛下正在大赐恩德，那就请满足我，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吧，虽说我没有制造朱庇特。”

“对，”邦弗尼托嘘声说，“可是您经常制造达那厄①。”

“什么请求？”弗朗索瓦一世插嘴说，他没有听见赛里尼的挖苦话，“说吧，公爵夫人，请您相信，这个场面虽说庄严，但对我想使您愉快的愿望丝毫没有影响。”

“好啊！陛下，那陛下大概会满足埃斯图尔维勒阁下的一个愿望，他想请求陛下于下星期一在我的年轻的朋友——埃斯图

① 达那厄：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国王的女儿，被国王幽禁在铜塔里。此处影射科隆帕。

尔维勒小姐和奥尔贝克伯爵的结婚证书上签字。"

"哦！这可谈不上是我对您的一个恩赐，"弗朗索瓦一世接着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愿，而我现在仍然欠您一笔债哩，我说的是真话。"

"这么说，陛下，说定了，在星期一？"公爵夫人问。

"在星期一。"国王说。

"公爵夫人，"邦弗尼托低声接着说，"公爵夫人向阿斯加尼奥定制的美丽的百合花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婚礼仪式之前不能完成，夫人不遗憾吗？"

"当然，我会遗憾的，"公爵夫人说，"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阿斯加尼奥被关在狱中。"

"一点不错。但是我是自由的，我。"邦弗尼托说，"我会完成的，并把它带给公爵夫人。"

"哦，以我的名誉保证！假如您完成它，我会说……"

"您会说什么，夫人？"

"我会说，您是一个可爱的人。"

说完，她把手递向邦弗尼托，后者神态高雅洒脱，向国王投了一瞥并征得同意后，在上面印了一个吻。

这时，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叫喊声。

"什么事。"国王问。

"陛下，我向陛下请求原谅，"大法官说，"是我的女儿身体不舒服。"

"可怜的孩子！"邦弗尼托喃喃地说，"她以为我出卖她了！"

# 二十

## 理智的婚姻

邦弗尼托想当晚就走，可是国王执意挽留，他也就不便推辞，在宫殿里一直呆到次日的早晨。

此外，他天生思维敏捷，处事果断，他凭这个本领，刚刚下了决心，要在第二天把一个早已开始酝酿的事情办好。这是一件附带的事情，他希望在以全力去处理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的问题前，先把它彻底解决。

因此，剩下要做的，就是吃顿晚饭，至多次日吃顿早饭。将近中午时分，他向国王和埃唐普夫人告辞后，由小个子约翰陪着回去了。

他们两人各自骑着一匹骏马，可是赛里尼一反常态，一点儿也不急于催马赶路。显而易见，他想在特定的时刻回到巴黎。果真，一直拖到晚上七点，他才回到竖琴街。

而且，他并不直接去内斯勒宫，而是去敲打他的一个名叫基多的朋友家的门，这个人是佛罗伦萨的一名医生；接着，当他确信医生在家里，并可以向他提供晚餐后，他就命令小约翰一个人先回家，并传话说，师傅仍然在枫丹白露，要到次日才能回来，还吩咐小个子约翰准备好，一听见敲门马上就开。小个子约翰立即就走了，并向赛里尼保证按他的吩咐去做。

晚餐摆上桌子，就餐前，赛里尼问他的主人，他是否认识个把他能请来的诚实而能干的公证人，替他起草一份无懈可击

的协议书。医生把自己的女婿介绍给他。他们立刻就派人去把他找来。

半小时以后，他们刚用完晚餐，公证人到了。邦弗尼托立即从餐桌上站起来，和他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请他立一份结婚证书，证书上只有姓名这一项是空白的。接着，当他们一起一遍又一遍地读完证书，确信上面没有任何疏漏欠妥之处后，邦弗尼托慷慨地付了他一笔佣金，把证书揣进袋里，向他的朋友借了另一柄剑，长度和他自己的剑相仿，把它藏在大衣里面，他眼看天完全黑下来了，就向内斯勒宫邸走去。

到了大门口，他只敲了一下子。虽说这一声敲得相当的轻，门立即就开了。小个子约翰正候在门口。

赛里尼询问了他，他说，工匠们正在用晚餐，他们以为师傅要到第二天才能回来。赛里尼命令这个孩子对他的到来绝对保密，说完，就向卡特琳的卧房走去，他身边保存了一把这间房的钥匙，悄悄地走进去，又重新关上门，躲在一张壁毯后面，耐心等待着。

一刻钟后，从楼梯上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门又一次被打开，只见斯科佐纳提着一盏灯走进来；接着，她从门外把钥匙取下，又在门里把门关上，把灯放在壁炉上，在一张大安乐椅上坐下来，侧转身子，面朝邦弗尼托看得见的方向坐着。

过去那么开朗，那么欢愉，那么容光焕发的一张脸，现在变得愁眉苦脸、若有所思的样子，这使邦弗尼托大为震惊。

这是因为可怜的斯科佐纳经受着某种类似后悔的感情。

我们曾经看见过她快快活活，无忧无虑的，那是因为那时候邦弗尼托爱着她。只要她感觉到他爱她，或者说，感觉到她的意中人对她有好感的话，只要有朝一日，她将成为雕刻家的

妻子的希望象一片金色的彩云在她的梦幻里浮荡着，她就把她的情感寄托在等待上，她以爱情摆脱了过去，纯洁了自己；可是，当他发觉，她被表面现象所蒙骗了，赛里尼的表现，她本以为是爱情，实际上至多只是一种心血来潮的冲动的时候，她便逐渐地失去了全部的希望。曾使这朵枯萎的鲜花重新开放的邦弗尼托的微笑，渐渐远她而去，于是这朵鲜花又一次失去了它的鲜嫩的色泽。

童贞的纯洁随着孩子般的欢乐渐渐地离她而去，加之她无聊厌倦，以往的习性又渐渐地占了上风。才着色不久的一堵墙，在阳光下还保留着它的色泽，但在雨淋下就褪色了；斯科佐纳因赛里尼又爱上了某个她不认识的情妇而被他抛弃了，现在对赛里尼仅维系着一丝自豪感。帕哥罗追她由来已久。她曾向赛里尼谈起过这件事，以为第三者的爱可能会激起他的嫉妒心。可是，最后这一着她也想错了：赛里尼非但不生气，还笑起来了；赛里尼非但不阻止她去见帕哥罗，还命令她接待他。打那以后她感到彻底完了；打那以后，她以她过去的那种无所谓的态度，过一天是一天，她象一片命运悲惨，枯萎飘落的树叶那样，让生活随波逐流，听之任之。

就这样，帕哥罗才打动了她的心。归根结底，帕哥罗还年轻，帕哥罗除了神情虚伪之外，还称得上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帕哥罗在热恋，并且反复向斯科佐纳说，他爱她，而邦弗尼托早已不再向她说这句话了。“我爱你”这三个字是心灵的语言，不管热情的程度如何，这句话总是心灵的语言。

因此，斯科佐纳大概是一时心情气恼，腻烦，也可能是痴心妄想了一阵子，突然对帕哥罗说，她也爱他。她说是这样说的，可内心并不真正爱他。她对他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着赛里

尼，而嘴上说着帕哥罗的名字罢了。

但是，她立即又想到，可能会有一天，师傅对那个陌生女人的不成熟的爱情感到厌倦了，又要回到她的身边。虽说他有言在先，但他看见她对爱情如此坚定，虽说决不会娶她来报答她的忠贞——对这点，可怜的姑娘连最后的幻想都没有了——但也可能旧情萌发，对她表示出一些尊敬和同情的罢。

这就是使斯科佐纳变得愁眉苦脸，若有所思，追悔不及的全部思想内容。

这时，她突然听到从楼梯上传来了窸窣声，她从沉思和幻想中惊起，抬起了头；几乎就在同时，伸进锁洞的钥匙快速地转动了一下，门打开了。

"您怎么进来的，谁给了您这把钥匙，帕哥罗？"斯科佐纳边站起来，边大声说道，"这扇门只有两把钥匙：一把在房间里，另一把在赛里尼身上。"

"哦！我亲爱的卡特琳，"帕哥罗笑着说，"您任性得很呢。有时，您把大门敞开，有时，您却把它关得死死的。再则，为了进来，我要行使暴力时，归根结底，这也是由您引起的，您又会大喊大叫，以叫救命相威胁。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得要点小聪明。"

"啊！好呀，您告诉我，在赛里尼不知道的情况下，您偷取了他的钥匙；您告诉我，他不知道您有这把钥匙，因为如果您是从他那儿得到这把钥匙的，我就要羞死了，怨死了。"

"放心吧，我的漂亮的卡特琳，"帕哥罗说，同时把门又关上，并锁了两道，回到姑娘身边坐下，并且按捺着姑娘也坐下来。他接着说，"不，邦弗尼托不再爱您了，这是真的。但是，邦弗尼托就象那些吝啬鬼一样，他们拥有一件宝贝，自己不用，又

不愿意别人去碰。不，这把钥匙，是我自己动手制作的。人要能屈能伸么，一个金银匠也屈就成了一个锁匠了。您看，我是多么爱您！卡特琳，因为我的善于使珍珠和钻石在金枝上开花的双手，居然也同意去摆弄一块丑陋的铁。说真的，坏东西，这块丑陋的铁变成了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是天堂之钥啊。”

说完这几句话，帕哥罗就想去拉卡特琳的手；赛里尼把这一切都看得真，听得切，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卡特琳把他推开了。

“怎么啦！”帕哥罗说，“瞧，您这样耍性子，到底有没有完？”

“听着，帕哥罗，”卡特琳说，语调是那么悲伤，一直刺进了赛里尼的心底，“听着，我很清楚，一旦一个女人以身相许，她就无权再反悔；但是，假如她为之而一时软弱的这个男人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假如她对这个男人说，她真的是一时失去了理智，做错了事，那么，这个男人的责任就是决不要利用她一时的过失。好吧，我现在正式告诉您，帕哥罗：我曾委身于您，可是，我不爱您，我爱着另外一个人，我爱赛里尼。您蔑视我吧，您可以这样做，甚至应该这样做；不过，听着，帕哥罗，别再折磨我了。”

“好！”帕哥罗说，“好！您倒安排得挺不错，您！我等了那么多时候才得到了您，现在您又感到懊悔而责怪对我的垂爱，您责怪我辜负了您的垂爱，而我却等得好苦啊。事实上，您是完全自己主动作出这个允诺的。现在，这个阶段过去了，您却以为我会把您的允诺还给您，不！特别是当我想到，您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邦弗尼托，为了一个比您和我的年龄大一倍的男人，为了一个不爱您的男人，为了一个蔑视您的男人，为

了一个把您当成是妓女的男人，我就更不同意。”

“别说了！帕哥罗，别说了！”斯科佐纳大声说，她因害羞，嫉妒和愤恨，脸上泛起了红晕，“邦弗尼托今天不再爱我了，这话不假，但他以前曾经爱过我，而他始终是尊重我的。”

“好嘛！既然他答应过您，为什么他不娶您？”

“答应？从来没有。没有，邦弗尼托从来没有允诺过我将成为他的妻子。因为，假如他真的许下了诺言，他呀，他就不会改悔。我曾经想过高攀到这一步的。我既有了这样的愿望，希望也就产生了；而这个希望一旦在我的心中升起，我不能制止它，它就扩散到外界，我把希望当成现实那样得意而自豪。”卡特琳停顿了一下又说，她带着苦笑，手不由自主地落到了学徒的双手上，“不，帕哥罗，不，邦弗尼托什么也没答应过。”

“那好！您看看，您是多么忘恩负义呀，斯科佐纳！”帕哥罗抓起了姑娘的手大声说，他利用对方沮丧的心情，乘虚而入，“您看看，我呢，我向您作过保证，您亲口说的，邦弗尼托从来没答应过您什么，而我却献给了您这一切。我对您忠诚，爱您，而您把我推得远远的；而他呢，他背弃了您。我相信，假如他在这儿，您还会向他再次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而对爱您的我，您曾作过这番表白，现在却悔恨不已。”

“啊！假如他在这儿，”斯科佐纳大声说，“假如他在这儿，帕哥罗，您就会记起来，您因嫉恨他而背叛过他，而我在感情上，也曾对不起他。假如他真在，您就要入地了。”

“这又是为什么？”他想起邦弗尼托离得他远远的，放心得很，“请说说看，这又是为什么呢？当一个女人不属于任何男人时，随便哪个男人都有权取得她的爱，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假如他在这儿，我会对他说：‘这个可怜的卡特琳痴心地爱着您，

而您抛弃、背叛了她。开始，她悲观绝望了，后来，在她的人生道路上碰到了一个好心、正直的小伙子，他了解她的真正价值，爱她，把您从未答应过她的事情答应她了，也就是说，答应娶她为妻。现在，您的权利已经传授给他了，这个女人应该属于他。啊哈！您瞧，卡特琳，他用什么来回答您呢，您的赛里尼？”

“无言以对。”在情绪激昂的帕哥罗身后，有一个人开口说道，声音低沉而富于男性，“绝对无言以对。”

接着，一只有力的手就落到了帕哥罗的肩膀上，顿时，使他停住了滔滔不绝的讲话，仰面跌倒在地。他脸色煞白，颤抖不已，和他方才的肆无忌惮成了鲜明的对照。

眼前的画面非常奇特：帕哥罗跪着，身体折成了两段，脸色苍白，惊恐万状；斯科佐纳双手扶着她坐的安乐椅把手，刚起身一半，一动也不动，静默不语，活象一尊象征惊愕的女神像；最后，邦弗尼托站着，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只手拿着未抽出剑鞘的剑，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出鞘的剑，脸部表情，讥讽和威胁参半。

出现了片刻可怕的寂静，帕哥罗和斯科佐纳面对着师傅紧蹙的双眉，呆若木鸡。

“背叛！”帕哥罗受了屈辱，轻声说，“背叛！”

“对，是你背叛，坏蛋！”赛里尼答道。

“怎样！”斯科佐纳说，“您要他来，帕哥罗，他现在在这儿。”

“是的，他在这儿。”学徒说，他在他求爱的女人面前丢了丑，恼羞成怒了，“可是他，他有剑；而我，我没有剑。”

“我给你带了一柄来，”赛里尼往后退了一步说，同时把他

左手握着的剑扔到帕哥罗的脚下。

帕哥罗看着剑，但没去捡。

“喂，”赛里尼说，“捡起这把剑，把身子挺起来，我等着。”

“决斗？”学徒喃喃地说，吓得牙齿咯咯直响，“我有您这样的力量和您决斗么？”

“好吧！”赛里尼把剑换到另一只手上说，“我用左手斗，力量就平衡了吧。”

“和您，和我的恩师斗？我的一切都是您给的，要和您斗，决不！决不！”帕哥罗大声说。

邦弗尼托的脸上露出了鄙夷的微笑，而斯科佐纳也闪开一步，毫不想掩饰脸上厌恶的表情。

“我相信你和阿斯加尼奥，把这个女人托付给你们；而你在从我身边夺走她之前，就应该想想我的恩德。”邦弗尼托说，“现在，你想起来也为时过晚了。准备，帕哥罗！准备！”

“不！不！”胆小鬼低声说，他跪着向后退去。

“这样，既然你不愿意象一个勇敢的人那样斗剑，”邦弗尼托说，“我就把你当成一个罪人来惩治你。”

说着，他把剑插进剑鞘，抽出他的匕首，他脸上毫没有因仇恨或是怜悯而动感情，他仍然不动声色地迈开缓慢的步伐向学徒走去。

斯科佐纳大叫一声插进他俩中间，可是邦弗尼托只是轻轻地，但又是不容抗拒地把手挥了一下，就象一尊张开着手臂的铜像那样的姿势，把可怜的姑娘甩得远远的，斯科佐纳半死不活地倒在安乐椅上。邦弗尼托继续向帕哥罗走去，帕哥罗一直退到了墙根。

这时，师傅赶上了他，把匕首搁在他的颈脖上。

“把你的灵魂托付给天主吧，”他说，“你只有五分钟可活了。”

“饶命！”帕哥罗哽咽着说，“请别杀我！饶命！饶命！”

“什么！”赛里尼说，“你明明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知道了，你还去勾引属于我的这个女人；我什么都知道了，我一切都看到了，而你还希望我饶恕你！你是开玩笑吧，帕哥罗，你是开玩笑吧。”

说到这里，邦弗尼托自己爆发了一阵大笑，笑声尖锐而可怕，笑得学徒心寒胆战，毛骨悚然。

“师傅，师傅！”帕哥罗大声说，他感到匕首的尖刃正在刺进他的喉咙，“这不是我，是她；是的，是她主动勾引我的。”

“叛徒！胆小鬼！陷害者！总有一天，我要为这三个魔鬼画一张群像，”邦弗尼托说，“而这看起来将会是相当丑恶的。是她主动，混蛋！你忘了，我刚才在这儿，我什么都听见了！”

“哦！邦弗尼托，”卡特琳合起双手轻声说，“哦！他这些话全是胡说八道，您知道了，是吗？”

“嗯，”邦弗尼托说，“嗯，我知道他在撒谎，就象我知道他说他准备娶你是谎言一样。不过，请放心吧，他一再说谎，会得到惩罚的。”

“对，惩罚我吧，”帕哥罗大声说，“可是要宽大为怀啊！惩罚我吧，可是别杀了我！”

“当你说，她主动勾引你时，你是在扯谎。”

“是的，我在扯谎；是的，罪人是我。我发疯地爱着她，而您知道，师傅，追求爱情，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当你说，你准备娶她时，你是在扯谎？”

"不，不，师傅，这句话，我没扯谎。"

"这么说，你是真正地爱着斯科佐纳罗？"

"呵！是的，我爱她！"帕哥罗接着说，他懂得，在师傅面前要减轻自己的罪过，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过错归罪于他的强烈的爱情，"是的，我爱她！"

"当你提出要娶她，你还坚持说不是在扯谎？"

"我没说谎，师傅。"

"你会娶她为妻？"

"假如她不是属于您的，我就娶她为妻。"

"那好，这样，把她带走吧，我把她给你了。"

"您在说什么？您在开玩笑，是么？"

"不，我说话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严肃过。而且假如你有怀疑，那就对我看。"

帕哥罗偷偷地向赛里尼瞥了一眼，他看见他的脸部的每一根神经随时都会使他从公证人变成刽子手，于是，他呻吟着垂下了脑袋。

"把你的手指上的戒指脱下，帕哥罗，"他说，"把它戴在卡特琳的手指上。"

帕哥罗无可奈何地听从了师傅发出的第一个命令。邦弗尼托示意斯科佐纳走近来。斯科佐纳走过来了。

"把你的手伸出来，斯科佐纳。"邦弗尼托又说。

斯科佐纳服从了。

"戴吧。"赛里尼说。

帕哥罗把戒指戴在斯科佐纳的手指上。

"现在，"邦弗尼托说，"订婚仪式结束了，举行正式结婚仪式。"

“结婚！”帕哥罗喃喃地说，“结婚不象这个样子的：应该有公证人，有神父。”

“应该有证书，”邦弗尼托紧接着说，一面把他刚才让人拟定的证书取出来，“这儿是一张准备得好好的证书，只需把名字添上就全了。”

他把证书放在桌子上，拿起一枝羽笔，向帕哥罗递过去。

“签名吧，帕哥罗，”他说，“签吧。”

“啊！我落入圈套了。”学徒咕哝着说。

“什么！这话怎么讲？”邦弗尼托接着说，并没有提高他的调门，不过口气吓人，“圈套？这里面有什么圈套？把你推到斯科佐纳闺房里去的难道是我？难道是我关照你要对他说，你要娶她为妻？好吧！你就娶她为妻吧，帕哥罗；而一旦你成了他的丈夫后，我们的角色就变换了：如果我到她的房里来，气势汹汹的将是你，而我只有担惊受怕的份儿。”

“哦！”卡特琳大声说，她从极度的恐惧转变为发疯似的兴奋；她对师傅的来意现在才真正弄明白，笑得合不拢嘴，“哦！这是多么滑稽啊！”

帕哥罗看清赛里尼威胁的意图，又看见斯科佐纳放声大笑，不再那么惊慌，略微镇定些，也开始更清醒地考虑形势了。对他说来，很明显，别人想恫吓他，胁迫他去结一门他不怎么想结的亲事；他觉得，这场喜剧收场时也未免太悲剧化了些，于是想，如果他能硬铮一些，他了结这件事时也许可以能讨点便宜。

“好，”他咕哝着说，他从斯科佐纳的兴奋中看出了她内心的想法，“好，我同意，这将是很有趣的；不过，不幸的是这不能成为现实。”

“什么！不能成为现实！”邦弗尼托大声说，其惊讶的程度不亚于一头狮子看见一只狐狸对它进行反抗。

“不，不能成为现实，”帕哥罗接着说，“我宁愿去死；杀掉我吧。”

他刚说完这句话，赛里尼一个箭步就跳到他的面前。帕哥罗看见匕首在闪烁，往边上一闪，这个动作做得迅速而及时，向他扎来的这一刀仅仅擦着了他的肩膀，金银匠那只强壮有力的手握的刀刃捅进细木护板两寸深处。

“我同意，”帕哥罗大声说，“饶命，赛里尼，我同意，我什么都能干。”

说完，当师傅还在用力把刺穿护墙板，碰着砖墙的匕首拔出来时，他就奔向放证书的那张桌子，飞快地拿起羽笔，签了字。整个场面转瞬即逝，斯科佐纳都没来得及进行干预。

“谢谢，帕哥罗，”她惊恐得眼泪都涌出来了，她边说边擦着泪水，同时，禁不住淡淡地笑了一下，“谢谢，我亲爱的帕哥罗，谢谢您应允给我的荣誉；不过，现在既然我们要把一切讲清楚，就请听我说几句：刚才，您不要我，现在，是我不想要您。我说这些不是要辱没您，帕哥罗，而是我确实不爱您，我希望象现在这样生活。”

“这么说，”邦弗尼托极其冷静地说，“假如你不要他，斯科佐纳，他就唯有一死了。”

“可是，”卡特琳高声说，“可是，拒绝的是我啊。”

“他唯有一死，”邦弗尼托又说道，“一个人侮辱过我而免于惩罚，这是不可想象的。你准备好了么，帕哥罗？”

“卡特琳！”学徒大声说，“卡特琳！以上天的名义，可怜可怜我吧！卡特琳，我爱您！卡特琳，我将永远爱您！卡特琳，

请签字吧！卡特琳，就做我的妻子吧，我在跪着求您答应呢！”

“快说，斯科佐纳，你快决定吧。”赛里尼说。

“哦！”卡特琳跳着说，“哦！为我自己想想，师傅，我过去是如此爱您，我还有点别的奢望，为我想想，您不是在认真说吗？可是，我的天哪！”激动若狂的孩子突然又从悲伤转而笑起来了，“您看看，赛里尼，看看这个可怜的帕哥罗的一副可怜相吧。哦！请您别那么愁眉苦脸了，帕哥罗，要不，我一辈子也不会同意把您当成我的丈夫。哦！说真的，您这个样子太滑稽啦！”

“先救救我吧，卡特琳，”帕哥罗说，“然后，如果您愿意，我们再一块儿笑。”

“好吧！……我可怜的孩子，既然您非要娶我不可……”

“是的，我要娶您！”帕哥罗叫喊道。

“您知道我的过去，您知道我的现在么？”

“是的，我知道。”

“我不会欺骗您？”

“不会。”

“您不会太遗憾么？”

“不！不！”

“那就这样吧。真奇怪，我真还没预料到；不过只好这样了，我就做您的妻子吧！”

说着，她抓起羽笔，象一个良家妇女那样，天经地义地在她的丈夫的名字下面签了名。

“谢谢，我的小卡特琳，谢谢，”帕哥罗大声说，“您将会看见，我究竟能不能使您幸福。”

“假如他违反了这句保证，”邦弗尼托说，“不论我在那儿，

你写信给我，斯科佐纳，我亲自会回来提醒他说这句话的。”

说完这几句话，赛里尼眼睛盯着学徒，慢慢地把他的匕首插进皮鞘；接着，他又把附有两人签名的结婚证书一折成四，放进袋里；带着他特有的尖刻的讽刺口吻对帕哥罗说：

“现在，帕哥罗朋友，按世间习俗，虽说斯科佐纳和您已正式结为夫妻，但你们在天主面前还不是，要到明天，在教堂里，你们的结合才将被批准。在那之前，您呆在这儿是违反一切上天和人间的法则的。晚安，帕哥罗。”

帕哥罗的脸色霎时变得象死人一样苍白；但他看见邦弗尼托向他挥手指门，他只得倒退着离开了。

“只有您，赛里尼，才有这样的想法。”卡特琳象个疯子似的笑着说，“不过，请听着，我的可怜的帕哥罗，”当他开门时，她冲着他叫着说，“我让您走，因为理应如此；不过，您可放心，帕哥罗，我当着圣母玛丽亚的面向您起誓，一旦您成了我的丈夫，任何人，包括邦弗尼托本人在内，只能把我当成一个良家妇女对待。”

当门又关上时，她又高高兴兴地说：

“啊，赛里尼，你给了我一个丈夫，可是今天你又把他打发走了。你得赔偿我这个损失，我总得讨便宜。”

## 二十一

## 旧恨新仇

我们刚叙述完的这一场面发生过后的第三天，另外一种性

质的场面在卢佛宫正酝酿上演。

那天是星期一，是结婚证书签字的日子。上午十一点钟，邦弗尼托从内斯勒宫邸出来，径直走进卢佛宫。他心里很乱，然而步伐坚定，登上了大楼梯。

他被优先领进了候客大厅，在那儿，他看见大法官和奥尔贝克呆在一个角落里和一位公证人正在商谈什么。科隆帕象一尊雕像那样面无人色，一动也不动，坐在另一个角落里茫然漠视。显然，他们是故意避开她，不让她听见他们的谈话。可怜的孩子低垂着头，眼睛无神，就留在她原来坐的位置上。

赛里尼从她身旁走过时，对着她低垂的额头抛出了一句话：

“别泄气！我在这里。”

科隆帕听出了他的声音，抬起头，惊喜地叫出了声。但还没等她向她的保护人问些什么，他已经走进隔壁的大厅里去了。

一个门卫为金银匠掀起了绒绣门帘，他就走进国王的书房。

这几句鼓舞的话对重新点燃科隆帕的勇气起了灵丹妙药的作用。可怜的孩子原以为自己被抛弃了，因而也就完了。虽说她对天主和邦弗尼托笃信无疑，但当埃斯图尔维勒阁下把她拖来这里时，她已是半死不活的了。在临出发前，她是那么沮丧绝望，她忘了自己的尊严，甚至哀求埃唐普夫人让她去修道院，向她保证不和阿斯加尼奥来往，唯一的要求是别把奥尔贝克伯爵强加给她。公爵夫人要的是全盘胜利，为了达到她的目的，应该使阿斯加尼奥相信他所爱的女人背叛他了。因此，安娜冷酷无情地拒绝了可怜的科隆帕的请求。后者想起了邦弗尼托告诫她要坚强、镇定，哪怕在婚礼的祭台前也要如此，于是她振作起来，刚才瞬时的怯懦还未褪尽，她又一鼓作气听任别人把她带到卢佛宫，在这儿，国王原定在中午要在她的结婚证书上

签字。

在这儿，她一时上升的勇气又一次消失了，因为她只有三个前途：看见阿斯加尼奥到来；弗朗索瓦一世在她苦苦哀求之下动了恻隐之心；或是痛苦而死。

邦弗尼托来了，邦弗尼托告诉她不要失去希望，科隆帕又恢复了她的全部勇气。

赛里尼走进国王的书房时，只看见埃唐普夫人在里面；他正求之不得，因为假如她不在那儿，他还会请求谒见她哩。

公爵夫人对自己的胜利还有些不太放心，不过，这封致命的信被烧掉了，被她亲手烧掉了，此外，她坚信，她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但是，她对自己的能力放不下心，又对自己爱情的坎坷惴惴不安起来。公爵夫人永远是这样的：当她功名利禄的野心稍稍平息时，她的心中的激情又把她吞噬了。她那充满了虚荣心和激情的梦想，就是使阿斯加尼奥幸福的同时，使他变得伟大；可是，公爵夫人也察觉出来了，阿斯加尼奥虽说是贵族出身（因为他是加第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是古代佛罗伦萨的贵族），除了期望在艺术上有所建树之外，并不企求其他的荣光。

假如他有什么希冀的话，那就是些花瓶、水壶或是雕像的某些完美的形式；假如他觊觎钻石、珍珠等这些地球上的财富的话，这是为了把它们镶嵌在金子上时，使它们成为比上天用露珠点缀的花朵更为美丽的花朵。爵号和荣誉假如不是来自他自身的才华，假如它们不是褒奖他个人的声誉功绩，那么这些东西对他毫无意义。这个无用的梦想者，在公爵夫人繁忙而动荡的生活中，又能起什么作为呢？一遇到风暴，这株脆弱的小树就会和它已经挂着的花朵，和它即将结出的果实一齐被摧残

得粉碎。也可能由于泄气，也可能出于冷漠，他会听之任之，让那个国王的情妇随意摆布；但是，他活象一个脸色苍白、神情忧郁的幽灵，仅靠自己的回忆来维持生活。最后，在埃唐普公爵夫人的眼中，阿斯加尼奥还是过去的他，他是一个优美、迷人的生灵，条件是必须永远让他生活在纯洁和安静的气氛之中，因为他是一个可爱可亲的孩子，大概永远也不会变为一个成年人。他可以对感情而决不会对思想忠诚不渝。他天生就只知道爱人和被人爱，所以一遇上生活中可怕的冲突和斗争就可能会支持不了。埃唐普夫人要爱的正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能满足她的野心的人。

公爵夫人正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邦弗尼托倏然而至。她的纷繁的思绪在她的脑子里飘忽不定，使她的脸也变得阴沉沉的黯淡无光。

这两个敌人用目光相互打量着；一丝带着讥讽的微笑同时挂在他们各自的嘴角；他们互抛了一个眼色，都向对方表明，他们各自都准备投入战斗，而这场战斗将是异常激烈的。

“来得正巧，”安娜心想，“这个人是一个劲敌，战胜他很有意思，是一个可以和我匹敌的对手。不过今天，说真的，形势对他太不利了，我就是打败他，也没什么太了不起。”

“肯定地说，埃唐普夫人，”邦弗尼托在心里说，“您是一个有主见的女人，我和一个男人斗过不止一次，其困难也比不上我和您斗带来的困难多。因此，您大可放心，您彬彬有礼地来软的一套与我斗智，我将使出浑身解数与您斗法。”

大家都没有吭声，在这当儿，这两个对手各自嘀咕了一阵。公爵夫人首先打破了僵局。

“您是很准时的，赛里尼师傅，”埃唐普夫人说，“可是陛

下在奥尔贝克伯爵的结婚证书上签字的时间是在中午；现在还只有十一点一刻。请原谅我为陛下说几句：陛下并没有迟到，而是您早到了。”

“夫人，我很幸运能提前到来，因为我的急躁脾气使我有幸能与您单独会晤；这个使我感激不尽的巧遇本来就是我的愿望，如果我不能如愿以偿的话，我是要不停地请求获得这样的荣誉的。”

“啊哈！邦弗尼托，”公爵夫人说，“您是因为不走运而学会了说奉承话的吗？”

“我不走运？不，夫人；而是别人不走运吧。我有一个古怪的美德，就是同情倒霉失意的人；证明就在这儿，夫人。”

说完，赛里尼从他的披风下面拿出阿斯加尼奥的金百合花，他在今天早上刚完工。公爵夫人惊喜地叫喊了一声。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美的首饰，在《一千零一夜》[①]故事里的神奇的花园里能找到的花朵中没有一朵在神仙或是仙女的眼睛里能放出如此炫目的光芒。

“哦！”公爵夫人向百合花伸出手去大声说道，“您答应过把它给我，邦弗尼托，但是我得承认，我并没抱很大的指望。”

“那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呢？”赛里尼笑着说，“您对我不公正，夫人。”

“啊！假如您告诉我，您要报复，而不是向我讨好的话，我对您的话要相信多了。”

“那么谁告诉您这不是报复，或者这不是讨好呢？”邦弗尼托接着说，同时，他把手缩回了，好象是不想把百合花给她。

① 《一千零一夜》：旧译《天方夜谭》。阿拉伯著名民间故事集。

“我不理解您说的是什么。”公爵夫人说。

“您以为，把米兰公国从法国手里夺去的某种交易的保证，”邦弗尼托说，一面向公爵夫人指着在花萼里颤动的钻石，它们使人想起查理五世行贿时不吝千金，“变成了一滴露珠点缀在这上面，就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了吗？”

“您这是在打哑谜吧，我亲爱的金银匠；不巧的是国王马上就要来了，而我没时间去猜您的谜底。”

“这么说，我就把谜底告诉您吧。这个谜底是一句古老的语谚：Verba volant, seripta manent①，意思是说：‘白纸黑字赖不掉。’”

“那好！这么说您就错了，我亲爱的金银匠，白纸黑字已被烧掉了。因此，您就别想象恫吓一个孩子那样来恫吓我了。把百合花给我吧，它是属于我的。”

“请等一等，夫人，但在此以前，我应该忠告您，在我手中的东西是我的护身法宝，一旦落入您的手里，就失去了全部价值了。我的作品比您想象的还要珍贵些。普通人以为只是一件首饰的东西，对我们这些艺术家，有时，我们却藏着一件秘密。您希望我把这件秘密指给您看么，夫人？……听着，再方便也没有啦，只需把一根暗簧推一推就成了。这样，花茎，如您所见，就会微微张开，在花萼的底部，出现的不是在某些自然界的花朵里，或是在某些虚情假意的人心中藏着的蛀虫，而是某种相似的东西，可能是更为恶劣的东西，它是埃唐普公爵夫人亲手写的，亲自署名的可耻的证据。”

邦弗尼托一面说，一面就去推动弹簧，打开花茎，从熠熠

① 拉丁文：口说无凭，字据为证。

生光的花冠里抽出一张纸。这时，他就慢慢地把纸展开，摊开来给公爵夫人看，公爵夫人气得脸色发白，惊慌得不知说什么好。

“您没有料到这一着是么，夫人？”邦弗尼托一面折起信纸，把它放进百合花里，一面冷静地又说道，“假如您知道我的脾气，夫人，您就不会如此惊讶了。一年以前，我在一尊小塑像里藏了一把梯子；一个月以前，我在一尊塑像里藏了一个姑娘；今天，我能在一朵花里放进些什么呢？至多是一张纸，我做的也仅止于此。”

“可是，”公爵夫人大声说，“这张纸，这张污秽的纸，是我亲手烧掉的；我亲眼看见烧纸的火焰，我还踩到过纸灰哩！”

“您看过您烧掉的信纸上写些什么吗？”

“没有！没有！我是多么荒唐，我没有看！”

“这就非常遗憾了，因为现在，您就会相信这句话：‘一个女工的信在燃烧时，其火焰和灰烬与一位公爵夫人的信在燃烧时是一样的。’”

“这样，他欺骗了我，这个卑怯的阿斯加尼奥！”

“啊！夫人！啊！快别这么说；对这个纯洁、神圣的孩子，根本不必怀疑；他即使骗您，也只是使用了您用来攻击他的武器来回敬您。哦！不，不，他没欺骗您；他不会用欺骗来赎取他本人和他的科隆帕的生命的。不！他自己也受骗了。”

“被谁骗了？快把这个人告诉我。”

“被一个孩子，被一个文书，被一个刺伤您的亲信马尔玛涅子爵的人，被一个名叫雅克·奥伯里的人骗了，马尔玛涅子爵大概向您提起过他了。”

“是的。”公爵夫人喃喃地说，“是的，马尔玛涅是对我说过，

这个文书，这个雅克·奥伯里千方百计想接近阿斯加尼奥，从他身上把信取走。”

“而且就在这时，您走进阿斯加尼奥的牢房。不过，您是知道的，文书个个动作敏捷，而我们这一位更是得天独厚。当您从埃唐普宫邸出来时，他就已经钻进他朋友的牢房，而您，当您进去时，他就从里面出来了。”

“可是我没看见他，我没看见任何人！”

“您没想到四处仔细看看；假如您想到这一层，您就会掀起一张草席，而在这片草席下面，您就会看见一个洞，它和隔壁的牢房是相通的。”

“但是阿斯加尼奥，阿斯加尼奥又怎样呢？”

“当您走进去时，他睡着，是吗？”

“是的。”

“是啊！当他睡着的时候（阿斯加尼奥起先已经拒绝把这封信交给他），奥伯里就把这封信从他的内衣口袋里掏出来，然后把自己的一封信放在他的口袋里。您看见信封还是原样，就以为把埃唐普公爵夫人的信纸烧掉了。事实并非如此，您只是烧掉了热尔韦兹一佩莱特·波皮诺小姐的一封信。”

“不过这个刺伤马尔玛涅的奥伯里，这个差一点没杀害一个贵族的平民百姓，他将为他的狂妄无礼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要被送进监狱，他要被判刑。”

“他是自由的，而且是多亏了您，夫人，他才得到了自由。”

“怎么回事？”

“他就是您和我同时向弗朗索瓦一世请求赦免的那个可怜的犯人。”

“哦！我是多么荒唐！”埃唐普公爵夫人咬着嘴唇喃喃自语

道。

接着，她盯了邦弗尼托一阵后，又用喘息不定的声音继续说：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您才愿意还给我这封信？”

“我想，我已经让您去猜想了，夫人。”

“我猜不出，您说吧。”

“您向国王请求，把科隆帕嫁给阿斯加尼奥。”

“算了吧，”安娜强装出笑容接着说，“假如您以为我的爱情会在威胁面前退缩的话，那么您对埃唐普公爵夫人就不够了解了，金银匠先生。”

“您在回答我之前，没有作认真的思考，夫人。”

“但是，我坚持我的答复。”

“请您允许我坐得随便些，夫人，并且能不转弯抹角地和您谈一会儿心。”邦弗尼托说，他的神态自然而不俗，这正是高尚的人们所特有的气质，“我只是一个卑贱的雕刻匠，而您是一位伟大的公爵夫人；不过，请让我和您说，虽说我们社会地位悬殊，我们生来就相互了解。请别摆出王后的架势来吧，摆样子没有用。我的意图不是要伤害您，而是要让您看看清楚。而您的自豪感也不合时宜，既然您的自尊并不起作用。”

“说实话，您是一个古怪的人，”安娜勉强地笑着说，“说吧，瞧，我听您说哩。”

“我刚才向您说过了，公爵夫人，”邦弗尼托冷冰冰地接着说，“虽然我们的社会地位差距很大，但我们的处境几乎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是可以互相谅解，甚至可能相互帮助的。当我建议您放弃阿斯加尼奥的时候，您大叫不行，在您看来，这件事既不可能又荒谬绝伦；然而，我，我已经给您做出了榜样，

夫人。”

“榜样?”

“是的，如同您爱阿斯加尼奥一样，我爱科隆帕。”

“您?”

“我。我爱她！就象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一样。为她,我可以献出我的血，我的生命，我的灵魂；但是，我把她，把她给了阿斯加尼奥。”

“这是一种无私的情感,”公爵夫人讥讽地说。

“哦！请别把我的痛苦当作笑料吧，夫人；我苦恼愁闷,请别嘲笑我吧。我受的罪够多的了。可是，您看见了,我理解了,这个女孩子并非为我而生，就象阿斯加尼奥不是为您存在的一样。请认真听我说，夫人：我们两个人——假如把‘我们’连在一起说不太伤您的自尊心的话——我们是两个特殊的、古怪的人，我们的生活与众不同，感情与众不同，和其他人也很难交往。我们两人，夫人，都为一个专制的，怪异的偶像效劳，对他的崇拜使我们的心灵变得伟大，把我们上升到高于常人的境界。对您，夫人，野心就是一切；对我，这就是艺术。然而，我们的天主嫉妒心重，不论我们怎么样，他们始终是处处在控制着我们。您把阿斯加尼奥当成一顶王冠那样想望，我把科隆帕当成一个加拉代那样思念。您作为一个公爵夫人去爱，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去爱；您采取迫害手段，我呢，我忍受折磨。啊！请您别以为我在思想里诅咒您，因为我欣赏您的精力，同情您的胆识。让世俗小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按照您的观点，把世界搅乱为自己所爱的人留下一席之地是伟大之举。我承认这是一种杰出的、强烈的感情,我赞赏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敢作敢为的性格；然而我也拥护超乎常人的性格，因为任何不

能预见的因素，任何超乎寻常的因素都诱惑着我。不过，我一面爱着科隆帕，一面认为，夫人，我那高傲、野性难驯的本质对这颗纯洁、天使般的心灵是不协调的。科隆帕爱我的与世无争的，和蔼可亲的学生阿斯加尼奥；我那粗犷、有力的脾气会使她害怕。因此，我以高昂、权威的声音命令我的爱情偃旗息鼓；由于它还在骚动，我就招呼神圣的艺术来帮助我，我和艺术，我俩一起驯服了这不驯服的爱情，我们把它钉死在地面上。接着，雕刻，我的真正的，独立的，唯一的情妇在我的额上按上了她热烈的嘴唇，而我顿时就感到宽心多了。象我一样去做吧，公爵夫人，请让这些孩子去追逐他们天使般的爱情吧，别在他们的天堂里干扰他们。我们自己的领域，这就是世界，以及人间的苦难，纷争和它的迷人之处。在您的奢望中，寻找一个遁身之地来与痛苦抗衡吧；刻意颠覆王国来自寻开心，和国王们以及世上的君主们寻欢作乐作为休息。这样做很好，我将鼓掌，我将为您欢呼。可是，请别毁坏这两个可怜的无辜的人的安宁和欢乐，他们在天主和圣母玛丽亚的目光下，互相爱得是多么甜美啊。”

“说真的，您究竟是什么人，邦弗尼托·赛里尼师傅？我不认识您。”公爵夫人吃惊地问，“您是什么人？”

“一个能自主的男人，真正的天主啊，就象您是一个能自主的女人一样。”金银匠以他那惯有的天真神态笑着说，“假如您不认识我，您看，我比您就讨便宜多了：因为我却认识您，夫人。”

“可能吧，”公爵夫人说，“而我觉得能自主的女人比能自主的男人的爱情更深，更强烈，因为她们对你们的超乎人性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屑一顾，她们将不惜一切来捍卫她们的情人，直至最后一分钟。”

“那么您固执地拒绝让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结合了？”

“我坚持爱他是为了我自己。”

“好吧。不过，既然您不肯自愿退让，那就小心点吧！我有一双粗壮的手腕，而我很可以在混战中抓得您叫不出一点儿声音来。您已经思考成熟了，是吗？您不同意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结合，而且毫无回旋余地，是吗？”

“毫无回旋余地。”公爵夫人接着说。

“那好吧，准备开战吧！”邦弗尼托大声说，“因为新的战役就要开始了。”

正在这时，门开了，掌门官通报国王驾到。

## 二十二

## 爱情的婚姻

果然，弗朗索瓦一世挽着迪亚纳·普瓦第埃进来了，他和她是从他患病的儿子那儿来的。迪亚纳，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本能的仇恨，冷冷地预感到她的情敌面临着丢丑的危险，而她是不愿意错过这个令人愉快的场面的。

至于国王，他对什么也不疑心，什么也没察觉，什么也没有猜测；他以为埃唐普夫人和邦弗尼托已经握手言和，又因为刚才他看见他俩肩挨肩地一同走进来，他就带着同样的微笑，向他俩同时点头示意。

“您好，我的美人的王后；您好，我的艺术的国王。”他说，“你们一起在谈论什么事情？你俩神情都很激动么。”

“啊！我的天主！陛下，我们在谈论政治。”邦弗尼托说。

“您在什么问题上发表了高见呢？我请您快告诉我吧。”

“在谈当前大家都在谈论的问题，陛下。”金银匠接着说。

“啊！米兰公国。”

“是的，陛下。”

“那好！你们的看法如何？”

“我们的见解不同，陛下：我们之中的一个说，皇帝很可以拒绝把米兰公国交给您，他只要把它交给您的儿子查理，这样也就算履行了他的诺言了。”

“你们中的哪一位是这样说的呢？”

“我想是埃唐普夫人。”

公爵夫人的脸变得象死人一样苍白。

“假如皇帝是这样说的，这就是一个无耻的背叛！”弗朗索瓦一世说，“然而，他不会这样做。”

“不管怎么说，假如他不这样做，”迪亚纳也介入谈话了，她说，“也不等于说，没有人劝他这么去做。”

“谁？”弗朗索瓦一世大声问，“活见鬼！我想知道是谁？”

“善良的天主啊！别太动肝火啦，陛下，”邦弗尼托接着说，“我们说这件事就如我们会说到其他的事一样，这些都是用谈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着边际的单纯的推测而已。因为我们都是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公爵夫人和我，陛下。公爵夫人过分富有女性，尽管她不需要自己动手梳妆打扮，但她除此之外，不可能操心其他的事；而我呢，陛下，我的艺术家气质也过分浓烈了些，因此心里想的只是艺术，是吗，公爵夫人？”

“我亲爱的赛里尼，”弗朗索瓦一世说，“事实是你们两人各有所长，无需嫉羡别人的东西，哪怕是米兰公国也罢。埃唐

普公爵夫人以她的美貌成了王后，而您，您却以您的才智成了国王。”

“国王，陛下？”

“是的，国王。而且，假如您不象我那样在您的纹章上刻有三朵百合花的话，您的手上却有一朵，在我看来，您这一朵比曾被最美好的阳光催开过的任何一朵花更美，或是比最美的纹章图案更美。”

“这朵百合花不属于我的，陛下，它属于埃唐普夫人的，是她向我的学生阿斯加尼奥定制的。不过，既然阿斯加尼奥没能完成它，我理解埃唐普公爵夫人切望看到自己拥有这样一件华贵的首饰的心情，就干起来了，并把它完成了。我衷心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和好的象征，这是那天我们在枫丹白露，当着陛下的面发誓要做到的。”

“这是一件珍品。”国王说着，伸手就想去拿。

“真的吗，陛下？”邦弗尼托问道，毫不做作地就把百合花收了回来，“它是年轻的艺术家的代表作，埃唐普公爵夫人真该慷慨地酬谢他。”

“这也是我的愿望，”埃唐普夫人说，“我留着一份酬金给他，这份酬金可能会使一位国王羡慕不已呢。”

“可是您得知道，夫人，这份酬金再可观，也决不是他所奢望的。有什么办法呢，夫人：我们这些艺术家，我们是任性的，正如您所说的，经常使一个国王羡慕的东西，我们都会不屑一顾的。”

“不过，”埃唐普夫人说，她气愤的脸上泛红，“他应该对我留给他的一份感到满足，因为我已经告诉过您，邦弗尼托，不到山穷水尽，我是不会答应他另一份报酬的。”

“那好！你把他期望的东西告诉我，告诉给我听，”弗朗索瓦一世对邦弗尼托说，又一次把手伸向美丽的百合花，“假如事情不太难办，我们会设法满足他的。”

“请仔细看看这件首饰吧，陛下，”邦弗尼托把花茎交到国王的手上说，“请好好看看它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吧！那么，陛下将会看见，所有的酬劳都比不上这件杰作本身的价值。”

说这句话时，邦弗尼托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具有强烈的自制能力，她看着百合花从艺术家的手中传到国王的手上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真是不可思议哪，”国王说，“可是，在这朵美丽的花朵的花萼上的这颗光彩夺目的钻石，您是从哪儿找到的呢？”

“不是我找到的，陛下，”邦弗尼托用一种富有魅力的温和的声调回答说，“这是埃唐普公爵夫人把它提供给我的学生的。”

“我不知道您有过这颗钻石，公爵夫人，”国王说，“它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就大概是在问，戈柴拉脱①或是戈尔康达②的钻石矿的钻石是从哪儿来的吧，陛下？”

“哦！”邦弗尼托说，“这颗钻石的故事说来话长哩！假如陛下想知道，我就把它告诉您。这颗钻石和我，我们是老相识了，因为这颗钻石转到我的手上已经是第三次了。最初，我是把它镶在我们的圣父教皇的三重冕③上的，显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后来，本着克莱芒七世的命令，我把它镶嵌在教皇陛下送给查理五世皇帝的祈祷书上；最后，由于查理五世皇帝希望把

① 戈柴拉脱：印度地名。
② 戈尔康达：印度地名。
③ 三重冕：教皇的皇冠。

它永远带在身边，也许想把这一颗价值百万之巨的钻石当成特殊情况下的一笔财源，于是我就把它镶在一只戒指上了，陛下。陛下在陛下的表弟，皇帝陛下的手上没看见过这玩意儿吗？”

“看见过，我想起来了！”国王大声叫道，“对，我们在枫丹白露会晤的第一天，他戴在手指上的这颗钻石又怎么会落到您手上来的，公爵夫人？”

“对，说呀，”迪亚纳大声说道，她的眼里迸发出快乐的火花，”一颗价值这么大的钻石又怎么会从皇帝的手中转到您的手里的呢？”

“假如这个问题是向您提出的，”埃唐普夫人接口说，“回答就很容易，夫人，不过我们先得假设，对某些事情，您会告诉别人而不对您的听忏悔的神父说的。”

“您没有回答国王的问题，夫人。”迪亚纳·普瓦第埃回答道。

“对，”弗朗索瓦一世接着说，“这颗钻石是如何落到您的手里的？”

“请问邦弗尼托吧，”埃唐普夫人说，她对她的敌人进行了最后一次挑战，“邦弗尼托会告诉您的。”

“说吧，”国王说，“现在就说，我等得不耐烦了！”

“好吧！陛下，”邦弗尼托说，“我得向陛下承认，当我看到这颗钻石以后，我就象陛下一样，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然而，您也知道，那个时候，埃唐普夫人和我，我们是誓不两立的。假如我得知一个什么小小的隐私能在陛下的眼里使她身败名裂的话，我是不会感到不高兴的。于是，我开始调查，而且我获悉……”

“您获悉？……”

邦弗尼托飞快地向公爵夫人瞟了一眼，却看见她在微笑。在她的性格中这种坚韧的力量使他感到满意。因此，他不想猛击一下把战斗结束，而是决心把战斗拖长，象一个对胜利有十分把握的角斗士那样，遇上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想炫耀一下他的全部力量和他的全部智慧。

“您获悉？……”国王追问道。

“我获悉，她的确是从犹太人马纳赛斯那儿买下这颗钻石的。是的，陛下，为了您的统治，您得知道这件事：自从您的表弟皇帝进入法国以后，似乎他一路上挥霍无度，以至他居然拿钻石去作抵押，而埃唐普夫人以王室的豪爽气度收下了可怜巴巴的皇帝无福存留的这件东西。”

“哦！以贵族身份保证，这真是太有趣啦！”弗朗索瓦一世大声说道，作为情人，他感到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作为国王，他因压倒对手而洋洋得意；他又对公爵夫人说，“不过，漂亮的夫人哪，我在想，您在做这样一笔买卖，大概要使自己破产了；说真的，现在得由我们来消除这笔买卖在您的财政上所引起的混乱。您就向我们说，让我们做购买这颗钻石的负债人吧，因为实在是太美了，我坚持认为，您如果不是从一位皇帝那儿得来的，至少也是从一个国王手上得来的。”

“谢谢，邦弗尼托，”公爵夫人悄悄地说，“我开始相信，如同您声称的那样，我们天生就会互谅互解的。”

“你们在说什么呢？”国王问。

“哦！没什么，陛下，我向公爵夫人表示歉意，请她原谅我对她最初的怀疑，她十分愿意原谅我，这在她来说更为宽宏大量，因为紧接着第一个怀疑，这朵百合花又让人产生了另一个

怀疑。”

“什么怀疑？”弗朗索瓦一世问道，而迪亚纳却用目光狠狠地盯着她那得胜的情敌，因为她对她恨之入骨，因此，她才不会被这场喜剧所愚弄。

埃唐普公爵夫人看出，她和她那个不知疲倦的敌人的事情还没有了结，一朵愁云在她的脸上掠过；不过要为她说句公道话，这朵乌云很快就消逝了。不仅如此，就在弗朗索瓦一世把赛里尼的话在思想里回味一番的当儿，她还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试图把国王始终拿在手上的百合花夺过来；但是邦弗尼托直截了当地插在她和国王中间。

“什么怀疑？哦！这一次，我得承认，”他微笑着说，“这一次，这个怀疑真是太丢人了，这个怀疑真是太卑鄙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有脸想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厚颜无耻承认有这么回事是不是罪上加罪。因此，我申明，我必须有陛下特殊的命令才敢……”

“说吧，赛里尼，我命令您说。”国王说。

“好吧！我以艺术家的天真和自尊首先承认，”赛里尼接着说，“我看见埃唐普夫人委托学徒做一件他的师傅本来会十分幸福和自豪为她去做的事时，感到非常吃惊。您记得我的学徒阿斯加尼奥么，陛下？他是一个年轻的，可爱的骑士，他可以为恩屁弥翁做模特儿，我向您起誓！”

“好嘛！以后呢？”国王又问，他突然生了疑心，心中一阵痛楚，双眉紧皱。

这一次，显而易见，不论埃唐普夫人的自制能力有多么强，她心灵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折磨。起初，她在迪亚纳·普瓦第埃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阴险的好奇心，接着，她也不是不知道，

即使弗朗索瓦一世可以原谅对国王的不忠①，他也肯定不会原谅情妇对自己的背叛。但是，由于邦弗尼托没有察觉到她的焦虑的心情，他还在继续说下去：

“因此，我想到了阿斯加尼奥的美，我就想，——对不起，夫人们，这个想法在法国人看来有点儿不成体统，可是我原来是为意大利的贵妇公主们效劳的，而她们在爱情方面，应该说，是很软弱的；——于是我想，一种与艺术格格不入的感情……”

“师傅，”弗朗索瓦一世紧锁双眉说，“考虑一下您将要说的话吧。”

“因此，我预先对自己的肆无忌惮表示了歉意，并且请求继续让我保守秘密。”

“我为这些作证，”迪亚纳说，“是您命令他说的，陛下；而现在他刚开始……”

“当大家知道他要说的话都是一片谎言以后，”埃唐普公爵夫人说，“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停止，不再讲下去。”

“如果您愿意，我就不说下去了，夫人。”邦弗尼托接着说，“您知道得很清楚，要我不说下去，您只消说一句话就行。”

“对，但我呢，我想他还是继续说下去的好。您说得对，迪亚纳，对有些事情必须刨根究底，说吧，先生，说吧。”国王说着，向雕刻家和公爵夫人同时看了一眼。

“正在我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想下去的时候，突然，我得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新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设想。”

“什么发现？”国王和迪亚纳·普瓦第埃同时大声问道。

“我在拖时间。”赛里尼面向公爵夫人轻声说。

---

① 指米兰公国。

“陛下，”公爵夫人接着说，“您无需把这朵百合花拿在手里去听这么一个长长的故事。陛下拿权杖拿惯了，并且握得很紧，因而我担心，这朵脆弱的花在您手里会被捏碎的。”

就在同时，埃唐普公爵夫人带着她那特有的微笑，伸出胳膊去拿首饰。

“对不起，公爵夫人，”赛里尼说，“既然百合花在整个故事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在叙述里有根有据，请您允许……”

“在您马上讲述的故事里，百合花将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师傅，”迪亚纳·普瓦第埃大声说道，快得象念头一闪那样，一下子把国王手中的花抢了过去，“这么说，埃唐普夫人说得对，因为不管这个故事是否就是我猜疑的那件事，这朵百合花在我的手上比在您的手上要好些；因为有意也好，无意也好，陛下可能会不小心把它折断的。”

埃唐普夫人的脸色变得吓人的苍白，因为她以为自己完蛋了；她飞快地紧紧抓住邦弗尼托的手，她的双唇微启欲语，然而大概是又想到了什么事，她的手几乎立即就把艺术家的手放开了，而她的双唇又紧闭起来。

“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她咬紧牙根说，“说吧……”

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轻得只有邦弗尼托一个人才能听见：

“如果您敢讲……”

“对，说吧，并且一句一字地说，我的师傅。”国王说。

“而您，夫人，您这样不讲话可要当心啊！”

“我们在等着！”迪亚纳大声说，她再也忍耐不住了。

“好吧！你想想看，陛下，您想想看，夫人，阿斯加尼奥和

埃唐普公爵夫人还互通信件。"

公爵夫人在身上接着又在周围探索，想看看有一件什么武器可以用来刺杀金银匠。

"互通信件？"国王又问。

"是的，互通信件；而最有意思的，这就是在埃唐普公爵夫人和可怜的雕镂工学徒之间交往的信件中，还涉及到爱情。"

"证据，师傅！我希望，您有证据！"国王怒气冲冲地大声说。

"哦！我的天主，有的，陛下，我有。"邦弗尼托接着说，"陛下知道得很清楚，假如我没有证据的话，我也不会随随便便作这样的猜想的。"

"这么说，既然您有证据，请马上拿出来吧。"国王说。

"我说我有证据，我是说错了，因为陛下刚才自己就拿着证据。"

"我！"国王大声说。

"现在，证据在普瓦第埃夫人手上。"

"我！"迪亚纳大声说。

"对。"邦弗尼托接着说，他夹在国王的盛怒以及当今世上两个最显赫的夫人的仇恨和恐吓之中，仍然头脑冷静，神色泰然。他说："对，因为证据在这朵百合花里。"

"在这朵百合花里！"国王大声说，同时又把花从迪亚纳·普瓦第埃的手中夺过来，细心地转动着这件首饰，这次，感情中全无对艺术的爱好了，"在这朵百合花里？"

"对，陛下，在这朵百合花里。"邦弗尼托接着说，"您知道，证据就在里面，夫人。"他转身面向喘息不定的公爵夫人，意味深长地又补充了一句。

“讲和吧，”公爵夫人说，“科隆帕决不会嫁给奥尔贝克。”

“这还远远不够，”赛里尼轻声说，“阿斯加尼奥还得娶科隆帕。”

“绝对不行！”埃唐普夫人说。

这时，国王的手指在捻动着这朵要命的百合花，由于他难于把心里的感情公开暴露出来，因此越加感到焦躁和气愤。

“证据在这里百合花里！在这朵百合花里！”他重复着说，“可是，我在这朵花里什么也没看见呀。”

“这是因为陛下不知道打开花朵的秘密。”

“有一个秘密！请把它指给我看，阁下，马上就指给我看，或者……”

弗朗索瓦一世用了一下力准备把花捏碎，两位夫人惊呼了一声。弗朗索瓦一世住手了。

“哦！陛下，这样做将会是很遗憾的，”迪亚纳大声说，“这是一件多么可爱的首饰啊！把它交给我吧，陛下，而我向您保证，假如有秘密，我会找到它的，我。”

说着，她那细腻而灵巧的手指，这些因仇恨而变得更为敏感的手指，就在首饰的所有的凹凸面上抚摸着，探索着所有的孔眼；而埃唐普公爵夫人快要晕倒了，睁大着恐慌的眼睛，目光追随着所有这些一时还未奏效的举动。最后，也许是出于运气，也许是情敌的灵感，迪亚纳触摸到了花茎上的暗钮。

花开启了。

两位夫人又一次齐声惊呼起来：一位发出的是惊喜声；另一位发出的是恐怖声。公爵夫人冲上前去想把百合花从迪亚纳的手中夺过来；可是，邦弗尼托一只手制住了她，另一只手把他刚才从他的隐蔽处抽出来的信露给她看。公爵夫人迅速地向

花萼瞥了一眼，果真，她看见里面是空的。”

“我全都同意。”公爵夫人说，她的精神被压垮了，再也无力坚持这样一场斗争了。

“以《圣经》发誓？”邦弗尼托问。

“以《圣经》发誓！”

“那么！师傅，”国王不耐烦地问，“这些证据在哪儿？我在百合花里只看见一个精心雕凿的空洞，可是在这个空洞里，什么也没有啊。”

“没有，陛下，什么也没有。”邦弗尼托答道。

“嗯。可是，在里面是可能有些什么东西的。”迪亚纳说。

“夫人说得对。”邦弗尼托接着说。

“师傅！”国王咬紧牙齿大声说，“您知道么，再这样开玩笑可能是危险的，比您强得多的人无端地引起我的愤怒，都会后悔不迭的。”

“因此，我是有可能重蹈覆辙，濒于绝境的，陛下。”赛里尼接着说，但毫不显得局促，“不过，在这儿，我丝毫没有惹得您生气的意思，而我希望，陛下也不会把我的话当真。难道我敢于如此轻率地提出这样一件事关重大的控告吗？假如您有兴趣看百合花里的这些信，埃唐普夫人可以把它们给您看的。这些信确实都是情书，但说的是我的可怜的阿斯加尼奥对一位高贵的小姐的爱情，这爱情，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是荒唐的，不可能的；但是，我的阿斯加尼奥，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心想一件漂亮的首饰的代价和一位漂亮的小姐的价值相差也不甚远，于是便求助于埃唐普公爵夫人，把她当成天主似的，并且把这朵百合花当成了他的信使。然而，您知道，陛下，天主是无所不能的；而我想，您是不会嫉妒她的，因为当她行善时，

她就把您和她的德行联结起来了。这就是谜底，陛下，假如我转弯抹角绕了一些圈子有损于陛下的尊严，切望陛下能原谅我，请陛下想想，直到如今，陛下对我始终赐以难得的宠遇，不把我当成外人。”

这番几乎是学院式的演说改变了局面。邦弗尼托越往下讲，迪亚纳的脸就越阴沉，埃唐普夫人额上的皱纹就舒展了，而国王又恢复了笑容，脾气也好了。不一会儿，当邦弗尼托说完后，弗朗索瓦一世说：

“对不起，我美丽的公爵夫人，一百个对不起，我居然一时对您不信任了。我能做什么呢，告诉我，才能弥补我的错误，表明我的诚意？”

“那就满足埃唐普公爵夫人就要向您提出的请求吧，就如陛下满足我向陛下提出的请求一样。”

“您替我说吧，赛里尼师傅，既然您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公爵夫人说，态度之和蔼，出乎邦弗尼托的意外。

“那好！陛下，既然公爵夫人委托我替她说。您知道，她的愿望就是请您能在阿斯加尼奥的恋爱中，运用您那无所不能的权力。”

“啊哈！”国王笑着说，“我衷心地同意给那个可爱的小学徒以幸福。那个女情人叫什么名字？”

“科隆帕·埃斯图尔维勒，陛下。”

“科隆帕·埃斯图尔维勒！”弗朗索瓦一世大声说。

“陛下，请陛下记得，请求这个恩惠的是埃唐普公爵夫人。——瞧，夫人，帮我说几句吧，”邦弗尼托补充说，又从他的口袋里露出了她的信的一角，“因为假如您沉默过久，陛下就会想，您请求这件事，纯粹是为了讨我喜欢。”

“您赞成这门婚事吗，夫人？”弗朗索瓦一世问。

“是的，陛下，”埃唐普夫人轻轻地说，“我赞成这门婚事……十分赞成。”

“十分”这个副词硬是被重新露出的一端信角给逼出来的。

“不过，我不知道，”弗朗索瓦一世说，“大法官是不是同意把一个没有身份，没有财产的人认作女婿？”

“首先，陛下，请您相信，”邦弗尼托回答道，“大法官，作为忠实的仆人，总是把他的国王的意志当成自己的意愿的。其次，阿斯加尼奥也不是没有身份的。他名叫加杜·加第，他的一个先祖曾经是佛罗伦萨的最高行政官。他是一个金银匠，这不假，可是在意大利，从事艺术并不是不体面的事。此外，即使他不是旧贵族中的一员，但由于我已把他的名字写在陛下让人赐给我的册封诏书里，他也将成为新一代的贵族。哦！请别以为我放弃自己是一种牺牲。奖赏我的阿斯加尼奥，等于双倍奖赏我自己。就这么说定了，陛下，他就是内斯勒宫的主人，我也不会让他缺钱用的。假如他愿意，他可以不干金银匠的活，而去买下一队枪骑兵，或是在宫廷里买个一官半职，对此，我是不会吝惜我的金钱的。”

“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国王说，“您不会因为您的慷慨大度而掏空您的钱袋的。”

“这么说来，陛下……”邦弗尼托又说。

“我同意阿斯加尼奥的全名为阿斯加尼奥·加杜·加第，而且是内斯勒宫的主人！”国王放开嗓子大声笑着说，他证实了埃唐普夫人对他的忠诚，内心非常愉快。

“夫人，”赛里尼轻声说，“论理，您可不能把内斯勒宫的主人关在夏德莱城堡里；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阿斯加尼奥啦。”

埃唐普夫人叫来警卫队的一个军官，向他轻声交待几句，最后一句是：

“以国王的名义。”

“您在做什么，夫人？”弗朗索瓦一世问。

“没什么，陛下，”赛里尼回答道，“埃唐普公爵夫人派人去找未婚夫来。”

“他在哪儿？”

“埃唐普夫人对国王的善心确信无疑，因此已经请他在那儿等待陛下降旨召见。”

一刻钟后，科隆帕，大法官，奥尔贝克伯爵，西班牙使臣，以及除了尚在卧床的马尔玛涅以外的宫廷所有的显贵在里面恭候的那间大厅的门开了，一个掌门官高呼！

“国王驾到！”

弗朗索瓦一世挽着迪亚纳·普瓦第埃的手走进来，后面跟着邦弗尼托。他一只胳膊挽着埃唐普公爵夫人，另一只胳膊挽着阿斯加尼奥，他俩的脸色都是一样的苍白。

随着掌门官的一声吆喝，所有的朝臣都转过脸来，看见这一队奇怪的行列，一时惊呆了！科隆帕差点儿昏过去了。

更使大家惊诧不已的是弗朗索瓦一世让雕刻家走在自己的前面，大声宣称：

“邦弗尼托师傅，请暂时登上我们的王座，运用我们的王权吧；就象您是一个国王那样说话吧，而让别人也象服从国王一样服从您。”

“请留神，陛下，”金银匠答道，“如果要我演您的角色，我会显得伟大高贵的。”

“说吧，邦弗尼托，”弗朗索瓦一世笑着说，“您的宏伟气

魄的每--个特征将是一种对我殷勤的表示。”

“太好了！陛下，这下我就放心了，我将会尽我所能地赞颂您。”他又接着说：“啊哈！你们大家听我说，请你们别忘了，现在是国王通过我的嘴在说话。各位公证人先生，你们已经把陛下将惠予批准的结婚证书准备好了么？请写上这一对夫妻的名字。”

两位公证人拿起羽笔，着手写两份证书，其中一份在王宫里入档，另一份将留在他们的事务所。

“女方，”邦弗尼托接着说，“女方是高贵而有权势的科隆帕·埃斯图尔维勒小姐。”

“科隆帕，埃斯图尔维勒。”两个公证人机械地重复道，而听众则惊惶失措地听着。

“男方，”赛里尼接着说，“男方是极为高贵和极有权势的阿斯加尼奥·加第，内斯勒宫的主人。”

“阿斯加尼奥·加第！”大法官和奥尔贝克同时大叫道。

“一个工人！”大法官转向国王痛苦地大声说道。

“阿斯加尼奥·加第，内斯勒宫的主人。”邦弗尼托不动声色地又说了一遍，“陛下正式授予他封爵诏书和王室宫堡总管的职称。”

“假如是陛下这样命令的，我将服从。”大法官说，“不过……”

“阿斯加尼奥·加第，”邦弗尼托继续说，“陛下念及他的贡献，授予罗贝尔·埃斯图尔维勒，巴黎大法官以王室侍从长的称号。”

“陛下，我准备签字。”埃斯图尔维勒说，他最终屈服了。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科隆帕倒在椅子上喃喃地说，“这

一切不会是做梦吧？”

“那么我呢？”奥尔贝克大声问道，“那么我呢？”

“至于您，”赛里尼继续行使着国王的职权，又说道，“至于您，奥尔贝克伯爵，我本有权下令调查您的品行，但我对您赦免了。仁慈和慷慨同样是国王的美德，是吗，陛下？这儿是呈上的结婚证书，签字吧，先生们，签字吧！”

“他学做陛下真是维妙维肖啊！”弗朗索瓦一世大声说，快活得象一个正在度假的国王。

接着，他把羽笔递给阿斯加尼奥，后者抖抖索索地签了名，签完后，他亲自把羽笔交给科隆帕，迪亚纳夫人已经一片好心把她从位子上找到，并搀扶着一起来了。两个情人的手碰上了，他俩差一点晕过去。

接着，迪亚纳夫人把羽笔递给埃唐普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把它递给大法官，大法官递给奥尔贝克，奥尔贝克又递给西班牙使臣。

在这些显赫的姓名的下面，赛里尼清晰有力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牺牲最大的，可是他啊。

签字仪式过后，西班牙使臣走近公爵夫人，说：

“我们的计划照旧进行么，夫人？”

“哦！我的天主！”公爵夫人说，“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法国与我何干！世界与我何干！”

公爵欠身致意。

“这么说，”公爵的侄子，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的外交家在使臣走回原位时，问他道：“这么说，按照皇帝的意图，将来米兰的公爵不是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而是他的儿子了？”

“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大使回答道。

在这当儿，其他人正在一个个接着签名。

不一会儿，当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意味着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幸福的证书的下首后，邦弗尼托走近弗朗索瓦一世，在他面前单膝下跪，说道：

“陛下，我作为国王下达命令后，现在又作为谦卑和感激不尽的仆人来恳求陛下：陛下是否愿意赐给我最后一个恩惠？”

“说吧，邦弗尼托，说吧。”弗朗索瓦一世回答说，他正在赏赐，并且发现，行施王权，毕竟是一个国王至高无上的幸福所在；“说吧，瞧，您想要什么？”

“回到意大利，陛下。”邦弗尼托说。

“这个请求意味着什么？”国王大声问道，“还有那么多的杰作等着您去替我完成，您却想离开我？我不同意。”

“陛下，”邦弗尼托回答道，“我向您发誓，我会回来的，可是，让我走吧，让我重新看看我的祖国，眼下，这是我的需要。我所受的痛苦我就不说了。”他降低声调，忧郁地摇摇头，继续说道，“我受的苦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而只有祖国的空气才能愈合我受伤的心灵。您是一个我热爱的，伟大的，宽容仁慈为怀的国王。我会回来的，陛下，但在这以前，请允许我去那儿让太阳来医治我的创伤。我把阿斯加尼奥留给您，他是我的灵魂，把帕哥罗留给您，他是我的手。在我回来前，他们会满足您的作为艺术家的奇思妙想；而当我受到了我的母亲——佛罗伦萨的微风轻吻后，我会奔您而来的，我的国王，除非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

“那么，去吧！”弗朗索瓦一世伤心地说，“艺术如同燕子一样是自由的，这是至理常情。去吧！”

接着，国王向邦弗尼托伸出一只手，邦弗尼托深受感动，

热烈地吻着。

邦弗尼托退出去时，在公爵夫人身旁停下。

“您非常恨我吗，夫人？”他说着把那张生命攸关的信纸塞在公爵夫人的手里，这张纸就象有魔力的护身符似的，刚才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公爵夫人说，她终于拿到了这张纸，感到异常高兴，“不；您击败了我，不过，用的方法……”

“算了吧！”邦弗尼托说，“我不过用它来吓唬您罢了；您以为我真的会用上？”

“万能的天主啊！”公爵夫人突然感到心明眼亮，大声说，“所以我认为您非常象我啊！”

第二天，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在卢佛宫的小教堂里完婚了，虽说有礼仪规定，两个年轻人还是征得同意，让奥伯里和他的妻子参加了婚礼。

这是一个不小的宠幸，可是大家都认为，可怜的文书当之无愧。

## 二十三

## 门当户对的婚姻

一星期后，海尔曼隆重地娶了佩里纳太太为妻，后者给他带来了两万图尔[1]铸造的利弗尔的嫁妆，并向他担保，他必将

---

[1] 图尔：法国城市。

成为父亲无疑。

我们赶紧得补充一句，好心的德国人下此决心主要还是多亏了这一个保证，倒不是这两万图尔铸造的利弗尔。

阿斯加尼奥和科隆帕结婚的当天晚上，这两位年轻人虽说一再挽留，邦弗尼托还是动身去佛罗伦萨了。

就是在这次回国时，他铸造了他的帕尔修斯铸像①。这座铸像至今仍是老王宫广场的装饰物之一。因为这座铸像是他在心情最痛苦的时候完成的，因而很可能不是他最美的作品。

① 帕尔修斯铸像，邦弗尼托的传世之作，至今仍在佛罗伦萨。

# 《译后记》

从全书内容看来，本书以《阿斯加尼奥》作为书名，似乎不太切题，因为主人公与其说是阿斯加尼奥，还不如说是他的师傅，世界艺术史上鼎鼎有名的邦弗尼托·赛里尼。不过大仲马作品的书名屡有反客为主之例，如《三个火枪手》一书的主角，其实是第四个火枪手达尔大尼央。

关于邦弗尼托·赛里尼其人其事，国外已有多种论著出版，但在我国，除艺术界外，对他恐怕还是比较陌生的，因此似有必要根据有关资料对他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邦弗尼托·赛里尼，一五〇〇年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卒于一五七一年。他不仅是当时著名的雕刻家和金银匠，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个性强烈的艺术家中的杰出代表，他那冒险的一生以及不平凡的气质比之他的艺术才华更为人所津津乐道。欧洲的君主、教皇对他的才能推崇备至，其中就有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罗马教皇克莱芒七世。

他在一五五八至一五六六年间曾写过一本自传，直至他逝世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一七二八年才披露于世。

赛里尼是一个冲动任性、胆大妄为的人，他不懈地追求荣誉，是个艺术至上论者。任何人，只要有碍于他的艺术的完美，他都视为仇敌，并与之作殊死的斗争。他的雕刻技艺巧夺天

功，把当时的大师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风格和古典艺术的特色熔汇一炉。他的代表作《弗朗索瓦一世的盐盅》、《枫丹白露的仙女》、《帕尔修斯》和《十字架上的基督》等都是世界雕刻艺术中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

由此看来，大仲马在本书中创造的赛里尼这个传奇式人物形象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并且应该说，还是刻划得相当成功的。赛里尼为艺术牺牲爱情、勇于献身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具体情节有多少真实性就无从查考了。

大仲马有很多作品都是借助于一些历史人物和史实，编出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本书也不例外。他曾说过："历史是什么？它不过是我用来挂我的小说的一枚钉子。"和大仲马其他著名长篇小说相比，本书风格相仿，只是篇幅较短，情节也更紧凑些。

译介大仲马的生平及其作品的文章，在我国报刊上已发表不少，这儿就不再赘述了。

本书译文曾经老友王振孙同志校阅，他还参考了不少历史资料帮助注释，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译　者

1983年夏，南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阿斯加尼奥
作者＝（法）大仲马著韩沪麟译责任编辑：晓眉　　白丁
页数＝５７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５８６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７月第１版

**二十、理智的婚姻**
**二十一、旧恨新仇**
**二十二、爱情的婚姻**
**二十三、门当户对的婚姻**